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八册目次

古今振雅雲箋十卷 〔明〕徐渭輯 明末刻本……一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一） 〔明〕萬表輯 明嘉靖刻本……二九三

古今振雅雲箋十卷

〔明〕徐渭輯

明末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振雅雲箋序

嵇叔夜曰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然則谷雲之箋札阮瑜之簡書陳孟公之口授十吏劉穆之之旦得百函陸景披之而耀眼魏操讀之而愈疾

固可與巖竇仙華同垂珠璧金縢祕篆竝寫風雲者也然而簡帙叢殘墨渝紙弊桃中有記還逐桃而箋音帷裏有書亦隨帷而墮色鉛摘何從殺青莫就遂使萬里緘情詞慙鴻雁遠方寄

憶字媿鯉魚八行之札
竟劬勞于事義三歲之
字亦迍邅于理情曹公
之黠竄姨自可疑般浩
之空函能無階釁雖洛
陽令之室未許投私而
石頭城之波眞堪藏拙
欲以通千里之懇懇逢

寸心之亹亹將奚道乎
客有傳徐文長所删尺
牘者余受而披之撮衆
想之菁華搜羣言之隱
牘芟煩夷亂事以羣分
剪漫削浮義緣類聚雖
復曹公秉筆亦增損之
爲難假令驚座吐辭竝

親疎之有意乃知稱竿牘之小智不過以辨破言而誦書記之翩翩實乃因言會道是可騁千載而通情懸百金而定字矣于陶泓寡務紬素多閑因爲序而傳之

賜進士第出身

國史檢討夷陵鐵菴文安之書于玉堂之署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一

轉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帝王書
轉國 告衛侯 周敬王 帝王書
義兵 遺諸侯王 漢高帝 帝王書
破賊 示臣下 漢光武 帝王書
親親 與東平王蒼 漢章帝 帝王書
誅操 答孫 昭烈皇帝 帝王書
立相 與荀彧 魏武帝 帝王書
用人 與荀彧 魏武帝 帝王書
徵辟 下有司 宋高祖 帝王書
賜賚 賜張融 齊高祖 帝王書
書法 答蕭子雲 梁武帝 帝王書
書法 與始興王 梁武帝 帝王書
追述 與蕭[illegible] 梁武帝 帝王書
彈棊局 謝東宮賜 梁元帝 帝王書
賚柿 謝東宮 梁元帝 帝王書
餉馬 答齊國 梁元帝 帝王書

饋馬 答齊國 梁元帝 帝王書
賜馬 謝晉安王 梁元帝 帝王書
辟邪子錦白褊 謝東宮 梁元帝 帝王書
車螯蚶蜊 謝賚 梁元帝 帝王書
休暇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帝王書
追述 答張纘 梁簡文帝 帝王書
和詩 答新渝侯 梁簡文帝 帝王書
舞簟 答南平王餉 梁簡文帝 帝王書
和受試詩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帝王書
上王羲之書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帝王書
遺賢 與虞荔 陳高祖 帝王書
遺賢 與虞荔 陳文帝 帝王書
師範 賜彭城王勰 北魏高祖 帝王書
恤刑 戒咸陽王禧等 北魏高祖 帝王書
手書 賜太子 北魏高祖 帝王書
奏捷 詔賜安東將軍邢巒 北魏世宗 帝王書
恤舊 賜公卿 後周太祖 帝王書
射 賜都督李遠 後周太祖 帝王書

軍政 賜賀若弼詔 隋高祖 帝王書
法師 遺釁林寺僧 隋高祖 帝王書
征伐 遺史祥 隋煬帝 帝王書
道故 賜許紹 唐高祖 帝王書
賞諫 答薛收 唐太宗 帝王書
慰惜 與叔父書 唐太宗 帝王書
直亮 賜李大亮 唐太宗 帝王書
傷悼 賜魏王泰 唐太宗 帝王書
志操 與王遠知 唐太宗 帝王書
歸閒 勞解琬 唐玄宗 帝王書
賦扇 答張九齡 唐玄宗 帝王書
師保 賜蕭俛 唐文宗 帝王書
和戎 答匈奴冒頓 漢高后 后妃書
止外封 上章帝 明肅馬后 后妃書
賜賚 賜周馮貴人 和熹鄧后 后妃書
納疏 答劉仁軌 唐武后 后妃書
辭世 別徽宗 宋明節皇后 后妃書
請薛侯 魯隱公 列侯書

交鄰 告隨人 吳王闔閭 列侯書
行成 請成越王 吳王夫差 列侯書
布衣交 與平原君 秦昭王 列侯書
曉諭 下請和國中 劉慶 漢 列侯書
讓國 與弟盛字仲公 丁鴻 漢 列侯書
舉賢 答呂布辟張紘 孫策 吳 列侯書
歸順 與王濬等 孫皓 吳 列侯書
休暇 與何胤 梁蕭統 列侯書
風景 答湘東王 梁蕭統 列侯書
助貧 為明山賓下書 梁蕭統 列侯書
道德 與摯伯陵 司馬遷 漢 道德
道德 報司馬子長 摯峻 漢 道德
學問 與子琳 孔臧 漢 道德
學問 答先主 劉巴 漢 學問
文章 答張紘 陳琳 漢 學問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學問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學問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學問

文章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唐 學問

文章 答友 柳宗元 唐 學問

文章 答貢秀才 孫樵 唐 學問

文章 與王尚 曾鞏 宋 學問

文章 與張含 楊慎 明 學問

文章 答張秀才 祝允明 明 學問

文章 與盧藏虞 鄭大儒 明 學問

文章 答李太乙 湯賓尹 明 學問

文章 答友人 袁宏道 明 學問

辭賦 答桓譚 揚雄 漢 學問

辭賦 答江爽 王僧孺 梁 學問

著作 與像屬 王敦 晉 學問

著作 與京産 周顒 晉 學問

著作 答傅玄 王沈 晉 學問

著作 與韋應物 劉太真 唐 學問

著作 奉楊石淙先生 李夢陽 明 學問

著作 與陸長庚 宗臣 明 學問

著作 寄楊邃菴 李夢陽 明 學問

著作 寄顧太史 袁中道 明 學問

著作 與李于鱗 王世貞 明 學問

易 答虞仲翔 孔融 漢 經史

太易傳 與謝通明 鍾惺 明 經史

禮 與阮瞻等 司馬越 晉 經史

書禮 與李文篤 延篤 漢 經史

爾雅 答茂陵郭威 揚雄 漢 經史

經史 答陸澄 王儉 齊 經史

史 與從弟 崔慰祖 晉 經史

借老莊 答桓生 班嗣 晉 經史

莊子 答陳祝書 王安石 宋 經史

論非國語 與呂道州溫 柳宗元 唐 經史

楚辭 與兄機 陸雲 晉 經史

答借戰國策 與李權 秦宓 晉 經史

類苑 與劉孝標 劉之遴 晉 經史

黃帝素問 與韓稚圭 范仲淹 宋 經史

佛經 與遠法師 桓玄 晉 經史

法頌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蕭綸 梁 經史

太玄經 與崔子玉 張衡 漢 經史
太玄 與鄭宿 韓愈 唐 經史
重借隋紀 與陳叔達 王績 唐 經史
答借隋紀 答王績 陳叔達 唐 經史
文集 王羲之 晉 經史
任相 與王弘 成粲 宋 爵位
相業 上竟陵王子良 樂藹 宋 爵位
才能 與江革 任昉 晉 爵位
北使還 與永豐侯 劉孝儀 梁 爵位
遠宦 答湘東王 王筠 梁 爵位
翰林 與竇燕雲 劉汝佳 明 爵位
侍御 與朱侍御 張次公 宋 爵位
翰史 答秉 胡伯始 宋 爵位
成均博士 移書 皮日休 唐 爵位
泰學諭 鄧志謨 明 爵位
秋闈 與俞八石 虞邦譽 明 考試
遺試 與親世安 呂圖南 明 考試
北試 贈況泰 劉景忠 明 考試

北試 寄十兄 劉汝佳 明 考試
預卜 邀劉覺我 王世懋 明 考試
應招 答王養怡 劉養聘 明 考試
候問 與項一夫 高于喬 明 考試
鄉試 寄門人 湯顯祖 明 考試
會試 與王孝廉 徐□榛 明 考試
贈試筆 答吳長卿 王穉登 明 考試
仕途 上魏文帝 王□昶 魏 仕途
辭求薦 答魏□ 甄琛 魏 仕途
諫贈 遺張普惠 李瑒 魏 仕途
先見 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 戰國 仕途
諫酒 上隱太子 李綱 宋 仕途
推重 簡呂公著 司馬光 宋 仕途
遣使 與韓聖 黃庭堅 宋 仕途
出使 與何樞密 孫覿 宋 仕途
仕途 與名道 許鼎臣 明 仕途
書院 謝應揆 楊慎 明 仕途
致務 柬年丈 徐可球 明 仕途

事類	寄曹愷	王庭栢	明仕途
同年	與黃文軒	吳應秋	明仕途
縣務	寄劉覺我	譚世講	明仕途
縣務	答譚青湖	劉養聘	明仕途
南雍	與盛叔永	馮夢禎	明仕途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一目終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一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韶參訂

輔國 賜齊侯命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哉無廢朕命（昔呂望佐武王定天下封于齊錫之以履稱太公表于東海）

輔國 告衛侯　周敬王

聆以嘉命來告予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周成王封弟康叔于衛康叔名封時敬王與康叔分居叔姪曰叔父）

義兵 遺諸侯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王南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破賊　漢光武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時赤眉鳳鄧禹攻之大敗馮異乃收散卒設伏與赤眉戰破之帝降璽書勞異云云回谿地名黽池亦地名喩前之敗東門日初出桑榆日暮喩後之破賊喩朝失之而暮得之也

親親　與東平王蒼　漢章帝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帝宜封諸弟但帝友愛諸王有司 歸國帝手詔書與之車駕祖

誅操　答孫權　昭烈皇帝

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今識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哉？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權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

兵漢中備令張郃督益州兵諸葛亮問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于是備遣孫權書

立相　與荀彧　一本作徵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魏武帝

用人　與荀彧　魏武帝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眾，光顯于孫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魯連謀救趙擊秦平原公欲封連連辭不受又以千金為壽連又辭去○介子推從其君出亡十九年割股肉以哭之及歸國賞功竟忘子推子推遂入山不出

徵辟　下有司　宋高祖

吾鑒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置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與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

操幽棲無悶。巾[illegible]可下。簡召以爵屑之。（劉 名 稱 姓）仕晉爲太尉。受恭帝禪。

賜衣書 賜張融 齊高祖

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高祖姓蕭名道成。蕭何三十四世孫。初仕宋封齊王。竟稱禪代。

書法 答蕭子雲 梁高祖

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疊。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作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瑞。便覩蟬翼。聞諸衣帛。前哲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高祖姓蕭名衍。仕齊封王。稱禪代齊號梁。

書法 與[illegible] 梁高祖

蕭子雲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杜度崔寔二人善書。

追述 與蕭揖 梁高祖

濶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息。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袂龍樓。允膺妙選。良爲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士衡已後。唯在茲日。惟昆與季。文藻相暉。且暇日無事。時復含毫。頗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把袂。共披心腹。元帝名繹。武帝第七子。□忍行若狼。初王偉上書。帝愛其才。及見檄文。有湘東一目之語。遂誅之。然篤好玄。魏兵至。尚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

彈棊局 謝東宮賜 梁元帝

繹本慚遊藝。彌愧拂巾。鳳時鷹揚。信難議擬。烏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綠邊之法。底邊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于遂古。季緒蒙賜。即事可傳。太公鷹揚于孟津。細柳。周亞夫軍。漢文帝自勞軍。不得馳驅。按轡徐行至營。柳。鷹揚。武王伐紂。

賚秫 謝東宮賚 梁元帝

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匹此嘉名。方茲積美。

餉馬 答齊國 梁元帝

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來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價匹龍媒。聲齊騕褭。河精瑞采。

似伏波之鑄銅震象飛文笑東瀛之刻玉加以控斯銀勒利此金銜鞍揭鑣衢光含日月纓縈紫縷色䑋雙絲步嘯晉后恒棄鄭國之駒更鄙晉君惜餉蜀王之馬

餉馬　答齊王　梁元帝

半汗而馳可以及日躊躇而蹀可以追風赤菟之騰聲的顱之濟主陳王有烙髯之說班生有纚絆之談抑聞斯美遠勞此賚懷哉懷哉老生不云乎雖有拱璧以先駟馬良用此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賜馬　謝晉安王　梁元帝

釋武愧仲都遂蒙大驪之錫儒謝春卿空煩名馬之賚故以取方騎友自疋龍媒不待景公旋如齊畫無勞馬援翻等漢銅豈有滅沒黑龍連翩白馬錢文見重津名取貴相彼騏驥猶漢戀主矧伊伏櫪彌結懷恩

辟邪子錦白福　謝東宮　梁元帝

伏以賚辟邪子錦白福等者江波可濯豈藉

都之水登高爲鹽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

執聲高趙穀色方藍浦光譬雲山試以照花合燭銀之狀將排比月亂含璧之輝

車螯蛤蜊　謝王　梁元帝

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蓮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鶯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休暇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盡遊玩之美致足樂耶吾春卧疾極成委弊未堪執筆餘既前邁裁欲勝衣每自念此愍然失慮江之永矣寤寐相思忽得弟書輕病遣疾尋別有信此無所伸

連迹　答張纘　梁簡文帝

綱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載矣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伊昔三邊久留四戍胡霧連

天征旆拂日時聞塲笛遙聽塞笳感鄉思悽然感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篇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和詩 答新渝侯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下行間珠玉生于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鬘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看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絶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舞箏 答南平王偉 梁簡文帝

濯龍之水文綺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爲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欄霞飾製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也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和受試詩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玉輝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拙終愧醜妍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

上王羲之書 答湘東王 梁簡文帝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如瞻星石不啻雲飛之散何待曲序之丹方當奉彼廷中置之帳裏乍惜銅翁時懸漆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遺賢 與蕭 漢高祖

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栖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

遺賢 與虞荔 陳文帝

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刻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恥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惟遲披覿在于茲日

師範 賜彭城王勰 魏高祖

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

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敕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勵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恨也

恤刑 咸陽王禧 魏高祖

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和能撫民刑使御非傷物之危實授爾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 西右侍未能除刀使制其傷實

手書 賜太子 魏高祖

多予有美錄不使人學製焉

汝第六父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遠離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百年之後聽其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也 諸明櫻王勰云等祭節之稱冠辭禪捨冕凡帝王子弟分王列侯皆冑冕之冠

奏捷 賜安東將軍[illegible] 魏世宗

知大戢醜虜威震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畧遠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比者宿豫俯叛淮陽嬰城凶狡倫張規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冠一朝殲滅長鯨大憝千里折首殊勛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犇勝犄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畧申威東南蕩彼江介忘此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算 又世宗賜元英書畧云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荊鸞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加也

恤舊 賜公卿 後周太祖

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加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

射 賜都督李遠 後周太祖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李遠嘗校獵見石叢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太祖齎書而異之

軍政　隋高祖

帝國威于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尊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遙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

法師　遺雙林寺僧　隋高祖

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法典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也猶寒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旨宣往意

征伐　遣史祥　隋煬帝

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籍事較獵足使李廣慚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于時同行軍旅并羈戎旃望龍城而衡冠盻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俛仰不遂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道故　賜許紹　唐高祖

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存亡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莅岳州渡遼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共濟累業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公追硯席之舊敦存通家之最好爰自荊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糺合賓僚踰越江山遠申誠欵覽此忠至彌以慰懷

賞諫　答蘇幹　唐太宗

覽讀所陳實悟心胸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豈比來言當以戒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

慰惜　與叔父書　唐太宗

吾與卿叔共事戎軍旅多務戎文詠從容何嘗不馳驅經畧款曲襟抱比雖疾苦日冀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惋彌用傷懷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處安置宜加循撫以慰吾懷

直亮　賜李大亮　唐太宗

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北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惻覽用嘉歎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

傷悼 賜魏王泰　　唐太宗

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東觀石渠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

志操 賜王遠知　　唐太宗

先生操履夷簡德業充粹屏棄塵雜棲志虛玄道邁前烈聲高自古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并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届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

歸閒 告解琪　　唐玄宗

顧斯側景願言勇退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閒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還俗懷用感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

賦扇 答張九齡　　唐玄宗

項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茲利用與夫棄捐篋笥義不當也

師保 賜蕭俛　　唐文宗

吾以元子幼沖切于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于耳特選左右至于林園而卿高蹈翛然屏絕趨進復違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章至煩爲愧

和戎 答匈奴冒頓　　漢高后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不足恕也。高后曰：書□□□之□□□□□□□
獻馬和親。報書。乃爾雖得柔遠之道。不無秉
中閑之體。

止外封 上章帝　　明肅馬后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賚。斯豈不足。而必當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激。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馬后。章帝母也。后兄馬廖。后父援。史稱忠義孝于一門。時帝欲封舅。乎諸舅馬防等。故上此書于帝。

賜貴人 賜周馮貴人　　和熹鄧后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

飾駙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納疏 答劉仁軌　　唐武后

呂后見嗤于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時后欲悉誅諸王。且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而張昌宗易之兄弟爲奉宸令。□□□及之。

辭世 別徽宗　　宋明節皇后

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宗廟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欲忍死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寬痛之情。言不能盡。

請薛侯　　魯隱公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侯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時滕薛朝□爭長。

交鄰 告□人　吳王闔閭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行成 請成越王　吳王夫差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布衣交 與平原君　秦昭王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曉諭 下清河國中　漢劉慶 清河王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云京師憂心孰孰夙夜屏營未知所立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料督非枉明察與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

讓國 與弟盛字仲公　漢丁鴻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切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 鴻父綝陵陽侯也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不報既葬父乃逃去友人鮑駿讓之感悟還就國駿因上書薦之上徵為侍中數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鴻與班固皆與焉

舉賢 答呂布辟張紘　孫策

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遊見珍何本州哉

歸順 與王濬等　孫皓

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休暇　與何胤　　梁蕭統

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養夕，老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泛濫百氏，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靡長，多慚過目，釋卷便忘。是以蒙求之懷，于茲彌軫。統，昭明太子。

風景　答湘東王　　梁蕭統

日因春陽，其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遊，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托；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雲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為心使，昆弟宴則墨以硯露。

助貲　為明山賓下書　　梁蕭統

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道德　與摯伯陵書　　司馬遷　漢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摯峻字伯陵，京兆人也。與太史令司馬遷善。隱于岍山。遷以書勸之。

道德　報司馬子長　　摯峻　漢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于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揚雲：峻始終不仕，卒于岍山。所居人立祠，號曰所君。其十二世孫詢，字季直，隱于終南，通五經百家，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皆知名。融妻，即詢女也。其後有學藏，知名于晉云。

學問　與子琳　　孔臧　漢

告琳頊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

蹔豈非漸之致乎

學問 荅先主　劉巴 漢

昔游荊北時。涉師門。紀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翮。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先主在荊州欲遣周不疑就學故荅

文章 荅張紘　陳琳 漢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于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古今之能為新聲絕曲者。無有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瓌鑠。至于文體。實不如今日。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為功力。誨已定。猷長詠。意當關與兄合。雲久絕意于文章。由前日見敦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為復欲有所為。以忘憂。兮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

文章 與兄機　陸雲 晉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見其登臺賦。及侍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微。雲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硯。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之。不知兄盡有不。一書云張公父子壽雲兄文過子安雲甫見作二京必傳無疑又思三都世人也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

文章 上李中丞　柳宗元 唐

宗元無異能。獨好為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長罪悔伏。匿惴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紉章。而編累成數卷。閣下以文章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于部內。不以此時露

其所爲以希顯覩是自棄也敢飾新章合四十三篇倘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增几席之汚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啟

文章　答友　柳宗元　唐

自孔氏以來茲道大暢家修人勵刓精竭慮者幾千矣其間耗𥅄簡牘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其餘登文章之籙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平率皆縱誕而不克躋躅而不進力蹶思窮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

文章　答貢秀才　孫樵　唐

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文章亦然

文章　與王尚　曾鞏　宋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復以文見貺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于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于三君也

文章　與張含　楊慎　明

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異招罪用此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侵筆硯神前發願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盂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遷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文章　答張秀才　祝允明

大都欲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餲語假人腳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籍元與本朝雖佳者亦毋必多視其否者請遂絶跡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堠一棄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文章　與盧雍侯　鄭大儒

作文不明言是一瞎子看文不直筆亦是一瞎子吾社中當各具光明眼勿作瞎子輩

文章　答李太乙　湯賓尹

吾與夫今之爲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

于舌則畢吾直以三代聖而反下借諸了則蓋畢又靨壓之餘也何今之嬌然自命豪者不羞人餘也

文章　答友人　　袁宏道

文章一事知之甚難無才者不知有才未便知無學者不知有學未便知有才有學人品稍浮不知胸襟不空濶又不知不知者不知知者亦不知知之難也特地說甚麼知說甚麼不知不知着甚來由這樣人只不要理他便了

知文之難使不難者不知文之難所以愈難

文章　復大司寇姜鳳阿　　汪道昆

僕三服君文天下無完文矣君不見夫策騏操刀者乎善策騏者之峻坂善操刀者之寬髀而長公之文妙在鈐鍵輻輳之間也不有中丞君公其孤注乎寬髀莊子云斧斤所以宰寬髀孤注宋眞宗時王欽若不悅寇準因進曰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詞賦　答桓譚　　揚雄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辭賦　答江斆　　王僧孺　晉

猥惠嘉音用彌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嚮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獸以崇檻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醪訴棄賓實灌然豈復能使一筍可輕入斟斯引且登淸漢乍棄黃汚望影析支爭塗而猶其或蹲林卧石藉丹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嗚相勞羨藝合襖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

詞賦名手

著作　與□□　　王敦　晉

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衛玠今復玉振于江表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著作　與□□　　周顗　晉

賢子學業清標後驥之秀魄愛之懷豈知云巳所謂人之英彥若巳有之也

著作　士沈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清經綸致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遺齊孫孟于往氏無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著作 與韋應物　劉太眞 唐

顧著作宋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暢茂遒遒如此沈謝何劉如精理意雜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溢師摯之始關雎之亂于足下見之

著作 與[illegible]石谿先生　李夢陽 明

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宋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聊流行情溢意著變化百出矣雖唐宋調雜瑜瑕靡掩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

著作 與薛長源　宗臣 明

足下龍臥滄江雲游霧處丹經在握白日難致間以其餘綜辭昔采俾左馬曹杜相顧失色而人之上計也項者春水漸漲魚蝦可餅足下其縣相嚼散髮長吟亦有一念以及廣陵中人乎否

著作 寄楊遂菴　李夢陽 明

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畢致先馳以獻僕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橫肆譏評黜貸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誠為萬罪夫粟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眞也淵然之光不以擇云眞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眞璧幸無怒于妄人

著作 寄顧太史　袁中道 明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遺亦安往而不樂想近日著作益富天地間慧人高士放得十餘年閒便為千古點出無限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如生者不知何時聆玉屑而讀瑤篇也

著作 與李于鱗　王世貞 明

足下文如韓淮陰連百萬衆多多益善八門五

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與項王各以十萬確鬭僕謂淮陰用蒯通策作鼎足覗阿瞞及大耳兒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觀此意恐不竟許也

易 答虞仲翔　孔融 漢

曩聞延陵之禮樂今觀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非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封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相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太易傳 與謝遁明　鍾惺 明

譚友夏寄我太易傳是宇宙間一篇極奇極放膽極不怕事極出氣文字為太易出氣不必言矣黃玉社諸子虛負惡少年名只是怕事耳 譚君與鍾伯敬俱景陵人俱博學高才

禮 與阮睹等　司馬越 晉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漢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毘既無令淑之質不耆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書禮 與李文篤　延篤 漢

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鐀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公旦周公也劉禮作樂于罔

爾雅 答茂陵郭威　楊雄 漢

爾雅孔門遊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郭璞序畧云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可以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莫近于爾雅

經史 答陸擢　王儉 齊

多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糜畧范率由舊式元此諸義

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史 與從弟　　崔慰祖 晋

嘗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泥二百餘事大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

借老莊 荅桓生　　班嗣 晋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淸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莊子 荅曾公立書　　王安石 宋

莊子論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

論非國語 與呂道州溫　　柳宗元 唐

嘗讀國語其文勝而言龎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服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斥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卷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

楚詞 與兄機　　陸雲 晋

嘗聞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詞意不大愛之項日視之實自淸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當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

者恐此文觸帝行于戴問常謂此皆語不好覩九歌正自可嘆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細覈元盛擬九辯。意不愛甚。

答借戰國策 與李愷　秦宓 晉

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微。荷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于未萌。豈不信耶。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于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權借戰國策故云。

類苑 與劉孝標　劉之遴 陳

開眷足下作類苑。括總百家。馳騁下藏。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揚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吾嘗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于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黃帝素問 與韓雍 主　范仲淹 宋

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于積氣養生之說也。道書曰。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已亂。必無信矣。兒子致疾出此也。近卻背服藥。有若望耳。亦未痊。

佛經 與遠法師　桓玄 晉

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大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棲照。津暢明識。雖托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惟精麄之間。固亦無受揚之地。滅之亦無害于神。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一

法頌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　蕭綸 晉

慈鋒勝壯。妙辨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該五時之説。既陳七處之禮。斯聚櫛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眞諦。心注八流。意思五恐。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網蓋鐪。開羅散翮。高門洞啟。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等假鳳皇之瑞。雖復長

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茂如

太玄經 與崔子玉 張衡 漢

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云四百歲其興乎端方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論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

太玄 與馮宿 韓愈 唐

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

重借隋紀書 與陳叔達 王績 唐

久承所撰隋紀緒寫成畢第足下哉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獲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鑰天下之寶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飄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蔵于冗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撰綴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替三（芮城王勃兄文）（中子之子即王勃王勃之父文皇初俱年號）

答借隋紀 陳叔達 隋

項辱芳翰索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悉然自失今春來札譴責逾漢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纂就須有考尋詎依高旨繕錄馳送然以僕亡國之餘幸稍前烈有隋之末濫

尸貴郡因霑美譽頗識大方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觀誠恩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詞流離則愧于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譙特晴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黜竄耳（呂不韋作呂覽懸之咸陽市懸之千金云日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文集 王羲之 晉

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為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奇所得小有同異見卿一

一閤黨世攜孫蕭以共公意同可試述敘之
耶服日無爲想不忘之

任相 與王弘　成黎 宋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懽柚之要任歸二南斯前
代之名臭當今之顯懨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
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收畿甸
功實盛人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騑騎
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
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
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
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周召爲周家佐相化行南國詩有周南召南

相業 上竟陵王子良　樂藹 晉

丞相冲粹表于天眞淵然殆乎幾象經邦緯民
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懽賢功高則哲
神輝聄邈獻算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鳳稟
名節崇義軫慕望遂結哀輟欲率荆江湘三州
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下官今
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斷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

中書侍郎劉繪譬辦

才能 與江淹　任昉

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馭二龍于長途騁騏驥于千里

北使還與永豐侯　劉孝儀 梁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
辛苦迄屆蕃鄉雜種單化顏慕中國而彪慕難
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
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蓿嘶旋故
墟入獲蒲桃歸種舊里少子出迎善鄰相勞倦
持壟耋垂覆蝦椗舞服朱顏畧多自醉用此終
日亦以自娛

忠臣傳 答郗東子　王一筠 梁

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惑昔淮
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覆
舉僅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詞小道孰若理冠君
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翰林 與賈善翼　劉汶佳 明

是時林清致

弟知足下平生清苦。近日官況料亦洒然。遯世金門。談玄公署。揆討芝牲。借訪蘚蘿。自是聖朝一等冲淡貴人。東方輞川。瞠乎後矣。遯世金馬事東方朔。○輞川王維有輞川莊。○瞠乎後矣。莊子顏淵問于夫子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矣。

嚴霜肅威

侍御 真宋侍御 張次公 明

公騎驄馬。頂豸冠。以鐵面向人。則令權貴豺狼者。手板將倒靴矣。然以嚴霜肅三尺。尤當以嗷日作雙眼也。驄馬漢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不避權貴。○豸冠漢百官制。御史冠豸冠。豸一角能觸邪。○鐵面宋趙抃為御史。京師號鐵面御史。○其張綱為御史。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冀。其輸日。三尺杜周傳所不奉三尺法云云。

吉禮所侍郎 給事中也

給事中 吾 胡伯始 宋

給事常侍從。或名儒。或國親。東方朔中郎。為給事中。朔乃名儒。劉向諫議大夫。為給事中。向乃國戚。漢東方朔為殿中侍戟郎。劉向蕭望之薦光祿大夫。

成均博士 發書 皮日休 唐

足下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于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詭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誡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以決百氏。俾諸生于聖典也。洞知大疏。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于儒風。抑亦不苟于祿位。足下之道被于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于成均之門者。吾不能于他矣。足下聽之無忽。

澤序庠正中 李郎

揮醉之不可 孟子

李學諭 鄧志謨 明

足下居冷瓊。頗似東方曼倩。遯世金馬門。俸粟一囊。無能多休。儒抄撮薄甚也。何物西王母。而謂其下賴序之乎。然足下有黃花徑也。自為陶元亮足矣。西王母于漢武帝對坐。東方朔從牖中窺之。王母曰。此子三偷桃矣。陶元亮之徐入何。

月櫃令府 謝休齊休實 休居

秋闈 虞邦譽

白門秋色。定待入右先生。拾取弟頭。教北山獻彩。二水春雲。作新郎君。秋點好運。邀文旆。使鹿鳴宴上。空一坐席也。北山孔稚圭有北山移文。○新郎君新進士。○鹿鳴宴。唐新進士綴行而出。李肇國史補。

秋雲之最

慕其身以有待來斬會之可

……賓之作。鄉舉坐席已定。即歌鹿鳴之詩。已衔……

遺試與魏君世懋　　呂圖南

萍水而足下遂成膠漆。魏君耐久朋也。別後觀飛螢三度。雙魚尺素。孤鴈留書。俱寥寥然。翹首瀟陽。輒有美人兮天一方之嘆耳。秋場所藝。足下不旗鼓南征。意有所待耶。來科特出奇師。一戰而趙旗拔矣。侯之侯之。

膠漆。後漢雷義陳重交厚。人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耐久朋。唐魏元同與裴炎交。時號為耐久朋。○飛螢三度。三歲也。杜詩。別來飛螢三度。○拔趙旗。唐詩。一戰拔趙旗。又韓信拔趙幟立漢幟。

北試贈祝恭雲　　劉景心

台下趨袞帝闕。鵬翮扶搖。竊謂離天尺五耳。謹貢臚儀。殊愧不腆。第曰原其戔戔者。迹鑒以欽款者情。則尤愛僕厚也。冰天寒重。萬祈自珍。

天尺五。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于帝也。

心自綾綠

北試寄十兄　　劉汝佳

逢憶秋之半。舉觴問月。而酹桂枝。塤篪並吹。雲下俱響。樂哉乃今已作千里別。寒風颼颼。刮面也。踪跡浮萍。韶光燕指。即骨肉不能保其一處幾聚。盍簪人不歎離羣而索居乎。入京卜止玄闕。頗足靜攝。朝吟夕弄。刻腎鑽脾。豈其甘彼鳳池。要亦畢我鉛槧耳。

塤篪。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盍簪。易。勿疑朋盍簪。○離羣索居。子夏云。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鳳池。中書省謂之鳳皇池。

預卜邀劉覺我　　王世茂

佳郎公賓之留都。便是鹿鳴上客。錦心繡腸。亦須若下流之纔發。三千丈豪氣也。小市清酤。作偷閒一話。仁丈挈而過我。聊壯顏行。恐放榜後新貴人不及嘗貧家滋味矣。望望。

李白。心肝五臟。皆錦繡。

應招　　劉養聘

兒曾入場不過三年一次。燕景而已。安望向此一着。然讀書取青紫。亦是分內事。但不知燕頷公能撮合否。承招敢不即赴。恐飲太醉。郎不能假處鳴一滴為報。郭為不笑人寒乏耶。少頃當攜兒子過談。足下毋多費。

取青紫。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illegible]

此葉北大配補

候捷 一大

高于喬

足下定于何日挂帆金陵。王氣鬱葱，而君才如芙蓉寶鍔，射人乩簫鯨，擲挾風雨而上。台面少年，膽且寒矣。轉盼秋期，嵩聆鶚薦，弟當載綠醽過虎丘，與新孝廉酩酊也。臨風附書，悠悠我思。芙蓉寶鍔，杜詩：青萍芙蓉劍。孔融薦禰衡表：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鄉試

湯顯祖

主者尚爾遲遲，南闈何如？今吾弟須速取龍頭，為熱心人一快。貧者士之常，措大亦別無逐貧

法也。龍頭：梁顥年八十第狀元，登第詩云：也知少年登科好，爭奈龍頭屬老成。

會試 與王孝廉

徐榛

入燕應有佳況。不聞花底人喚黎淳耶？足下良快之。黎淳性淳厚，絕跡青樓。會試，友人潛約妓呼淳，口占：十里紅樓五里程，忽聞花底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娼妓報姓名。諸友咲然。拼之日，予不遊青樓，此妓何由知君姓名耶？

贈試筆 答吳長卿

王應登

弟不律無靈，場中或兔曳白耳。承貺遂令枯管生花，倘得對轉齊驅，皆仁兄揮灑之餘也。九頓以謝。曳白：唐天寶二年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入高等，[illegible]

仕途 上魏文帝

王翔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膽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不為此公婆娑之事。右書詞古淡，有況漢所謂退不懷速也。見晉書遼傳引。

辭求薦 答劉議

甄琰

趙郡李謐就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

諫贈 遺張晉惠

李翱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爭，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柝纔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僚拱默，雖不見用于一時，固已傳美于百代。眷風快然，敬裁此白。晉惠持議太后父，不得贈太上公。

先見 與張儀蘇秦

鬼谷子 戰國

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懽不畢輪，痛哉。

諫酒 上蕭太守　　李綱

綱耄矣，日過將流，幸未就土，許傳聖朔，無以酬恩。請效愚直，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為人子者，務于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

推重 與呂公著　　司馬光 宋

比來物論識晦叔慎默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家，事付康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于晦叔矣。

遣使 與蕭悝　　黃庭堅 宋

庭堅碌碌中秘書，幸得窺金匱石室，而歲來老懶，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溫煖耳。

出使 與何樞密　　孫覿 宋

向公持一節，使萬里外，忠信之效，久而見恩。故今復有此命，辱此隆冬，策單車，犯祁寒，絕大漠，折衝口舌之間，必有神物護持之助。覿雖老矣，猶及見功名之盛。

[illegible]述 與[illegible]　　許鼎臣

企仰斗光，伊邇河潤，盈盈一水，雲樹興思。嘗聞昔人有[illegible]夜之舟，命千里之駕，自詫佳事，以為勝[illegible]。若一命相羈，奮飛無翅，徒謹廪于吏議，竟罔嗣其前修，可奈何矣。

書院 與[illegible]　　楊慎

修葺書院，實出大君子之命，使杜甫草堂無愁春雨，陶潛柳舍有興停雲，登樞要而問布衣，居清塵而念濁水，盛德至矣，何敢忘之。

政務 東年丈　　徐可求

與足下別來，便坐荊棘叢中，曾不得閒著一飯，帖枕一眠，不使昔固鬚髯，何能拳曲廿此狀也。足下繡眼高居，視若輩不啻井泥中矣。

大樹其小枝本曲而不中規矩

事煩 寄陶惟德　　王庭栢

僕吏事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顏，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邈矣。比來只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騖之態，寂爾灰冷，覺將不謂然

耳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角天涯相望渺渺實生惆悵耳劳生劉宴八歲獻頌行在宰奇其幼試之公輔邀請劳生

添會看先花則佶退亦應有先後

同年 與黄文軒　　吴應秋

弟看榜花先足下一籌足下解組又占鄴人先何退步急流者勇耶計足下家居擁兩過園林而高槐茂柳翠色在衣襟間落日池上酌清風天外來又安問大羅天也榜花唐時放榜取三五姓氏稀僻者列之謂之榜花○急流老僧謂錢若水日他日富貴但能急流中勇退耳

縣務 寄劉覺我　　譚世講

未能時則以下嘯爲樂作之耕則以彰倡爲里司奉食位奉祿者便職

年來紗帽礙人日對粮長作老家婆特算狀回想訪足下時坐沉紅燭看遍青山把秋長歌劇談不了此會此景都向夢中相尋矣足下佳致自韻人別後益復想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故一解俗狀煞强銅章墨綬墜人腰骨也足下倘亦過我海澄雖一拳地猶能貯斗酒醉君丹霞嶼中如何如何夢中相尋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能得便于夢中往尋○丹霞在福建漳州府東南海中銅章墨綬縣令所佩

縣務 答陳青湖　　劉養聘

亂稱沒福緣是及言之也

仙何如天爵不知人爵貴

海澄固七閩勝地碧水丹山鹿溪龍洞一自上人婆娑其中栽花理琴便自趣煞沒福人安能望此時更向黄紬被底努出頭來政早衙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往荒榻遂留仙跡但一種野人清供不能大饗客窮措大家風故應爾仁丈數千里不忘故人猶殷殷念及聯床風雨光景如昨役旋作數字爲報不能攄長語惟仁丈念之江滄爲滴城令嘗曰碧水丹山平生所好○黄紬被底放衙宋太祖謂一縣令日切勿于黄紬被底放衙

南雍 與盛叔承　　馮夢禎

弟嘉平之望擁青氈南雍矣南中景象不寒而栗即遊山飲酒騷人清事亦不敢爲惟堪閉戶讀書耳官舍最號虛曠背山臨池池又多廣夏間芙蕖盛開不減西方九品之蓮惜不與足下共之青氈王獻之夜臥齋中盜入將物盡獻之日青氈吾家舊物幸留之盜大驚遁去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三

用人 與衛瓘 蔣濟 漢 用人
用人 答蔣濟 衛臻 漢 用人
用人 答魏文帝 丁廙 漢 用人
用人 答呂布辟張紘 孫策 吳 用人
用人 令答華覈辭東觀 孫晧 吳 用人
用人 孫晧 吳 用人
用人 與褚陶 張華 晉 用人
用人 薦傅長虞 孫楚 晉 用人
取士 規勗吏部尚書崔亮 劉京安 梁 用人
取士 與葛屺瞻老師 李調鼎 明 用人
吏治 與劉靖之 應璩 漢 吏治
吏治 與郡守書 袁嶷 晉 吏治
吏才 與親故 顧榮 晉 吏治
吏治 與支孝廉 魏校 明 吏治
吏才 與詹秀才 凌約言 明 吏治
吏才 與董子元 徐獻忠 明 吏治
吏才 復莊[illegible] 吳國倫 明 吏治
別駕 與州將 應亨 漢 薦舉
文行 上曹爽 毋丘儉 漢 薦舉
仁賢 奏記州牧劉焉 秦宓 漢 薦舉
才幹 薦賢 王羲之 晉 薦舉
清真 與高祖 劉柳 五代 薦舉
志節 與孫詵 羊希 明 薦舉
經國 遺楊歆 高湝 魏 薦舉
相州 薦樊衡 崔顥 唐 薦舉
薦士 與李國丞莘堯 許以忠 明 薦舉
辭求薦 寄陸太學 林欲楫 明 薦舉
陳志 答王商 秦宓 蜀 薦舉
守志 答趙英才 陶弘景 梁 志操
素志 與殷無美 王世貞 明 志操
定志 與陳緒崖 何有章 明 志操
適志 寄王參知 祝世祿 明 志操
堅志 與孫少之 金有利 明 志操
高志 與江進之 袁宏道 明 志操

高志 徵丘孝直 羅倫 明 志操
成志 與彭鳳儀 何喬新 明 志操
成志 報黃堯聖 沈懋學 明 志操
高尚 辭郡辟 蔡邕 漢 志操
高尚 與管寧 桓範 漢 志操
謀略 上司馬文王 王基 魏 人品
才略 與姜維 鍾會 魏 人品
高尚 與子 陶潛 晉 人品
清節 與吏部郎謝萬 王羲之 晉 人品
貧樂 答趙景真 嵇茂齊 魏 人品
賢否 與王儉 謝朏 晉 人品
狂 與王儉 張充 晉 人品
狂 答魚復侯 宗測 魏 人品
狂 答豫章王 宗測 魏 人品
清白 誡子崧 徐勉 梁 人品
貧素 誡子崧 徐勉 梁 人品
高尚 答皇太子 何胤 梁 人品
高尚 與田游岩 蔣儼 唐 人品

高尚 與龔居士 王維 唐 人品
淡素 與李公擇 蘇軾 宋 人品
高尚 答湯子重 王寵 明 人品
恬漠 報汪文化 吳國倫 明 人品
泉石 與吳崑麓 錢颺虞 明 人品
入山 報張助父 宗臣 明 人品
人品 與鄭叔子 洪時皐 明 人品
詰責 報李陵 蘇武 漢 人品
詰責 與段會宗 谷永 漢 人品
箴規 與蓋寬饒 王生 漢 勸戒
箴規 答侯霸 嚴光 漢 勸戒
箴規 上梁商 李固 漢 勸戒
箴規 戒馬廖 楊終 漢 勸戒
箴規 聽矜與胡廣趙戒 李固 漢 勸戒
規諷 上梁冀 朱穆 漢 勸戒
規諷 上王暢 張敞 漢 勸戒
規諷 書申屠蟠 黃忠 漢 勸戒
規諷 與闞羽 陸遜 吳 勸戒

警戒 進表 劉表 漢 勸戒
責子 陶儼等 潘氏 晉 勸戒
誡子 責子元進季珪 杜泰姬 漢 勸戒
警戒 與柏溫 孫盛 晉 勸戒
辭右扶風 丘訢 漢 辭職
辭隗囂 方望 漢 辭職
辭官 答崔羣 韓愈 唐 辭職
辭宣徽 與王拱辰 王安石 宋 辭職
乞休 與王慶源 蘇軾 宋 辭職
引去 與徐少詹溥 楊守陳 明 辭職
引退 答楊應寧少傅 林俊 明 辭職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 明 辭職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 明 辭職
志休 寄谷子與 宗臣 明 辭職
請告 寄同年張叔翼 曾省吾 明 辭職
志休 與高吏部 屠隆 明 辭職
志休 寄十一兄 劉汝佳 明 辭職
志休 與皇甫二泉 袁宏道 明 辭職

閑居 上陶隱居 沈約 梁 林下
閑居 與潘彥明 蘇軾 宋 林下
閑居 與彭旦陽 汪道昆 明 林下
閑居 與聶雙江 何良俊 明 林下
閑居 答葉葵日 王倖 明 林下
歸田 與范堯夫 司馬光 宋 林下
歸田 與孟亨之 蘇軾 宋 林下
歸田 答李端叔 蘇軾 宋 林下
杜門 答謝教授 文天祥 宋 林下
杜門 與繆太守 文天祥 宋 林下
杜門 答鄒守 宋濂 明 林下
杜門 與鄭叔度 方孝孺 明 林下
投閑 寄余懋昭 王廷陳 明 林下
投閑 與吳之鈇 徐獻忠 明 林下
投閑 與李于鱗 宗臣 明 林下
投閑 答袁永之 高叔嗣 明 林下
投閑 東王元美 汪道昆 明 林下
投閑 東潘撫川 馮南江 明 林下

投閒 與[illegible]洞 廣邦[illegible] 明 林下

投閒 與周元孚 屠隆 明 林下

丘園 與周與叔 吳維岳 明 林下

丘園 答朱瀛海 馮夢禎 明 林下

丘園 與曾觀察 屠隆 明 林下

丘園 與楊太宰 屠隆 明 林下

丘園 柬項明父 常高繼 明 林下

丘園 與龍君善 屠隆 明 林下

丘園 與張洪陽 陳文燭 明 林下

丘園 答于見素 馮夢禎 明 林下

起用 答王修 孔融 漢 武備

起用 下荊州 蕭秀 梁 武備

起用 與李神儁等 王誦 魏 武備

軍事 代武帝與楊奉 董昭 魏 武備

治軍 上司馬文王 鄧艾 魏 武備

用兵 與諸葛融 朱績 漢 武備

行軍 與晉安王子勛 孫冲乎 晉 武備

勇略 與關雲長 諸葛亮 漢 武備

討賊 與[illegible] 呂布 [illegible] 武備

將才 與留府長史參軍 諸葛亮 漢 武備

慎事 與關羽 陸遜 吳 武備

犒師 移諸葛恪 薛綜 吳 武備

休兵 訓諸葛恪 聶友 吳 武備

出師 與王濬 杜預 晉 武備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二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用人不可拘于一律

用人（與衛將）　濟　漢

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太師呂望。被自漁父。）

用人（答衛臻）　衛臻　漢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拔野于成康。喻斷蛇于文景。好不輕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武王伐紂。觀兵牧野。與康治平之世不同。赤帝斷蛇。時方草昧。與文景之世不同。用人亦然。）

見用人不論自爲人知功羅網賢才衆矣

用人（答魏文帝）　丁廙　漢

初以尊卑有喻。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臻異。若彼之高。而悖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于燕。九九不忽于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蔚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自（出公卿。郭隗謂燕王曰。有求千里馬者。以千金買其骨……[illegible]）屋

用人（答[illegible]）　孫策　三國

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本州哉。

用人（答華覈東觀令）　孫皓　三國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更乞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用人　孫皓　三國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漢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淵冰（與褚陶）　張華　晉

二陸龍躍河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

德不孤。淵微之實不盡[illegible]

用人（晉書傳長虞） 孫楚 晉

麒驥不遺能于伯樂。良寶不藏耀于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運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伯樂識馬。卞和識玉）

（麒驥良玉切喻）

取士（規勇吏部尚書崔亮） 劉京安 梁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士。上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材行業。空辯姓氏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勇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改張易調。郎琴瑟之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也）

（張之道[illegible]）

取士（與[illegible]觀察老師） 李調鼎

師臺張鳳麟之綱于荊楚。拔之前茅者悉卓犖之士。奇姿瑰質。鎔治一爐。畧望其氣。皆不彩不凡。殊有龍虎之狀。真奇觀也。維楚有材。當無復題而泣者矣。（卞和獻璞而三刖。抱玉而泣）

吏治（與[illegible]） 應璩 漢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可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京兆尹趙廣漢見事風生。無所回避。京兆尹張敞[illegible]上方侍[illegible]。三王。王尊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有政聲）

吏治（與[illegible]郡守書） 袁徽 晉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大亂實保全一郡至二十餘年無事[illegible]）

吏才　與[illegible]　顧榮

傳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

吏治　與支孝先　魏校

昔吾論父母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贊曰。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養生汲汲。

吏才　與詹秀才　凌約言

士人之文。猶婦人之步乎。縮武蹴踖。非不佳妙。終覺局蹙。緩步疾徐有節。逸態橫生。故越王得西施。習步三月而後進之于吳。嗚呼。爲文至此。有不足當意爲君王者哉。吾之爲吏亦猶是。然人徒見吾之蹙。而不見吾之逸態何如也。

小刻奉覽。試觀吾步何如。（越王句踐得西施于[illegible]。步于秋香閣。而進之于吳王夫差。）

吏才　與[illegible]于元　徐獻忠

獻忠無狀。復有此行。鉛刀桑扈。猶望一割之試也。然越鳥南枝。自有性靈。鐘鼎勞塵。終不換我自在山林也。承以文言相送。情思太委曲。豈亦慰我哀寂耶。須登小卷。可成永好。

吏才　復[illegible]則勳　吳國倫

江上解攜。烟雨相望。今遠在河嶽間矣。即車馬紛馳。案牘填委。豈能一食忘故人哉。惟登持書來。意殊懸懸。僂然促膝欵語。乃其中有不諒之旨。則似有所未而未化。不然。僕不足稱益友也。僕誠非益友。恐使故人不肯進乎。

別駕　與[illegible]別駕　應亨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須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時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秀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于治亂。樓許可以勸厲後進。享所服闋而未嘗按顏交言也。又宗人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文行　與[illegible]　劉允儉

聾嘗秉秀出。而岐嶷長跕。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與博學強記。無文不識。孝友著于鄉黨。高聲

聞于遠近。誠宜務佐讚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岐嶷即岐嶷馳艾言幼年聰秀不凡也子奇幼而知音甘羅年十二止是師即井相

仁賢 泰記州牧劉焉　泰宓 漢

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隋和隋侯也炳然即隋侯之珠也

才幹 為贊　王羲之 晉

諸葛田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佳。往為錢塘著績。又入僕府。有以盡悉宰民之至也。此欲自託于明德。云臨安春當缺。爾爾者君能請不。僕心至欲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與常故乃耳。須還告之。明德猶頌其高明而有德

清真 漢　劉柳 五代

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鈞深。於冠儒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藏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唐狄仁傑薦張柬之宰相才。又薦姚元崇等八人。或謂仁傑曰。桃李悉在公門矣。又劉資米賀王魏公云一日掌名遣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志節 與孫詵　羊希 宋

足下同僚似有陸餘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澡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

經國 遺楊歆　高湝 魏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亦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

相州薦樊衡書　崔顥

（銳樊衡之才，文武可兼用。）（待泰山禪祭，父走大禮。）

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悟，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洪識可以軌時，脩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會千載一時，君侯復所自執玉陪鑾，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聳天朝。衡因此時策勳，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顯不勝區區，達之左右，俯伏階墀，用增戰汗。（白面書生，宋主遣江湛王玄謨伐魏，沈慶之曰：耕問奴，織問婢，伐國與白面書生謀。）

薦士　與李留丞芊堯　許以忠

（如羅言贅也。）（有翻掉恩。）

賢關桃李，十倍宛岸，披奏風而騰茂者，如織。未測造物餘輝，尚肯分照幽巖枯梗不耶？追念老師榮行，時不肖雖附撒名錦障，未獲執御前驅為罪。詩江城■發，當飄自闕，折長條以請避楚教也。不肖敝門生管帶本乃五陵公子，千里駒也。年青秤赤，真足秒物里浪者，時當鼓橋門篋，哌不忍離高堂，不肖慰而餞之，并介之函丈。渠辭白髮而侍絳帷者，藉老師為丈人峯也。進而試之，譬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乎？則造管猶進許生。（許朝舅堅從子，堅嘗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同前，敘覬覦而退。）

辭求薦　林欲楫（肯時太學）

（朱汗即汗血駒，五花亦良馬。）（見有才自有識，不必役役干營謀也。）

足下朱汗五花，第自惜障泥，不渡耳。故得阻壯驍騰，而令僕緩頰耶？大司成目如九方皋，當求足下于驪黃之外。湖上之役，假晷刻數息，歸對兒女子依依牀簣間，安用翡翠如戟哉？足下其幸努力，無徒事此為也。（惜障泥，晉王濟善解馬性，嘗乘馬不肯渡水，曰：必是惜錦障泥也，解去乃渡。○驪黃，九方皋相馬，得驪黃之外。）

陳志　答王商　秦宏　蜀

（原憲蓬戶而居，七日不食，而歌聲若出金石。）（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以國君之賢，于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業，未足多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侍，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盈之龜，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

守志

陶弘景

子架學區中飛才何列鯤蹇閣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身乎嚴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榮嗟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壠薪井汲樂有餘懽切松煮朮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干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切松煮朮仙家日用）

素志

（與段無美）

王世貞

僕副山東時故中丞吳峻伯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宦轍不必中出即滇蜀歐閩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念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梧竹夫容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籍及今石古文右室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瀹釜兼畜鮭膳爪菜閣上些搨兩几讀書少倦即呼酒數行醉輒假寐島傍維兩艕艇客有問奇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倦則相

（王摩詰輞川）

對隱几典盡更復載去吾儕客見攜者輒呼竟日了不酬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即是也衆大噱笑而罷（雲南爲滇四川爲蜀廣東爲歐福建爲閩詔書爲尺一魚爲鮭菜爲膳艇小船也）

定志

（與陳翁崖）

何有章

京邸別袂兩越飛螢矣鄉雲在天頻切引領僕四試春闈文星累闇九烈君不以綠汁染衣而金天老姥又不以芙蓉鏡報佳兆榜中花不賺老英雄耶倘來春再落彀外亦當覓一官爲來養計耳鄉人自繁昌回者輒齒足下政聲尊堂在官所想無恙必能日登閣上省刑俾邑中大理而足下得垂簾鼓琴乎盛治種桃李勝于河陽豈獨無梅花幸折一枝寄我

（綠汁染衣唐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九烈君也以綠汁染衣未幾及第○芙蓉鏡李固言未第時遇一老姥曰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英雄唐太宗皇帝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人有下第詩○白頭閣上省刑唐善果嘗坐廳中母崔氏）

適志

（寄王參知）

祝世祿

金谷開

爲吏之旨

此方見林居之樂

歲月易拋江山有待輞川山水之奇栗里田園之樂東山絲竹之娛各適其適長者兼之嘗自撰新聲畀之羯鼓集秦青數輩于堦下白雲未住玄鶴且來呼酒屬客乃引宮按徵總屬四絃致耳霽于璚枝漏醴泉于瑤漱不使曾徵惠倪仰而霍飲焉仙風泠泠生肘腋至今若在鴈蕩兩峯間顧以吏倥偬頭白尾赤意至人自有出世勝舉如司空表聖布衣鳩杖赴郵祠以女奴鶯臺自隨與野老投壺六博爲樂識者高之長者固闊其關哉設爾寄聲形留神往輞川王維　罝菲東山　謝安挾妓事栗里陶潛所居絲竹謝安期工之袁不廢絲竹羯鼓唐明皇羯鼓王笛入音領袖

僕峯說六國不合黑貂敝黃金百斤盡

圭峯聞風山爭

堅志　與孫少芝　金有利

僕瑣尾萬狀緼袍無裏顚如蘇季子黑貂裘利心不舉劉伯龍安爲鬼笑哉竊計食糜嚼蔬猶勝于五斗長安者以勝與人也圭峯雄勝不亞閬風僕雖乏濟勝具而濟勝情則優也屈足下儁驚人詩去嘯咏山巔而搔首問青天倘亦有東山之趣乎謝公之屐不　不一折矣祇約笑君

叔劉伯龍歷職貧窶將營什一[illegible]笑遂止○濟勝具唐許渾好登山涉險人謂其不獨有濟勝情且有濟勝具○謝公屐晉謝靈運登者躡遊山上山則折前齒下山則折後齒謝玄知秦兵敗與客圍棊了無喜色既罷還內不覺屐齒之折

高志　與江進之　袁宏道

弟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閒淡之方丈遠闍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橐橐稍暖即圖歸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趣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即自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欲兄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即現世情身而爲說法何如現身說法普門品經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云

高志　復丘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古之達者也倫夙慕斯人而顚沛一出晉淵明之出爲饑所驅爲倫之驅者獨饑已乎此長者所知也已而速反

服抱痾幽谷及此墾周入矣進無益于國退無
益于己惟思選名山撲幽谷漱流枕石卧雲餐
霞以終餘年他無所願也昔北走燕南走閩周
游萬里隻眼已具未有若吾邦山水之奇而東
南巖壑最勝自古未有發其幽光者其無得于
今日乎良辰美景尋我同好蔬食菜羹芒鞋藜
杖披蒙茸踞虎豹登亂龍選會意處快飲數觴
浩歌一曲大書翠壁之地所復如初以樂吾餘
日不亦可乎去年一出正欲了此而所知親故
未亮素懷烹豚炰羔醉飽連日爽氣纔騰塵襟
已塞帳已南而復北席未暖而即行敢違長
者之命乎為是故也乃厘厚禮稽顙拜嘉顏汗
沛如伏惟諒察

成志 與彭鳳儀　何喬新

陳公甫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于朝寔好賢
之篤也然使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
有不行得無作闕仲叔恨乎天下之實當為天
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 公甫名獻章

成志 報　沈懋學

僕不事家人業世人每薄視之足下謂我文章
氣節可庶幾遇知我哉私書銘之矣春閒北
上含淚分袂乞一官得復披報北堂足矣乃者
比春官舠博一第自云幸矣對策 大廷
明天子旨由第三特賜第一顧此鴻恩致身莫
報若不先犬馬填溝壑雲遊山水之約詎肯負
足下耶 公字君典人官至翰林修撰

高尚 辭辟　蔡邕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
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
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
長以德則賢 申屠蟠見范滂

高尚 與　桓範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
之志于是復顯嚴平鄭真未足倫比思請見于
蓬廬之側厥途無由托思晨風

謀略 上司馬文王　王基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後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思襄陽有食其之謬（漢高祖聽酈食其之計趣刻印張良不可者八日凡敗乃公事趣銷印）

才畧　與姜維　鍾會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遇世之畧功濟巴漢聲○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時鍾會勸司馬昭先定巴蜀後以吳乃統十万衆鎮漢中致書）

高尚　與子　陶潛

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潛少有高志為彭澤令吏請束帶見督郵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潛以先世晉臣不肯仕宋）

清節　與吏部郎　王羲之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平者同則盡善矣令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嵇茂齊

足下瑰瑋之璞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摅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茲歎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含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子窮野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于海濱儔黃綺于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王名騏驥良馬名絕景良馬日行千里無影在此地顏生顏回也伯成子高箕山許由所居范生名蠡黃綺即四皓夏黃公綺里季）

賢否　與王儉　謝朏

所貴天下之士上則閱景山經凌氣風霞次則投緡居榮鬱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其懿之士也若相如之愛青狂達樺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徽四賢者並馳神絕景徇物傷意其恭

之而未可以言俱山者所脩尺寸里志之所
存。滄洲邈然。揣而論之。實山阿之不有者也。相如司馬相如字長卿工辭賦拜孝文園令偉長徐幹字偉長建安七子之一與孔文舉王仲宣齊名叔則裴楷字叔則晉人父裴徽字文秀楷弟裴康裴綽子瓚遐顧遊爲河東入裴也

狂 與王儉 張充 晉

充崑山百姓。秉一人之貴而衣耕而食。不能事
王侯。不見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與屠博之間。
其歟其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
君道之哉。屠即屠狗屠肉之輩博即六博博賭之類

狂 答魚復侯 宗測 魏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
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狂 答豫章王 宗測 魏

性同鱗羽。愛上山猨。春戀松雲。輕迷人路。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
限魚鳥慕哉。

清白 戒子 徐勉 梁

吾清明門宅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
復方幅意此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怪時人
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
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
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

貧素 戒子 徐勉 梁

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于產業之事所未嘗
言中年聊于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
郊際閒曠終可爲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
于斯緜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塍陌交通渠畝相屬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
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
後己然後可貴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
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

高尚 答皇太子 何胤 梁

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鴟未御入獸相驚
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穢蕪畝壠栖息丘壑秀

本清瀛于茲永巳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待困習猶留神六經降意百代闡承華而延儒雅揄黃閣而列文學胤無解頤之談屢蒙藻飾匪南皮之舊每荷問存銜茲汚朽竊知攸寘

何點號東山兄何求號小山何點號大山宋人昔隱居若邪山時稱何氏三高

高尚 與田遊巖 蔣儼 唐

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烟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遺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餐周粟僕果何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違謹書敬尋

三顧劉昭烈招諸葛亮于隆中草廬三顧之始得見而出○商山漢四皓居于商山四皓

父牽牛飲水父以水洗耳所汚牽上流飲之

高尚 與魏居士書 王維 唐

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于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聳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

于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扣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把板即手本屈腰即屈膝

高尚 與李公擇 蘇軾 宋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高尚 答湯子重 王寵

僕家本酤徒生長屋市入則楣柱塞目出則蹄足攝履呼籌握算之聲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熱以故山水之好倍于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返且生平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人晤語雖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而食飽而嬉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日夕私覬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非足

下謙則知痛

恬漠　報徐艾化　　吳川樓

就事懸車杜門倦志恬漠每一瞻對竊愧不能希高風耆帙壺觴江山丹石有象而無意舍情而不言移如清風就事之謂矣

泉石　與吳蒼葭　　錢服虞

近來想優游泉石與樵翁漁父相爾汝固自嘉適否則從新進後生談天說劍飛沉榮辱在乃且間抑亦盛德事也（談天鄒衍大言人謂之談天　說劍莊子說劍篇）

（月旦汝南許劭有月旦評）

入山　報張助父　　宗臣

弟紫霞念切紅塵訃琮歸蕭家君倘遂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爐在焉朝握黃庭暮餐綠雪足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逍自龍而候也浮世紛華已盡耳目飾使白頭于此亦何佳旄草木同腐壯士耻之故人知我當不迂其言之過也爽歸尺楮牲報不盡區區世路風塵強飯□勞（五嶽志向長字子平男女嫁娶畢遂遊□）

人品　與鄭叔子　　洪岩皐

近來三朝間如宦途楊椒山士林吳士奇其人輩亦不多得試擬之吾社則盛伯子許之若足下與弟則庭中一局棋花下三杯酒

詰責　報李陵　　蘇武　漢

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請日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于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背功名斷尚靦息與下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漢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對强胡十萬之衆射殺其泉將會賊臣管敢亡入匈奴教之射兵矢盡兵散大逃新兵矢窮人無尺鐵漢軍致降）

詰責　與段會宗　　谷永　漢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可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

詳愚愚言。

箴規　王生　漢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職。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詞。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過雒遂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

箴規　答侯霸　嚴光　漢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侯霸字君房。爲大司徒。嚴光字子陵。光武故人。

箴規　上梁商　李固　漢

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輙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存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明。臣無救護之節矣。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有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中黃門欲案誣太尉王龔罪。帝丞命自實。固爲奏記商言之于帝。事乃得釋。

箴規　戒馬廖　楊終　漢

詩云。皎皎素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輕狡無行之客。視成盛性。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郎。○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絳灌等選有節行者爲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馬防兄弟貴盛。賓客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

箴規　臨終與胡廣趙戒　李固　漢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華陽國志云。固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氏。將軍亦有不利。吾猶云云。至於夾又。上不斷于天。下不愧于人。亦義得死。復何恨。

…諱處犬名東郭狻兎也。

貴乎…湛…氏 晋

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也。侃為魚梁吏。以坩鮓遺母。封還責之。

戒子　杜泰姬 漢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故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韋帶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寬。弦琴弦也。宓子賤性緩故佩弦以自急云耳。

警戒　與恒溫　孫盛 晋

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大司馬溫陰蓄不臣之志。入朝廢帝奕為東海王。立會稽王昱為帝。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遥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溫丞相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

辭右扶風　丘訢 漢

明府欲臣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

辭隗囂　方望 漢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于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名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旁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光武自征隗囂。馬援于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囂衆皆潰。…奔西域。方望因上書辭去。

辭官　答崔群　韓愈 唐

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于此。轉困甚。思自放于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于長久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矣。

辭宣徽　與王拱辰　王安石 宋

扶放蘇杜衍劳賢興初被舉者十餘人皆知名士拱辰嘗曰吾一擧得盡矣

伏承屢求自佚。聖主貪賢。想必未遂高歸。無祿造詣。豈勝企仰。安石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安石不謙論高奇。果于自用。有爵命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及召為翰林學士。立新法。變祖宗法度。天下苦之。而神宗遂而不知也

東坡亦翰林願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

乞休 與王鞏源 蘇軾 宋

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軾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籍伸之遊樂。如之何。宋哲宗召蘇軾見于便殿。太皇太后曰。卿今至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即日授翰林學士

既少年銳氣

引去 與徐少唐書 楊守陳

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醼。行不能里許。而喜游涉。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宦況索然

引退 答楊應寧少傅 林俊

事業身益疲。每及歸前。老軌相阻。不知平生僅

元美此時後出

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即橋夜話。當數夕。我也、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

元美亦復入少年場乎。然後乃知不依腰骨作苦事。爰當歸故山。請為君嚴潤源倡首。如何。

仕途之弊

志休 與王元美 李攀龍

僕雖偏彊。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轅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迹僕所御一朱轓。猶尚不免于流言。胡為日藹然磬折路傍。

此時此際非不思撫下之遂累

早晚解綬去已決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閣卧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即邢襄之間有耄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于吏治厥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為足下言耳。漢武帝謂鄭當時曰。今日局促轅下駒。宋蔡州刺史謂人曰。得一州如斗大。漢岑熙為太守。民歌曰。狗吠不驚。足下生氂。氂長寸

志休 寄徐子與 宗臣

我輩情深。蓋自天地間一遘耳。二君猶得黍業

半途獨使我日折屐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為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以策我。

請告　寄同年張叔寫　曾省吾

兄此行吾黨籍籍稱歎不能已弟夢想久在山林骨相不宜朝市區區之私何時自遂耳東望不勝企戀

志休　與高吏部　屠隆

僕往一至潭上頓如入天台石梁青松白雲最淡處側領玄論如飲懸崖寒瀨而嚼雪藕冰梨未嘗不冷然快爽也吏事牽人遂巡辭去一別幽人家便被風塵驅入火宅至今私恨不數叩柴荊尋幽賞也

志休　寄十一兄　劉汝佳

車轂相摩履肢欲折塵沙撲面雙眸倦開搔首問青天不知長安戀弟弟戀長安耶羲和之輪不鞭而疾昨曾灑熱血片言中屈食伯仲試取嚼之蔗耶蠟耶簡淡寡營人世共賞弟慚作法之不涼矣（搔首問青天半自登太華山陸）

志休　與皇甫二泉　袁宏道

抱牘之苦甚于抱病簿領之趣惡于藥餌不侵恨病不病耳但得長病即是閒人（昔人以簿領又足云沈流速簿領書沈曰領有即算也　齊王儉謂張緒云孔肅素）

閒居　上陶隱君　沈約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冕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門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淡微暖然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閒遠咀嚼瑤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聖循崖返跡無缺惟心

閒居　與潘彥明　蘇軾

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弟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備致此意

閒居　與彭旦陽　汪道昆

慨自都城一別數載于茲緬想故人宛其如昨雲輪飛墮若挹仙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論也吾丈天才逸發利器一施寒谔方宜郎遭

屏蔽凡在交遊皆爲駭詫吾丈乃曠達傑懷乔旺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蔕胸中壯哉壯哉天氣溽暑願加珍攝不具

閒居 奉尋變江　何良俊

僕服膺明訓不敢妄有所圖且衰病日久僅存皮骨若更稽緩是以軀命博一官也先生于當路之前少賜吹噓得畢此生歸卧海上歪受賜多矣不然拂衣而去亦不難也

閒居 答葉葵日　王偉

數年林卧與漁夫牧竪爲羣寒蟬蟄鳥喉舌僅存自今無能奮翮鼓翅雖齊年于吾丈而齒髮漸凋少時躍馬揮戈之氣今摧剝殆盡拔緣簑釣五湖一擔三畝可老我餘生矣親友促駕者固迫僕但付之一笑耳

歸田 與范堯夫　司馬光 宋

久絶榮進之心委順田里凡朝廷事未嘗掛慮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設不意一旦自居此地被事多所遺忘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

四如一黄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人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望深教督以所不及隨時示諭勿復形跡此不敢望于他人者也

歸田 與王亨之　蘇軾 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亨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食已可與道媼一啖也

歸田 答李檣叔　蘇軾 宋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屩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若今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杜門　文天祥 宋

天祥對策宋理宗臨軒第一及第爲官以身殉國從忠臣義士……

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該
節湘纍笑人方循墻弓祠以安半菽偏拜命音
春晝花陰猿鶴飽卧亦五雲之餘陰也湘纍著居平爲
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爭寵而心害
之讒于王王怒疏平懷王子頃襄王立令尹子
蘭使上官大夫又短于王王怒遷之平至湘
汨羅江投死○珠宦北山移文夜宦怒曉猿驚

杜門答謝教表　文天祥

寒暮積雨料峭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天
祥落落白雲間一晴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
事付之山外裦惜所家君言過矣晴田畝也飯犢食牛也

杜門與參知府　文天祥　宋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
不以爲公私撓獨蒔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
天惠仁侯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呼虎嘯
各適其適則某受賜多矣

國初徵至金陵授太子贊善大夫……

杜門答郡守　宋濂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
輙驚怖杵擊下上面無色澤近來衰孱益甚自
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佟
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
閑曠之地思誅茅架艸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
一出衆事皆棄濂字景濂號潛溪隱龍門著書名龍門子爲翰林學士承旨

杜門與鄭叔度　方孝孺

拙蓋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
輕重棄不爲佃萊蕪盈疇家人報絶糧輒笑曰
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
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
何因相與大矣而止孝孺聰穎絶倫尤善屬文洪武召至京師謂太子曰
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建文即位召爲
翰林院文學博士即今侍講直文淵閣靖難兵
至建文遜孝孺以衰絰見成祖成祖怒日夜
不屈哉乎制其舌孝孺以血書燕賊遂族誅之

投閒寄余懋昭　王廷陳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與詞賦小
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紓其悰寄也命引曲自適
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
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
之忠而過其洗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舞景物
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晝歌不盡調倦則偃

臥何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興，復究心老莊，保愛性命，五湖寡興，張則不必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子亦欲聳之耶。竹林七賢，嵇康、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乎，恭效之，謂之[illegible]逆。三閭大夫，即屈平。鴟夷，即范蠡，佐越滅吳，扁舟五湖，爲陶朱公。

投閒　與吳之仲　徐獻忠

足下高踪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正馳宵暮，何意忽來春鳥，鳴于谷中，流雲宿于楣下，久無俗跡，況復虛懷，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即醉，醉即熟夢，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投閒　與李于鱗　宗臣

卧病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逮楊花下飛觴，遂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淵起中流，白露可餐，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僕得與故人共之。主餘世貞。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投閒　荅袁永之　高叔嗣

金門多暇，持戟自適，魏事聖君，流聲當世，使僕夫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税，采

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羜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蓑笠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大洽，大有年。蓑笠、桔槔，農器也。濁醪，酒醪。缶長歌，即擊缶而歌，農家之樂也。

投閒　與王鳳洲　汪道昆

足下坐臥樓中，食烟霞，汲沆瀣，飄飄乎若揭日月而太虛遊也，暇則左招班馬，右揖莊楊，則又翩翩然在先秦兩漢之上矣，俯視塵世紛華，何有哉。鄙人索居無聊，僕入秋借吳生訪足下，登樓坐嘯，令俗呼爲謫仙人也。沆瀣，音亢械，沆瀣，夜半清露也。賀知章稱李白爲謫仙人。

投閒　柬唐荊川　馮南江

別來江湖風味何如，飫腴道眞，嘲弄風月，先生之志遂矣，他復何求。愚爾天生哲徒，不爲無意，恬養時晦，亦不爲無意，先生可以自信，第不肖萬里建投，不知分席請教，更在何日也。嘲弄風月，程明道云：吾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文王...

柬閒　與朱察卿　虞邦譽

足下自雲才高青雲器偉。稅泥蟠而天行霖雨蒼生。無不可者。乃竟晦其名位。浪迹湖山。弔崆峒之遺。踵儲溪之勝。豈其等浮名于雞肋。輕濁富于鴻毛者耶。海內挈風而起者不少矣。

白雲即白雲谷同山。廣成子隱居儲溪。姜太公釣于儲溪。雞肋曰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柬閒　與周元孚　屠隆

年來參佳世網子爲韁索。垢濁滿于堦序。煩囂結于肺腸。伐木之懷。益以成病。嘗妄意仕路險巇世味淺薄。誠得退遯荒野。栖于幽絕雲房山館。前有茂樹。後有長流。上鳴黃鸝。下泳素鯉。佳辰載臨。淑氣始兆。良朋聚首。將而隱囊紗帽。時而竹杖皮冠。心絕濁世之塵。口吐幽人之語。潚咏則冷風其度。巖嘯則空谷響答。以此卒歲。復何羨人間之浮榮乎。

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求友之詩也。○竹杖張騫曰臣在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夏人曰賈人往市之。○皮冠何尚之致仕。嘗著鹿皮冠。

丘園　與周與叔　吳維岳

僕幸遂迹丘園。如負斯釋。既亦聾足下與告武林天目。相去僅二百里許。顧疎芳訊。祇爲初歸挨泉訪石。理徑鉏荒。鞅掌方休。懶治舟楫。致有懷人室遠之慨。而今倦體稍舒。衡門稍葺。雪消水漲。舟楫戒灘。洗瓢繙竺。先問錢塘。兩山舊遊佳處。徐西騎虎丘。南攀鷹宕。以遂生平。松桂風月之襟。而浣濯塵俗。俾不留穢腸肺間。時賦一章。供人撫掌。與雖孤往。樂在有朋。足下素抱是趣。敢以爲叩。

武林即杭州。天目在臨安縣上。有兩峯頂各一池。若左右目。衡門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虎丘山中有吳王冢。其上有劍池。千人石。生公點頭石。

丘園　答朱濂菴　馮夢禎

青山白雲。性之所適。蓋以法喜禪悅之樂。一官何有。而議者欲以此見困。眞痴人說夢矣。足下推借太過。不覺愧汗。天下一人知己。死不恨。乃今得之足下。彼悠悠者何足言耶。

一人知己　虞翻性疎直。自謂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丘園　與曹觀察　屠隆

隆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于

主無媒歸棲岱岳隆雖不肖願追蹤此兩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醃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先不能學虞卿二遷窮愁著書齒髮禿落動涎鼻唾龍鍾踹跚老鑽故紙作蠹魚書蟲也（蹣跚行也 蹣跚史 矛苦）

丘園與楊太宰　屠隆

明公白茅爲屋黃土爲垣青精爲糧夫耕婦饁沖夷澹泊宛如上皇時蓋太史蕭然不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高此豈有意于世用者哉（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丘園柬項明父　常高驥

仁丈杖屨日尋于兆湖烟雨間山林之樂游于廊廟之憂百倍不佞畢髮且種種月俚僂博五斗之養回視仁丈逍遙物外濁酒一杯清琴數弄逸興鉀宗于霄薄雲真仙儿偶矣王令親來喜得手書池上鳳毛可計翩翩五色矣來春覓差南還陪對不遠不具悉（髮種種左傳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矣）

丘園與劉蒼舉　屠隆

君家父子並有出世之度清溪抱郭流水當門異鳥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緜白袷與二三同心踏軟沙藉細草采決明于荒谷擷胡麻于上流令晉漁人見人必以爲桃花千樹下吹笙客隱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僕宅西半畝園鑿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蕖繞堤雜植蘆葦蓼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容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窗牖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峰陰上臨高城飛甍下蒞長江巨波科頭裸跣偃臥其中薰風南來泠然颯爽手金壁黃庭朗誦數過帝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必鍊身日觀嵩陽之巔也海上距十洲三島咫尺舊稱神仙不死之鄉乃自安期先生留玉舄阜鄉亭去後土人唱魚蝦菜麥僥父爾了無足與語性命大道者獨尊公高朗大雅玄風時過空明閣劇談三教妙理尊公坐堂皇錚錚鐵漢退食趺坐便是苦行頭陀以此稱滄州吏

隱可媿色（史記鐵中錚錚吏隱山濤書吏非吏隱非隱）

丘園 與張洪陽 陳文燭

郭外草堂風景幽甚而沃聞明公玄論所謂心如明鏡觸物朗然又謂暑月懷冰自有霜氣執掌中一念及之便入清涼世界矣（鞅掌詩王事鞅掌）

丘園 答于見素 馮夢禎

長夏無事杜門焚香讀西方聖人書不見一俗士倦則偃臥涼風下自謂不減羲皇上人故不善仕亦不樂仕也（漢明帝夢西方有聖人其名曰佛）

起用 答王脩 孔融 漢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起用 下荊州 蕭秀 梁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

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驪一絨之嘆（攻玉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辟引罪也 魏侯魏文侯致禮于卜子夏辟疆張良子）

起用 與介山僧等 王諭 魏

盧冠軍在此時從患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

軍事 代武帝與楊奉 董昭 魏

吾與將軍并名恭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內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推赤心西漢降者意不自安劉秀乃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語曰蕭王推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治軍 上司馬文王 鄧艾 魏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後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

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可封爲扶風王錫其貲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用兵 與諸葛亮牋 朱績 三國

褌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于前足下躡之于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 易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行軍 與晉安王子勛 孫冲子 晉

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 挂颿舟中帆也 一麾麾旌也

勇畧 與關雲長 諸葛亮 漢

孟起兼資文武雄猛過人一世之烈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

討賊 與韓暹楊奉 呂布 漢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于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天下此時不可失也 袁術攻劉備爭徐州備自爲征術呂布襲下邳備降于布布以備爲豫州刺史

將才 與留府長史參軍 諸葛亮 漢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虎步即如虎如獸能如翼即不怒于六步七步 姜維字伯約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事

賀事 與關羽 陸遜 三國

于禁等見獲遐邇歡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若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

領將軍廣爲方計以金錢充僕書生瑰還系所
不堪吾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悅也
韓信封淮陰侯信擊趙使千人持赤幟待趙軍出戰疾入趙空壁立漢赤幟乃出伏兵人出背水陣與趙大戰佯走水上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死戰趙軍還見赤幟大驚遂亂遁漢軍取之

犒師　移諸葛恪　　薛綜　吳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
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
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
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奸既掃兇慝又充軍用

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
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
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
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嘆息
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
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首鼠首鼠狼顧即狼顧武臣周之方召周宣王時以方叔召虎爲將師而飲至漢之衛霍武帝以衛青霍去病爲將左師而飲至

休兵　詠諸葛恪　　鼎友　吳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

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
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
稷之福耶宜且按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
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
安
養銳養其銳以待其弊觀釁觀其釁隙而滅之

出師　與王濬　　杜預　晉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
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
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振旅尚書大兵征討蕭吳遂命乃

漢文紀功臣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三

詩 報王筠　沈約 梁 詩翰
詩 寄東方虬　陳子昂 唐 詩翰
詩 與韋應物　劉太真 唐 詩翰
詩 與元稹　白居易 唐 詩翰
詩 與劉原父　歐陽修 宋 詩翰
詩 呈文簡公　歐陽修 宋 詩翰
詩 答蘇子瞻　王安石 宋 詩翰

詩 答陳師仲　蘇軾 宋 詩翰
詩 答鞏仲至　朱熹 宋 詩翰
詩 與謝翱翰　文天祥 宋 詩翰
詩 與李端叔　黄庭堅 宋 詩翰
詩 答麦雅徵　薛甲 明 詩翰
詩 答孫京兆　黄甲 明 詩翰
詩 與施虎泉　張時徹 明 詩翰
詩 與項明父　于若瀛 明 詩翰
詩 與張不留　曾崇正 明 詩翰

詩 柬程仲本　邵棁 明 詩翰
詩 與史守甫　沈朝煥 明 詩翰
詩 答沈玄洲　劉汝佳 明 詩翰
詩 與孫山甫　吳國倫 明 詩翰
詩 報郭大〃　鄧宗齡 明 詩翰
詩 邀余宗漢　孔四可 明 詩翰
詩 柬王元美　李攀龍 明 詩翰
詩 與王元美　李攀龍 明 詩翰
詩 上姜大宗伯　張時霈 明 詩翰

詩 柬項明父　陳宗契 明 詩翰
詩 柬周二丈　曹爾楨 明 詩翰
失題詩 柬劉覺我　虞邦譽 明 詩翰
詩 與劉比部　林世吉 明 詩翰
求詩 柬友人　金有利 明 詩翰
求詩 柬王鳳洲　陳柏 明 詩翰
酬詩 答友人　林秉翰 明 詩翰
謝詩 答友人　彭取第 明 詩翰
求題卷 柬臺閣　袁中道 明 題詠

求父母壽文 東友人 彭取友 明 題詠
求文壽外父 東友人 金有利 明 題詠
題像 東高僧 王穉登 明 題詠
求聯句 與友人 王兆雲 明 題詠
求聯句 與友人 俞安期 明 題詠
上友人父壽文 東吳宗 程一枝 明 題詠
上友人母喪 東江季 程一枝 明 題詠
友人父喪 東吳汝欽 程一枝 明 題詠
字法 與友人論草書 皇象 漢 翰墨

字法 王羲之 晉 翰墨
字法 上梁武帝論書 陶弘景 梁 翰墨
字法 上梁武帝論書 陶弘景 梁 翰墨
字法 答梁武帝 蕭子雲 梁 翰墨
字法 與友人 王紹宗 唐 翰墨
字法 與友人 米芾 宋 翰墨
字法 與趙子昂評書 鮮于樞 元 翰墨
字法 答鮮于伯機 趙孟頫 元 翰墨
索書 與文博士 陳文燭 明 詩畫

索畫 與友人 張之象 明 詩畫
畫 答沈君典太史 凌約言 明 詩畫
畫松 寄任五安 詹景陽 明 詩畫
畫竹 與詹東圖 祝世祿 明 詩畫
畫秋色 與何侍御 祝世祿 明 詩畫
畫扇 寄錢山人 俞紹 明 詩畫
畫美人 與友人 唐寅 明 詩畫
畫像 與友人 許以忠 明 詩畫
畫山水 與友人 陳文燭 明 詩畫

畫扇 求友人 王世貞 明 詩畫
求畫 與顧道史 王世貞 明 詩畫
求畫 與文衡山 宗臣 明 詩畫
畫西湖 求友人 屠隆 明 詩畫
畫竹 與文衡山 莊泉 明 詩畫
畫扇 東友人 許以忠 明 詩畫
謝詩扇 復劉莘父 王焯 明 詩畫
謝詩扇 與項明父 釋憨山 明 詩畫
求題扇 答李御 文徵明 明 詩畫

題	作者	朝代	類
詩扇 柬管蘊暘	許以忠	明	詩畫
詩扇 答友人	徐治登	明	詩畫
詩扇 答友人	張沛	明	詩畫
謝詩扇 答項明父	王三才	明	詩畫
詩扇 與項明父	陳繼儒	明	詩畫
謝箋翰 答吳後朋	顧汝紳	明	詩畫
序文 與凌稚哲	屠隆	明	詩翰
題畫 與孟雨	許以忠	明	題詠
元旦 邀同館	何洛文	明	時令
立春 邀楊昭吾	甯仕衛	明	時令
春宴 邀會友	許以忠	明	時令
元夕前一日 請友試燈	許應元	明	時令
元夕 邀友人	吳瑞芝	明	時令
元夕 邀友人	黃光宇	明	時令
遊春 柬邵彥膽	秦觀	宋	時令
遊春 招友人	陳深	明	時令
春色 招友人	劉景心	明	時令
上巳 邀友人	吳守和	明	時令

題	作者	朝代	類
上巳 請王彬明	馮叔吉	明	時令
上巳 招友人	劉景心	明	時令
上巳 招友人	吳瑞芝	明	時令
春郊 邀友人	顧天峻	明	時令
暮春 邀友人	高儀	明	時令
清明 邀友人	楊循吉	明	時令
暮春 招友人	吳寧野	明	時令
端午 請友人	徐禎卿	明	時令
端午 請友人	張靈	明	時令
龍舟 招友人	李應禎	明	時令
端午 邀友人	陳繼儒	明	時令
夏日 邀友人	陳沂	明	時令
避暑 與黃兆聖	孫輔	明	時令
避暑 柬蔡比部	林泰華	明	時令
七夕 請劉惺吾	江桂	明	時令
七夕 請周希元	鄧志謨	明	時令
七夕 柬程仲木	程涓	明	時令
七夕 招友人	張一榜	明	時令

七夕 寄張孟雨 許以忠 明 時令
七夕 邀友人 屠隆 明 時令
秋思 與袁謝湖 何景明 明 時令
秋色 與項明父 潘雲龍 明 時令
秋光 柬王德孺 祝世祿 明 時令
秋容 遺戴士膺 王廷陳 明 時令
秋夜 請諸同年 馮大受 明 時令
秋日飲山寺 邀友父子 王穉登 明 時令
重九 請黃宮詹 湯顯祖 明 時令
重九 與項明父 王之策 明 時令
重九雨 邀友人 祝允明 明 時令
重九遊 邀友人 許以忠 明 時令
重九風雨 邀友人 王穉登 明 時令
至日 邀友人 張靈 明 時令
除夕 請友人守歲 史溍 明 時令
賞月 復汪廣仲 詹萬善 明 天文
賞月 招陳子蕃 凌洞初 明 天文
賞月 與黃慎軒 袁宗道 明 天文

賞中秋月 請袁履善父子 許以忠 明 天文
賞中秋月 請友人 林澄源 明 天文
賞中秋月 前一日邀同社 陸德龍 明 天文
中秋夜餞 送章仲光北上 陸德龍 明 天文
中秋望夜 邀友 許以忠 明 天文
甘露 答翟鑾 庾翼 明 天文
春雨 柬李使君 許以忠 明 天文
遇雨 與洪叔子 盛籛 明 天文
遇雨 柬徐君任 虞邦譽 明 天文
遇雨 與戚將軍 徐琫 明 天文
遇雨 與何伯英遊天竺 董志清 明 天文
久雨 柬何兆文同年 鄧宗齡 明 天文
雨霽 寄虞青霞 張一中 明 天文
風雪 柬王養恬 王焞 明 天文
賞雪 招友人 祝允明 明 天文
賞雪 謝孫二水兼柬楊叢二公 沈愷 明 天文
雪 請袁石龍 鄒仕衛 明 天文
雪 報郭次父 陳文燭 明 天文

雪 東徐宥國	張沛	明文
雪景 東王平仲	鄔鳴雷	明文
雪詩 東王太史	林泰華	明文
雪時愛惠 答盧廣平	劉汝佳	明文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三

武林 徐 渭文長台
茂苑 張嘉和起頑參
沈

詩 報王芳

覽示詩。富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宇。變牙工。雪顧有餘懃。孔翠華翔。豈不多愧。下情拙月。每紆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合昌昭發蘭樺工。服克諧之義。寧止筆實。思力所該。一至乎此。嘆服吟研。周流懸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闇。修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禮美惟能。是歸吾子。遲比間日。清觀乃中。

孔翠孔雀翡翠也 鵬玉晉謝玄爲叔父安所器重謂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悦

詩 寄東方虬

陳子昂 唐

文章道衰五百年。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有可證者。嘗觀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昨見明公孤桐篇。骨氣端翔。音韻頓挫。有金石聲。遂用洗心收賾。發揮幽鬱。不圖正始。

之音復覩于茲（金石聲廟遺戶不完素以爲作霓以爲編上滿下溫坐而敖歌聲出金石又晉孫綽作天台賦詞致甚工以示范榮期榮期覽畢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也）

詩 與韋應物　　劉太眞 唐

顧著作來以近下郡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道逸如此沈謝何劉如精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之旨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制其橫溢始摯之始關雎之亂于泥汀況之（始摯二句在詩爲肖）

（章存集爲卒章）

詩 與元稹　　白居易 唐

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詩有六義四始風以民俗歌謠賦以陳事比以彼易此興以托物興詞雅以朝廷爲燕享頌以宗廟祭祀爲六義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爲四始）

詩 與劉原父　　歐陽

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相告（介甫王安石字稱荊公）

詩 與程文簡公　　歐

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爲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抽詠直以多事困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太詩榜之末亦大幸矣（甘棠召公聽政于甘棠之下民懷棠樹不忍伐）

詩 答蘇子瞻　　王安石 宋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伯仲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此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秦君即少游也嘗鼎一臠而知衆味之美見一端美而全體之美可知）

詩 荅孫卿書　　蘇轍 宋

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爲輒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瘖人口不復歌聾有歌者猶能手舞足蹈以

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充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時長公東坡謫居黃州

詩 答鞏仲至　朱熹 宋

放翁詩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計今决可免矣放翁陸游別號也

詩 與蘇制幹　文天祥 宋

風流比興部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奇意而不倦鬼神閟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淨光價益倍章之謹頓首謝

蕭韶九成鈞鈞天樂之蕭韶雲錦天孫女織錦雲錦裳也

詩 與李端叔　黃庭堅 宋

數日來驟煖瑞香水仙紅梅盛開明窗淨室花氣撩人似少年時都下夢也但多病之餘懶作詩耳公比來亦游戲翰墨間耶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陵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晁無咎張文潛

詩 答凌雅德　薛甲

摩惠尊甫琳瑯巨集得聆鳳笙于鈞天調中如游月宮精爽飛越非烟火食人所能堪也日世德作求衣鉢之傳不踰闤闠看山之蘇當近美矣飽德飽德鈞天舜作韶樂衣鉢五祖六祖傳道以一衣一鉢傳之看山之蘇宋蘇洵號看山長公蘇東坡次子由號小子但登高升有名時號爲三蘇云

詩 答孫京兆　黃甲

午睡方醒使者奉函適至剖之顧不覺雲霞錯映錦繡交垂使僕儒之不獲握之有餘髣髴夢藥宮神游瑣島當是時僕猿雀生情松筠變色矣使者返拜賚未周綠僕山居無寶騾奉夜光敢當會心摩暇矣此謝瑣島即瓊玉山猿雀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夜光美珠也又名隋珠隋侯見蛇傷取藥封之後蛇銜明月珠以報

詩 與龍虎泉　張時徹

塵篇累牘溪感記存小兒昨向居亭擾累良多愧未有以報耳執事遊詠湖山三竺二高之間嘲風弄月自以爲人生之適足矣寧知海濱亦有丹山赤水雪窗金粟耶詩盟久寒倘肯泛山陰之棹尚當出園蔬富酒與執事一傾倒也惟

唐雅也。巴曲陽春宋玉下里巴人屬和者數千人陽春白雪屬和者不過數十人中見于
唐詩有盛中晚。耳孫。楊子鼻祖。始祖也。耳孫。遠孫也。龍池篇沈佺期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詩稱其祖武。宋曰宋人之業曰也

詩 與孫山甫　　吳國倫

見答一章。詞旨溫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子華貞八絕。意以象生。而率多無意無象處。使人誦之躍然。如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一二君子不解妙悟。謂公近以詩文為戒。偶一揮灑耳。夫有意而成。孰與無意而作。甚矣知言。

離哉。歲晏疾作。擁雪高臥。適蔣生辭去。附謝教諸不一。（擁雪高臥。袁安大雪中擁被高臥。洛陽令訪之。不出。曰。大雪不宜干人。）

詩 報郭汝尹　　鄧宗齡

雕蟲之技。可供覆瓿。乃以千門下之過採。勤守君之寵惠。心口自語。愧汗欲滴。夫里有好謳者。撫弦按節。為巴里之歌。驟而聽之則喜。再之則倦。三之則懼然臥矣。朔以當白雪陽春也。則有掩耳而走耳。不背三以巴里之調溫奏于秦青。亦門下臥聽之時也。伏惟垂詧。（秦青。揚雄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為。）

印。言恐後人用之覆瓿耳。

詩 答余宗漢明府　　孔四可

雨後看晴峯。更有一段翠微色。足以豁醉眸。正吟與巴。攜醪酤于木末亭中。俟足下詩魔降。且呼山靈檢點花下落紅。松梢滴翠。以供詩中料矣。（觀醪隨杜詩藩 荀從醪聽初熱）

詩 與王元美　　李攀龍

足下贈子與長歌十絕句。大自氣色。遺虞楙在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足下海內獨步。茂秦瑣瑣木雞。十倍不及也。知言哉。至所贈子與文。又漢以下不能矣。攀龍則不以示虞也。

詩 與王元美　　李攀龍

徂暑之月。蓋不佞祇役上郡。道中忽隸自山東來。持元美報書。及鄴卒自隴西以小焉君所致元美遺僕書。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四章。咄咄生色矣。時攀龍披髮據胡床高坐。以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霜自塞外來。朔氣逼人。骯骨胡笳頓咽。代馬躑躅也。悲哉。豈齊音故有

帶髏字倩之章

發刹與膝潤雲蜀妙妙

騶生之風耶秦漢以還三千載乃有物如此攀
龍且歸矣許長史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輒馳示
攀龍云足下覩管鮑直賈豎耳胡笳刺人吹以爲夜警聲甚悲
假管鮑管仲鮑叔牙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詩　與姜太宗伯　張時霈

夜來叨侍華筵高譚放飲倚醉豪吟歸來不覺
漏鼓三沉矣翔玩老伯送馮孝廉詩高古秀雅
卓絕詞場情共酒杯深路入關山遠別離景象
盤露筆端尤爲可法非深于情者不能道此語

非馮生不能當此句若與唐詩全集今觀者不
知誰爲唐人而誰爲姜伯也

旅思已苦而風雪則詩思也

詩　東項明父　陳宗羿

昔鄭相國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昨盧藩
之冷月寒霜風景當似不殊所得驚人句倒囊
而示之如何灞橋駝雪或問鄭綮詩思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盧藩
順天有盧藩橋京師八景盧藩曉月其一也

詩　米開二丈　曹爾禎

夜來飽飫郇廚至今齒牙間猶作蓮花氣二儀

殊絕當是盛唐入口吻杯酒間倥偬攄思忡速
方寸腹中那得許許耶郇廚唐韋陟封郇國公其家善治精饌故云郇廚

詩　東劉覺我　虞邦譽

夫韓蒼過之雖如此

幾年劉先生喋我兩耳夢境往來都是荀子念
頭常欲買舟一通名字豈高軒過我反又當面
錯過平日思量一見便覺有許多光景今卻如
此都不曉天意安排也歸來見案頭留刺大不
快活人冷淡情趣作得小詩一章寫意與意

无對

何知空來問索居誰知題鳳字翻作剖魚書聽

徐孺懸榻陳蕃至則下之

照懸孤榻秋風戀去車思君不可見涼月夜窓
虛荀子念頭有李賀御李膺事○高軒過唐李賀七歲能文章韓愈皇甫湜過之賀作高軒過索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久矣○題鳳呂安詣嵇康不在其兄喜出迎之不入乃題鳳字于門而去康歸曰鳳字凡鳥也

詩　與劉此部　林世吉

足下起草之暇獨橫綵筆高視詞壇撫江海之
雄思騁風霜之麗藻俾製垂千古聲冠九區間
登金臺濯易水揖荊高而俯仰之當不念二三
子聚壚頭時矣漢宮修尚書郎起草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綵筆辭高軒與荊軻

采伍

遊想之餘

求詩東友人　金有利

淑氣溫溫，花鳥弄煙景矣。足下登錦雲峯，過白峯寺，收酬闔春色，而投何滿錦囊矣。賞心固大愉快哉。第肯揭以示不佞否。（錦囊得詩，則投其中也。唐李賀每作詩，出遊，輒令奚奴僕）

求詩東主鳳洲　陳栢

次公承惠山亭之作，至今夜光照我草堂，安得明公揮毫，使雙璧並耀耶。佇望佇望。（次公謂鳳洲，弟麟洲）（揮毫，李白詩：揮毫落紙如雲煙。雙璧，陸機與弟恭之，遂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年老更睹雙璧）

酬詩答友人　林秉翰

詠足下來詩鏘鏘之句，比響金石，試一朗誦，當令鬼神泣也。步韻效顰，乃[illegible]耳。僕畏熇暑，頗似吳牛喘月狀。足下避炎館，藏之松柏蔭中，二三知己日盤桓，作河朔飲，樂矣樂矣。寧復使林生向隅乎。倘足下肯公樂地，僕且脫巾露幘，欣欣然穢儺至矣。（比響金石，晉孫綽天台賦成，謂友人曰：子試擲地，當作金石聲。○鬼神泣，李白詩成泣鬼神。○效顰，東施觀西施之捧心而顰，醜增。○斑，小蟲也。禹視龍猶蝘蜓，龍弭耳而去者。○牛喘，吳牛畏暑，見月以為日而亦喘。○河朔飲，三國劉松袁紹子三伏時暢飲避暑，謂之河朔飲。○向隅，滿堂飲笑，一人向隅，滿座不樂。穢儺，詩云可笑穢儺人家，子餉熟到人家）

謝詩答友人　彭取第

丟也鄙俚，家佳句把讀回環，珠霏玉落矣。倘以公之寵靈，分鄒林之一枝，當拜首颺言，以謝公之詩識。公其作數十奇語以待鄙，即不佞敢不嗣響哉。（丟，賤也；鄙，俗也。珠霏，如玉屑之霏霏。鄒林，郤詵對策，如桂林一枝。拜首颺言，見虞書。嗣響，嗣續言當嗣續而和也）

求題卷　東臺　袁中道

家嚴詩卷，昨承陳五岳老師咏矣，獨未得先生數篇，終是缺典。肯不靳珠玉，敢捧蕪牘以請。（珠玉，詩有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蕪牘，小薄紙也。二日紙絲赤書之）

求父母壽文　彭取友

久違眉宇，時勤心旌。茲有椿萱並茂，嗣為家嚴慈所製也。序者、記者、賦者、詩者，亦既盈軸矣。可于君家兄弟，肯無一言之及耶。敢用拜懇于下執事，惟不賜鄙夷，既以珠玉，則感高雅厭厭厚矣。滿擬躬造，溽暑中不欲為穢褻矣。惟兄翁諒

之△（椿壽以比父壽，以比昔大椿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取以珠玉，即賜以珠玉之文也。）

求文壽外父　金有利

求文其切

儂之丈人翁年已耄矣，欲求金蓮，持為侑觴。足下倘不靳如椽乎，乞灑珠玉，慎毋以荒年穀而自高其價也。（八十日耄。金蓮，古藩業書。如椽，王珣為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荒年穀，晉王稚恭、庾元康俱美才學，世稱元康為豐年玉，稚恭為荒年穀。）

題像　東高[illegible]　王穉登

久不奉慈誨，五蘊塞胸。賀吾師道行日進，坐七寶須彌上。謂三乘妙義，開示羣迷，直令河東獅子吼也。弟子行年五十，老大無耆，牽纏諸妄，莫能解脫，安得一參猊座耶。善畫周生，圖陋容紫衣方笠，作劣頭陀相。弟子自作四句偈，請君作贊，雜遝如魚鱗，尚欠吾師一轉語，倘無靳葛藤，此不任相布施也。（五蘊，即五濁，如色受想行識也。塞，滿也。三乘，大乘、中乘、小乘。獅子吼，禪家呵佛罵祖，見釋迦始生，手指天地，作獅子吼，便要一拳打死與狗子喫，是也。解脫，佛門三解脫。雜遝，集貌。定[illegible]。）

求聯句　與友人　王兆雲

小搆西城南隅，雉堞廻環，龜峯聳峙，竹樹翳然。河流繞其下，直接江漢，雖不及吾家舊輞川，亦堪屏長者筆，惟俟之。（雉堞，城上女牆也。[illegible]。輞川，唐王摩詰所創建，並畫以垂後世云。）

聯在山林之致

求聯句　與友人　俞安期

僕搆小軒數椽，贈有聯云：春與不闌，珊紅杏香中詩酒；野心無繫，累白雲堆裏棋琴。再求足下短聯，一字一珠，光我蓬蓽。（蓬蓽，古人[illegible]蓬戶蓽門[illegible]。）

上友人父壽　蔣吳宗文　程一枝

敘事

尊翁杖于鄉，諸客稱壽觴者，蓋濟濟然在堂也。不佞觴有郡中之役，無能從諸客後，然頌禱之私則已共之西向矣。壽言一首，肅使者奏之賓筵。足下對客三四誦，將無笑曰：程先生善刻畫吾家君哉。乃若二字一觴，則願尊翁與諸客中分之，斯稱愉快也。何如何如。（杖鄉，禮記：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拜君命。）

不出題外意　切經

上友人母喪　東江季清　程一枝

[illegible]弟謹視太夫人猶母行，邇足下

有太夫人喪。丞悲足下之貧而莫克助。是丞之負足下者深矣。丞欲托之長歌。聊泄哀哭。每一提筆。寸心百折。不自知其怔怔忡忡若此也。日來强作哀章。言言從淚中流出。即使他人誦之。靡不悲酸。矧足下乎。太夫人有知。必以丞爲足下心友矣。雖然。太夫人所不瞑于地下者。固日夜急也。足下請禮之餘。與二三知交討論古今而潤色之。以擅藝林之名。太夫人其瞑哉。願足下毋忘此也。怔怔忡忡哀惻之狀。請禮人子三年喪則居廬請禮。

友人父喪　東吳沈翁　程一枝

天快二字來以大笑脫手

秋杪試期。鄙人日望偕足下麾戰秣陵。奏勝闈中。歸爲尊翁酌酒上壽。斯願大快矣。頃抵邑。尊公已厭然人世。鄙人愴然悲傷。不自知涕之淫淫下也。老成凋謝。鄉邦殄瘁。痛矣痛矣。矧足下至性。何堪此耶。願足下順變節哀。以讀禮之後出而拾青紫。取馳封歸報尊公。此尤孝之大者。尊公其瞑哉。即日絜酒生芻。丞奠几筵。當爲一大哭之。漢黃瓊卒。名士會葬者千人。徐穉至。進爵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識之。

忽然情至

字法　與友人論草書　皇象　吳

文房四寶中得其三亦書家所難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毳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毳筆，健之筆。滑密不粘汚，光潤而無點汚。紺黝，音淦黝，深黑而紺黝無澤者。

字法　王羲之　晉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爲卿。楊升菴云：右軍飛白妙絕今古，今不可見矣。臨池之士，亦不知飛白何體也。惟唐順陵碑文中有數字，可覘古跡。

字法　與梁武帝論書　陶弘景　梁

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嘆息。皆若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林。今論者云。真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于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贊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鍾，鍾繇。善書。黃庭，王羲之有楷書黃庭經，工勝于石。

字法　又與梁武帝論書　陶弘景　梁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妄實何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于天下進藝方興所恨沉朽不能仰鑽高深自懷嘆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書抽心日覺道然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法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以不敵夾鍾夾鍾屬六律[illegible]鍾王鍾繇王羲[illegible]

字法　答梁武帝　蕭子雲　梁

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二王王羲之王獻之逸少羲之字子敬獻之字草書漢興有草

書不知姓氏所始[illegible]書有十二種[illegible]自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書作飛白勢

字法　與人　王紹宗　唐

鄙夫書無二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正與余同大陸大郎[illegible]德明虞君即虞世南俱善書十八學士內被中畫腹學書勤也

字法　與人　米芾　宋

吾及何不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古但少爲蔡君謨腳手耳又無索靖真跡看其下筆意用儀不能佳恐他人爲之只悮人耳[illegible]古氣草書若不入晉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𧦬光尤可增惡也何不易善草書蔡君謨名襄書張顛名旭亦善書懷素唐人亦善書[illegible]高閑[illegible]

字法　與邁子昂評書　鮮于樞　元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

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張長史。即張旭。高閑即上人。懷素前見。山谷。黃魯直號。

字法　與鮮于伯幾　趙孟頫 元人

常州張治中有虞永興枕臥帖。筆意清峭。紹興內府故物。足爲希代之寶。吾兄伯幾不可不知也。自公枕臥來七八日。未云世南呈凡十餘行。項都下四大借閱。因不肯嗟賞。遂爾寶秘。不爾亦不甚愛。可惜可惜。有建業文房之印。紹興小璽。平生僅此一種。虞書耳。虞永興。即世南。建業文房。南唐收藏印信。紹興。宋高宗年號。

索書　與文博士　陳文燭

尊公徵仲墨妙重海內。乃淮亦名。廣無公家隻字。在金石私心怪之。即昔人婆羅樹碑。亦不存。尤可恨也。偶得鄙作二記。乞足下大書。因異代之李邕也。婆羅樹碑在淮安府。宋刺史李邕記并書。

索書　與友人　張之象

動筆驚風雨。落紙染雲烟。足下蓋草中聖也。僕

奉松箋。願伯英筆。右軍手一揮。伯英自謂草聖。伯英即張芝也。稱王羲之字帖。臨池學之。池水盡黑。右軍即羲之。人謂其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書　答沈君典太史　凌約言

蒼頭持圖末。對之慷慨欲飛。非先生神筆。豈今鄙人至此。但恨俱已點眼。若一時大發光怪。忽馬上昇。使鄙人又寥寥耳。冊葉小景。用墨有仙氣。對之如行桃花源中。彼雙鬟亦鄉者。豈先生耶。塵心未盡。不能辭家長游。異日倘遂漁人之興。當詣乞大還丹矣。點眼。張僧繇書龍。點眼欲飛去。桃花源。晉武陵漁人行忘路。忽逢桃花源。夾岸漁人異之。行得一山。山有小口。若有光。遂從口入。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田池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要作食。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復出。問今是何世。各延至酒食之數日。辭去。既出。處處誌之。及復往。不復得路矣。

畫松　寄任五安　詹景陽

臥盤薄處。悠然興至。起作高松瀑布。今以奉足下。足下懸置高齋。酷暑中能生涼。不。瀑布。山泉下如瀑。布。高松生涼。齊太祖年間有風松石方一丈。徵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生涼。

畫竹　與詹東圖　祝世祿

昔人論畫竹謂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石字法又謂如舞劍如爭道如墜石如垂藤如飛雀盤空神龍戲海玩足下所作字中有畫畫中有字方若溽暑一披覽之清風颯然至人是快人弟子斯學倦父而目或者謬好之弟竊比之海上逐臭之夫而神警如足下且從人壁間揭去豈臨邛令謬為恭敬以重司馬長卿耶少明歸與濃于山色既承再命當為足下留之子

海上有逐臭之夫日日逐之不能舍司馬長卿客臨邛臨邛令王孫輩臨邛令有重客携酒過飲之

畫秋色 與何侍御　祝世祿

秋色可人足下能察與點綴一小畫惠我齋壁乎世間清事最不受迫興不至且已興盡且已

桑與王子猷雪夜訪戴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畫扇 寄錢山人　俞紹

兩扇俱得妙染僕臨風一拂忽忽雲氣滿人襟袖

妙染即丹青也

畫美人 與友人　唐寅

足下斷絃時也乃飛我以左偏箋欲圖美人以

不佞為知心者不佞于是檢芳辰選嬌樣方始構筆然已點壽陽額京兆眉漆毫點睛以供足下作真真呼免寂莫也一笑

左伯晉人能為紙 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後人傳為壽陽妝 宋武帝女 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有司奏上上責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于畫眉者 顧愷之畫人像或數年不點睛 畫工畫一美人真真呼之百日晝夜不歇遂下成人

畫像 與友人　許以忠

承惠畫即懸之齋頭烟霧時生笙歌夜奏阿丈何大作怪向鈞天洞中竊來一幅仙圖耶恐六丁神覓去使僕又寂寂無聊矣

鈞天天之中央樂音也 六丁神 唐王遠知善易一日雷電中有神叱曰上帝命六丁神追取所書書遠知跪地旁有三青衣人已收書立矣遠知遂

畫山水 與友人　陳文燭

山樓一圖懸之座右南浦寒雲西山朝爽時時照護蓋知摩詰凱之諸君子品流高潔故落筆有神足下畫有仙氣矣益增米家船之重焉

摩詰王維字有輞川圖 凱之顧長康也號虎頭皆古善畫者 米家船米芾善書畫詩行江淮間揭牌曰米家詩畫船

畫扇求友人　　　　　　　　王世貞

扇頭求畫落日池上所清風松下來其半乞元春作荷風送香氣竹露滴韻響兩君不靳此賤此扇何啻洛陽紙乎（元春人名洛陽紙左思三都賦競相傳寫洛陽紙貴）

求畫與顧逸史　　　　　　王世貞

足下丹青絕世不黍君家虎頭小圖長卷屏風紈扇流傳者何啻千里一經供奉遂與洛陽側理齊斷烟殘渚寫江南還肯以片楮贈故人不（君家虎頭逸史與顧凱之同姓也側理吳人以海苔為紙其理側側箋甚真寫江南金主遣画工往江南圖畫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

求畫與文衡山　　　　　宗臣

僕奔騖坌埃江南山水日夕神往况公山水中人耶妙染乞時寄惠臣將神遊其間如陪公巾屨也（坌埃塵俗也巾屨冠屨也）

畫西湖求友人　　　　屠隆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綠水奏曲桃花佐觴此造物者之私足下不破靳往名區形留垢濁憮然自穢矣可不繪圖惠我使開心目乎

畫竹與文衡山　　　　　　非杲

珍得夏仲昭朱竹每對之覺清風颯颯襲人及誦黃山谷詠丹山老鳳駕湘娥應向瑤桃會裏過痛飲流霞三百斛春風滿面醉顏酡欲懇足下題此詩于竹端庶仲昭竹山谷詩衡山書永為荒齋三絕其勿吝一揮為禱（夏仲昭名昶善畫竹湘娥舜崩于蒼梧之野娥皇女英哭之染竹成斑為湘妃竹疑標會東王公壽列仙齊賀而王母亦獻蟠桃壽之三絕晉顧凱之才畫癡又唐玄宗稱鄭虔寫詩獻帝自署其尾書詩畫三絕）

畫扇　　　　　　　　　許以忠

瀟湘衡嶽之景弟雅慕之但貧不能往耳老丈載入扇頭我不必裹粮三月而山水奇觀都以卧遊盡矣快哉（洞庭湖南有瀟湘八景瀟湘夜雨洞庭秋月山市晴嵐漁村落照江天暮雪烟寺晚鐘遠浦歸帆平沙落雁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粮適千里者三月聚粮）

謝詩扇　　　　劉莘父　　　　　　王㝢

一別一年來人問玄都觀裏桃花別後再開多少人壽幾何能無離合之感辱惠扇頭詩妙麗清婉前捲廣皺閑椷把讀如見其人（劉禹錫詩玄都觀裏）

張君房代之獻傳宣甚處 張醉飲樊樓紫薇大寨

詩扇 與項明甫 陳繼儒

新暑灼人差賴青蘋之末少資之得手教又清涼臺雪飛矣雙魚編導以櫳枇僕之願也少間當漬墨破蕉葉下為之二扇書上祇堪撲赤頭奴耳櫳枇世說新語櫳之揚之櫳枇在前頭奴歐陽公書龍賦尤忌赤頭即今之暴赤茶頭也

謝箋翰 答莫後朋 顧汝紳

佳箋妙翰惠教珠玉真三絕也昔諺云善書者不擇紙費君蹈之矣謝謝三絕前解

序文 與麥雅春 屠隆

所論皇明名公翰藻序似當得海內鴻鉅筆光此盛美僕如學語新鶯冷冷調舌花邊柳外可耳惡得奏諸九天鳳簫之側重其羞澀也勉綴以進藉為請教地耳蔡邕賦序清穆當日文章至基流留得一文錢

題齋 與孟雨 許以忠

圖書千卷舊烟浪一鈎新弟業已脉兄學釣亭矣愛日齋成兄得不為弟賦一篇以慰投桃報瓊之望乎投桃報瓊詩云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元旦 邀同館 何洛文

鳳曆初頒慶開首祚僕涓治萊盃招致足下飲屠蘇酒作椒花頌乞即命駕是期屠蘇昔人居草菴每除夕攜藥一帖令以囊盛浸井中至元旦取水置酒樽自幼少先飲少者得歲故先老者失歲故後合家飲之不染瘟疫椒花頌月令元旦進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卻老柏是仙藥以為酒多進酒于尊長稱觴獻壽

立春 邀楊聯吾 甯仕衛

笑戴綵幡欽頭熙熙春勝而乃發藻玄草乎黃斐青芹薄言涓之邀足下貰然和氣春風儘付與終日拂龔綵幡立春日剪綵作幡戴于佳人首欽頭劉禹錫云漢應國春色上欽頭玄草漢楊雄著太玄黃斐東坡詩青蒿黃韭試春盤拂菱

春宴 邀會友 許以忠

甕頭新釀盤餽空陳餓而南山雷放驚筍抽茅即今雅予采烹以作酒侍席無兼品座無他客惟二三知己人也拱立道左顒望車塵南山雷南山有山雷鬼每出作聲則滅人以爆竹為之除夜爆竹聲仙茅唐詩云昔人以竹爆聲如雷驚雷驚筍欲抽茅

元夕前一日請友試燈 詩應元

菲序煩從者耶。爆竅清暇。姑此前今徐休和乎。而耳熱後。必觀試燈。穠李落梅。是殆見吾新德機也。幸惠之無今甕頭春無穠。

菲序薄具也。爆竅吳俗正月十四以竅爆于釜占一年之豐。○今徐晉元卿對徐勉曰已見今徐勝于舊徐。○耳熱後楊惲書酒後耳熱。○試燈正月十四日試燈。○穠李落梅蘇味道元宵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李美慈落梅調名。甕頭春酒名也。

元夕邀友人 吳瑞芝

時屆元夕。拔足下會火樹下。且與拍掌春風。痛飲一斗。醉則上虹橋高歌一曲。引姮娥開廣寒宮。兩兩騎入。計姮娥必許。曰二足下今秋准來折桂蕊。不亦大快乎。望之望之。

火樹唐睿宗元夕于安福門外作燈樹高二十丈燃燈萬盞如火。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并長安婦女千餘于燈輪下踏歌三日。姮娥月也。廣寒宮月宮也。折桂詞宗云攀桂步蟾宮。

元夕邀友人 黃光宇

火樹燦銀花。星橋開鐵鎖。良宵刻值千金。一年好景難再。吾儕可無一樂乎。弟已典春衣。換斗酒。請發玉趾。醉倒芳樽。毋使佳節笑人寂寞也。

火樹銀花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良宵值千金詩春宵一刻值千金。○典春衣杜子美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斗酒東坡赤壁賦我有斗酒藏之久矣。

遊春 東邵彥瞻

春色遂爾藹然。草木魚鳥。各有佳意。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席不貲。

遊春 秦觀 宋

遊春邀友人 陳淡

日煖風恬。柳眠花笑。春光如許。使人雅興勃勃。涓携春榼。相與沽酒杏村。席地卮飲。醉臥于艸茵中。足下首肯否。

杏村唐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是也。艸茵。

春色邀友人 劉景心

中和令節。花香柳色。闘弄翔景。而啼鳥且嚶嚶和鳴。詰旦出遊芳徑。拔足下偕行。足下尚收擷春色。納之錦囊中。命奚童背而歸乎。

中和令節唐以二月朔為中和節。以青囊盛百穀瓜李種。相遺問。閭里釀宜春酒。祭勾芒。

上巳邀友人 吳守和

令節重三。春光告景。繁華花事已二分。即午命奚奴挈樽俎。拔足下同為聯茵藉草之遊。觴

清明邀友人　　楊循吉

韋應物詩云：雨中禁火空齋冷，今日得無是乎。僕苦寂寥，鑽榆火，煑龍芽，以邀足下，話至漏淺。當街中燃燭以送也。立俟立俟。（雨中禁火空齋冷寒食詩　火唐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也　龍芽歐陽公詩雀舌未經三月雨龍芽先占一枝春　街中然燭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燭）

端午請友人　　張靈

粵日乃天中節也。門懸碧艾，戶繫靈符。料足下必泛蒲觴，解角黍以開[illegible]，獨不念及乎。念及則午前發駕過我，弟且浴蘭以俟。（天中節端陽也　門懸碧艾端午取艾懸之戶左以辟邪　靈符五月五日繫辟兵符人不病　蒲觴蒲酒置蒲而飲以辟邪　角黍唐天寶宮中五月五日造粉團角黍以小角弓射之中者方食　浴蘭五月五日煎蘭湯沐浴以禳災）

端午北友人招宴　　沈周

今日孟嘗君生辰，屈大夫忌日，歸人方讀史，讀歷欣戚交集，正思痛飲，蒙召泛蒲，當爲不速賓也。此覆。（孟嘗君生辰齊田嬰有妾以端午日生子文嬰告其妻曰勿舉之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嬰見之怒曰吾令去此子敢取之文頓首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不利于父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于戶乎必受命于戶高其戶可矣嬰默然後文立爲孟嘗君　屈大夫忌日屈原爲楚王大傅上官大夫讒之王放之江濱乃于五日投汨羅江而死　痛飲詩痛飲讀離騷）

端午邀友人　　陳繼儒

鳴鵙播音，綵縷繫臂，葵榴綻錦，蒲柳搖旌，澤畔悲吟，江頭抱恨，令人千載如見也。足下幸過我一洗之。（鵙鵙鵙也月令五月鵙始鳴　綵縷繫臂五日以綵絲結合懽索繫臂謂之長命縷　澤畔二句史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千載如見史屈原于千載一人）

龍舟邀友人　　李應禎

昔屈子于五日被譖沉江，後人競渡，亦一哀事也。播作桴鼉鼓，棹龍舟，竟成一樂事矣。僕迎足下，不惟臨流問酒，觀奪錦標，仗高明平章，世誤正其哀樂兩爾。（盧肇觀競渡詩報道是龍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後果及第）

夏日邀友人　　陳沂

三伏酷暑，困人極矣。僕素不喜趨炎，欲效劉表避暑，幸鼓足下之清風，颯然而至，晝夜酣飲醉，則高臥北窗，暫爲羲皇上人。（劉表避暑漢劉松袁紹于河朔避暑）

斯聲故曰繭髡杞酒謝斠斝卓性僕進
左手持蟹右手杞酒萬集茂世畢卓字

秋日飲山寺 邀友父子 王穉登

難黍享從者。會聲松籟。差堪侑食。幸足下登臨。遲則傖父輩。塞佳處矣。乞攜鄭君至。當一德星。僕亦出兒曹下食。

傖父 傖悵吳人謂中國人爲傖父 晉書云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 德星 郎陳寔過荀淑父子相敘

重九 湯顯祖

九日登高。得在烟雨樓中。餐英插萸。一任風吹烏帽。大快風心矣。

登高 桓景從費長房遊 長房曰九月九日汝有災厄

餐英 可見如餐秋菊之落英 插萸 王維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風吹烏帽 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風吹孟嘉帽落嘉不之覺溫令孫盛作文嘲之

重九 邀 王之策

九日之約。幸驅車登臨。倘得乘興揮灑高咏。把酒向秋風。讀之。頓使聲振林木。浮雲不流。豈不大愉快哉。

乘興 ... 聲振林木 ...

重九雨 邀友人 祝允明

登高落帽。皆爲雨師風伯阻之。聊病酋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霧靈乎馳驂已熱。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附○宋九日大雨 庾伯可在翰苑 林奉教撰詞曰占一闕云 重陽日風雨苦凄凄 戲馬臺前泥拍肚 龍山會上水平臍 直浸到東籬 茱萸潤 黃菊濕 茫茫 ... 休官陶令覓蓑衣 ...

重九登高 邀友 許以忠

夜夢吾孟嘉期我宴龍山。曉來欲赴。不恐背足下而獨樂。已戒庖人烹蟹滄醸朱酒。拉二三知己。振衣千仞岡頭。□飲至暮。醉來放聲長嘯。驚動嫦娥。使知人間更有此佳樂。而自雲端步出。郎抱嫦娥以歸。

振衣千仞 ... 嫦娥 ... 月也 ...

重九風雨 邀友人 王穉登

空齋無一枝菊。大爲五柳先生揶揄。但咏滿城風雨近重陽。便昏昏欲睡。足下幸過我。一破寂寥。

五柳先生 陶潛門栽五柳因自號五柳先生 滿城風雨近重陽 潘大臨 ... 作詩 ... 遂敗其句 ...

至日 邀友人 王寵

書雲節至。添線相張。亟值遲行。疑歸。僕私心恨

冬至即冬至節之上月即今之十一月也

愉敢治一觴聊以賀亞歲亦以慰旋懷事下之塵敬爲一洗佚佚。（書雲左傳僖公日南至親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添線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線。亞歲晉魏賀冬至日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歲朝故云亞歲。末二句杜出洗塵）

除夕　邀友守歲　黄曾

寄人除夕

分歲明年分于此夕

足下試看火炬新年儺神逐疫乃知光陰迅速。不覺又歲杪矣第今夕猶今歲明日遂明年。敢以一杯椒柏屈知己分歲。（火炬新年笑中村落除夕然大炬以照田。以新來年之歲儺神鬼房宮室隔閡中驚小兒于是除夕日則儺神驅疫）

賞月　後江　虞仲　詹萬善

河梁言展日漸沉西。令人徘徊溪路恨恨不能辭。歸來月挂松梢。鄰人携酒獨賞。惚忽聞鐘鳴漏盡。昔人云把酒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弟親覩矣。無緣與嵇公共之歎歎。（把酒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嵇康嵇公是）

賞月　招陳子瀚　凌洞初

晚涼垂釣得湖鯿一頭。長可二尺研鱠甚甘也。青松落陰明月在樹。此時令琴兒彈廣寒遊。足下下箸。其樂不可爲量。何必甘飢履醮然後

邇耶。（何曾性豪侈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賞月　與黄慎軒　袁宗道

邇從之興都爲愛懶畏暑奪之。可笑可笑。足下去志遂決耶。果踐蓬蒿之徑。羊求俱遠。花晨月夕。踽踽奚適哉。言之悶悶。十七夕月尚佳。當袁大著以遲從者遊郭莊。對芙蓉。聽二高士摩談。大足快事。然須廿日以外可耳。顧生如此骨相如此危症。悲多凶少吉奈何。（蓬蒿徑張仲蔚博學善詞賦杜門養性三徑蓬蒿人莫識也惟劉龔知之。○羊求　求仲羊仲從遊蔣詡字元卿嘗于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俱遠）

欲太史奏德星見也

○中秋賞月　請袁雙莪子　許以忠

此夜一輪冥光明藏不得文若何以消之。輒有樽罍奉供夜坐膝前文若當共醉耳。（光明藏佛家有修多羅藏阿毘曇藏毘尼藏。○膝前文若陳寔詣荀淑淑使諸子行酒文若尚少坐膝前時德星見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中秋賞月　請友人　林澄源

不露遽字妙

今夕萬里無雲。滿輪桂魄皎然。衆家燈也。一樽遲足下共吸清光。幸足下坐待明月。毋令明月

待足下也。祇䫉祇䫉。（桂鬼：月中有桂也。衆家燈：詩明月衆家燈）

中秋賞月 前一夕邀同社 陸德龍

露湛高旻。桂鬼尚虛一痕。以需浸進此攻好身嫦娥。訊天道益謙消息。不獨諂先長安富家一著耳。諸君子幸早命從。無在望節後。（高旻：秋天也。尚虛一痕：月望前尚虧。此蓋虛之理。天道益謙：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望舒：淮南子月御望舒）

中秋夜餞 趙章仲先北上 陸德龍

月向今宵滿。人從此會離。言之能無悵悵。雖然願明公益行流大地之光。樹高天之業。舉世界鈎。陷蹙之。匱無長如上。猶之朋。其明繼。一觴作祖。爲君家千秋發軔耶。幸即駕玉輪廣寒人。且亭亭入座矣。（一觴作祖：黃帝子纍祖好遠遊。死於道。後人以爲行神。出行必有祖道之祭。即飮于側而後行。○發軔：楚詞。朝發軔于蒼梧。謂發軔也。）

中秋望夜邀伴 許以忠

夜來銀漢無聲。氷輪直上。今夜月色更佳。具斗酒邀月。亦以邀君。儻當旁觀仙客嫦娥勸酹。違且也。（氷輪：許渾詩。鳥氷輪駕碧。天仙客：指太姮嫦娥月）

甘露答璽饋 庾翼 晉

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此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耳。近得一白兎。尚羸小。且養之幷上。（李正封詩中云。玉垂丹棘上。珠湛綠荷中。末云。願凝仙掌內。長奉未央宮。）

春雨 東李使君 許以忠

酥雨過園林。花洗殘紅。樹添嫩綠。門下提詩筆按之。當有佳句滿縹囊矣。何不令奚奴持下。使許生鼓舞門下春工乎。（酥雨：潤澤之雨。縹囊：詩囊也。）

遇雨 與洪叔子 盧鐙

夜臥蘆橋里。夢回聞淅瀝聲。驀想年前闔下時。不覺枕前淚與階前雨。隔个開窓滴到明也。慘人慘人。（淅瀝：敗葉聲。）

遇雨 東谷君任 虞邦譽

風雨留人。歸途見阻。想君任目斷雲山。聽殘風竹。都是夢中愁矣。第欲銜泥過訪。竟爲顰展所苦。强就小詩。驢上亦可解。兒歸與不作愁霖賦也。歸念滄江霧。長途阻麥天。誰知離別後。不使着鞭先。一徑封雞雨。孤亭亂竹煙。如何成悵望。咫尺暮雲前。（初學記。久雨謂之愁霖。又陳思王）

嘗作愁霖賦先者輟東香劉兕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作雨別樣佳非意境

遇雨 贈顧觀草　　徐榛

別之明日。登弁山。大澍淋如流泉。翠微沾沾上衣袂。因思冒雪孟浩。帶雨襄王。古人情景所到。不自知其遇之苦也。冒雪孟浩孟浩然嘗雪中騎驢尋梅詩思在灞橋風雪驢背上。○帶雨襄王宋玉賦楚襄王夢一女子與之交會畢曰妾巫山神女也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云

遇雨 與何伯英游天竺遇雨　　黃志清

雨師不情

足下遊天竺峯。二三俠客。說劍雄談。驚動天上人。無端雨師。挽人往興。歸來時。或消息二一。而足下或自咤為寒。雜乎芝陽之捷功。可稱尺寸。不謂之尋丈。乃足下矜傲不一。茲不例遣東家乎。儂以藥言進。足下味其太苦口。不言平吳可也。角巾郭林宗出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皆效之。○遣東家漢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此遼東豕也。○口不言平吳晉王濬伐吳成功口不言平吳之功

借規良言

久雨 東何兆文年丈　　鄧宗齡

詩力可以驅龍罗一紙寄某賢于十萬兵耶

致龍遠關。數日不休。須取新詩獻之。稍息一二。風伯雨師。悽然失色矣。云風伯土風雨師土雨謂風伯掃塵雨師灑道

雨霽 寄虞青霞　　張一中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洵為州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足下亦同此念否。米家船米芾置書畫于船揭日米家詩畫船。○揚子酒揚雄好酒時有好事者載酒過雄問奇字。○風波山谷題玄真子圖人間底事無風波一日風波十二時

雨霽後又兼泉美可謂無事矣

風雪 東王養恬　　王焞

滿天風雪。寒齋淒冷。思我懷人。擁爐煨芋。掃雪烹茶。何嘗蕊宮春屬耶。稍霽一訪東郭先生。芙蓉嶺畔。正使市上兒童。羨鶴氅先生。為散聖也。蕊宮唐詩蕊珠宮裏仙郎奏黃鶴彩鸞中君云。○東郭先生東方朔貧困饑寒履有上無下君行雪中足盡踐地。○芙蓉嶺李太白詩曾到芙蓉嶺雪花照芙蓉薛鶴氅王恭字孝伯美丰儀嘗披鶴氅行雪中孟昶見而嘆曰真神仙中人也

賴雪霽知己尋一樂事

賞雪 邀友人　　祝允明

風攪長空。光搖銀海。寒林盡把玉樹成矣。僕雅有灞橋興趣。洗爵待君。期與醉詠。庶豐馬蹄。

觀此景致堪令人知足

高臥袁門不出。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孟浩然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高臥袁門：袁安門外雪深丈餘，僵臥被中，洛陽尹踏雪造問之。

賞雪　公謝二水兼東鄉叢二　沈愷

夜來雪甚，家賜宴于歲寒軒。擁爐促膝，呼酒淋漓，溫然如春，若不知門外有寒事。推窗見檻外梅竹帶雪，灑然清絕。又若歲寒戀戀不忍離。笑相語曰：吾四人將無同乎。憺然歸，有懷不寐，漫成俚言。非直識一時相與之情，他日諸公在雲霄之上，憶在山中，惟無忘此夜，則此軒亦留作他日佳話也。

天文卷

雪　請來不叢　寧任衡

玉龍酣戰，鱗甲積飛，戶外堆三尺矣。君若向郢荊，余守坏起耶。急携陽春調，賜我同捲白波共醉。

寒陣三尺。程門立雪事。荊余詩末入荊王寒余白及酒也。寒時應首二句也。

雪　報郭次父　陳文燭

曉起門外雪深三尺，遙望三山瓊絲，僵海冰柱。玉龍不尤奇耶。足下果僵臥牛廬耶，抑行披鶴氅耶。特此奉詢，并約清言。幸早着屐。

行披鶴氅：王恭嘗披鶴氅行雪中，孟昶見嘆曰：真神仙中人。

雪　東徐賓園　張沛

昨對雪賦陽春，領下足最推之盛多矣。今當天霽，日光與雪色鬭，弄金玉，蘆映簾櫳，恍有瑤臺冰壺之狀。且待開白眼迎之，如笑以詩懷相對。當勃勃欲逞足下泉此共賞，更唱和百篇可乎。弟有香泉醪在爐頭湯湯矣。

百篇：詩，李白斗酒詩百篇。

雪景　陸時雍

去冬雨雪積十旬不解，今冬一雪亦復數日。偶乘興仗策至江口，沽爐頭濁醪，登樓長望，浩然獨酌。瓊林玉樹，輝映左右。山下人家，柴門半掩，青帘斜挑，飄舞風雪中。而遠水含空，上下一白。金焦二峯如冰盤浸兩拳石，蓑笠翁坐小艇，倚枯楊垂釣。時有片帆出沒烟霞，乍隱乍見，真奇觀也。安得半偈主人，携陽春調來高唱三山間乎。

金焦二峯：金山一名浮玉，焦山在金山東北。

讀之如對乘山入畫

既無月自讓以青雲推人

雪詩 東王太丈　　林 華

燕山雪片大如席。不俠自歸冶城。不見銀海者。且十易羔裘矣。夜半從枕上。忽聾巖谷折竹聲。晝起褰簾凝睇。見六花灑瑞。萬頃堆瓊。璀璨洞心。令人應接不暇。乃朗吟唐人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詩。輒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爆酒。連舉數白。捉管呵凍。綴成廿四韻。描之赫蹏。奉投煥閣。少引盧白。敢曰刻脂鏤冰。將以博琮璿之耳。

大如席李詩燕山雪花大如席 六出韓詩外傳艸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 盧白杜詩焉

盧大呼呼五白祖洗不肯成梟盧 刻脂鏤冰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畫脂鏤冰

雪時受惠 答盧廣平　　劉汝佳

索居塞野。抱膝長吟。方笑六花偏相妬。而五馬公爛焉授發。則袁安之卧可起。范丹之釜不塵矣。

抱膝長吟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 五馬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惟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三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四

周流　班固　漢人事
擔當　與王恒叔　屠隆　明人事
相驗　與友人　鍾繇　魏人事
論婚　與弟　虞翻　吳人事
觸類　答宗喬　張天錫　晉人事
伸雠　上蒙章王　孔稚圭　齊人事
離合　報子　閻姬　後周人事
離合　報母　宇文護　後周人事
靡麗　答友人　王廷陳　明人事
達觀　與陳仲淸　陳瓘　宋人事
達觀　與陳永年　陳若水　宋人事
達觀　寄蔣左史　魏了翁　宋人事
愼術　與王晉學　羅洪先　明人事
自遣　與陳約之　王愼中　明人事
任俠　與項明父　虞國儒　明人事
曠逸　柬劉覺我　王焞　明人事
閒暇　與向子諲　徐陵　陳人事
靜養　與聶雙江　羅洪先　明人事
靜養　答王惟賓　屠隆　明人事
靜養　柬項明父　馮曾楷　明人事
靜養　柬友人　莊起元　明人事
靜養　答朱太學　茅坤　明人事
素履　與項孝廉　湯賓尹　明人事
掃塵　柬友人　王守仁　明人事
出世　與汪子欽　祝世祿　明人事
出世　與沈純父　屠隆　明人事
出世　與龍君超　屠隆　明人事
出世　與明因　李贄　明人事
出世　答萬和父　馮夢禎　明人事
適情　答李見羅　李贄　明人事
盟誓　柬謝桂郎　鄭文儒　明人事
勸勉　訊尉中舊游　陸德龍　明人事
期望　柬胡惟可　王焞　明人事
激發　與方盟孙　盛錢　明人事

三戒 復友人 袁宏道 明人事
發敢 答紀和元 洪時皐 明人事
持戒 與李道丈 胡懐王 明人事
自守 與唐嗣宗 屠隆 明人事
參悟 袁宗道 明人事
理會 與曾太史 袁中道 明人事
器量 寄同社 洪時皐 明人事
破幻 答葉教諭 薛應旂 明人事
貧樂 柬王百谷 屠隆 明人事
去俗 與董玄宰 陳繼儒 明人事
假托 與蘇潛夫 袁宏道 明人事
周急 與高荼令 孔融 漢人事
資助 答學師 王焞 明人事
知止 復江山人 祝世祿 明人事
方外 答葛雲岳 陶望齡 明人事
樂事 與蔡爾通 蘇濬 明人事
樂事 與陳觀察誤先 王穉登 明人事
樂事 報友人 袁宏道 明人事

樂事 謝赴飲 袁宏道 明人事
樂事 與陳立甫 屠隆 明人事
應世 與李安觀帯 文天祥 宋人事
降志 與介石 倪瓚 元人事
聘贈 與黃兆聖 方傑 明人事
介行 辭邢邵處 袁韋脩 明人事
介行 答袁韋脩 邢邵 明人事
候問 與仲儀 歐陽修 宋人事
儒問 與張伯雨 吳軫 元人事
候問 吉德帖 倪瓚 元人事
候問 與孔顒之 許以忠 明人事
報復 柬楊于同 祝世祿 明人事
報復 答許君信 張沛 明人事
懸望 別李令公 郭子章 明人事
懸望 柬友人 屠隆 明人事
懸望 柬陳對廷 王焞 明人事
懸望 柬夏華岳 鄒大澤 明人事
懸望 與徐子輿 黃姬水 明人事

憶別　答尹義甫　柳顧言　明人　事
憶別　與留克全　胡纘宗　明人　事
憶別　與張不偏　虞邦譽　明人　事
憶別　寄張不偏　虞邦譽　明人　事
憶別　寄不染社友　張國綬　明人　事
憶別　與張不偏　王世懋　明人　事
憶別　與王養怡　張國綬　明人　事
憶別　與戴君聲　劉大受　明人　事
憶別　別吳君一　盛箴　明人　事

憶別　寄友人　胡文煥　明人　事
憶別　東朱年丈　徐可球　明人　事
憶別　與范貞宇　吳應秋　明人　事
憶別　報許性之　宗臣　明人　事
憶別　與彭旦暘　汪道昆　明人　事
憶別　與陳爾毅　張國綬　明人　事
憶別　酬傅宜弥　宋秉軸　明人　事
憶別　與馮元叔　劉景心　明人　事
憶別　東劉肩吾　許以忠　明人　事

東別　談暘十氏　許以忠　明人　事
東別　與馬聚生　黃鳳康　明人　事
東別　解纘帖　陳履吉　明人　事
餞行　李勉斯蜀兄任　吳應秋　明人　事
餞行　與吳陽坡　汪道昆　明人　事
餞行　與丘月林　黃甲　明人　事
洗塵　與彭見齡　張璧　明人　事
洗塵　請友人　林鳴鳳　明人　事
贖禮　與彥父　范汝梓　明人　事

贖禮　送劉孝廉　許以忠　明人　事
遊娛　遺崔祖思　劉善明　齊人　事
遊娛　答湘東王　謝幾卿　梁人　事
遊娛　寄虞青霞　張一中　明人　事
期約　東戴惟喬　趙志皋　明人　事
期約　東馬太常　邵寶　明人　事
邀友　東李巽川　黃甲　明人　事
邀友　答項孝廉　董應舉　明人　事
邀友　東詹貫吾　汪仲虞　明人　事

邀友 與項孝事 程夢熊 明人 事
期宴 東李醫巖 項桂芳 明人 事
期宴 邀洪伯子 鄭大儒 明人 事
期宴 與源卿好 林世吉 明人 事
期宴 邀許君信 劉肩吾 明人 事
期遊 與鳳坡兄 黃甲 明人 事
期遊 與王方伯 黃汝亨 明人 事
期遊 與胡太常 孫懋昭 明人 事
期遊 與馬祭酒 張一中 明人 事

期遊 與呂玉繩 屠隆 明人 事
招飲 招洪叔子 盧錢 明人 事
謝宴 東華學士 王世懋 明人 事
期赴 東解少尹 吳維嶽 明人 事
邀飲 邀祁心齋 林有潤 明人 事
謝宴 東李大將軍 王穉登 明人 事
謝宴 東唐侍御 祝世祿 明人 事
邀友 東劉振之 程敏政 明人 事
邀友 東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四 國朝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鵬參訂

周流　李固 漢

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乎。

揚升菴曰：按此非李太尉也，太尉益州人，年五十四。

（眉批：嚴夫子千慶也 此老人之所羨）

撐當 與王恒叔　屠隆

省中留足下在，一旦有緩急，賴足下硬脊梁，差足為此世界作一撐了。必出之而後為快，時事可知矣。

（眉批：撐當要事擔 持守當其任不小）

相驗 與友人　鍾繇 魏

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當以後事付鍾君。吾當時調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加也。

荀叔孫荀彧，或攸，字公達，曾操求謀策之士，或薦攸，操與語大悅曰

（眉批：朱建平相士也 阿騖荀攸女 唐舉許負二人古相士）

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尚何憂哉攸為尚書令卒操哭甚哀謂文若之進善荀公達之去惡吾沒世不忘

論婚 與弟　虞翻 吳

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靈芝無種甘泉自出

求婦可以看法萬世

觸類 答索靖　張天錫 晉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飆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飆音標暴風飆風之猛烈者

觸類之行是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妙

仲仇 上疏　孔稚圭 齊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朱謙之報父仇稚圭上書救之

一篇兩段意段二轉不盡轉不得情

又似妙手並

離合 與子　閻姬 後周

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者。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宇文護母也先以兵亂沒齊齊欲用和為母作此

情事哀惻如一篇淚情事讀之未有不泣下者

離合 報母　宇文護 後周

區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

天戴負愧。神明靡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論報。護為冢宰一弒其君覺而立毅公邑為武帝及護為世宗再弒世宗太師弄君專權武帝討殺之

靈見言而有人心何來豈之作爲稱也

摩麗 答友人　王廷陳

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為敬。棨栖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瑲移。義和既逝。蘭膏

精雅圓全為問

嗣嬋逸與狎悰于香薄雲軆靡驕施屣遺絓絶俠氣橫于四座餘歡庭于香奧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崇榭高臺也曲房宮闥廊廡幾廻鈎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是也仮倆聚飛僕廚之類絲肉管絃謳歌之屬義和遞日落也攀艷燕會以美姬行酒因燈滅客戲其姬姬援客纓以告主人主人命坐客盡絶纓方始舉燈

達觀　與陳仲淸　陳瓘　宋

與仲清闊異省已畢歲向仰引領未嘗一日不在懷也老矣倦於遊騁俯仰自悼能不慨然大觀者不趣外遊係形者不能捨相情隨事遷豈有終極人當自信所悟何在羿逵古人暮年每事輿關是非長短齊于一致仲清昔也氣盛或以慨激爲事吾所不取今亦老矣當盡舍故懷隨其所遇以將自樂觀流泳竹足以永日不言之化邦合無生又何在記于言述然後爲得也此懷萬萬非言可能在痛察而已若未以爲然當以見謝無外

達觀　答陳永年　陳若水　宋

領諭良極欣感幽室靜坐終歲無與語者同遊於娛樂之地有何人哉今覽盧遠殊覺所……虛室之集淸風也人情悲樂猶溜水之流……終畢人之所同然者有一大事不在世情……自古自今非長非短得此者未嘗得至此者……所至豈死生悲樂之所能遷躁靜視聽之所……係歟今觀老兄所諭因得之矣向之云云及……昔者之言已陳之迹今何在哉自是吾無言矣何由會見以旣此懷臨風引仰但有惓惓

達觀　寄鄭左史　魏了翁

經由錫麓室邇人遠回首十年崗艮貴領東蓋彥泛雲蔽未徘徊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起卿樞庭督府于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秪赫童孺耳錫錫山也麓皇山邑也樞庭宰相之庭督府軍攻之府

愼術　與王提學　羅洪先

技能之精斂嗜好之沉濩鑄陶針芒元氣盡敗江海之積漏于漏卮此更不可不眷也其向背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審而決而已

自遣　與陳約之　王愼中

畢令以還耳目就俗羸病交侵檢方服食發餌崇山餕飲清流令常餐積減當膳僅可進一盂耳時有所嘗或終日不思飲氣短力弱欲要收精吐納靜坐還形性復多諱不能久默懶散不受羈束俗聲聒耳便內熱意嗔舟楫耶詐欸乃之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詞賦置後揖讓難處俯仰難屈旅泊淒涼此爲可慰耳

記崇山峻嶺清流激湍耶耳邊頻委之言也 欸乃音鄰謠歌名鄭漢傳歌也難文王處伏羲 莊萊周 屈屈平

任俠　吳頊明父

弟瀕上儒耳惟有一副骯髒骨頭不能逐時俛仰然無能當君家伯仲好士任俠古人言到處逢人說項斯一斯耳尚逢人便說如君如君之仲之季那能盡說耶

骯髒趙壹傳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說項斯項斯以詩謁楊祭酒楊贈以詩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曠逸　東郡覺先

王煌

世事難開口渾如白頸鴉吾輩但遇飲飲輒醉醉輒酣歌東鄰西舍事一切不罣齒牙差免

時忘平生喜讀無名公傳至墻高于肩及其飲酒二段奇絕快絕知此老亦選晉人風流中藉此語座右以代一服清涼散兄其謂何　王星甫

史無星甫子餘論

閒暇　震漢　徐陵　陳

仰披華翰甚慰翹緒承歸來天月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辟復考槃在阿不爲獨宿

弄玉下穆公女也詩載弄之璋 梁鴻妻孟光家貧必舉案齊眉 素女黃帝時人素女俱耐吟即素女也軒皇黃帝也圖馬負圖考槃在阿詩賦碩人也

靜養　吳堯汀

在山在家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有擾須以靜除欲其靜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動始不動

靜養　谷王惟寅　屠隆

足下住淮清渡口煙銷月出水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書來恤憐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冥境不貴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壇

自寓清虛內境頗寬則幽居亦有麗矚足下以為然不

靜養 東項別父　馮曾樾

白雲司澄如秋水閉門靜坐無事擾懷但靜中又起一段思想難遣釋氏所謂魔也欲持定力降之未能先儒謂有心求靜即動良然良然

白雲司黃帝以雲紀官故稱刑部曰白雲司 釋家四魔有欲魔身魔死魔天魔

靜養 東友人　莊昶元

每念河上公之靜篤漆園叟之逍遙即欲拋卅擲放懷宇宙返還赤子初生離胞景象絕不曉人間世一切試觀數年之後名韁利鎖定不能制縛閒曠之夫矣

漆園逍遙莊子為漆園吏著南華經首以逍遙遊名其篇

全是莊子中得來

靜養 答朱太學　茅坤

承憐病體敎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特僕好著文辭閒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于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于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權獨而坐胸中景象亦可參照故釋氏愛蓮花以其出于污泥而不滓也足下以為如何

達磨三十二祖之一梁武帝時入中國又為初祖至弘忍為五祖慧能為六祖

不盡其意

素履 與項孝廉　湯賓尹

演象所旁草草低屋兩間而無車馬之喧僕偷閒筆硯其中清琴在几白雲滿榻率其素履獨行蕭然得疏食飲水樂也兄夙負道氣試策騎相過並坐松根蒲團論人論文論千古擊節蹈歎

素履易履卦素履往无咎

掃塵 東友人　王守仁

一儒塵宇昏了許多人吾輩最忌此塵宇不去社名可日掃塵已後心上塵眼前塵筆墨塵世路塵都要掃卻

如此可謂掃塵

出世 與汪子欽　祝世祿

素心空懸青髩頓改白日易下黃金難成古德有言生處要熟熟處要生昨黃卿謂弟生處彌生熟處彌熟弟子是有深思焉性宗至難徹疑掛一絲便隔千山萬水今信不忘疑如何可當大休歇漢子

可爲求放心箴

香口之言

爲出大英雄本色

出世 與沈啟文　屠隆

此身長在蒲團而倏忽神遊萬里雖未即到虛空粉碎撒手上背而把捉提拈欄欄在我業已真見道之要耶不出乎混沌希夷金木間隔實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摸鼻孔通身是汗矣

出世 與龍君超　屠隆

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場當以了事大英雄欄祇升沈顯晦安意聽之鉛槧文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霞耳何足以人吾瑯臺絳府哉

鉛槧[illegible]竹帛。功名漢鄧禹追光武于鄴日願明公威德加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

看破出世人 性成出世語

此學之人當作 不讓于師也

出世 與明因　李贄

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壓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況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釋迦佛釋宗初刧釋迦佛二刧實髻佛三刧然燈佛

心一法門

有回味

大丈夫出世 不可不知

出世 答[illegible]　[illegible]夢禎

不佞人歲後二毛益繁幾如一老翁獨心宗漸有入處大抵一个知字千聖相傳不二法門明眼人當下便能契入又不得走維摩默舊路足下政暇可細閱六祖壇經反復玩味自當有得但如橄欖入口止酸澀時勿得吐却亦勿得作不酸澀想光陰如雷轉眼百年大丈夫出世一番豈可被眼前空花瞞過足下吾老友故敢以此說進且知足下世味甚淡定當不按劍吾言也

不二法門[illegible]鴻漸問無住禪師無憶無念無妄三句法門是一是三師日無憶爲戒無念爲定無妄爲慧非一非三鄒陽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莫不按劍相眄無因至前也

看盡行水之樂也別小視之

適情 答李見羅　李贄

閉戶郤掃恬然獨坐或時飽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三少年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有却根本允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閉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蹤跡如此豈誠避人者哉如何如何

散步涼天唐詩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箕踞升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脫俗慕習淨風此無棄責大咍

盟誓 東湖佳戲 鄭大儒

發友不講眼前話。專說臟臟套語。是俗子本態。往來顏貌責望賓主。是無華骨風氣。凡我同盟。須了却此㨾也。華胥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恍怡然自得其後天下遂大治悉如華胥氏之國出列子

此古學者為己工夫

勸勉 評社中舊游 陸德龍

別來易伏臘者五。良宵勝聚。功課益復何似。吾輩取精造物。政不在遠。眼前足下。便自有十洲三島。在患人不能取耳。造物曷嘗有定主哉。能取者即其主。願諸君子勿以主柄授人。伏臘歲臘之祭故田家有歲時伏臘之祭十洲三島爲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八方四海之中有十洲三島主柄授人楠上書云太阿倒持授楚其柄太阿寶劍名漢有是語不可倒持授人也

期望 東朗樵可 王婷一

太史公云如風馬牛不相及

首冬一晤。歲云徂矣。弟以風馬牛之役。所食城南。簡若蕭然。有髮頭陀。妻孥子鶴。與我周旋耳矣。回首故人。邈若河漢。西峯書屋。想已落成。水遶東城。山橫北郭。一佳主人。攤卷其中。何減百城。偶占一律奉寄。性癖耽佳。嚴桂阿誅茅築室。而金哉揮毫北郭。朝霞峯柱笏西山。爽氣多。但有雙柑供雅事。且呼斗酒助清歌。春來會見桃花水。雷雨催龍出素窩。末二語願爲仁兄壬戌之讖。伏凡呵凍。不悉顧言。蘭若寺也杜詩更宿招提境蘭若秋風境妻梅子鶴林逋隱西湖上三十年妻梅子鶴足跡未嘗入城市吉諡積書盈架手自削嘆曰雖擁百城府中也杜夢西山王子猷手自削神參軍以于敦比相約當相從理子猷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雙柑斗酒戴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往聽黃鸝聲三月水渭之桃花水

二句出期望朝君主意

激發 與方塗如 盧籤

守財虜銅臭兒可付一笑

男兒處世界。不能使天下哭。亦當使天下笑。若空抱幾文臭銅。作轉丸態。不呆不聾。呼牛呼馬。與此世界何增損乎。凡念之。毋甘落俗套也。如何如何。轉丸莊子蜣蜋之智在于轉丸而笑之者以蘇合爲貴呼牛呼馬莊子呼我以牛應之以牛呼我以馬應之以馬

三戒 復友人 袁宏道

宣尼三戒莊子養生一解

弟讀書半世。幾喪性命。昨晤得一段。甚有益。又差了幾句子。曰君子有三戒。果然睡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想。動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怒。及

其久也血氣將衰戒之在勞持此戒十日半月龍可拿虎可從矣不然今日當歸芍藥明日甘草黃連何益哉

愛敵 答紀和□　洪時阜

三愛可見

弟生平有二愛兩不敢愛讀古今書史以壯學識愛覽世間山水以豁襟懷愛與朋友圖碁以作小戰場見野人有小得當不敢作尋常觀圖于秋之大事業不敢結目前句儿今責弟放于禮法之外得毋從世態中認洪生乎

持戒 與李道丈　胡懷玉

明心見性之旨

苦行外道即野狐禪也

道者未嘗不持戒而以持戒爲道則非矣戒乃衆之宗滅慈之本定慧之源也然心者乃戒之綱也心若未明我相俄與觸處招愆動成繫縛終身持戒只成苦行外道吾輩今日之會非勢利也蓋爲生死而來當念光陰迅速已事未明毋高談以自持毋傳會以徇情陳露已過請益先知決擇身口陶鎔氣質庶不爲伽藍鬼見笑否則鐵蛇入竹筒而毓亦無救戒何益也請覘參之

自守 與唐嗣宗　屠隆

世人多皮相屠生狂謂是白香山李供奉行家本色耶而議之見其翛然簪華不檢繩尺便大失所望以爲不足與香山供奉執虎子吾恒守吾敢不學步邯鄲也足下念之

皮相見人季子路有遺金呼子之取彼金蕭者瞋目曰何子皮相之高視之下也吾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問其姓氏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也白香山白居易字樂天李供奉李白字太白學步邯鄲莊子曾有學步邯鄲者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參悟 答友人　袁宗道

公骨剛志強有將何此事之器官閒事簡有究竟此事之路眞參眞悟是在茲日不使畏怖生死縈心參學今又十年老弟至矣自救不暇何能益公大都此事不從自己聰明得況從他人言語得乎不佞雖欲益公萬萬不能已請自參之

理會 與曾太史　袁中道

生死事甚不容易眼見識禪諸公大眼一來手

忙腳亂如落湯螃蟹，全不得力。皆由生平學問俱是口頭三昧，世情實未放下，真根實未斷足故也。弟此行自出頭路矣。田宅給付妻兒，新置一婢，了遣之出嫁，入深山中，單單理會此事。其期以此月之初十成行。念吾兄甚，又不知聘期在何日也。（口頭三昧，即所謂游戲三昧也。）

此世俗通病

器量　洪時皐

稍讀得一句，識得一字，胸膛便容不下，眼界便輕視人，終是一小家子，何曾見大門第也。願借兄不可類此。

莊子養生篇 養生主

破幻（答秦某論）　薛應旂

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莫感莫懽。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于盡耳。所可恃者，惟此心真不愧于本初，借以溷中洒然無所罣礙處，可或為他日受用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夢幻泡影，如莊周夢蝶之夢，幻化之幻，水泡之泡，形影之影，喻無常變也。）

貧樂（東王百家）　屠隆

歲暮食貧，端居寡營，齋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暮，細校賓典，時不廢燈前笑語。此中一點靈明，斷非猶猜者所能磨滅，先生當信之，無以虞卿窮愁，皮相故人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曰……皮相，酈生曰：欲與天下之人畢成天下之大功，而以口皮相，恐失天下之士。）

去俗（與董玄宰）　陳繼儒

黃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世俗通病

假托（與蘇潛夫）　袁宏道

住伽浪甚好，與諸兄諸頭有着落。不富貴場中易汨沒入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取來是生死。未到眼前，信下大話，似有滋味，終日洒洒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有饕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為我淨掃酒注下。饕兒聞此，飛揚精神通體。頃之，主人復呼婢曰：注子洗掃，可急為某家送去。饕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誤認以為有宴喜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謔，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漢。

也。

周急 與高濟伶　孔融

志士鄙之。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其三斛後之復言。

資助 答學師　王惇

大浸稽天。桑田變海。八口嗷嗷。啼饑爲祟。傷哉貧也。而荷宣公之惠。足充數日糗。而復分俸以益之。老師其以鐸爲航者乎。念轍鮒何以堪此。

知止 復江山人　祝世祿

生人大限不滿百。甲子一周。當作餘年。不當更問兒女米鹽瑣碎。點破閒情。門下年來寄迹區中。游意物外。雖老豈必天錫。所以自貽寔多。可謂處老有道。得天有策者矣。

方外 答鄧雲岳　陶望齡

明春將奉杖屨。與山雲溪月。無拒于方之外。如何。

樂事 與紫溪　蘇濬

春日聚首。酒後耳熱。既語不休。謂十年來無此樂事。下何馬首西矣。入粵西。香一炷。花數種。聊以桑寄生從事。數升付世界于恒沙等塵。情于濡沫。逍遙者浮江而下。有陽侯之阨。幸得生還。誦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未嘗不三歎也。世上風波。大都若此矣。

（桑寄生從事。取其不醉。酒名爲桑落酒。恒沙。數目之多。極于恒河沙。陽侯。江海之神。主風波者。）

樂事 與陳觀察　王穉登

觀察公頃何似學圃。五升之間。秋樹如沐。翠色滿衣裾矣。二部清商。樂已教成。吹明月上花枝。顧不令兕于晝一石哉。樂甚樂甚。寒齋梧桐經雨濯濯。僕挾一編箕踞樹下。倦則擲去聽秋聲。并雜如老妓歌桃葉。半鳴半咽。則大愉悅。以不減江州司馬琵琶。茲上聲公聋之。當大噱。

樂事　報友人　　袁宏道

病中無事，客亦不來。飯後散步城頭，俯仰景色，應接不暇。輕雲遠去，數鳥徐來，人聲四聚，笑語分明。一日剛山，條枝可數，步倦歸來，又月色溶溶矣。胸次悠然，乃從而歌之。歌曰：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欄看明月，盈盈上石波。南鄰好友聞余之歌，乃步月就予，促膝傾談，夜分而去。此亦因病得閒之樂也。

應接不暇王子敬入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　傾談夜分賈誼爲江都相漢文帝召歸宣室問鬼神之事傾談至夜分不覺席之前也

樂事　謝趙飲　　袁宏道

盛宴不足謝，獨攜手徘徊，滿口肝腸，大快也。別後歸家，大巾幘，兩手抓頭，熱湯一盆解癢，苦茗數杯解渴，故作酒態，令妻兒女子槌腰擦背，貪生至此，自謂又不減擁書萬卷矣。問仁兄昨來，亦有此樂否？

擁書萬卷李謐家積書數萬日加評隲手自刪削每嘆曰擁書萬卷向假南面百城

樂事　與陳立甫　　屠隆

將迎酬應，形神俱罷，一毛一髮，悉非我有，長恐一日不戒于風露，枯桔葦折，爲有道所嗤傷，皆而撒手，遂迯空谷。蓬戶掩兮井徑荒，青苔滿兮履綦絶。園種邵平之瓜，門栽陶潛之柳。曉起急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抱甕灌花，蚤絲蛛網，時不巾不履，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五色異鳥來鳴樹間，小倦，竹床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廚中無米，笑而荅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共怡然。二六時中，胸懷不挂一物，從此修煉，推分任眞，庶幾一朝得見自性，即闢提究業，泡影空花，去我人矣。

枯葦折荀子南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邵平瓜邵平封東陵侯秦米達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世稱邵平瓜陶潛柳陶潛栽五柳于門自號五柳先生

應世　與李賁推芾　　文天祥　宋

辱知愛門牆，非一日之故。風流雲散，每一念此。

神奕飛馳明公當世人物卷輸山林四方願直望其一出方時多艱夔緯忘食然見王茂弘汔固以為江左有管夷吾某有計日以候鋒車耳區區差趨實在中台之里如聾杜門謝客雅意絕塵然猿鶴必不我拒相望在近凝泝神馳江左

管夷吾晉周顗奔琅琊王睿桓彝亦至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若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鋒車如先鋒之車猿鶴北山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降志 與介石　　倪瓚 元

瓚奉別後從蘭陵東郭門外人家少憩三日待荊溪發行李來即歸田舍到家稍稍休歇而州縣科差迫促騷然因歎那能復以憒憒從彼之擾擾乎便命扁舟入吳寓村落中調氣靜坐得以少紓其中磊磊者一日從一二林下人登靈巖山覽觀天池石壁之勝尋姑胥臺古跡若司馬子長蘇長公悲世憤俗有不勝其哀後百世而不及見古人則求古跡觀以自解惜不肖非其人回望太湖之西諸山依約粘點數螺若芥舟泛泛杯水中者當是銅官離墨因並吾寄止公政着白雲滅沒處杜門著書降屈其心志不能以道表見于當世真為之泣下沾襟也

憒憒莊子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榛榛亦莊子杯杯榛榛芥舟泛泛杯水中莊子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

賻贈 與袁兆聖　　方傑

大駕為何京兆不遠千里而來克襄大事其制行之高天下一人而已當自古人中求之若今則無爾也彼之父子子孫豈止今日生時感刻盛德耶後當與世不朽矣榮歸白下無以為情謹榮孔圖肴饌將敬薄儀不成禮也原亮原亮

介行 與許邪 邪覲　　袁聿修

今日仰邀芳躅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

瓜田李下俗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介行 答袁聿修　　邢邵

老夫聞音息不及此敬承此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候問 與仲儀　　歐陽修 宋

新歲塲希不知道體何似湖園清曠春物向榮
然尚在退晉必未欲會聚其如閒適之趣幽靜
尤佳舞苦紛勞但深傾羨也老年相知無幾尺
書相問畧少無嫌餘暇何惜數字少慰病翁然
以自久無書不敢奉恠也向來陶淵明歸去來辭木欣欣以向榮泉
涓涓而始流退音見崩四海退縮入音退艳入音金石絲竹一類也

候問吳張伯雨　吳軫元

憶三峯雪霽斗柄插卯倉皇分袂于洞泉石磴
間爾後萍寄錢塘春又仲矣仰惟宴坐南巖尚
友于古采芝服术種竹栽桃山靈相其出入洞
簶進其班資去冬薄眷羽車暫出京口意或可
陪看臾眞人一還武陵乃竟高蹈入林徒令悵
惘茲鶴使良便冐致空函倘有風郵以俟嘉信
吳軫字楚鼎三峯處州麗水縣岑峯翠峯雲峯
洞華仙家三山符籙上清籙出茅山靈寶籙出
閣皂山正一籙出龍虎山

候問吉德帖　倪瓚元

吉德所臨風俗為厚望進此道寵辱俱忘履候
多福僕纍所積而我室人亦成長往哀摧哽塞
矣不可言日月不居奄踰兩月依依故物觸若
悲心柰何柰何以世緣言之悲嘆何能有已若
以法眼觀之則我此身識亦無有此宗少文所
以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耳襄事粗畢大山長林
之思此心已萃于鹿豕間矣宗少文即宗炳也法眼禪宗有五眼
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萃于鹿豕即與舜與鹿豕游是也

候問與孔顯之　許以忠

候履慶申報音聚寥果孔文舉座上客常滿何
曾問布衣耶南鴻茲入北雲弟亦不問足下寒
溫惟問太夫人持杖攀仙郎力健勝韓家母乎
陳嫂胡姬烏雲髩為寧馨兒擾亂乎挾閨玉女
桂枝而咏小山乎時弟病手捉筆如杵語難多
及持杖攀仙郎韓伯俞至孝母嘗撃之痛哭受之一日母笞之不痛泣日母老矣力不能
使兒痛寧馨兒王衍幸姿異人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

報復東楊于同　祝世祿

曩承手尺佺偬裁復今亦不知作何語不佞蓋
故人乎足下不知足下亦故人乎我其不我故
人乎往者憶在都門傾蓋交懽停杯淵論斯誼

全篇用北山移文語氣爽以銷不佞耶抑以詞外意謔之耶

[illegible]人問之曰往聽黃鸝聲也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憶別　許張不佞　虞邦譽

經年不得仁兄把臂。夢境顛倒。想逸情拳酒。孤霞高騫。恐山人去兮。猿鶴愁耶。抑銷金帳底。滋味濃耶。每聳馬首欲南。白門松竹。豈有主人。奈何屑岫幌掩雲關。挹還颼摵鳴湍。猶是清影齋中。張不佞耳。佳稿弟刻數種。詞壇中知有不佞先生。當不止一世雄也。都侯聽時請教。銷金帳底陶學士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知此味否姬曰彼但銷金帳底低唱淺斟飲羊羔酒耳

[illegible]　對偶自然

憶別　寄不佞社丈　張國綬

僕九日抵金陵。郎隨仲父登雨花臺。坐間黃花綠酒。望中白雲紅葉。恨不能與足下共之。未識東籬載酒。亦念遠遊人否。那致一時景況頓成千里魚書。東籬陶淵明九日獨坐東籬下摘菊盈把正吟哦間忽見白衣人賚酒至乃王弘也欣然共醉而去魚書樂府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憶別　與張不佞　王世茂

別乎隴關問都夸每思援櫚飛觴。坐沉紅燭。雖在夢中。猶聽君家雪兒唱白苧也。向言新秋過

好筆力好[illegible]　其情淡寫之妙　[illegible]

附恐襪子不耐風日。尚作北窓主人。何時問渡江皋。僕已教陽侯退舍。待張先生破浪而來矣。此時移伴卮來。即我苦酔飲我清泉。不可不使富貴人一嘗此味。唱白苧桓溫嘗登山奏白苧詞[illegible]子程曉伏日行云今世[illegible]襪子解熱到人家扇中疼流汗正滂沱[illegible]以布為禮戴之以遣日非憲[illegible]人蹈潛夏日坐北窓下清風徐來自謂羲皇上人

憶別　與王養恬　張國綬

憶分袂時。陰雲黯淡。垂柳依稀。固自悽慘。即今紅杏絳桃。何異張生眼中血也。引領南陌。但見

[illegible]　[illegible]

芳草萋萋。未識王孫何日歸耶。芳草王孫文選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又王維詩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

憶別　與戴君舉　劉大受

把袂河梁。刺刺正難分去。風引孤帆。蘭橈迅舉。蒹葭簫鼓中。便成千里。涕泗涓涓。與江流爭漲。桃花潭水。弗言深矣。桃花潭水李白詩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客把袂河梁李陵贈蘇詩攜手上河梁遊子竟何之

憶別　別吳君　盧籛

千里風塵。千年意氣。天生俠骨。自足千秋。行將

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何仍有淚之渠也

別矣謾勞躊躇把酒各天風雲在念而不見擔

首躊躇

憶別 寄友人 胡文煥

鼓棹渡江清光漸遠夜來江水添一篙皆不使相思淚也回首石城泓然雲樹恨不能假一翮到君前耳 鼓棹屈平漁父詞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石城應天石頭城石城虎踞

直爽也

憶別 東家弟于丈 徐可求

與足下別來便坐荊棘叢中曾不得開著一飯帖枕一眠不使昔固鬚眉何能奉曲士此狀也

三 人事書

溪本允負書河盈恨歷三

足下繡眼高居視若輩不啻井泥中矣 子奉曲吾有莊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 井泥易井泥不食

憶別 與兄貞宇 吳應秋

別足下于文江弟登舟君就馬矣然弟以滿船別恨載過江南不知馬上行人亦有一響離愁態而擾首嘆西風也佳溪之約弗避風雨君須作魏文侯弟亦且效尾生矣 滿船別恨二句張文潛詩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醺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魏文侯與羣臣飲酒而天雨命駕將適野謂左右曰吾與虞人期獵今日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尾生與女子約下橋水至高不忍去竟抱橋柱而死

久隔吉遺實侑長擬

憶別 報許性之 宋臣

零霜握別倏已殘春歲序既流離心超忽憶昕滄洲聚首風雨停卮謔語雄談千古一快紅塵忽接青山頓遠言念昔遊泓然與歎春波正渙芙蕖漸觳足下向所假賦可得遽耆乎延結延結 觳忽也起忽貌總也 芙蕖荷花初出之名也

憶別 與彭旦陽 汪道昆

慨自都城一別數載于茲緬想故人宛其如昨雲翰飛墮若把手晤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聳高論也吾丈天才逸發利器一施蹇諤方宜即遭屏廢凡在交遊皆為駭諤吾丈乃曠達襟懷吞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蒂胸中壯哉壯哉天氣溽暑頗加珍攝不具 水晶宮仙境也吞吐雲夢又雲夢見禹貢雲土夢作乂二註雲夢澤名

憶別 與陳爾錫 張國綬

分袂以來俄驚歲餘春光明媚鳥語花香不得知己晤對為悵大都離愁別恨難罄筆底惟願

杜宇聲長在君耳。小詩林意動是經年別渾如瞬息間。桃花仍爛熳。流水自潺湲。馳想書常杳。僕奇人未還。登樓遙悵望。愁悵滿南山。潺湲流泉聲潺

漢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往往載酒過雄問奇字

憶別　翁傳宜卿

雙鳧慶別。桂菊兩新。流耆休風。魯恭再續門下冰蘗素聲。河清雅望。雖目前斗大州乎。將指日二千石也。不忝循吏。何慙忠王。豈若弟白錦鳳之奏絕。阿家如故。螢牡丹之無增。范叔依然北風寒吼。江川不異。衣帶遠闊。情達東流。

雙鳧王喬爲葉令每朔望來朝帝怪其連命伺之至朔惟見雙見乘來網之期所賜嬰赤鳥也魯恭爲中年令郗邑昔醴獨不入恭界不柴桑聲宋王賢文正公旦之經日此前人清風雅尚所至有木葉覺氷取清寒棗黃木株清若河清人青義何渼河之清白鳳夢繞揚雄學口吐白鳳阿家晉黨都呂宗力學後遊之賦家背日吾弟大非吳下阿裳芘叔依然芫雖奧須賈有障樂入秦秦相之猶張繇及買使毒欲見丞相雕敞衣微行至賈所猶爲丞相門丁賈見之日茫叔一寒至此哉蹋之縣袍下人滿門此我相張君也于是買驚思謝羿請延雖日季宥赦人之意耶

憶別　與焉元叔　劉景心

別門下三度飛螢矣。青鳥自海上來。詢及起居。催。云喬梓歎荊樂。鈐濡南山化雨。棣棠競艷。韡萼上苑春風。只此二語。足當泥水捷音。僕不覺展之折齒。令偉仰將軍建顯昌之旗。括天山之羽。遠征不旋。豈不翩翩然飛將哉。惟黃雨洗天兵。煙埋虜壘。而執訊獲醜。從鴨綠江上唱凱歌。此千載一時也。望之望之。杪秋過訪。尚醉我芙蓉樹下。

青鳥李詩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御繫箱書爲我忽飛去展之折齒晉謝安聞謝玄破符堅事驛昌之旗劉琦與瓦木叢房壁見書日此雖昌旗幟也飛將軍單雄信爲唐飛將軍雨流天兵周武王伐紂事也

憶別　東劇肩吾　許以忠

驪駒在道。游衍在家。携手陽關。兩離判去。天涯人。天涯。詩。天涯。情哉。吳楚相距。雖越千里。古稱衡山多雁。湘水多魚。可傳寸帛。與尺書也。陽春白雪。自是楚人。雖調足下時以寄我。予弟亦向吳江覓楓落句以報足下矣。

陽關王維詩西出陽關無故人寸帛徽武蜀于匈奴求之匈奴詭言武死使者言天子得武鳥足書事乎乃歸武武鬚髮盡白

東別　後樓下民　許以忠

春去上林。鳥殘花瘦。遊心日漸倦矣。且天際白

雲動吾歸興不得陪諸公杖屨耳爲我酹山靈
姸笑許生俗也天際白雲孤仁傑望并州樣見天際白雲孤飛語曰吾親在此

東別 與馬蒙生　黃居康

別君侯歸倦而假寐從夢寬栩栩中髣髴聆九何君渭瀑布珠簾傳君侯琉璜宮以授之藥珠仙子藏爲五城十二樓也栩栩莊子夢爲蝴蝶栩栩然蝶也蘧蘧然周也五城十二樓今仍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仙人撫我項結髮授長生藥珠仙子神仙

東朔 與穫帖　陳履吉

僕明日解纜矣汀月孤舟增我離恩前路山川奇勝當盡寫以贈君諸君邗羊酬暢時輒嗔心賜山人僕雖千里且神來也使者言旋北望彌愴

餞行 李龍征蜀見任　吳應秋

足下成都之往計文旌到日芙蓉花正開恍然在錦城中行也祖餞一樽聊壯行色爪問足下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乎抑亦待峨山上子規啼也候之望之成都府屬四川峨山在嘉州郎灌山之南背直上六十里可望

成都其山出子規部杜宇唐詩子規啼徹四更時

餞行 與吳鵬會　汪道昆

西郊祖席殊不識蕭然銷魂殆非虛語南風破浪儼若登仙明谿將泝上流檣烏望望去矣紹介部士敬問檢、惟時時加餐幸甚二疏昔歸上命公卿等設祖道送之南風破浪即乘長風破浪登仙李膺郭泰同舟而歸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餞行 與丘月林　黃甲

白居易留別佛光和尚云勞師送我下山行此別何人識此情我已七旬師九十當知後會在他生每誦之悵然吾兄予弟更復歲別忍回㒵漫去今夕村酒一壺園蔬一盂期與兄譚昔人有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兄亦解此否石尤風天中記昔尤氏女嫁石氏爲婦夫好遊蕩于外尤力阻之不能止去後尤思念不已遂成疾臨終時歎曰我死必爲遂風以阻世之行商者婦以夫爲姓故曰石尤風即逆風也

洗塵 與彭見麟　張璧

日聆行旌不回則憂聳將回有喜須知抵潭府

則真其經年天涯。一旦骨肉覆相保聚。便是濟福。即遊道稍不遂乎。此自關命運。毋罪人情也。潇擬走候。計潛暑遠回。姑不敢以潤清樽。令叔宦況何似。急順屬耳。（行旌文選金崖引行旌。薄暑禮記玉潤暑溽濕然也。）

洗塵 請友人 林鳴鳳

文旆回自黃州赤壁之下。風月必無恙。而烟波萬頃。儼然蘇公作賦時。足下徘徊覽眼。錦囊中。寧不有佳句乎。村醸一卮。聊為助興。足下亦必分楚江月。將鄙人渴塵洗之。（錦囊中唐李賀一奚出遊令奚奴負囊一錦囊所得佳句藏之囊中。此言其必有吟咏詩句也。）

贈禮 與彥父 范汝梓

酒數瓶。兼致舟中浮白。遙望長安。在春雲樹間。非小范子顏色乎。（小范子范雍知延州范仲淹代之。人相承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范雍也。）

贈禮 送劉孝廉 許以忠

昔司馬太史足跡半天下。故學日以闊。明公今日壯遊。欲步太史香塵乎。歸來時眼底江山。囊頭風月。當與俗輩平分也。贈儀不腆。敢獻從者。

（司馬于長南遊瀟湘北涉汶泗。天下山川已歷其半。故學問而益閎大。香塵芳躅也。囊頭行李。）

遊娛 遣友往訪息 劉善明 齊

昔時之遊。於今遠矣。或携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于林杪。追素月于閨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北服北方也。南司南舊也。）

遊娛 答湘東王 謝裁卿 梁

自奉違南浦。眷遂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泛桂枰乎清池。席落英于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修夜為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秋。（落英楚騷餐秋之落英。羽觴李太白夜宴序飛羽觴而醉月。濤波之辯春藻之辭漢文驍辯如波濤藻如春華。懸河庾河水倒懸也。）

遊娛 寄庾肩吾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尚為烟水

近遊雲間返棹，暑灼人，一切謝客，知己如仁丈不一一。華裳湖寓不笑人乎。弟不敢以穠纖溷閣者，薄庀瀾藻，聊展明信，亦不煩光祿廚中酒。主人青衣如玉，通攜來與月下竹枝一曲。弟出蘇州若下，共呼清之，散棰西矣。

可羞于王公竹枝曲有竹枝詞[illegible]見展原詞 編熱到人家明[illegible]左傳荀有明信澗溪毛[illegible]

期宴 東李[illegible] 項佳芳

昨歪松楸，闢了此一塊土事，迨歸而遠峯隱半規矣。朝來持濁醪過舲舲，借俊人片時風月與足下。醉殘頭明月，聽玉樹歌殘，未肯歸顧不色喜乎。毋使弟徒有天際雲中想也。

松楸墳墓也 半規日銜山猶日之半也 玉樹即玉樹後庭花也 陽帝集府曲舊天際謝仁祖自有天際真人想

期宴 邀洪伯子 鄭大儒

陡明清風可供我笑歌，今宵不對大兄風月，亦成虛設。有遺我無腸公子細麟處士者，弟仍斗酒期大兄作風月主人，庶幾秋興不索莫也。

無腸公子抱朴子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 簡齋詩[illegible]是身不知公子貴 腸細鱗處[illegible]

期宴 與[illegible] 林世吉

索居山館，近若春臨，每聳喘鳥以驚心，或對花枝而泣淚，悠悠寐寐，欲寫譚談，敬掃白雲，少藉玄論以破愁城。足下固素知吾者，能為我攜琴一過乎。

白雲塵札 愁城庾信愁賦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腸終不開

期宴 邀許君信 劉肩吾

弟東山之下，日有懷矣。矧茲嫋景，適遘良辰，衣翦秋荷，飯羅汀芷，載酒囊琴，攜箏躡展，天開丘壑，四壁籠慈，當不亞駟六驚于五城十二樓閣也。

謝安石嘗著屐遊東山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知登乎地又阮孚性好屐有蘭孚者見其自蠟屐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屐神色閑暢與阮[illegible]等號為八達士于世云

期遊 與鳳鼓 黃甲

花吐芳園，酒潑遙夕，雖雨風時會，未展汗漫之遊，而奇情心語，扶擇遷延，較之麗日高懸，群英索照，足用攀躋情緒眺覽，故不以此易彼也。故人宜重，乃造物者亦復假此，儻今且口濡心惟，賴公相攜，當不賊西園清夜，即百世下可想見已。

西園清夜曹植嘗于月夜同徐偉長孔文舉陳孔璋王仲宣阮元瑜應德璉劉公幹七才

儀與人呂近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朗風閣荒之風臺水榭池之水俱仙界

招飲　招洪叔子　盧襍

平明宿酒醒遲新涼着人時聽窗外芭蕉作疎
疎聲起視銀床大半沒梧葉足下可來共作悲
秋客也　悲哉秋宋玉作悲秋賦首云悲哉秋之爲氣也　銀床井

謝宴　東華學士　王世懋

後進小夫獲見顏色爲幸何圖屈體下接優洽
過分始至之夕賓禮大備既而張宴華林之館
携榼臨春之閣穿曲房下清榻三雅既陳庶鮮
遙藏初筵始徹九華代照金支懸不夜之輝玉
樹發長春之豔觴雕無算朱顏再酡固已目眩
神愉飽德飲醉者矣　華林館名臨春閣名下清榻陳蕃設一榻徐穉來則下去則懸之九華燈名金支燭名玉樹樂府名長春香名　飲醉程普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期赴　東解少尹　吳維嶽

山城荒寂訖事下車惟几前山色枕上溪聲可
供左右而已某入秋病嗽兩月未平不爲叔夜
之傲而寔有相如之渴出村數里視爲長途驅

候未能踞哀孔林賜瑗消息計在冬仲千時草
堂梅放千山積雪當專邀玉趾一顧起揭表被
共熱陶罇假高人還追以重敲爐不知執事能
相俞否家泊果餌炙獻茶枕之助因布區區
稽康守杜假寡與人交相如之渴司馬相如消渴病瑗遺讀召還則賜瑗表表安信大有雪僧所不赴一人陶罇學士敦取雪煮茶

邀飲　邀蒲心齋　林有潤

一雨洗天驕陽退舍矣適往池亭上挹荷風竹
露望金山爽氣飄飄然骨之秋仙幸庄人以危
酒助與浼价請足下追歡河朔飲也牙籤輒處
拱聽屐聲　漢劉松袁紹于河朔避暑晝夜酣飲故河朔有避暑飲　屐聲漢鄭崇每進見常曳革屐上殿帝曰我識鄭尚書屐聲

謝宴　東李大將軍　王穉登

濟倒玉牛幸得爲大將軍揖客賞名花對鴻彥
清謳在左侶桂在右醴蘭肴桂香生五內斜月
界漢銳篝亂飛豈非淳于一石之時乎輒呈一
篇奉謝　濟倒杜牧之示姪云我若自濟倒看汝爭翱翔大將軍衛青尊寵大將軍衛青公卿以下告來之惟汲黯與之抗禮或說其當揖曰大將軍有揖客不重耶促往東披詩云拜

說到此處休一大白

琵琶弦從悲漢書云侯朴沙科聲渾于一石香宣王召淳于髡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一石亦醉法在前御史在後不過一斗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臣心最歡能飲一石

謝宴 東庵侍御 祝世祿

獲有天幸把龍光于河之湄晴昔之夜舉一尊以相向極談前後世種種因果既令人醉又令人醒行大徐方遠承高誼若于胸臆不盡謝言

河之湄河之濱也龍光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前後因果滿公禪師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

小文公嗣響紫陽書院

邀友 東劉讞之 程敏政

聞欲至山鄉花紫陽之秀對練溪之清尋盟樵漁以發豪思但敝鄉所產不過斑筍紫菱石雞沙鱉之流不能與吳品角萬一恐無以供大嚼爲媿耳唫履果來當挐小艇下桐江泊釣臺以侯

對音界的也練溪新安水號練帶水石雞水鳥鱉鼈太嚼東坡詩若對此君仍大嚼桐江桐廬江也釣臺今在十里灘嚴子陵中流

邀友 東友人 王穉登

僕頃築室山中恐皆草創牀几楊花如白雲雞

[illegible]

屋世界都成縞素鳴泉瀧瀧作高漸離擊筑聲此僕不敢自享欲與故人共之無以黃山白嶽爲漢大而么麼此丘乎北邙勸駕伏與惠然

高漸離擊筑荊軻往刺秦王過易水與歌漸離擊筑時白虹貫日黃山白嶽歙郡名山漢大夜郎王誇其國欲與漢爭大勸駕漢高帝詔賢十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其尊顯之御史中丞執法郡守身勸而爲之駕

約赴 東汪養華 甯仕衛

風狂雨横花底離愁伏齋頭儼若雪山打坐誰尋芳信午節種縱扶一細腰赴禪古潭直飲

昔蕪奉書

虛祠下公不患作東道主擊溪之鮮足矣龔公裹青粘往溪邊郵棲昔日杏樹柰否願爲負笈須以字期

花底離愁晏同叔詞花底離愁三月雨雪山打坐釋迦佛在雪山打坐十年餘細腰漢史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青蕪奉書醫活一人人盡杏一株醉之虎林

孔明居隆中先主三顧之始見

約赴 東友人 陳椎散

僕頃徙居吳峯然吳峯境界殊不當武陵桃源而僕之居聊可謂隆中廬足下若左顧即當烹石者煮竹胎鎊花香酣酹村醪醉後且攜手上高阜聽青松家鶴翠竹鳴鶯武可以擬鈞天乎

而嶺上白雲更飄飄貯之衣裾罔矣汎掃苔階來則擁篲武陵桃源避秦人事前具隆中處諸葛孔明昇隆中草廬約天上帝奏樂約赴東友人張傍

頃歲沍寒極矣不謂猶及見命日春光也足下能微服一過張生乎張生尚能作方外之談際吹暖律也鵠企吹暖律鄒衍吹律暖氣皆至草木盡生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四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五

嘯　答桓彥郡　袁崧　晉人事
嘯　與袁宣城　桓玄　晉人事
敘述　與錢伯常　徐重文　明人事
相知　柬李懇生　王焞　明人事
期望　寄吳安節　錢文荐　明人事
觀世　寄洪五明　盛鏺　明人事
寄訊　柬江明卿兼訊余皖源　陸德龍　明人事

談心　與項孝廉　陳繼儒　明人事
世綱　寄友人　袁宏道　明人事
涉世　答友人　袁中道　明人事
心快　柬華先生　張滄江　明人事
清興　與陳太微　虞邦譽　明人事
避囂　與唐一菴　吳維岳　明人事
人事　與鄒爾瞻　湯顯祖　明人事
知人　答友人　楊守隨　明人事
知我　柬友人　徐禎卿　明人事

自述　與劉子　徐禎卿　明人事
顛沛　復丘學士　羅倫　明人事
謝覿　答比部吳中淮　鄧宗齡　明人事
謝覿　答馮蕙卿　屠隆　明人事
謝覿　與吳京兆幼元　王穉登　明人事
淡交　與毛孙鴛　錢文荐　明人事
勝交　與盛用子　洪時皋　明人事
舊交　與傅茂才　祝世祿　明人事
傷悼　弔樂永世　任昉　梁人事

傷悼　與友人　歐陽詢　唐人事
慰弔　與余次公　王穉登　明人事
營葬　上叔父評事　柳開　唐人事
營葬　誡子　韋夐　後周人事
謝弔慰　柬友人　汪道昆　明人事
慰病　與黃雲宇　虞邦譽　明人事
候病　柬張君綸　朱長春　明人事
候病　柬謝叔會　盛鏺　明人事
病減　柬友人　袁宏道　明人事

遣病 與劉比部 林太華 明人 事
謫病 與姚諫議 李德裕 唐人 事
怒謫 與孟簡 吳武陵 唐人 事
被讒 寄野子 王廷陳 明人 事
受謗 慰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受謗 柬友人 許以忠 明人 事
受謗 慰友人 詹萬善 明人 事
謫況 柬李中麓 楊慎 明人 事
謫還 報張叔大司業 吳國倫 明人 事

視疾 與伍偉元 王涵一 明人 事
養病 勸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養病 勸友人 翁溆 明人 事
灸火 誡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戒怒 勸友人病中 金大有 明人 事
被訟 慰陸中翰 屠隆 明人 事
被盜 慰崔吏部 王焞 明人 事
被火 與張允清 劉麟 明人 事
被火 慰周太學 王穉登 明人 事

花酒 誡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遠色 戒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遠色 戒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戒訟 示劉督學 羅洪先 明人 事
迎醫 與方吳斷太醫 陳維敬 明人 事
薦醫 薦張君 汪道昆 明人 事
薦琴師 托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薦募緣 托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薦化疏 托友人 王穉登 明人 事

內顧 復程仲龍 祝世祿 明人 事
師友 復貞上人 李贄 明人 物
父子濟美 柬符溪流別駕 凌約言 明人 物
子科甲 與周長公 張一中 明人 物
得子 答王伯少 朱長春 明人 物
得子 賀孫又庭 寗仕衡 明人 物
賀第一子 汪道昆 明人 物
賀第二子 遊郝侍御 舒宏志 明人 物
妾亦生子 賀友人 吳瑞芝 明人 物

孿生子 賀友人　鄧志謨 明人物
第三子 賀薛友　俞安期 明人物
第四子 賀友人　王世懋 明人物
第五子　汪國楠 明人物
第五子　甯仕衛 明人物
妾生子 賀友人　陸象翁 宋人物
寵生子 賀胡敬峰　甯仕衛 明人物
生女 賀淇孝廉　汪道昆 明人物
生女 賀友人　陸象翁 宋人物

生孫 賀友人　孔四可 明人物
羨得孫 與高一川　劉一初 明人物
子周歲 賀友人　楊循吉 明人物
羨子賢 柬友人　劉景心 明人物
冠禮 賀友人　甯仕衛 明人物
新娶 賀友人　俞肇光 明人物
新捷畢姻 賀友人　魏大秀 明人物
父母雙壽 賀友人　湯顯祖 明人物
七十壽 賀竇九乃翁　金有利 明人物

七十壽 賀舒教喜　甯仕衛 明人物
醫士六十 賀陳醫士　甯仕衛 明人物
六十母 賀友人　湯賓尹 明人物
壽友人母 賀孔仙郎　許以忠 明人物
高年 柬友人　陳弘夫 明人物
高年 柬友人　陸瞻南 明人物
子孫 柬趙君　馮南斗 明人物
延師 請設館　俞謙 明人物
辭延師 柬友人　連繼芳 明人物

請姻親　吳從先 明人物
薦館師 柬柳金川　管大勳 明人物
薦許生 柬汪伯玉司馬　王穉登 明人物
薦山人 柬王侍御　王穉登 明人物
薦就試 柬林陽士　王穉登 明人物
薦翟生 柬胡前川　甯仕衛 明人物
子侄應試 柬縣公　王穉登 明人物
薦黃孝廉 柬王元美　屠隆 明人物
延師 薦沈先生　林紹興 明人物

薦莫生　柬陳使君　汪道昆　明人物
薦劉生　與張給諫　王穉登　明人物
薦武守　與鄒大參　王穉登　明人物
薦胡宗嚴　與王參知　甯仕衛　明人物
薦胡斌之　與陳將軍　甯仕衛　明人物
吏考滿　薦友人　曾省吾　明人物
朱將軍　柬兵部　王穉登　明人物
張將軍　柬兵道　王穉登　明人物
蔣都尉　薦上兵道　王穉登　明人物
馬參軍　薦友人　王穉登　明人物
林丞善書　薦友人　余翔　明人物
丹青　柬友人　沈自邠　明人物
薦寫真　柬友人　袁宏道　明人物
薦星家　柬友人　王穉登　明人物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五目終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五

武林　徐　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建前參訂

嘯（答桓南郡）　袁　崧　晉

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矣。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唇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致，大疑嘯歌所拘耶。（阮公之嘯蘇門之和：阮步兵籍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籍往見其人，擁膝岩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其人佗然不應。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嘯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嘯（與袁宣都）　桓　玄　晉

論卿敵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一歎，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可生下書作二段

叙述與錢鶴嘗　　徐重文

徵有天幸而得交驩足下。異日者叙述其平生。以覺牖之微。附在國士下風。則幸且也。史公欣執鞭于異日。不肖當吾世而遂得之。則又幸。

陸賈傳君何不交懽太尉深相結覽牖寡急史居公幸以為歡覽以為牖上漏下濕綢繆不嚴交欣執鞭伯夷傳子路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蒸蒸本本之論見甚叙之知我世亦有之

相知　宋李開生　　王煒

足下與公極相知而轉與弟相知。公極與弟相知而轉與足下相知。舊所云然。是以相知。及相知許可一薦而援也。乃公極有窮年之苦。足下亦有窮年之苦。不復從臾其間。而及錢刀之事。誠以故人累。故人願足下慷慨負義。憂人之憂。不惜頂踵為時。仲連其天性也。公極况弟再申前懇。幸早為決。毋令山中有向隅之壯士。兼達聽跂之積悰也。非上之期于何日。幸併示我。

又一轉　又一轉

韓文葉嘗語以纍纍惟祇祇以窮年累故人劉仲叔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與安邑令候吏常給之仲叔知歎曰仲叔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前連魯仲連向隅刑法滿堂滿坐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為之不樂

道遙謝太傅之樣耳

明望寄吳宰　　錢文薦

明公世緣漸淡。道念滋濃。日夕携仙人九節杖。而逍遙乎銅官玉女間。即謝太傅東山一墩不足數也。第恐太傅忘蒼生。蒼生不忘太傅。一旦安車在門。駟馬在途。銅官玉女等得長為明公有耶。

九節杖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人九節杖拄藤杖行地踢馬不及仁甫詩安得仙人西拄到玉女洗頭盆銅官玉女二山名在宜中東山一墩謝安為太傅嘗風東山旅楯丘壑而有公輔望皆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車在門漢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駕駟以迎申公安道安穩之車也

觀世寄黃五明　　盧錢

我輩自分不見容於世者。大約性太俠。節太疎。酒太狂。跡太奇。心太熱。眼太空。機鋒太冷。覩太不工。設遇遭阿瞞。行將與孔北海禰正平相見矣。

曹阿瞞曹操小字孔北海名融為北海太守操惮其威名害之禰正平名衡性亢直操欲害之恐殺賢名著乃薦于黃祖卒以訐害

此疑未妥

寄訊東江明府并訊余皖源　　陸德能

薰風一別。奄及歲寒。驊牛渚石帆。流波日接。而風塵為埸。覩不啻河漢。皖源鵠首以秋仲入姑

叙別

荷蓧洞庭林屋望三竺烟霞六橋楊柳直片葦可達壯遊哉東南名勝知以次載入奚囊此行不減張博望乘槎日也歸來眉峰衣帶想都是天目西湖靈巖震澤幸以鄙意相聞無悋仙毫寄我

葦風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薰兮牛渚山名在太平府即溫嶠燃犀處石帆山名在儀真大江中鷁首船首畫鷁形以辟怪葦帆也博望張騫封博望侯嘗見海上有浮槎騫乘之至一處宮殿巍然一男子牽牛飲一女織機騫問何處其女但取一石與之曰歸問嚴君平可知騫歸訪君平出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也洞庭林屋靈巖震澤在吳三竺六橋天目西湖俱在浙

談心 與項孝廉　陳繼儒

茲來也弟實以槜李為信鷗海養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秪堪與枯崖斷壁作觀顧心未厭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頗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虎之末願春來雪霰侵襲繭足不出戶昨得望顏色并飽爍花之論殊副願言湖光瀲灩新柳如髮青雀紫騮何處不得弟扃戶方始徐以待之無已則他日剪宋子京如椽之燭一傾家醞聽夜半鐘

也鷗海列子海上翁之子狎鷗鳥至數百其父日取來吾玩之明日海上之鷗鳥舞而不下心灰莊子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乎壁觀傳燈錄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面成佛虎皮張載講易所坐虎皮又曰皋比爍花論李白論說自成句讀贈錢爍花論青雀鷁鳥別名吳人舉之船首以辟水怪勝王闓序青雀黃龍之舳

世網 寄友人　袁宏道

世網彌天跳一網旋入一網甚而跳之不得入網更深反不如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大抵削髮入山非無聊苦計則難人異能耳若簡中興能揮麈掃積山林即在几席下矣何必爾

爾弟貧病日久靜極中蛙腸頗有亮頭幸吾兄秉之勿再開頭陀之口

涉世 答友人　袁中道

涉世如局戲有出手便錯者有半局而輸者有局將終勢將贏而一著便差前功俱廢者又有終局不錯一著獲全勝者大都要勝之心一般所爭者算有長短智有巧拙耳總之皆局中入內事也世間自有棋枰來展黑白未分要緊一著子此一著子勘得明白好勝與不好勝總非

分外[illegible]

心快 與東華虎姓　張滄江

唐元結心規有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山林之樂人皆知之自樂其耳目口鼻人未必知也道逐仕途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公樂道自重耳目口鼻自爲之主寧不爲心快耶

元結字次山唐州人避亂口樊上自稱漫叟著心規等篇又號漫浪士曾昌黎稱唐世文人獨及元結

養生主

涉世而能世令人觸此覺悟之篇

清興 與陳太錠　虞邦譽

秋光漸逼祛我煩囂夜來雨洗長空月朦疏柳吾兄池亭當添主人清興十部十七日携玉川數片來欲假君家樵青破我孤悶兄其掃竹以待毋作酸措大逐客也

樵青張志和退隱上賜奴婢各一奴曰漁童使捧釣收綸理釣婢曰樵青使之竹裏煎茶 孤悶盧仝茶歌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

秋光知在

大是韻作

避囂 與唐一恭　吳維嶽

解任歸來形神初定勢困未展且樊籠之翼乍返林皋望城郭烟火亦從避不敢近故此心一日三到門下竟未能跨馬出梅溪從耿耿[illegible]辱惠[illegible]披揚之間殊非世上炎涼所得侵也感當何如

解組之況然

一種切

人事 與鄭爾歧　湯顯祖

李元沖此云門下滿腹人材無措手處弟云治世人多八事否則事多於人世際竟未知何如也

治世事錯亂世事多於人之論

知人　楊守隨

友人偶傳到武夷風月歌知此老付託重矣吾翁格臥三十餘年如淵龍石玉誰則知之不知何病不知谷足以見翁領使落落宇宙無一二知之者則風月左券又將付之誰乎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翁得毋汲汲于中乎哉僕擬冬餘坐光風一月許平分一半否

坐光風霽月中一月黃庭堅曰周茂叔胸襟灑落如光風霽月又朱光庭從程明道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

風月雅從知在天際

知我　徐禎卿

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奉明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

三代人事本無位

君撫李與而相儲備之光而取賢
之樹風本草云蜆事弄　爪則現襲鳥卑
鳴樹顛而敬則
乃乘鶴中嚀蛾。

下有交道之言乃知酒食之交相從乎背取焉

淡交 與毛別駕　　錢文薦

古人云淡交惟淡夕久被握手聽其言出若醇醴然無何事覆如雲如雨村交道投之大荒之野矣而仁臺垂念故人久久更新始信明水之交遠邇淳醇萬萬也淡交謂醴莊子語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翻覆雲雨杜甫貧交行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以棠棣兄弟相憐之誼
此四海皆兄弟之義

勝交 呈盛伯子　　洪時皋

每見棠棣雅誼終不敵枕邊恩愛總是其人少丈夫氣節卽弟雖孤而族閒雁序大半已失去丈夫面目到了如外結勝交猶是完一義字也此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詩兄弟之詩也又雁序喻兄弟如雁行

厚于才而薄于過信有餘

舊交 與傅茂才　　祝世祿

以兄時有入無如色裏膠青水中鹽味輩所共不敢厲行者也而竟不得御一青豈非命兄卽御青衿亦必不能作吏作

有酒不必御青衿無辭之論也

必不能飲酒如兄舉萬事而空之所恨青衿不御無酒可飲耳但有酒何必御青衿也弟亦不能其官故山松桂時時入夢兄猶憶當年同在古田拈弄時耕否貢瓊謂文中子曰夫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矣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雁行記兄弟之齒雁行○青衿詩青青子衿

永世之詞傷恨之意惻然

傷悼 弔樂永世　　任昉 梁

永世孝友之至發自天眞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辯餘息雖存視陰無幾終始之托方寄邴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闇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松檟可拱悲緒無窮淄澠二水名○先朝露先逝也○松檟可拱所謂墓木既拱也

先以慨悲悽若是一篇弔文

敘諸人皆亡中宜去叙二中整齊

傷悼 與友人　　歐陽詹 唐

詹年二十餘至鄱陽地土沃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游賞恣口所需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放誕亦具雅致彭君擕藻亦有自然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

情義篤

何為頗哭

慰弔與翁洲公　　王穉登

僕大病作起、聞天竺大士留武林十日、欲觴綱流。清淺不能褰裳東渉、以匣中魚腸樹文敏公隴樹、但有太息而歸耳。遣一廝東生、弱往告守冢戶、俾焚之隧道。白楊悲風、代王孫一慟也。東湖別墅之間、高臺曲池皆無恙。公子宜加茸治、以待化鶴歸來。但言雙袖龍鍾矣。褰裳涉溱。魚腸吳挂樹。越王允聘歐冶子作劍五貝、四為魚腸。吳季札過徐君、徐君好札劍、札知之、已心許為使上國、未獻。及還、徐君已死、乃解劍掛徐君樹而去。東生弱、郭泰母死、徐孺以東弱往弔、弔畢

去。晉陵王敬美曰、是必有儒子也。詩不云乎、去不思其主人、如玉吾無儒以當之。白楊多悲風、古詩云、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化鶴歸華表、遼東丁令威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晉公未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上大洋牆時淮西亂、已數年、有二老偷躬語曰、蔡州何弱得平、見晉公裴公、只道要蔡州來、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告公、公曰、見我裴蔡州、故相慰耳。龍鍾、潦倒不遇之貌。

營葬　戒子　　皇甫

殉葬奢侈而無……儉少

昔士安以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盛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

今爲子者……中其情……爲……

餘煩縟悉無用也。朔晡奠食、于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不得為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

營葬　上叔父許事　　柳開　启

以本之論情分之蓋可……爲世

葬事竊謂從于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于彼、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于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不衰、其為末也必蕃而大矣。

……之……

謝弔慰　東友人　　汪道昆

某遭大故、哀守苫廬、踽踽山中、雲霄萬里、不圖明公郵慰先霧、既損唁書、載遺賻誄文一篇。讀之側愴、山城士庶旁觀環視、靡不歔欷隕涕。乃某微藉榮施、增光裕舍、而一念感痛、即碎首捐軀、無能報也。用是制膺附使奏謝。苫塊寢苫枕塊。子居廬于中門之外、默藏者藏下帷簾之義。

中耕之也

時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上忌王叔文之黨也

四藥物陳良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耳敗至甚自料此生無復再望施勝臨紙涕戀木痛

莊子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乎寒灰王勃詠螢賦冀寒灰之復燃寒冷也

怒謫 與孟簡

吳武陵 序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謫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必有聖人在上世而怒人臣耶

子厚柳宗元字唐順宗得風疾居禁中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與王伾王叔文黨宗元劉禹錫等專擅用事韋皋表請太子監國又奏王叔文過惡斥逐羣小憲宗即位宗元等激竄

令人畏呼

士無賢多口

被讒 寄野子

王廷陳

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罹蛾眉敢云見妒行乖完璧而欲免于瑕摘也難矣

三人成虎韓子魏龐恭與太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素絲墨子見練絲而悲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窮途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完璧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以十五城易璧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詐語指瑕使

人待歸趙

受謗 尉友人

董穀登

足下望蜀乃徒得隴不能不失聲也僕猥瑣無狀二三射工含沙不絜而蒙之喪氣且死昏毀疊謗之後忽奉溫獎甘澍而蘇槁壤不勝起色矣五旬不下半偶出見綠陰濃陰海榴一葉半葉殷殷綴其間但惜無人面相映

望蜀光武曰既得隴復望蜀失聲太息也無狀不可名狀也射工蟲大也含不絜蒙云含血噴天先污自口名人面相映唐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祗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以婦人爲喻

婦人何必貌盡妍

受謗 柬友人

許以忠

僕家蛾眉命薄不得人寵久矣何能復經妒婦之口乎忌才者紛紛而飾為珠犀之謗雖然南金因烈火而試其精干將遇盤根而顯其利則今日之遭謗適為足下增譽耳

蛾眉命薄古詩紅顏勝人多薄命珠犀馬援征交趾載薏苡一車歸或謗其皆文犀明珠盤根虞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人謗如日蝕何損于日月

受謗 慰友人

詹萬善

大霧障天無虧於寸雲點日何損於明外人

吹敗矣。足介意。不謂明公。顧獨有是。（數也。儀業多言也）

（天桁朝廷言 果是清天而降）

謫況　宋李中麓　楊慎

得佳詞。喜慰無極。去天萬里。坐蠻烟瘴雨中。空谷足音。不可得。况大君子之好音下墜耶。（空谷足音 是音）

（纖月發明。靑以強火之國。乃能制衆朗晴如是。空谷足音臨照日月。絕無而僅有者也。如是 詩謂精思昔好音 懷之好音）

讒還　報張叔大司業　吳國倫

（正是補過處 然則夠何遇）

國倫已被讒出。而又不能補過。貽憾士林。負斧桑梓甚矣。所謂選復入。似下堂之婦。未必自污。棄壘之軍。尚堪使戰。遂令疑網暫撤。迷穀在躬。益堅嚮往之心。不以遠邇易慮。茲所謂道言良于珙璧。而明規耀于燭龍也。（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衡火精照天門）

（迷穀招搖之山有木焉其花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

視疾　與伍寧元　王涵一

聞伯明之疾。終夜不安寢。起觀斗躔。賢人星且幸無恙。意伯明枕上夢武亦河中無水耶。是歟。後試借足下一覩。足下尚一舉玉趾焉。（河水言無）

宋王有疾。夢河中水乾。宰輔對曰。河無水者。乃可也。陛下之疾瘳矣。帝覺疾遂愈。

（至微而顯）

養病　勸友人　王稺登

錄自山中。伏讀明教。乃知玉體不安。由氣血失調之故。雖未獲望顏色。察脈候。氣痛。料醫師之言。十得五六矣。若氣有餘。火盛。血不足。則陰虛。以弱虛之陰。當壯盛之火。火盛若敵。蓄盈而易溢。虛猶春華。脆而失滋。一盈一槁。疾由此作。故養氣貴乎致柔。養血貴乎主靜。使靈臺湛然。外魔屏息。而後溫以湯劑。補以刀圭。可計日而愈矣。

（從本調將來）（君子養生）

（欹器 家語 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名宥坐之器。孔子曰。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戒。故常置之于坐側。○春華 喻體質脆弱如春華實無益于殿最。○靈臺心也。又為靈明。又為靈淵。○外魔 家四魔。聲色貨利。刀圭 朱文公詩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翮也。○）

養病　勸友人　翁叔

尊候違和。罪殊音問。竊意病必有根。貴知拔去。此唯智者可與道也。足下高明。能深照膏肓而善攝之。旋當勿藥有喜矣。至望至望。

（病必有根二句即古語。伏去病根。○深照膏肓。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晉侯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奈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侯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勿藥有喜。易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善攝。善調養也。）

（膏肓）

灸火　戒友人　王稺登

是一貼清涼散

項對鴻臚君乃知公之灼艾也公神旺何故事此火攻不下策耶醫師之言如射覆不足憑慎勿慎勿閽令非窓下涼颸能愈疾請披襟當之當飄然而已不羲皇之臥而役役燧人能令僕不撲滅而笑哉神旺晉庾敳為東海王越參軍越府僕畏敳在其中常自神旺 火攻下策周智伸酹謂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得重名舉燭火擲之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出下策耳 陶令非窓陶淵明嘗為彭澤令于伏日高臥北窓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披襟開衣襟也 燧人燧人氏取火烹飪

戒怒勸友人病中　金大有

聞吾丈病中時時發怒于僕僕無損我我之損于僕者多矣幸重垂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用彈雀也垂堂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恐有所傷 彈雀隋侯珠彈雀喻所得者輕所失者重也

被訟慰隱外翰　屠隆

別足下未幾時奈之何搆鼠牙乎足下戶無蔘言行無顯步青氈上勝如一朵蓮花乃無良者猶索瘢訾之茲亦妬犬耳于足下奚尤搆鼠牙爭訟也 蔘不之似苗者蔘言虛言也 顯步情行也 青氈學師齋中坐席 索瘢即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也

被盜慰崔吏部　王焞

劉驛來始聞盜警不勝驚愕咄咄綠林無狀敢為暴於天官大夫之門民罔弗懟而當事者復大索之知此賊當即以禦社鼓也而青氈在席明月大珠在握先生幸可自解矣綠林李涉適九江遇盜數十八皆持兵杖而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其中豪首曰若李博士吾輩不須剽他金帛聞其詩名可久但乞一篇李乃贈之詩而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相逢避世上如今半是君豪首跪受且厚李亦不敢上翻豎鼓以送鼓上也

被火慰張允清　劉麟

計別後當坐對空尊日嚼杷菊豈不自苦奈何天復苦之熌傷屋廬爰及琴書近來移處何如行窩何安仙眷郎君非僦居可廣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灑不讓杜陵歌瘦庖丁能無改乎

被火慰周太學　王穉登

久不遊梁谿以無足下在項武林還聞高齋燬則大愕然祝融氏不仁甚哉奈何虐周公子公子義甚高無他長物第恐以青氈為池魚誠可惋惜足下六翮健鷹搏羊角而上當橫絕四海人間阿堵何足掇拾復顧之奚益耶僕詞

擬言史 以擬當也

先自設言

是言激論

也。推不能綢繆是好，如柳州刺史賀王參元者

祝融氏，月令孟夏其神祝融。大神也。青龍肖羊角書也。池魚，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羊角橫風也。莊子大鵬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阿絕四海，鴻鵠歌曰羽翼已就，一舉千里。橫絕四海堵，郭璞也。晉王衍妻郭氏貪聚斂。衍疾其貪鄙口不言錢。妻令婢以錢繞床，衍曰去此阿堵物竟不言。破甑，漢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問其故，曰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柳州刺史賀王參元，柳子厚為柳州刺史，有賀王參元失火書。

花酒 戒友人 王穉登

三日不覩日月瑠璃光，更半夕不汗，當化為烏有，王生矣。今之得保四大，若銅馬帝行滹沱水上，不陷者亦幸耳。足下念我良厚，我乃復念足下病足下左綠樽右粉黛，必置身累卵，而我誠不能不滋惑焉。

烏有，司馬相如上林賦設烏有先生，言烏有此事也。四大，圓覺經云此身四大和合。佛即云四大非有，五蘊非空。銅馬，帝行滹沱河，劉秀擊銅馬賊於鄗，人讙秀為銅馬帝。秀至滹沱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吏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果合。累卵，荀息曰臣累十二棋子加九卵其上。靈公曰危哉。

遠色 戒友人 王穉登

僕少小無賴，自分當以情死，乃今回頭是岸矣。

言日子不答甚遍而更加鞭策

冷韻

不知情從何起，復從何滅，要所繫情。足下尺五虬髯，白如霜，尚親淪慾海，以為羲和之輪未駛，而更加策耶。財斷此念，證羅漢果不難。不然，即肉羅漢無益。梁居士何況書羅漢乎。昔人謂着糞佛頭為大罪業，今着羅漢頭亦濟乎。云爾矣。

回頭是岸，言今幸得免也。佛書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羲和之輪，木馭羲氏和氏，堯時司曆日之官。馭，疾速也。梁居士，梁武帝也。武帝親見達摩，後餓死臺城，何益之有。着糞佛頭，宇山語陳融錫曰，穉加佛頭上，不堪着糞。

遠色 戒友人 王穉登

艷色伐性之斧斤也。僕無論溽暑凝寒，即平時獨自蕭然獨宿，輒嘗寡之。蓋欲植此身為大椿，不欲今其為朝菌也。

伐性之斧斤，徐賢妃疏，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大椿，莊子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又云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糞上草也。

洞賓詩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一時，不見頭顱落，暗裏教人骨髓枯。與此篇俱可參觀其世

戒訟 示劉魯學 羅洪先

患難中極好用功，經此一翻煅煉，他日不患不受用也。但不可習為智巧，恰便傷却元氣耳。習智巧於流俗，皆變易，而於訟事尤易入。出入公門，非吾儒美事，須極慎重。若舉措一虧，便終身

戒智巧

戒好訟

擡頭不得也，而今人士往往多向此邊走，而于訟事尤覺順利。二事切戒切戒，不然非吾徒也。

數切之詞

迎醫 與方雲簡太醫　陳維嵌

臥病旬，無端二豎子，且欲入膏肓，僕以爲不得神樓散，必臥青松根也。幸足下出國手挽而登之，再造鴻恩，蓋骨肉哉。稾餓無辱謝，惟足下恕其淺淺者迹，鑒其款款者情，則愛僕最矣。

豎二子入膏肓，左傳晉侯病中見前。○神樓散，藥名。青松根，丘墓之地也。

薦醫 薦張君　汪道昆

一字千金

敝友張君以岐黃術游淮，游賴足下爲非道主人。足下稍濡沫之，勝湧吉千株耳。

岐，岐伯；黃，黃帝，醫術之祖。種杏，董奉每治一病，無受，令種杏一株，積久成林。人與粟一石，取杏一石，有多取及盜之者，有虎爲之守焉。

薦琴師 托友人　王穉登

委曲周至

計甥賴河潤不淺。所與交者鄒君，僕亞也，善五絃。侯門有不好竽者，借公游揚，俾一曳裾其闘。

五絃，琴也。舜有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侯門不好竽，齊王好竽，有操瑟而立齊門者，三年不得入。文王好竽而子鼓瑟，鄒工如王之不好何。○曳裾，鄒陽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先白叙

薦募緣 托友人　王穉登

忽焉搖落，青蓮無恙，其病如昨，頭童然若牛山濯濯耳。竹沙彌小阿蘭若未就，持僕疏于虞山諸君。諸君悉善知識，得公一言，檀施山積。公勿靳以三寸舌爲鏃刀，幸甚幸甚。

一爲僧面，一爲佛面，一爲菩薩法門

頭童然，頭無髮如童子然。○牛山濯濯，孟子：牛山之木嘗美，斧斤伐之，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鏃刀，言其利也。

薦化疏 托友人　王穉登

張公子歌，仍托張公致之，公讀而輾然矣。公近況想當佳，林棲曠然，與世若隔。不然，持長鋏而歌烏烏，豈憂其無魚乎？柳公五月披裘，意豈在遺金也。僕之方外友雁公曇宗之寶，結一庵如野人之蝸牛盧，兩山爽氣半在其榻間。于母錢且罄然，罄者堵者，袖其手以待。僕授之疏而叩于門下，門下不斷齒頰之餘，恐其缽盂不能舉矣。何必捐廩傾橐，乃爲布施哉。

形容張公子高致

稍用喜意

欲力允念

兄說無爲不強人意也

彈長鋏于孟嘗君門下，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烏烏，秦歌聲。○五月披裘，于何季札使晉，見老者五月披裘而負薪，札指路遺金，令拾之。老者張目視之曰：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昔有隱者焦光作舍肖蝸小謂之蝸牛廬。子
母錢周景王鑄大錢帶摹公今鑄小錢子母錢
相權而行。鋪飄爲亞者粉發爲堠
者。缽盂不能畢言存鮑有書也。

游子之情要寫無限

內顧 復豫仲龍　　朓世祿

秋君漸爽鍾山佳氣下千房櫳詩景滿前何必著句計報書到日黃沙白草霜露侵衣天涯游子不少塞下曲亦不少江南夢堂北樹萱恐不能忘游子之憂如何如何

樹萱詩得萱草言樹之背拙詩豈草見女花不解壯士憂

師友 復貞上人　　李贊

論師友破盡時弊

世人不知友之即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即友乃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若此二上人是友而即師師者也

一體而兼師友

父子清美 東莞沈別駕　　凌約言

閑居耽寂柴門深鎖任從梁燕飛去飛回只有兒子舞庭中與兒曹拍手相戲耳公有好郎青雲降日適二雋非還奉觴上壽問玉樹前世間更復有蟠桃會否老泉生軾轍天下文章事業盡在公門只消放情山水遍遊三十六洞天或者羨門安期相逢於紫霞峰頂未可知也湖邊桃花夾岸迎我客艇此時不汎載酒船辛負鶯聲百囀矣我將騎白鹿作道遊撫長公肩携鳩杖假我於伏虎亭乎

蟠桃會漢武帝誕日西王母降出蟠桃七枚自啖二枚五枚與帝。○老泉生軾轍蘇洵號老泉長子名軾號東坡次子名轍號子由俱登高第有盛名能文章。○羨門仙人。安義山人紫山遇羨門子乘白鹿佩青髦之節。安斯生賣藥海邊瑯琊人年千歲。○鳩杖鳩鳥不噎故老人杖頭刻鳩。

別駕公有此子可以高蹈遠舉矣

登科甲 與周長公　　悵一中

子貴不顧家矣

河梁別緒情緒萬端瞻衡嶽而憶芝眉知聲籍籍者自翔千仞之上矣此時庭前玉樹自琳琅時爲廊堂生色我丈安鼎養而有餘閒豈如弟朝秦暮楚作世界一忙漢予不得與知已舊遊鼓掌懽笑談世外事悵也如何

芝眉元德秀字紫芝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千仞文選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玉樹謝安嘗戒子侄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王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正使生于庭階耳安悅。

一身名利頓回觀到公不會天樣

得子 答汪首文　朱長春

連日諸公道賀，但勞齒筆耳，都無發覩。非敢伏此苦款，謂垂白舉兒，當倍爲惜福。老氏云：事天莫若嗇。足下好道，必以此鑒我。苦黃莊子有五石之瓠，言瓠落而無用也。

得子 賀孫又庭　屠什偉

蘇門之秀，映發靈椿，玉樹英英，爽春華蕤，爽異時。佇看其拂雲耳。愧無以爲湯餅助也。如孫仲謀何。蘇門：孫登隱居蘇門。○靈椿：山賓十郎教子有義方，生五子，俱顯貴，賀者曰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湯餅會：見生三朝會聚親戚。○孫仲謀：孫權。曹操曰：養子當如孫仲謀。

賀第一子　汪道昆

足下有掌珠之慶，僕非湯餅有分人耶？獨愧貧窶無以爲醴，輒有金鎖以爲佩帶之物。雖曰一鎖之微，而長命富貴四字，多於萬金，冀如所言。掌珠：古語愛子如愛掌上珠。○湯餅：劉禹錫送張盥詩：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鎖帶銷玉佩者。

賀第五子（選湯時卿）　舒宏志

獨開鳳之毛羽，僕嘗有麟之趾，冒犢公孫以頸從也。鈞臺國縣朝之麟鳳，長者數似薄雲霄而上之。毋論已茲，還重夢熊羆，再弄圭璧，可食牛于襁褓中，寔國家儲才也，豈翅充宗昌後已哉。蕭貝非儀，用申賀敬。宋書：超宗，謝鳳子也，與如新安王母卒，超宗作誄詞，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謂其世掌絲綸，父子繼美也。○羽儀：朝著易其羽可用爲儀，朝著之朝內有定著處。○詩經麟之趾，振振公子，麟之定，振振公姓。公族，即公姓也。○鈞臺：郎侍御也。○長者叔似叔書，言其長子已發科第，似其乃父。○夢熊羆：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乃生男子，衣之裳。○圭璧璋也。○食牛：杜詩小兒五歲氣食牛。

妾亦生子 賀友人　吳瑞芝

足下輯于蘭玉，生奉朱以多男願之，乃今熊羆透夢，一舡於尊夫人，再竝於如夫人，榮捧雙珠，得毋曰吳生之言驗乎？雖然，此積德之慶于吳生子矣。有蘭玉：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後生穆公。王即謝庭玉樹。○多男：華封人祝堯曰：請使聖人壽，多男子。○如夫人，妾也。一云側室。○雙珠：唐韋和與弟孟顏並美風姿，時謂雙珠。後唐韋康、韋誕，孔融與其父書曰：元將濟世之器，仲將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于老蚌。

學生子 賀友人　鄭志謨

僕夜觀天文，長庚呈瑞，彩鵬陽喜報，老蚌產明

僧貽龍變

劉吼傳言/作詩柄與此/口舌之過也

法門寶誌誌以手擊頂曰北天上石麒麟也。

寵生子　賀胡敬峰　甯仕衛

震宮燦彩藹夢叶祥衣冠有托矣公豈不萬事足萬事足生歡忭之甚揄揚頓成有云移步驚驚非爲河東獅吼偷香竊玉直應閣上龍蟠或者曾公之哄堂。震宮長子之宮。蘭夢鄭文公妾燕姞事。萬事足東坡云有了萬事足。河東吼陳季常妻性悍坡戲曰忽聞河東獅子吼吼大聲也。偷香竊玉東坡詩押衙揭起帘兒一陣油頭粉香。閣上龍蟠梁元帝坐禁文閣上有赤龍盤棟使王夫人居之後生武帝。哄堂大笑也。

爲知已攜亦于遠

巾幗婦人首飾孔明遺孫懷者

心中暗欲中目合意者方以女妻之

生女　賀武孝廉　汪道昆

懸足下弄璋奈何弄瓦哉果嘗聞夢中不吞日而吞月耶雖然雀屏一展可作門楣如徐淑道韞稱巾幗丈夫也者。弄瓦詩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吞日吞月日陽象月陰象凡夢日得陽光夢月得陰光陽屬男陰屬女。雀屏唐書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于屏間請求婚者射二矢陰約中目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于帝。徐淑漢秦嘉妻也。謝道韞謝奕女左將軍王凝妻也聰識有才叔父安與兄女講論文義俄而雪安倡韻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安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甚切笑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世乞切教今來

生女　賀友人　陸象翁

夢叶虺徵門楣光耀豈專爲君喜有此哉佇慶桂子將榮喜此海棠先爲之兆耳賀儀希笑留之。夢叶虺徵詩經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叶合也。徵兆也。門楣唐明皇寵貴楊妃時人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海棠唐明皇召貴妃貴妃宿酲未醒曰似海棠睡未足耳

父子祖孫爲三世

生孫　賀友人　孔四可

恭惟王樹流光挺孫枝而毓秀青氈舊物繼祖武以傳芳此誠喜動重闈而慶延三世者也所謂興宗必此子矣伏願定世蘭彌遠符孔氏之

麟紱而名家文彩不忝起宗之鳳毛此又區區私禱之至也。謹具芹儀少申賀意。孫枝白樂天詩梧桐老去長孫枝。興宗顧榮見任鏗角有書擁之曰此吾家之麒麟昌吾宗者必此子也。孔氏麟紱孔子生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孔母顏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而去。

漢景帝時丁儀霍賢用事阿附者衆雄獨以自守而草太玄

羨得孫　與扈一川　劉一初

僕與足下同一甲足下有今子復有佳孫蘭芽玉樹滋涵雨露第惟一子早折若童烏茲欲得劉景升豚犬未能也大千世界獨欽貽乎翁造化小兒何不均乃耳。童烏漢揚雄曰吾家童烏九歲預我玄文。鄭太玄經

子周歲 賀友人　丘兆麟

見宋曹彬事

喜知有子。長及試周。依附椿年。八千秋之長久。摩娑桂月。十二度之團圓。父母歡顏。姻朋慶□。某敬將蹇淺之誠。敬致長成之祝。左手與右手。嘗知先俎而後戈。新年勝舊年。會見着鞭而跨釜。幸將申慶。沃冀丙融。

試周小兒周歲日。以自試觀其志。○左手右手二句。宋曹彬甫周歲。父母列百玩于前。觀其所取。彬左手取俎豆。右手提干戈。餘無所取。後為宋名將。○跨釜。子賢父日跨竈。以竈上有釜也。釜與父同音。○丙屬火。丙融猶言炤亮之意。

羨子賢 柬友人　劉景心

知己之榮　厚望勝望

昨就周文宇齋中。識賢郎。而賢郎聰穎奇特。出于常兒者萬萬。非所稱名家駒耶。第汗血尚未侯。以十年。必三日千里。吾且於瀛洲境上索之。

羨。名家駒。權邦彥自兒童時有大志。七歲聞講毛詩。退解為家人說大義。十三入郡學。頭角巍然。歐陽脩見而奇之曰。眞名宗駒。一日千里者。駒日行千里。出汗皆血。○瀛洲仙界也。

冠禮 賀友人　甯佺衛

儀本冠禮非足敬而出

醮著三加。行嚴四責。最嘉事之重者。拙詩一首。雅意彈冠。輶儀一函。聊佈箋峉。毋曰成人之道。非成享之具。

冠禮云。三加彌尊。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日三加。○四責。責之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少者。為人友之道。○嘉事。吉禮也。○輶音由。輕也。侑助也。是客行冠禮。必至名而戒之。

新娶 賀友人　俞肇光

賀新婚而祈之得子及第。亦寓芳兒登科中桂兆

青蚨半千。來充花燭之需。兼為足下致母子飛來之祝。而亦取兆于青錢萬選也。雖非丹之為愛

青蚨似蟬而稍大。母子不離。取其母子。飛來。以子母血各塗八十一文。每市物。先用母。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迴不已。○花燭新婚之名謂之洞房花燭。○青錢萬選。唐張鷟舉進士甲第。人謂鷟文辭猶青錢萬選。

新捷畢姻 賀友人　魏大秀

金榜方見盛事

嘉人協瑞。佾客乘龍。畫宇春濃。還羨錦幖之富。寶窓香燄。共誇玉佩之華。扳月桂。即會姮娥。步青雲。更逢玉女。更深燕賀。乞賜春酒。

乘龍。後漢黃憲為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女。人謂桓叔兩女俱乘龍。又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錦標。唐盧肇與黃頗同郡。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接厚。觀競渡。肇詩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桂姮娥。女箋。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姮娥。

父母雙壽 賀友人　湯顯祖

即晨河漢在界雙星在門瑤姬奏笙龍女進齒蒲菊新綠銀缸乍紅階下班衣堂上珠履盈門音樂何羨洞天雙星喻雙親詩南北雙星取亦云蒲菊二句言月景班衣老萊子著斑爛衣取水上堂詐跌臥地為小兒啼以娛親○珠履孟嘗君門下三千客皆朱履

七十壽 賀賓九芝乃翁　金有利

尊翁年躋耄壽碧雲天上夾星炯然固知馬伏波乃矍鑠翁巍然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乃君家故事稱觴者且歌此為賓氏慶乎僕歲星就道不克登堂舉拜幸諒歲星李白應歲星而生○馬伏波乃漢將

賓九芝翁云就引賓氏賓之所以云君家故事也

七十壽 賀舒秋臺　甯仕衛

翁春秋與楚丘比屹而行誼過之彼猶有官達心而翁不求也年尊德邵遯與山林以緩步准玉杖以軟飽准貳膳不貴其餘人品亦古來稀哉此則僕之賀意何必登華堂與珠履襆遝舉觥而後為祝耶翁宜留我青精之飯白虎之餉館中迓必過啖之楚丘比屹楚丘先生年七十與楚丘先生屹言乙高也此稱其年與楚丘先生智高○王杖漢制年七十者賜以玉杖○貳膳古禮民七十者有貳膳○青精之餉古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醫士六十 賀陳醫士　甯仕衛

郭外御儲見種杏者如干問之咸曰賴先生壽邇知先生遇花甲哉應養于國矣以仁壽之理擬之活世間一命者增海屋一籌先生所活不可紀其年曷可紀耶僕當假方朔之桃以訣長生御儲音池著行遊也○種杏董奉治人病病愈令種杏一株○花甲六十年花甲子一週○養于國禮記六十養于國○增海屋老人曰海水變桑田吾輒添一籌加一歲也○方朔桃王母蟠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王母指方朔云此兒已偷桃三度矣

切醫士而不套

六十母 賀友人　湯賓尹

久遊武林末繇問訊寓南而知母今年為歲六十賓客盈庭也自愧不能與仙羣稱觴壽言一首效封人三致祝惟鑒納是幸封人三致祝堯遊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祝得大一

壽友人母 賀孔仙郎　許以忠

真使來知太宜人壽域宏開弟愧血肉凡軀不能從雲驂龍三偷阿母尾仙郎奉羊從旁聽鈞天樂誠缺限也謹以人間物補獻瑤階倘不嫌

證引典實

酸俗氣命從官納之弟也幸矣 興縣名○壽域宏開古詩南山

開壽域○竿音假酒器○鈞天天帝所奏樂○瑤階王母與列仙宴于瑤池

高年 東友人 陳弘夫

今尊翁春秋高矣鬢皤然頂童然咳唾如洪鐘然假令與馬伏波比肩尚可以投石而超距者渭濱有魚何難持竿而往乎欣慰欣慰 皤然尚書秦穆公稱蹇叔皤皤良士○馬伏波名援年七十餘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投石超距軍中試力投石舉石而躍之超距跳躍也○渭濱姜太公年八十釣魚渭濱文王迎而禮之稱之尚父佐興周

卷之二 高年

昔謂一眼以言一眼以慨者　今人有桑榆之悲　八旬之樂

高年 東友人 陸瞻南

家大人去年尚矍鑠閱老莊黃庭年不停批看徑上黃花亦不須扶鳩首自以為香山會上九老可十豈知驥雖老去雄心在鶴自病來清骨殘值此崦嵫儂寧無惴惴懼乎 扶鳩首老人以杖頭刻鳩形以鳩鳥不噎故也○香山會香山九老皆年高不仕者胡果年八十九吉旼八十八劉真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貞八十三張渾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狄兼謨盧貞二人未七十與會而不列

子孫 東遊友 馮斗南

足下有子如竇家龍諸孫又濟濟皆蘭芽無侍

振振之孫滿然

問足下足下惟點頭如汾陽此荀門德星又聚于趙門矣有不煩太史占望乎僕所以深羨足下為神仙中人也 竇家龍即竇氏五龍○汾陽即郭子儀封汾陽王七子八婿諸孫行幾半百人○荀門德星即荀氏八龍荀淑父子過陳寔寔亦父子相迎太史奏德星見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延師 請設館 俞誨

春和景霽君子道亨塞門子姪才極駑凡性頗馴習敢求王良造父為之鞭策以防泛駕計無居文臺右者讙當練日以迓草蔬首蓿非所以

卷之二 延師

不激不隨　今之患在好為人師然哉

淹文士武得專意筆硯令不肖亦聞所未聞為惠不淺不但淑諸子而已也 王良造父俱善御者王良趙簡子時人造父周穆王時與穆駿八駿周行天下者○苜蓿菜名詩然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言淡薄

辭延師 東友人 連繼芳

門下橋梓冰玉師友一堂足勤太史之奏乃僵然借明于愚[illegible]令下走厠師儒之列非其質矣顧腆情心領當借此以定交盟藉曰某也師某也弟靦然惶愧 橋梓冰玉言父子翁婿清玉潤也○師友一堂言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太史奏師荀淑事○師儒即師傳有德行者

請姻親　　吳從先

不揆寒素僭托葭莩不佞竊慰尚子之謀其兒謬荷冰清之庇投瓊莫報倚玉多慙恪詹某日薄治洞酌汎掃花徑仰屈蘭軺少申山斗之悰用敦潘楊之好俯加惠肯寵榮曷勝

葭莩蓋葭莩其白皮至薄者借托言幸結薄親也○尚子之謀○尚子平隱居不仕為男女嫁娶畢敕斷家事勿相關遂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冰清晉衛玠美丰神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妻父冰清女婿玉潤○投瓊詩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倚玉詩蒹葭倚玉樹○洞酌忠信也○山斗平昔仰其山斗之望○潘楊晉楊綏字武仲潘岳作誄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子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見二姓世為婚姻

薦館師　東海金川　管大勳

春風披拂幾入青氈矣今郎延何師某學富緗縑說經解人頤足下今坐西席渠必能吐胸中之奇飽君家孟嘗耳

緗縑細唐虞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弟工書者手書繕寫藏之選序云文人才子名溢于緗縑○解頤匡衡說書能解人頤○西席師位也○吐胸中之奇韓昌黎代張籍書何由致其身于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孟嘗孟嘗子厚家賢子弟也因姓孟故引用之

薦許生　東汀伯王司馬　王穉登

適有一佳士欲貢之白榆社宛陵許君信茂才翩翩儒俠也腹中著書萬卷而尤長于篆翰筆赫蹏在在稱王謹介之藥籠冀司馬一操牛耳哉

佳士李白書韓荊州云一登龍門便作佳士○白榆社當時詩會名○貯書萬卷蔡邕貯書萬卷○稱王晉庾敳為東海王越參軍越府多俊異敳在其中常自謂神王○介之藥籠介引進也藥籠唐狄仁傑謂元行沖曰此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操牛耳齊桓公為諸侯盟主求牲載書故云執牛耳將在伯主若詩社會長故曰操牛耳

薦山人　東王侍御　王穉登

廷尉公客如雲最善游山人也以其節俠不孫以其詩故其詩亦婉美足傳矣既薦之使君而復口授之穉登俾佐之以舌然使君愛士不啻結襪公何假穉登言得無蛇足哉乃復附麗如此誠不欲貶廷尉耳

廷尉稱侍御又稱使君○結襪漢張釋之為廷尉有王生者謂釋之曰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蛇足畫蛇者添足此言多一番事也

薦就試　東林博士　王穉登

病久皮骨空存跬步不能前欲更造鱣堂披快風聽高論安可得哉張惕思哲腹中可稱經笥乃晚就臺試儘獲高等此不鐘鳴漏盡乎幸門

遒其長技

贑赤淵衣不掩骭其佐郡日飲淡溪之流一石。斯亦皭然皎皎泥滓不污者矣使君不惜賜之游揚羔羊素絲風勵有位非熊車首政哉澤國氣嚴霜寒自愛

郡丞二千石滿防賊也〇五馬太守也二府官近太守之職〇四壁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〇臧獲奴婢也〇羔羊素絲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言文王之化南國在位者皆節儉正直〇澤國揚州爲水鄉

薦胡宗履 與王參知 肖仕衛

宗履胡山人沉毅而有才氣工小楷且旁精翰事舊矣望輪蓋而末由也慮不得一鯫生言必按

令而趣

劍肸者托歸鴻爲紹希備公他日參桂其人固最脂耶若以貌取則失滅明矣

鯫甲小之稱〇按劍無因而至前必駭得而按劍〇備參桂元行冲謂狄仁傑日參朮芝桂以防病勸以小人充備一藥物〇滅明姓澹臺貌醜而有賢德勿以貌取而失之

字字可句句點軍取秀妙

薦胡斌之 與陳將軍 肖仕衛

麾下齋斧出塞過梓里折簡招生生自揣無六出奇力不鐵勁獸焉能執殳前驅使之握如椽筆或可當聊城之鏃然秦豈無人耶郤門胡斌之實今之黃驄少年且忠赤有智膽羅而用之必能作麾下長纓平虜二章壯萬里行色仍譜鐃吹以待

麾下大旗之下〇齋斧命將必齋戒受斧〇梓里言桑梓之邦同鄉里也〇六出奇陳平六出奇計〇鐵勁獸所向無敵人畏之號鐵勁獸〇執殳前驅與齊戰蘇長二丈而刃無殳爲王前驅〇如椽大筆〇聊城魯仲連作書約于矢射入聊城其賊自下〇黃驄少年裴果勇冠三軍常乘黃馬先陷敵陣號黃驄少年〇長纓終軍請受長纓繫南粵王致之闕下〇平虜三章二可賭平虜十詩三章以壯行色〇鐃吹鼓吹曲二篇歌唐之戰功

一吏考滿 與曾省吾

吏某役滿舊從不佞軍中最久醇謹無他且習律工書亦刀筆儒生也茲試功曹方覩此一試爲殿最不肯不忘故吏自然爲彼先談倘徼寵靈令彼得奏薄技而列高等庶幾牛溲馬勃亦非棄材臨書無任惶悚台慈亮之

牛溲馬勃可以爲藥

此人不宜之家居斷也

朱將軍 兵部 王稚登

朱將軍海內名將用兵如西宮衛尉部伍肅然往日屯閩山江上至今無桴鼓此人不宜使之射虎藍田僕見撫院公三薦而三諾之迄今猶寂寂則僕固桑弧鏃乎足下行矣僕爲朱將軍

公心能不苦

歸冠軍以田間人妄于闡外事爲越俎哉

三五年如此君髀肉何。漢程不識爲西宮衛尉 廣部伍嚴不敢犯○射 廣藍田李廣家居數歲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 南山中射日射虎爲業○桑弘羊引也以石 爲鐵不能及遠○彈冠王吉出仕友人貢禹彈 冠自慶○越俎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髀肉劉備歎曰數年不 騎髀裏肉生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張將軍 東兵道　王穉登

五月遇張將軍附一札劍緘中矣將軍名將種。五車六韜文武竝用其才靦僕故當十倍曹不。足下欲用會稽之箭請從此君籍而羽之。

不足當從此 苦而用之耶 郤教百千里 原將種

報雅小言卷之二十 張將軍 蔣都尉

爲之論請自 救始

勝與人傭耕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曰若 爲傭耕何富貴也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時發閭左戍漁陽召令徒屬曰壯士不死則已 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又漢諸呂 擅權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宴飲請 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五車書之多也 六韜太公姜尚有六韜兵法○○十倍曹丕○劉備 語諸葛孔明○會稽之箭會稽竹箭極精○ 而羽之孫箭鏃也箭得 羽毛鏃鐵故能深入

蔣都尉 薦上兵道　王穉登

蔣都尉基三吳名將也儁才英稱藉甚人口五七言近體婉秀有致可稱長城謹介之明公明公請收其囊但有一匣芙蓉鍔幸斷地出之鋏

新由將公業于兵動甚而以武將得第及教而子任爲將名士百人先生之言卒也

今夜夜冲斗牛間也阿斫皇恐 長城唐太宗稱李世勣 萬里長城又唐秦系以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 系以偏師攻之○芙蓉鍔三尺芙蓉鍔良劍也 氣沖斗牛○阿 斫天寒阿凍池

馬參軍　王穉登

友人參軍馬燢故恭敏公猶子也丘墳充腹行誼貞孤讓産于弟身自食貧官舍如僧不將妻子兼旬一肉并日一蔬馭下肅然釐檢弊政誠宜登之九列以勵素絲羔羊之風老王生貧且賤無避嫌刎頸向公子剖心明皇嗣獨不能乎

形參馬容曲是 自謂老王生

然非門下諒王生愚人安敢吐此言。丘墳充腹○以三墳五 典八索九丘之書滿腹○不將不借 二十日也○刎頸向公子侯生欲刎頸爲信陵 公子死○剖心明皇嗣安金藏 上書武后請剖心明皇嗣不反

自謂愚拙不敢言

林丞善書 薦友人　余翔

閩人林丞與不佞有史館之舊其人厚交而廉取諸公皆爭爲推轂今者海遊薰沐而薦之鈐下此丞善署書不減韋仲將伏冀精試之俾獲以柔翰爲耒耜何敢忘明公之大造哉 薰沐三浴三

敬以致之○韋仲將 晉人善書題署

閩人林丞善書不輸韋仲將書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六

仙　與友人　東方朔 漢 仙家
仙　與王僧達　丘珍孫 梁 仙家
仙　答丘珍孫　王僧達 梁 仙家
仙　答明士　陶弘景 梁 仙家
仙　別蘇林　涓子 晉 仙家
仙　與太極官僚　姜叔茂 晉 仙家
仙　示許長史　右英王夫人 晉 仙家

仙　答許長史　中茅君 晉 仙家
仙　告右英王夫人　許穆 晉 仙家
仙　奉詣長史　楊羲 晉 仙家
仙　將昇化別親故　謝自然 晉 仙家
仙　東吳少參　王世貞 明 仙家
仙　與曾觀察　屠隆 明 仙家
道　與沖虛法師　鄧志謨 明 仙家
禪　上荊史張悅　費文潤 齊 禪林
禪　與僧遠　蕭子良 齊 禪林

禪　答僧法雲　沈約 梁 禪林
禪　答僧法雲　韋叡 梁 禪林
禪　答法雲師　王泰 梁 禪林
禪　答法雲師　曹景宗 梁 禪林
禪　答王論　佛圖澄 梁 禪林
禪　與鳩摩羅什　佛圖澄 梁 禪林
禪　與周顒　智林道人 梁 禪林
禪　上梁武帝　傅大士 梁 禪林
禪　答西域智洗　玄奘 唐 禪林

禪　上唐高宗　玄奘 唐 禪林
禪　召玄覺大師山居　朗禪師 唐 禪林
禪　答朗禪師　玄覺 唐 禪林
禪　東湛師　王焞 明 禪林
禪　寄徐入石　虞邦譽 明 禪林
禪　與吳皷山　萬士和 明 禪林
禪　與李卓吾　袁宗道 明 禪林
禪　答無跡講師　袁中道 明 禪林
禪　與信山上人　汪道昆 明 禪林

釋與彭父　憨　山 明 釋林
修道處與張伯雨　虞　集 元 內典
譯佛經與鳩摩羅什　佛圖澄 梁 內典
讚佛經與慧臺　鳩摩羅什 梁 內典
金剛經寄龍君御　袁中道 明 內典
山川答謝中書　陶弘景 梁 山川
山水與朱元思　吳　均 梁 山川
山水與顧章　吳　均 梁 山川
山水與施從事　吳　均 梁 山川
山水寄元稹　白居易 唐 山水
山水與晏尚書　范仲淹 宋 山水
山川答士言　蘇　軾 宋 山水
山川與賈叔老　蘇　軾 宋 山水
山水與張右丞　孫　覿 宋 山水
山川與沈炯　張　種 五代 山水
山川答張種　沈　炯 五代 山水
湖山與牛都閫　張　寧 明 山水
山川與楊東濱　陸　深 明 山水

山水與汪嘉　洪時阜 明 山水
山海與朱朗宗　錢　洋 明 山水
雁蕩山與宿先　懷　素 唐 山水
峨眉山與謝安　王羲之 晉 山水
華山與李本寧　蘇　游 明 山水
華山報王宗長　陳文燭 明 山水
南華與歸裕謙　憨　山 明 山水
終南山訪儲世叔　陳雲湳 明 山水
天台與余見田　蘇　濬 明 山水
武夷山與鄭道行　蘇　濬 明 山水
洞庭西山寄伯修　袁宏道 明 山水
浮弋山與項彭父　蔡毅中 明 山水
圭峰約友人　金有利 明 山水
九華山與陳伯倩　虞邦譽 明 山水
九華山東潘伯潛　湯賓尹 明 山水
燕子磯秋日邀友人　張翰翔 明 山水
金山東汪司馬　江　滙 明 山水
金山邀友人　許以忠 明 山水

富春山 柬仲弟 程子鏴 明山水
石鼓山 柬寇副潘十泉 沈愷 明山水
西陵峽 與鄒綵美 屠隆 明山水
浮山 與馮子莢 李頫 明山水
蟂磯 柬友人 劉一初 明山水
采石山 復管玄生 許以忠 明山水
龍山 謝鎮辛田 顧汝紳 明山水
赤壁 招友人 陳大用 明山水
陽羨山 邀友人 陸釴 明山水
雨花臺 寄陳不染社丈 張國縉 明山水
柏岩二山 柬江文學 范中民 明山水
匡廬山 寄林素西太守 陳純 明山水
大雷山 邀友人 許以忠 明山水
楞伽山人 答陳白楊山人 唐寅 明山水
麻姑山 寄友人 鄒矩 明山水
峴山 復李司空 袁袠 明山水
崆峒山 柬余君房 蘇濟 明山水
山中 與楊東濱 陸深 明山水

山中 寄四五弟 袁中道 明山水
山中 柬馬瑤生 何夢星 明山水
山中 柬倪子 湯賓尹 明山水
山中 寄夏道甫 袁中道 明山水
諸名山 與黃宗賢 王守仁 明山水
諸名山 招許君信 劉肩吾 明山水
諸名山 寄舒大參 錢文薦 明山水
諸名山 柬陳春瀾 虞邦譽 明山水
諸名山 與江舜卿 邵樸 明山水
西湖 柬孫子畜 錢文薦 明山水
西湖 與趙秀才 許相卿 明山水
西湖 招湯酈陛 袁宗道 明山水
西湖 寄友人 袁中道 明山水
莫愁湖 與孫玉鄰 虞邦譽 明山水
大江 與鄭希大 魏校 明山水
鏡湖 柬友人 王獻之 晉山水
鑑湖 答黃起亭 魏校 明山水
浮海 與李使君 屠隆 明山水

珍珠泉 與楊見峴　高希章 明 山水
太湖 柬唐伯虎　徐禎卿 明 山水
洛陽泉 與宋念魯　張時徹 明 山水
濠梁 與徐觀瀾　徐㭿 明 山水
湖南 寄□□　丁惟暄 明 山水
臨溪 柬行所于介城　陳筌 明 山水
雪溪 招潘子嘉　凌約言 明 山水
觀瀑亭 答友人　秦夔 明 園亭
康王谷泉 柬友人　費宏 明 園亭
蘭谿 與崔鶴汀　莊起元 明 園亭
瀫水 與蔡元岡　莊起元 明 園亭
湖亭 與張勃于　章玄 明 園亭
曲澗 柬大介丞　顧汝紳 明 園亭
鳳皇池 謝新簡尹　祝允明 明 園亭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六目錄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六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仙 與友人　東方朔 漢

不可使塵綢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十洲 巨海之中有十洲。並人跡希絕之地。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三島 在海中。扶桑島蓬萊島崑崙島。皆神仙所居。○瑤草 東方朔十洲記云。出瀛洲。○輕舉 仙有十種。地行飛行遊行空行天行通行道行默行精行氣行。

此即天行通行道行仙也

仙 與王僧達　丘珍孫 五代

耆稽先生伯玉。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栖冶城。安道入昌門。于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還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

却粒 即張子房辟穀也。○餐霞 采日月之光華吸沖之靈氣也。○冶城 石頭五城之一。○羽化 即蘇赤壁賦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也。

仙 答丘珍孫　王孫達 五代

褚先生從白雲巔矣古之逸人或留廬見孫武使華陰成市而此子寂然唯朋松石介于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訪辟離若已窺烟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朋松石與松石為朋侶○芝桂辟離以藥石修煉者也）

仙　答朝士　陶弘景　梁

至哉嘉訊豈家生所辦雖然試言之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

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于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延壽而者有所至也○尸解借質以蛻壽）

之術為功滿令復觀其尸入棺甚輕及視其背有異文焉以為尸解得仙去自稱為抱朴子

仙　別壽林　消子　晉

吾餌朮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關復周遊名山看望八海回翔五岳休息洞玄棲林草之垂條與鳥獸而相徵川瀆吐精丘陵蓊鬱萬物之秀寒暑之節弋釣長流遨遊玄藪靜心山岫念真養氣呼召六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宴樂中仙不求聳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徘徊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子別子勤勗之相嚴室也（朮精白朮黃精二藥名○五岳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八海東海西海南海北海之外又有滄海碧海紫海玉海瀚海瀚海瀛海瀛海俱中有仙山玉樓金闕珠宮瓊室在焉○六丁神將也凡時日丁丑丁卯丁未丁酉丁巳丁亥各有司值焉）

仙　與太極官僚　姜叔茂

昔學道于鬼谷道成于少室養翮于華陽待舉于逸域時乘飇輪宴于勾曲悟言永歎徂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鬼谷周時人即王詡也○勞道鬼谷山[illegible]松也）

仙示許長史　　晉　右英王夫人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能仰飛室同上雲玄之涯。否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亦無咎于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沾之哉。意不往而求眞似欲衛之也。顧告守雄守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絳宮即絳霄亦云紫霄空同山名昔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在空同山日冉勞爾形撓爾精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

仙　答許長史　　中茅君　晉

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誇邁世跡。超登清虛。何玄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書云廟開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玄洲。不爲邈絕。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謂言貫于心。良可敬矣。彼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遐。閬風列仙傳有崑崙閬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左瑤池右翠水環以弱水九重非飈車羽輪不可到

仙　告右英王夫人　　許　穆　晉一

穆惶恐言。沉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illegible]日積。幸遭玄運。靈啟其會。披散氛霧。朗然[illegible]眞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何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循注。言不自觴許穆入華陽洞修道得火棗一

仙　答許長史　　楊　羲　晉

自隔聯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沛先言附伏想玄宮融和。所蒞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浮翳。六天攝感。消滅魔氣。爾使眞正之信流行。三元玄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歸發。頻頻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爲信。既感冥通。銘德之厚。倏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即疏記。所要密草。八風者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六天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總攝太微垣爲六天三元上元中元下元

仙　將昇化別親故　　謝自然　晉一

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

之後。與有善緣。早會清原之所。卽與相見。師三

淸玉淸聖境。上淸眞境。太淸仙境也。

仙 米與少參 王世貞

閒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苦寂寞。公所統緒洞天。

仙界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

自有一種富貴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

吏耳。洞天有十大洞天。又有三十六洞天。

仙 與曾觀察 屠隆

隆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子

主無媒。歸棲岱岳。隆雖不肖。願追踪此兩生。上

則飛肉霄漢。次則脫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

不能學虞卿史遷。窮愁著書。齒髮禿落。吻涎鼻

唾。龍鍾蹣跚。老錯故紙。作蠹魚書蟲也。安期生賣藥海

邊。琅琊人。世世見之。計已千年。○徐洪客與劉

文靜。望氣。知李氏當興。與李靖佐李世民。得天

下。後遁居海上。

道 與沖虛法師 鄧志謨

別玄關三越春矣。僕亟問交梨火棗。曾種之熟

乎。僕又問新火候。收露芽。作餅幾許。鈕竹胎作

脯又幾許。他日過訪吾師。以此啖僕。則紫芝石

與五侯鯖也。交梨火棗。許獲入華陽洞修道。玉

月女紫微人人與書曰。交梨火棗

玉醴金漿。交梨騰飛之要。使生于胸中。熙掃除

未盡。是所以梨棗不生也。○露芽茶也。○竹胎

笋也。○紫芽香亦茶。

五侯鯖。五侯鯖膳前見。

禪 與荊州史張悅 費文淵 齊

道汪法師。叢行淸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羣。確焉

難拔。近聾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閩境之論。食

日非宜。鄙州邊荒。僧尼崇禪戒。所資一焉。是

賴。豈可水失其珠。山忘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使

四輩有憑也。

禪 與僧遠 蕭子良 齊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淸高。潛山樹美。四海餐

風。弟子闍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神化。開洗煩

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將不可忍。潛山

齒美言。僧家一塲白雲。三間茅屋。○四海餐風

言僧家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異世。去世

禪 答僧法雲 沈約 梁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

法師殿內。亦蒙敕苔一本。悲受頂戴。尋覽忘疲。

自外。况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悦。須承懷賁來遊。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寫目望途。（其勞佇）夫栴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匿曜。（則）衆珍自積。且滿願不專美于絶代。龍樹擅于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坐爲著之。（譯殊域與中國聲音不辯語言不通極遠重譯而至譯解其言語文字也。摩尼寶珠。龍樹菩薩名。三十二祖之一也。）

禪與周顒　智林道人　梁

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絶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歎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捉麈尾。法暢造麈尾。法暢至往公。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麈之長。凡有所揮之。左右則衆麈隨之。今好談者。故以麈之尾揮之。是取其義也。）

禪上梁武帝　傅大士　梁

雙林樹下當來解脱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遣弟子傅暀馳爲…（[illegible]）

禪者西域智光　玄奘　唐

苾芻法長至。蒙問。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苦海舟沉。天人眼滅。法師夙承雅訓。叠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何奈何。顧自栽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化。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眞。法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苾芻草也。有五義。生不背日。冬夏常青。體性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布。苾芻佛徒以名稱。○大覺三十二祖之首。商那和修三十二祖之二。迦葉三十二祖之三。優婆毱多。又商那之弟。爲四祖。○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

前日敎中效 山居舊蹤

來仍自敍

禪上唐高書　玄奘唐

玄奘少來頗得尊精教義惟于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蘿薜清虛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等寺皆跨枕巖巒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斂依以修禪觀爾疏朝士尚解歸海泉許俗人猶知栖眞玄奘出家爲法翻滯寰中清風激人念之增愧

四禪初禪有尋有伺二禪無尋惟伺三禪無尋無伺四禪捨念法事○九定正見思惟語業命精進方便念定○少林伽藍三藏菩提留支假禪師名○巢許巢父許由懸于箕山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于潁濱洗其耳巢父方飲牛恐汚牛口牽上流飲之

禪　召玄覺大師山居　朗禪師唐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遊石室巖龕拂巾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異菓野躬御擣猿嘯長吹遠近皆聽鈕頭當枕細草爲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有振錫

禪者朗禪師　玄覺唐

金策之銘錫又行僧爲飛錫

自別以來經今數載遙心眷想時復成勞忽奉來書適然無慮不委信後道體何如法味資神故應清樂也粗得延時欽詠德音非言可述承懷節操獨處幽棲泯跡人間潛形山谷親朋絕往鳥獸時遊竟夜綿綿終朝寂寂視聽都息心累閒然獨宿孤峯端居樹下息繁餐道誠合如之

知此疑然何 動不成

禪　求浩師　王焞

恭承嘉惠不滅醍醐意者趙州和尚雲門老子亦只漂母婆心哀王孫而授之餐耶即扳過邸共咲慈雲弁耳青蓮快論也

趙州和尚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答云庭前柏子樹○漂母哀王孫韓信微時爲釣漂母飯之信曰我必厚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慈雲弟集云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禪　寄徐八不　虞邦譽

弟向來公案似覺了了近日斟酌一番雖做得一瓶一鉢家風云何棄此娑婆世界不免料理

物情。剩調世法。作活佛供養。鹿幾老來擇一住徑。結茅浜竹木之傍。大家參取無生妙果。不亦現世長進耶。如一瓶一鉢家風。守靜禪師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瓶一鉢到處是家風。

禪　與吳疎山　葛士和

禪家有忘一絲不掛者。其師且謂之俗漢。吾輩試于此參之。公本欲無言。而僕尚以言攪公。是禪耶。是俗耶。一笑。一絲。蔡與云。一絲不挂。萬念皆空。

禪　與李卓吾　袁宗道

聯昧為空。此是古人禪病。非今人禪病也。今世學人。其上者堆積一肚佛法。包裹沉重。還嫌禪學疎淺。鑽研故紙不休。此等人正是為有。何嘗為空。又有一種口裏說我學禪學道。其實昏昏兀兀。接客之暇。籌計家私。飽飯之後。算量資俸。三乘十二分教。一字不看。一千七百則公案。一語未參。若此種人。聯昧則儘聯昧矣。但是聯昧為有。不是聯昧為空耳。落落宇宙。見一聯昧為空者且不易得。而況絕學無為者哉。

禪　答無境講師　袁中道

南歸途中。即思從玉泉拉師同尋青溪紫蓋之勝。此志必酬。但目下歸來。眷屬相聚未久。不能即杖烏藤來耳。劉恆沙來云。師為我得異夢。果否。僕年已四十餘。張果老驢。見不堪作推磨用。但那邊事有着落。臘月三十日不慌不忙。即勝二十四考中書令也。有志未遂。何以策我。張果老以紙書驢帖疊開。每出入。必取紙驢乘之。○二十四考中書令。郭子儀歷中書二十四考。

禪　與信山上人　汪道昆

僕方浪迹吳越。畏暑未歸。翹首菩提。無由聽法。悵望可知矣。臨湖西望。無任惡情。水面蓮花。如睹法眼。秋風卻暑。計得還山。不知猶得駐慈雲否。菩提。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慈雲。雞跖集云。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

禪　與彥父　憨山

賤事仗法力剖雪。一切煩惱障。忽變惟喜緣。果能為六祖作不朽功德。和尚之樂在諸天上也。煩惱障。禪家四弘願有煩惱無邊誓願斷。○[illegible]

苦。三無諸苦。四禪樂修樂。喜○諸天三天九天三十三天。

修道處　與張伯雨　虞集　元

承今福具便向江東西名山縱遊此最上奇事惟在勇爲仙眞神人即未便居天上要亦不肯來塵中汨汨山水勝處多所恒遊願吾伯雨早有玄遇其俗緣未了此事但輸一籌先耳

因緣俗緣 亂諸法和合爲因緣又次第緣心心數法又有所緣緣法無所依又增上緣法無可得爲四緣

譯佛經　與鳩摩羅什　佛圖澄　梁

日有涼氣此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諸求若不傳不處衆恨何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與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于君耳

讚佛經　與慧遠　鳩摩羅什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爲貴經中偈誦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

今僧家于佛前讚嘆必用梵音此所謂入絃也

金剛經　寄龍君御　袁中道

聞近來持金剛經且漸悟解理此是千古英雄歸根下著子不然即功高天下名震一世終歸墮落大慧云但熱惱逼時朗誦金剛如偈語便是一貼清涼散也況漸入之者乎入悟之法大畧具大慧中峯二語錄中若不于無義語中逼拶一番只成文字依通非到家消息也請自參之

大慧名慧遠晋住廬山東林寺有白道流同修淨土號曰白蓮社

山川　答謝中書　陶弘景　梁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啼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與其奇者

康樂名靈運好山水

山水　與朱元思　吳均　梁

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

十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鳥相鳴嚶嚶成韻經綸昔務成窺谷忘返矣富陽縣名漢富春晉富陽○桐廬縣名漢桐溪吳桐廬富陽屬杭州桐廬屬嚴州○甚箭流迅之速也○嚶嚶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山水 與顧章書　吳均 梁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鳴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青田兩峯對峙有洞曰石門

山水 與施從事書　吳均 梁

故鄣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峯入漢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為霜春蘿被逕信足蕩累頤物縱裏散賞企水之猿百臂相接山中澗流有伢岡壁前直猿欲飲水則老猿一臂擎背二臂相接泉後下飲

山水　白居易 唐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廬江冶父山形勢峻險峯巒秀麗左龍穴王姥右紫芝八公有種種仙跡云

山水 與晏尚書　范仲淹 宋

衢歙合于城隅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鳧鷺交下有嚴子陵方千之隱茅羣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去巖泉一濟山幽大得隱步

山川 答士言　蘇軾 宋

雪齋清境發于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易議優劣也雪齋境極清曠在金衢二山界

山川 與蘇舊老　蘇軾 宋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

洗頭盆掌異　雨中光景

仙人露掌安知非吾兄顏色耶稍牘下山過州中當謁吾兄矣絕頂寒甚擁被草草當發吾兄一笑（玉女仙掌陝西華陰太華山石壁直上如掌成最著者日蓮花明星玉女三峯而仙掌崖日月巖茶蘼者奇境也）

高致閒情超然雲外

南華　與歸給諫　憨山

南華之約仙舟至濛瀼登岸入山二十五里遙迤山邐具可逍遙鄙人且從陸先爲掃石焚香謹敕山靈請候松門也（仙舟郭林宗與李膺同舟共濟人望之以爲神仙○逶迤徐徐而行○山靈音周彥倫隱北山後應詔欲去孔德璋乃假山靈之意以移之云）

秀出靈表絕似山亭

終南山　復顧豐叔　陳雲浦

僕宦此聊足自遣終南當戶雞峯如碧筍左簇退食時秀色紛嚀盤几泉透窗入廚孤枕夢間驚聳雨聲也（終南盧藏用隱終南山應詔權利一日指之日此中大有佳處司馬承禎日僕謂此山仕宦之捷徑耳譏其假隱以要君）

赤城霞起以建標第十六洞天之六名上清玉平之天

天台　與余見田　蘇濬

入天台風景殊絕坐石梁間不覺天風下墮令人冷冷欲仙抵赤城踏似散綺霞標列如飫陽春亦屬客一快也（天台道書謂上應台星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

巨從墨驛亭石巖長數十丈下臨綠瓊樓玉闕碧林翳庭洞天○赤城在半巖不可登乃可登上有可名狀稍金壁立如城

武夷山　與鄭　蘇濬

武夷風景領袖八閩距足下所遊不甚遠倘獲南翔邂逅下共叩武夷君一葉一樽唱棹歌九曲慢亭在上曾孫在旁懸崖寒溜冷冷齒牙間當不讓華嵩太和也（武夷爲第十六洞天高峯三十有六其丹山碧水巖巖怪石朝暮雲霞變態萬狀風景甲于東南秦時籛鏗修眞于此又列仙傳籛鏗二子長日武次日夷又嘗有神降于此自稱爲武夷君）

出靈山之勝　出靈巖之勝

洞庭西山　寄伯修　袁宏道

大人至吳任四越月不見燕臺一字近發舟西矣弟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斷而出放舟五湖信宿縹緲峯頂遍觀七十二峯之勝差覺得意遊龍洞觀無礙居士舊迹不勝深擬洞淡六七里聞山中道士云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第無靈威丈人手段又積潦滿洞不敢輒入躋而歸返舟靈巖賭館娃故址其山不甚高而幽奇甲于吳中虎丘不堪作奴且其中多游槩遍

有情癡漢

閒字鈔兒安在不知山意

會意

二公有佛

簿旛府幾西施履跡遊麝香徑思吳宮花草低徊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情之癡至于如此可發一笑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可與語者徐參議園亭徐少卿歌兒耳何物雲興出此三物奇哉怪哉王衷白無疑可疑何必破疑蕭玄圃本無疑何必求疑為我拜上二公只硬不疑便是佛翟洞觀過蘇自笑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能脫菩薩氣耳顧湛菴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吳中運粮僚佐至京師

兩山勝境畢具

執別種手而別也

者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閒官何惜一張紙一研墨數行字乎

五湖太湖也即震澤○縹緲十十二峯洞庭西山有七十二峯惟縹緲峯最高○龍洞云天崖第九洞天又云林屋洞昔闔閭使靈威丈人入洞十七日因得禹書洞中有金庭玉柱○靈巖山在蘇州吳王館娃宮故地上有西施洞浣花池采香徑及琴臺響屧廊西施履跡○吳宮花草李白鳳皇臺詩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浮弋山與顧彥父　蔡毅中

執別歸來結廬浮弋山傍山坐抱朴子種杏處峰巒奇峭松檜畫暝猿狖清嘯與寒泉响荅耳目改易心神飛揚倦則養闔摩物蘿形自愛頗

李白詩擢首問青天義取斯月有

得戲劇造物之趣回視長途風雨萬態兆得就失哉

浮弋山在河南光山縣弋陽峰巒奇峭俯眺長淮出細巧石堪爲碁子○抱朴子葛洪號稚川種杏處杏山在浮弋山旁爲勾漏令得丹尸解仙去

圭峰　約友人　金有利

圭峰雄勝不讓閬苑雄之濟勝具而濟勝情則傷也屈足下二人詩嘯咏山巔而擡首向青天倘亦有東山之趣乎謝公之屐不可不一沂矣

閬苑仙境○濟勝具二句唐許渾好登山人云云○謝公屐謝公好遊山自製木屐上山展則前齒短下山展則後齒短一折閬玄破荷堅不覺屐齒折

起舞石華蓋峯聲聲便起舞化城地下有三千六百峯互相雲霧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九華山　吳廣伸倩　虞邦譽

謂九華歸種中峰敘尚片片飛出兩眼不知何福修來此回得飽看山色仲倩故是東中人耆之當亦起舞乎題石上一作似政峰頭形勝鬱岧嶤一望高聳四望遙山擁九華森地軸塔衡雙照擁天標遡看嵐翠和烟重既過溪聲帶雨驕我欲皈依清淨理可能長此避塵囂

九華山　束濬伯潛　湯賓尹

兀坐九華中峰蒼翠醉人天合金剛風雲叱咤

則歎纍瑣贈言以權其勢忽一相思輙桂帆與

予抵石城越浦江聽斷騎陸馳三日夜渡淮而懷遠日前矣追惟慨昔為齋頭十日之飲獨不得潘大潘二兩兄相于嘯也○九華在青陽縣西南名九子山李白謂九華似蓮華更今名○此生唱羽嘈唔吼嘩子人自蕪○湯了郭大江○石城應天府西頭山為城諸葛亮云石城虎踞○于嘐莊子前者嘐于後者嘐嘅也○

以得李杜 李太白以爲 北山移文 如九華山以 為北斗為宸 見九華演僧 前言之夫也

燕子磯 黃山遊友人　張翰翔

秋色漸佳蓴鱸正美同丈涉江釆夫容共醉燕子磯頭亦勝遊也○燕子磯屬應天府大江之濱○蓴鱸張翰思蓴菜鱸魚膾

金山 柬汪嗣馬　江淮

適來淮海牓未及溫聞足下金山之遊不得相從杖履竊幸茲山得覩名賢珠翰留題千古起色遂許渾諸人為落水羅漢矣新作與慰遠人

名賢題詠其千古生色

金山 邀友人　許以忠

金焦對峙甘露中分蜃氣結樓蟾光罩海遊一日勝為一日卿仙矣第山靈無緣未經足下品題于欲買小舟再共溫之何如○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山雄峙大江之中焦山焦先隱此因得名

足作游仙

富春山 東弟　程子游

項過富春山下維舟徘徊登臺長嘯薄暮清風響籟明月窺人咄咄此君安能為漢有哉恨不携吾弟來與客星相揖讓也○富春山一名嚴陵山清麗奇絕嚴釣峰號臺有瀬大江即子陵釣臺處○咄咄漢光武謂子陵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客星光武與子陵共臥子陵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光武曰朕與故人同臥耳

此富春山故事

石鼓山 柬袁嗣　沈愷

石鼓之遊風景殊絕不似人間塵界及登仰高樓俯仰瀟湘天光一碧風帆隱見如入畫圖執事似南霍高人而吏隱于此不知君似瀟湘瀟湘似君耶小詩見意真不能瀟公一笑吏回聊附此并致謝私○石鼓山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亦云有十石鼓大百圍每鼓鳴則天大雨聲如大鼓有兵起此石鼓近瀟湘必在衡嶽七十二峰之中耳

石鼓山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山上石如鼓者十上有文

西陵峽 與吳某業　屠隆

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荊南山川最勝處足下賢豪人山靈借杖屨使陽臺之神邇荊使君稱部下女子亦人生快事也○西陵峽三峽之一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猿鳴三聲緣谷嶂相之莫不謂壯

羅浮山與湖子實　李頡

（子長好山水）

羅浮山色，海島潮聲，足下遊遍以歸，眼脈肺腑。矜與司馬子長既休，弟心羨之。何日過我玄風洞裏，坐談百粵形勝，俾不佞附遊于各叢林中。

羅浮山在惠州府增城縣界，在數澤中，不爲洪水所沒，蓬萊遊浮，上有拳巖飛瀑，尤爲奇絕。

磥磯　劉一初

（陳光從泊舟磯下，有老吏同來……）

磥磯在望，錯縈可登。當午采迎蔡戟，眇睇其巔。酒酣詩狂，頓穿天地。勿俾山靈笑我輩俗吏也。

磥磯在無湖大江中，磥老蛟也。磯南有石穴，廣二丈餘，其深叵測，即磥所居也。

采石山　侯官玄生　許以忠

（風波之險不賓情仿）（累神所邪）

五日泛采石，妖風雲起，拍浪排空，舟中人膽落波心，相對泣下，會謂肉葬江魚矣。吾獨勘破生死關頭，不作戚戚狀，惟長揖李謫仙，朗吟一律，與其神護，果得安流以逝也。

采石山在太平府北，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揚帆至金陵者，宮錦袍坐，旁若無人。

龍山　謝龍　顧汝紳

昨招龍山之遊，綺筵霞爍，佳士雲從，兼之曦和助暖，山靈獻妍，奇峰詭石，參差踞伏，如送如迎。

（叙山色）

登而眺之，疊嶂層巒，隱見琳宮梵宇之軒翔，山光水色，氣象萬千，襟宇空曠，若別有洞天也。雖靈巖赤壁，豈足過耶。且良辰美景，賢主佳賓，

（叙勝遊）

合并四美，勝哉斯遊，可謂不負佳期矣。法宮仙仗，洗盞更酌，錯觥交酬，逸興開襟，飲焉無量。既而夕陽在山，人影參亂，翩然下來，散步郊墟，依然仰止。

（叙不盡之興）

但見梅梢新月，朗照虛懷，雅趣無邊，陶然興咏，爰步虛堂壁韻，以紀其勝，得鍾字錄去，呈謝華老，其爲正之。

龍山，一在南直太平府，一在湖廣荊州府。桓溫九日宴此，風吹孟嘉帽落，嘉不覺，溫令孫盛作文嘲之，嘉應聲而答，門生集賞，爲龍山不朽盛事。

赤壁　舊友人　陳大用

登赤壁，出明公賜金沽斗酒酹之，大醉江山風月，千古無恙。猜無絲待斷，引商刻羽之謳，徒爾寒杯對肩而無徒，何以令蘇長公笑人乎。

赤壁在武昌府嘉魚縣江……赤壁在黃州……東坡遊黃州赤壁……名赤山，石皆赤……呂望釣此。

陽羨山邀友人　張靈

何時復挐舟陽羨，訪張叔鄰，聚物善主文，借問

明旣耳。

麻姑山　寄友人　鄒矩

來訊惓惓。并及麻姑。麻姑誠天下名山也。僕曾遊一遍。直城西十里。緣山麓而上百餘步。有尋眞亭。又數百步有雲闕。從上斗折數百步至山半。俯視如龍首峯。如赤面石。如從姑石。皆帖然履下。山下澗流十餘里。其平布石者如織組。其擁石下而下者如驟潮。其聲細者如環珮。其聲

龍潭。又上則仙都觀。傳卽蔡經故居。王方平會麻姑之地也。壇之外。山皆迴環。下瞰城郭。大僅如掌。烟霧際天。或黃練。赤或青或白或紫或黑。變幻不一。遊者飄飄然如騰空御風。而欲仙。山後有仙羊。五老。泰人峯。碧蓮池。丹霞觀。欲窮其勝。以日暮不果。余昔游地旴江九年。思遊輒阻。今年魏恒裕邀一遊。殿時當一篇以記之。足下有志。卽飛舄過我。僕偕去。一二指點可乎。在旴江南

曾廣昌新城界。連南豐。兩處周圍百里。中有平田。道書云。三十六洞天之一。麻姑曾修鍊于此。王遠之括蒼。過蔡經家。敎其尸解如蛇蟬。經家于此。麻姑至。擧家見之。

峴山　復劉司空　袁袞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羈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一一遊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耶。長興去此半日路耳。屢欲飛棹伺候門屏。一憩胸中邑鬱之懷。恐公復邏深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

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

峴山。湖州府城南。舊名顯山。晉太上有兩峯。峯頂各一池。若左右目。○富春山。桐廬縣又名嚴陵山。前臨大江。子陵釣魚處。嚴陵灘卽釣臺。東曰七里灘。○天姥山。紹興新昌。道書第十六福地。東接天台。○天台華頂峯。天姥峯在天台與天台山相望。李白夢遊天姥吟卽此。○赤城山在台州。山石皆赤。色壁立如城。○陶朱五湖。范蠡旣霸。不可共安樂。乃扁舟五湖。變名陶朱公。○長興深陽二縣名。

崆峒山　與余君房　蘇濬

足下入安定。登崆峒。稱讓于軒后廣成之側。大是奇勝。聞北地涼甚。三伏如湲秋然。自公之暇。

輕颸在天，玉舒登庭，當不知世界炎炎也。

崆峒山，江西贛州府之來山也。其巔有湖，湖有鯉魚，人或動之，風雨立至。○軒后廣成，軒轅黃帝登崆峒山，訪道于廣成子。○輕颸，風望符月也。

山中 與楊東濱　陸深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遙田滿地皆白雲，以軟輿經過，瀰漫霏霏，俯見城郭，此身眞在天上。須臾扁舟亂流，還坐南榮，映日從兒子寫漢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急足報去，能棄輿來此一話，何如。

山中 寄五弟　袁中道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閱藏經數卷，倦卽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藍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後閒步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作。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間，花鳥更新奇。來往數日，烟雲供養，受用不盡也。

米家，米芾號海岳外史，風神俊邁，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特妙翰墨，畫山水，世傳以爲至寶。

山中 柬馬璞生　何夢星

春來花發，山椒柳眼，池岸生苔，鵓鴿池其間，差以

送日，亦匪區區成山水可擬，異效此亦不落寞莫酒爐。風烟磨言何日。

蓂莢，堯時有莢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眠。○臨池，晉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爲之盡黑。墨者，流筆流洗也。

山中 柬伯子　湯賓尹

別期動輒四五旬，聚散那可知。作兒意氣近且破。山中數聲木魚，消磨殆盡，胸中烏有矣。伯子近況何似。

烏有，莊子烏有先生，託言虛無之境也。

山中 寄吳道甫　袁中道

山中清寂，晝着夾衣，夜蓋木棉被，樹較前益淡。

泉更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窗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令道甫見之。清秋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爲妙也。但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一笑。一奚山中極宜於爆竹，每放一爆，則響半日始息，千萬覓百十个寄來，至禱。

爆竹，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人長丈餘，見之卽病寒熱，以竹著火中爆烈有聲，則驚遁去，今故此。

諸名山 與黃宗賢　王守仁

到家卽欲與曰仁成鳳鳥之約，親友牽絆，弗能

諸名山泉 … 祁 撰

滿懷俠氣而又有英雄之

伏承足下妙論非乞杜下史即空祇樹園飄飄然有離塵絕俗之意不啻鮓川懸空可仰而不可攀也今且浮嚴灘窺禹穴登天台陟鴈宕以遊乎吳門虎丘之上而廬焉然後市泰山之故廬訪勝美之遺迹因知名山大川幽人隱士盡屬管領下矣壯遊哉僕棲栖風塵中無以自表而不得求下達去者非頽舍哉同好也恒願得詔金馬門附于歲星之誼應魏闕江湖二美並具不啻快哉千載奇觀乎否則上之不能辟世次之不能玩世豈廣其爲報足下

柱下史老聃爲柱下史○祇樹園佛家○嚴瀨天台鴈宕虎丘勝處俱見高僧傳○禹穴委宛山上有石匱虎侯之得五山赤珪如月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又藏金簡玉書于此禹治水畢功

西湖　孫予書　　錢文薦

看西湖千古佳話

京塵中漫漶歲月鄒奏在前而弗獲屬和是自外于大方也可勝愧恧西湖境致不敢自誇水比洞庭則遜浩淼山比參嶺則遜崔嵬然而洞庭參嶺山水不能兼也西湖兼之矣彼爲巨觀而此爲幽賞自香山蘇眉山所爲析喜而欲狂者吾兄得之酒與詩情當有倍異時膚詞如弟月逐逐紅塵作牛馬走已耶

山水之致當以紅塵所苦而俗(?)

杭州府西湖周三十里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聖明之瑞稱聖明湖蘇軾守郡上言西湖有不可廢者五乃築長堤以便行者又名蘇公堤○參嶺即鄒嶺風景參寥俱爲杭州守○白香山即樂天也蘇眉山即東坡

西湖　與趙秀才　　許相卿

與山靈寫照

西湖勝遊形羈神往豈惟足下怪地主之闕供湖山之雲亦將瞥眼鄙夫之塞盟耶秋闈得售解后有期積懷俟把予盡之

西湖　與張鄭二生　　袁宗道

名山勝水足長生不老之資正爲此

弟以病得休恍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于燈節前後扶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遙林莽欹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丸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否

扶藜扶杖也○參苓二藥名○青牛氣色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關令尹喜望見西來紫氣曰應有真人過後果遇老子授以道德經五千言

西湖　復友人　　袁中道

非遊湖快甚弟生平于漆園文謫仙詩米家字

前此同異子了詳評湖邊邊與有東坡之上

世人不能知此

即之神飛性蕩。忽不自知其舞蹈若一至西湖。便覺有進于此者。大約如大禪師人定時了無邊際。一語形容不得。俗論追勝遊者必歸蘇公。弟恨不能將此輩即置之大辟。只此一語不知將古今多少人品活活埋沒。豈可以口舌之過輕貸之。即一至唐人來此地。湖神自能開路其心。腷愫然有會。何必定要姓蘇。若作意姓蘇。便是姓張姓李矣。昨有客亦執此俗論。侃侃胡言。故并及之。非自與也。奉園文莊周書奉朔吏 仿南華眞經○蕭仙詩

李白賀知章稱爲謫仙人○宋米芾字元章風神俊逸有仙氣一家筆法追古云

莫愁湖　虞邦譽　與孫王穉

元明之地便目無所事一

白下片帆。又刺忤人傍矣。回首故人渺在雲外。不知莫愁湖上能消得幾何愁也。應天府西南有三山莫愁湖在三山門外昔有妓盧莫愁家此故名

大江　魏校　與鄭希大

初八日鼓棹橫絕大江。桑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于吾鄉。沿途每接士夫。好爲苛禮而少眞率。自吾黨

對江山相愧自漢于江山古也

惆折腰人難。諸俗出既無補于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近。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携而撫孤松也。淡泊源涵父舊舫棹而歌鼓枻擊槳也○大江揚子江○淮秦淮也在上元縣○南北分長江天塹以爲南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折腰陶淵明彭澤令不肯折腰五斗米○撫孤松淵明歸去來辭撫孤松而盤桓也

鏡湖　王獻之　晉

言在山陰道上行如鏡中行於此可見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鏡湖即鑑湖○應接不暇言若不及。

鑑湖　魏校

一遙湖出西古水諸回水鏡鑑湖故古水出狀元應驗

鑑湖風月無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弟多病杜門。聊以排日。修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寥廓。欣然會心。物我俱忘。觀來書似以舊事芥蒂。願開拓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諺曰。達人大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鑑湖在紹興府西南二名鏡湖漢太守馬臻築塘唐時詩賀知章鑑湖一曲○此江春○雲霞出海杜審言詩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芥蒂相如上林賦楚有七澤其一日雲夢方九百里吞若雲夢者八九其胸中曾不芥蒂○達人大觀賈誼鵩賦云達人大觀兮無物不可又鵩賦子達人大觀物無不可

浮海　與李貞君　屠隆

足下同之文浮海。朝大士。可得見聖燈佛光否。揚帆采石蓮花枕席。拾海月。壯遊自佳。恨僕不得同行。然閉室焚香。修三觀。無時不見妙相。領潮音。胸中故不乏溟渤矣。海上初回。便入山尋石窓。嗟草足下游興勃勃如此。使宗少文終愧尚平子病足不能走臨。神奕爲飛聖燈佛光皆理千室中者云誠敬者見之○三觀過去未來現在○潮音南海普陀山有潮音洞深邃不測每潮至聲音宏大頭如洪鐘洞中亦常現光○宗少文名炳曰老病後名山推卧遊耳○尚平姓向字平子云婚嫁畢即散髮家事爲五岳之遊也

珍珠泉　與楊見滄　高希章

大江之滸。有泉曰珍珠。景之名。自泉得也。飛瀑潺湲。從地穴中湧出。殊不異廬王谷水簾飛泉。也丈能駕一葉從我遊乎。我且命小奚釀百甕需之。滸江濱也○珍珠泉泉水冲激如珍珠浮洋○廬王谷見前○一葉陳季卿家江南不第游青龍寺東壁有聚瀛洲圖季卿指曰安得自渭達河至家旁有終南山翁笑曰不離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登之覺波浪起業漸巨悅若舟行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仍還青龍寺山翁尚擁葛而坐季卿曰此夢乎至[illegible]始知非矣

太湖　柬顧徵仲　徐禎卿

襄侯足下遊虎山橋。而不意駕往錫山。止與徵仲同行。將月映長流。波紋綵纖。如鱗波中一鱗一月。如貫珠者。豈許非天造。非地設。非人爲。現成一種空靈幻想。誠古今未有奇觀也。次日放舟背口。沽若下。鼓櫂于太湖中。兩人豪飲豪吟。宵初更。破然一輪。吐于烟樹間。正爾意興鼓舞。見一舟突至。以爲漁船也。不慮無殺下酒矣。乃數人泊舟。竟拉予舟而西也。遍顧舟中。大笑而去。始知爲崔苻客。徵仲笑曰。不速之賓去矣。一鸞一息。愈爲豪飽。洗盞更酌。夜將半。仍返棹背口。但舟中少伯虎一人。詩狂酒興。減却七分。宴店小二家就睡。此七分俟來月邀足下補足。何如。徵仲文衡山字也○伯虎唐六如字也又字子畏○若下酒也○背口符客潛益聚崔苻

洛陽泉　與宋叙憲　張時徹

僕今日棄舟洛陽泉。明日宿太華頂上。必期仙觴來。不來。當遣海若揚大颷。吹十丈塵擁足下案牘。令足下不得省簿書急期會也。洛陽泉在淡之太華

星岳女三峯爲拔而仙掌崖日月巖蒼龍嶺者奇危也○海若海神也○河伯至北海望洋向海若而嘆○大鵬翔海中旋風怪風也

濠梁　復荷觀潮　　徐榛

尺幅惠我。光景可人。少文室壁。又增臥遊。千里矣。濠梁。冰泮。足下。勝情。不乏。時有。惠施。諸君。相與。婆娑。其上。否。少文室壁遊宗炳嘗年枯畫山水于室曰老疾俱至名山當升遊耳○濠梁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曰魚樂乎莊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乎

湖南　寄邵仲魯　　丁惟暄

會騷客文人。必且寓目得心。遊之象外。愼勿醒清溪。頗悲秋人。可也。悲秋宋玉作九辯曰悲哉秋之爲氣也

臨溪　東程仲子希濂　　陳筌

臨溪之水。擅奇海陽。僕泛一葦。從尊公遊。乃得玄冥。爲我。揚波。亦一奇也。竊歎。小小書齋。廖水雲仙翁。携王喬。汎濫。馮夷。擊鼓。予。管吹簫。以泛滄浪。郎涉。天潢。而遊。崑閬。何。以。加。焉。海陽郎徽之休寧臨溪新安支流也玄冥即河伯亦馮夷○之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後上嵩山

雪溪　招湖州劉　　凌約言

雪上號水晶宮。而春風皺綠。花下飛橈。可破幽人家。廓了。嘉游浪之暇。肯從南宮彩鷁。吾當負白囊。桐拾。嬋娟一船。招予嘉于中路。此時。澄湖練明。與雲光。掩映。若。予。嘉。放。歌。清。秋。吾。亦。擊。節。而和。如。是。者。人。生。幾。何。哉。柴。桑。君。莫。爲。籬。東。人。所。羈。使。我。家。寥。也。雪溪湖州府南一名雪川合苕溪前溪餘不溪霅溪方笛故名○白囊桐琴也○嬋娟一船月也○柴桑翁陶淵明自號柴桑居士嘗九日無酒坐東籬下把菊吟嘯忽白衣人送酒至乃王弘也

足下欲登麻姑山之最勝處。最勝處惟絕頂有泉。自丹霞觀西北來。蜿行斗折。伏流草竹間數十里。經仙壇下。與神功泉會。其流不疾不徐。至三峽。橋压谷忽破裂。其下亂石森立。泉自上墮坑谷中。下與石鬭。則洶湧作秋濤出峽聲。奔旅衝突。不數百步至石。忽作兩白龍下垂。飛雪灑灑濺人。其聲淸越。而天風引之。乍細乍高。若士女裂帛。明珠落盤。若鐵騎突出。而刀鎗戛擊。

響振林谷。誠山中之一偉觀也。足下聞之。得毋馳視我錫山乎。（秦氏人。參政。天啓時為本郡守。後經錫山。無錫人。邑有錫山。）

眉批：叔寧海者翁克大誠然

康王谷泉　來　人

費　宏

春初過鎮江。登金山。飲其泉。而壯之。再過常州。登惠山。亦飲其泉。而壯之。至抵家。終津津不忘。于懷也。乃憶鄰郡康王谷泉。因謁郡尊。遂折屐尚其上。王禹偁云。康王谷爲天下第一水。廉高三百五十丈。汲之〔冊〕愈月。其味不敗。僕帶得數罈。分其半。與足下。嘗之。幸足下。辨其淄澠。

眉批：康王谷在九江府西南。康王帝避此。

（注：谷名　穀　淵味　山　金山　惠山）

花易牙知味。能辨淄澠之異云。

蘭谿　與崔鶴汀

蘭江靈洞。得仙仗臨況。至今猶馥馥香彩未散。不知此勝遊何時得續也。

（注：即溪水。在蘭陰下。多流也。產玉蘭。蘭溪有蕙。亦有芬。○靈洞。蘭溪洞有三。上曰白雲。中日紫霞。下曰涌雪。○臨況。謂伊傳將軍乃幸其寵。）

眉批：爲蘭香增勝

灝水　與蔡元岡

非起元

灝水闊廣要津。薦紳先生令心何途之從。而台

丈紫氣久騰于玄。清風凡擠于嚴灘。去秋錦旋。幸獲依光日月。今春赴闕。弗遑慰望。雲霓豈謂行李之往來。不能作東道主。冉冉雙鳧竟從空中飛上九重也。悵可知已。

（注：灝溪金華府城南。○紫氣。昔關尹喜望西來紫氣日。老子度關。○嚴灘。嚴子陵隱處。七里灘。○行李。左傳。往來共其困乏。○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嚴瀨以爲要津。杜詩。不羨高足先據要路津。○雙鳧。王喬事。）

眉批：紫氣來

湖上　與張幼子

章　玄

足下結廬湖上。秋水蒹葭以爲鄰。青山在戶。明

也。結廬。杜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蒹葭。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中央。○病相如。司馬相如爲文園令。有渴病。免居茂陵。

曲澗　與火介齋

顧汝紳

故人聚首。殊慰瞻懷。遐想高居小橋曲澗。梅竹交加。羣鷗侶鴈。日與昆玉徜徉其中。亦人間仙境也。忻羨追陪。笑語頓爾忘歸。何時了却浮名。一追香山洛社之流風哉。

（注：聚首語云。人非麋鹿。安得常聚首。○香山九老。唐白居易集高爵碩齒者九人。爲香山九老。）

眉批：飲唐大知細小橋曲澗。何日尋名流人人必當耶。

謀爲會○洛社宋富弼致仕集耆天九來會少
集洛中名公卿爲耆英會富弼文彥博席汝言劉
几王尚恭酒行已王慎言趙丙楚建中
張問張燾王拱辰司馬光十三人爲會

鳳皇池　謝新喻尹　祝允明

思致有一段　樣韻二

鳳翔千仞

鳳座方息。即混行厨。未及云謝。以足下文成五彩。謂宜上擊九千。乃于新喻寄一枝耶。僕所幸于足下。以有鳳皇池在耳。一云鳳皇丹禁裏銜出紫泥書則在禁地。一云過崑崙飲砥柱濯羽水宿丹穴則又在方外。而貴治乃有之耶。僕欲借臺役列至一遊并吟嘯于虎啾吟峯以續鸑鷟之故。徼還棘嘗鼓舞階墀以謝。

寓意於古典

行厨。神仙所至有六甲行厨○文成五彩上擊九千俱鳳皇實事○一枝鷦鷯寄一枝飯○鳳皇池在新喻縣○禁地朝廷禁中○虎嘯山勢若虎踞吟嘯峯鸞鳳吟峯宋初有吳萼者與弟鳳鵠亭吟嘯其上○故鸑鷟事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七

薊門 柬王十洲　王　焞 明 邑里

長安 與蔡誠忠　蘇　濬 明 邑里

燕臺 柬趙水西　顧汝紳 明 邑里

金陵 與朱不偏　馬孟禎 明 邑里

都門 與張潤宇　劉汝佳 明 邑里

遊白門 與李仰卿　許以忠 明 都邑

雲間 與項孝廉　程夢熊 明 都邑

武陵 訓友人　洪時舉 明 都邑

新安 柬盧山人　丁惟暄 明 都邑

武城 賀友人爲令　楊循吉 明 都邑

成都 餞李魁心往蜀之任　吳應秋 明 都邑

鄖陽 柬方司徒采山　汪道昆 明 都邑

名園 謝東宮李園　張　纘 明 宮室

名園 答朱太常　劉汝佳 明 宮室

名園 答王大司寇元美　董　份 明 宮室

名園 柬彭光祿鳳爾　張　沛 明 宮室

樓居 與李于鱗齋向陽　汪道昆 明 宮室

小樓 柬范太史　吳維嶽 明 宮室

聚文樓 與蔡寺山丞仲　顧汝紳 明 宮室

樓飲 與呂玉繩　屠　隆 明 宮室

樓詩 復顧中丞　袁　袠 明 宮室

小樸居 柬汪虞仲　詹萬善 明 宮室

新第 與胡推官　孫　覿 明 宮室

修寺院 與陸彥文　陳繼儒 明 宮室

禪房飲 邀友赴約　王穉登 明 宮室

禪關 與未琢上人　虞邦譽 明 宮室

山寺 招友人　張　沛 明 宮室

登舟 與吳聚寰　王　問 明 舟車

泛舟 復張不棄　祝世祿 明 舟車

泛舟 柬諸鳳林　孔四可 明 舟車

泛舟 與楊東漪　陸　深 明 舟車

泛舟 柬徐子輿　林太華 明 舟車

泛舟 與王會泉　凌約言 明 舟車

移竹 謝友人　陸德龍 明 花木

求竹與李將軍　劉大受　明　花木
求竹與友人　詹萬善　明　花木
種竹寄蘊琰上人　袁中道　明　花木
送梅東王百谷　毛文煥　明　花木
送梅遺友人祿蓼紅　王穉登　明　花木
賞梅與解大尹　吳霽宸　明　花木
賞梅與吳仲虛　程一枝　明　花木
賞梅與項明父　馬燁如　明　花木
杏花與伍興臺　馮應箕　明　花木

牡丹招程常吉　張國經　明　花木
牡丹邀諸漢里　吳學相　明　花木
牡丹邀房人常　余肇光　明　花木
牡丹許張瑩陽約　顧汝紳　明　花木
牡丹辭諸丈會　馮應箕　明　花木
黃芍藥與孫海秦　顧汝紳　明　花木
西番蓮與聶滙川　顧汝紳　明　花木
荷花與友人　丁心湄　明　花木
賞荷請友人泛湖遊　屠隆　明　花木

謝賞荷與狄元佑　徐觀瀾　明　花木
賞荷與劉敬初　陸如海　明　花木
柳乞友人柳枝　詹萬善　明　花木
柳送友人柳枝　張質孚　明　花木
柳索張未孩柳枝　甯仕衛　明　花木
薔薇與友人　丁軏　明　花卉
蕉東彥父　陳繼儒　明　花卉
七姊妹邀友人　楊循吉　明　花卉
玉鋌蘭送友人　祝允明　明　花卉

茉莉送友人　徐禎卿　明　花卉
送桂東友人赴鄉試　沈周　明　花木
送丹桂東皇甫封公　蔡羽　明　花木
賞桂與徐用穀　邢參　明　花木
九日送菊與鍾繇　曹操　漢　花木
覓菊與張雲麓　顧汝紳　明　花木
覓菊東姚端山　顧汝紳　明　花木
求菊與孫介夫　程潮　明　花木
求菊東友人　張沛　明　花木

辭賞菊 柬陳侍御　曹學佺 明 花木
乞花 與吳秀卿　王士騏 明 花木
芙蓉 與宗陽吳山人　顧汝坤 明 花木
馬 與鍾繇　曹 操 漢 禽獸
馬 謝蒙章王賜　劉孝儀 梁 禽獸
馳馬 柬盛伯子　洪時舉 明 禽獸
車牛 謝若與王始　劉孝儀 梁 禽獸
送鹿 柬友人　楊循吉 明 禽獸
虎 寄友人　馬文炯 明 禽獸

羊 謝少保楊東里　陳 繼 明 禽獸
覓犬 與談兩樓　顧汝弟 明 禽獸
送犬 柬韓公望　張 宵 明 禽獸
送貓 送李哲年文　樓 東 明 禽獸
鸚鵡 餽吳雋甫　劉景心 明 禽獸
鶴 送朱豹崖　姚弘謨 明 禽獸
聽鶯 與友人　楊循吉 明 禽獸
鶯鶯 送友人　何有章 明 禽獸
愛鶯 謝友人　吳之球 明 禽獸

紫鶯 柬友人張靈　史古明 明 禽獸
惠鵞 柬蔡林屋　祝允明 明 禽獸
野鳧 謝友人　王羲之 晉 禽獸
白鷴 柬友人　愼懋官 明 禽獸
送雞 謝洪伯子　鄭大儒 明 禽獸
送雉 賀皇甫表兄　黃曾曾 明 禽獸
享雉 邀友人　錢同愛 明 禽獸
白鷺 送友人　連繼芳 明 禽獸
送雁 與王長倩　陳益祥 明 禽獸

惠魚 謝友人　寧仕衛 明 水族
謝魚 柬張瑛然　張一中 明 水族
送魚 與張不偏　張懋達 明 水族
金魚 謝友人　史 經 明 水族
金魚 送友人　唐 寅 明 水族
石首魚 送友人　王 寵 明 水族
鯔魚　蔡 羽 明 水族
鱸魚　謝 玄 晉 水族
蟹 柬友人　費元祿 明 水族

竟蟹與龐主衡　寗仕衡 明 水族
蟹邀友人　唐寅 明 水族
蛸蚌答趙㮣弈　王十朋 宋 水族
車螯蛤蜊謝賚　蕭繹 梁元帝 水族
淨饌　劉孝威 梁 肴饌
臘肉謝學師　王焞 明 肴饌
海味謝友人　連繼芳 明 肴饌
牛脯與李養靜　劉麟 明 肴饌
雞餅送吳長卿　王應登 明 肴饌
水雞蒸餅謝友人　盧柳南 明 肴饌
磁麂魚鮓謝友人　何承寵 明 肴饌
酒蟹謝友人　丁輪 明 肴饌
鹿脯送友人　余寅 明 肴饌
羊胙送友人　鄧志謨 明 肴饌
豚蹄謝友人　張靈 明 肴饌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七目終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七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薊門 宋王十洲　王焞

公藤且北矣。薊門烟樹之色。黃金郭隗之臺。依稀在望。而公以寶刀霜劍。膺之萬戶侯之封。聊于此卜之也。

薊門頭天府薊州○黃金臺燕昭王築黃金臺師事郭隗○萬戶侯封李白上韓荊州書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長安 與秦誠忠　蘇濟

憶長安把臂。西山殘雪色。色依人。擊筑呼盧。為高陽生領袖。彼時風景。眞不知塵世春秋者。一別淮陰。遂分南北。舉杯北望。直欲起荊卿漸離于地下。而無從也。足下得無同此念耶。

西山弢雪順天府西大雪初霽千峯萬壑積素凝華若圖畫然○擊筑呼盧高漸離與荊軻友善嘗飲燕市中酒酣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詞見悲憶白虹爲之貫日

燕臺 東趙水西　顧汝紳

燕臺久客。丰範遠違。疑擬修候。苦無便風。徒鍾鬱想。昨聞旋旆。喜出望餘。深欲躬賀。奈淪落塞。

生羞見長安過客耳。想山程水程。間關千里。風塵勞勸。無待言者。然上游佳勝。知新耳目多矣。不辭何時。駕邑對知己。攄發胸中奇槩也。郎燕臺

中長安也。○旋赫行莊也。上游郎勝地。四塞之國也。

高友周至切實

金陵 與張不偏

馬孟禎

曩云夏秋從事金陵。果爾由水程皖江登舟。較陸云便。吾倜雖非仕國。而投子浮渡。頗堪眺覽。足下有意乎。僕當預掃小徑以候高軒。爲平原十日飲也。

皖江屬安慶。以皖伯封地而名也。○平原十日飲。秦昭王與平原君書曰。

周君尚義。願與布衣友。爲十日之飲。

都門 與張絅菴

劉汝佳

譽平距都門不兩舍。而寥闊之景。鬱葱之象。種種物外。饒堪析賞。回視紅塵陋穢。瞇目遮上。掩鼻車中。已不啻仙凡隔矣。乃仁丈不自仙而我仙乎。

都門即京都也。○鬱葱。漢光武舍蕭王時。有望舂陵之氣者。曰佳哉。鬱鬱葱葱是也。

遊白門 與劉學卿

許以忠

弟作白門遊客半年。燕磯諸境。春色滿地。都被馬蹄踏破矣。獨武林未到。遊興不已。欲買一舟

與丈共泛如何。

白門即金陵。秣陵。秦淮。長干。白下。南京。○武林即虎林。杭州也。

雲間 與項孝康

程夢熊

近遊雲間返棹。溽暑灼人。一切謝客。知己如仁丈不一牽棠湖。駕不笑人乎。弟不敢以纖纖溷閒者。薄茈淵藻。聊展明信。亦不煩光祿廚中酒。七人青衣如玉。嬾攜來明月下。竹枝一曲。弟出蘇州。若下。共呼澆之。鼓櫂西矣。

[illegible] 翩燕到人家。○澗藻明信。左傳苟有明信。則澗溪毛。澗藻可羞于王公。○若下。蘇州酒之別名也。

武林 別友人

洪時皐

足下此行。武陵風景。當都貯之胸中。歸來時好向杭月軒細講我聽也。

武陵舊名虎林。因避唐諱。更名曰武林。

人之常情

新安 東盧山人

丁惟暄

新安一撮土耳。石拳山嵉。嶁浮滑之水。舟焉則膠。一經足下杖履。石若益而怪。水若溢而滂湃。山若益而巃嵷巉嶭。則山水之以人獻狀也。巨靈跳太華。阿育驅使鬼神。曷足異焉。

人傑則地靈　爲山水生色

新安地名。又新安江。在徽州四縣界。○舟焉則膠。莊子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言水淺而舟大也。○巨靈。昔河自積石出于西。流既越龍門。遂彌南馳者千數百里。斬截左旋。爲崩東溟連山

塞之塞不得去有巨靈于此力擘面劈其中分
面北者為首陽絕面南者為太華自此水瀉其
掌迹猶存○酬賞有神衛
予乾符印一呼鬼神即至

莞爾而笑曰于小人利刃明妙愛人易使偃于夫子武城聞弦○歌而不張言于左徒武子為縣面愛○潘岳為河陽令公餘植桃李人號之曰河陽一縣花

武城賀安為令　　楊循吉

聞年丈將治政武城。僕不止莞爾而笑。且喜而不寐。邑中君子小人方切。何幸不知榮行定在何日。擬足下一蒞任。即利刃一揮。陽綏而奏。比休。愛人易使之風。令僕于小春間過訪。問政則聞三異。入境則睹三善。行看河陽一縣花也。外聽儀不勝幸。麾納之。何蕃成都民禁夜作以防火災廉范為太守更前令使儲水百姓以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三異魯恭為中牟令以德化民有三異螟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以三善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

此使蜀錦不必蜀川雲氣

成都　　吳應秋

足下成都之往。計文旌到日。夫容花正開。恍然在錦城中行也。祖餞一樽。聊壯行色。且問足下歸期。果在寒梅吐白時乎。柳亦待岷山上子規啼也。候之。望之。錦城蜀孟昶種夫容花滿城日錦城○岷山上子規濟青城山稱岷山連亘千里青城為第一峯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子規杜宇也啼聲甚悲切

鄖陽東司徒方采山　　汪道昆

闔召。補鄖陽。雖安石雅志。不忘東山。然清論方伸。才賢薦起。亦千載奇觀也。何可負之。矧鄖陽當荊襄宛鄧秦梁之會。僕固嘗從事其間。翁此行則漢水益漢。太嶽增重矣。倘念鄖人故懷。展平生厂稚席之寢。幾不負吾夢寐故都赤子云。鄖陽湖廣所屬○安石東山謝安素有東山之癖每挾妓以遊○薦起易曰拔茅茹以彙征荊襄宛鄧秦梁漢水太嶽州縣之山水也俱屬湖廣○稚席猶民于稚席之安也

名園謝東宮賚劉　　張積梁

性愛山水。頗樂閒曠。雖復服膺堯孔。情存魏闕。至于一丘一壑。自謂出處無辨。嘗願卜居幽僻。屏絕喧塵。傍山臨流。面郊負郭。而王畿陸海。號一金。涇渭土膏。豪傑所競。徙居好時。必待使越之裝。別館河陽。亦資牧荊之富。此園左帶平湖。修陂千頃。右臨長薄。清瀾百仞。前逼通陌。朝夕爽塏。後望鐘阜。表裏烟霞。每勝春迎夏。花卉競發。背秋向冬。雲物澄霽。歸雅戶牖。不異登臨。升降階墀。已窮歷覽。宣門漢武帝建好時趙氏居鉤弋宮婦身十四月生子

帝陵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魏闕闕如象魏也○故郡即劉備爲荆州牧也

名園 答朱太常　劉汝佳

名園佳麗○夙播人耳○一觴一咏○明公自足千古○雄快○安所藉茆屋乎○添修五鳳樓乎○顧不使生有幽辭○訓諸乎○頭習池名勝○宛然在目○恨不即着接䍦○從鬈齒○低徊其間○故不覺技癢○率爾應命○殊自忘其醜○增佳山水一胡盧也○藉手左傳以拜○添修五鳳樓六帖韓浦與弟洎皆有文辭洎嘗語人曰予兄爲文譬繩樞草舍聊避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因人寄蜀箋遽詩于洎曰十樣蠻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洎大慚○習池接䍦山簡鎮襄陽每出遊習家池上置酒輒醉歸名高陽池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醉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技痒懶眞子云老杜衰鄭虔詩有最昔何技痒之句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痒也○胡盧宋人有藏燕石爲寶客請觀之乃齋戒出示客客掩口胡盧而笑曰燕石也

名園 答王元美　董份

昨覽名園○奪天工○極人巧○如奕秋布子○歷歷妙趣○所最難者○從城郭中得大地○足以施開鑿○展架列峯○迴峙迴溪○分流○冀西移二峰于人間○引尤幽于席下也○而幸升籃輿○追飛蓋○笙吹前導○伶伎後隨○出入洞天○宛轉丘壑○亦何異泛桃水之源○迷天台之路○恍然樂也○已而發長嘯于林表○聆玄言于庭中○聆藏經○心游竺國○青牛將度○白馬欲鳴○臨發躊躇○又爽然失矣○僕雖衰○倘未即蒙霧露○亦何能辭登高之作○虛授簡之命○有闕○嘗如教奉上也○籃輿陶淵明有足疾以小兒舁之名曰籃輿○桃源水即晉武陵捕魚事前津○迷天台路溪永平中劉晨阮肇二人採藥于天台山失故道溪邊二女邀歸食以胡麻飯求去指示之至家已七世矣○青牛度老子跨青牛度函谷關○白馬鳴僧書云三藏師以白馬馱經于天竺國○授簡梁王與相如等遊于兔園俄而雪下授簡于相如曰顧先生賦之

名園 東彭鳳泉先輩　張一沛

僕有佳客自白門來○開宅上名園○大勝金谷○欲借無邊光景○以騁詩懷○酒興○求敕山靈吐五彩○以待使知吾鄉春色○不讓白門佳麗也○此懇○

樓 東李于鱗席向韻　汪道昆

日坐覽席○情況寥廓○思足下樓居○披襟霄漢○揮手雲烟○下視塵寰○豈翻蟻垤○不乎○嶽陰遍野黃

前下逐字上予弄朗新珍示標味佳三物特入命日兩作公道之絕倒

鳥依林棲去僅僅數里竟不能歌伐木以樂我
饑江東渭北之懸暮雲春樹之想此情不與鄰
人殊也明日烹雀舌焚龍涎與足下逍遙南皐
舞字絕倒何如 竟牖即竟牖言居之隨也 嚶○樂饑詩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丁丁鳥鳴嚶 二句○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 重與細論文○雀 舌茶名龍涎香名

小樓 東苑太史 吳維嶽

頃描面南山小樓五楹階響流泉牖通遠翠撫
弄琴書頗足怡老吾以榮遷取道桐川而歸近
旆一顧拾縢論茗劇談抵宿其樂何如錄拙詩
數首蓋率易昧體裁者惟吾丈教之 桐川嚴州齊桐廬桐 江源出天目○迂旆軒道抵宿抵足

登樓光景恍然在目前矣

聚文樓 與蔡斗山昆玉 顧汝紳

昔者會聚文樓東南盡美金颭薦爽玉宇生涼
燕坐從容傾領高論兼之步月臨江漁歌互答
明蟾晈浴波兎金蛇此景此懷誠奇遇矣追惟
景物之俱熙河無尚詞之品貴緬懷佳勝爰就
俚詞輒干孔雀之音用博金石之韻得惠尊裁

庶足以紀勝事也幸教 東南盡美王勃滕王閣記云賓主盡東南之美 金颭方秋後風日金颭○玉宇詞玉宇無塵 銀河漏影○漁歌互答范仲淹岳陽樓記○明蟾二句暮浮光耀金靜影澄碧

撫然息肘

樓飲 與吳玉羅 屠隆

宛上把酒謝公樓烟雨溟濛河山迴合飛瀑濺
人衣冷風颯人裾擊公隱囊紗帽道人白氈黃
鞸搔首踟蹰上下千古欲空六幕猶臨昏黑下
山而設揚精舍一鐙熒熒繡佛為鄰伊蒲作供
架翻秘檢鼎薰異香主人易輕衫躡文履膚神

名教中樂地

雙清玉山朗照微言名理霏雪裁冰足樓平子
解醒洗馬杜口而秀淑溫潤之氣漸來襲人夜
分就寢則天空籟寂雨聲瀟瀟在地篠間曉起

妙圖

推窗獨鳥窺門華麋飲澗白雲畠畠冒蒲嶺復
共清言移晷數日徘徊神骨蕭爽如在閬風瑤

逸入佳境

水上也 謝公樓在宣城謝朓為太守時所建○六幕猶六合亦作六漠○精舍漢劉淑立精舍晉謝靈運有石壁精舍宋朱文公有武夷精舍○伊蒲供後漢楚王英詔以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還其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玉山朗照裴叔則儀容俊爽人曰近玉山則照映人○平子樂廣字也○洗馬衛玠也○閬風仙境也

樓詩 後頗中書　袁袠

序寄列岫樓詩。駭心震目。如聆鈞天廣奏。茅簷艸屋。何以堪此。烟霞爭妍。山水動色。茲樓之名。天壤不敝矣。鈞天天帝所作之樂

詩與樓俱稱小竹

小樸居 東壯虞仲　唐萬善

別後獨駐小樸居。揖周孔。延老莊。訪鍾王。謁吳顧。狂則鼓腹高歌。倦則岸巾秋樹。呼二三童子。攜茶執果。捧羽扇蒲團。登高眺覽。趺坐茂林之中。興終而返。鳥聲樹影。迭相遞送。令人心意于不識。虞仲情況。近作何狀。春吏將去。清風漸來。鄙人洗道。焚香遲虞仲于異峰絕頂。為移日之談。何如。揖周孔謂與籍也○延老莊讀道德南華經也○鍾王學鍾繇王羲之書也○謁吳顧吳道子顧愷之畫也○岸巾謂起巾于額際衣冠不整也○趺坐于蒲團○異峰蘇家探勝處坐州府西貫山有三十二峰異峰其一也

不必虞仲

新第 與胡樞密　孫觀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浮之。使不得言也。如靚當晨夕奉杖履。亦復掃跡。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居官朝暮侍

瞻悵不可以言。大白道也

修寺院 與彥及　陳繼儒

弟今年授經婁東。遠離君子。政如荀令不得薰香耳。三懷師修報恩塔。秋潭師修金明寺。皆以素心人作三摩。洪可敬可徵。聞吾兄倡始勸緣。無論舊剎。莊嚴郎一片。南湖烟雨。復落于苑。纍樓頭。異日持一杯酒。當首為兄醉耳。婁東太倉州也。○荀令荀彧字文若。劉季和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不散。○三懷秋潭二禪師。○素心人陶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三摩法佛經三摩呵○勸緣為修塔修寺謂疏緣也

禪房飲 邀友眾中　王穉登

長至一雨十日。淙淙只聞關河流。忽為三尺。與足下不相聞。如隔雲漢。禪房蕭寂。頗似落葉。滿長安。得無增旅思乎。僕屢歷小槽。侯三君而輒為他客飲盡。安得杲杲日出耶。悉然肯來。未必非維壘之恥也。各至謂長至○長雨謂之長霖○女二星中間河之廣○小槽小槽酒也杜詩三年家客過孔學其雨其雨杲杲日出○維壘之恥詩出詩矣維壘之恥單此言若來未必盡中疊恥也

禪關 與末珠上人　虞邦譽

其從中人言世外事更覺清爽無塵

師門前竹石故無恙想當㸃眼其間依則聽松
間瀑布雲外鐘聲聞弄禪腑宗旨也樂甚樂甚

山寺　遊友　張沛

烟霞法界水月樓臺不侵居停其中虛無成性
即不厭其煩辯也香焚雞舌餅進伊蒲日聽二
三比丘談小品不覺蓮花朶朶開向舌端矣是
下倘能光照不侵册佛爲供當諭虎丘一茗以
佐耳水月凡大士菴院必稱水月○居停宋眞宗寘延平衢州王曾疑其太重丁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香焚雞舌漢尚書郎口含雞舌香欲其奏對芬芳也○饌進伊蒲蒲塞王英以饌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比丘和尚也○小品佛家有大品經小品經○蓮花開舌端如舌吐蓮花○虎丘著虎丘茶極佳

送行文未許人入畫

登舟　吳奚壽泉　王問

大牌前導客艙鑼發非倣鯨鱷遠避且使風伯
雨師囚首奔竄可見江上主人威力如此夜過
青陽江湖已落孤燈獨坐離思渺然舟中惜乏
卷耳不然明燈染繪當圖萬里江流千章雲樹
于方寸之縑矣計明日抵家暫楓潭既至毘陵
治一巨卷待見于舟渚之間不知送行文倘捌

詩能滿此否幸早圖册使臨期索逋成逼迫也鯨觥宋鄭康節詩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風伯土風之神雨師司雨之神○江上主人即吳寄寰也○縑縑細圖畫絹也

忘路之樂又觀濯惟新

泛舟　役張不棄　祝世祿

蒲節鼓枻而南一路安瀾麥秋加穩酒觥詩卷
咄咄可人意態稍倦半掩蓬窗納南薰于枕簟
聽中流之棹歌蓋新從長安車馬塵中來而得
此受享不啻仙凡之隔如何不自怡愉耶役返
卒卒具狀蒲節五月五日俗尚以菖蒲泛酒○麥秋月令百穀以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爲秋○咄咄殷浩被放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咄咄怪歎也又漢光武謂嚴子陵曰咄咄子陵○南薰舜彈五絃之琴而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棹歌世棹舟

泛舟之樂　倘觀古書法帖大是快事

泛舟　柬諸鳳林　孔四可

別是下泛舟湖心山月入簾水樹玲瓏身遂在
画圖間棄月泛天竺妙香清梵經聲徹耳足清
人思是下此時何如誇百尺樓中多古書法帖
不敢不惜觀以洗俗眼也百尺樓中許汜與劉備論天下人物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見元龍無主客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耶

泛舟 與楊東萊　陸淡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同泛何如昨至湖石數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宿留乎兼製隱居冠服待旦夕聞命下便作山中無事老人矣 ○磊塊詩宿酒須澆磊塊胃 ○信宿別卜夜之說也

倣舟中之樂恐莫能及之者

泛舟 與徐子輿　林太華

昨別後即取道帳亭兩黃冠導入青雀舫中被千嶂之晴霞弄九溪之寒碧放歌倚櫂飄飄欲仙第恨不奉金烏來同登一吐驚人語俾十三真人騎芝相迎以標千古奇談祇令山靈快快耳 黃冠唐李淳風之父名播仕隋爲丞令後棄官入道遂爲道士號黃冠子故今稱道士曰黃冠 ○青雀舫晉附倣擊蜀賦王真以翁得上僊 ○小舟得脫 ○金烏即玉趾 ○真人即黃冠道士之流

滕王閣序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

泛舟 與王會泉　凌約言

夜來酩酊登舟遂不能叩閣爲悵九秋三五此宵最良不覺故態復出耳揮手而東觀榜人擊汰長烟皓魄與波光上下如入冰壺鮫室恨不留遏雲歌飛鳧舄憑虛而登閬風之臺也 九秋三五

山水之樂復何

時明月三五夜乃十五之夜也 ○傍人郭身言 ○冰壺言明亮鮫室即龍宮 ○遏雲歌秦青擊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 ○飛鳧舄王喬爲葉令每朔望先有雙鳧飛至云

移竹 謝友人　陸德龍

霖雨過山除翠篠雲根分榮名檻不幾嶰谷小園栽來歲化龍時請君過我把酒焚香看此君上青霄也 ○嶰谷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崙之陰取竹于嶰谷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是爲律本 ○化龍費長房投竹杖于葛陂化之爲龍去 ○此君王徽之嘗居空宅中便令種竹人問之但指竹笑曰吾何可一日無此君

求竹 與李將軍　劉太受

昨過君侯貝葉齋見修竹成林夜來清蔭便夢寬倘不斷數本分我玉琴齋前則清風徐來哂然如數部鼓吹彷彿聽君侯清嘯也 貝葉西域貝葉書多用貝葉書之詩關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數部鼓吹齊孔稚珪門庭草萊不剪有蛙鳴 ○聞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清嘯劉琨爲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騎聞之悽然而退

求竹 東友人　詹萬善

東坡詩云無竹令人俗渭川千畝七賢六逸重此久矣山房曾無數竿願惠一二俾結棲鳳化龍綠鄙人翹首懸遲 蘇東坡云無竹令人瘦無竹令人俗 ○渭川千畝史

親不獨渭川千畝竹當與千戶侯等○七賢晉稽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號竹林七賢○六逸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山房李公擇書數屋號李氏山房○樓鳳詩庭栽棲鳳竹○化龍費長房投竹事○翹肯巢直

上人脩竹山房故以竹為主

種竹寄璩上人　袁中道

久不到金陵至則見石頭舊主云已入楚惟見新竹下筍嫩綠可餐高足弟子法門通家之情藹如遂分半榻者累日每倚竹長嘯又未嘗不憶種竹人也時且有吳越之游不知師何日東歸甚念甚念竹間博得口號數句博笑我有千竿竹葉之遊白下師有千竿竹葉之遊江夏我來白下看師竹宛似家園千畝玉師行若逐江陵路過我家園須住足石頭即石頭城唐韓蕭長所築五城之一○晉謝康登樓長嘯○白下江寧縣唐名白下○江夏楚武昌府江夏縣也

送梅而以柔許何遜之意也

送梅東王百穀　毛文煥

南枝未老窮疏橫斜有玉人醉倚之態遣半侶春前想君士推窗香雪滿林花底流觴時時攬眠此中佳致向有瑣瑳報我也南枝唐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枝種春風有所綠○橫斜唐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玉人裴楷姿容甚美當時謂之玉人○手傳春王百穀所補字○更季報誠之玉我以米換糧之以瓊瑤並報經鄭言以詩相報之也

玉人言白梅帶酒言紅梅羅幃言綠萼梅

送梅送友人綠萼紅梅　王稺登

紅梅綠萼疏影暗香如玉人帶酒醉坐羅幃誠江南別樣春也敬以一本奉獻康可為東閣詩與之一助乎麾頓是幸江南別樣春陸凱與范曄友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東閣東閣以延賢人

賞梅與解大尹　吳霽寰

山城荒寂執事下車惟几前山色枕上溪聲可共左右而已草堂梅放千山積雪敬迓玉趾一顧起擁衾被共熱陶鐏假高人遐迹以重敝廬執事能相俞否家治果餌走獻茶鐺之助因布區區袁安門外雪深丈餘僮掃雪中不起洛陽令歸事問之○陶淵明得鄭泉常謂曰吾死必葬于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獲我心矣

梅春之際衾被可擁陶樽可熱矣　不止于陶

賞梅與吳仲虛　程一枝

僕向業山中墓田丙舍悉皆艸創足下能携書見過僕請為阜伯通矣臘月梅花如白雲籠屋世界都成縞素鳴泉瀧瀧作高漸離擊筑聲

梅花與米消人可當酒杯

黄山白岳爲大則此山爲小矣

僕不敢自享。欲與故人共之。併以黄山白嶽爲漢。大而幺。麿此丘乎。皐伯通字奉卿梁鴻寓其廡下察而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夫也乃舍于家○儕高漸離擊筑高漸離與荊軻善嘗飲燕市中酒酣漸離擊筑荊軻和歌○黄山徽州府城西上有三十二峰二十四溪一十八洞黄帝嘗與容成子浮丘公煉丹于此○白岳山在休寧二名齊雲岩上有天門石室珠簾泉香爐峰皆靈境也晋人目此爲小武當○漢大言如霄漢之大也○幺麿漢班彪王命論云公孫述幺麿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乎幺麿微小也

賞梅 與項明父

馬濂如

昨遊靈谷。殘雪尚凝寒。梅花含芳未吐。候盛放

用林逋香影句妙

碎錦坊一句猶足

時。當邀。道駕。一醉暗香疏影間。弟且預具琅玕葉三百片。待足下濡毫也。琅玕赤竹名琅玕葉竹葉也用以題詩耳

杏花 與伍秩臺

馮應箕

日煦風柔。杏花開處。頗如碎錦坊。于中且有青帘也。明日邀足下。携鳳村春色。與醉飲索佳句。充錦囊。亦一愉快事也。足下將爲詩豪乎。抑爲詩癖乎。二三知己。翹首龍橋。碎錦坊裴度致仕午橋莊有文杏百林名其處爲碎錦坊○青帘酒標也○解金龜換酒醉欲貸賀知章見李白呼爲謫仙人○錦囊李賀苦吟製錦囊命奚奴負之所得佳句則納之囊中

新荷則雅

一句可爲定案

牡丹 邀程嘗寺

張國穀

南園牡丹盛開。紅白掩映。僕欲以詩酒佐之。敢邀。足下。同。亨此。富貴。足下愼毋作無福人。享此富貴周茂叔愛蓮説有云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又云牡丹花之富貴者也

牡丹 邀黄兆聖賞

吳學相

天香盛開。帶雨爭妍。主人未敢私賞。倘座上有黄逸史。則名。花名。士。壯。豔。應。增。百。倍。也。已命青衣芼春韮爲饈。伴昨惠水珍大放甕頭春。與足下呼盧于陰白堂前。天香李正封牡丹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逸

不離俗之士

帶笑看三字下命

史黄兆聖善與能詩○青衣二句青衣童子也芼音冒熟而薦之也漢郭林宗有友人暮夜相訪冒雨翦春韮作炊以炊之○大放甕頭春皆飲酒也○呼盧擲骰也

牡丹 邀友人賞

俞肇光

近開小苑。漫植姚黄。訃。醫士。俗。耳。詎敢誇富貴。哉。適不意。嫣然逞豔。其開則翩躚夜染。以承花王雅意者。此其時也。故特展闌杆烹苦茗。邀足下。帶笑看之。姚黄西京雜記花之奇有姚家黄牡丹魏家紫牡丹○醫士俗聯以醫人之俗病耳○花王洛人謂牡丹爲花中之王錢思公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黄真是王魏紫乃后耳○帶笑看唐開元時禁中初植牡丹四本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開明皇召貴妃玩賞命李白作詩

詩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牡丹 辭張望陽約 顧汝紳

來諭春明景淑牡丹正開挈我尋芳具見高況竊惟金谷名園輕肥擁列出門看花者悉皆洛陽公子姓也後靡徵逐赫炫閭里豈知偉令功成一朝萎落自達觀視之不過繁華一過眼耳鄙人性素疎懶樂與古人上下起對庭花窗草有自家意思黃鸝粉蝶時過嚶舞足下與高遇我一共觀之亦足以消雅況奚必丞名園逐貴遊也哉

羣芳詩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又駱日華芳潤水清無邊光景一時新○金谷園石崇富過王愷造園以珍寶金玉飾之極其靡麗○庭花宋周茂叔庭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也

牡丹 辭諸文會 馮應箕

紫山之會招不佞入社中不佞豈敢攢眉緣是下等綽約花神鄧生姚家黃李生魏家紫宋生亦楊家一捻紅虢芳鬬靡鬬艷弄春華又何必伸蔚蓬蒿哉秖辭

楊家一捻紅唐楊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花上來歲花開有指印迹帝名爲一捻紅蓬蒿以腐草自比

黃芍藥 與揚州牧 顧汝紳

春中得聚首晤言甚慰曠想嗣是不瞻顏色殊重企念向辱見許黃芍藥此係廣陵佳種時值秋分得惠栽植則幽巷疎籬添我十分春色矣俟來年芳節得發金帶圍當效韓魏公故事開醒屈公觴飲于新增日影之下其爲喜慰當何如

金帶圍韓魏公故事宋劉敞諸敍其數業黃腰者號金帶圍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宋韓魏公守廣陵日郡圃芍藥盛開得金帶圍四朵公乃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珪爲郡倅王安石爲幕官皆在選而缺其一花已盛公謂今日有過客即使當

西番蓮 與秦淮抑 顧汝紳

辱高篇兄贈莫許過情悚愧悚愧時值西歸不獲栽謝爲歉新涼薦爽起居清勝欣慰欣慰昨著頭邑中來帶得池鵝西番蓮用敢分獻少助詩懷潤色几案存之

西番蓮一莖四花並蒂一名千葉蓮

荷花 與友人 丁心淵

名觀音蓮開必向陽瓣小不類荷花大瓣

池蓮已試紅粧矣追太液之仙舟訪濂溪之故

跡。兄之言忠想與弟同之也。太液有天寶遺事太液池開千葉蓮花帝與妃子翫賞指妃謂左右曰何似我解語花也○濂溪周茂叔性喜蓮以爲出汙泥而吐清漣著愛蓮說垂世

賞荷 請友人泛湖遊賞　屠隆

湖水微綠，芙蕖盛開，天假一夕，六合朗霽，雲物且爲吾曹作五色，期足下共賞之。宋書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五光又五色雲芳香四滿又見五彩雲在松上如車蓋

謝賞荷 與狄元祐　徐觀瀾

昨者飲荷花池館，老槐蔽炎日，綠水隔紅塵，身恍然在水晶宮也。歸來時暑氣盡消，衣裾間且融融滯翠色矣。敬謝主人。水晶宮唐虞杞嘗騰上翠寶覌宮圖像臺皆以水晶爲牆有女子曰此水晶宮也

賞荷 與劉微初　陸如游

曩叩記室，左圖書右子史，儼然一石渠也。別來不知作何狀。意劉郎夜坐時，或有太乙老人吹青藜而助文光耶。小池蓮花已開，清香襲人，頗稱花中君子。足下光霽如濂溪，肯臨池一賞乎。然僕有金龜已付之金昌矣，誤之。青藜劉向校書天祿閣乙星化爲老人杖藜然火照之曰上帝以予好學遣觀子耳○花中君子周茂叔愛蓮說蓮花之君子者也○金龜唐賀知章見李白稱爲謫仙人乃解金龜換酒市中飲之大醉

柳 乞友人柳枝　屠隆

客歲館錦里，常遨遊柳林中，見雪花漫天，銀毬滚地，令人終日流連。今其歸山齋，不覺神馳。君家翠蔭不減隋堤，敢分數株，擲之高閣，以待不時之玩。其聚聯如銀毬之張詩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隋堤隋煬帝自板渚引河築街道植以楊柳名曰隋堤一千二百里

柳 送友人柳枝　張質孚

芸窗無可玩，可玩小叢耳。日中搖情，風中舞態，亦足以助文思。敢分一二，植侍尊庭，來春非上河畔，贈行與同志者共之。芸窗書窗芸香可辟蠹○小蠻白樂天妾名樂天詩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河畔贈行古人贈行都以柳王維送使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青青韓翃贈章臺柳氏云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柳氏答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此可見用柳之意

柳 索張未孩柳枝　甯仕裔

答曰從隋堤過，聽翠陰中黃鸝聲囀，方悟陶先

少年風流探 非字最切柳 又切最未頂

生當日有意,及睹君家列徑起眠,含烟作雪。豈獨娛樂自私?定用索幾枝,分種門前,如對君家少年風流也。若曰九烈君彈汁,了非所觖。陶先生陶淵明號五柳先生。○起眠: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温庭筠詩話云:不比禁中人柳。○含烟作雪:詩話云:浸天作雪飛。○柳詞云:柳絮料少下風流齊武帝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九烈君彈指曰:李固未第時,行古柳樹下,聞有彈指聲,因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及第。○非所觖,非所望也。

薔薇 與友人 丁[illegible]

寒家薔薇甚多。東山不歸,林花無主。不識曾試紅妝否?弟欲携之而來,落鬼之歸人,尚羞對予故園之物色,故以奉兄。蒂鬼歸食其傳家貨落鬼。

嗣方最達

蕉 東彦父 陳維儒

蕉葉詩足破暑,恨紺碧易殘,當此令作綠衣郎咏之。綠衣郎:王荆公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七姊妹 邀友人 楊循吉

春和景明,百花爛熳,明午邀足下于小園雝座。無王者,而君子捕簪,太夫張蓋,三姊娉婷,四妹嬌娜,亦良會也。相與放競頭春,莫顧八拔二喬。

論訂機菜詩 三姊娉婷四 不嬌嫵豈還 只有竹皆八

相如幸早來。春初見輿啣岳剛按試○虎無王者,謂牡丹爲花中王,而閩中獨無。○君子抽簪:竹林生笋也。○大夫張蓋:松爲大夫,始皇封五松爲大夫。○三姊四姊即七姊大也。○人娘:楊貴妃姊,明皇封號國夫人,秦國夫人。○二喬:曹操娶喬公二女,曰大喬小喬,造銅雀臺以居。詞云:銅雀春深鎖二喬。

玉鈗蘭 送友人 祝允明

僕遊天台,歷赤城,抵玉京洞,蓋第六洞天。得游于此,誠三生之一快也。偶于洞中石罅間清流一泓,清香襲人,覓之有澗溪一帶地,許叢蘭生焉,遂掇山靈之有,而綢之歸,分植數盆,此時對之,即想足下。途中因水陸不便,半已憔人,識者以爲魚魫蘭,今以一盆奉之,齋頭少展蘭,味之誼,毋以僕輒而不之譽也。合州天台山,道書謂上應台星,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上有石梁,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瓊樓玉闕,碧澗芳林,翠芝瑤草,莫可名勝。○赤城山石皆赤色,壁立如城。○玉京洞在赤城,有許邁隱此,亦多金堂玉室,丹竈石床,第六洞天也。○魚魫蘭質瑩深,如海中魚魫骨,取其片片作瑩。

金谷之蘭正 宜以夏辰之

茉莉 送友人 徐禎卿

丈處庭葵五色,爛然雲錦,知傾心衷赤,盟之有素,非愛繁華也。茲奉茉莉一本,雪膚淡質,殊不

堪壓衆芳羨麝莫人則謙此君早晚灌法用

韭葉擣爛浸水灌之花太而肥如雞毛浸水恐

太濁耳倘家庵納庶乎庭中色香俱備

公廨碑天孫爲織雲錦裳○傾心東葵花向日開故也○雲扇淡賓李白長恨歌雪膚花貌參差似○衆丹指桑見君指宋荊也

送桂 東友人赴舉試 沈周

爲擾佳宴因以三噴報足下此桂結子月中香

飄雲外數移植高軒中秋花應先折其第一枝

何如 三噴巖桂花開三噴早秋一噴色嫩黃花含苞香尤清洌二噴中秋開色濃黃香馥且謂花差大三噴末秋開色黃白稍闊香淡清

○結子月中二句唐王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又韓翃詩一枝士人中元者詩云月桂高攀第一枝又李郢詩折得高標第一枝士林珍重動當時又詩仙郎獨抱高雲志折得高枝第一花又詩云羣英能先報折却天香第一枝

送丹桂 東皐寓封公 蔡羽

小園丹桂數本歸自四明初來盈尺即花無今

三載花必茂盛敢以五株奉上令郎三位賓興

南國葤看齊飛所謂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如賓燕山故事謹以此爲先兆云 四明山在餘姚高一萬八千丈周二百十里由鄞小溪入則由四明由東四明入則由餘姚白水入則四明由……

明也遊記四明山天峰二百八十有二中峯峯峯有不窮之四面望如戶牖通日月之光○齊飛竇禹均子五鳳齊飛入翰林禹均爲周諫議大夫五子儀儼侃偁僖相繼登科時人名之爲五龍又號燕山五桂云

賞桂 東徐昌穀 邢參

昨劇飲高齋被我餘瀝快此感甚足下擡開兩

桂日夕薰蒸香生五內恍疑身在廣寒宮中也

僕雖大醉而歸尚爾鼻孔馥馥襟袖盈盈茲特

申謝并乞折幾枝惠我詩云天香萬里傳量不

吝此一方也連日大雨屆之三角俱整謂所得

何其上求正足下必有咏桂佳篇亦幸示我

廣寒宮月宮也后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竊而奔之遂奔身入于月宮爲月精又月中桂樹高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學仙有過謫令伐樹白香山詩云遙憐天上桂花孤試問姮娥更有無

九日送菊 漢 曹操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爲陽數而日月並應

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

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

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

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史記律書。黃帝者。除氣虛用事陽氣無餘。○屈原名平。離騷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彭祖。姓籛名鏗。夏殷末已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之術。）

見菊　與張雲慶　顧汝紳

今秋花事。僕訪問者不下百數。如足下名園。絢爛蓊鬱。可當東南一面矣。但淡藏寶愛。以造物為已私。覷古人得一花石。遂覓良朋共析賞者。不侔矣。僕不揣。欲破禁求觀。非敢與富貴客爭雄長也。本草謂菊能解煩清目。僕固利其落英食之耳。足下其惠我。奚種何如。（破禁。宣王苑囿四十里。孟子入國問禁。○落英。楚詞云。餐秋菊之落英。即落花也。）

見菊　與戴瑞山　顧汝紳

昔淵明三徑。黃花自娛。僕謂秋風蕭瑟。宋玉增悲。物色闌珊。料非春事可匹。陶之愛不過托物寄興耳。菊何足以長稱哉。昨過佳園。翠葉黃英。星羅雲布。色色可愛。竊為足下羨之。僕有書齋閑地一方。荒蕪藏陋。欲乞佳種以稱餘芬。倘分惠幾本。則不惟使僕俯仰花神。消融俗慮。而寒籬疎落。更添一段秋容矣。荷錫以待。幸惠來僮。（淵明三徑。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宋玉增悲。玉著九辨以悲秋。○寒籬疎落。宋鄭所南詩云。花開不並百花叢。獨立疎籬趣未窮。）

求菊　與蘇介夫　程潮

足下隱湖上。折節陶徵君。鄰人坐對南山。輒念徵君佳興。足下何不攜之而來。使鄰人得三益哉。願闢徑以竢。（陶徵君。指菊也。昔陶淵明愛菊。故云。折節指介夫。○坐對南山。詩。悠然對南山。○徵君佳興。即愛菊佳趣。○闢徑。蔣詡舍前竹下闢三徑。）

求菊　與友人　張沛

淒淒旅邸。坐對無聊。頃辱足下諾惠籬菊。平分秋色。夢待花神者數數也。幸移二種。黃白爭妍。香風當戶。弟即左執蟹螯。右持新釀。拉崇柔君。[illegible]償[illegible]。（左執蟹螯。晉畢卓云。左手執蟹螯。右手持酒杯。○崇柔君。自稱淵明愛菊。即以菊為崇柔君。）

賦賞菊　與[illegible]　曾學佺

以諸公勝懷。登高採菊。濾酒賦詩。其風流端不

在陶彭澤之下。第舉俗皆各其名。不使獨傷其
遇。驥然悲咽。風雨欲來。無能赴文酒之召。若丈
之好我至矣。異日肉袒以謝。登高李白詩九日
陽○濁酒東坡赤壁賦濁酒登高明朝再舉
明爲彭澤令賦歸去來辭○肉袒以謝昔楚
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
主其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

乞花 與吳秀卿 王士騏

秀卿久不聞問。不知作何狀。意將爲籌越乎。盛
庭幽花。其苦蕭想。大放。僕欲舉以清玩。特求一
本。倘肯分惠之。僕以君子重其人。亦將以君子
愛其花。猶不令澤畔者猶化而之蕭艾也。
猕猴謂其友日何爲可見此昔其友日爲月袁害
十駟可以達矣蕭趣力學十五年遂爲月苦于
之阿○蕭艾楚詞蕭艾豈變而不芳今直爲學三
此蕭艾也言君子之不幸小人化之爲惡底公

芙蓉 與柴陽吳山人 顧汝鄰

故鄉芙蓉最多。叢賞于秋江之上。從入涔來。未
有睹也。昨詣府謁公車。返棹見山麓溪岸。芙蓉
數株。恍疑蒙幃冷妝。注觀稍把入舟來。喜不自
勝。沽酒賞之。漫賦四絶。北請正。僕公有興。輸
而賡之何如。

馬 與曹操 漢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
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
適當耳。史記蕭何鎮守關中
韓信謂兵未嘗乏絶

馬 謝豫章王賜 劉孝儀 梁

出自冀北。來從東道。儛越兩驂。驩同八駿。術坂
且厲。無復良樂之鳴。長楸可逐。不假幽并之策。
冀北產良馬韓昌黎送溫處士赴河陽序伯樂
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
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伯樂知馬遇
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留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
八駿周穆王得八駿馬周行天下○良樂王良
善御伯樂相馬晉書云伯樂一顧價增三倍
循坂河岸也長楸山路也幽州并州也
策呂秦雜說策之不以其道馬之不能通其意

馳馬 東臺伯子 洪時阜

蘆橋演驟裊。笠徒備赤肩。驚夜乎。當熟試于杏
村十里。底春風得意時。好揚鞭看花也。
騕褭唐詩細馬時鳴金騕褭○赤眉漢王莽亂暴樊崇等
哉之恐其采與莽兵混皆朱其眉以相別○
春風得意唐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車牛 謝賚與王賜 劉孝儀 梁

下官安于羇羈。習以成性。棄堅驅駿。未所屑心。

反大明 以清征君使 尾也吠

覓犬 與洪履卿

顧汝鉀

人日晤別。忽又燈宵。懷念懷念。寒家之司夜之尨。蒼頭云兒家狵犬孕字甚多。乞惠一二乳畜之。使寇前吠花影。與鐵馬相和鳴。亦足以助衛門岑寂耳。摶飯引來。毋驚回顧。至望。衛門之下。可以備遵

○摶飯二句。一士人寄僧舍讀書。竊其犬。僧覺訟之有司。有司使作賦。中聯云。摶飯引來。積翳之尾。索餉奉去。驚回顧之頭。有司題至二聯。大賞而釋之。不之罪

送犬 東韓公望

張宥

非承妙劑。方一服賤恙。即霍然。令不遇神顧。此雖勝理之疾。不治將深矣。感謝感謝。足下欲得公家盧。還之公家。非貢公家也。然亦未爲青骹白望。黃耳桃花。只恐異日。看僕過高軒閒雲中。追吠以我爲非其主也。

霍然。枚乘七發。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神扁鵲。扁鵲也。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韓盧。犬名。韓公望姓韓。故曰公家○青骹白望。犬名。○白望。茂陵少年好養犬。名白望。黃耳。陸機有犬名黃耳。在洛中。使犬齎書繫其頸。取消息。犬日行千里。致書還報○桃花犬。李琪作桃花犬歌○天上吠雲中。淮南王安得仙。鷄犬上天。吠雲中○廣雅。上帝以漢高帝曰。將之犬。吠堯。劉向對曰。犬吠非其主。

送猫 與李著作書文

樓東

君家鄴侯。牙籤萬卷。誠學海青倉也。況相傳寫來。手自校乎。何造物忌才。鼠兕其內。致有所損。誰謂其無牙乎。此烏圓家貴不可不畜。僕有新孕者二。分一以奉兄。後日得小子。猶必念僕也。

鄴侯唐宰相李泌封鄴侯○韓詩云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又唐玄宗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皆有紅牙籤。○漢時京師人謂何休爲學海。後漢曹氏書倉。先文選。積石爲倉以藏書。後人題云曹氏書倉○相傳寫來。手自校。李莊進取書。藏萬卷。及借人書。寫來手自校。乎孫讀之。知理數。

不孝。○無牙。許由云。鼠無牙。○烏圓。貓名也。○鑑得方干雜詩。五代史盧延遜爲鬱詩。蘇舜欽。貓得被撻。宮人夜哭其王。云乘火燒金鼎。冬夜宮中乃擁爐盡。瞋出得不知肉。後人爲猫。延遜賦詩。手自擁。乃不意。僕詩作。遂日臣平生歌中。不意得方干。盡人日。辨聞人學書。

鸚鵡 送吳生儒南

劉景心

僕自京邸回。得一綠衣使者。能言巧舌。是比會中書夫。謹獻齋頭。聊供清玩。雖云不及鳳皇。然午睡時。喚醒黑甜。或可以當朱宗雞也。

禁苑靑鸚人共貸來。鸚鵡大而白色。明皇時有五色者。明皇詔紅綠五色者。上令左右試之。崇奇衣服。崇自呪呼之。府

遺事。李崇與楊崇義妻劉氏淫。乃殺崇。崇義家所養鸚鵡曰殺主者乃劉氏也。明皇聞之。遂封鸚鵡爲綠衣使者。○綠衣使者。養鸚鵡。中書夫漢文帝登上林虎圈。上林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

外王日是鴟鴞之肉也。出而生之。

索鸞 東友人張霖 史古明

足下索我家鴈。欲以何用也。昔惠遠有伏鸞聽經。君素有木鸞置表。右軍以寫黄庭換鵞。李愬以亂軍聲擊鸞。足下欲以何用也。可挐二掌去。如爲下酒之需。勿忘我而獨享。

淨影寺僧慧遠講經。及遠入京。鸞在寺晝夜鳴不止。弟子送鸞入京。鸞便入室伏聽。說法竟。鸞乃去。○木鸞。唐高祖養兵至河東。隋將君素守蒲坂。時急。君素乃爲木鸞。置表于頸。浮之黄河下河陽。守得之。達于東都。○右軍黄庭。王羲之寫黄庭經以換鵞。○李愬亂軍聲。唐憲宗時吳元濟懐蔡州。李愬襲之。夜半雪甚。傍有鸞池。愬令兵擊之。使鸞鳴以亂軍聲云。

惠鴨 東蔡林屋 祝允明

承惠舒鳧。俱脚關銀杏葉。頭帶綠苔紋。甫入檻。恐僕不識而心邦也。因嗶嗶然作人語。而自呼其名。故權領。遂莎作毯。浪作茀。善爲之飼養。異日毎烹享。卽招足下同之。

舒鳧。羅鄴詩。新妝水漲池塘雨。嗶嗶作人語自呼名。陸龜蒙有鬪鴨一欄。驛使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曰。此鴨能作人語。待附驛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者恐。以金賂而問鴨能作何語。蒙曰。能自呼其名。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龜蒙止之。還其金曰。吾特戲之耳。

野鴨 謝友人 王羲之

惠野鴨一雙。秋來未得。始是嘗新。遠能分遺。但深佩戢耶。

白鷳 東友人 愼懋官

所命白鷳。春到家時。卽遣人往和平村落遍求。馴鷳實無可得。至十月。此鳥出食田禾。方求五六隻。家養以俟其性馴。但野鳥入籠。常起山藪之思。難獲生全。只存一隻。卽欲附來。因心翁行道適無海船入省。今姑寄沈父母衙内。候入便順送。得來春因調和邑之人。道此鳥須如子雞大時取來。家什羣雞中熟養。方得馴啄。白如非旦夕可致者。

謝靈運賦。白鷳夫素。西京雜記。趙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隻。

送雞 謝洪伯子 鄭大儒

弟素夢夢。幾忘昏旦。承惠司晨君。喬之窓下。一聲喔喔。便撥戈起舞。向非大兄覺我。幾從苑狗場中完此少年局也。

聞雞起舞。晋祖逖與劉琨爲友。同宿。中夜聞雞鳴。逖覺琨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苑狗場中。少年豪俠入苑狗場中去。

送雉 賀皇甫表兄 黄省曾

足下文彩英英，當爲世用。僕獲生雉二，皆備極文彩。夏翟秋飛，江聲春潤，乃足下之先兆也。幸鑒越裳來獻之忱，爲荷多矣。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江淮南出雉五彩成章曰翬○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

享雉　遜友人　錢同燮

童子獲野田，一禽大似雞。雞陳寶也。得之未克雉祠。雉華蟲也。得之未必繪象，堪充吾庖之上庖。已寄之爲釜中泣矣。弟念足下，不敢遽啖。

幸蚤來。陳寶雉祠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異物非豬非羊牽以獻請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常在地食死人腦媼復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乃捨媼逐二童子二童子化爲雉雌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公大獵果得其雌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立祠名陳寶祠○雉華蟲也繪象肖予欲觀古人之象山龍華蟲作繪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堪充吾庖之上庖○釜中泣魏曹子建有才兄忌之令行七步作一詩指庭中豆萁爲題子建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行七步詩已成矣

白鷴　送友人　連繼芳

謹以西鷴物色馳獻。用修已諾，斯物羽毛已具，

雲路其世武也。侯公子御風而行，渠當效羽翼于天上。其翩翩然背負青天也。豈惟神鷴王而弗善哉。西鷴鳥名○御風而行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返○背負青天莊子大鵬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適南溟也○神鷴王而弗善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而弗善也

送鷴　與王長倩　陳益祥

送去鷴，乃愴空弦而隨者。惟吾長倩能怜其落羽也。或不以不善鳴烹，故獻。雖然既辱收宇下矣，養翮而遲舉之，惟君。觴以青鼎鸞，亦惟君。

鳴鷴。莊子故人喜殺鴈饗之豎子曰一鴈能鳴一鴈不鳴請何殺主人曰殺其不鳴者○養翮而遲舉漢高祖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鸞鶴肉也大日鼐小日鶯音鼒

惠魚　謝友人　鄭仕衛

南有之嘉，非同郡莒。受言烹之，何須歎長鋏也。樂嘗鮮味，感鯽佳情。南有之嘉詩經南有嘉魚○南謂江漢之間○非同郡莒劉熙謂王肅曰君棄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長鋏馮驩爲孟嘗君客彈鋏歌食無魚

謝魚　東張煥鈇　張一中

鯉浪翻紅，巨鱗呈瑞，允奇于得。弟漫爲嘗散熟

而染指光彩爛然。何幸天池神物。乃為俎豆生色耶。染指左傳宋子公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俄而果有獻黿者二人相視大笑宋公召問之遂告以故少頃黿熟公宿享諸臣而不及二子子公怒乃以指染于鼎中嘗之而出○天池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送魚 與張不偏　張懋達

偶投絲綸。獲茲巨鱗。江之鱧。河之魴。都不可識。敬以獻知味者。鼎俎。江之鱧張翰因秋風起思鱸魚蓴菜遂乞歸○河之魴詩經食河之魴○知味易牙古之知味者

金魚 贈友人　史縉

承惠錦鱗。殊色爛然。其施朱點翠。傅粉塗黃。固為佳絕。至于馴而可狎。當令情無毛嬙麗姝一見也。果出自鞏穴中。渡龍門點額而還者耶。僕臨盆而觀。頓起濠上之樂。欣謝欣謝。毛嬙麗姝一見莊子毛嬙麗姝○天下之美色也魚見之而深入鳥見之而高飛○鞏穴中二句鱣鮪出鞏穴三月上渡龍門得渡者為龍否則點額暴腮而還○濠上之樂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曰樂哉魚乎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乎

金魚 送友人　唐寅

僕欲以五色牡丹獻足下。但牡丹花一時而不能四時。能有色而不能凌波躍淵。敝魚則十尾奉上。紅者當狀元紅。白者當玉腰樓。紅腰者當金腰樓。辦頭一點紅者。當一捻紅。花白者當玉樓子。淡紅者當玉樓春。玳瑁者當綠蝴蝶。足下請置之沉香亭前。不禁詠清平調。酌七寶盞也。幸笑而受之。狀元紅辦多而淡紅高出眾花之上故名狀元○玉腰樓金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一捻紅楊貴妃勻面脂在手印花上來歲花開上有指印紅迹帝名為一捻紅○玉樓子白花起樓高標逸韵○玉樓春千葉淺紅妖豔多態○綠蝴蝶花白中帶綠蓋品之殊異者○沉香亭三句唐明皇沉香亭前賞花李白進清平調三章清新俊逸太真持玻瓈七寶盞酌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

石首魚 送友人　王寵

家童海上回。獲鱗頗富。僕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然肉厚而味美。故來獻之主人。今日池中可罷垂綸也。鱗石首魚名出海中岸山下○食之不盡三句劉向新序楚人獻魚于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辟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以餘魚餉寡人也○肉厚而味美子賤為單父宰將行陽晝曰理民有釣道二焉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魚也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肉厚而味美子賤曰善及至單父見有冠蓋迎之者陽橋也[illegible]○[illegible]

（……之二也。〇……以其……）

蟕蠵　王十朋　宋

蟕蠵風味。不惟膠無腸公子。自可輩江君瑤柱。歸食必起故鄉之思。但不能如張翰勇決耳。遂家分貺。以養吾老饕。愧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輒納墨本致之。悠然闊可與南山俱入眼。劉子

耶能與虎……（[illegible]）

車鰲　蕭繹　梁元帝

車鰲味高食奇。名陳物志。酴醾聲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桑雀。文如化鶯羽。在體潤珠胎。形隨月。

（[illegible]）

淨饌　劉孝感　梁

麋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醴乳。漿包蔗榛。雕盤流其滋旨。寶器委其包香。足使王世長者羞彼讓味。一角仙人恥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荅。

（一五世長者。世世淡泊。自不識珍羞美味。〇一角仙人有術。口念咒語。珍羞異味畢集。）

膰肉　謝學師　王嫭

拜嘉膰饋。僕即正席先嘗。東方生編貝津津。不藏侏儒腹矣。謝謝。

（膰肉。孟子膰肉不至。〇正席先嘗。出鄉黨。〇東方生。東方朔也。編貝。齒也。侏儒。侏儒優人也。侏儒形短。善詼諧。……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武帝大笑。）

海味　謝友人　達禮芳

芳嚴人也。五內胥知有山肴野簌而已。辱拜海錯之惠。東海波臣。一旦突入山谷。遊蕩腸臟。何啻囊括山海如此。

（嚴人。山谷之人。〇五內。五臟。……）

孫子國其原 不忍食其肉 况醢之條乎 不問加無往

…征故曰餅。○…小也。○…山海包羅也。

牛脯 與李費議 劉麟

日來有牽牛而過堂下者。今執事賜肉。不以其也。得毋戒乎。古人聞醢。卽擬所食醢。脣醢。非衛醢也。以其似耳。今吾不敢覆。以尊者之賜也。吾弟爲作脯。曰行人得牛。邑人之哭乎。亦苦于解紛乎。弟如射牛。麟亦作脯而已。足愈當拜。未聞皇恐。

覆醢。晉醢衛醢。昔子路死孔悝之難。衛人皆以爲醢。愧于孔子。孔子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哭而覆醢。○魯醢與衛醢同一醢也。不恐食亦覆之。○弟射牛。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醉射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曰。叔射殺牛。弘答曰。作脯。坐定。妻又云。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極精切極典麗

雞餅 羌吳長馥 王應登

我輩試期迫矣。足下定先着祖鞭。謹獻蜜餈。其聲可助。壯心且得。報捷消息也。餅餌三元。少克場中一喫。倘得蹴江紅綾餅食之。可還念舊滋味否。

先着祖鞭。晉劉琨與祖逖爲友。共相激嘗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曲江紅綾餅。唐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之命御廚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蓋以紅綾緞……

此不容爭

水雞蒸餅 謝友人 盧柳南

蛙魚炊餅。以爲貺。何感如之。但恐青州池塘。失一部鼓吹。而精鑿十字之折者。未暇論也。

池塘一部鼓吹。孔稚珪門庭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晉何曾性豪華。蒸餅上不坼十字者不食。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其蒸餅不拆十字者不食。

簡潔清真

磁甌魚鮓 謝友人 何承寵

嘉儀榮賚。光耀行廚。捧甌則寶色映眸。啜鮓則香味留喉間也。

行廚。有仙家行廚。此貫客旅行廚也。

酒蟹可爲…

酒蟹 謝友人 丁鞹

承佳貺。妙甚。弟平日雖無飲分。奈天陰雨亦當圖一酩酊也。然以橫行之甲胄。猶不勉沉酣麴蘗。則抑戒之詩。又當三復矣。

酩酊。醉也。○橫行。卽蟹。○沈酣麴蘗。酒也。

淨真而厚…曰也

鹿脯 送友人 余寅

南山野人。以鹿犯樹而獲之。以一附遺不佞。不佞作脯以餽兄。蓋猶食念兄。非以苞苴污兄也。兄勿棄而不食。饜之後。圖則獲鹿者三罪俱釋。

引三事俱在

先聖餘享

亦不離口腹

而不使亦快然于心矣食而廬墓左有處犯所種松栢號許日山林不之忍犯吾塋樹邪自是羣鹿不復觸○非以苞苴汚裝寬素滿脊剌史章以說登望後圖有所蔽問之諸吏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有以鹿肉[illegible]瘞予土○三晉東方朔傳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將殺之朔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遂赦之

羊胙　送友人

鄧志謨

學中偶頒羊胙。僕先取最瘦者。熟而薦之先人。以佳者獻之足下。足下璧人。必重聖賢餘享者。宰收之俎間先取最瘦者漢記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時祭酒欲殺羊分穎其肉宇曰不可因先取最瘦者後上問召瘦羊博士何在因以爲號○熟而薦之出鄉黨○璧人衛玠在洛皆乘羊車入市皆謂其璧人因玠美丰姿故也

豚蹄　謝友人

張靈

承惠豚蹄。見足下。不以僕肉食之鄙。而寵渥之。此宰天下之量也。僕因以其尤者飽七十之老親。以其餘者遺之細君。以其轍者請與僕下拜惠之後。舉家受享。郭林宗必以僕非清廉高潔。而季偉之賢則已知矣。肉食之鄙史記肉食者鄙言飲食之人甚鄙也○宰天下漢陳平爲里中社父老宰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

見漢書

細君妻也

林宗郭泰也

茅容字季偉

孺子徐穉也

肉○七十老親孟子王制七十非肉不飽○遺細君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朔拔劍割肉先歸太官奏之朔入上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後賜酒肉○轍者與僕下曾子養曾晳將轍必請所與○郭林宗三句茅容迎徐孺子爲沽酒市肉飲食之林宗曰孺子清廉高潔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知己季偉之贊故也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七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八

紙墨筆 答王[illegible] 蕭子良 齊 文器用
紙 送友人 李東陽 明 文器用
毛邊白麓 謝比貞菴高 顏汝紳 明 文器用
燈墨 謝杜虛江惠 顧汝紳 明 文器用
送墨 與王元美 汪道昆 明 文器用
湘妃筆牀 送友人 王弘澤 明 文器用
筆 送王鼎和 吳道蘊 明 文器用

筆 謝友人惠 程涌 明 文器用
借筆 柬程龍崖 劉集虛 明 文器用
筆筒 送友人 金時辭 明 文器用
硯 送友人 汪道昆 明 文器用
硯 謝友人 唐寅 明 文器用
字帖 送友人 許以忠 明 文器用
琴 送友人 唐寅 明 文器用
借琴 柬友人 孫燁 明 文器用
琴絃 謝劉進可 費道日 明 文器用

聽琴 邀友人 楊師道 明 文器用
彈琴 約汪原泉 鄭仕衡 明 文器用
彈琴 招友人 王廷陳 明 文器用
送詩扇 與聶大野 王穉登 明 文器用
謝詩扇 柬友人 魏允中 明 文器用
送詩扇 與友人 王兆聖 明 文器用
惠扇 謝友人 劉大受 文器用
惠扇 謝友人 許以忠 明 文器用
麈尾 柬友人 康海 明 文器用

劍 答雷煥 張華 晉 武器用
惠劍 謝友人 曹詰 明 武器用
惠劍 謝友人 許以忠 明 武器用
刀 贈友人 楊循吉 明 武器用
弓 謝友人 徐有貞 明 武器用
矢 送友人武舉 張天錫 明 武器用
[illegible] 送懷遠將軍 韓雍 明 武器用
玉玦硯 送友人 王世貞 明 通用器
送簪帶 與舒[illegible] 鄭仕衡 明 通用器

玉環 謝張雲從 顧汝紳 明 通用器
鐵如意 送友人 劉大受 明 通用器
枕簟 送友人 甯仕衛 明 通用器
枕簟 謝友人 許以忠 明 通用器
枕 謝友人 王穉登 明 通用器
箸 謝友人 胡承韶 明 通用器
鏡 謝凌稚哲 秦嘉楫 明 通用器
鏡 謝友人 俞啓相 明 通用器
賞燈雪 與杜給諫 項良芳 明 通用器
燈 謝友人 王穉登 明 通用器
香 送友人 甯仕衛 明 通用器
香 謝友人 吳山 明 通用器
刻文爆竹 答友人 張沛 明 通用器
唇 謝方侍御 俞啓相 明 通用器
唇炭 謝胥令尹 王穉登 明 通用器
炭 謝友人 王穉登 明 通用器
炭 謝友人 許以忠 明 通用器
玉盃 謝友人 史可古 明 通用器

圖書 謝胡三致 顧汝紳 明 通用器
鼎爐 送友人 楊循吉 明 通用器
石磬 柬友人 張靈 明 通用器
象版 送友人 王世貞 明 通用器
弈碁 寄周隆之 劉采心 明 通用器
對弈 招黃心甫 劉采心 明 通用器
樗蒲 與鄭文坡 馮應箕 明 通用器
楸局 謝袁安宇 陳維敬 明 通用器
傘 柬友人 邢一參 明 通用器
巾 謝友人 甯仕衛 明 服用書
網巾 謝孫德甫 顧汝紳 明 服用書
帽紒 謝友人贈周易 俞肇光 明 服用書
刻耳 送友人 許以忠 明 服用書
蘭布 謝友人 王穉登 明 服用書
絨巾 謝邢侍郎 王穉登 明 服用書
草布 送友人 甯仕衛 明 服用書
蔴衣 柬友人 汪鳴鸞 明 服用書
衣 約友人 汪道昆 明 服用書

雲履答王明府惠　陳與郊　明　服用書
鞋謝友人　甯仕衛　明　服用書
紵履酬姻家　俞獻可　明　服用書
紗帳謝蔡午葵　許以忠　明　服用書
布被贈安子介嫁女　唐順之　明　服用書
果然褥謝皇太子賚　張纘　明　服用書
茶謝友人　杜甫　唐　茶茗書
茶謝王弘濟　何慶元　明　茶茗書
茶與王敬美　林太華　明　茶茗書

天池茶答毛翔高　錢文薦　明　茶茗書
武夷茶謝王懋中　陸德龍　明　茶茗書
武夷茶送友人　方應選　明　茶茗書
武夷茶謝友人　何有章　明　茶茗書
龍井茶與婿徐仲年　許相卿　明　茶茗書
雪茶招友人　朱道顯　明　茶茗書
雪茶答汪伯子　許以忠　明　茶茗書
酒與陸函谷　劉汝佳　明　酒醴書
酒送友人張夢晉　唐寅　明　酒醴書

酒謝友人　祝世祿　明　酒醴書
索酒與張孟雨　許以忠　明　酒醴書
索酒與高希尊　劉大受　明　酒醴書
惠酒謝友人　劉大受　明　酒醴書
冰與俟兵憲　鄭若庸　明　冰泉類
井水與張惠峰乞井水烹茶　顧汝紳　明　冰泉類
鹽答吳似卿　顧汝紳　明　冰泉類
米柬項明父　陳懿典　明　米粟類
貸米辭明宗履　甯仕衛　明　米粟類

貸米柬友人　張信參　明　米粟類
貸米柬友人　張信參　明　米粟類
惠米謝友人　蕭相　明　米粟類
新粟謝友人　王穉登　明　米粟類
筍與馬三川　顧汝紳　明　蔬食類
筍謝麥惟昭　陸治　明　蔬食類
櫻桃送友人　唐寅　明　果實類
枇杷答友人誤書琵琶　沈周　明　果實類
梅子柬友人　何起元　明　果實類

鬯梅子 謝友人　盧　柟 明 果實類
桃子 送友人　俞安期 明 果實類
李子 送友人　楊循吉 明 果實類
杏 送友人　許以忠 明 果實類
杏 謝友人　劉大受 明 果實類
梅 謝友人　王穉登 明 果實類
楊梅 送程仲淶　程東溟 明 果實類
荔枝 柬友人　俞啓相 明 果實類
藕 謝友人　凌約言 明 果實類

棗 與蕭廷潤　蘇　軾 宋 果實類
棗 送友人　甯仕衛 明 果實類
菱芡實 送友人　沈　周 明 果實類
瓜 送友人　俞大實 明 果實類
瓜 謝友人　張　靈 明 果實類
柿 謝友人　祝允明 明 果實類
梨 送友人　錢同愛 明 果實類
梨 送友人　戴　冠 明 果實類
橘子 送友人　趙同魯 明 果實類

柚子 答劉侍御　郭維禎 明 果實類
橘 謝友人　徐紹曾 明 果實類
柑子 送友人　周　輅 明 果實類
榴 簡許侍御長孺　陳與郊 明 果實類
甘蔗 送友人　楊循吉 明 果實類
白果 送王任之　甯仕衛 明 果實類
菜 柬耕上人　程敏政 明 菜蔬類
韭 柬楊顧山　甯仕衛 明 菜蔬類
蕨 送友人　陳文燭 明 菜蔬類

拔雅彙箋卷之八目終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八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夢和起禎參訂

紙墨筆 答王僧虔 蕭子良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子邑○左伯字子邑，能爲紙。伯英○張芝字伯英。仲將○韋誕字仲將。伯喈上書章仲將，韋誕對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韋仲將合墨，方以珠麝爲之。○伯英善書，師王羲之，得羲之字帖，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後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肉。

紙 送友人 李東陽

楮先生從關中來，喜與雕龍繡虎者交，僕引之記室，俾得與毛穎君、陳玄君揮灑雲烟，傾吐珠玉，以助修吾文五鳳樓，或亦有造于斯文也。幸照納。

楮先生○西京雜記：薛稷爲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雕龍○劉勰文心雕龍。○繡虎○玉箱雜記：曹子建七步成章，號繡虎。○毛穎○韓文毛穎傳。○陳玄○墨也。陳玄、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友善，出入必偕。○五鳳樓○韓浦弟韓洎能爲古文，常譏浦曰：吾兄爲文，如綳茅屋，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因得蜀牋十幅，遂題詩與洎云：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毛遂白麓謝 顧汝紳

辱惠白麓，重荷雅愛。諺云：善書者紙，貴慨其拙筆，何當賢公之紙？拜命登嘉，感戢無既。

燈墨 謝杜盧江元肯惠 顧汝紳

辱惠燈墨，敢不拜嘉？然竊仰窺尊意，是欲翊我文運，期我登元也，敢不重拜。燈墨貼上元，墨貼文運。

送墨 與王倉翔 汪道昆

僕每愛黑松使者，多方延致，俱不慊願。偶獲其良，貢諸記室，以助右軍揮灑，膠漆之投，凌烟之藻，須此焉出。

黑松使者○唐玄宗御案上墨，日進香一日，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行，上叱之，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右軍○王羲之也。

湘妃筆床 送友人 王弘澤

管城子渭川名俗，非湘妃不足以配君子，走爲搴修，何嘗紅粉佳人也。夜深燈火，據梧獨坐，月上虛窗，輕風動籟，淅無環珮，歸來湘靈鼓瑟，入吾夢恩乎。

管城子○韓文毛穎傳：蒙恬伐中山，獲毛氏族，拔其毫以造筆，秦始皇封之管城子。○渭川○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湘妃○博物志……

字帖 送友人 許以忠

吳門葉嵩峯。精八體書。縉紳咸以羲獻重之。弟與交遊。頓有厭棄家雞之想。乃日在牛馬走中。臨池。昨以一帖授我。轉奉足下。倘法眼清然可心。亦足以奉錦上一枝紅也。

八體 秦書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篆書 篆隸八分隸書草書行書。○羲獻 王羲之王獻之。○家雞 庾翼善書。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牛馬走 太史公自言不得休息。見太史公。○臨池 張芝學書。池水盡黑。○一枝紅 錦上添花。

琴 送友人 唐寅

吾丈工于五弄。而產無焦尾。弟荒齋有餘而不以贈。何以爲同調也。茲謹分一于吾丈。以爲調心。少斗之貲。求鳳補鼻之辨。吾丈庶于賡和時。風月下靜鼓一曲。而僕從三徑來。潛聽弄聲。覺骨清神爽。竊附知音。其快何如也。

五弄 琴曲五弄。蓋宮商五者。遊春淥水幽居坐愁秋思。五曲也。○焦尾 搜神記。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因名焦尾。○調心 洗耳 西廂記云。調琴聖

借琴 柬友人 孫燁

僕野人也。才僅能擊缶。而志酷好琴。力難自備。聞足下有綠綺。龐滑之材。即冰潛綠綺。蔑以加也。鄙意欲暫假一衍。引操隨當歸趙也。

琴絃 黃道日

冰絃朔。我絲桐。何不賜以陽春之調。俾此而鼓之。乃以無絃見奪也。謂巾鄍有我心乎。

惚琴 還友人 楊師道

插羽箭也天驕胡人爲天之驕子

胸中有數萬甲兵

矢　送友人　張天錫

足下應武科試。胸中三畧六韜。八陣九伐之法。必閑而習之素矣。至孥矢柤節。止屬常技。但三場利矢。中的爲先。異日插羽天驕。三箭以定天山。亦今日之始基也。僕得鋭矢數枝。以當申息請愼之獻。幸收留之。六韜太公所作○三畧黃石公以授張子房者○八陣風后所制戰法○九伐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插羽天驕李白塞下曲云彎弓辭漢月插羽被天驕○三箭定天山唐書薛仁貴擊鐵勒之衆于天山時九姓之衆十餘萬驍騎數人來批戢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其餘悉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云云

弓　送懷遠將軍　韓雍

足下久欲覓强弓。曾已得之否。僕致之友人。友人復廣爲徵求。而得之。誠幽都獮角。恒山檿幹。倘應機而發。可射隼高墉者也。昔蔡中郎謂冀州弓爲天下精兵。因獻之足下。足下指日挂大將軍印。所過郡守邑令郊迎者。令負之而先驅。幽都獮角二句陳琳武庫賦弓則幽都獮角恒山檿幹○應機而發朱異弓賦應機而發射隼高墉易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冀州弓爲天下精兵蔡邕與幽州刺史議云幽州突騎冀州强弩爲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于二州○郡邑郊迎負之先驅漢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擊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又司馬相如爲中郎將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一字千金

□之爲王生結襪或讓王生王生曰廷尉方今名臣予故使結襪以重之新生之賢王生兩重是尉

玉玦硯　送友人　王世貞

玉玦一。尾硯一。奉足下衣几之御。玦訣也。硯見也。既以爲訣。終顧相見。衣几之御王玦佩之于衣尾硯置之于几尾硯龍尾硯也○玦以玉爲之如環而有缺似之取決斷之義范增數目項羽奉所佩王玦示之三與舒削揚

送簪帶　甯仕衛

玉簪一。絲帶一。長物耳。其珍之也。總角之雅。結襪之誼。惟吾兄存之。長物餘物也○總角之雅孫權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清微愛東之蓋未冠時也○結襪之誼張釋之爲廷尉跪而爲王生結襪以帶繫襪也

玉環　謝張雲廣　顧汝紳

錫我良璧。感重銜環。賦佚閟此。益勵磨礱多矣。拜命登嘉。增我高人。溫玉之想。潤澤栗然。佩瞻明德。敞冠有輝。又何盡愛戴也。敬此謝。結帥衡衡環卯環事○溫玉之想潤澤栗然即如良玉溫潤而栗然○敞冠有瓅環以飾冠

鐵如意　送友人　劉大受

鐵如意一挼。乃僕醉酹綠蕁齋。持以擊玉唾壺。歌金縷衣者。請以奉君。君譬觀之。毋曰此碎却。

蹤爲我見伸事端
賜千里鑑如面譜

鏡謝友人　俞敬相

曾吉遐○丈人鉏髮之具　毿曾三○二毛謂鬢黑白也

承惠菱花。不須拂拭。塵埃莫惹。開奩見面。即見心矣。第舉眼一照。鏡中人毿毿二毛。大令人撫髀興懷也。

菱花鏡名詞云恰對菱花懷上眺机麗○不須拂拭六祖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勿使惹塵埃六祖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見心子産曰若善見處之面今吾何見其心矣○撫髀髀股骨也劉備在劉表坐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肉復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晁仲孫罷開盃獻于

賞燈雪　項良芳

春雪霏微。第少歌中之白雪。華燈燦爛。可無燈下之青娥。雅會少申。高情尚缺。況韶光易邁。勝事難期。昔人所稱感慨係之者。豈虛語哉。月初將有當湖之行。把臂想在豔陽時節矣。敬附片言。以為左券。

歌中白雪宋玉對楚王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感慨係之王逸少蘭亭序云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留春日壁李賢序

春燈謝友人　王穉登

春燈燦爛。不減九微。輒贈麗姬。遂與人面相映。僕足下至。當出綠樽佐之。

九微燈名漢時外國所貢○麗姬

○人面崔護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綠鬢侍郎夫人安王薦瓊蘇綠酒綠醑卽蘇酒也

香送友人　王穉登

偶得奇香。真與神怏心物也。嘗宴客精舍。試一佩之。當見龍腦之氣。經月不散矣。鑒留為寵。

精舍晉謝靈運有石壁精舍宋朱熹有武夷精舍卽書室也○龍腦其清香爲百藥之先○西方秣羅矩吒國在南印度境有如松株葉異濕時無香採乾之後析之中有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龍腦香也

香送友人　甯仕衛

顧香數囊。來自建業。謹奉足下衣帶之御。第令臭蘭不負。何讓鷓鴣之斑。

建業金陵也有顧家造香○臭蘭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鷓鴣之斑杜詩錢增鷓武霧吳嶠鷓鴣斑又山谷云蠖甲創崑崙耳香材層鷓鴣斑云

香謝友人　吳山

久別芳顏。彌仰馨德。心甚懸懸。適惠異香。卽爇之寒舍。綑縕瑞霭。滿室如春。恍分我以御爐烟也。茶蘼豈不寧過是。賦謹焚香以謝。

滿室如春賁雲溪有僧盧冬若客至不焚炭火擭香然滿室如春歸更收餘燼○茶蘼五代之國貢

春分天子賜中朔一爐

樗蒲戲陸也

謂下好通天言犀之通徹如呼盧擲骰也

樗蒲（與賭文敵）　馮應鉅

客窓岑寂。落花與啼鳥愁人。茲欲共賭樗蒲。舒旅況。第集犁之裘。通天之帶。僕之此尤物。倘戰北。聊解下金龜也。秪俟。（樗蒲劉毅樗蒲一擲百萬○集翠裘唐則天武氏賜張昌宗集翠裘後令狄仁傑與賭此裘狄因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后曰不等矣狄曰此人臣朝見公對之服也昌宗影局速北狄遂求之及出朝解與御者衣之○通天帶南唐近事云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出效解帶呼盧唐承大勝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嚴徹慈以獻姬與之去○解下金龜唐賀知章見李白呼爲謫仙人解金龜換酒與之飲）

兵驕者敗故以此激之

徵局（謝素安字）　陳維敬

昨與足下臨楸局。三戰三北。僕失志。足下寧不爲驕兵乎。茲欲志復前讐。少洩平城之憤。吾想義旅一振。幕南無王庭矣。倘如堅壁。即以巾幗遺之。（驕兵兵屢勝則驕○平城之憤漢高祖爲冒頓圍于平城七日○幕南無王庭漢武帝北擊單于兩軍所殺匈奴合八九萬而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

傘屐（來友人）　邢參

早間俗務遠出。以爲未必即雨。而至中途。淋漓而下。暫寄一居亭簷下。彼不顧。目苦哀。而以爲面

以吝激之　以諾許之　以拯救之

生。雖借紙筆。猶怏怏。僕念足下有傾蓋之雅。抔溺之量。走童乞假傘屐。倘吝而弗之也。惟兄。倘諾而予之也。亦惟兄。倘使僕而沾雨者。僕而沾潤。亦惟兄。（傾蓋孔子之郯遇程本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爲相得○拯溺仁政如拯溺救焚○沾衣欲濕杏花雨古詩）

氈巾（謝友人）　俞仕衛

不佞未三十。便苦頭風。纔冬即冒素髮毿毿不飾者累日。吾丈頓冠冕之。花紫絨巾。愈于黃綿襖也。戴之無斁。（毿毿髮貌也○冠冕之加之以冠冕也○黃綿襖王霖何斯東坡云正月雨雪連旬忽開霽閭里翁媼相賀曰黃綿襖子出因作歌紀之○無斁詩服之無斁）

網巾（謝孫德甫）　顧汝紳

厚錫會髮。致我崢嶸。微君幾作越人矣。專此謝。（會髮長人祖定雅一日潛行至神觀見一道士于裹網巾問曰此何爲道士曰裹之于首萬髮皆齊上曰好個萬髮皆齊遂爲道官以千三頂頒十三布政行于天下此會髮意也○越人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之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乎）

帽鈴（謝友人）　俞肇光

淋兒。未見爲昂霄國器。乃承厚惠。爲報僕令之頂戴。足下聲名。便入其耳矣。雖赤子無知。而感

滄溟既然變色日當共戮至作楚囚對泣耶○三人　宋克使神州何即天作府尸也

索酒與高希韋　劉大受

雨花臺○故林陵佳麗地○上臨芳森○下眺長江○一瞬○金城○宛如圖畫○山川○花鳥○在在○色○飛○丈能大○開○蹄○醮○醉○弟○使○弟○酬○臥○六朝○烟草○間○手○雨花臺在金陵高座寺後山上乘法師金陵也佳麗地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六朝東吳晉宋齊梁陳

惠酒謝友人　劉大受

北窓高臥○政爾栩栩○足下授我以醉○醪箕踞松陰○腑飛數舉○兩腋風生○便欲仙去○作羲皇上人○北窓高臥晉陶潛高臥北窓下清風颯颯自謂羲皇上人○栩栩音詡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為周也○箕踞松陰唐詩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醪音假酒稱也

冰與侯兵憲　鄭若庸

歲旱○炎熇日益○道兒云何○彼中○許乏○麥○陰○謹以藏冰少許○馳獻○擬○公清介○可置○玉壺○與○轅下○威○洵○足○生○寒○暑○路○也○炎熇言熱也詩云一赤龍朱融故炎熇○凌杜詩一之日蒸冰冲二之日納于凌陰○玉壺杜詩洞如清冰出薦鑿置在迹風寒露之王壺又古詩一片冰心在王壺

井水　乞井水烹茶　顧汝紳

欲嚥苦茗○思得冽泉○見家井○渫之○良○可○以用汲○須求王明○無同○粟○岳○則受福多矣○易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九五井冽寒泉食○洞粟荻㐬于民非水火不生活言荻菽粟如水火

鹽　昏暮叩門　顧汝紳

積雨杜門○從者慍見○言之慨然○昔蘇子詩云○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旨蓋自有為不謂居于海濱○身親見之○嘗戲而題曰○坡翁曾道非忘味○何為三月食無鹽○天意若教甘淡泊○故將大任試窮酸○道厚以鹽見惠○不覺及此○作後有興○望過一談○以慰離索○聞韶解忘味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將大任孟子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本文膠鬲舉于魚鹽之中

米　乘項明父　陳懿典

不佞株守金馬○碌碌行除○不脫老措大本色○蓋以乞米之苦○不免將作侏儒之羨○無足為故人道者○仁兄倘不遐遺○時惠德音○以洗塵俗之腸如何○株守列子宋人有耕于田者見兔觸株而死乃得之冀再得竟日守株○金馬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侏儒東方朔對武帝曰侏儒方三尺亦一囊粟臣朔九尺亦一囊粟侏儒飽

送梅子柬友人　何起元

小園梅子。味堪止渴。敢摘枝頭纍纍。奉足下。出調羹手一嘗之。毋以寒酸笑我也。止渴曹操軍士大渴而無水傳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調羹手詩云寡實惟應金鼎內調和功在須嘗鼎

古勁簡約

惠梅子謝友人　董份

雨綻紅腮。露凝青頰。忽蒙分惠。口未食而津溢矣。但僕媿非調羹手。祇負足下賜也。青梅詩誰將碧玉鎸成九寒逼一人開瑪瑙盤中又羅隱詩云天賜胭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笛中哀

桃子送友人　俞安期

桃實正熟。僕食而甘之。足下道骨不殊曼倩。敢以數枚。遺非緗核紫文。幸毋日是啖我以餘者。曼倩東方朔也王母謂武帝此兒三偷我桃矣○緗核紫文東京雜記上林有緗核桃紫文桃○啖我以餘彌子瑕與衛靈公遊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啖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云云

李子送友人　楊循吉

林梅初歇。園李又青。獻齊頭。並不數安豐。鑽核枝備。足下試進之。齒牙間當宮商叶韻。頻渴潛消也者。幸勿以非上道旁物棄之。安豐[illegible]

戎字濬沖天下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必鑽其核[illegible]司馬相如有消渴病○井上陳仲子井上有李螬食匍匐往將食之○道旁苦李

杏送友人　許以忠

出牆有果。殊勝董林。敢其少許奉獻足下。試嘗與日走馬長安杏園讌集者。於此種之矣。匪謬。出牆詩一枝紅杏出牆來○董林董奉種杏子醫每醫一人疾愈使種杏一株謂之杏林○走馬長安狀元及第遊街謂之走馬長安長安京師也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讌集新進士及第即赴瓊林宴

杏謝友人　劉大受

杏子佳甚。其種想自日邊來者耶。且取數于三。意以三元兆我乎。嚼之齒津清頰。香散兩頤。不啻向曲江宴上。啖宮饈也。謝謝。日邊詩天上碧[illegible]日邊紅杏○曲江宴唐宴新第進士于曲江○宮饈宮中所具饌也

楊梅謝友人　王穉登

玉肌半酣。生紅粟壘。微深染紫囊。楊梅之美。與荔枝並驅矣。忽蒙分惠。兒童其鼓舞哉。羣而食之。儼若含驪珠。[illegible]服丹砂。渴悶渙然冰釋矣。

光景宛然

果食類

物不能各各另具。惟均分是望。

趙女織詩云。徐孫菱歌詞云。菱歌何處。○秦宮鑄鏡。舒皇時宮中有菱花鏡。能照人五臟。○飲溫湯。太真對鏡勻面。傅粉。露一乳。明皇捫弄曰。軟溫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傍曰。滑潤由孝塞上酥。○均分。陳平分肉。

瓜 送友人　俞大寶

東陵佳品。敬獻文臺。用潤杜甫吟喉。且解長卿病渴。大惟炤在。

東陵。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有五色甚美。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杜甫。即杜子美。工于詩。

瓜 謝友人　張靈

酷暑蒸人。思燉煌之味。良切。辛然惠及。僕不遽剖而浮之碧泉。密滋冰液。濺沁齒牙。涼生胸臆矣。何異從仙人掌上吸金莖露也。今而後可免夫納履瓜田之誚哉。

燉煌。古瓜州地。生美瓜。歲入貢。○浮碧泉。魏曹丕浮甘瓜于清泉。○仙人掌上。何漢武帝作金莖柱。高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承露盤。承露水和玉屑飲之。以冀長生。○納履。俗諺。瓜田不納履。

謝恩瓜誠遇何等賞麗

柿 謝友人　祝允明

承惠磊盤。火鏡煌煌。丹囊奕奕。足下不吝分甘。僕得香生喉吻。胸中赫焰為之頓消。媿乏瓊瑤。何以報也。

分甘。王羲之與謝萬書。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耳。

聚得于形有甚

梨 送友人　錢同愛

家園快果已熟。味頗甘脆。雖名百果之宗。終不及真定所產者。然喫之能消心熱。不可以為五臟刀斧而卻之。幸笑留。

快果。本草。梨名快果。○果之宗。張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帝戲曰。查何如梨。敷答曰。梨百果之宗。查何敢比。○真定出好梨。○消心熱。本草。唐武后患此疾。青城山邢道人進梨。治心熱。○五臟刀斧。李建勳嘗日遊西山。連食數梨。賓僚曰。梨為五臟刀斧。不宜多食。一叟笑曰。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言梨也。

說梨不謙不矜妥當切美　何為梨諧

梨 送友人　戴冠

足下筆陣在邇。但溽暑蒸人。請以含消三元。以應三場。咀嚼之。若吞丹篆而吐白鳳者。彼為百果宗。契為萬人敵。相比也。勿儲以為甕中醞可。

筆陣。文場鏖戰也。○溽暑。試期正遇暑天。○三元。三拔一也。取義解元。○丹篆。韓揚自夢少時。夢人以丹篆一卷令吞之。○吐白鳳。揚雄賦成。夢吐白鳳。○萬人敵。項羽學萬人敵。○甕中醞。李仲賓家梨園。蟲生忽一歲盛。而不可售。以數百甕藏之。忘之。半歲忽聞酒氣。因啟所藏。梨化為酒。清冷可愛。雅然其美。成為佳釀矣。

筆意文奇切對　稀物之一變

橘子 送友人　趙同魯

日來尊體已康泰耶。但小愈之後。飲食宜節。起

人諸明白駡
欖一枚抵先

一石之欖可以當千金

甘蔗 送友人　楊循吉

前者擾齋頭水菱園栗謝謝僕有故人遠來餽我以餡蔗名曰紫袍玉帶蔗味尚悉其所從產一見便憶足下分獻長莖倘倒食之當漸入佳境也（前食蔗入佳境見世說顧愷之每食甘蔗必自尾至本人問其故愷之曰漸入佳境）

蔗有紫緑二色

白菓 送王性之　胥仕衛

銀杏告秋外堅確而内純白可掬也奉一函于足下倘以山谷之爐炙之當有清脾之助（白菓大者為銀杏告秋熟也○掬採也○山谷之爐黄山谷詩醉能江爐鴨腳焦銀杏葉如鴨腳然○清脾白菓熟食之可以清脾）

菜 柬新上人　程敏政

承惠佳菜又於禪榻用餐漸成有髪僧矣況落莫之懐常食不過菜上人㣲心也（常食不過菜矣歷之為廣州刺史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而已矣）

古人云人若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

韭 柬楊鄰山　胥仕衛

菜鍾乳者論于蔬菜中不亞藜莧之腸君可少此請分數十本與僕手自秋之異日若一食十八種猶君崇施矣且月雨夜剪好作炊以款君也如何（菜鍾乳韭性温故名○韭指舫生帶紅○一食十八種韭李崇爲尚書令正食韭茹韭菹曰李公一食十八種○昔因友人至夜剪韭作炊爨之）

蕨 送友人　陳文燗

足下厭飫肥甘奚屑野蕨適童子采嫩敢獻之庖者以西山蕨味清而且美足下清風尚為陳生加一餐乎（蕨即薇也伯夷叔齊讓國及武王伐紂逃之首陽史記云登彼西山兮采薇而食之）

振雅雲箋卷之八終

謝欵 寄王養[illegible] 羅一中 明 通用
雪阻 與何吾騶 王 焞 明 通用
詩酒 與衛太宰 吳仁度 明 通用
謝惠 答王百谷 毛文煥 明 通用
達人 與吳崑蘆 艾 穆 明 通用
秋郊 邀友人 張 沛 明 通用
館期 復張大夫衡山 許以忠 明 通用
同心 柬李滄州學博 顧汝紳 明 通用
叙情 招陸覺岳 顧汝紳 明 通用

一九目三

政績 寄約岳徐先生 羅洪先 明 通用
脫網 寄萬鹿園 羅洪先 明 通用
告歸 復河南憲副 崔 銑 明 通用
告養 與張宗烈 崔 銑 明 通用
敘欵 柬程克勤學士 陸 簡 明 通用
謝惠 與馬太卿 陸 簡 明 通用
陳悃 與徐蓮實 蔡夢齊 明 通用
陳悃 答范堯卿司馬 錢士鰲 明 通用
訊問 報方子轉 鄧宗齡 明 通用

凶世 與羅[illegible] 戴 燿 明 通用
知己 柬陳豐箒 王 焞 明 通用
日新 與汪伯雨 虞邦譽 明 通用
道欵 與徐君亮 黃士俊 明 通用
推薦 答王中丞 黃志清 明 通用
念別 與金弘吾 吳淳夫 明 通用
游揚 答汪伯玉 王世貞 明 通用
聞問 報徐子輿 宗 臣 明 通用
期約 與徐蓮實 王兆雲 明 通用

一九目四

契合 與徐蓮實 歐陽燦 明 通用
談藝 柬陳兩湖 萬 恭 明 通用
繾綣 與蘇如圭 何有章 明 通用
意氣 與王百谷 歐大任 明 通用
見知 答黃石齋太史 張明弼 明 通用
識鑒 答友人 張明弼 明 通用
製作 答張幼于 李言恭 明 通用
清白 柬王父母 王 焞 明 通用
受[illegible] 報陳五岳京兆 鄧宗齡 明 通用

憶友 與湯仁甫淞江 吳國倫 明 通用
從師 與許文卿 何有章 明 通用
晉接 與周鳳阿 林有潤 明 通用
訂正 與楊簡夫 金有利 明 通用
誦述 柬王父母 王 焞 明 通用
別況 與宮炳吾 馮應箕 明 通用
寄懷 柬高先生 屠 隆 明 通用
風節 與崔伯輿 王 焞 明 通用
不遇 柬文吏部 李孟白 明 通用
虛館 寄二兄大全 王尚志 明 通用
謝病 答鄧環丘憲副 陳文燭 明 通用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九目錄終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九

武林 徐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禁漁 與庾安西 王胡之 晉

比聞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皆奪其漁，罟不輸十疋，皆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何得鼓栧而歌滄浪也。綸筌皆漁具○漆園吏莊周為漆園夫持竿不顧[illegible]事[illegible]公子[illegible]竿東海上、而釣○漁父[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爾而笑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葉樹 蘇軾 宋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四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

石脾 與友人 王羲之 晉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石脾生海水中如石而柔也獨活[illegible][illegible]養生之藥見本草

破讒 蘇軾 宋

近聞小人擲賓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䖟一笑可也。積左右讒毀于當道之逸習王君之耳目也。道眼士君子之眼。俗眼小人之眼。蚊䖟諸戶讒言之。言人如蚊䖟之著膚耳。

懷舊 與何塘　　何景明

海内朋友屬門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于情得矣，恐不免于禍心之譏，而或謬于進退之道也。仲木程一枝字。獻吉李夢陽字。德涵康海字。子衡王廷相字。時四公俱歸林下。

作人 東朱府山　　鍾于淳

龍在與敝治接壤，久慕長者高風，未得一挹袂門下，以薄書故，五斗困人若此哉。闒貴庠一經整頓，賢書大振，至人巧奪天工，信然。山城望之久矣，急愷悌作人，誰念卹鄰封矣。擇聊過松源途邑，將有車轍馬迹焉，謹命諸生郊迎，幸儼然辱而臨之，豈勝大願。不次。五斗陶淵明不爲五斗折腰嚮鄉今貪像

淳者之勞

作人之廣

五斗○賢書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出詩經言文王化行南國也○鳳然學而臨之見我國家也

真境 東…　　鄒守益

拜手數其回竹樹林塘，交呈道趣，花香鳥語，互發幽襟，眞趣然鐘鼎之外，然莫是攜倚于境否。假若全華百萬，薄書推積，道味幽襟，亦有增損耶。

息肩 東三江　　顧清

曾圃執手後，幸得息肩，睹田園巷陌、鄉鄰親舊，恍然如一夢覺。第宦途歷落幾三十年，譬則放一舟于江海間，東西飄搖，未知所止，一旦遂得傳檣復故處，足矣，固不敢復計歸時爲逆爲順也。亢陽酷暑，今歲爲甚，回吏索書，揮汗作艸，不盡。息肩鄒子聊息肩于晉

適意 寄李惟寅　　王世貞

春來花事日新，茗香釀美，倦遊則眠，眠足則起，跌宕書史，游戲翰墨，誠不知老之將至，況一官

哉。默岩書史玩也。○游戲禪謂游戲三昧也。

縱情 與高刺史 麥納言

題魚休問。正爾嘉賜。乃遽歸艎返溯。舊篳寂寞。豈督郵嗔陶子不折腰耶。不折腰而賦歸。乃所以見陶子矣。五柳扶疎。更不惜脫巾灑酒。日與高陽之徒尋經丘。以高蹈風塵之外。其放情舒嘯。方將神遊八極。視當途子之鞅掌。可以超然適也。

題魚。羊續爲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懸之壁。後丞復進。續出前魚示之。丞慚而退。○督郵嗔陶子。五月陶潛爲彭澤令。會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潛嘆曰。豈爲五斗米折腰。卸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五柳。陶潛歸種五柳于門。自號五柳先生。○漉酒。陶潛脫巾以漉之。○高陽徒。山簡鎮襄陽。每出遊習家池上。輒醉。名高陽池。自號高陽酒徒。○當途子。居要路之公卿。○鞅掌。詩。王事鞅掌。

回首茫然

志遊 寄李字明 錢文薦

昭陽一別。恍然隔世。仍欲與故人攜手。酒泛扁舟。同醉百花洲中。不復得也。封疆伊阻。會晤無由。一再通音信外。便如河漢隔矣。次兒宦永嘉。雁岩龍湫。咫尺可到。即山靈亦屢屢相邀。而婚嫁緣深。丘壑緣淺。投杖[illegible][illegible]。竟作酬勝懶龍。沫此從夢中呼醒矣。近者如此。况小山八公輩又遠在淮海者哉。

百花洲。吳王遊玩處。在姑蘇城內。○龍湫。在溫州雁岩山上。有大龍湫小龍湫。自石壁而下。高五千丈。隨風旋轉。變態百出。○投杖。費長房得壺公竹杖。投之葛陂。化爲龍去。○小山八公。山在廬州。淮南王安修煉處。王遂集淮南之士。劉安招隱詩曰。昔淮南王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各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小山之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清艷 與王弘滋 潘碧梧

吾輩今日在世。譬則雪中之梅。雖藏清艷。已閒疎英。苟非堅剛。吐白何以驅寒臘。轉春風哉。茲別未十再晤。萬里相知。如在堂。瞽亦惟一念真意不肯馳耳。

清艷疎英。宋廣平梅花賦。清香潛襲。疎蕊暗臭。

舊遊 與鄭徐州 林爔

龍山之宴。回首猶昨。當日賓謂此惟可當十年間。吾輩聚散猶浮雲。泛梗而况乃寥。惟其地。真昔人所榮。當時匹馬客。今日郡人迎者也。遙想公餘登眺。仰攀崇山。俯瞰長河。對茲永夏茂林。交映群鳥嚶嚶。撫勝槩。感舊遊。當亦念疇昔之同袍也。

龍山宴。桓溫九日宴僚佐于龍山。風吹參軍孟嘉帽落。[illegible]

升車命駕去[illegible]日料史當廣[illegible]反看[illegible]以自推耶。○嚶嚀詩：鳥鳴嚶嚶。○綈袍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金陵之勝概予教語

情懷　答王孟脩　陳紫峰

別後情懷可知，無庸更言濃淡矣。大都江南舊稱佳麗，登龍蟠虎踞，足以發豪；見朱雀烏衣，亦能生感。江風進清，淮月與明，翛然罷辱，忘而繫客去。然則可以養心而陰益其能于政者，豈必專在書哉。

龍蟠虎踞。陶安曰：秣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也。○烏衣：秦淮南為烏衣巷，王謝居此，子弟皆稱烏衣郎，故名。

卷九　通用

欽之姓彭亦[illegible]人　選僕如從　[illegible]而言之

烟霞　答徐孟雷　屠隆

欽之出門後，僕益家蕭樓前，雜樹花木，漸以成林。終日坐對，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略去禮法，盤礴清陰。第此中絕少玄曠士，不敢作分別相，隨意晤言，即世俗人來，不與譚世俗事。論點烟霞，討求松桂，樂雖不盡解，勿以相強。有僕及市朝事急，以白塵尾揮去，不令溷乃心。以故身在城郭，何異桃花源矣。

會心處：古人云：會心處正不在遠。○烟霞：唐田游岩隱箕山，高宗幸嵩，問曰：[illegible]業否？游岩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illegible]

塵尾：王導[illegible]作玉塵尾[illegible]瞑者即揮去。○乃心：前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桃花源：晉[illegible]人桃花源遇避秦人[illegible]

出色人稱出色人情

政聲　復朱佐侯　洪時舉

向未到芝眠之先，一日馬上清風，對面都都吹來，已知明公之清政飄矣。及李友回，得所寄寶蹟，溪知明公厚我，但不肯愧非出色人物，何緣掛在明公口頭，又何緣附在明公案上？來教云：多田翁不若飽學士，此亦洪生素志也。豈筆硯不酬我以朱紫，而竟以饑寒相謝哉？年來溷跡漁樵，醉心花鳥，圖作一煙火神仙耳。

寶蹟：陳遵字孟公，杜陵人，有文章，善書，投人片牘，人皆寶之，什襲以藏。性好客，每飲，取客轄投井中。○朱紫：仕宦服。

卷九　通用書

[illegible]色名　[illegible]兩助

圖書　答張不偏　陳春先

王君攜圖書入荒谷，頓令翰墨餘香，從春風隱隱，几席生人，當無俟國門之懸，而後知珍重也。

國門懸：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之國門，曰：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卒無能易者。

詩餘　柬李中麓　羅洪先

聞詩餘盛傳，何不裁之以為山中舞蹈之助耶？

詩餘：詩餘皆宋名公詞也。按腔[illegible]

長祂其業并呈兒[illegible]頭區衞少好學善兼詩解人頤[illegible]詩區

名教之言處 聚之第一

詒約 東萊張公亮 黄道周

公亮足下闊然數日邈若河漢以僕意爲公亮主人無如陳雪灘者雪灘一榻蕭然第以吾黨集聚筆硯無恙使爲往兒彌正平雖輕薄然不管子文若陳長文游亦未爲過傚也朱某備一榻雪灘斯日便掃席相迓奉度何止唯足下酬之也彌正平彌衡字荀文若荀彧字陳長文陳登字漢獻時人

報酬却也

公亮知己

公亮必評

詩秕 東萊張公亮 王鐸

廿一首新頴高妙細格别情殊爲難報佳秕獨運一樽軒雲心逸韻寶色鮮光如神龍翻海老猿援樹月啾却行空中四大部洲倏忽往來此其勢也若夫擣麝成臭鏤玉爲質琴簫花香泉聲月魄更是仙胎迥絕凡相時文五溺遇之遠避矣大癡失類斷斷不爽海内自有文殊燈前後候兄唉一談四大部洲天下中爲須彌山東則東勝神洲南則南贍部洲西則西牛賀洲北則北俱盧洲[illegible]

開函當

著作 東友人 陳 道

大作信筆斐亹自饒雅致懸之國門何可更訂一畫也借光實多至寶無價當意有所竭者少一二日另請教附示果爾前物當索還然負委奈何懸之國門秦呂不韋作呂覽懸之國門榜咸陽市日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而無有能易之者

旅况淒涼

征途 報南陽方元服 文翔鳳

白雪栽途征蹄向脅山一派萬峰中脈脈難爲懷也渡江來懷抱尚萋迷無佳處客春欲西首

庶向故鄉山中少洗濯五載之擾擾乎欲假道南陽遊太和自南於入長安或得一擾乎耶太和山名即武當也我朝更名太和南於地名封商鞅者史封商於之地六百里

謝款 寄王養梧 張一中

先生海天祥瑞江左風流不佞頊尾如蟻蠓乃授榻飛觴醉德無量車書樓雲蒸霞燦僕將應接不暇復承佳公子謬相許可雅同臭味何幸長安花一朝被僕看盡也歸來長憶尻馬連翩發言賓我下郡未審何時僕當預敉山靈吐不

尺牘自見知己心腑

題文子姓字實不妨稱人之家子弟

家故事不肯所議者待詔金馬門如漢武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自今日矣別論謹領悉見鴻便致之諸篇面盡代斵者傷亦代大匠斵者希不傷其手〇山藪藏匿老子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〇齒牙餘論渊暇好潔子人才會稽孔闇有才筆未貴曉孔珪嘗令草隸表以示融融嗟吟良久手自折譏薦之謂珪日七于發名未立應其奬成無惜齒牙餘論〇能文非史楊惜勿聰慧絕人其叔父奇之日皆也將相器當謂人日貫見駒當未蔡巳見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之外〇伯樂善相馬識之千牝牡驪黃之外〇懸榻陳蕃爲豫章太守卒所接見惟設一榻待徐穉來穉去則懸之〇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事〇歎公等安在二句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上書武帝書奏天子召見三人日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抽口替秉　自邇　爲從命徙從

譚藐賦陳雨湖　萬恭

承示瑤篇舟中撫汗讀之一日而竟采百氏之精華括遷固之粤旨如彼嗤糟粕而規影響者何啻千里百里已哉已細寫成篇藏之篋笥擬之懸黎結綠也僕樗櫟之質久宜丘壑乃復轉徙而南懈負笈甚當還覲老親以圖進止念與高賢相違無復班荊之日不能不悵悵耳向許雄文正賴以解膚陋不識肯終教否惟執事命之如錫百朋矣臨楮不任惓惓百氏諸家也〇遷固司馬遷班固供漢史言〇餔糟歠醨〇屈原漁父辭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〇懸黎結綠皆美玉名周有懸黎楚有結綠〇樗櫟木之惡者莊子惠子是也〇莊子又〇樗石之鄒要其鄒落冥〇川〇徙而南〇莊子逍遙遊則將徙于南選之〇班荊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如晉于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〇易有十朋之龜錫是坐而共食也〇百朋矣玉之價詩百朋之也

睠顧有情者是

繾綣與蔣如圭　何有章

丹鳳無音頻仰卿雲于天際青牛有迹敬瞻紫氣于函關鄙人于足下繾綣不忘如此也足下有令子又有令孫陸棠且酥如也正宜琴一曲酒一壺葛巾野服飄飄然作羲皇上人頗乃求田問舍役役焉如蜣蜋轉丸不休將欲爲彭殤耶試攬鏡窺之雙鬢有秋色矣劉仙郎一去許如雲遠山眉黛半爲憶情人而損足下往白下見劉郎當以此情達之毋使薄倖相如怨文君歌白頭吟也攬期伊邇令嗣舉淮陰赤幟角藝文場三戰三捷不煩而知者汝陽江山尚聽好音丹鳳無音有丹鳳銜書〇青牛紫氣老子將度函谷關關吏尹喜望見紫氣知有

規諷其作家之任當付之子孫

不信化東當下深當宿驗取石縮標

贊其進取並求牛之雅

成歸。[illegible]先生及歸送之此
問。請坐。衆曰。吾適痛矣。○春風中一坐。春光庭
見明道先生。暫于汝川。歸語人
日。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

晉接 與周鳳 林有潤

高陽連雲。僕曳裾者數四。豈敢掉乞鄰尾哉。惟以公家人文。麟儀儀鳳。師師欲炙其休光耳。公竟不鄙拉。鬷明而登之堂。焉幸矣。前以惡書唐突自忘其驢之黔。足下今又見索。將謂其有楓冷句耶。抑亦昌歜之嗜矣。來韻示教。尚容撚鬚。

連雲。漢霍光甲第一區。霍顯詩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曳裾。古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掉乞鄰尾。韓文搖尾而乞憐。○拉鬷明。左傳晉叔向適鄭。鬷明貌惡。立于堂下。與之言而善。叔向曰。必鬷明也。執其手而與之上。○唐突。晉周顗少有重名。庾亮曰。諸公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驢之黔。柳文。黔無驢。有載驢入山。虎見龐然大物也。驢一鳴。虎大駭。以爲且噬己。往來視之。覺無異能。稍近。驢怒蹄之。虎曰。技止此耳。跳踉大㘎。斷其喉。盡其肉而去。○楓冷。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之句。○撚鬚。古詩吟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

子虔傲此言以驕才輕之人

訂正 與楊崎夫 全有利

明公鼓吹五經。士林豪二。誠寰區中泰山蒼穹上北斗也。僕仰高風。寸心常亦第未獲北面耳。家譜數完。論淡。足下惟明公不嫌猥瑣。頗分涇渭。老疑[illegible]之訛。金根沿舊。已多書手。新則亦。大有功于儀乎。讓家雖乏之瑱。鐸然亦當錄之。此心識愚不朽也。貴

鼓吹五經。孫綽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泰山北斗。學者仰如泰山。○北斗。狄仁傑遺武氏之亂。反周爲唐。謂仁傑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溫犀。昔人有請老姬之望字磨滅。其傍蓮叟爲溫父吃之。是不踏以陶爲陰乎。○魯魚。抱朴子云。字之傳有寫魯爲魚。寫帝爲虎。○金根。韓昌黎子袒聞史金根車以誤爲銀。爲父怒責之。○己亥。昔有人讀史云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渡河也。爲之果然。

論道 與王父母 王焞

恭惟師臺最著榮滿。曾代邑父老子弟。祝頌數歸。嫁悔不能宣揚德意。然嘗江南北之民。婦人孺子。無不知有清官王爺也者。何侯老縫掖之活活爲。造物私惹不肖。纔舉風木之悲。忽感強陽之疾。沉寘伏枕幾殆矣。數日內稍有生色。始信身爲苦本。生是患胎。古之至人。黃冠入道。反于清虛。所以遠于陰陽之寇。不肖蓋有志焉。而輯苦于塵緣之難斷也。然委王將軍文草。率報命。非敢不工。庶毫釐滴技。此至耳役。旋附布。諸
[illegible]

[illegible]

少君會衣疑擄之哀又皇甫規辭官歸雁門守見謁之不迎及自玉釋在門䟫趨迎之謂曰徙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風木之悲皐魚遊官歸而母卒皐魚泣曰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在遂自剄死○黄冠入道唐李淳風之父名播仕隋棄官爲道士自號黄冠子○技止其耳○即柳子厚黔之驢虎見龐然大物蔽林間窺之驢一鳴虎大駭以爲且噬己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曰技止此耳跳踉大㘎盡其肉而去

别况 與官胡吾

馮應箕

别足下于璜溪。陽關一調。戀戀故思。眼中淚意中人。心中恨哉。項者愁緒索寞。絲毫無句縿綺無言。惟孤枕上有憶君夢耳。僕今歲不辰。薄曰禾黍强半斃于驕陽。躬親銍刈。殊不似往年穫。穫時即使日畫粥如希文。不支半歲耳。妻子能無啼饑哉。雖然邇黄河者潤九里。有翩翩隹公子者在。必不使僕有菜色也。陽關一調王維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以爲陽關曲三疊唱之○縿綺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富故云縿毫李白詩彩毫香試墨氤雲○緑綺司馬相如之臨邛時卓王孫召飲卓氏有女文君新寡好音律竊從戶闚窺之相如有琴名緑綺因奏鳳求凰之曲文君悅之乃夜奔相如歸成都爲夫婦○不辰不逢時也○驕陽亢旱也○銍刈收穫也○尙書禹貢註刈禾曰銍○稭熟也○刈畫粥[illegible]一升畫爲三[illegible]

[illegible]帝勞曰賢能太守去城不遠河潤九里冀其京師并蒙福也○翩翩隹公子也太史贊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菜色王山谷題菜云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

寄懷 纖高先生

屠隆

江上一别。又復素秋。大寒水落。陵苕載道。年華逝波。今我鬢短。佇立淮泗。遥望哲人。中心悵而某不敏。每有疑于天人之際。小星託之永歎。孝標所以纍息。先生修文砥行之謂何。而落莫于霜。謂有天乎。時時作客。蒯緱向人。感深五中。某爲吏廉。無能爲先生備晨羹。徒有拳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數來教門下。日夜祇懼。罔敢以凉德情乘成命。顧黔驢之質。爲技幾何。世途九折。難可策足。是某之所大懼也。先生何以教之。毋夫人萬福。大兄讀書楚楚。玉瓚黄流。今年從何人授易也。率爾械書。有懷不悉。陵苕[illegible]夏盛冬衰○小星召南小星之詩乃處妾進御于君見星而往返知其命有貴賤而不敢怨也○孝標漢劉峻字也纍息太息也○蒯緱絮也○蒯緱馮驩爲孟嘗君客孟嘗君處傳舍長鋏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illegible]

之辱宰嚭附謝臨毫主臣埋尾詩理兮虎兮流雄之王○支離莊子
支離其形者未必支離其德○貂續晉趙王倫
篡位諸黨皆登卿相並列大封其餘同謀叛
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為之諺
曰貂不足狗尾續○漱石孫楚與王濟語誤稱
漱石枕流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伏箒病于
床褥也○倒屣王粲有才名蔡邕
聞其至倒屣以迎○牽蘿草卒也

古今振雅雲箋卷九

古今振雅雲箋

卷之十

感謝 柬邢知吾先生　陳王諧 明 通用

貸借 與張大理　丘時可 明 通用

抒悰 與許贊勿左參　錢 春 明 通用

知遇 與龔寧楧孝廉　劉汝佳 明 通用

詩債 與張不偏　王三德 明 通用

期約 與張不偏　王 焞 明 通用

酬和 荅李大瀛　錢文薦 明 通用

自適 荅金玉章　錢文薦 明 通用

失意 寄孫子京　劉汝佳 明 通用

傾蓋 寄馬玄六別駕　錢文薦 明 通用

仕況 報何邳州　劉汝佳 明 通用

豪氣 報朱仲夢　盛 鍈 明 通用

鍾情 與張不偏　曾崇正 明 通用

絨詩 與陳仲倩　虞邦誉 明 通用

鵝兒 餽許贊余　虞邦誉 明 通用

消遣 柬胡檡可　王 焞 明 通用

慰病 與黃[illegible]卿　虞邦誉 明 通用

折衝 柬何天玉　王 焞 明 通用

舊約 寄郭大來　錢文薦 明 通用

林居 與王百穀　屠 隆 明 通用

談心 與黃荊卿　劉汝佳 明 通用

介節 與屠養侯　屠 隆 明 通用

謝宴 荅與邸　王廷相 明 通用

詩文 荅顏茂齊論　錢文薦 明 通用

讀詩 與馬用昭　屠 隆 明 通用

遊寓 寄李孟白　袁中道 明 通用

想念 與姜仲文　屠 隆 明 通用

廬居 寄孔令君　袁中道 明 通用

文名 寄馬君常　董其昌 明 通用

訂遊 柬友人　袁宏道 明 通用

山居 與入男　袁中道 明 通用

談苑 柬刺史胡孝轅　錢謙益 明 通用

序言 答宮詹錢受之　胡震亨 明 通用

期望 與鄭洋縣　莊起元 明 通用

會晤 [illegible] 陳仁錫 [illegible]

軫時 寄王介子 劉日杲 明 通用

應世 與林廣文 祝世祿 明 通用

順逆 寄馮開之 袁黄 明 通用

歷覽 報李惟寅 史繼志 明 通用

論文 與友人臨場 黃汝亨 明 通用

閒曠 寄劉發我 李際春 明 通用

世外 答陳山人 汪道昆 明 通用

世態 東洪五 鄭大儒 明 通用

懸想 與王儀部 朱國祚 明 通用

題額 寄虞青霞 徐重文 明 通用

鍛羽 與趙簡夫 何有章 明 通用

置妓 與黃香軒 孔四可 明 通用

妓家賞月 報劉惟考 屠隆 明 通用

置田 東朱佐侯 鄭大儒 明 通用

談兵 與趙渐鄒 范應期 明 通用

氣化 與友人 袁宗道 明 通用

謔戲 [illegible] 與文文起 濮宏道 明 通用

考務 [illegible] 五 陳宏[illegible] 明 通用

古今振雅雲箋卷之十目終

武林　徐　渭文長纂輯

茂苑　張嘉和起禎參訂

感謝 賦邢知吾先生　陳王詩

送叔授殷之記

先生精神龍馬談笑鸞凰海內名流思負笈擔簦求一窺司隷之門不可得不肖何人辱左右者適館授餐能不涔涔媿汗令天下世路峰攢人情浪駭繫圭組則貌沈淪攜蜿珠則擠臃腫其有識鑑子于一言遂忘才忘分如先生者無有哉就此折節一念其品已在秦漢前頭第恐雍齒且侯而碧落之下願爲元禮御者人人有荀子肺腸矣序文擲敎何異車馬載飈不肖能無驚怖然不肖不知文止覺捧讀時水怪天琛爛焉在掌而瓊飴綺饌之馨又津津從齒牙出噫觀止矣竊憶先生著作之富不知盈幾金匱由一臠而冀圖池之傾不肖寔有饑渴望焉孟浪北來苦無一箋以丐先生揮灑不肖南旋倘賞覓錦幅瓊箋并攜長江巨河之冰以來敬灑

賞先生著作

賞錦幅

先生硯池中求歃晟腹而去

負笈漢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簦

司隸門李膺爲司隸校尉有重名性簡亢寡交後進有升其堂者謂之登龍門○適館授餐詩適子之館兮還予授予之餐兮○讓子一言左傳晉叔向適鄭鬷明貌惡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少不揚子如不言吾幾失子矣○雍齒且侯漢高帝居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上問張良此何語良曰此屬不能盡封又恐過失及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曰雍齒良曰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于是封雍齒羣臣喜曰雍齒且封吾屬無患矣○金匱古秘書藏之金匱石室○元禮御李膺字元禮荀奭嘗謁膺因爲之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荀子肺腸即荀奭御李膺之衷腸也○車馬蹶○莊子何異驚鼠以車馬樂鳴鳥以鐘蔽也○觀止矣季札論樂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見左傳○一臠嘗之一臠也○孟浪莊子瞿鵲子曰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華扁鼠中謂之羹西謂之鼠○鼠腹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古制予知己

鼓舞莫禁

孟浪亦章也

可救食糧之需

獎借　與張大理　丘時可

望蜀言旋畏途想當與人情相似磊落之槩際此光景誠何能堪然宦海浮沉從難自主弟有把定義命兩字靜聽造化分付耳如何如何弟行矣折柳河橋座上有張鴻臚不偏是弟真逆友俠骨天成藻思川注咀其臨池染翰直奴顛

湖約與□不□　王□

灞頭風雪打回歸似孟襄陽灞橋驢背曾帶一枝春到否即欲躬候泥塗阻之旋稍爽即圖就教或仁兄乘興出郭一爲洗塵一澆磈礧亦可也。灞橋驢背孟浩然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一枝春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一澆磈礧有酒須澆磈礧胸

酬和　答李大濂　錢文薦

聞者望氣東南有美乃不意青牛已到關尹則胡不紓車作信宿留而竟舍之去豈宜城九醞便能軟老君行轆耶今雖俗何至作華陰面孔第恐門下學張果先生所騎者似驢非驢法水一收便飄然作故紙何絲縶之維之以永今朝乎誦七夕見寄詩覺襄陽微雲疎雨之句猶爲佻脫適羈案牘欲和未能奈何東南有美王勃滕王閣序賓主盡東南之美。○青牛已到關尹喜望東南有紫氣過關尹喜言有聖人當過著道德五千言○信宿一宿曰宿再宿曰信○九醞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華陰面孔李白失意遊華陰縣宰醉騎驢過縣門宰怒引至庭問何人自供狀云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騎驢宰驚拜謝之而去。○微雲疎雨孟浩然詩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

自適　與金孟章　錢文薦

歸家無貲買山幸先隴旁尚餘隙地其地遙控玄湖近倚青壁蒼苔石上時或抱膝長吟但覺莽蔡修竹一一作琅玕聲相應和當此之時雖漆園所稱逍遙遊無以適此斥鷃一枝聊亦自足客詎知人間世何物爲溟鵬何物爲海鵬乎聞吾兄衣綵歸此自天倫樂事暇時携杖登吃牟峰計峰頭白石磊磊具在業經仙人點化年代雖隔靈氣當存吾兄試持驚人詩叩之必能犖然响答何爲寂寂不一示弟也洞茶微耳比苦者差勝然猶在虎丘龍泓下若吾鄉朱溪產葛洪丹井畔者最稱佳絕從無人物色之而近綺羅高君一鑒賞里中好事家比于三神山靈藥乃有涉海以求之者然其葉微粗其味微厚恐亦不能與虎丘龍泓爭雄長也惟吾兄品之詩兩尊人詩從王生請詩成戲語王生此寥家

數言比于洞簫粗具音响耳然使奏之秦臺未必不與鳳凰時相上下也玉生喜笑而納之囊中

臨行可勝舞路貫山詩支遁初求道中公美貫山○抱膝長吟孔明隱隆中抱膝長吟自號臥龍○漆園逍遙遊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又云鵬翼垂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衣綵老萊子以孝養親自年七十父母皆存身著五色斑衣為嬰兒戲于親前取水上堂詐跌臥地為小兒啼欲親之喜○三神山秦始皇命徐福率男女五百往海上三神山尋不死之藥○洞簫者子無底者曰洞簫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秦臺鳳吟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引鳳至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乃教弄玉作鳳鳴遂作鳳臺以居後夫婦俱隨鳳飛去○李嶠長春秋戰國諸侯相爭也

全用荊隗語編

又逼一句使評

失意 寄孫子京

劉汝佳

良苦足下霜蹄而躞蹀鳴不渡自惜錦障泥耶要之朱花赤汗渥洼神姿終非外廄中物所共荊卿談告三人者兩困于南一窘于北坐此寂寂鄧禹咲人黃金駿價安在哉今人益重昭王之想幾欲歷小槽買舟東下一澆足下礧磈然足下胸中自無不平弟何容唐突西子霜蹄唐太宗府昔郭隗獻十驥首日騰霜白激云霜蹄○借錦障泥[illegible]

赤汗一名九花虬赤汗一名赤電一名發電赤一名奔虹赤一名汗血渥洼龍駒之地

[illegible]汗吳漢兵宁成帝公孫述遣奇兵出擊破漢漢馬于洞庭赤开之尾得出赤汗頁焉也○寂寥郭禹笑人薺王獻自恃才能三十內望為公而及為尚書鄧禹禁案數曰為尚寂寥鄧禹為人郡禹光武功臣年二十四為大司徒融三十初為鄧禹云○黃金駿價戰國策燕昭王早禮厚幣以招賢郭隗謂王曰古之人君遣使者齎千金市千里馬于他國未至馬先死買其骨五百金以歸天下知其君之好馬也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欲招賢先自隗始于是郭隗為築宮以黃金尊隗為師稱黃金郭隗王臺○小槽遊酒詞云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唐突西子周顗少有重名庾亮曰諸君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

傾蓋 寄周玄六別駕

錢文薦

吐露衷情如鳥歌花笑

適有薊園之役與尼山丈隔壁而居每談足下念弟不啻口出夫弟與足下傾蓋而交非有纆情密契若分金之管鮑鳴琴之期牙也而屋梁結想竟夕不忘何緣而得此豈以弟胸中有鳥筆底有花牙中有懸河飛瀑足傾動人耶凡此皆弟之駢拇也足下何所取之抑以弟坦衷疏性庶幾乎無懷氏葛天氏之遺而詩與及之則亦文文山所稱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耶君家公瑾飲人時醪不覺自醉弟飲足下醇醪舊

矣乃醉後忽忽若忘此真無心海鷗宜足下引以爲侶而沙邊狎之石上盟之也况山丈還郡正值待山登眺把酒酹黃花亦復念彭澤令折腰狀否念之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見南山即見弟矣幸爲引滿盡一大白

傾蓋孔子之郯遭程本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也。分金管鮑管仲與鮑叔牙爲友叔牙得金與仲分之仲曰吾如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鳴琴期牙列子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高山子期曰峩峩兮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然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終身以復鼓琴。屋梁結想杜甫寄懷李白詩落月在屋梁猶疑照顏色。胸中有烏羅

令少時夢吞五色文鳥自後文章嶄興。筆底有花李白嘗夢筆生花文思益進。懸河郭象日如懸河。騈拇莊子騈拇枝指言旁枝也。無瘦氏葛天氏五帝紀備載。醇醪自醉江表傳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不與較普後自服而親重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瑜字公瑾。狎鷗列子海上翁之子御鷗鳥五百數其父曰取來我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牛山登眺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梁丘據亦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問故對曰二子從而泣是諛也臣所以獨笑。折腰陶潛爲彭澤令督郵見潛潛曰吾不爲五斗米折腰。採菊二句陶潛歸隱詩。

壯兄報何邵州　劉汝佳

壽鄭郎…寶千…翊亦…斬餘耳

…門下才鋒…向真前即今…一面奮里致今日廟謨所須乃膝與人十五藏僅得一州如斗大而猶不勝其鏽鈍實刀無色朱顏消㣲迢迢萬里何爲者明公無意羅浮乎僕不敢以星之昭昭加月之皎皎僕和璞受刖夜光按劍心非死灰誰能…久堪此土且當路人以不專之心重之忌者之口白衣蒼狗從古而然公不督覩殺青乎曾參投杼于阿母不疑偵金于同舍三言市虎三刖千城金石銷堅山川失險艮足深畏故欲燃犀照鬼奮舌相遏以玉抵鵲終見無當彭澤之綬東門之冠彼豈惡此而逃毋亦時事所激憤懣有不能平者耳明公大造濡濡忘明公乎一郡尸祝千秋鐘鼎榮名有托壯志匪虛兼之玉壘蒼山幸甚無恙菱薊租具薜荔可裁而又紫荊孔庭聯珠入掌一頭上進賢何足羨率公當植作朝華昕之耳僕愬何與天下事弟生來祀人而于公莫逆願生非智辟侯自財毋然騏驥之…而以春鶩馬之笑也

方江大河一瀉千里

得精兵十萬横行交趾縛建會之頭若斜居荒
勤石諜然而還故事當此拉朽而聚訟盈庭時
事掣肘英雄無用武之地當奈何此時不妨尊
俎折衝養其全力以徒爲顧行以仁義爲干
櫓而又愧于與先生車徒數十猶傳食于諸侯

以從數使何暇

今數十人館穀衣履帷帳之費盡仰給于何先
生先生良苦但察其中雞鳴狗盜便辟善柔及
捐廉恥而嗜金帛飲食者擯不入應無羅爷之
金敗羣之馬并不負此接引婁心耳妄冒數言

幸垂澄察龍德星崔郡先能里克盡大倫盧宗歎曰郡一門學友可爲二蹊倫齊
因題其堂德星室○蘇東坡傳二惠蒙奐二惠
謂子尾子雅梁丘明也○請纓漢終軍弱冠拜
諫議大夫願奉使致南越王致之闕下○以
說劍莊子有說劍篇○醉飽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王○尹式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生聚
越王勾踐行成于吳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訓練二十年之內吳其爲沼乎○封居胥狼居
胥山衛青霍去病與匈奴戰獲其將軍王至狼居
賢王樓蘭傳寄虜七萬餘人左賢王遁乃封狼居
胥山而還○勒銘燕然後漢竇憲大破匈奴
叔子緒落山登燕然山勒石紀功令班固作銘
○聚訟漢章帝欲定禮樂曹褒曰諸儒多能說
禮宜廣招集會議陸云作舍道旁三年不成
積之家名爲聚訟○盈庭詩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掣肘家語使宓子賤爲單父令子賤請善
書者二人[illegible]

鄒之使者告[illegible]曾[illegible]
○尊俎折衝家語不出尊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
法雞鳴狗盜孟嘗君得孤白裘至秦得出
○雞鳴出客客有善爲雞鳴者羣雞皆鳴遂得出
莫邪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爲莫邪
于餘廉息上見兩鬬之曰非獨牛也治民亦猶
是也惡者輒去之毋令敗羣
（[illegible]）

舊約　寄鄒大參　錢文薦

夏初與李碧海訂雁蕩之約擬乘便道過德里
與吾丈一周旋于雪竇間乃不意雁蕩主人以
齋捧行山靈緣淺遊客與孤從此炎令鬱蒸郎
欲修訪戴故事亦廢然而返耳京颷薦爽束裝

屆期不腆別意聊託奚奴將之○雁蕩山名在溫州樂清山頂一
湖方可十里水常不涸春雁歸時多宿此○德里
里孔融爲鄒里太守鄒公鄭里曰通得里告人曰
昔東海于公僅有一鄉翁或鄉人後其門閭日
鄭公之德乎令可聞廣門閭令容高車駕其門日
通德門○雪竇山名在寧波奉化其上瀑布泉
含李林樓花之洞于丈岩皆勝覽也○不腆左傳
有不腆敝邑之田○訪戴晉王子猷居山陰
大雪夜四望皎然忽憶戴逵時在剡溪便掉
小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
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也○奚奴李賀少有詩
名每出命一小奚奴背錦
囊之之得句即投其中

林居　與王百谷　屠隆

珠書多錄僕少年時豪舉態兀々張燈醉花照

天空鼓蕩地酒如泉容如雲此以告者過也然僕清士實不欲學楚國灌園人溪刻自處白香山歌舞不離眼中脫手萬緣立去正道李青蓮日擁金屏如花人千金散盡無家可歸二女嫁與田夫蘇端明風流一世所至樓船簫鼓爛醉西漢食肉則瘦食蔬則肥垂老麤子母錢市得草屋數間因慰傷媼夜哭立還其券而端明去死客舍中僕每念數公潸然隕涕敬之慕之千秋而下願為執鞭近代士大夫口吐清言身染

穢行遠舍萬頃橐中阿堵丘山矣而布衣草食食一雞子分作三朝暑天至臭惡尚不忍棄去一朝囑付金錢遶床而旋抱持而瞑留與子孫無當一錙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故忻然日閉戶而笑世人見其如此不以為家有王陽卅砂則以為癡老不解事僕都不問也家有一錢與親朋閒坐為清懽興到或口謳下里曲少年在傍撾鼓吹笙暢甚詰朝洗盞廚無一物矣蹤迹若此而貴郭靈明日以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海內交知愛我情我知我俱未盡不欲世人令得物色之而足下聰明絕世想定覷破我窠日敢遂私布之

客如雲王勃滕王閣序高朋滿坐勝友如雲。溪刻自處桓溫讀灌園傳輒擲去日異能作此溪刻自處。執鞭史記晏子贊假令晏子而在吾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阿堵王夷甫不欲言錢見錢呼妻日舉此阿堵物去阿堵猶言那個。貧到骨杜詩已訴徵求貧到骨夏是夷馬援沽巾。閉戶而笑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三四月而已。下里曲宋玉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撾鼓後漢禰衡有才名曹操欲見之衡不肯見操以其才不欲殺之聞其善撾鼓召為鼓史大會閱音節諸史過者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

之服至衡于是先解衣次釋故服裸體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復參撾顏色不變操歎日本欲辱衡反辱孤。吹笙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物色之嚴光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光乃隱于富春江業釣詔天下物色之

談心　與黃荊卿　劉汝佳

徽猷有三公廨弟與何郎各占其一然弟廨湫隘甚不逮何郎每一造之軒敞幽邃更翳然林木禽鳥親人竟日塵談輒忘倦此時恨不得三郎促膝揮麈翩翩此中霏玉屑而墜天花耳豈天隅僻此以容病吏而賤儕具味固宜休廿六餘

陰聊翳然林木二句晉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臣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趣魚鳥自來親人。揮麈王衍善清談談
光柰手揮麈尾而與手同色麈大鹿尾羣鹿走皆視其尾爲轉故談者執之以爲談宗而象人所翻向也同色者其麈柄飾玉與手一色也。○弄玉屑晉胡母輔之字彥國善談王澄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噀天花梁武帝時雲光法師講經感天花亂墜地湧金蓮○我儕說文儕等輩也左傳吾儕小人○臭味左傳今譬草木寡人在君君之臭味也

介節　與屠養微　　屠隆

僕往爲諸生時從高先生所見足下交中盛推足下文稱名家青紫之業可以唾手且又氣質溫粹德性雅淑謂宜是清時之上材凝福之令器不圖命之不淑久淹泥塗復困原憲之貧有史雲之累三旬九食簞瓢屢空而足下翛然坐臥土室靜掩蓬戶袁安高不干之節黔敖嗟來之羞可謂介特亢厲立槁士矣丈夫生不逢辰下此次壞玉璞不則手流黃綿爲棄在曠野奈何仰首信眉向屠沽兒求食即立槁足以不恨其如妻孥八口何僕久未與足下通從友朋悉足下饑餒苦節狀使僕酸鼻傷心不能已已

次第人品

歎養德不逢于時恨晚于

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身空乏爲拂亂諸苦備矣

天道之不可詰也久矣勞人志士勤苦學植砥礪名檢不愧暗室無負神明守道安貧終身流落富貴膏腴輕俊子弟體態綺繡戶饜肥鮮曾不識世間辛苦事爲何物腹無今古目無史冊操筆染紙僅拈弄之乎而已戛然高步青雲之上乃近當事者復惡有志之士讀古人書抱奇負氣將來作豪傑舉止欲有以摧破屈折之申章禁切士不得讀古書作奇語有讀古書作奇語者明示擯落不收而顧獨收衰頹陳人黃口孺子卑卑庸庸無奇者嗟嗟國家何賴于若曹是宜足下困頓若矣聊書數語一吐僕肚中僕讀。

青紫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耳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而已○原憲貧憲居環堵之宮蓬戶甕牖坐而弦歌子貢結駟以往見憲楮冠華杖而應門彼正冠則纓絕衿則肘見納之履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退憲之辭可想見其人○史雲范冉字史雲爲萊蕪長清介不棄民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蓬戶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竇蓬戶甕牖○袁安不干後漢袁安值洛陽大雪丈餘令出按行至安門無行路令人入戶見安僵臥問大雪不宜干人令乃舉孝廉○黔敖嗟來記微齊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有餓者蒙袂輯屨

富貴二字勢必不可兒耐勢之傑

通用類

黔賈[illegible]來[illegible]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illegible]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至于斯也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生不逢辰詩我生不辰○唐李商隱江湖散人累召不出或言好事之家乃欲輦鮮侯君君銜閉門却掃空腹時古人書何自苦如此陸歎曰豈不知屠沽兒有酒肉耶○陳人菲予人而無人道謂之陳人○黃口鷽子家語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小雀得食易得非史遺文云文宣帝黃口小兒○一吐肚中韓昌黎代張籍書一吐胸中之意

謝宴 答典郡　　王廷相

客冬歸自興都。過辱獎按。展謁王庭。遂得附賓從之末。承清晏之榮。愧無咏風賦雪之才。乃有宋生枚叟之遇。既又勞我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榭曲房。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縮移。義和既逝。蘭膏嗣輝。遞典翔悰于霄薄雲。醴[illegible]罰弛。履遺纓絕。俠氣溢于四坐。餘懽庇于斯輿。斯貴人靡麗之極。娛非寠客迂儒之所希也。咏風宋玉賦楚襄王與宋玉遊于蘭臺有風颯然而至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庶人共之耶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賦雪相如賦梁王與相如鄒枚之輩遊于兔園俄而零密雪下授簡于司馬曰顯先生爲寡人賦之○虛左侯嬴年七十爲夷門監公子無忌聞其賢虛左以迎引爲上客○蘭膏楚辭蘭膏明燭華容備

爲國[illegible]主有變擬出行有引其衣者擬帶絕其纓以告主主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之乎乃命左右百餘人盡絕其冠之纓然後出燭盡懽而後罷

詩文 答張茂齊論　　錢文薦

讀手札反覆千餘言。雄甚雄甚。然開口似有厭薄里中人之意。僕以爲里中人未可盡厭薄也。足下所厭薄如白皙少年貴人子。其人狗俗。而足下阮仲容自處。視若齒齒群豕。引與共飲。又引與廣歌唱和。豈以大蘭王業如九錫。遂足領袖風雅乎。然其爲種也。或白頭或白蹄。性甲率而牙剛暴。縱人立而啼。其聲于于喁喁。不能有所啓發。足下又焉取之。僕初治古文辭。從邪邪入。後稍厭之。乃始引伸觸長。以至于窮極變幻之趣。譬之百舌。一感春氣。亦不自禁其聲之百轉。而未敢以自信也。近示鄧建武。建武謂僕之文。發源肓史。廢今而時時闌入衆邪。至其風骨高邁。文質翩翩。則仲衆自在。夫僕之從邪邪入舊矣。近思寒士雖微。不可棄窮居而依廣厦。幸示實西照潤。聊結茅茨。少遂棲息耶邪門下經

十年未嘗過而問焉乃足下畢僕謂才無所不出氣無所不疏料無所不收而境無所不備態又無所不極即鬮劇作者如鄭瑯猶不能不三舍而避也不亦畢言過情哉若僕之稱詩其言曰少陵唐一人若坐少陵于一堂之上必當居首青蓮次之高岑王孟又次之其餘以次隅坐坐位不及者青衣侍酒而已我輩于此中不可不占一坐位即不然亦須坐兩廡中與何李輩共聆鐘磬管絃之盛若眉山上法少陵下法昌黎而又不肯隅坐乃向堂廡外搆屑軒而南面之徒尊有宋一代之文人而聽我揭鞨鼓奏胡笳以自爲雄快可耳其實堂上堂下一切金鏘之音叩之杳如也歷下諸公去堂上堂下既已遼遠而又樣搊鼓胡笳頗近戎樂乃張髯戟手立四通八達之衢而叫號之曰大丈夫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吾不能隅坐而聽咸英韶濩則徒歌徒學而已不公聽而嚃噦乃爲言曰堂廡外隙地尚寬眉山已搆一軒據西面而[illegible]鼓

之樂物必有離數必有偶徒歌徒學不若共唱共和是將有待而與者也于是乃以首位讓鬼怪顛悅之文長而身爲之亞樂工抱器而進姑將覲馬弟所奏多楚國之巫音巴西之妍唱輕薄少年不知其淫于聲而害于德也聽而忘倦溺而不止究將與天下而習爲淫聲則羊舌大夫所稱公室其卑乎君之明兆衰矣僕生平不屑爲唐以下詩兩廡中當有坐位久而升堂亦未可必然而遂知其非門墻外人矣其所聞必堂上堂下之音亦遂知其非戎樂非淫聲矣足下盛年其爲詩備未窮其涯際弟恐誤石公爲眉山又誤眉山爲少陵而究且誤凡侍二公之側者無一而不爲少陵眉山則上林所稱秋蟬之唱靡麗爛熳君子弗聽也足下其肯甘爲俳優否乎足下許僕詩俊爽該贍愧非其人然謂僕或境多于意氣銳于思夫詩惟情境兩端舊詩者情中有境境中有情思以神之氣以貫之總歸一致而已情可與境對境不可與氣對想

詩本性情札則爲行套

是性情之妙

與意有二名兼二義而分析言之不幾支離歟乃詩本性情僕童而習之皓首勿廢僕所惡正惡夫非性情而托之乎性情者也顧懽娛有懽娛之性情窮苦有窮苦之性情然亦有處懽娛而反抑鬱處窮苦而反恬愉者則亦性情之變而未可强人之性情皆如我之性情也必謂懽娛之音難工愁苦之辭易好竊意人之性情喜而爲笑哀而爲哭其工者好者發于自然亦發于不得不然非有强也而必指何者爲易何者

若草木喻詩理

太瀉則近乎率

爲難則世有能爲哭而反不能爲笑者哉譬國而皆爲華周杞梁之妻哭聲非不振厲然而其氣淒其節促其音往而不返則亦亡國之徵而已若詩之豐蔚猶草木之有花遇陽和而盛遇寒冱而衰亦物之性情與詩道不相刺謬者也如憐衰而厭盛則足下所處必永崖必東壑而所聞必落葉隕籜之聲然後快于心暢于志歟足下盛稱少陵詩謂流離三峽二瀼闕其材亦愈練以出境亦愈助以發是也但謂少陵詩

一杜歷物

李白

汝陽王璡

八仙賀知章汝陽王李璡之崔宗之蘇晉李白張旭焦遂

必窮而後工則有如少陵而不窮又不流離三峽二瀼其詩遂見拙乎少陵處天寶初其所涉歷非樂遊之園即慈恩之塔不然則亦駙馬將軍之亭榭也其所酬贈非舊儒之韋左丞即高才之李秘書監等而上之則又開府之奇舒將進之汝陽王是皆赫赫奕奕者也而其所交遊往來非豪飲之八仙即風流之四娘時或逢遇之而態若濃意若遠則又號國秦國之麗人而繡羅衣裳照耀暮春者也當是時亦甲白鹽之

少陵詩論

皆有天授

景未經于目採橡栗撲棗聚之事未經于手少陵縱欲冥搜安所得酸措大之語而稱之故詩至少陵窮而工不窮亦工未可以始末岐也頃何李攻擊往復皆數百言乃舍筏登岸空同能辨云擬議以成變化大復不能辨也非不能辨詩之變化猶大海然擬議者涉海之筏耳捨筏而登則折葦而渡洪波實不神異然可槩望之當世哉大復從擬議入依然筏中人也特洞於既久覺三神山金殿樓閣雖未能至猶恍惚覩

歲十月自買一小樸船載書畫其中蕩漾江湖冬春二季始窮花源之勝至四月盡乃抵金陵愛其風景佳麗刹宇精潔遂艤舟南門憩于天界報恩間校試之年多士雲集雖無人論學都有數友留看舉業文字皆可造就者第此段塵緣未了亦欲借此了之仁兄部下亦近但長夏安居懶于出遊傳聞以入賀行果爾則舟過上何可覓一良晤也刹宇即僧居道院也故僧居稱上刹道院稱列眞之宇。多士侍舉王多吉士。

以上敘遊覽及一偶然之會晤

想念 與姜仲文 居隆

足下美如玉瓚溫如截肪當事者不置之西清東觀之間而令鞅掌錢刀驅馳孔道神駿鹽車龍淵補履非其任矣一日之中焚香讀書會有幾時白日速行青鬢易老何時同問一丘共了大事追想歇馬彭城剪燭官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蘇公之遠韻遶宵梳籍累日況其故懽杳然言之心斷目望天末悵矣神飛也玉瓚古夫有玉瓚[illegible]玉有山玄文者有水蒼文者有截肪者有赤如雞冠者有黑若純漆者有黃如蒸栗者。西清上林賦青龍蚴蟉于東箱象輿婉僤于西清注西清西箱清靜之處。東觀後漢書藏秘書之所。東觀漢記秘書之處。鞅掌詩王事鞅掌。鹽車後漢書騏驥田鹽車負而上虞坂見伯樂而長鳴如其識而已。龍淵補履龍淵劍名後漢書韓稜為尚書令章帝以寶劍賜之名龍淵以稜深有謀也。補履莊子云千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彭城徐州秦時名。戲馬臺項羽嘗戲馬于此宋武帝九日登之。放鶴亭徐州有放鶴亭東坡為州刺史時放鶴于此。枕藉東坡赤壁賦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大器而小用之

廬居 寄孔令君 袁中道

殘臘體中稍泰偶黃太史有信東下遂至玉泉遲之不意來期尚賖自到此處仰見堆藍之山俯聽濺珠之水不覺體骨俱輕神情爽豁遂買一峰構精廬其下將窮三藏之秘典發五宗之玄微捐粱肉而餐伊蒲舍綺錦而服芰荷石丈竹君梅妻鶴子將于斯焉老矣所幸家嚴健飯兩弟奉養生雖不敢遠遊亦庶幾可以近遊至若慈臺春風夏雨一邑含膏生在山中受賜寔多沙渚暫歸柴車可駕更得望見清光臨楮惓惓玉泉山名。堆藍山青如堆。濺珠泉名[illegible]

凡案居于下北通遠山水[illegible]

三頭只不絕

鬚兩眉垂鬚見兄鬚五宗僧家有臨濟宗潙仰宗雲門宗曹洞宗法眼宗伊蒲漢楚王英許闕以維請非謔報川主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遂其情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石丈米芾知無爲軍性僻好石初入衙舍見一石頭奇即下拜呼爲石丈又呼爲兄竹君王子猷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人問其故但笑指竹日何可一日無此君梅妻鶴子林逋隱于孤山號孤山處士以梅爲妻以鶴爲子風節悠遠道名一世眞宗賜諡和靖先生柴車毛玠爲吏部尚書在官清格嘗乘柴車入府

君常名播海內彼先述其來

文戲 寄馬君常　一　董其昌

足下文壇伊呂聲名久沸人耳天下誰不願交君常哉僕竊以願交足下者淺淺爲名深深爲文爲名因慮得君常者也即爲文亦不過從誦習之間見君常耳非必有神契也是其淺因淺其深亦淺若僕之願交足下不爾也蓋足下一種慷慨激昂之氣深沉鬱勃之致久往來于僕胸中注而爲想又注而爲夢無非君常也此一段光景僕自知之而足下不知敢以布之寸楮爲足下一陳焉

君常爲文壇盟將故卑其文

李先生自期而君常今僧夢之爲忘年之友知心之交

文壇伊呂文苑也伊尹呂尚爲商周相呂望爲周尚父激昂李白書使白楊斜吐氣激昂青雲往來胸中即念念不忘于心也

訂遊 寄友人　袁宏道

嵩山當有紫氣之生色

日昨從上方行眺見數石色甚奇眞不下商彝周鼎稍嫌欄散耳再上幾步妙石突來大快風馳雨驟嬌然欲出雖不知于華嵩之奇怪何如較之紫陽自勝第不經名人品題便寂寞無名嗟乎山不亦因人而顯耶遊之歎也于每石上下或倚或坐盤桓數刻且各報以詩須臾君一亦來臥其中不肯去第迫以俗事歸未盡興修禊稍安同往一遊亦一快也書至此忽念仁兄粵西之行飽看萬里奇山于卷石何有斷不免坐井之誚矣雖然無窮之山始于卷石會心政不在遠敢以此解誚

華嵩華山嵩山也○紫陽朱李白云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坐井觀天原道篇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也非天小也○無窮之山始下卷石中庸一卷石之多及其無窮也○會心政不在遠梁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使濠濮間想也覺鳥自來親人

理于病者嘉木

山居 寄人　袁中道

米奇寄卻

自別老舅入山無日不快仰看瑞藍山色俯聽跳珠水聲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寺內有舊菴基正據山水之勝已傾囊鬻得且覓市木修造可

方遂桃夭之歡于今非道翱翔行奪杏林之色
月也榮登龍榜喜近鯉庭身上蓬瀛光映玉樓
芳景滕依萊彩催騰金屋良宵弟以五斗之吏
際三載之期走馬長安快覩鳳麟之客攀杯御
花共酌桃李之森樂事非遙賞心伊邇茲有鴻
羽之便倩寄魚札之音雖片藻微毛殊不成章
而橋梓厚誼戒繁德馨拜使遠將可勝翹企元
再拜豹變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鵬摶莊子鯤化為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脩服書臣作賦服賦耳目○錦里衣錦而歸鄉里謂之錦里○婉孌詩婉兮孌兮婉孌皆美好貌

○桃夭詩桃之夭夭言嫁娶之時○杏林色杏花紅十里○龍榜唐歐陽詹與韓愈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等聯第皆天下名士時稱龍虎榜云○蓬瀛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皆神仙所居唐以房玄齡等十八人儲弘文館號十八學士登瀛洲○萊彩老萊子年已七十常著五色斑斕衣舞于堂下效二親之悅取水沃地詐跌作嬰兒啼二老大○金屋漢武帝幼時景帝問欲得婦否長公主曰帝姊之女嫁其女阿嬌好否帝曰得阿嬌嬌當以金屋貯之○五斗陶潛曰吾為五斗米折腰鄉○桃李春劉禹錫看花詩玄都觀裏閬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日看盡長安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橋梓伯禽與康叔叔見周公三見三笞之商子曰南山有橋南山之東橋木仰父道也梓木俯子道也○德馨尚書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劉禹錫陋室銘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書詞

會晤 復吳爛然 陳仁錫

僕蘇吳之鄙亦嘗有心讀天下書相天下士自
晨至昏無一刻弛如是者二十五年今四十矣
不知吾丈何緣契合在二千里過江涉山詢所
未嘗見之人非天作之合乎聽令弟超朗無一
毫俗氣弟不幸中途遇風惠物失亡無遺止存
付下文六百首可見文章光怪飈風不能奪也
然已心領矣握手何時明月清風須索為我乃

人時時雁羽希天下士史記毛遂定從于楚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遂為上客○光怪晉張華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也華即補煥豐城令煥掘獄得一石函中有寶劍二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
○颶風即颶風

聆晤 寄王介子 劉日果

靈山之業遂得引雌旨為重而後山之為靈昭
昭在宇宙開然不依非藉藉于介子序靈山喜
懶山之靈得介子乍見耳由是而相關切交勵
于征邁之途者未有窮期也方今周步孔趨生

民多故肉食者褎如充耳一二軫時計切之士
向不免躊躇贖車賈太傅之長太息葛維具已
哉生平塊礧思一向知已前傾倒而道之云遠
促席無從有願言永懷而已鴻便附致耿耿惠
之嗣音紓我流思微霞左傳晉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伐齊取
谷先叔以晉伐齊取陽穀君欲徼福于周公乞
靈于臧氏。詩征邁詩如日斯征易月斯邁兄弟
交相愈瘉之詩。國步孔艱金句出詩并衷如
充耳暑縫其已願言則懷。肉食肉食者安能
與霍食者謀。躊躇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躊謂
地蓋厚不敢不蹐。躊躇曲躬蹐曲背。鹽車後漢
書騏驥困鹽車負而上虞坂見伯樂而長鳴以
其識己也。塊礧于孝伯問王太白阮籍何如
翻知太白曰阮胸中塊礧故
須以酒澆之塊礧氣不平也

開口道破

應世　與林康文　祝世祿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
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都下荷談郢中手
教似有不平等在夫出處亦大矣隨緣盡心于
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之士未
晚不然情景不適身心為仇不火自焦無繩自
縛未有其樂且先茹其苦矣足下無羨弟弟又
有弟六若求如曩者浮沉黌序中日長無事披

雖騎虎世即有名根可斷不可工夫

世上見解不撥置不得不見熟腸

說到塵世之狀

覽北窗下拋書而枕書一段風味更不可得矣
下此日不應數首過關干輕生厭薄心也且世
不可避如魚之在水無之非是青白之眼原在
山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界無病病生于
人之心以情攝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
俗幸托肝胆之交不敢為貌語如何如何傷于
同不難以司理折節足下真我輩人世眼青白阮籍能為青白
眼以白眼待禮法之士稽康以酒至則見青
眼。冰炭與人不合日冰炭語林曰往往若
冰炭之不相合。北窗下陶潛率。昔賢闌干
後之令為學官詩輒日上圖圓照見先生盤鑑
中何所有首蓿長
闌干首蓿頭豆也

順逆　寄馮開之　袁黄

偶出和成闈選館之報計足下此時方挾策呻
吟佔嗶沉酣于墳籍之林願陶洗靈以濬其
源完養元氣以恒其流浸淫六經以深其旨趣
條綜子史以盡其變化不可溢亦不可厭亦不
可溺勿失本領可也衆人皆謂處順易處逆難
僕謂處逆易處順難困窮拂鬱之日欲不得逞
志不敢肆稍知收歛儘可砥德改行孟子生于

發開工夫全于數語

有本領方為通曾處變以下又說處世

憂患之説蓄深達世故者歲禱緑現前種種靡意開之自登第來勤苦向道覩昔就專虛廣下問覩昔就切世情俗味覩昔就淡平日所聞規誨之語與稱頌之語孰多羅念菴亦近世之豪傑也自謂二十年胸中有一狀元終遣不去開之胸懷坦然素無物累近得毋爲會元所累否塵世科第無益人毛髮事而豪傑坐是往往担閣一生可懼也

佔偁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蓋不曉文但吟誦所視簡之文○莊子臧與穀二人牧羊而俱亡其羊臧則挾策讀書穀則博塞以遊策書簡也

歷覽兄　報李惟寅　史繼志

西江之役私計往來所經溪山之勝應接之下得好景頗遍去年冬登文殊塔觀瀑布此時飛雪滿空千山俱白蕭然凌虛之想如身在瓊樓玉宇高處矣今秋度九江過虎溪三咲處停驂少憩呼肩輿百折秋風至躡三十六峰之巔巔有寺曰天池名之得稱泉也老僧從樹杪來邀宿許之因得縱觀岩壑如文殊臺眺望白雲下分翻爲銀海佛手岩顛仙亭大林寺蘿落叢密泉聲潺潺平道直馳北八十里種有栗有茶有北方薷米有芋滿畦緩步忘歸見樵人還而還此境界不知在匡嶽頂上遊也夜宿上方片月印池四天無點雲霽夜半披衣行吟中庭萬籟俱寂忽聞野鶴警露疾響秋空晴谷應聲碧落欲墮令人神游赤城左手招顛仙右手招芷氏兄弟飄飄欲御天風而飛去矣詎不快哉復過南康續開先之遊上白鹿洞拜先聖夫子像洽洞登朋來亭望五老峯青入天際諸峯聚影珍拱若諸孫然白鹿之勝兹亭擅之矣洞主留之不可明日促舟過彭蠡作歸計道經齊雲山下齋心禮玄信宿岩上雖未盡諸勝似隔塵寰終不若廬山之觀之大也屈[illegible]一月抵家冥會萬景恍若依隨祇自愧無傑句酬山靈耳知門下雅抱在山水[illegible]此當枝癢矣竟不知還勝探幽此略語一二[illegible]抵掌向鳳池頭誇之傲殺五侯也[illegible]東坡詞瑣撈玉

笑虎溪在九江府城南慧遠禮廬山足跡未三過虎溪一日送陶淵陸靜修不覺已過虎溪三人大笑而別○匡氏兄弟周時隱谷兄弟七人結廬隱於廬山上○白鹿洞在五老峰下唐李渤與兄涉此洞中嘗養一白鹿故名○五老峰在廬山上形如五老李白築屋其下○○技癢真子云老杜哀鄭虔詩有會最何技癢之句言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

論文與友人臨場　　黃汝亨

一削托神言文就要調旺

近與諸公談執贈一光明服藥方蓋虞主司服力不同而勸士子以妙文作妙藥開之也凡三削一曰托神凡議論識見道理須托出紙上使覽者觸眼便豁如摩尼珠如明月光不令其低

一削通氣言文就要氣貫

頭周想也破題入題處猶是空青一點一曰通氣凡筆陣氣機隨手歸來隨口讀去條達飛動不打口吃不聱齒牙如走馬如流雲又如順風之帆一息千里也起撇遇接處猶是金針一度

一削現色言文就要色澤

一曰現色凡落句下字皆服前通用古人文法及今名家短俏俊拔之調頓挫鏗鏘之韵何陳腐勿冗長勿沉晦勿囁嚅令資者如聞清夜鐘如攢赤城霞如逢采蓮美人自不忍放手也其摘題中字面揚題外韵折猶勝琥珀散總之以

文就要三削

清心為君通與為佐神氣為水煎煮通徹為度反是即有沉深精義絕妙好辭鬱滯不伸長漫不掉吾又不見吾美好而適以蒙主司之昏厭自撮一料毒霧昏瘴之藥子主司無預也故以此方為同病相憐之助空青藥名點眼能使盲者復明○金針一度詩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渡與人○赤城霞赤城山在天台山石皆赤色與朝霞相映望立如城孫綽天台賦赤城霞起而見標

聞曠寄劉覺我　　李際春

高軒過我不減子猷雪霽時聯榻談時挑燈呼

前段慨今人悵然

酒主人幸不索莫曾幾何時而去[illegible]指浮山祇餘令君三日香耳別來無意出山近又有蜀䆗之轉此段光景都付之一場春夢雖四牡迫驅馳右終嘗效彤綸男子也足下放情白鳥覓句青山貧踏一榻無長官拘束幽軒數竿無薄書聒噪眞是天上人物風塵吏面孔何可令若

[illegible]之況

輩人見之崔郎公有聲膠庠天職闕中日作卯金子勤學僕向閱其文已有食牛氣春風馬蹄不日看遍長安花也匪彼匪彼徒人促任去急

大期望

車中捉筆草草寄此。浮山在繁昌晉浮丘公煉丹于此故名劉繁昌人故云。三日香荀彧有文名劉季和嘗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嘗三日香。一場春夢東坡晚年謫儋耳路逢一人呼曰學士向來都是一場春夢公遂悟。四牡詩四牡騑騑遣使臣之詩也。魯國男子孔融見曹操殺楊脩乃曰孔融魯國男子便爭第承去矣。卯金子勤學劉向太乙晝天祿閣有老人以藜杖吹火照之曰我太乙之精也天帝聞卯金子好學令我下照之。春風馬蹄疾唐人登第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世外

答陳山人　　汪道昆

八年隱吳市，掩關高坐，如神如帝，而今趨踏公府，鋤矜容下，營目低眉，捷齒日覩人頰笑，作休戚，良可羞也。市中無良茗，無上藥，無佳魚，無肥蟹，無踞鱅，無尼鵝，猶有腐牛腥豕，不堪薦口，日以苦菜下飯，如終南頭陀然，令人腸枯。所賴室中侍子盛鬋曼睩，作吳歌相慰勞，差能度日耳。為問七十老翁日何所樂，有吊羅稍有稻登場，霜橘露葵，黃雀紫蟹，四腮之鱸，三白之酎，斎廚不乏，而日與鵠髮嫗抱子弄孫，說桑麻，課機杼，其亦足樂乎？江南之吏與嶺外之官，試令擇地而處，當不以彼易此。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左右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弄孫漢馬后曰吾含飴弄孫送我餘年足矣。

山人之樂

世態

織洪五明　　鄭大儒

世態悲笑，一切皆同，獨不佞與足下俱異耳。足下不好攻玄事，不佞喜為奇談；足下不顧鄉人誚，不佞弗怪鄉人惡。唯日醉飲花間，浪吟野市，輕重不在世人聲價，豈關榮辱？蜉蝣情態，弟以一笑付之。蜉蝣朝生而暮死者詩蜉蝣掘閱。

懸想

與王儀部　　朱國楨

江口阻風凡數月，漸望金山，并收金口家鄉雲樹矣。第入眼尤悵然。南國山川，與門下及諸公巍巍標格也。京口鎮江府吳時置京口鎮。

題額

寄虞青霞　　徐重文

三巴蜀也。蘄子魯曰：從今莫問西來雁，縱有風翰不到川。高伯宗曰：此去逢春多寒雁，莫言巫峽是天涯。二君何矛盾乎？所謂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借意立言，惟在興像偶合，區區事實無暇計耳。必尋眞核實，癡人前說夢矣。足下以為然

平矛鬻予有鬻其矛者曰予矛之利能殺人有鬻其質者曰予質之堅必無殺人或曰以子之矛攻子之質何如其人無以應云云

鍛羽 與趙藺夫 何有章

秋湯落落不豈惟足下失魄卽知己如不佞。亦將悲黑貂也家大人去年幸無恙雖顛毛種種如錐處能如廉將軍善飯猶喜閱黃廷乃今歲舉步索鳩首不勝其憊日在崦嵫吾安得魯公戈耶大庭西廂伯高諸丈披舍弟而坐之舍弟出巢之雛羽翼未健越雞鵠卵奈不勝何然有足下者在寧不可作丈人峰乎春寒烈指筆不能楷草草塗鴉耳

黑貂裘敝史蘇秦入秦不遇黑貂裘敝損○顛毛種種顛毛頂髮也左傳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矣○廉將軍善飯史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郭開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索鳩首杖也鳩不噎刻形于杖首取老人不噎之義○魯公戈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欲落援戈揮之日返三舍○越雞鵠卵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蓋越雞小魯雞大也

置妓 與王君碧軒 屠隆

菊花開金瓣時與足下判袂逾時未幾又堪寄梅枝哉足下結好龐鄰瞽哥擁其首珍味脂其腹文錦華其體胡不以金屋貯之傲獨笑足下得燕石而以紅綃什襲之矣歲華云暮扣足下之篋收于錢幾何有如菟丘乎弟好令蒼頭奴貯之勿使其化彼蝴蝶翩翩然繞花叢也可可。

金屋貯漢武帝數歲時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其婦否曰阿嬌好否答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什襲宋人有得燕石者以爲寶以紅綃什襲藏之周客往觀胡盧而笑○化蝴蝶唐禁苑中黃白蝴蝶有萬數擊網張之皆爲中金玉錢

妓家賞月 報劉惟芳 孔四可

昨同知己者翫月美人家鶯踏花翻香隨風至恍疑向嫦娥弄仙桂也乃令琴兒彈出廣寒之遊樂矣獨劉郎不在未免悵然

嫦娥后羿妻竊食王母丹奔廣寒宮

置田 與朱佐候 鄭大儒

令親貧郭毅丘願賣與先生何囊餘不買乎當知半工畝容身門外是非已絕一犁在手隴頭花鳥都閒特進買田之說先生可取爲林下計

負郭蘇秦卸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談兵 與趙將軍 范應期

聽賢將軍談兵若聚米爲山虜皆在目中黃金

印君家物君還自取之豈可令他人見竊入腰
闍哉 聚米為山馬援于武帝前聚米為山以示其形勢乃曰虜皆在我目中矣。黃金印顧僚之曰期年殺賊取黃黃金印如斗大懸之肘後。

以菌喻人生 寄託生微言

氣化 譏女人　　袁宗道

今日雨後坐軒前忽見桃花下菌子如手大因歎濕熱變化之速五谷蔬果非暖非雨則不發生不獨一菌或濕熱生也至于人身從煖觸有因精液成亦濕熱所化耳本無條有與菌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遇忽然濕熱所化之物彼此俱命彼此俱性安在我有情彼無情也畢似足下以為何如 菌子雨後生者朝生夕死以比人也榮瘁無多時也賈誼賦菌朝菌兮夕死正此之謂。

嘲戲 與文文起　　袁宏道

聞有戲急欲查三分板銅作一巨封同疆來親矣但恐貓兒檐先生點三元四德的大老來唐突人乃止耳鉻中寂寞老弟須早歸不則取罰觴大登三百文毋悔 唐突庾亮觀有重名庾亮書日者君成以忍力樂廣顧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illegible]

一紙一慟語 極情真

考終 慰侑 王[illegible]

令兄竟為泉下客矣[illegible]幾何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必悼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着此事終日勞勞而不知足及至終時便無主張亦可悲也已未由奔慰謾托此紙惟亮存 知足漢蘇廣為太傅孔子受為少傅一日廣謂受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日同具疏致政鄉人榮之

古今振雅雲箋卷十終

皇明經濟文錄四十一卷（一）

〔明〕萬表輯

明嘉靖刻本

蘇州市圖書館藏

皇明經濟文錄序

經濟文錄者錄

國朝經濟之文也初得徵刻前武選郎中黄君訓所集名臣經濟錄錄其若干篇次得前廣西僉事章君潢所纂九邊十三省錄錄其若干篇閱既亦黄君所集殆未刻之半也并錄往歲所輯漕暇錄又若干篇亦已成書近得大名新刻疏義輯略今督學浙江副使阮公鶚所集又錄其若干篇合四帙以成復續采群集以益之視初稍備矣凡先臣訏謨淵慮忠言嘉猷久而無弊者則錄之達權處變安危定亂保扶社稷者則錄之老成謀識深達

國體曲當時宜不愆舊章則錄之言由

深衷事專匡主犯顏無諱者則錄之論事必原始詳夫沿革之因可備徵考者則錄之議論剴切深究時弊有所建明者則錄之言悉民隱而處置或未一一盡當者亦錄之若夫繁詞泛論不切機宜或論事瑣屑非關大體無裨經濟者皆略焉然此但錄所睹記者耳門類則承黄君之舊而少為減併未增兩直隸九邊十三省類分三十有一卷總四十有一名經濟文錄云仰惟我

太祖

成祖

神衷廣略屈用群策鑒酌往代審量時宜損益就中垂範立法誠萬世不可易者也

列聖相承以至
今上勵精求治剔弊抉蠹又特命儒臣
纂修
大明會典所以秪重舊章固歷千萬年
弗替也夫法者達斯道以康濟乎斯
世斯民者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然道於堯舜至矣苟非
仁政則澤不下究而經濟之學可少
乎哉士生斯世其致君堯舜之術當
不外典章以求之爾是故
祖宗之法即堯舜之法也舍
祖宗之法而別求所謂堯舜之法皆妄也
且凡物之製也有體裁焉久而或弊
脩治以存之可也因其弊而妄之易
之以美材弗善也為非其體也夫典
章乃

國家之元氣典章具存而
國家之元氣完矣雖
歷代沿革之不同諸臣議論之懇懇惟
以復其舊而已故茲錄者皆以發明
夫典章者也或曰有治人無治法此
抑末耳是不知所謂治人者以其知
治法也不知治法而謂之治人可乎
蓋用法以為治猶用規矩以為方圓
若因是而廣之以會夫全體之大適
夫通變之宜如庖丁之目無全牛而
天下自無不解之牛矣其於邦家不
猶視諸掌乎表自病歸不敢自逸幸
覩諸君之成書稍加選畧惟不徇名
以遺實不後事以先文不重位以輕
野不恃我以求詭庶幾有焉然嘗商
確於前武選郎中王君嶫鄧尹曾君

承芳集旣成今浙大叅潘公思見而
取焉乃量出節省公費付梓郡貳宗
曲君入繩梓之後以兵事中阻左方
伯游公居敘復樂成之志固同爾表
昔自弱冠先後奉役漕事一十五載
凡得於聞見之稔者稍有識記質於
王曾貳子咸謂是不可不備也因併
附於末云

嘉靖甲寅歲夏四月賜昇南京中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前奉
勅提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總兵官四
明萬表敘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一目錄

開國

陶安傳錄

劉基行狀錄　黃伯生

諭中原檄　宋濂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萬言書　葉居升

荅中書省對　許士廉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目錄

保治上

夏原吉傳錄　王鏊

于謙行狀錄　于冕

題正大位遵祖訓以隆繼述事　馬文升

題預處災傷事　姚夔

趙府之變一　楊士奇

趙府之變二　楊士奇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王振之變二　李賢

王振之變三　李賢

王振之變四　李賢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石亨之變二　李賢

石亨之變三　李賢

曹吉祥之變　李賢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題為預處淨身以圖善後事　汪鋐

胡濙神道碑錄　李賢

正朝廷　丘濬

肅風紀益治道二事　馬文升
彭韶狀畧　宋端儀
延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民財空虛疏　何塘
地震疏　馬文升
應天以實疏　賀欽
陳言時政疏　余珊
乞除大逆以弭大亂疏　林俊
慶幸討賊未終福祚疏　林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目錄

保治中

養　聖躬勸論政停孝義疏　章綸
再上時政疏　商輅
用直　何景明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永保天命疏畧　李文祥
保治疏　陳音
聖駕出外經宿疏畧　靳貴
應　詔封事疏畧　鄒智
欽崇天道疏畧　鄒智
應　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遇災脩政疏畧　曹璘
奉　勑陳言疏　鄒緝
不事虛文以弭災變疏　吳嚴
修政弭災疏畧　范珠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陳言疏　姜洪
八事疏　毛鳳韶
聖躬疏　孫懋

乞罷齋醮進香疏　張[illegible]
永保天命疏　王恕
釋言非以明納諫疏　夏鍭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目錄

保治下

詩法對　楊士奇
詔初即位事宜草　楊士奇
題敕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親政篇　王鏊
劉大夏言行錄　[illegible]
章綸碑錄　尹直
楊士奇傳錄　王直
楊榮傳錄　王直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彰聖德疏　王守仁
李紹賢志　舒芬
扶植國本疏　林俊
秘錄　李夢陽
論時政疏　黃鞏
奏[illegible]陳[illegible]事　余子俊
崇節儉以制財用　胡世寧
應詔上書稿　李夢陽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五目錄

吏部

乞興陳言疏　馬文昇

敘官制　丘濬

論當立吏官　王鏊

論內閣官制　王瓊

戒省官員事　商輅

薦林聰兼吏科　商輅

薦舉陳獻章疏　彭韶

嚴考覈以正士風　胡世寧

論選舉　李堂

公銓選之法　丘濬

論官制一　王鏊

論官制二　王瓊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明通政之職　丘濬

題公差事　張寧

擇民之長　丘濬

題參和侍郎封疏　霍韜

議修齋醮司官不當陞職奏狀　王恕

請翰事林進顏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王恕

修史職以備　國典議　何瑭

留任老臣以植仍政疏　安奎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洧

考課議　王瓊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簡侍從之臣　丘濬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五目錄終

皇明經世文錄卷之六目錄

戶部上

役法志序畧　楊廉
奏緩黃冊事　楊廉
周忱言行錄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貢賦之常二　丘濬
戶部財賦
市糴之令　丘濬
銅楮之幣一　丘濬
銅楮之幣二　丘濬
論食貨　王鏊
論理財　李堂
鈔關禁革事例　梁材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瑭
鹽法奏　楊溥
漕輓之宜一　丘濬
漕輓之宜二　丘濬
漕輓之宜三　丘濬
山澤之利　丘濬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論均田　羅欽順
屯營之田　丘濬
折收俸糧事　彭韶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定實支以別親疏　徐恪
請復常平疏　林俊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畧　席書
裁革冗員節冗費奏　張文
災異陳言　倪岳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論邊屯　王鏊
論屯種　孫原貞
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廣屯種　胡世寧
嚴屯田以祿宗室　徐恪
定經制以裕國用　李承勛
定祿米疏　林俊
敘淮關志後

覽河渠以備規則　阮鶚

皇明經濟文錄卷六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目錄

戶部下

鹽法對策　李東陽

鹽法議　王瓊

鹽法疏　何孟春

處置鹽法事宜疏　陸深

鹽法疏　周用

淮鹽利弊議　霍韜

進鹽場圖詩疏畧　彭韶

集群議大修邊政以實邊儲事　梁材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讀鹽鐵論　方孝孺

茶法　楊士奇

漕輓之宜一　丘濬

漕運之宜二　丘濬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止扣解麥餘疏　楊宏

論漕運積債之害　裴蘭

漕例疏　王瓊

運軍順帶土宜不許官司擾害奏　臧麟
請消耗以平收放　阮鶚
奏處大患船糧疏
議處鉄銀修造船隻以濟全運并議折銀疏
論海運
論河運
論漕運
論糧運輕齎
論太倉餘米
論運法
漕議　劉天和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目錄

禮部上

禮儀之節　丘濬
王朝之禮一　丘濬
王朝之禮二　丘濬
章服議　宋濂
請行慶成宴疏　唐皐
糾失儀疏　張寧
經筵 聖學事　薛瑄
論東宮官　王鏊

講學篇　王鏊
請復經筵疏　湯鼐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傳奉事　倪岳
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宗室疏　馬文升
條陳二十宜以重宗室疏　汪鋐
定議宗藩封併行勘事　汪鋐
藩國長史議　彭韶
簡閱之教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科舉議　丘濬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制科議　王鏊
進古今元聲書疏　范永鑾
論元聲書　楊廉
請定史曆志　楊廉
曆象之法　丘濬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夷情疏　韓文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止夷貢疏　倪岳
論[illegible]體疏　余子俊
請卻進獻疏　韓文
止取番僧疏　倪岳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九目錄

禮部下

論郊社　黃潤玉
宗廟享祀之禮　丘濬
廟制疏　倪岳
題禮依事　楊守陳
題　陵廟疏　姚夔
重　陵寢斥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題釐正祀典事　馬文升
正祀典疏　倪岳
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內外郡祀之禮　丘濬
薛瑄從祀議　霍韜
免立五嶽廟碑疏　劉珝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遵　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舉贈諡以勸忠　丘濬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九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目錄

兵部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上禦戎事　李賢
論西北備邊事宜　董越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傑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論用兵便宜狀　夏良勝
軍伍之制　丘濬
宮禁之衛　丘濬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列屯遣戍之制　丘濬
遏盜之機一　丘濬
遏盜之機二　丘濬
遏盜之機三　丘濬
器械之利一　丘濬
器械之利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賞功之格三　丘濬
武備疏　楊士奇
參不當與虜講和疏　于謙
改撥官軍疏　馬文升
預防虜寇奸細疏　馬文升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目錄

兵部

備邊覆題　于謙
備邊疏　黃仕儁
邊計事　于謙
籌邊疏　趙伸
邊議八事疏　王鏊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條陳戰守便益以圖禦虜責効疏　劉天和
計處民壯事　王瓊
敕應兵以制黠虜賞功以撫疲民事　毛憲
論將兵　樊深
論義勇　樊深
論軍功　樊深
修舉兵政疏　李承勛
[illegible]兵材疏
論[illegible]事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三目錄

兵部

陝西馬政　劉大夏
遼東馬政　凌相
牧馬之政　丘濬
馬政議　李堂
陝西馬政　楊一清
會議寄養馬匹　馬文昇
題馬政利病　儲巏
論馬政　孫原貞
題爲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闞仲宇
馬政四事疏　儲巏
條飭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巏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種馬弊政事　錢楩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謝汝儀
議處牧放馬匹疏
思患預防疏　周用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修攘制禦之策　丘濬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三目錄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四目錄

刑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論解囚公案事狀　解縉
慎刑弼教疏　何喬新
讀律猶存　敖英
制刑獄具　丘濬
慎眚災之赦　丘濬
題律例事宜　王恕
題私開倉廒擅收料米侵欺錢糧事　林俊
請明律意疏　畢亨
定律令之制　丘濬
論律　敖英
訟劉瑾罪狀　王恕
申明刑罰疏　馬文升
正法守疏　林俊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宥疏　林俊
明復讎之義　丘濬
題律例事宜　王恕
題律例事宜　何喬新

駁引河沁水　鄒魯

增城堤記畧　商輅

疏鑿萊林寺泉源記　湯節

理河事宜　周用

山東泉源考　陳銳

漕渠撤檣河　楊茂

治河六柳　劉天和

論黃河　[illegible]

論漕河　[illegible]

論渦河　[illegible]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五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六目錄

工部下

治河始末　楊旦

高郵州新開湖記　劉健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璵

儀真縣從通濟閘記畧　王夔

儀真縣新建攔潮閘記　楊一清

常州府重建犇牛閘記　王璵

定濟儀瓜二港　[illegible]

遵化廠夫料奏　韓[illegible]章

易州山廠志畧　戴銑

蕪湖分司題名記畧　邵寶

應　詔陳言蘇民困以弭天變事　龔輝

採運論說　龔輝

欽奉　勅諭事　蔣瑤

乞將民田事　胡世寧

論寧府田場疏　林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六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目錄

南直隸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畿　王瓊

保治安民事　余子俊

周文襄公年譜後記　顧清

蘇松水利

淞江水利　錢溥

江南水利　楊循吉

淞山水利　張汝弼

均稅頌

公務疏　黃綰

思齋堂記畧　彭韶

爲緊急軍情等事　王瓊

爲飛報賊情事　王瓊

逆　明言陳民隱以救災荒議　胡世寧

懲兇惡以安人心疏　孫懋

爲議處軍丁以安地方事　趙錦

計處極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乖　趙錦

財賦重地乞修水利以厚民生以裕　國用疏

淮大二衛告缺月糧　呂光洵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七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

江西

江西圖叙　桂萼
江西　王瓊
爲捷音事　王瓊
乞委官清理田糧疏　[illegible]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議江西地方疏　楊一淸
平江西洞賊捷音議　王瓊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計處地方疏　唐龍
贛州鹽稅　[illegible]
究亂源以正國法核功次以快人心事
　毛理
爲地方事　王瓊
乞全恩信以處降賊疏　胡世寧
南昌乞免民糧差疏　李承勛
爲捷音事　王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一目錄

福建

福建圖叙　桂萼
地方民情　蔡淸
監軍所畧　張楷
叙平上杭賊衆始末　[illegible]
爲急報賊情事　王瓊
爲添置官員以安地方事　王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十一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二目録

湖廣

湖廣圖叙　桂萼
欽申征守事　[illegible]
爲捷音事　王瓊
撫治荆襄處治地方奏状　王恕
荆州撫分議　[illegible]
申將守以靖地方　徐恪
題爲建言地方重務事　徐恪
處置流民疏　原傑
處置地方官員疏　王學夔
爲地方緊急賊情事　王瓊
鄖陽　[illegible]
征勦　[illegible]
鄖陽修堤疏　馮澗
太和山香錢　[illegible]
總叙　田汝成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二目録終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三目録

河南

河南圖叙　桂萼
爲地方事　王瓊
爲陳愚悃以保安地方事　王瓊
地方事　徐恪
修政弭災事　徐恪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　徐恪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三目録終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六目録

山西

山西圖叙　桂萼
山西　王瓊
爲捷音事　王瓊
爲告俘爲陞事　王瓊
軍務事　于謙
處置地方事　余子俊
軍務事　于謙
潞州　[illegible]
清理糧儲積弊事　[illegible]
新修河東鹽池禁門堤隄記　韓文
陳愚忠效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　胡松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六目録終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七目録

四川

四川圖叙　桂萼
四川　王瓊
爲捷音事　王瓊
處置夷情事　于謙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撫處夷情以安地方疏　胡世寧
藍鄢捷音　林俊
大埡捷音　林俊
邊情事　于謙
諸夷　田汝成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二十七目録終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爲病故官員事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貴州
貴州圖叙　桂萼
懷柔遠人事　王恕
貴州宣慰使司
平緬碑
爲捷音事
貴州宣慰司　田汝成
思州宣慰司　田汝成
播州宣慰司　田汝成
清平衛　田汝成
都勻府　田汝成
諸夷　田汝成
條陳苗部事宜疏　李承勛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一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九邊通考

堡寨　丘濬

長城　丘濬

論邊墻　魏煥

經畧總考　魏煥

北胡

北虜盛衰

番夷總考　魏煥

豐財用材　李承勛

賦稅　孫世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三目錄

遼東

遼東總論　許論

遼東鎮　魏煥

遼東保障　魏煥

遼東邊夷　魏煥

遼東經畧　魏煥

為屬夷向化求討陞職事　王瓊

陳言邊務事　王崇之

遼東勘撫　王瓊

義州營堡記

論遼東省不必展　賀欽

邊務　丁謙

遼東撫處殘破邊城疏畧　李承勛

陳言邊務疏　李承勛

遼東防禦疏　丁謙

撫按東夷大畧　馬文升

傳報緊急賊情事

為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　王瓊

議處待建州事宜　王瓊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榆林

榆林鎮　魏煥
榆林保障　魏煥
榆林邊夷　魏煥
榆林經畧　魏煥
榆林鎮　許論
三邊四鎮圖叙　許論
分布策應事宜　王瓊
歷年諸捷　王瓊
屯糧疏　王越
邊情事　王越
召募軍伍議　余子俊
榆林緊關二事　余子俊
延綏救荒事宜疏　余子俊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楊一清
大虜住套乞　請處補正數糧草以濟緊急支用疏　唐龍
供億艱苦乞早議處客兵疏　唐龍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八目錄終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寧夏

寧夏鎮　魏煥
寧夏保障　魏煥
寧夏邊夷　魏煥
寧夏鎮　許論
經理要害邊防保固疆埸事　楊一清
爲邊務事　于謙
爲官多軍少酌量裁革事　李承勛
爲邊務事　李承勛
爲邊務事　楊一清
爲調集各路軍馬防禦虜賊事
報捷疏　王越
朔方天塹東關門記　齊之鸞
朔方天塹西關門記　齊之鸞
朔方天塹北關門記　齊之鸞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九目錄終

開國　陶安傳錄

乙未夏六月　太祖率師渡江取太平路陶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昔峯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劉基行狀錄　黄壽生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昔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之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于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入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毋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耳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祐等恭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營務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偏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
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赴揚
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先是楊憲敗後汪廣洋
爲丞相未幾而廣洋敗乃相惟庸公乃大慽嘗謂人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　上天威
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
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論中原檄　宋濂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
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
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
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
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
兄至以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
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
可爲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
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
起使吾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是雖

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
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
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
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
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
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
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
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
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
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
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
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國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
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
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
國之人撫養無異

上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于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爲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墾闢未廣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處令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必

用豈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之主文武仁聖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機之煩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塵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慾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

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之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

善心深有補于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常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繆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刑罰一事

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
得其人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
致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其公明正大仁厚之人如漢之張
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
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才非止
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
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
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
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

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
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爲下矣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
之君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
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釁起以唐太宗之明
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在四夷之道
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當修文德
以來之遣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勤
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
謹爲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

從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
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
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簿成農圃醫卜或
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
才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
忠竭力則庶可得其奇才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
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
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
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
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

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
府州縣正官朝　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皆
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
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
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
司罔敢怠遑各思盡職矣

大庖西上封事　解縉

臣伏惟令出惟行不宜數改刑期于無刑寧失不經故令
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　國初
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下嘗教臣云世不絶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
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
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
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
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　褒
善褒一大善嘗延于世復及其昆尊榮春息始終如一者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
議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昔輙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
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
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

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
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
所取亦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
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
緝殘蕪略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閲則願集一二
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
奠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吉類別以備勸戒
删其無益蔟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
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甚駁尤甚
宜及昔刪改曰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
樂書一經以恵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黄帝堯舜
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
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
子思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
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
至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舉天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
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絶娼
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豈寺閹豎天子之貴不近
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

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
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關
務筦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
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呪之妄者
火之俾絶其欺誑斷所謂瑜迦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絶
鬼巫破淫祀省冗員㦸細縣罷榮法外之威刑求華京城
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修
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歷明旹授民作
事但伸稽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欽神事甚無謂孤
虚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

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書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　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謏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勸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衍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入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于重輕違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

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瞀趨而或布于朝省騏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朝擠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冀馬縶爽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翳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棹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皆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

以侵欺其歎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粮良
緜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
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
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
有前日之稅粮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責産以供稅
産去而稅存或辟攤以當後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
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
重此又重之㮣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
㣲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
之食無難者臣愚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

日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
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遠郡至望風而靡良
由不暇謀實實不暇閱武備豫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
衆但敕有司以昔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頒設弓
手肄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閑武舉以收天下
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
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
不孥罰弗及嗣逆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
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

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
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定之于不義則又
何取夫節義哉此化源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
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
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
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至是柔懦之徒蕩無
廉恥之節𢥞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
胝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
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

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
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
擇惟　陛下幸垂鑒焉

萬言書　葉居升

臣覩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
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
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
經傳注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
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
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覩主上之

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踐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
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
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者况敢有抗衛者乎傳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
以兼乎上所以强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
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
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晋燕齊梁楚吴閩諸國各
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
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

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晋之諸王否則恃
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
天眷顧之甚或者譏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
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
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抗衡之禮邪書曰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諸侯王亦不過三
分之一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師同則為列國
大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晋燕齊梁楚吴閩各國各過帯
數十城而復假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援漢晋之事
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
同宗父兄弟子孫也嘗晋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晋之
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遂相擁兵以危皇室
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
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禍者歟昔賈誼勸漢文
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以待諸王子孫諸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
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
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
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
窮矣割一世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

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
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
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
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
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
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
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悽恒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
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
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

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
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
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
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廢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
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過者也故制不宥之
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
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
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
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
國矣若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

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
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
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
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
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
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
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
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
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
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

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
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于人欲利于
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
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罰務從寬宥猶恐及此況今
主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
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
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
笞播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
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名
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

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
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
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躡豈下人不懼法哉
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
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顥有言曰君子小
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
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
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
不謹少失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

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責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者是某智者是必不如法朝廷不必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果未仕之昔則修身愼勤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今就中願入軍籍者

聽其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閑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討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從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疏熟路而輕行與之較生死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十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求歸

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苟欲遷徙縣而遷之我矣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昔京璞有言曰陰陽錯

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家小住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逃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

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修行亦可謂安矣而
王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
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
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
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
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
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薰蒸然後融釋聖人之治天
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
後其化熈熈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
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
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
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
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
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
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亦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
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為
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
美名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
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
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
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
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
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
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
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
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
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
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
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
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
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
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
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
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
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
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
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

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昔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可不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任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革中書省對　許士廉

巳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于輔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比朋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决烈火之將熾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占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章但慮　陛下一日萬機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遷選制禮作樂之數則奏　請裁决其餘常事則循例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

保治上

夏原吉傳錄　王鏊

洪武三十一年陞户部右侍郎　太宗入轉户部左侍郎
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
命部御史俞某豫水利集賜之徧詢故老水之源委皆從
兵民鼓舞撫恤之人人盡力布衣徒步晝夜經畫日氣之
赤盛暑者或持蓋至曰衆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求凉决壅
滯修隄浦濬蕭澱治橋梁導水入海水不爲患又奏發粟
萬餘石以賑饑給牛具種子與貧民吳人懷之姚廣孝遂
自浙西　上首詢公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
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
使富賈專錢以沮貿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
皆立定規初建北京宮殿採木運餉者命公出巡視給以
錦衣官校四十人律罪怠事者公登車即諭官吏軍民各
處乃事吾將出巡甚恐犯者衆也人人感悅而事集八年
　親征北虜命輔導　皇孫留守北京兼掌行在六部都
察院大理寺事諭之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卿其盡心輔導
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東宮前參決機務退
至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
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師肅然七月　駕回北宮公見
便殿曰卿輔　皇孫居守事安民安參決機務咸當朕心
公曰　陛下之訓　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功之有翌日
上諭群臣曰夏某輔導　皇孫今之房公也十九年三殿
災公言愛民所以敬天也乞罷通番及芻粮採辦金銀課程
優恤流移以回　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
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怒誅之言者科道亦云不
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言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
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
御史陳英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
午門前問衆皆啐罵言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
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交趾平　上問公陞賞孰便公對以賞費
于一旹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乃陞尤功餘皆班賚西域
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
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　上曰卿欲效韓愈耶他日
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
况戎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臣死不敢奉詔　上咲
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矣山東妖人唐賽兒竄三
千餘人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

崔我公叱曰　朝廷之恩我何與焉癢疾人進讒興彰
上疑長必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君臣何與臣敢以百
口保之十九年議　親征北虜時臣無敢諫者公曰我受
國厚恩不可不死爭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
之入叩頭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況今災
眚屢作內外俱疲　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
乃命公整邊儲於口北賓懼自縊遂併籍輸受命錦衣官
立取公囘至則方起旅理儲錦衣促之公曰姑竢畢此不
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　上問征虜守兵
公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動遠畧之意命繫於內官監　皇

太孫屢請赦之　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　上待公厚今
繫之暴亦有怨乎公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　上
意頗解猶繫之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
我八月訃至　仁宗時為皇太子親臨繫所公趨出　皇
太子立中庭泣曰楊榮報父　皇已賓天公伏地哭不能
起　上命起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
出　駕迴　命賜御廚饌晷以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於
京南戎伍疲於漕運宜幸南京以蘇民困　上曰朕意亦
然然以詔條事宜訪公公請賑饑寬省賦役罷西洋寶
船雲南交趾採辦金寶香料各處閘辦金銀課程并革罷

必呼公等二三大臣近　御座前或賜坐便殿面議政務
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
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從
取　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交趾請降　廷議
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公曰兵疲矣蓋瘴癘伏于身未
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使血氣調和自愈若
唯毒之攻心腹內虛復它他患不若因其請降許其復國
自新二楊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

于謙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
上將親師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鄺埜上言　皇上宗廟社
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
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虜騎奄至　王師敗績
死者填委滿壑為蒲萱曠古所無之奇禍也　上北狩報
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太后命　郕
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王振之變罪歸王振　王方攝朝
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系附振意頗不平衆怒
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諠譁班
行雜亂無復　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竪立不動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　旨令

群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illegible]二內侍[illegible]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不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
請再宣諭群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啓 太后行誅未晚
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皆定退 朝罷出將午刻矣公袍袖
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
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
太后以公人望所歸陞兵部尚書公以 鑾輿未回大
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槩究罰則今日被堅臨陣
者何所畏憚乃上章劾與武臣爵與祖等文臣王佐等
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 親藩有上章願赴 闕勤王者

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冲幼未能遽理萬機
郕王年長 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昔方
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 王
𢥞泣固辭 太后復降旨 王不得已即位遙尊 英廟
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朝綱
始肅法令始行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
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隸隨征
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
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
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

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爲要害宜令都督孫鏜等統軍士出
城守護列營操練提督寧成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紘等
分投巡視勿令疏虞又城門外居民處若迫其遷徙則敵
勢必愈張宜令兵馬司勸諭遷徙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
糧不可捐恐亦資寇宜令在營官軍預支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
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宜令遊騎往來剿掠者請
勑各處守臣諭以今日 國家之事公須輯和衆庶固
守城池緊關人馬互爲應援一切關隘墩樓城堡壕塹務
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材尤爲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

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深
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紛繹訛言[illegible]侍講徐珵妄言占
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 六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
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社稷咸
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若議遷不守何處可守若
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 上是公言堅持
固守之議先是京場並京倉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
外堆積以數百萬計通州壩上倉大運西倉東科豆亦置倉場於
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命令撥運入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
一面奏 聞或謂事干[illegible]不可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

目前君少縱待　命下適以示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畧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單德勝門外開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善責我難從以起釁端之議洶洶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詢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以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

題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馬文昇

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為商令主伊尹傅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況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不啻天變之大皆　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幾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經筵召見儒臣或誦說大學衍義或講讀貞觀政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辯析孰為道心孰為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治用是以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於　太皇太后皇太后[illegible]益隆其孝養於　親王倍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一禁之而責其人珍禽奇獸之貢必卻之而塞其釁夫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特降　勅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勅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　賜其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待為之優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從來毀一人之惡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　母后之家量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當賞者當賞而不至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至太

偕浪費錢粮宜加裁省無益齋醮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裔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肯接臣僚以通下情嚴內百姓差役造繁所在地方暫免蹕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illegible]邪術罔爲聰或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列聖眞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弭矣

題弭災修德事　　逸變

伏惟　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與　祖宗之意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　英宗睿皇帝臨祚以來克遵　祖訓以御家邦而　慈懿皇太后貴妃震妃以下皆有關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　祖思國本之不輕思宗社之至重思　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　六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此事自　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埋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府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眞德秀有言人

立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民蟲草木各得其所此皆誠爲至論伏望　皇上齋聲乾斷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　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變舊故事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安群臣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死不辭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忌久預外事便成轉動臣伏望陛下臨御歲久深察其弊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遵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臣外臣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切惟天順年間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必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獻之名要皆出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illegible][illegible]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畏人圖將此貢[illegible]

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遂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秉堂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奮激若以之爲行之則人孰不思阿暱將容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不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侍從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得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授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

漢府之變

楊士奇

【國朝名臣錄卷三】 十二

仁宗賓天夏忠靖公受 顧命時 宣宗爲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外洶洶有漢庶人之憂 太后以公東宮舊輔凡軍國重務命公裁處公密謀急迎 駕還京 駕將至群臣出迎 太后密命公留佐 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蹇少師等莫能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公慰曰近見 太后諭所以留卿之意朕方知之八月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以公爲首蓋惡公等得專贊治不利于已也 上夜召公等入議公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命公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文敏公首勤 上親征上難之顧公公曰往事可監不可失也臣聞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貴速且有詞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而平之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率六師征之晝夜兼程而往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地上書公罪人既得大赦恩賞賜公閣者三人被公朝參出公固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勳而何

趙府之變

楊士奇

都督王瑜字廷器始代父長五十夫選隸趙簡王護衛永

【皇明名臣文錄卷二】 十三

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簡王昔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常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宮車晏 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祕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蘊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也布置已定高密以語公公戰曰此天壤間極惡大罪鬼神所不貸者奈何甘爲覆宗滅祀計高不悛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 闕入疏 上覽之初疑其詐議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爲公危公詞色不少挫

□稱賢等至　上親問□□其預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
□以正射成及內侍蔡子陸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
誅召還又陞懷遠將軍錦衣衛指揮同知有旨戒其同官
事必關白勿諼

王振之變一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
末帝妥懽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臨天下諡為順帝
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醜類世數
莫考惟知其地名苑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
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知意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

故其臣亦悉用故普將相稱號稱丞相二人曰和寧阿王
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嘗遣使者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
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也先悉有二
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也先妹
以相固結令　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
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
姻于　帝室通事皆私許也先進馬為聘儀　朝廷不知
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
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

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監太監王振勸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
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命　郕王居守每旦於
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鄺
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
府井源等報敗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
雨大作振惡之乃勸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
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
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
餘輛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

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
以求和為言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
移營趨塹以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
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
衆裸袒相藉積死蔽野塞川宦豎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
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士幸免者蓬
頭赤身跳山墜谷連日饑渴僅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
其金銀珠寶繒者甚寡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
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人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
金帛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後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

故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荊見軍士奔潰瘡殘被體血污狼藉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蟒龍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 皇太子又數日于謙等强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請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即典刑族其族臣等皆死於此決不但已也因哭

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閤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言令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日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詳辭色稍遜給事王竑捽順頭衆爭毆之蹴踏擊裂頭顱而斃或就脫順鞾鞾出眼血流闔門前衆忿怒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人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等奉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淸內侍陳官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廷共唾罵之 令旨獎諭百官各回莅事拜謝而出明日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十三

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豬山千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斜林亦爲錦衣衞指揮從 駕死于虜林尤凶悍無恥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 上至大同城門不開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同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脇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酹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宮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不

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貓兒莊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七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卽正大位以安國家有司擇日行禮率衆詣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宥 言從請

乃斮拜山呼而出

王振之變二　李賢

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　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不出房闥委用三楊非　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　太后然後行　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　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有何事來閣中以所開具某日中官某以某事來議如此施行　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　太后之世然後專

王振之變三　李賢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懼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於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於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於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聲息急甚日報十次己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朔罷使　王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之與

封郎中趙敏請處勢偈疏　駕不可出自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罔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其不順至龍虎臺紮營方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歎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

謀於英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軍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遍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闢壁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及過宣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兵五萬迎之有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詐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

一人與鬬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屍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萬餘人中傷死者三之一驢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爲胡人所獲嗚呼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以爲出於望外況 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

王振之變四

李賢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歲餘有自虜中[illegible]回者言無意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右無一人稱善旣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答曰 上皇在虜廷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

境虜將也先差遣人豎纛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不[illegible]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illegible]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備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illegible]設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乃天爲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數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illegible]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撒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

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者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illegible]等虎射虎今若毒藥長洪若箭頭搽此毒藥一[illegible]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銃者雖有三四層他只放了即裝與便放馬來衝踐若做[illegible]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搭上毒藥排千四層候馬來[illegible]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如今天下有智謀者諸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鋭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

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隄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 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策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爲奸爲盜惟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被別處中國留他何

所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
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　朝
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錦帛不
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假定又某人
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吾吳良不惑
朱中其計也先答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
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
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若
如兩頭人鬪使臣買馬價以便不肯賞賞是官人分付他
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定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定

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
都在也先曰者這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
人說壞因是說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
軍馬卻聽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
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
脫逃者拿住便割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
我不曾着殺他是下頭人自殺又曰兩家今日和好如初
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
問　皇帝回去還做不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
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

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
人去問來遠着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
先曰當初要他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
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文采取　皇帝將何財
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財了若空手迎去
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
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這都御史寫
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
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
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君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

顧羨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
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
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
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乃命大頭目
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
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獲一麞
來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梁隨　上皇不離左右
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館此事
雖是也先至誠稟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
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辭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覬覦陰折

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
哥四安肯一旦慨然首肯無疑以例　乘輿於不可出之
境況前代若晉若宋數等語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昧
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石亨之變一　　祝允明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
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軏亨等悅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徐
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亦于救耳今
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

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審報乃可啓議軏等去兩
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
象亟下附軏等云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
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
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
既各悝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
不成家族之禍歸耶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
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内起兵千人
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戮叱止之有貞令
閂鎖門曰萬一内外夾攻事去矣欽記有貞取鑰投水中
并軏等莫知所爲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
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門錮密
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
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
垣壞門啓宮中寂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
呼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
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
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
導登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撾
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推之至中

升座鐘鼓齊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泰皇帝聞鐘鼓聲問
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皇帝曰哥
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
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内閣事三月封武功伯
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石亨之變二　　李賢

石亨常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
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
致泱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
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

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遁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戚曰我等賴老爹提舉各衛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亨入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猶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反[illegible]我坐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服戰兩城有功[illegible]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illegible]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褁河一道各議分其地而還三

月虜寇延綏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廝不是幹此事的亨時還無功見　上于文華殿　上命還位露刃以待

石亨之變三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必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　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　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十數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爲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晝變日暈數月不息乃群陰圍一陽之象而亨悟不知戒朋黨公行黜損朝政标美市恩竄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驕縱出[illegible]都督往循負恃初立邊功大肆貪[illegible]謀鎮大同逐人[illegible]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檢察果皆[illegible]詐實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姑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

曹吉祥之變　李賢

內官吉祥在禁庭最久爲人佞善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復辟入城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倚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斜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黷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疏斥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

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還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逆呼尋長跪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殺提杲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可即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翶處借紙筆寫本成予拉翶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燒焚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翶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翶等復解之忽有孫鏜令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言行已正與刑部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甚至被殺受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珏

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太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驚懼二臣者　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臣　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止其巧爲戲弄不過投　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爲損多矣顧命大臣以輔導爲職諫以陳而去之此其事甚左　陛下弗察顧不忍於彼而忍於此棄遺逆之緒棄輔導之臣違　先帝顧命之言遂瑾等戲樂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　國體治亂安危之際臣切言諫止而不言與後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爲魯司寇而定公會于夾谷侏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而熒

或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灌鄧通戲殿上丞相申
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古人致
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
之導逆游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
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何罪　聖德日茂逢君者
得罪　國事日廢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于此　陛下
日與左右宦豎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
多遭斥罰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語乎必將逸遊無斁
佞倖愈親忠言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
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

震殿廷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　天王之位證諸人事
厥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
熾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
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暱
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
輗策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
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
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
以回　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艱難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

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輔導
司禮行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
以與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
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題爲計處淨身以圖安後事　汪鋐

看得順天等府宛平等縣軍民等籍淨身男子王堂等三
千五百一十五名連名奏稱各無[illegible]乞要收用一節爲
照古者大刑有五其一曰宮而成周酒人漿人醢人染人
之射類用奄寺蓋先王不忍以罪棄人而復收恤之以

藉用其力我　朝內府監局掌以中人悉如周典而自宮
禁例至以不孝論死其欲保全人道正先王以生道殺人
之意但宣德正統以來宦臣收入漸多及　武宗之世日
益昌熾錦衣玉食之榮上擬王者爲之弟姪者往往坐獲
封拜而蒼頭廝養亦復紆金衣紫是以閭閻小民染[illegible]富
貴往往自殘形體以希進用當時收充海戶者幾萬人歲
糜月廩不可勝計恭遇　皇上御極裁革殆盡數年以來
饑寒死亡日漸凋耗即今見在者不過三四千人今王堂
等私自淨身雖於禁例有違但自經裁革以來無所棲泊
王府功臣之家既不敢犯法私用民間又不敢違禁隱

廟嗣位之初特給誥命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疊居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監祭酒之官而言不幾聞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而　薨馭上賓矣

正朝廷　丘濬

臣按古帝王必求善言以為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畢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傳開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為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為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為尊貴之制使人人得以自

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知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否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壅蔽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壅遏而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　聖明留意

肅風紀益治道二事　馬文昇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洪惟我　太祖　太宗四夷入覲罔不來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厭

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夷朝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飯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見辭賜酒飯甚為菲薄每碟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飯皆生冷而多不堪用酒多攙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筯且朵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為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奏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

事雖小關係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永樂年間事例
及欽奉 累朝奏蒙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
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
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
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 午門外夷人酒食仍令
每日侍班御史照著但有似前尅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
將光祿寺官并局長等參奏拏問如此庶使遠方有道而
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用以蘇民困切惟為國莫先於
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然節用之道必自 內府減省始
如蒙乞 勅禮戶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
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應之物如油蠟猪羊鷄鵞及
柴炭夫工價銀兩等項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
白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惠就為定例不許各衙門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自今
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樽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自
則 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為少蘇矣

彭韶狀畧

弘治三年星晝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弊時政得失韶
言軍民利病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茲又言臣屢隨
午 朝竊念日奏尋常頻數於事無補但於 祖宗勤政
之典乞師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 朝惟講經邦急務如
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粮邊
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
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
各衙門會議者各官就於 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
大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臣
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請 旨奉行次日補本
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 御前逐一陳說有無故
事兩疑情由請 旨定奪若是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聽令
旨先行博議於下候至 朝時再議奏行仍乞 溫顏俯
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
正亦自可見

題講學聽政事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
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 天王
之聖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
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
學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
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

臣昔忝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聽講經書未嘗降一
辭問以窮究聖賢之奧者侍臣亦嘿然進退要陳訓詁未嘗
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
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
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一二儀
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能何由而悉之
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簿牒
詳文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親信者惟內臣之一二而
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頌言何由而聞之臣
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

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直而
易撓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
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
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
所聽從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
而倦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
過為憂慮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
講學定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
雅之儒臣專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詢
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詢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議

辨詳釋務引曲諭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
之旨帝王之道與天理欲危微之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
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得何者
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
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
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　文華殿日輪內
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
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
有可疑與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

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大萬機閒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
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
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
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
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
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　奉天
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
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
下詢其衷情條列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各
衛正官各有任所未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
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前殿召內閣
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
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
一之論 陛下更審慮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大
臣面議可否而批答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
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
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
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當者輒議行之其
說佞諂諛者則斥逐之愚暴狂直者則容恕之寬納不能

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
以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
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傳授詢岳達
聰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
面議但知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 午門以應故事
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
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先於親親矣體群臣則次
之蓋惇睦之典隆於九族篤天叙也四體之念同乎百僚
體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壅蔽之患
武教多廢閼之責臣工危疑萬議叢興因之親愛不洽於
宗族好惡每淡於猜疑雖欲擴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爲者
此九經之相爲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
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事宜奏及寧府軍民變故
該兵部題奉 欽依施行續該寧王奏稱胡世寧妄言誹
謗離間親親都察院覆奏 欽依送錦衣衛問理臣於
此得以仰窺 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 陛
下不爲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謂侵人臣也且自守其司
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暨乃寧王摭拾爲言 陛下以爲嫌

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
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 陛下之遇寧王
寬遠延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
相與之深相孚之厚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狂
喪心何爲此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
亦知 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
瞽之言乃罹羅織之阨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隆
親親之誼以固宗室之言 詔令御史提解來京夫何公
文絡繹四月稽遲寧王復上狂悖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
命 陛下於此亦稍狩矣竊惟右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

並僭逆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人致之不重前後從之心
大厭是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能北走胡南
走越哉其間道自投若與其死於溝瀆而人莫之知寧得
見天日而甘心受命也臣願　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
寧王之事先該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盛奉行
大彰王因懲創思欲剗除該長史司啓稱田都王將軍擾
害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
的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大抵
人言寧王民怨流行王之心事是亦不忍危臣按胡世寧
之奏所謂盜賊殘踐乾其流災官民失業賊伏無備王府

之償負遍及閭閻莊田之所遍民久苦擾三司官員多被
鈐束問刑參吏舉奏成案實辯漸及於外府騷擾遍及於
窮鄉援之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
殃內外一轍但寧王指為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
願寧之非法司官參奏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
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
啟寧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　陛下則
為忠在寧王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戒　朝廷因其
言而防微則為遠稚其三寄而發其茍且偷之所未[illegible]
[illegible]惟　皇祖有雖二親王之刑蓋欄天小人之背[illegible]

以衛　朝廷抗捉藩府者也世寧欲乞遍詔六[illegible]王
[illegible]德遠避嫌疑倚遵　祖訓及　文皇音意尊為　朝
廷伸大義以結人心庶幾親愛篤厚得盡於宗藩其非樂
一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綸綍渙頒戒諭孔[illegible]
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必存嫌二哉若曰禮樂政令[illegible]
出自　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為太過即其區區一念[illegible]
悅大抵防微杜漸尊　主庇民消星火燎腫之憂植強幹
弱枝之計固在　聖明洞察矣使其妖言誹謗　需促之
下安所於逃又何能曲荷　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
因言自省則於賢仁有加讒光無損　朝廷隆重之恩君

臣父子之情與天地相悠久而顧為是言者在王所者
灌發藉其私而禍之速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姑為是
且塞耳觀其稱元阿魯圖所言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
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宗所建外臺也言縱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
[illegible]引而置諸危法也哉即如其言則是上損　國威下
[illegible]難撲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
[illegible]也夫以聖如　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
[illegible]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漸
[illegible]敢言之氣銷鑠壅蔽之患既成猜疑之隙必[illegible]

所謂親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爲用而相爲屬害矣伏望
皇上正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垂寬宥矜此孫愚將世
寍釋之詔獄俯加甄用識處奏內應行事件追究況匪言
意公文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 朝廷爲天潢之派番
衍隆朝宗之心則九經章與三無致頌矣

民財空虛疏　何瑭

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蓋官吏貪贓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爲盜
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
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贓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

快小民之心既製爲 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
爲官吏受枉法贓滿貫罪絞之律以恐懼之是以當時官
吏畏法小民得安晚年因見法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
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贓滿貫者爲雜犯死罪准其收贖蓋
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
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
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 權奸之下賄賂公行郡縣
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蠭起
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嘗言先
武 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法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

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贓滿貫以上俱籍沒其産輕則爲
民重則充軍寘繩犯贓一體歸斷所冀法令嚴明則貪官
知懼民困可蘇 國家可除其害時論者皆以臣言苛刻
難以施行臣竊謂貴人以難能之事才知有限不可勉強
若一槩加罪則誠爲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
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況彼奪民財而法乃籍沒其財情
法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不爲苛刻論者之意不
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
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嘗過邊不才監司一筆勾之
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富公亦當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
見之公私大小則不逮范公遠矣況官吏貪賂與其他不
才悞事者不同是安可過爲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
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
不知恥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法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
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特
使薄斂以勸百姓爲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爲治不能不
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仰惟 國朝使民
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館夫水夫馬
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冬矣近

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所興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夫舖夫閘夫淺夫之類因事編僉蓋有不可勝數者　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課鐵課魚課稅商船鈔戶口食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無所不取固已重矣近年以來額徵之外雜派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寺廚料太常寺牲口料南京則又供用器皿物料隨時坐派蓋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之耗民生之困此亦大端也臣竊以雜派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以寬民利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

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人全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每丁各該六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照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夫通融協濟大抵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　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人觧送係　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觧到稅課錢鈔收買不必坐派其不急物料悉該裁減如此則民

財少省民困可蘇而　國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昔孔子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法尚可行方今地窄之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日臣下建言欲令官勸農興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日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識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輙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

成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　勑該部選擇通曉農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　勑書令其查撥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illegible]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illegible]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illegible]三年後地已成熟每畝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遺欠糧[illegible]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盡[illegible]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教民開[illegible]三年之間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

官皆盡心民皆盡力地利盡闢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
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地震疏　馬文升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故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
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關而裂水出將成河者此乃
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況朝邑縣南近陝西華嶽
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蒲州朝邑地震如
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爲之震盪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
應況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

密邇正月朔日地震而胡虜于十五日擁衆入寇榆林夷狄
侵陵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
除痛加修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
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
入寇不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
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衂遠遁陰
山或自相讐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擄我甲兵
以彼之馬力藉我之技巧恐終爲中國之大患也今海內
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
丕變成風寇盜徂徵人心渙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

彌災之日伏望　陛下祇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
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撙節以備
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粮
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
地每淸晨視　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蘇軍民
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　勑差官致祭西嶽西鎭之神
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爲賑恤
墳塋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急之務俱暫停止凡百安輯
之方悉從寬行鎭巡嚴督軍馬修理城池撫按地方寧靜
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負委託勉留懇切之　詔矣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殆無虛歲而今年爲尤甚自
春抵夏或風霾蔽日或黃霧障天或狂風怒號或日月無
光始則恒暘而少霜明既則久旱而無甘雨陰陽失序氣
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修之所致歟昔
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
譴告之者此之謂也頃者禮部尚書姚夔等具陳災變之
狀乞脩內外之政　綸音嘉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
外事便當酌行此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
下之日陰霾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爲懼躬率群臣齋

□日以答天譴此又 陛下一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
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
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
豈 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
天之實心以助 陛下耶不然洵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
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地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
變也甚矣而 陛下方日遊樂其從吹戲對地鼓砲震天
其為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以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
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言人臣
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蹶也甚矣
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泄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
順懼忤 聖旨 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
為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諂諛之風全無謇謇之節其憲
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
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因感之之
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
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自躬求言之 詔徹格天之
實心修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宴之樂非所以克
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為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
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處置所以正天倫繫本
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 經筵之講學所以明
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志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
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
而實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或
在位則天事之蠹而當去也必求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
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為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
無不實循乎天則之自然而無或違焉如是而復下 詔
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曠職之罪開其悔過自新
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
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警焉不勉
繇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厲其餘如是則君臣
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欠當自昨秋來視 朝漸
晚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偽淫
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
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
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六燕雜

皇儲嗣未建萬一遊宴瀆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菹
醢何補於事乎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
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
無厭之欲竊觀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
之變是其明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
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奮剛斷割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
百僚將此輩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
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臣[illegible]又危情出迫切不勝戰
慄俟命之至

急除大逆以弭大亂疏　林俊

臣惟人臣進言非蓋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
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
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
復治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常試一身之禍
以幹回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勤以保天下至艱
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全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將　[illegible]
命之言書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
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
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　陛下倚任劉
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面欺
腹誹而目悔無所不至　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
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
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蕭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
如劉季述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
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
曰兩皇帝　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
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府不視朝劉瑾西南
向倨立鴻臚寺唱各官叩頭而　趨奏下某部與某　勅
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故謂　陛
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
偪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
至尊也天子爲帝之副繼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
豈有縱乎內臣得並稱皇帝哉　朝著之間得受諸臣
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

國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 太宗至精密也劉瑾[illegible]
衆而紛更之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太臣標於 孝宗至當也劉瑾羆逐而擯斥一劉
大夏韓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illegible]
宗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illegible]
是明不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爲天子
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 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
時被讒間使 純懿之主毋恐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
事至於太子未衆兼未主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慮者深

遠也劉瑾讒間 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於孤立中外
人心無不爲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敢視
榮王猶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於一
權宦不能庇其 身與其 叔耶 藩王宗枝王業 陛
下因以爲念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以索害 陛下尊爲天
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 皇親夏儒
之拜平呵叱詫無異市兒重索其金 陛下尊爲天子
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親則親[illegible]
都督尊貴者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illegible]
[illegible]傷今日絕其弟兄明日絕其子姪又明日[illegible]

回話勒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
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勳戚之心 內
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
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
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越
忍心種禍捄及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
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
累朝或守禦[illegible] 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
也劉瑾敢辭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
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

聚之閒廢罷黜致 陛下盡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
起艱難或由勳績劉瑾故阻其稽艱難其比試今日調某
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
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粮既完而重徵法令煩苛搖手犯禁
官校連絡觸限無分如龍舟競渡舉習俗也則張大其事
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
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
心且一家之用爲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於
內庫非欲爲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
爲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關防之屋多於 內府非欲爲逆

屯駐兵馬何聚歷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蓄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議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隱匿祭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陛下未知也臣聞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兩直隸山東河南盜賊之起，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

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變係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變賊之起由劉瑾之差楊友及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官縱横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賊殺守臣僭立安化王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劉瑾即未自反遏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喪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須之 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顛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爲君者諱 孝宗誠不及猶當爲諱況誠 聖治敢誣而毀之罪且劉瑾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竈戶今却追逃鹽巡鹽在道回家借宿驛舍自有被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茯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

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遂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於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率多類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疏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請 兩宮面質 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讎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 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反

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已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
忌受 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 宗社將危而
不之救昔在洪熙爲劉誅説奏洪王爲王貴將欲擬安樂
山爲顏某鄉某鄉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發天下公論
志 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剛大義割受公處
劉瑾以[illegible]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縱瑾則
大逆以去大亂可平
慶幸討賊永綏福祚疏　　林俊
恭爲慶幸討賊永綏福祚事臣在科湖廣中聞賊臣劉
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

民之憤爲我 明萬萬年至計臣稽首慶幸 祖宗在
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
故爲朋黨之説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廢滅同類探剝離織
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翕然出古無若甚也比
聞逆 榮王之國修 行宮致 陛下外殺臣撫心出涕
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
位不之國宋仁宗文宗未有子聽司馬光要留宗室臣之
宗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廢
民怨奴循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
瑾容置之孤立耶 榮王已之國賊瑾當術司馬光要東
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 宗室一二位十餘
歲之賢養之 別宮在 國家謂之社稷在時俗謂之益
子俟 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爲 皇太子已長尚未 遣 榮王之國
今 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 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
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謂亦寒心況賊瑾舉
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衞非觀美也庶
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
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夫
物貴者獮盜況 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

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
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
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寒
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寐起草一
疏爲急除大逆以弭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
人可託竊 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
稍所聞令教諭范府膳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
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壓 寢憂漸俟並賊隨上此奏又不
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盔甲反形逆跡若是
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

承此徵爲　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但不得不
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汝衛殺國楊思勖之亂春秋
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誅逆　國勢如
千鈞垂一髮舉　朝文武無一人言之僅幸内臣一末也
幸一末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
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答不有早
發其奸致板蕩土崩君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
也臣等遂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
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　別宮　當請　陛下
徹　行宮回　内宮倚　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

消弭福復潛盛其未然是求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
不學宣未嘗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
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内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瞍
心等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
之瞍心等託瑾而致亂顧瑾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
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
從之引爲說　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
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貪殘富
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
于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内臣[illegible]周

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
與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
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
聞吏部取捨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
二黨魁猶失刑夫焉戶部其如韓文許進爲　内閣其如
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讎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
不引忠亮端慤不可爲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
界正亂何時用哥乎　累朝大臣不忍加罪　累朝厚恩
獨忍忘耶身任舊臣苦心　新主夜狠回適暫逆賊以亂
人國器　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謀於既往生未宜

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
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
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　陛下法古憂長慮遠而慎微時
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修復　孝宗
舊治正二黨魁與呑册而網漏者則　聖德日光　聖政
日清　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
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囊隨本上　進非欲衒事
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疎遠
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
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懼而易意矣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臣幼叨士籍長厠鄉書荷至成於聲不概之報於清華常慮生有忝於 明時而死無聞於後世深以爲懼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徒以[illegible]不足賈誼上六蹴賈誼以病瘇且痱爲之痛哭況今民窮財盡師旅荐興[illegible]心內病風邪外侵夫此不理恐成錮疾使賈生在其爲之痛哭哉臣無賈誼之才有賈誼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于茲矣次蹤跡疏賤無階 上達頃以會試來京伏聞避殿[illegible]還告病上勞 宵旰之憂下貴廟堂之議勢甚急而求言至懇於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已死有餘辜矣故敢極言

之而取謗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愒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萬分一有可以補裨若死且不朽矣臣聞議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illegible]無甚出於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曷以備之況州郡之吏固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騰喧街巷嘆識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下之瘡竊爲 陛下不取也至於內帑之藏數亦有限鹽鐵之議蓋亦末務也如權宜措置間可施行要亦不過取於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且財之生於天地者無窮而出於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民亦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於西北而有餘今 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遺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齊魯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近皆掊無遺之荒沙漠瀰望丘墟間有耕藝亦多鹵莽而不精焉急而下時貴於叢之間亦復如是往往爲之傷心欲立撫掌哭嘆計此度之雖邊鄙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

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貧併於巨室磽确之地荒失於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於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事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於此千金之產置業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取息日出其產匱以衒外傍不待知者亦決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事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

一於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在邊諸郡則倣趙充國屯田故事兼以兵籍及民耕塞下之議於腹郡招募選大臣通于農事之人分遣軍民之佃者總理其事選京官之誠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領其事段界經緯區畫一一詳具強壯優其衣食給隨地所宜務力於農業所餘閒暇以時講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以教農之勤惰考覈實功之上下與夫歲收之豐歉以爲刑賞仍於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城堡以擁護爲城往來之所夾道兩道夾道植樹分爲行列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於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於往來而難於馳突又於墩外廣植榆棘稍有烽警斂營以俟臨敵之禦之處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守於外發邊郡之卒攻於內內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歸哉臣嘗攷之歷事之在唐釋罪充耕邊田歲省官運四十萬斛又兼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斛軍不待饋寇不能害擾必辟之以爲邊寒無事務一而兩得歷代人臣持其議中國遂坐耗匱之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於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之必得如漢之趙過方信臣國初之陳脩其人者分方經理詳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稅賦之額居

止而作者使脩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直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廩食之費田定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藝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盛矣至於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白茅黃蒿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斛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悉可耕也脫脫嘗於近畿之地募人耕藝一歲之收可得糧百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計區爲屯度之以里繚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棋布使天下曉然知　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贏於是寬賦稅以紓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　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容則必實求其人親覆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矣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饑者亦備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況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禍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

之事固未可專委之京尹也其若必辭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 陛下博采群議留神 宸衷請舉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遠而邊陲之境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區分而又詳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曰常言冗熟難於信用臣言無所難於責復因循苟且難於振作雖其跡似難於拆裏則非臣所敢知也草茅疏賤干瀆 天威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二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

保治中

養　聖躬勸論政惇孝義疏　　章綸

一養　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當務之急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　祖宗　社稷副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心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遐聲樂以保養　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鑒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

一勤論政臣聞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　大誥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為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

一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

以□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宗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　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爲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爲至親之兄也　皇上嘗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爲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爲　太上皇帝是爲天下之至尊奉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爲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爲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爲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後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爲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

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爲　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　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召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

再上時政疏　商輅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缺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當犒旱澇飢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爲本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罷去天下臣民□不□□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奇花異草珍禽奇獸□珠寶□金銀器□並此物

必聚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
必一倍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爲甚況水陸萬里
之遙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
之患良由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
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
又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得之矣臣聞宋蘇軾有曰天
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
臣不敢遠引前代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
群臣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
御前陳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
不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
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
心卽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
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仰望明 詔在廷
文武群臣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
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
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
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
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
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

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illegible]明日就
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
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
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爲之惻然也合 敕法司選
差諳練刑名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
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
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
鼛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修建東
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
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
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緩急
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
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
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
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城展轉瀟盤不勝勞苦
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蹈前跡民
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尙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筭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設
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
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召商上納[illegible]或

將腹裡積蓄糧草豈退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得視爲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至如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朶顏三衛爲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爲大患今此三衛既被[illegible]都督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導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況居庸迤南至紫荊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遍年點閘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勑六部參道歷練臣工分投

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逐一看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爲經久整點烟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至誤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寇旅猝興糧運不繼欲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爲切近而羈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爲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用直

何景明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

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鬩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蔽其敵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咨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擅首領之愛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爲馬群臣無敢言

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叔通乃跪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於讒人故内以逐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逐其所畏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賁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内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爲晉逐宮之奇魯爲齊逐孔子戎爲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智也悅於欲而惑於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

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從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并容於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蠹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則荐枉並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壞治理所關匪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故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　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内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帝王致治　祖宗立法　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奉而較内批則載於　宸翰而綸綍得以奉銓衡之職率是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寅緣之初兵部科

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讜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况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跳梁江廣雲貴内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爲人臣雖不知然觀其夤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剥軍以償其利存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覩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於公論而營内批必援今以爲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

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黽勉忠良之列人皆含容惟其誠致親開自新之路必多獎善之人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待德況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遂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噤口莫不懾伏願 陛下再頒 溫詔廣求直言不更奸謀益彰 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拂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然庶事譬乎將來且今言官疏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必齋嚴威嚴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喜其

意諫諍雖隱者褒其直而弗責其非獻謀可採者奬其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學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愆辭豈不自謀率爾狂戇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實相關爲默設披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愚衷

保治疏　　噫吉

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 經筵以對儒臣然勞心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言願 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捜采經典有疑輒問務使 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爲然 國家養士百年于玆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養病翰林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

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爲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

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咈殷業由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擯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勑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悖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上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臣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番僧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眞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 詔自今有請建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爲 例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聖駕出外經宿疏畧　　靳貴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 回不知臨幸何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等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達以達旦至於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守把 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草馬驚蹶之虞姦盜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夫無足虞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垂堂而坐 陛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 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深知不[illegible]

下之事幾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貪說番僧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聽 陛下偶未深思而遂從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秘密非臣等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往端拱穆清以保成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秉持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應 詔封事疏畧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惡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星變昭回乎霄漢之表人之變也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所當興革所當罷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閉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從[illegible]

解以自解耳夫不自服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求所
言者耳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人
詳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
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
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泝流窮源
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
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
欲弊之革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臣
知少師萬安持祿怙寵略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近
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

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
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
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
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
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
仕尚書王恕誌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
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此所謂君子
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清肅紀
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
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
下亨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
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
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
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
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
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掎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
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
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

一以　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

欽崇天道疏畧　鄒智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
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政
事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單固宜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
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
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
務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
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伣伣若不敢然甘於循[illegible]

然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旅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有攻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居終日迹若鵝鶩問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徒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詣對或論對或非昔召對接之以温顔欵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

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老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謫之於空山或疏之於部屬或竄之於瘴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

下留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亂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illegible]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illegible]之手內侍之爲害外倚之爲將帥倚之爲鎮撫倚之人[illegible]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illegible]寺倚之以營

悠於華岱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
勝言者歟諸僚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
哉臣願 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
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
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未
喜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
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為某書訓某字為某義殊無反
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日每月有常日
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

願 陛下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
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
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舉而已哉

應 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近者寢宮被災 皇上兢惕 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
臣庶仰見 聖顏憂戚伏聽 綸音痛切無不感動流泣
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謂遊獵至然自 勅
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還宮者倍義
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

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悟既
今災變之異然未見損減一二豈 陛下感悟之忽萌而
轉移之機猶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動心夫災禍
切近悔悟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
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皆在今日 陛下
欲圖理興化改弦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
政精則治緩則亂明則治昏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
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苟且禮義銷鑠巧實不稱名
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罪以民生已困寇盜未
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使維持守實潰散其勢如此而

其治如彼臣竊憂之 陛下不急省躬以弭禍始而欲肆
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 聖躬單
立 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
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過諭乃日與邊軍共出入番僧
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 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
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
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者義子則 陛下寵幸之臣自
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 陛下尤宜早為
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
失恩亦有終豈不幸乎夫國事執奈實在大臣大臣願

發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紓罪戾臣恐
天之意未易回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
位以來日御　經筵講求治道此則周文望道未見之心
也然不過經卷一開講章一誦　聖躬既下紳儒經出中
門曾無疑難而未聞天語之下詢臣察其無忘晦而未聞
其有之顧問徒事虛文未臻實效臣愚以爲人主涵養氣
質熏陶德性　祖五宗之付托聖子神孫之麻嘉祉宗社
之望長爲臣民之歸極端在講學一事又曰經筵或與方
興而輟休甫行而遽罷人君念此欲何爲哉卓朝夕是所
恃者非宦官則宮妾而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爲　陛下計

第歲首寒暑之來除去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妨誤一
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如是而
欲望　聖學之日新　聖德之日就譬猶駕南轅而望北轍
猶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子孫
無疆之庥何所引長宗社何由靈長臣民何從歸往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
有大小之講大講則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
疑乞否清問庶使理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亦宜凝神反視恭默思道以培其端蒙
惡愚民恐韶光一失不可再得大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

以也臣又願　陛下孝事　兩宮思慕二親當飲膳則思
其稼穡衣裳則思其蠶桑安居則思其依土權樂則思其
幽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
怠傲之私亡　先帝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
已嘗潛伏勸　陛下思哀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
今者每仰瞻　陛下逢時遇節輒漸黃袞登帳從官緋朱
金輩炫耀人目夫逢吉遇節惕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
經筵所講者聖賢之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哀而
不知與經典合否夫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歠孟氏
所譏耶今　梓宮方殯　禰祖未乾臣愚不意　陛下苟

孝乃安於此臣實慼焉伏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
白駒過隙況乎富貴之享如日升月恒方興未艾豈爭數
月之期而悅從豈得哉臣聞言路通塞　國家之盛衰繫
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皆效言圖報雖蒙一槩容納
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厭諫之漸矣且
科道請復經筵疏諫之盛舉也而未蒙即賜俞允給事中
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不意方拔擢而遽准退去
此則疏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
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

如金石使讒言得進不爲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權
鹿爲馬指烏爲鵠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
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孫立於上使群臣下言之萬一有
權姦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知其情狀乎臣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
者至有以仰窺 祖宗盛心即古昔閹刑之意所以重絕
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妄致故將子
弟等薅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illegible]而死者未可勝數
夫有疾而天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帝王不忍況
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爭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

或秉鈞衡或參機務或充鎮衛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
或竊弄威權以怙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背公比黨習以
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寅
緣躐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
謂國附虎以翼不可不慮臣愚以爲上天示戒災異屢出
莫非皆由於此輩夫國家養育將以爲用也內官內使以掃
除爲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 天子端拱
於上臣僚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
臣則刑人不近竟許空言而殷股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 祖宗成法政事供曰 淵衷裁决親近儒臣

祖宗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 國政
近罷鎮守首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選內使
缺少行取秋茂幼童仍乞 勅都察院刊榜通行天下嚴
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illegible]如此庶
人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甘涼以及大
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illegible]近進
貢者親見中國其小王子叱甲思蘭哈密[illegible]等路迎絡屬
續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illegible]害非
小誠可深慮若不早爲之計臣恐臨時[illegible]無及臣聞鄰
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爲心膽既大必無退怯

乞 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
給與馬匹粮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投充者一如舍
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平居編爲什伍隨操有警
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依例陞賞未有不濟事者今
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師費粮經過騷擾軍衛有司
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爲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
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粮儲何所
不給又況京營軍馬素不習戰運長其勢而不敢前馬
羸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illegible]邊人給與馬匹
等項以省計日漸入自然[illegible]一[illegible]入寇不得已[illegible]

郡之衛京營止宜挑選精猛官軍人令老弱殘疾官軍冗之以往
保邊供役穩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天下民窮財
盡承旱相承家無儋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典田拆屋賣
男鬻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壯者相聚爲
盜矣乞　勑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差老弱貧
難量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前日見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粮銀不敷一季俸鈔及訪
得戶部收貯粮銀四萬餘兩大倉見銀僅有二十萬兩古
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足一年之
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

恤卒然邊境有急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日之謂矣
乞　勑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粮多方措置仍將
各處倉庫贓罰并積年寄克吏典知印承差監生上納銀
兩諭　勑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遞年拖欠錢粮星夜催
攢起運前來應用其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粮草如果缺少
先儘解到腹裡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徑運前去務足
三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者也
兵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帥得
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僉宜臣又訪得降
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寬其前過

復以舊職令其備當一面統衆殺賊彼以久閑待罪之人
若蒙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之死
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爲今之計乞
勑令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著積粮草飭兵器伺察虜情練
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烽火謹斥堠以備之什伍倍來恒
加有敢不執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損中國
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致人之術而不致於挫衄矣

奉　勑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　勑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　勑諭文武
群臣諭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

懼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
少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
失所怨讟上聞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警懼咨
訪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
敢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　聖覽伏惟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爲子
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
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二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既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掊尅者多凡官監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役之坐

相類食耗費錢粮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
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
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
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
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植不背農桑廢業猶且
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柴炭以供薪爨剝取桑皮
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督責横征本
欽日甚一日民生無聊愁嘆滿室且如前所載買辦青綠
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至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
相率斂鈔遍行各處收買每大青一斤至萬六千貫及至

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方
得進收一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
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盖緣工匠
計料之時惟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
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
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
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
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
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
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權毀其墻壁或

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叫力無所措或
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炎蒸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
救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房屋方完又復驅令他
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
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横
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
害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汚吏布滿內外剝削之患及
民骨髓　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
責取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奔走惟恐不及間有廉潔
自守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

辦事　朝廷不為審察遽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
司府縣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
間賄賂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汚成俗
不為怪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
無所怨讟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
相仍至剝樹皮掘草根簸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
賑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女以求苟活民窮財匱
如此而猶征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萬
餘人日食廪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秕不足至食草
木此亦耗蠹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

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親當役將行往來擾害
良民此乃姦詭之人慢還原伍科從不堪假此爲名以圖
規避非眞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　朝廷歲令天
下有司織段疋鑄銅錢遣內官賫往外番及西北買馬收
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敝
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
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
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
户貧困則復鬻賣子女猶不能償矣　國家之所賴者人
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

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内地群臣皆諫以爲不
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
令達旦胡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牢衣服貨貝
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覘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
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此等夷習俗既殊所性
亦異豈肯背王遠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
以不察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還本國不必留之以
爲後日子孫之患至生員告乞單丁侍養因而徑罷從先
罷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宜侍
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回不行分理一槩革黜之至此

皆有虧治體難以善訓將來至於　宮廟祭祀之事亦宜
罷之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請自餘罪有
□□天下步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清洗使之自
新常爲京官者則降出于外勿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
歛科需不急之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所在有司發
粟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户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爲
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
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爲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
令皆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
欲爲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

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
常視人心以爲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
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脩
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
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
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恥思樂妻子
保視□□盜賊息而無爭奪變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
以爲鞏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豈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
有以說術異道而惑人者則禁絶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
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爲疑惑□□有節

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足人財
用可舒而不至於窘乏有司百官全[illegible]有以考其
賢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illegible]司官吏無良
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屬
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 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弭災
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公其銓簡軍伍謹察
烽堠以防寇盜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
災變已極不宜復有所造作重勞其民當還南京奉謁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 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
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

誤 陛下於其後彼小人者不知國家憂戚之大計惟欲
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
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

不事虛文以弭災變疏　　吳嚴

臣竊伏聞本年正月[illegible]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惕憂慮之至
以 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燬燼其為災變未有若是之
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
意預示人君修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
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褻天而適激其怒恐將
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言者恭聞 陛下果能祗畏天
變惕悟方切須修省之令下求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弭
災消變之道其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
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
言誠格 九廟者有言早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晏罷者
有言 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 皇儲者有言疏遠義子
者有言接儒臣以講求治道者有言出番僧以屏絕異端
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
此皆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
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 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
陛下當此憂勤惕厲之餘正處仁遷義之日 聖德之所

以隆眷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
得失其機端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修省既往者之
莫及與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凡諸臣忠言
讜論即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庶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矣
夫何修省之令雖頒而修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
納言之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
外[illegible]闕視朝尚至日昃而進日之免尚復如舊也講筵尚
未[illegible]而遊宴之戲尚復如昨也 皇儲尚未聞建也義
子尚未聞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
中市尚未聞禁革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

設人言不足卹乎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足以動　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節奉

聖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illegible][illegible]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欽此蓋　陛下不欲聞諸臣逆鱗之言而有此一旨權應之耳至所謂常理舊制則臣未敢以爲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稍有識見之士尚未肯爲況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番僧乃夷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況於大禁之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揆之於尚備官之令似乎有背求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

欲挽回天意如此而欲消弭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爲陛下言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格　九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皇儲也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市也遣邊兵也是則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求所謂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

脩政弭災疏畧　　范珠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何

以示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者忠義代不乏人而昔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一一舉我　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兼掌刑獄乃其餘事　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衛邊幅旅進旅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昔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斥嗇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濫有如温造之劾李佑者乎姦佞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

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於常勢萬一事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頹靡至此可謂太息臣請　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有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乎允足以裨化理苟不由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裴度之賢亦爲今之棄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識其賢否庶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

稍侵權貴輕則箝蹇之加重則桎犴之入甚者遷謫遐荒
竟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
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
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皆於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
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羅網數年之後姦邪不去忠
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徵不至災沴不除中國不
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
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
熟係國家之安危爲士夫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
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李
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illegible]高明李侃歷任年久
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
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覩其[illegible]猷設施果超出於流輩果無
愧於古人但聞其　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略不顧惜樂指
華要自分幽閒其與夫馳求營於乘輪負厚顏於銓衙惟
念子孫之計殊衍羞惡之心忘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
貴冀復容留者[illegible]
林仰慕特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illegible]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庶
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
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　國家舉措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綍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
有耳具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
臣同心翊贊戒敕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闕而不傳則
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
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姦
諛無從爲計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
情亦浹洽邇者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
得以抗言令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群下聵聾盲瘂面
牆而立竟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四方
是非猶蔽於目前若以爲抄騰旁人則各官自有操觚執
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爲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
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
將恐小人乘此爲壅蔽之計肆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
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
聽各衙門官吏於午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
至正之道不爲瑣屑啾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

助化理之一端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貳三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吏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往往有司者以催辦錢穀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速遲伺其嗜好之疾徐假公營私委一奉若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湯成之撫字輕不稱再爲言重則奏劾於是考滿三年黜陟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於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不怒失於阿附者髮鬢微白即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既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賢愚莫辨玉石俱焚矣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兼請以教養斯民

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留不思許丞簿賢否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狠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　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茶懦之尤著闒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起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有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贓濫之罰使上下相維華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省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闢言路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夙夜戰兢思無補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揆學本迂疎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補涓埃竊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實多比民間洪武年間每粮一石五斗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斗一來

已倍其徵又多擬京場交納縁草束萬數動如山積
莫能遠運而里役徵收只得准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
縣買納名爲輕齎實則重歛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
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
遲悞之罪里役罹枷併之苦積歲不完惟甚獨免民艱若
此深可憂也及照山東民納草束雖相向伏乞於河間
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房草場一處鄭壩等處收養馬
匹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
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等　四衛分撥官軍以爲牧養量撥草
束料荳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爲民便

至若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爲急然有未嘗至其地
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恣其難者矣
如金龍口接黄河水達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未幾年
間用軍夫十有餘萬疏挑通至不淤旨後一淤一濬軍夫
勞役未有寧息兼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與此大工
未免一槩動衆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
深黄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况漕運河内淺處尤在
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通矣乞將所用
軍夫只於見在數内撥𣲖此外遞户暫爲蘇息則斯民可
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甦而富民亦所當恤畢求樂其間嘗

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户發順天府
大興宛平二縣定安徳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在逃物故
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於科差之
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法網爲弊多端在逃者容隱
不解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以致富
户久缺勘合不完欽奉　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
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犯到衛
不係勾丁永充軍役人數皆縁淆住有之捏故脫免者
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　勅法司將例該充軍人犯
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户堪充富户者連當房家小起發安

定徳勝二關終身充富户辦納糧差候補富户數足仍當
依例發遣其原僉富户先今病故者悉免僉補庶爲民便
至於商税雖爲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爲之禁
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爲路費所
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税亦不爲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
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
箱籠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
彼盜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税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
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後至文明等
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税不亦重爲困乎乞

定擬行凡與販商貨貿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不得攔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宜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亦庶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務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 聖朝所宜有也

陳言疏　　姜洪

國家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昔政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愧漸切至盡之竊過夙夜不幸不幸 先帝奄棄萬國哀慟逆聞 皇上紹承尊極甫乃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初懷恩以忠見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興奸邪誤事俱各斥黜李孜省等左道

皆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悉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 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 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寐益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聖明

一 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壅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拒之則奸邪得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害天下故大舜當嗣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亮陰之後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 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摭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往往被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諱上下之情不

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許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 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决非 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 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主何爲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覆轍堅永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言之心開 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論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皆得召對 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

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悚庶政乂釐矣

一辯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屏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　先朝舊臣不忍遽罷亦當罷其政柄放歸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矣　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堅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杲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鏞予大節給事中王徽王瑞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諸懋學廣能驍勇實氏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

用或爲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爲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高皇帝命文臣爲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爲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撰詞翰而略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遠稽近法還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主經筵日侍　禁密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懥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求天下之是也邇者　陛下詔廷臣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爲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爲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天地交泰之情列內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各於齋房竭聰明

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宜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必衆皆以爲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衆皆以爲不賢而後退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一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協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大和則人心洽而天意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 陛下切行遣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特加旌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從迎以故各官畏忌 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臣民之福也今陛下納諫求言雖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 聖心

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雖有不惴惴自保於 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稱職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自 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勢尊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 陛下洞開言路被謫之臣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 聖德雖死亦當爲民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爲德艾既久 陛下亦必推是恩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盡其親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illegible]又莫不

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達是甚孤臣之所望於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爲甚切則其情爲獨苦其情爲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也況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豈獨不念於此哉伏惟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爲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充軍者發回爲民爲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況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 國初無鎮

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況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鷄豚黨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箠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 國初之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

川陝之民一遇饑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大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雖各鈔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爲可惠也然又恐有限之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斤直錢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錢粮猶且停免而此等侵寠民利至此不亦有爲乎　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爲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宜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斥已形之患固

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　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猾之輩則貧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學之農以養其武而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叛亂待昔萬一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於此

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召博募選其豪勇諳客熟於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其管領嚴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給其衣粮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抑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變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　陛下勅守令官備舉職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禮畜農最久此明驗也我　國家設官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等官皆之總綱一責成於郡縣

正官其法良是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惕從政者莫其鄙言事者論其迂以致農政不脩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也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參政總管勸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為銜間有古循良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意寓焉　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缺臺省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興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　詔有司講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　國初事例刑罰如此則

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
盜賊之憂矣

戒不虞以保　聖躬疏　　孫懋

臣竊見　駕幸大報恩寺修齋數日不聞入城臣竊怪之
故與閣臣進督吉適於本月十七日早詣閣　乃知已於
十六日晚旋蹕行宮權住聞之又復驚駭　皇上仍欲留幸
各寺諸處臣備員六科諫諍職也又惡得而終默默哉誠
以齋醮之事非帝王所宜屑而巡幸之處非帝王所宜處況
有意外之患尤不可以不防者也　昔宣宗微行大學士
楊士奇諫曰　陛下尊居九重恭默而治幽隱萬一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五三
有兇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果德至二盜乃嘗
結約候　車駕之王泉寺作亂者　宣廟乃歎曰士奇言
不虛自是不復微行夫姦謀叵測在　宣廟太平之世尚
所不免況今以宸濠大亂之後師旅擾攘之皆顧不可以
為慮及此乎且舍　大內不居而御督府已非防微杜漸
之道又可舍督府而歷寓僧寺及諸處耶此非獨臣之所
憂雖閭巷小民亦無不憂之也伏願　皇上軫垂堂之
戒念居重之威端處　行宮無事輕出以受臣下之朝以
係仰望之獻如此則　宗祖幸甚天下幸甚

乞罷齋醮進香疏　　張孚

邇者茲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固　皇上
將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詔大
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勸德仰贊　至情上綏　懿祉則
心誠道得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毛澄等乃於各衙門斂
舍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尊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
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竊此常情切惟人臣之於君
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者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
願天　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
祈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
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
【皇明經濟文錄卷三】
一五四
所當為徒以瓣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
而拜曰爲　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
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
歐陽修諸儒之於佛老爲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辭而
闢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於惑與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
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闢而排之
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
帝當幾危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
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
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

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拮一疑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
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爲此偏詖與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啻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鑑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 勅諭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齋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於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隆並隆矣

省冗監以蘇民困疏略　黄瓚

竊以重斂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皇明經濟文錄卷三】一三五一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關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爾數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稟亦多而非一人之所能辨矣勢無足以相攖而費無益於此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應宜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猶絀於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守總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十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蕩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乃天下之要區扎拱京師南通江淮西亘韓魏[illegible]商賈日益輻輳可也今之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遷五六而富商大【皇明經濟文錄卷三】五七六賈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遷貨物之所由見其稀少矣大國雖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者七也況山東連年災傷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復求於他狼狽不支無可爲謀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爲盜不可得也爲盜不已欲其不相率而爲亂亦不可得也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人[illegible]流移動至千百近者礦賊繼竊於淄青響馬之徒復

發為於賓滿臣以欲為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為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

永保天命疏　王恕

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黻為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當以林俊等為戒括囊含身今昧死而復言之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為遊說也實為國家天下言之耳況今之晉外而邊陲黠虜跳梁窺土暴掠內而群縣旱荒太甚民飢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諮詢謀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與土木之工為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

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國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之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人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為過之蓋安土重遷人之常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錢糧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為建佛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是能盡忠於陛下而不為身家計也人皆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黻言之者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為諱倘有讒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憂慮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縲紲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下

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皇圖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鍭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史湯鼐任儀姜綰劉遜繆樗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放棄於外臣前處遐不知朝廷之上以為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恤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

起而勸　陛下昔者趙普孑無逆所從言上意太宗欲殺
諫者唐太宗不罪皇甫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則後
敢言者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彥博等當言者今或於國
而　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德而當言者未敢因而
陛下能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彥博等臣亦不論但人
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之舉且人
君之體毋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人心之公然後
𢍰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
此　陛下本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拒諫
之名又為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區區欲為　陛下

言也憂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
之臣恃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彥博等十數小臣顛
頓竄所漂泊海邦或觸瘴毒或罹犯憂懸皆有憂虞而
無權倖則不恃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有向
隅之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為民豈欲湛恩之
守更窺此輩哉此又　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無流竄之
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
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尋而容之則言者無其
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微而名者升歸於人主之一

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害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
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顧
已之完名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尤人主
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意未必有
今日之事為此事以遺　陛下者　陛下之枉石大臣劉
吉者誤　陛下也蓋昔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
不便彼見文祥昔既彈萬安又論尹直懼其一旦反己也
於是有助之援朕操戈自逐如翟其某者出為使人至此豈
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
敢止也如某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　主乃反陰

讐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　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
聽言路自為阻塞致　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
累　主上只此一事所壞已多況其他貪放可數之罪臣
不欲明以疏奏今但舉其要為　陛下言之則與論所棄
實不滅萬安尹直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定特　勑吏部
追取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臣不論久
近一體加　恩及被竄其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
察然後罷劉某還其家以徹有位適今陽生陰退之月臣
願　陛下行此二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
臣見大聖人之作為固耳目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

[illegible]宗社稷猶不足以言矣[illegible]無[illegible]能又無言責
以將遠去思見　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狂直以附傳言
之義行古之道也

論裁革中官疏　汪循

臣近日伏閱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安
樂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　裁減蓋奉行　詔書內事
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
看臣愚以為　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　明詔既
已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為可革也可革即革何必復
查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
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不可移判亦
不移况　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為　詔書頒示天
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叩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
月卻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
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
恐出自　陛下側聞　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
官營辦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一
事則取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　天子私臣聲勢可
畏其欺誑何而鎮守典兵抽分鈔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
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

自來矣　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
崩殂臣民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
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莫之稱
為達孝且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陛下承之　先
帝而傳之子孫者也今　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　先帝
已為之事承　先帝未行之志自有　祖宗之法度則內
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掌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
預　朝廷之政且載　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　陛下舍
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　英宗皇帝
沖齡之主仍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　祖宗法度添設中
官聽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奸吉祥不軌　聖躬蒙塵幾危
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監而不
可以為法也明矣及乎　二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能
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救俾　陛下始陷於不知終
失於不信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常起於微成於漸而
盛於極極則其勢重而難變矣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
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
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勢亦將重矣識
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史至唐天寶之
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傷其貽禍於未形無

智者以圖其始變將已極無勇者以善其終君慢諫而樂宴安臣奸貪而事蒙蔽君子吞聲喪氣小人妄意利災而釀成之也是以自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君子聽忠言上下一心而後能成一代之治如唐太宗容王珪魏徵之直故能成貞觀之風宋仁宗能納范仲淹唐介之忠故能臻慶曆之治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而多過於論諭如漢文帝崇尚節儉治比成康賈山猶以過秦爲譬賈誼爲之痛哭仁宗恭儉仁恕君子滿朝蘇轍猶以六君爲比蘇軾爲之深悲二君者不以四臣之言爲過而嘉納之卒隆平之利成英誼之名凡此皆居安慮危方治思亂君臣相得上下交脩以成治安之明驗也況今人事擾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而自　陛下即位以來陰雨霪霈將踰三月夫陽剛者人君之象而陰則臣也以類推之陽爲男陰爲女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爲中國陰爲夷狄陽爲發生陰爲肅殺陽爲慶賞陰爲刑戮陽爲和悅陰爲悲慘故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忽今天變於上敵交於前民困於下目擊心惟當不寧

慮必也戰兢惕厲滌慮洗心省德以回天安內以攘外消已形之變而使之不爲災憒將否之運而使之轉爲泰誠有望於　陛下與失法家拂士也　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幾不宜長處深宮惟以二三中貴傳命于外側聞　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屬輔臣之手而託以　陛下今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嘗親受　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　陛下當召之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　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含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何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　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言不屈於近昵　詔書容有所未備者推類以盡其餘續成　先帝之志光復祖宗之舊別賢愚辨忠佞進君子退小人審公私明賞罰攬乾剛於獨斷揭日月於中天成一代大有爲之君爲萬世永無疆之緒然後　陛下爲不負　先帝所託此微臣輸犬馬之忠而圖報稱於　陛下者也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貪

將轉遷可致富貴顛乃不避忌諱捋蛇頭履虎尾冒犯天威然若撼山之蚍捩燈之蛾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顧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　豈[illegible][illegible]上為唐虞下陋漢唐宋而廷臣言官顧欲自處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之下臣實恥之臣才不及二賈文不如二蘇而[illegible][illegible]不在王魏范唐之列徒以目擊當世之弊心抱杞人之憂故不惜萬死千刑惟欲溥　陛下一悟者夫何求哉亦以所志之同然猶不敢以諸臣所至者自畫而學為孔孟之徒所願於　陛下者亦不敢以漢唐宋諸君所成者相期而欲超乎堯舜之上此臣之志也所謂犬馬之忠以圖報者此也臣臨楮不勝憤激戰兢惕厲之至

急除姦惡以安　宗社以謝天下人心疏　孫懋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切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無賴險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導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甚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近年聞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乃於去年又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處起以漸遠日以漸久游樂無節輕褻　至尊漸開[illegible]

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姑徐觀其敗心易慮自為善後之圖殊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　陛下自庇故又導　聖駕出居庸關入無大臣一人保護置　陛下于[illegible]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於我　朝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　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賊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其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　英廟猶以胡虜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　陛下不知何所為哉是[illegible][illegible]縱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於振也且　聖駕在外數月萬幾叢委　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蜂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　皇天眷命之有歸　朝廷法度之具在　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　陛下之罪人實　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為　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歸為巧言以為行止自由　陛下欺罔　聖聰夫　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何[illegible]之者聞從幸之彬所導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　陛下左右之臣亦多

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之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亦心事　陛下自臣觀之實不免包藏禍心爾彬之罪固有不可得而逃矣　陛下於此宜亦不欲從庇之矣臣竊荷　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姦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歎禍亂已成噬臍何及臣之罪則又浮於彬矣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　陛下言之且嘗伏讀　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聽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愼勿姑息大哉　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　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　陛下仰承　祖訓俯

納芻言急　勅錦衣衛將朱彬等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爲姦惡之戒仍乞　陛下自今伊始端居　九重親理萬幾無事輕出以重過舉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初政第二劄　　霍韜

臣聞漢文帝入治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爲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之臣知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覘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帝之所貴

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俞允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　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爲吏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乎宜

添弊冗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家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官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工

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盡若以處之乎次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榷冤死不有甚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國本攸係盡有以處之乎是故

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爲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爲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爲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爲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哉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夫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奉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勢窮然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其宜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月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猶內臣外臣協心同憂競業十年方克有濟夫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部開具大數榜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臣觀感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

夫目前之急國家得安久大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己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功之盛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

保治下

詩法對　楊士奇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　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爲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爲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爲則萬世之鑑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詞不足爲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爲對曰帝王之學所重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爲　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詔初即位事宜草　楊士奇

伏見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在　朝處置得當則有備無患臣將今合行事宜開具謹題請

旨

一令　皇上即位之初必須整理軍政以壯國威宜　敕五府及兵部整理軍馬參官操練提督以備非常幷敕各處總兵鎮守官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謹守備遇草寇生發相機勦殺

一南京雖有內官監太監王貴通等外有襄城伯李隆在彼備禦然係　國家根本之地今當　特賜勅諭使之謹慎關防操練軍馬以鎮伏小人之心更須老成忠直之人與之一同計議事務臣切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老成忠直敢請　勅令黃福就彼參贊軍務仍　勅王貴通李隆等凡一應軍務俱與黃福計議停當然後施行庶幾根本堅固事無疏失幷　勅南京內外衙門今後非奉勅旨不許擅自差人出擾害軍民

一淮安是南北要衝之地見有都指揮王瑜吳亮在彼提督漕運幷鎮守合無行移　勅諭令其撫恤軍民操練軍馬嚴加守備

一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去年旱災人民缺食慮恐無藉之徒嘯聚爲非不可不防合無分遣文武大臣各一員前去鎮守或一年或二年諸事平妥取回京用

一南京直隷緣江上下及北京直隷徑抵南京沿河等處
屢有强盜出没殺傷人命劫掠財物此等兇徒積久則
勢盛不可不早除南京等地方合無 勅襄城伯李隆
等差委的當廉幹頭目并公正御史緝捕北京等地方
合無 勅差錦衣衛指揮劉源馬順及公正御史分領
的當官校緝捕務要盜賊屏息道路無虞
一北京城内外見有强盜搶劫合無 勅錦衣衛及五城
兵馬司嚴督官校吏兵分巡地方嚴加緝捕但各地方
今後人民有被搶劫者責有所歸
一陜西甘肅寧夏大同宣府開平沿邊去處多缺軍馬操
備今乜剌强恣竊恐此寇侵邊欲請 勅諭邊將及守
邊頭目凡缺馬之處許於本處行太僕寺及苑馬寺關
用仍開數奏 聞其西番等處進 貢馬匹除上等好
馬令進來京其中等下等馬悉留邊上給軍騎操亦具
數付進貢之人奏 聞以憑給與馬價
一乜剌之寇既滅阿魯台其勢方盛至三四月草青之時
或恐犯邊不可不備其陜西見調在京操備官軍合無
令兵部同英國公等一同計議發回各衛所操練遇有
賊寇以便調用如馬軍無馬者就北京太僕寺領去一騎
操

一雲南極邊之地蠻夷雜處最難馴服比問總兵官黔國
公沐晟年老多疾其弟都督同知沐昂見掌雲南都司
事去冬進馬到京至今未去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特輔黔國公撫綏遠夷鎮靖邊境
一陜西臨洮都督僉事趙安係極邊歷練老成頭目本官
去年朝 貢到京至今未回合無量加 恩賞賜以
勅諭令馳驛回還撫綏夷人謹守邊方
一在京行事校尉多在外假公營私挾制官府掯騙平人
瞞昧 朝廷如比先馬籌兒及淺厥人謀反行事官校
明知其事不報及官員軍民實有罪犯者皆得以財買
免却將有讐平人妄捏其罪報官法司畏懼行事之時
恐禍及己但係行事校尉報來者更不與之分辯只拷
打招認以致平人負冤者多今錦衣衛提督行事亦量
減校尉庶使平人少寬
一官員冗濫靡廢俸祿者多其京官及在外方面官員合
無從吏部都察院考察其府縣及鹽運司行太僕寺苑
馬寺倉庫税課等雜職官合無令按察司巡按御史考
察但有廉勤愛民者存留老病闒茸貪酷者起送吏部
一各王府官多有員缺合無令吏部選有才學除授前去
盡心輔導庶俾各王遵守禮法

一近蒙　恩詔寬恤軍民其在京內外衙門正當上體
朝廷欽恤之意凡事務從簡省合無煩　勑令內外各衙
門將應合裁省事宜具奏取自　上裁
一教坊司在外取來樂工甚多虛費錢糧無益於事合無
量留供應外其餘放回原籍與民一體當差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巏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
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
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
爲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爲無罪所
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
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illegible]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
直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
古帝王所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反因其言事
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
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
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
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　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
業但以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詞失於婉曲然原其
心蓋仰賴　聖明在上素有以聽[illegible]言是以隨事納忠
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
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
言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
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人
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
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
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
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
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
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
有於清明之朝　皇上臨御之時視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
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
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
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
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爲訕謗侍
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否則不能起人主之
心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
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謂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

又嘗賞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己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卓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非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　勅引過命弋謙仍舊朝參令百官言毋以謙爲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然明詔不日而赦之則豈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内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　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官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匹休　祖宗而自觀之治有不足言矣伏

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　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

親政篇

王鏊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下之情閼隔而不得上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　國家常朝於　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絶威儀赫奕御史糾儀

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　恩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絶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而無由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内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

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視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 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 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 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無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晩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 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盡 陛下雖身居 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無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劉大夏言行錄

公爲兵部郎中時中官用事獻取安南策以中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使者家數被捶若弗聞者獨條以利害告尙書余公子俊沮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爲建州虜邀刼請改貢途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鎭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虜數寇雲中邊師失律中外震驚調兵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尙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之尙書冀一往見公以爲異調巽辭謝之然猶追薦不已乃自求外計出爲福建參政奉 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空乏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謀于鎭巡首選衛所[illegible]官而擇其尤者[illegible]水寨兵造[illegible]

若干緩急異用莫若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籍示稽督
察之不半年海運肅然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皆乏公
以戶侍　簡命經畫類行同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糧草半
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illegible][illegible]
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
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
日揭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識
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糴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
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求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
准以致中貴子弟各相爭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
續運至自公此法既立有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
即欲收糴無處得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
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壬戌陞兵部尚書
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寄言
于　上乃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朝
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
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柰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之
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　上

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
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
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糧江
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
窮　上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疏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公對
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
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
奏入　上可遂　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
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在外可到必此曹
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及修　清寧宮有　旨下兵
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
利而為此也即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
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工為事率意
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受害軍夫司馬職
也近日劉某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辭之未
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
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
公所減之數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畿甸四五月無雨公
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十事

一曰京住官軍若干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於私役
役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困京操
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壓生民之
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
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
衛苟且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公爲兵部尚書孚
衆望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
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
諭曰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
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關節通也

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在
衆懷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諭曰事有不可毋欲召卿
面言之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罷者卿可寫揭帖
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　先朝李孜省
可爲鑒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
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
封墨勅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
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
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孝
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

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
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
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
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
奏事公至跪　御榻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
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侍　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
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語長彼老不能
起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
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
上天性聰明其與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也某今

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某者與老
太監踪跡疏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
榮何敢蔽賢也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人
之非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
識有　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言若何公頓首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　聖
德如天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且語言狂妄
朕亦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欲問左右當作何批
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拷以釋之朕竊知此輩
意欲得旨下後令重責以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從不受

殺直臣之名左右不忠如此朕所以卽釋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刑
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　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自古聖
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
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
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今之法
司恐事亦出此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
刑部所擬無改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
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

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嘗貢已不足用
乃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弘治辛
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以前事執
奏曰光祿日辦皁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旣以
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
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寺銀八十
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博此之謂歟弘治甲子北邊總
兵員缺有李某者求媚近戚以情干于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朕始革罷豈可復蹈其人懇請
上命司禮監與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　旨傳奉尚
書劉某且執奏中宮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受一帖子令公啓視之乃硃
書其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旣命兵部推舉只
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臣選終不可從明日
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
取回他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
矣朕悔不用卿所舉之人也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
不聽國有大政大疑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
貴近左右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
衣元寶之賜迥出諸大臣之上　賜誥有廊廟英資湖湘

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從之公
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省
官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　今上將
及禍太監甯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
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
害公者倡言云抄籍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嗾尚書
蓍毛德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府官
挾逮公千戶還某至縣知公貧難以酒器爲贐彼堅不
受八月至京繫北鎭撫獄同繫者教公行賂爲求生計公
曰如此而死雖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朝堂署左都御史瀛曰擬律劉
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擅取
無方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
以公出獄爲喜買驢雇車放二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京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饁
進果食亦有焚香家禱願公生還者己巳四月到配所郎
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以侍公曰吾仕
官日不能爲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
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眞鐇叛亂肆
赦天下公得釋歸八月瑾誅復公原官致仕公之爲人也

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宣直不可如汲
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固
先民之遺範也

章綸碑錄　　尹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爲　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
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南宮疏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
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爲儀制司郎中特陳修德弭
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養　聖躬四節幸御五
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愼賞賚九重名爵十尊遜
德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

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
不宜盛聲色凡爲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敦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爲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
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
天下之父也主以　天位授　陛下尊爲　太上皇是天
下之至尊也其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于
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
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
倫義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　旨下

公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　南宮通謀搒掠慘酷體無
完膚瀕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
併逮之懼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
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常請復　儲伏于　闕庭
因命杖公與同杖至百公幾絕復甦禁錮愈嚴了無慙悔
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皇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
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楊士奇傳錄　　王直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

密𢌿陛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
盡心勿自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修
其職饒州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
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
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
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
燬所著書庶幾不悞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
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何拘常例也遣行人押
季友還饒州會布政使司及府縣等官與其鄉士人明諭
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
除惡不可不盡悉燬其所著書哉是六年冬以巡狩北京
詔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
尚書劉儁私與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答之衆謂二義
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　國家大體當用
善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縱從善言則何由敗事由是益
屬意於公明年　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
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召公
問曰汝等輔東宮久其所行果何如公以孝敬對　上使言
其實對曰凡有事　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
頭眩作齒疼當汗　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請遣代

斥之曰　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
勿藥病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
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自中昃始食　駕還而後
能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
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一以
存心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托之重　上悅十
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疑未决
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未有知爾
輩慮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
與義事東宮外人無敢與對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
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
天下皆疑其心惟　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
恩爲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
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救解乃
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
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皇帝北征
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　皇太
孫往迎　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浮議籍籍
慮趙府兵爲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孫辭行啓曰出外有
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上然之顧念未有所與以

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令閣請暫假之以行此一時之權歸即進納　上即取付　太孫曰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女就留之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　太行臨御備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府未有答震退偏請羣臣明旦釋服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　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毋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時天下方面大臣及各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畜馬蕃衍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甦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除領多寡有差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至三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illegible]

蓋虧損十馬必責陪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何為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六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踐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偶忘之吾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闇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為眾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　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領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應詔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爾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眾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於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惕然曰朕非惡謙言亦甚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

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當諭當以　璽書開諭可
也　上遂命公書勑引過而待譴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
譴爲戒由是天下曉然知　聖德之實　上嘗論科舉之
弊公曰科舉惟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
公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
然則將何如公曰試卷例糊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
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於用矣
上曰北方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
科目進者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命與禮部計議以聞議
定未上而　宮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七年高

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
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然之
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
榮遂傳　旨令公草勑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
豈可欺哉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
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
不可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公曰　朝廷重尊屬厚
待之有疑則遣將防之當必無虞而於　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言曰　太
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

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言未解汝不草勑則吾當
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
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納俄復召蹇夏蹇夏以
公言白之上不懌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
德事然言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
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爲最親
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
王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
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　璽書諭之尤好遂
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　勑書往諭且示以羣言

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旣久召公諭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
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
氏後辭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
譎宜益發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　上
召公與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
未息况若未寧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
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
年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

粉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濫棄珠
厓罰吏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
事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公又言方面
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
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
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
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
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同考試選擢而用之草民中有
文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
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
餘犯者子弟有文學才行並聽舉用時有言方面官及府
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
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
年以前嘗詔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詔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
二非才蓋緣公未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
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
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　列
宗皆求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

體　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尙多保官乃第一事當
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
明監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
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
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
保造爲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
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　聖斷只依　先
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
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　四朝大恩慚無

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　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
誠盡言惟　聖明裁擇　詔如公議公虛心公正論事必
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讒譖毀而非善者必
盡誠爲之伸解有姦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　三
朝之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語同列曰天下
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私意不論
厚薄皆是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
能正己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
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悉誹怨毀不恤
也

楊榮傳錄

王直

公幼聰悟絕倫喜讀書善講說當時大奇之事大父母父母盡孝敬處內外屬皆有禮弱冠已有濟物之施公輔之志朝之公卿大臣道建安者皆重之由邑庠生領鄉薦第一遂取進士入翰林爲編修　太宗即位選儒臣六七人直內閣典辭命而公在焉陞修撰尋陞侍讀修古今列女傳　仁宗皇帝正儲位以公爲諭德兼侍讀　太宗嘉其勤謂曰卿朝夕左右敬愼不懈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思保全之道卿亦宜謹厥終賜之三品服　上恢弘遠畧經營四方公獨以警敏勤於外嘗命往甘肅視師及還規畫皆稱　旨且言其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　上悅永樂七年嘗從　幸北京適聞母喪奪情以行時何福守甘肅言虜酋卜花等率衆來歸　詔公與福議所以處之者既還又　命持節至軍封福爲寧遠侯且命過寧夏與寧陽侯陳懋飭邊務歸奏便宜十事　上嘉納之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償衆賴以全甘肅守將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塔力尼將爲邊患　勅豐城侯李彬討之令公往經畧時草枯水涸士馬不可動公遂奏小醜無能爲不足以勤大軍遂止

而叛者亦復歸附寧夏報虜入寇　上以問公公對曰寧夏士勇邊實寇不能持久今去矣已而果然浙之麗水閩之政和有寇二千餘兵部請發兵勦之公奏曰愚民窘於衣食剽掠求活耳急之則益生變臣以爲莫若招撫便從之果願服　太宗屢北征公必在行軍中密務多命公掌之決機發策亦使參預眷待與公侯等　上嘗語公曰東宮歷事久閑於政務朕歸悉以軍國事委之何如公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車駕還至榆木川疾甚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　上崩公與左右中貴人奉歛如禮以去京尚遠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而與中官海壽馳還報　仁宗致　大行遺命　仁宗即位禮儀詔赦公與二三大臣計議條奏行之　仁宗崩　宣宗爲皇太子在南京遺命徵還嗣位公往迎於德州由是益任公公亦益盡力高煦反公力贊親征及累出巡邊公皆從　今上即位待公益重而公謀國益盡心有大事衆取決焉　累朝眷遇恩賜之隆前後不可計雖元勳世戚不過也公秖事　列聖凡四十年未嘗去禁近每四鼓起俟朝雖風雨寒暑不變日親所事至或廢餐嘗迫暮而後返初修　高廟實錄其後　三朝史事皆公與總裁紀載詳備而不華京闈鄉試典文衡者一廷試讀

卷者九其文施於　國家與凡碑銘序記之散於天下者人皆傳誦之其於武事尤諳練將士之勇怯饋運之難易邊鄙之利害道里之迂直靡不知故凡承　顧問與籌畫皆能適事宜體國之心老而彌篤嘉謀至計造膝而言所以裨益於上惠利於下者蓋多矣

李賢行狀錄　　程敏政

英宗復位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權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公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誠處之將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聘至京　上喜其來問公曰與弼當授何官

公曰與弼老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東宮爲宜與弼固辭　恩命不受乞驅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多以爲不可　召問公公曰　陛下此一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鳳陽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薦都御史李秉黃釗白圭王宇陳莘皆公所薦一時號稱得人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景泰如期來集公言于　上曰此輩有損無益宜從十年一度著爲令詔

上於便殿屏人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公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故公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爲　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

以疑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裁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公忘身徇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言公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于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公與尚書臨山王公主之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　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幽　上于南宮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公傷首及耳且待公謂曰其等迫於詭謀

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公曰爾旣殺讐憤然能止戈
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公在甚喜旣脫于難　上
急召公入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不
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
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于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
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十
餘條而以開言路殿焉有內直將軍爲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
役特復之以迎　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公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冨貴之易貪利者惟幸

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公謙等官　賜祭改塟
以雪幽枉　上亟是公言命兵部按其功以迎　駕奪門
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下俱奪爵盡公欲消
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覬
若至今以爲難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人之悪請不可使
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劾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
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　內帑奏乏金用
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公言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
必湧貴到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illegible]

國用衆以爲便松藩羌叛亂　敕三司調兵剿之久不
下公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
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
問公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遂用之而松藩羌始靖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彰　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
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
特　敕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銑所言之當理
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　雷霆之怒者但以銑
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

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
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
論列非果有意怒絶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
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
其無憂　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
非惟無補於　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
之　陛下聰明超越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冱
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遂塡溝壑
[illegible]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

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旣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
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
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濫言
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
條茲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千冒戰
慄之至

李紹賢志　　舒芬

崇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蒻

喘餘寬其毋傷哉不知予於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
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屍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
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唫不能與斂事將處中奔往視則棺
不可蓋三也始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巡祀
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浙江浮湘漢登太嶽太和
且徧中土繁覈人情洶洶懼變莫測將相大臣多從諫之
予鄉同年夏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壬宿等輩約風諸小臣
遵章乙酉十五日早報免 朝予乃舉館中同年先入疏
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論時政疏亦入時百司皆懷疏[illegible]
下太宰陸公沮之晡時夏子中萬汝信過予扼腕[illegible]

予因還陳大常至俱酌之酒贊之匹夫 之志今其可奪
二子是夕送於吾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
元承等刑部路天爵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寶喬等兵
部孫鳴和等行人司余伯献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
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 天
威震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衛
獄以舒芬[illegible]行處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 午門
外五日而行人司副余廷瓚以通政司壅之也諸臣待罪
次至二十二日得報 命余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黃鞏
等六人亦跪 午門外五日梏拲是日工部林以秉等三

人大理寺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跪
五日府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爲變故明效言 車
駕出必不利乃肉袒執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
京瀍駭二十五日戊午是日水溢內海子自不了橋高四
尺歲在七根舂所迎[illegible]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 午門
前打三十爲首者調外任其餘罰俸六箇月四月十六日
己卯是夕月食命黃鞏等六人 午門前打五十徐鏊邊
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打五十降三級調
外任其餘打四十降二級行[illegible]員外郎陸汝亨王[illegible]
劉[illegible]何[illegible]許[illegible]林[illegible]夫[illegible]行人司司副余佑

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序敬之與吾崇德蓋十一人而瘡痍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予四五人而已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援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係死而我獲生西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自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驪背一話遂相許善眷嚴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客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同年相知莫深於崇德六也於戲予與崇德有此六者烏得不慟哉

扶植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薄食野熊入禁蠹孩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搶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塡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其早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寧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將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illegible]者也方者大學士王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粟[illegible]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責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運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　詔重斂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選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賚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降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萬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說助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囊者假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賄緣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致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鎭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

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
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
而皆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學且日損矣
下人臣師爭先事佛 聖政日且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
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
邑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矣鶴之
好似若未害其矣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
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
邪險很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觸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
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
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尙名不
足所在威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益寺虛耗
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彼 陛下逼脇只得
屈從是畏天下議己欲 陛下專擅謗耳夫臣善則稱君
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而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
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
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
之雖寸斬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

職非言官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輒此二種
奸臣抗可否是猶蝎觸山蟻扞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
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
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
交流謂人主深居 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
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
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
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畏者死耳使臣復
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何如人天下
後世謂臣等何如人忝等之官必識矣臣等恐將及 陛
下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樂許而必行之幸甚

祕錄

李夢陽

上初卽位青宮舊閹等日導 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漸
棄萬機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閣以端慤斥不信用
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尙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
泣淚數行下以閹故郞中李夢陽聞說之曰公大臣也義
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
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 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
更力易爲辭事去矣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

曰善卿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月早
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
踴躍喜者故公乃大喜退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
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 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
而王岳者亦言呂賜也請原而無問亦頗惡其關諸物閣
議碍謂言章不自下諸閣者素窨相對泣諸大臣疏又
入亦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
閣議謂不可下而益者八人中一人也謝獨曰閣議是
也已益甚 公召諸六臣諸大臣者蓋人人倡也既入左
掖已前去書許廷音字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

其日言公尚在待而使言部侍郎王鏊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
語之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請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
直至益堅 執大臣疏曰君 百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
矣然彼必勿君憂臣者第奴輩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
少寬之 上自度且與衆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
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何辭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
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罹所匡救而 上始踐祚
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得無言公言雖端
而氣不懾又辭中肯綮於是李榮陋而曰疏備矣 上非
不知今直欲寬之耳諸公皆憤然而退榮入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監而收王岳范亨徐智竄南京尋殺
二人于途已而遣斥劉謝二老而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
詢咸被竄散矣閣議時健嘗推案哭謝亦亹亹亡一問
休獨李未開言得懇留云

論時政疏　　黃鞏

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科道交
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武選郎中鞏以其事出
於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
事聚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
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

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者寧忤 陛下而不忤
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
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至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
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
可不愼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愼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
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諫之臣職任格心於是乎
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 九重凝神定慮屏紛
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而　聖學惟新　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
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
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
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
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
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
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緘因以遲千　九重之前雖有必
亂之事不靦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
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開諫爲喜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斯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
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
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
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　宗廟社稷何
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
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
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
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
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

切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
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
觀魚綱目書巡狩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
不出大庭漸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
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楡林諸處所至[illegible]動衆州縣騷然
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
民至此厭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
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
流離奔走哀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議父子兄弟相食
天時人事如此以休養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騷之其
何不流而爲盜賊遠爲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時而發
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
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
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多　陛下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
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
痛罪己之　詔與民更新罷閑巡撫官府行宮示不復出
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遣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
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

為也其五曰去小人當國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干其國而亥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錢寧威權食國宗室若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師內握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

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　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宗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罷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　陛下始圖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其檢出宣示　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問於　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　他日誕生　皇子之後俾其

宗親外藩如此則邊豐者人國本以固實　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稱願出一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親友託以後事及收繫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鞫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聲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誅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萬死不悔也

災異陳言事　余子俊

切照去年以來陝西山西河南大旱饑民相食弃正旦災異迭見星變有聲臣等條陳數事請自　聖裁

一自古遇災必汰冗官照得在京各衙門文職官員已有

諸司職掌額設等數近年以來額外添設數多及傳奉陞授大小帶俸官員并寫經寫書等項冠帶食粮儒士匠官通計有二千餘員名其俸粮皂隸等項俱取辦於民不可勝數伏覩正統四年　勑諭為因水災照永樂年間事例將各衙門多餘官員放回聽用方今百姓饑荒粮運艱難比之于昔災異尤甚合無通行各衙門照諸司職掌額設官員存留辦事多餘官并傳奉大小帶俸冗官及食粮儒士照例悉送吏部寄名放回原籍候本衙門有缺挨次查取任用其匠官除精通藝業者量為存留若老弱殘疾藝業不通者一體裁革　以上吏部言事

一天下司府州縣稅糧比先年間歲徵過於歲用幾倍所
以存留本處起運兩京及各邊倉庫常有贏餘不聞告急
近年以來宗支益盛官爵益多災傷益重供奉　上用不
足京軍布花不足外夷賞賜表裏不足管待廚料不足此
等大端率仰給于內庫京官俸糧折色不足京民賑濟不
足食糧邊方軍餉本色不足此等急務皆取辦於京倉他
如淮安徐州德州臨清四處水次倉糧年例應該漕運官
軍支運七十萬石以足京儲四百萬石之數及兩京水路
並積此以備非常已是三年無有支運只得加重兌納即
今內庫金銀錢鈔絹布等項所積之數不爲甚多京倉料

豈止數一年之上支用在外官軍俸月等糧并布花之類
多有一年半年全無況山東河南宗支奏稱缺食流民往
無定所且稅糧本色歲徵僅彀歲用所剩不多其內外百
官俸糧官軍俸糧軍士布花之類勢難減支若不及早計
處臨期恐難以濟伏望　皇上留心崇儉凡倉庫錢糧除
上用及額設官員俸糧并功賞之外非　祖宗朝舊例用
者一切停罷如此則國用可足久安長治重在于此各處
鹽運司存積鹽一向歲辦鹽課我　朝十分倚重非邊備缺乏
歲辦收支等項重事不輕開中并與販私鹽雖　皇親國
戚勳臣亦不輕與近年以來多被權貴等項人員衙門奏

討以致利有所虧凡遇開中無人報納誤事不小自今以
始務須尊一存留在官以備供邊救荒等項之用但有特
恩奏討者許戶部指實參行科道官一體糾舉治以重
罪若係內外官員臨期發落仍以罷職緣由開奏定奪
一在京不係額設官員止支食米一石
一在京各倉內官非正統年間舊有者取回以上戶部事
一大慈恩寺大能仁寺大隆善護國寺三處番僧俱有優
給下程館夫等供應稱惟　祖宗時因其來朝留之京師
加以館穀所以風示番夷使知　朝廷之意圖靖地方而
已然先年法王不過一員佛子國師數亦不多易于供應

見今三處番僧不下千員法王已有七人國師禪師無慮
數十況法王佛子大國師例給金印其用度擬於王者中
間多有軍民因見番僧可以躲避差役各令子弟從學番
教非惟夏變于夷其貪冒濫糧餉合無將三寺番僧選差
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查勘果係邊夷的于何年月日來貢
留京住坐有情愿回還原籍者所司照例發遣有係中國
軍民投託者許其自首回俗敢有不行首告者或體訪得
出或被人告發定發邊遠衛分充軍如此則詐冒少革而
供應少省矣
一淨身人已有節次明禁因見前項自淨身者俱得收用近

各倣倣若不嚴加懲治誠恐將來無有紀極照得各處王府缺少內使煩瀆　聖聽合無將前項充軍為民脫逃來京及新淨身每日赴部告擾乞　敕司禮監量撥各王府使用者惟復本部審其原係充軍為民者徑送各該衙門仍解發原衛原籍官司責令收管著役如有逃脫赴部告收者照例發遣本部仍將原衛原籍經該官吏參問重罪其新淨身者俱照例發邊衛充軍今後敢有淨身者送去法司照依先次　聖旨榜例問斷庶使人知警懼不致有傷天地和氣　以上禮部言事

一軍職必有擒斬功次方陞一級今查得成化元年以來諸色人等傳奉欽陞軍職八百有餘每員月支俸粮一石歲支絹布季支銀兩不等其指揮都指揮又有民餘皂隸辦納柴薪銀兩所費無算此實弊政之大者合無將此等官員除勤勞陞叙軍功并領設員數不動外其餘令冠帶閑住候有員缺該部具奏銓補內係匠藝緊要不可缺者月支粮一石照舊供事今後非因軍功陳乞軍職伏乞聖明留意裁處庶使名器崇重少息弃競之風

一各處鎮守監鎗守備等項內外官員除邊情緊急去處不動外其腹裏地面別無重大事情及不係正統年間原有之數合無查照取回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三七

一邊方虜寇無謀徒計難以輕測顧東擊西當預為備近來邊將遇警張大虜勢輒請禁兵且京軍先期而去則費食粮草待報而行又緩不濟事切照各處沿邊俱有總兵鎮守等官設法勦捕令不專責其成功而輒從其告急遂為發兵擾擾地方虛耗粮草偶爾遇敵則擒斬多歸於邊軍而功次盡歸於權要合無行令大同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各將所管官旗軍人從公揀選精壯平昔慣戰之人立為隊伍如或數少就于官員舍軍之家募選精銳舍餘犍成萬數時加操練一遇聲息止令本處將官調遣見領軍馬相機勦殺如果虜勢重大遊力難支方許議奏命將其在邊官軍亦宜重加優恤有功一體陞賞如或各邊將帥玩寇失機必依常例誅戮無赦如此則賞罰明信而將士用命　以上兵部言事

一刑加有罪法貴得中且如兩法司錦衣衛鎮撫司鞫問罪囚察其原詞測其虛實依招定罪一遵常例但人真偽不一狡黠多端鞭箠貌而審言豈能盡得其情實間有一二稱訴冤枉者所司為因已有成案詞無滲漏難以全信其枉及又有奏奉　欽依止是依招擬罪者故深究未雪良民受誣合無今後法司凡遇一應[illegible]究調問及奏送擬罪人犯情允當者俱依[illegible]候如果冤枉并情有可疑

【皇明經濟文錄】卷四　三八

者亦與辯理具奏發落毋拘成案其干礙原問官員悉罷之不問不許妄加參究庶刑獄得平而人無冤抑

一朝廷設官分職皆有定設總兵鎮守本為地方近來政務不加多而官職日增地方本無事而鎮守濫設盖生一事則有一事之害添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其間有等鎮守等官蔽朧請 勑許令四品五品以下官員徑自拿問緣五品以上官員律有奏 請令許拿問非惟有違 舊制況其欲自謁問實欲揚張威權陰受私賂為弊尤甚臣等又伏覩天順八年正月內 詔書一欵浙江江西福建陝西臨清鎮守內外官員 詔書到日即便回京其各處鎮

守內官正統年間原有者照舊鎮守原無者即便回京不許稽延欽此欽遵伏望 皇上仍依前詔將各處鎮守等官酌量地方緩急量為存留其應留仍舊鎮守者務令守分行事安靖地方所有原請 勑書即便奏繳如此則舊制不違而民患可息 以上刑部言事

一查得先年設立直隸太平府湖廣荊州府浙江杭州府三處抽分廠抽分木植等料專為成就光祿寺供應器皿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打造糧船以省百姓派辦之苦近年以來南北兩京監局不察原設抽分之意往往差官前去各廠坐守印烙起取日用供給沿途裡運軍民勞擾不可勝言合無行移兩京監局如遇文書到日即便轉行差去內官起程回京原取木植等項除已運外其未運者存留在廠堆垛苫盖本廠差人看守造冊繳報倘後缺用另行定奪 以上工部言事

一每年恭遇 節旦各處總兵副參等官俱進貢馬匹中間賢智者自行出辦其不才者借此為名以一科十尅減軍糧甚至有將在官馬匹竊取應用者及夾帶私自馬匹二三十匹赴京供給人情買賞非惟沿途驛支糧草逼迫官司及至到京又費 內帑之財給與賞賜無益于上有損于下合無行令各處總兵等官今後各處恭遇 節旦止許照例進表不必進貢馬匹作弊害人 以上都察院言事

一各處軍民人等為因家務戶婚田土鬬毆等項小事官府問斷不明不得已赴京伸訴本無別情柰被在京刁潑[illegible]之徒及鄉里雜棄為首等項無籍官吏往往攬在家[illegible]物百般教唆妄稱原來本狀情輕難以施行愚民無知聽其唆誘妄將鄉里京官[illegible]資大戶[illegible]視虛詞[illegible]欺誑 朝廷及至差官勘問實少虛多其差去[illegible]存心公正歲差十八體者事得明白良善無冤[illegible]司違礙不能擅留者往往妄加參語[illegible]無[illegible]得明白其[illegible]

經旬累月破家蕩產者有之累死人命不敢聲言者有之又有誣告無干人命因而掘墓檢屍傷生平人骸骨者有之似此刁風實傷和氣乞 勅法司嚴加問理除奏告得實奏請 聖斷其虛誑不實務要追贓坐罪以為刁之人究問明白從重發落如此則良善不被凌虐衙門不致混擾刁風欽息無辜得以申冤 以上通政司言事

一近年以來內外問刑衙門遇有囚犯不論情之輕重事之大小在內則五城兵馬司等衙門在外則行府衛州縣屬等衙門委官體勘以致貪鄙官吏交通賄賂互相容隱以曲為直以是為非就延日久淹禁罪囚有一年二年不

完者有三五年不結者中間干連無辜之人累死于獄者不可勝計不無有傷和氣召致災異及致勘報原問衙門亦不分曲直是非照依原來結保問擬罪名所以人多稱冤事無杜絕合無今後除人命強盜重情應該檢驗及田土應該踏勘者照舊檢驗踏勘外其餘一應詞訟止許行提緊關人犯作急親自問斷果要干証之人亦就行拘面審省令知罪不許一槩監禁行勘庶獄無淹禁而人免冤抑 以上大理寺言事

崇節儉以制財用　胡世寧

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德撫盈成之運內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 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一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賊警散官已行古丧亂苟且之法矣不可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 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粮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餘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饒者能節故也

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 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行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羣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狃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託為重以邊務之困急為念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無財而取之則逃民之窮敝常切于懷凡事痛加節損力為撙節將戶部二三年前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 國初舊

額加添若干斤比無益於事者一皆減革而又 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為 國惜財各為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 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應 詔上書稿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寧闕望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特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心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慣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導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無以加矣節財勤勵延聞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歎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萬萬者乎臣故曰 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其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矣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幸賜觀覽焉　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譬之身有見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所謂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頹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曰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曰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曰無公是非以延歲記遷秩不復之有言行知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

不喜人言惡人直夫諫官何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
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見曲直明
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
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
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無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
則因循互相欺誑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
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
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
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
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狠貪其

朝夕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今倉廒場庫錢
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忠實可用耶抑
以不可廢也夫倒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
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
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
嘗以外議會曰是必不赦不且宥斥今數月矣猶因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懲於潛而玩於形彼未摘發奸尚□□之
今其奸要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宥斥彼何所懼而不
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臣□□
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臣以爲多矣　□□□

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
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擅閹割親見以希進用
剏今有　詔剏今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戕絕人
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必災害必至災害至則
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
貪之徒無忌憚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
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斥忠斥無恥
大臣進虛薦之佐則必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　陛
下何難爲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豈不若寡其忠某
直某爲無恥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

君子則君子進而有小人退而化於善矣凡人不幸而
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摘發其奸
是亦國之醫也存在一切咸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
治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
剖內官之權欲剖內官之權莫若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
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國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一三營一曰兵營夫兵營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無實也夫兵者所以衛本也今在京之兵臣嘗計
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盡
□□□□數十萬計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

纔數十年耳援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在一一
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援之
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率露背馬又
旋置鞍轡等夫之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
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替職者
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名管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
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
不與稽其數紅盔又不得用其下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
夫內官者陰狡而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

陰狡狼貪之徒政其宜哉且夫錦衣衛瓜牙之司
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乃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
兵乃其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察之與心耶古人有言
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
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布列要地為
瓜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熖熖不撲燎原
奈何言者譏也　陛下誠於此時舍往年李王事例仍置
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
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
黜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討之于

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illegible]而民貧又貪墨在位
恩不下流也臣聞惟賢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
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
又若無賴而有司者不之䘏也斂之不問贏否役之不
問勝否也曰是有賦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
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父母捐
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
災遠者不還居者累親而牽連刑必有無辜暴露之死臣
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
額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嘗且十倍於前

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
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
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
益又倍矣嗚呼民日貧而斂日積富道不苦言以聞有司
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與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因暫降　詔旨存問矣然數不減也科派不省
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
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斂民之害臣伏覩
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
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總

無賴之徒投獻王使謂非其討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率即賜　皇親家　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逐白舍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是使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賞非不極也乃秪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也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

牽聯妨費本業既閼其生理男不暇犂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溝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草場萬無自昔從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佔之爲己有也今遣勘驗四至與民爭者比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邪夫王者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采擇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草場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爲便　六漸夫六漸者

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又若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之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己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　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廣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

德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此彼左右侍臣勢非造寺者也動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　勅給費偹葺之是逼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若浪費

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驅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緊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仰首帖心以待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緊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專勢非但可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恭職筐筐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

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幾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又畚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以待天下之賢將以舉干爲

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私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賞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平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矜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而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

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甚焉污[illegible]其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鬻爵之濫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姦與玩爲之大也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〻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尊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illegible]者犯人王禮擅擒民償貨物損壓　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

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貸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病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臣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已亡後且不禳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佛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

皇明經濟文錄　卷之四　六三三

梁武帝奉佛最謹然權禍最慘唐憲宗事佛甚謹然亦作文迎佛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禱請若陛下將止也比又詔覓其蔡地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求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担佰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有皇后入公食衣錦　陛下或稱詔曰僧道不得作醮妄爲惑人心嘗室天言四海謂焉夫　陛下神心齊爰不戒於前也今後聞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蓋孕之鋤草不盡反滋其勞　陛下奈何去之不而反誘之之術也夫誘者必曰[illegible]又其法靈天[illegible]

見于上百姓嗷嗷于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之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巽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　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裁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昔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勢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横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上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潰大潰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競非欲恨于壽寧者也夫潰則傷必衆焉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亦不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防微之道也初　詔下懇切憂傷[illegible]

皇明經濟文錄　六三四

感泣已嘆曰真　詔哉於是密撰此奏云云草
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曰子袖而曰有物
乎有必諫草耳予爲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
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爲若筮可
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僉行詣王氏筮得田獲
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
也以爲竟不報也一日忽有　旨拿夢陽送　詔獄乃於
是知張氏有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王訕　毋
后謂疏末張以斥　后也掌詔獄牟斌問壽寧胡不指其
事實狗翼予曰應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摭事實狗翼矣對
焉獄成牟斌条之其畧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遂而渠云
十罪者悉置弗入奉　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
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　龍馭上賓
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鈫高郵人也謂我曰
上崩之明日鈫往見一近侍誤會閹挈其白綾褶子出
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未乾也閹迎鈫以褶子泣曰此　爺
爺口鼻中血也鈫相與泣問故言　上氣絶時閹負之自
寢出云已閹杖淚謂鈫曰怎更得此　聖明皇帝鈫叩之
閹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鈫曰不知閹曰上初無殺壽寧意
逼何金夫人又日在　上前泣訴不平　上欲借宮人篤

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　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
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　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
無非爲國　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夢陽由是
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　上前泣訴求重刑　上怒
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次以爲此等　皇帝能更得否
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
會　上召我言閹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　上曰朕初欲
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輒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須大
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　上曰打必送
錦衣衛渠拴闌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
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璞曰璞往爲光
祿卿故事光祿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宴者也
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　旨
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不之取也倒辦不入卿不
出璞守至昏黑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
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何
由而知也閹曰昨夜　上蓋遊南宮云　皇后　皇太子
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去閹
曰　上和解二張耳爲李主事璞叩詳細閹不答而予因
記往錦衣百戶郭勳曰　上遊南宮時二張夜入侍酒中

皇后　皇太子金夫人皆逦邐出遊　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闕第遂見大張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四

吏部

災異陳言疏　馬文昇

一吏部進以通選法仰惟我　皇上以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登用前將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所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二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年即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

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天順年間邊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奏各生員俻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多經該巡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擬學習其弊入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老者衰竊恐道貧難未免[illegible]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况豐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　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該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俻賑濟倉糧凡遇兵荒如果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豈至乏財再不許奏　開生員上納銀糧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壅滯官使得其人而小民得蒙其實惠矣

敘官制　丘濬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勳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兼總衛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設郎中員外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

授勅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
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
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
刑名徒隷勘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令
六部統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綱之有綱絲之有紀
上下相承錙銖畢舉其官屬雖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
絡相通體統不紊深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
二千餘年僅見行於今日者也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不
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

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
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
丞相臣下敢有奏　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凌
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
是誠有合於成周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
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一省
兩府執政之官雖無宰相之名實理宰相之事但其事一
總於　朝廷而不專任於一人是以百年以來　朝廷無
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

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
無旁落下移之慮暫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是以我　太祖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
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誥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
機皆得以預關謀謨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其處置之會
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

論當立史官　王鏊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
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
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

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螭頭亦遠在　殿下成化
以來人君不復與臣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
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事繁者為二館分
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
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
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論內閣官制　王瓊

朱子尊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
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禦下蔽上以成其
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

尚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
身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盧世基朱异
委旅用之徒則亦亟求人以易之矣苟為不然吾恐君上
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　國家之禍可勝言哉
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
賢君而為姦臣蒙蔽亂政亡國者多矣能君臣皆得其人
哉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用六卿無偏
無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臺
諫得糾正論劾　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無弊矣嘗
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
過代草詞令然毋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
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費其每日辭臣奏事面
奏承　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領
出奉到　旨意撥奏以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旨言從內
批於本面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宮西以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參贊
機密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兼春坊官時胡儼等
修等事惟翰林院學士之無內閣官之說也洪熙元年十二
年纂修性理大全皆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

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
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
表進呈蓋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
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況永樂間胡廣
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
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　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
前去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
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
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兼
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
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
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
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　龍飛起陞委任不可以
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
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
四年修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
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
意可見矣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
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于序班道士亦以年資陞
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

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
閣擬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
歲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減省官員事　　商輅

一貴州湖廣先因苗寇猖獗　欽差保定伯梁珤右都
御史王來幷叅將等官統領官軍往彼征勦即今賊勢已
息地方稍寧而總兵等官在彼久住軍馬衆多供給艱難
况聞四川湖廣之民供運糧餉不勝疲敝乞　勅該部將
梁珤等取回彼處止令都督方瑛陳友照依原奏事理調
撥二處官軍往來撫捕相機守戰其貴州方面幷府州縣
流官俱額外添設之數俱乞取回庶得少甦民困
一臨清不過一縣地方先蒙　欽差平江伯陳豫往彼鎮
守築立城垣開設衛分操練軍馬即今已有次第切慮彼
處巡按巡河管閘管糧狀鈔收鈔等項御史主事等官常
不下七八員不無官多民擾乞　勅該部將陳豫取回止
令本衛指揮等官照例操守巡按御史經過提督實為便
一臣又照得直隸真定保定二府既有僉都御史祝還在
彼巡撫兼守備倒馬關其易州鎮守又有叅贊軍務僉都
御史陳泰近聞祝還患病未痊合無陳泰不妨叅贊照舊
先年事例就令巡撫真定保定及提督紫荊倒馬關將祝
還取回定奪庶得責任歸一
一正統年間各布政司地方俱添設僉事一員專管屯田
而南北直隸亦各添設僉事於河南按察司帶俸令其提
督順天幷鳳陽等府屯種祿河南按察司與直隸有司無
相統屬行事之際不無掣肘誤事今後南北直隸屯田合
無照提督學校事例另設御史管理復令一處清軍御史
帶管將見在僉事革去庶使便於行事

薦林聰兼吏科疏　　商輅

臣竊照見任春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
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
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
固是美職但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於閑散之地
况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乞降　特旨着
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　恩出於朝廷非惟
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
思自效矣且今春坊官員多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
都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係祿無[illegible]品秩仍舊於事
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請陛下誠於求
言善於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不美哉

薦舉陳獻章疏　　彭韶

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務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 國家不及收用坐失爲等之責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處以宮僚恭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嚴考覈以正士風

胡世寧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稍弛趨營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迂滯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寬慈和光爲忠厚其辭受言語所及心志所向不曰做官則曰成家甚有語及 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忽誚之曰此所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喻其意者或本處幹情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失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至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暇爲 國忠謀爲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爲此輩貴近能爲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廑 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爲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托公事衛動官擯鄉里者黨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甄別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忠良謗毀者必行黜陟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

遴選于謇爲事者許科道彈劾　廷議訪實而黜之其武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論劾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稍正而真士並出能爲　國家任事矣

論選舉　　　李堂

國家人才遠過漢唐而選舉之行隨時異制洪惟　聖祖神武自天群臣之偶始任中書再陞吏部範圍曲成非不至也乃偵於胡汪脅於　大誥故進退刑賞威柄於　朝廷及建文革除靖難更化部選久任於蹇公至郭黃繼銓權移保舉當時毋著得人之稱自三楊謝事之後權還吏部王文端公內任屬司外憑巡察維天順咨詢輔弼而選爲定例成化以來凡要職徵拜選除咸以撫巡旌異之奏爲主故巡察之權并於正統之保舉然爲人之精濫純駁驗舉主之公私廉貪制未嘗不公也自王端毅公之後吏部廢於責備雖有連坐舉主之條率不能行至倪文毅公則嘗然行之然究如制時論翕然近年逆瑾專政剝辜過情遂不敢舉旌異之奏然賢否之蹟吏部憑撫巡撫巡憑所司制自不能廢也徒紛更爾雖然孟子論進退人才自左右諸大夫以至國人可謂公矣而必曰見賢否焉然後用舍之今日聖君賢相所以絲衆務獨爲遺物司命銓衡

者豈區區法制條格爲淺末者所窺測哉

公銓選之法　　丘濬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遭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禄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次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僞妄詐冒請托干求邪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贊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自缺皆具名以　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

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論官制一　王鏊

我　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特以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論官制二　王瓊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例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有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頽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使百司庶府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眞才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異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重臺諫之任一　丘濬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　祖宗設都御史六員專糾劾百司辯明寃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屬有十三道各設監察御史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兼京衛并直隸府州衛則分隸焉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是則　朝廷之耳目之

任所以振肅紀綱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重臺諫之任二　丘濬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於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抵牾更易紊亂皆有封駁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祖宗設官不以諫諍名官欲人人皆得以盡其言也而又專寓其責於科道呼四海無不可言之人百官無非當言之職又於泛然散處之中而寓隱然專責之意　祖宗設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明通政司之職　丘濬

臣按納言即通政司也昔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有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逞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祖宗此訓則非惟職任之修舉而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題公差事　張寧

切惟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驅使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　國體不辱　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但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　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爲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困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覔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爲是官者縱坐無爲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別項官員其奉　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　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

擇民之長　丘濬

臣按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而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　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既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既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治體相維關給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詳且備者也又於每年遣御史一員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怨而禍患不作用此道也仰惟　祖宗治外之制益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　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於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　朝廷誠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於未用之先廣爲諮訪遇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與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遐邇或以異等超擢又於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卽有旌

異與旌賞不次明揚而不肖庸劣貪鄙之徒不顧其一二之矣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乎此伏惟　仁聖加之意焉天下生民不勝大幸

題泰和伯襲封疏

霍韜

查得巳故安昌伯錢承宗妻王氏奏稱嘉靖四年夫故男錢維圻襲爵五年十二月亦故絶要將庶長男錢維垣承襲前爵本部議得　祖宗之制公侯伯爵非建立軍功削平僭亂大　社稷者不授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　太宗文皇帝中靖內難封公者二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封伯者八人然皆輔佐二聖以軍功平定天下其豐功茂績藏在　天府歷歷可考未有以戚里故而得與者也洪熙之初都督張昶始緣孝昭皇后之戚創封彭城伯其後伊弟張昇亦以都督乞封惠安伯故我　朝外戚之有封爵實自茲始自是孫忠周壽王源之封侯周彧王清王濬之封伯皆援例於張昶矣又其後錢承宗張鶴齡之封公封伯復援例于王源矣循習以至今日封爵之濫莫知紀極於是有一門而公侯並拜者有一時而並封侯伯者有兄弟三人而同侯伯者爵賞無章轉相承襲祿米歲增　國用愈詘大爵賞者天

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臣等伏讀　祖訓有
云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　英宗
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曰　太后每遇加恩外戚不樂
者屢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授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
旦有干　國憲吾不能救矣賢因請問　祖宗以來外戚
不與政向爲侯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
不樂此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
不可爲例耳夫以　祖宗明訓如此其嚴　陛下所以申
飭而釐正之又如此其切　宗社生民之幸端在於此臣
等謹議得我　朝功高望隆所以世享封典者惟關國靖

難之勳可以當之然封未幾時尋即罷去者一十九人後
來雖旋荷　列聖收錄數人亦不過授以指揮使耳彼託
屬掖庭一門數貴而傳襲三四世者不已踰分乎臣等查
得魏國公徐達定國公徐增壽皆佐命元勳彭城伯張昶
惠安伯張昇軍功居半似猶可諉也其餘外戚已封已襲
見在公侯伯者合無除終身之外不許奏請承襲此後
皇親附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實緣請封其有出
自　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賜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
千百戶等官以榮終身已經題奉　聖旨卿等既會議停
當外戚封爵古所未有我　皇祖亦未有制典爲定二國

公雖有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
二伯亦有軍功居半俱著照舊襲封其餘以戚里濫膺重
爵名器即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干
先朝恩命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所據伯爵既
與終身例應查革無容別議其所請量改別銜以延奉祀
則宜出自　特恩給授指揮等職例應請自　上裁非臣
等所敢擅擬等因嘉靖十五年題奉　聖旨陳書與做錦
衣衛都指揮同知帶俸

一　議修廬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王恕

切惟　朝廷置文思院官并把總人匠無非爲營造設也

今副使潘俊等修築廬溝河堤岸工完雖曾效勞是乃職
分之所當爲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并成化初年亦
曾修築河堤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想是彼時不曾陞官止
賞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廬溝河缺口工完陞把總裘
衛昇等十二名八月蓋造　恭愼夫人墳塋工完陞把總
崔肅成等四名九月修理　大慈恩寺殿宇工完陞把總
王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并欽天
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
俸糧識者爲之沸騰欲革其弊而未之能迨至　陛下即
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

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功程凡閱八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方之人亦豈無揀選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河隄之功不及　山陵三分之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昔營山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有失輕重況目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俱照此例請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爲冗濫又從如前日矣豈不爲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量加賞賚以酬其勞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題奉　聖旨是潘俊等不准陞都加與賞賜欽此

議僉事林准願就教職以便養親奏狀　王恕

看得雲南按察司僉事林准奏稱雲南路遠母老不堪就養辭官則家貧難供朝夕置親無人可托乞要就于本處或附近府縣學校教授教諭以便養母一節情實可矜況本官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得已哉合無俯順其情授以附近地方府學教授職事令其到任以便養親親終仍除原任職事一以慰本官毋子之情一以爲臣下忠孝之勸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授直隸常州府學教授

修史職以備國典疏　何瑭

伏以有官守者則思修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糧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謹考古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　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　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　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言輕徒爲嘵嘵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　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切豈暇瀆此方今　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　勅令修撰編修檢討者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既修　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致遺亡下則儉夫小人畏懼譴戒不敢縱恣公則明　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從人臣免素餐之愧亞體其便或詣館閣之地所以儲

惟其才不必拘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於之罔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茫不閑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疎暗是於修職之中寓儲養才之意臣愚不勝惓惓

信任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伏惟　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頃聞詔汰黜冗員一時仕路頓清宿弊盡革中外咸曰此　聖天子維新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日之內率多營求更且雜流之徒廉恥素無奔競慣熟謂傳乞固可得官選裁革即該盡出不若營謀吏部訪取之名可爲長久保身之計致令太監王端等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興等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使大臣之輩垂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冗食之徒依社憑城率營緣而得計臣愚以爲吏部者　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既退復進則吏部爲徒設矣大臣者　陛下股肱心膂之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爲備員矣　詔旨者　朝廷鼓舞天下之術朝更夕改則　詔旨爲虛文矣矧　詔旨一出布滿寰宇所以洽上下之情者在是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凡繼世之君必須　詔令以繫人心然必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此　陛下初嗣寶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顧可徇左右交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徒與　詔旨自相背戾哉昔人謂南山可移而此判不可移　陛下必令　詔旨反一判之不若哉且中間如雙線匠之類亦得傳官其與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　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興等亦係招收人臣之數濫叨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篆彈琴一藝之微不審何以克稱　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奉　明詔裁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興等六名奸計得行臣恐倖門一開後即爲例如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缺人乞要查取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關邊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　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召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於不急之務冗濫之徒皆責吏部以訪尋又責吏部以送考使此輩不過一時苟祿以容身直欲後來名正而言順雖老臣讒言累進不恤也　詔旨屢閣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不愜不恤也然天下之事致謹於始猶恐鮮克有終以　陛下新正之初謹始之際施爲如此其欲終之盡美治之有成也難矣痛惟　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

世道整頓紀綱遵守成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
朝野著龜則此冗員一事 陛下于老成臣馬文昇之論列
尚且置之不信拒之不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
人哉臣恐狐疑之心若來讒賊之口將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近日文昇執奏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
測 淵衷欲從文昇之論則拂左右嬖倖之私欲遂左右
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道以故展轉不從前 旨遲遲而
出耳使事事如此將必羣小肆志賄賂公行馴至主威不
振于上政柄潛移于下新政之累孰大于此況裁革冗員
雖係吏部之職掌專正欺弊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
緘默為 陛下激切言之伏惟 聖明俯納臣言收回成
命將李興吳一佐等仍遵 詔旨罷黜為民庶弊源永塞
政體不虧上有以彰 聖明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
國之心不勝幸甚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洧

切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
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非學冠[illegible]藝通禮樂而老成
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得原任
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巏通政司左參議陳嵩
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堂俱各堪任奉 旨太常寺堂上官
內推兩員來看 綸音一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
常清慎素著少卿舊職實為攸宜其儲巏陳嵩李堂又皆
發身科甲學行亦俊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用
而必於堂上推舉切見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雜流者
多互為援引各騁其說其不為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
希傳曰太常實樂之司非儒者弗麗況寺丞趙繼宗等黃
冠羽服道家者流背棄天常斷損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
宜於 郊祀大典豈知損益縱使音律諳通儀文習熟則
亦樂工舞師協律贊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
樂而當此夷夔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
所推少卿員缺仍於儒臣內 簡命一員以克其任不勝
懇悃激切之至

考課議　王瓚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今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即
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
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
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

此朝　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御史府記　方孝孺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綿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患苦黜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　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令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敎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　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爲艱　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　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　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　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襲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　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　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　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爲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憸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獲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簡侍從之臣　丘濬

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以中書舍人爲名我
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　朝之中書舍人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於吏胥殊無愼重之意　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儒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端如柳公權所云者

戸部上

後湖志序畧　楊廉

大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黄冊于後湖至　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務類多隨　駕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　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不然　輦轂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保定之類何爲而不之京師而必之南京乎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里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于其上由是而冊于其間誠天造而地設者也其爲圖籍萬年之計殆無出於此矣

奏爲黄冊事　楊廉

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多而軍民戸籍大勞不敢紊亂者誠懼籍冊之獨全於後湖也今日一旦令其稍勝使人測知後湖之虚實則戸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何者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惟是見今如永樂年間已不全十之一二如洪武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其鄉某里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爲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逞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錯而不定矣此臣所謂意外之患者此也至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定走改換其籍畧多飛出若止據軍戸執以清軍曰其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其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民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辯之辯之之術須從其民戸而查之假如其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戸爲新立矣誠於永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戸爲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今若止抄黄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爲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伏望　聖明下臣所言　勅該衙門計議果見抄冊之爲無益而決有所害則斷然止之不許等紛紛而別生事端也戸部尚書葉淇等覆題　准其所言本部行移南京戸部轉行管冊官員今後後湖黄冊不許將與府州縣全冊查抄果有一戸二戸軍民籍冊不明解人前來揆查者止許抄查本戸田糧軍民丁産來歷明白即便發回亦不許因而帶抄別戸以泄事機如此則奸弊無從而生戸籍自然不亂矣

周忱言行錄

宣德間公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

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拖欠公乃使大小戶一
例加耗官降斛斗先是欠糧糧長往往私造斛斗大入小
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
印給與糧長收糶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
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許團局收
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
團編圍聚一處推糧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
平米上囤每囤設糧頭囤戶各一名管收支立撥運文簿
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
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遠運正米一石支與加三臨清
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剝淺等項
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
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
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逐年撥運剩米運入以
備賑濟往時裹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民
則自行顧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
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
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
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
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

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
加六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
令州縣支糴餘米蓋倉二十餘厫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
撥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顧人看守民間馬草
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
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又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
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
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北京文武職
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兩可買粟
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
四石解還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冕定崑山等處折納
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
京率因紗麄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解布疋斤重
紗麄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輕重務在長
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處起運馬
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遍民財買補歲無虛日
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納另厫收貯遇
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盜賊竊發公奏　詔公親行奏令
蘇州等府將發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

塩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粮其米在場聽令灶戸将私塩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粮米食用于時米貴塩賤官得塩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頼之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税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戸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戸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戸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戸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

中葉是也自兩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税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為難定税以畝檢覈為易兩税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税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税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賦税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税徵之以秋者謂之粮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寛狹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黄籍總於戸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税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無取焉惟逐戸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世額百世而不易吏不能以為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眞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貢賦之常二　丘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説蓋本諸此蓋以取税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魚種絶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戸之税遇有水

早疾厲不免與貧補欠況使代役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以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　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聞豁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

戶部財賦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實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地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廚料鐵茶燈草蒲秋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額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年例百貫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銀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為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俱給大倉而增無減及修查大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賚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疋草料折色三箇月并趲補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

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又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疋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　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於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　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

市糴之令　丘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舶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迴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罰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　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番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入也

銅楮之幣一　丘濬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為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為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覬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為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為矣況冒禁

犯法而盜為之哉然自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為泉或為半兩或為榆莢或為八銖或為四銖不知其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為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為赤仄或為當千或為綖環或為荇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為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不古而巧偽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行者皆盜鑄之偽物耳其文雖曰某某則新律非無明禁也然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禁雖鑄古以為八條其而偽為其銷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為今之計莫若痛

盜鑄之徒以為工收新錢之。又以為鋼本孔顯此說别有
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聽使舉天下之宿
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
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式用年號别鑄其名其面加識
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
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
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遍以細紋
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嚴銅赴官中
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丘濬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行鈔既
久忽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偽鈔之弊在於多筆偽錢之策
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
銀為上幣錢為中幣鈔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
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
其以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
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
鈔所擬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
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
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
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為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
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為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
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
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
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立擅自加
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
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
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詒之患商出途賈居市
皆無折閱之虧矣

論食貨　王鏊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
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
鹽鈔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
浙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
三十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
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茶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
共二百四十三萬兩送　內府資給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
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
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餘萬若

有聲息緊急奏討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
秋節用三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
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三萬七千
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
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
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
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
名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
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

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
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
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
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
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
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
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
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湖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淮
每石加六斗六升外余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
鳳陽南京不在數內有附近□歲七萬石河南等處二十

萬石浙江六十萬石　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臘一事言之
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部奏
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
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
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八小黃門二十
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千員外置千
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
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

一百八十人爲定員　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爲額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
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
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論理財　　李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
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
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有免寬減　詔旨
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宜宴
哉且國用所濟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

官也勇士旗校之乞　恩傳奉陞職也此數者委之無可
柰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充
者不罪逋逃蠲除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成遣
者即回庫藏查盤矣而細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漕
運爲官債之網盤粮者指廒爲數盜草者發火爲奸而塩
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夫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大抵明罰勅法所以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
罪悉從雜犯收贖豈　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
甫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非孰肯
盡言以甘罪欵

欽關禁革題例　　　　梁材

乞將嘉靖四年爲應　詔陳言以裨　聖政以回天變事
該本部置立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扇發去該鈔關委官
主事收掌令其逐日填寫船料商稅數目差滿之日將一
扇存留本關備照一扇委官收執一扇差人解部查考等
因今爲陳言時弊以裨　國用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楊
奏[illegible]該本部議行各鈔關委官文書到日爲始於附近
府州縣內行委佐二官一員與[illegible]檢歛人役查收錢鈔不
必另刷號紙就將原立稽考文簿一扇交付府州縣委官
令將收過錢鈔眼同各役登簿[illegible]主事查見[illegible]收并
將文簿二扇即時親筆於前件項下照欵填註明白錢鈔
照常發府州縣收貯季終解部類進差滿之日仍將簿籍
三扇應存留備照解部俱照舊施行如此而猶有不飭廉
隅不惜名檢者是謂衣冠之盜聽本部指實条行吏部不
待考察即時罷黜以示懲戒至於皂隸門子書筭等項聽
各該有司審編照常額送役不許自行收取更換致生物
議仍要嚴加訪察如有積年充當及各項作弊情由徑自
拿送各府州縣問罪發落抽分之時各商裝載柴薪米并
自用物件不得一槩混抽等因嘉靖七年本部題奉　聖
旨是各鈔關收受商稅船料雖稽考嚴密而宿弊不能盡

除差去官員亦多苛刻取盈往來多怨今後務差老成廉
靜的去嚴加關防覺察如再有貪鄙不惜行檢的你部裡
便条行吏部不待考察就行黜罷欽此又爲攺收權稅以
便商民以濟　國用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魏有本題
該本部議擬合無行令各該鈔關委官主事將經過軍民
船隻應納錢鈔自嘉靖八年十月初一日爲始照例每鈔
一貫折銀五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傾瀉成錠轉發各該
附近府州縣官庫收貯按季差委經收人役依限解部轉
送　内府承運庫收貯等因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

杭州北新關題名記　　　何塘

財者天下之大計也國脈民命皆係于此故君子盡心焉太古之時上之用度甚簡故取於民之法甚簡中古用度漸繁故取於民之法漸密觀禹貢周官之所載大畧可知矣然方其盛時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商賈之征復時時有所縱令民猶未甚病也降及後世山澤之利悉歸于官而商之稅不止什一而其從事商賈者則既稅其貨又算其舟車緡錢可謂取之盡錙銖矣民之病可勝言哉議者多謂商賈諸稅可罷宋儒范仲淹獨謂上之用度既不可減與其取於農不若取於商猶不失厚本抑末之意固非謂此法之為盡善也蓋有所不得已焉耳　國朝之於商賈

既稅其貨又稅其舟船蓋亦依倣近代而為之者也浙省之物貨甲天下故四方之商賈咸輻輳焉其征稅船貨之出入往年止以有司治之當道慮有侵尅之弊迺於弘治六年始請　命南京戶部員外郎或主事來監臨之週歲代去然財猶賦也近則汚人故士之廉絜自好者多以厥任為嫌稍失慎防則往往至玷物議嘉靖二年三月徽州潘君希平以主事被　命至或以為慮君蹙然曰財者天下之大計也使人皆避嫌不理將委之誰哉亦處之有道而已矣迺令稅課司局商貨及北新關船稅之所入皆寄於杭州府庫已惟典其籍而均稽焉若成例溢徵而稅入視往歲加倍聞者僉謂君將膺薦獎矣故能致此同寮賢之君聞之歉然不樂曰此非予之意也歲入之嬴縮在商船之多寡頃歲此方道梗商賈皆萃于浙故稅入最嬴若不察其然而遂以是歲為準而必取盈焉則貽害於後日多矣迺具疏其故陳於當道聞者以君能為商而慮遠非常情所及愈賢之甲申之春君以瓜期將届念惟古人一登眺遊覽之適猶或題名以致感於後況監臨於此經歷歲時而其人之賢否得失不無可法戒者而姓名不傳後之人何所徵乎迺稽案牘詢故老得監臨於此者凡若干人皆勒于石處其左以俟來者而闕其不知間屬璠為文以述其意

璠非能文者也而財用之輕重本末則頗聞君子之論矣謹書以歸之嗚呼仁人志士其亦有感於此也夫其亦有警於此也夫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河江

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
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
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賴官無
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
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
湮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逃亡人戶借
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
占以為私已池塘養魚者有湮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
弊南方為甚雖間間有完廢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
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沒田禾

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宜為農患大抵親民之
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
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
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仁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
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
秋成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
間舊制凡各處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會有損壞者即
分豁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
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費一千
之人糟蹋若有侵盜証佐明白而不限賠償者准土豪及
盜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陂塘照數罰奏其陂塘隄
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令照舊用人修理其侵占陂塘私
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
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閘壩並修完處亦令有
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報仍乞令戶部
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乞秋成豐稔之
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
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
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
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

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
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
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
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
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　祖
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
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愍民之窮一　　丘濬

臣按前此惠民之政及於無告者往往因事而行其置為
院場以專惠之者始見於此我　太祖開基之五年　詔

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之孤獨殘病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為贍養每人月米三斗柴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一尋又改孤老院為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既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貧窮無親屬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不特乎此其後又以之著於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篤廢殘疾無依之人俱收入養濟院官司存恤合得衣糧按月依期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醫藥治療之　列聖相承發政施仁一以是為先於斯凡頒詔條必申飭焉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矣臣切以謂京城百萬軍民所聚無告之人不可數計有司拘於事例必須赴告通政司送戶部戶部諮管官司取勘明白然後得與居養之列文移上下動經旬月彼無告窮民豈能堪此為今之計乞　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凡遇街衢悲呼丐食之人即拘集赴告詢其籍貫居址挨究有無親屬產業有產業者責之管業之人有親屬者責之有服之親如果產業親屬俱無即發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居養如此則無告之人皆沾實惠而街路之間無悲號者矣

憫民之窮二　丘濬

臣按宋自南渡後建都臨安既於京府立養濟院又於兩京以近城寺院充安置坊籍定老幼貧乏乞丐之食日支米給錢以收養之我　朝於京府既立養濟院又於京城中東西就兩僧寺官給薪米爨熟以食貧丐之人每寺日支米三石　恩至渥也臣竊以謂兩寺之設日食有費然兩捨飯寺皆在僻靜之地易於作弊臣請東寺移於崇文門大街西寺移於宣武門大街人烟輳集去處每日差部屬官一員專提調光祿寺官一員司飯食每當食時兵馬官兵沿街趣召給與木籌依次散食仍令巡城御史監視有不如法及作弊者罪之如此非但貧窮得食亦使街道肅清雖然此事關繫非小京邑翼翼四方之極而使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垂首喪氣匍匐於周道之旁悲號於通衢之側　輦轂之下耳目所及尚乃如此何以視四達之觀聽豈不貽外夷之譏笑伏乞　聖明降賜勅諭榜文於通衢付其責於巡城御史兵馬司官今後有匍匐悲號于道路者坐以違例之罪

憫民之窮三　丘濬

臣按先王之於民也制為養生之法而使之得所養有不得其養者則施之以惠鮮之政制為瘞死之具而使之得

所藏有不得藏者則掩之以掩埋之令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也　聖祖於洪武三年詔天下貧民多以火葬有傷風化下禮部議禮部奏民間死葬不許焚化貧窮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空地設爲義塚一所　祖宗良法美意今皆廢弛乞　勑有司舉行是亦仁民之政之大者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

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絲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少循歷至於今日在在少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

發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場遊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栅塹者栅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題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　商輅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幷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年爲因水患田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等處四散趁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後山西北直隸幷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幷口外地方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各以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

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不無激變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方居住異日難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于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内順天等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并官員莊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有抛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乞 勑戸部計議出給榜文通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順天等八府所屬州縣等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内應開寫者當悉照本部節次奏准

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巡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分居處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通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盡人必易於賑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粮種糗等項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貸借俟有收成之日照數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懐然後計戸定差度田出賦清寃勾

臣隨所施設合新附之戸籍增漕收之厥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緣係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知伏候 聖裁

論均田　　羅欽順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地廣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經濟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

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屯營之田　　丘濬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戸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所以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勑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之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堤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經畫處置既定然

從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
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
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議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
事者必有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
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呼豈非後
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
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
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
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海御而下由白河以至
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

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
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
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
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
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
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
所資矣

折收俸糧事　　彭韶

切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　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
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爲多近年戶部止將秋糧
正數泒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
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已支訖就
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
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
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苦何
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
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
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
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
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

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
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
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
郡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息乞　勑戶部會官計議合無
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泒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
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
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外餘俸每
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
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
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

員俸糧亦不虧損矣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將奉何事例又於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脩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者尚日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又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一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定實支以別親疏　徐恪

臣於去年八月曾奏均俸糧以節糧儲大畧以為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　國初之府　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於　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逋欠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卒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以故　郡王將軍祿米不得富全支今常得　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年無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伍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反多一百石縣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孫若者有餘財應有餘粟作賓　王家榮華已極祿以百計歲祿亦厚況薛學之末比與　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太為過多欲將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比照　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illegible]

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
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兼支誠以
經費不足利害所關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　朝廷篤
念親親使疏不踰親祿不繼富稍節冗費以補缺乏旣而
廷臣議擬戶部查行奏蒙　皇上特賜　俞允有識聞之
咸以爲慶意謂此議必將裒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
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　國之計亦有
重輕今　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賦有限祿俸日增在
民者旣不可額外加徵在官者又不即數中裒益更數拾
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於今節省已爲太晚若更遲疑則

雖四海之富經賦所入豈能供此無窮之冗費哉況　周
府各　郡王教授出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
支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省令布政司
經畫[illegible]部未經畫一合再[illegible]乞　勅該部檢臣前奏合
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斟酌時
宜著爲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依施行所貴輕重適宜支
則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illegible]不下二十萬石積以歲月
數其可量況又推之以篤[illegible]盛可不惟小補伏乞
聖裁

請復常平疏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
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illegible]衣實王而
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illegible]備倉穀湖
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
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
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
冒領適長市道之奸抵斗追還竟書里老之計公僅稍急
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
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
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

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
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
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
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
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
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難開
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棄是不務則今年
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穀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
熄之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乞甚者乎是正謀
國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

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illegible]可[illegible]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
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為急務伏惟　聖慈留意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畧　　席書

竊謂　君出祿以待臣臣更代　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
官宜竭力以為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
夜竊計今日有司倉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粮又難遍給考
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
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
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
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

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
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
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
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备行
各該州縣設粥厰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
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厰者一體
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中起至麥熟為止以四箇月為
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
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
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

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
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前糴米作粥餘銀各散
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
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大靡所賑有等不致
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
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
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
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
天下今此而欲將今見在銀兩實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
多或竊冒餓者卒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

蓋萬失無能矣

裁革冗食節冗費奏　　張文

該總督粮儲侍郎陳清太監秦用給事中徐忱各奏太倉
銀兩蕩然一空畧無積蓄更合用措置等因查得先年各處
災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
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鹽粮者有給度牒僧道者有
採辦磚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
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盡懽弊端之[illegible]而於治[illegible]
再豈惟我　朝然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

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亦嘗貸數百萬乞
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其端不可長哉衣
以御用帶以娃燈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
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劾淡綱粟之例太監秦
文等徽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請納粟例不必拘户部謂
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旨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所藏
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之遂
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州縣困矣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
盡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隣乎仿之之前

各例也而又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可乙否言人
人殊誰適從哉所以諸臣之議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
及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習何一人有所啟納耶總理財
賦固户曹之職而經制　國用均之爲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内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
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法某人可法按近日之故典
某當可行或采擇陳言或留心條遺奏但要講求明白區畫
停當雖各見各出不必雷同而要期於至當所冀一旦沃
焦捧溺之勢紓則孚不[illegible]則以停當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之
內庭供用有賴而倉卒[illegible]無[illegible]財不[illegible]矣[illegible]

近年冗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
陛下合無　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
禮部於光祿寺司禮監於　内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
又　命下户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
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爲定制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
以備山陝各邊　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賞宴
樂賞賚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
由撙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
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爲粟尾牒爲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
乏古人有言　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

能節雖竭必盈此爲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制國用重事户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
處述一開具明白來説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
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税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
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
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
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
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
京衛官軍冬衣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　内府成造寶玩

等項正數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

詔書蠲免入既虧於原額而歲用仍過於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薊遼方緊急粮草缺之鎮巡等官疏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寄紫荊等處倒馬等處召買粮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　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　大婚禮等項之用一歲之間宮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歲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甚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正奸慝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揆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奢靡妄費爲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撙節於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未有不自

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天命至重

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嗇以爲豐伸縮以爲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之至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

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　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夤緣希圖服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近年科徵雞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爲帷惜中人之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適者

皇上體念民窮財竭亂俗僭侈特

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爲

陛下躬行儉約其效

必肇於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
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 祖宗
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儉崇尚節約一銀一
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底藏之官
物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 勑司禮監 御用等
監凡百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素
使度數不增於前而法可垂於後矣再乞 勑光祿寺查
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支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
該減革者 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覩 聖意所在翕
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

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
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
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
該二百餘萬其他芻料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
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分之七爲經費
而備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
日增水旱頻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
貴官賞賚不貲筵席遊賞供應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
之費掌財賦者惟務備辦之名姑以大者言之如 內承

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
於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
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
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
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
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
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
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
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
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

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
等項俱敷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
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
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
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草
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
調度尙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蹙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
若不亟爲裁節年復一年虛耗何及合無戶部約 祖宗
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額酌爲中制永示遵
守今後非成造 上用物件及 王府寶冊等項不得用金

非　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　舊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投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留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　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致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間錢粮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關各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況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討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粮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災異陳言

倪岳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直隸淮安揚州蘇州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輻輳之處　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折客商船隻亦未見留難蓋通判等官職卑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

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為能專以嚴刻為風力箒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皆借名入已無可查盤況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為賓客巡按官待以顛預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懼怕征求多至賣船棄業此豈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願　聖明俯恤民隱特　勅該部停止新例遵復　舊制仍　勅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不虧庶幾人心快悅怨氣消弭而天意可回矣

會計錢粮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粮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塩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塩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粮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

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逝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
內杳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
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
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
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
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
繁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 皇上憫天
下民物凋弊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
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邊糧儲支實

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觔稱日泛如何制之
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無節如何處
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
給之無節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
如何制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
邊方得實濟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
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貢飆以何年
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
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存
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于災傷蠲免但糧又

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
澤矣

論邊屯　王鏊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
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
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
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
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

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
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
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使給耒耜
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
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
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
緡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論屯種　孫原貞

天下軍衛設立屯所軍士屯田秋成比較子粒舊有事例
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贍二人之用

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發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十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為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幾百萬之兵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餽餉欲倉廪充實其可得乎

撫恤屯田官軍事　方日乾

一曰召佃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陪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墾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数圩一圩之田又分散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責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窵遠孰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爲數畝之地而倍五十畝之稅故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佃者日荒賠者愈賠愈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舍餘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討給執照承種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二年滿日方許徵納照爲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云云並隔遠遠則不便於全領荒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暫停租稅則人懼於賠誤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盡堪耕闢乞聽本衙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墾畝數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俱種子之費待三年成熟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过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於全領又不患於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捨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刻期可熟稅額不患於虧欠矣

一曰調通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illegible]認前項屯粮不係災傷應免之数各官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逃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頃訪得前項無徵粮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賠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荒歉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粮並皆鬻妻典子為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粮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

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各官俸糧拜無關支之望矣今
南京戶部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任過
俸糧通行扣筭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之數其有
不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illegible]竊惟
各官所任之俸已係在官今後以之准抵通糧[illegible]
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illegible]
坍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illegible]
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
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
仍舊任俸庶幾人心有所懲儆欠補完否則各官之俸

可任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
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
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
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
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扼之虞矣
一曰蠲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
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
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
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
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

荒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
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
曠地蔓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
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
交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
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
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
照常輸納見荒田頃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効一
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
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

一項恐亦有碍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効
一體徵收切恐法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
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
靖六等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
田監察御史唐勲王世爵等累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坍荒
田若干頃畝坍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
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
豁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
稱便今大約計筭勘實各衛坍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
畝一分委實崩坍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

的係久荒難於開墾若非薄税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某等官所議將前項沿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粮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五厘共加出一千五百二十四兩每粮一石折銀五錢准補欠額粮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三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陞出粮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墾畝段俱赴本衛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己業量寬二年租税待二年之後田已

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税廣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蕪久遠措力極難則興[illegible]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荒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家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粮税最為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派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

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行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徵作比較國税可均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粮屯弊庶幾可清矣

興利補弊以裨屯政事　　方日乾

一曰備賑濟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粮各項軍役固皆含苦然未有如屯軍之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粮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粮於公牛粮種子稍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粮贍家之用一遇凶歉輒便流移查得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粮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

五十餘年饑荒屢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緣本衛門自無積蓄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為是以叅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別無別處至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行為各屯設立倉廒將本衛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並倉廒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別徑斗級看守人役謀議甚至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經應天府等州縣逃回臣奉　命以來問過贓罰紙米贓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為率除八分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衛門[illegible]外查得贓罰銀尚有

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并原價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倉若遇大荒之年審實極貧軍餘各就地方倉厫支領造冊奏繳厫倉厫無創立之煩關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亦增賑貸有賴屯軍不致逃亡矣

一曰處坍江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隄捍禦江流只靠沿隄栽補楊柳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未沒者江潮往来亦成磽地遞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嘉靖八年已經奏　命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来又經三年近歲江潮尤爲洪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隨爲題臣查得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陸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定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軍難以包賠極貧之户未

江

完實爲窮軍償賠前銀若不亟爲分豁誠恐隱蔽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勘踏果係坍沒量爲分豁額糧則國課不虧窮軍亦裕矣

廣屯種　　胡世寧

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賤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論彼充軍爲民人犯宜責衙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爲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

覈屯田以祿　宗室　　徐恪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獘生於先年之因循分之於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　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　皇明祖訓　親王　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

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實儲蓄省轉輸足兵食之計
非爲　藩國之私比年以來　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田
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奏陳要
將衛所及　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覈實遺
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佔屯田俱
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寧國二衛
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
給卷冊可查今　周府并　原武滎平胙城永寧汝陽鎮
平各　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附近軍民領種
納糧　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即是護衛屯田以臣
觀之各　郡王皆出　周府當其分　封之初祿米定於
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　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
各府若是其多　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
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查
如失固有節承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　恩分豁却
又較此爲有光　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
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
繼合得　敕府莊田包占各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
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　徽府前項莊田事
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似爲善策兼盡人情似亦頗便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長史
等官將各　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
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　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
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奉國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
餘下歲派存留糧却係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
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似此則　王府不失
所有而無分撥之　請　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憂
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定經制以裕國用　李承勛

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爲虐政既不量
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雖然而收之然而用是謂無政考
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
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
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
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
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
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計若干首兩京次各邊各省直隸
各府每歲所入所出備列其的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
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
則會九卿於堂上料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

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謹而從之又考今之所以浮
者謹而約之至於衆多並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
融調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撥造黃
冊一本進呈以備　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
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
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會秦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
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
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
毋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
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

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定祿米疏　　林俊

題為定祿米以蘇民困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巡視衙門
批老人徐本潤等呈照得坐派江西各　親王祿米每石
該納銀一兩六錢　郡王府祿米每石該納銀一兩三錢
照得本處米價每石止該銀四錢五分實難辦納近例
親王祿米守巡官督同長史正平收受　郡王祿米有司
會官受米便反稱情願　親王祿米折銀一兩　郡王將
軍祿米折銀八錢布政司交納轉解等因又問刑條例
王府祿米本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干預攬納折收
銀兩多收米麥索要財物者旗校人等杖罪以上發邊遠
充軍官員內使監候奏　請發落查參節次題　准事例
立法非不周詳禁戒非不明切但　王府地方司府等官
既畏懼而不能阻遏巡撫巡按亦推避而不肯究治官校
肆其侵害無所懲戒小民受其困害無所控愬又申明前
例題行嚴加禁約及行巡撫巡按體念民苦用心訪察參
拏問發務臻實効等因題　准備行欽遵未久今奉前因
參看得各該祿米見例應收本色據呈却稱每石收銀一
兩六錢或一兩三錢見米時價止銀四錢五分據呈却稱
每石願納銀一兩及八錢以一兩六錢而論正米一石該

用米三石五斗五升五合五勺有零是　親王祿米歲額
一萬石歲支三萬五千五百五十石有零以一兩三錢而
論正米一石該用米二石八斗八升八合八勺有零是
郡王將軍祿米歲額一千石歲支二千八百八十八石八
斗有零誠為大過民何以堪恐事例難行奸弊未革其江
西各　郡王將軍性量臣不能知　淮寧益三府　殿下
委各寬大賢明豈不上體　聖懷下恤人隱但王府位嚴
地禁難伸控訴之門官校器忌迹嫌難施彈擊之力以故
小民欲逃刑而免累甘就重而捨輕意以事情豈真得已
其欲由布政司轉解正欲杜索害之源臣又聞　親王用

賞董大委與　郡王將軍不同伏望　聖明篤念親情俯
随民意特　勅府部從長計議將　淮寧益三府禄米并
郡王將軍禄米酌量等第定錄上取　聖裁著為常則條
行江西布政司近年徵收足色銀兩寄庫或每季或每月
長史司給印信領狀差官前來領　造各府官擅量為選
撥別用名缺暫且停補宗事無擾府民得簡便若必拘本
色恐似虛文再令送收恐仍前奬緣係定禄米以蘇民困
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叙淮關志後

淮關榷舟初未有志近有而亦未備今志則創於元岡馬
子增損裁定於敏齋喻子潤飾於北潭熊子而志始成矣
志成而制置之詳輸權之則應約之規歷之蹟紀述之
又居然可考也夫國有經費歲或不足而佐以商舟之權
非得已也若又從而錙求銖校以興為焉豈士君子體
國子民之心哉是故蒞事要求必以其政謹節宣惠存乎
其人得其人而政斯舉矣故曰理財之道必先用人喻子
公無平恕正己格物不煩此令而下不敢欺法以為教是
以程該商然而民戴之頌揚於道余適督鈔茲土嘗親閱
其事其果不在人乎其果不在人乎由是而知喻子之關
志為可傳也已仰惟　國制關稅輸鈔初行鈔法以便民
用尋征折銀非制然於國用[illegible]今征銀鈔仍舊制
也論者以比年諸邊北虜擾搶兵之費日從每每告匱
諸關稅之入曾未足支乃復收按[illegible]鈔之無用非計也
且錢鈔之法卒未能通以便民用而轉展滋末適又歸於
商家估客利獨何哉或曰錄羊存禮權契利用非所宜言
惟當　國計者知所取裁矣因喻子之請叙諸末簡云

量河渠以備規則　阮鶚

臣惟天津以北一帶河道本為漕運而設專官近年以來
中多淺阻在經紀則利於起剝在民船則苦於拘投在運
官則狃於胃破在軍士則減其羨餘上下相蔽彼此互爭
臣前親歷河西務地方詳加經理務便軍民緣是推類以
盡其餘而凡事之未便者審機度勢似不容不變通而以
時措之也故今年四月以來臨清衛糧船淺阻於天津以
北地方不能前進臣恐遲悞糧運隨差經歷詹鳴鳳等呈
知工部管河郎中荊應春切責委官胡寬賓華等調撥提
淺人夫分派各淺設法挑濬始得疏通但臣思今年如此
來歲可知今後合無責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會同巡倉
御史親詣各淺地方督率人夫逐一整理務使次年一
應糧船不阻而起剝若干等項疏等以一河河之水
合或有其可行也船之輕重係於水之深淺而剝船之多

參因之臣會同戶部鈔門主事華舜欽議於河西務及通
州石壩土壩各植木爲標上刻等級名曰水則令行令
委官華富李仲春將水則三等印發各運遵行即水則之
淺深知起剝之多寡或剝或否可坐而定而胃破者無所
用其計矣此則立標準以驗水勢之淺深或者其可行也
軍船起剝不得已借用民船拘留日久則費用日多臣訂
其工力與其食用知會戶部員外郎程珽行令各運自楊
花淺起者二兩二錢自楊村起者一兩九錢自河西務起
者一兩三錢自王家擺渡起者一兩自里二泗以北起者
六錢五分自蔡扒庄以北起者五錢五分自郝家務以北
起者四錢五分自中心樁以北起者二錢五分若運船直
抵石土二壩者免其脚價則拘留者庶乎其不擾矣此則
量難淺以議脚價之多寡或者其可行也水次兌運期限
不獨當嚴於運官而尤當嚴於有司蓋運官違限監兌者查
參之而有司違限則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臣欲刻之印信
文單責令運官執赴水次會同有司自某日運船抵水次
某日有司分派糧長花名某日較斛某日探米曬揚損折
若干加潤若干某日開兌某日兌完公同填給運官投文
之日送臣查考以便盡情參治庶完糧不違其期而經管
任催之罰不得偏累運官矣此則置長單以稽有司之遲
速或者其可行也督理倉場等官歲選官攅以供書辦昔
經題 請未賞舉行以故其進也百法鑽求其既也任意
盤據遂例生姦莫此爲甚臣於今年二月會同總督衙門
將應該書辦人員彌封考選照數鬮撥已經遵例一年一
換外但竊思臣職提督倉場兼理河道而漕政銀庫俱應
關防兼以交代不一較之事簡而任久者不同自今爲始
合無照依巡書期限亦三年一換庶事體之習熟有恒而
更替之期限有定假生姦或可免矣此則准巡書以定
書辦之久近或者其可行也倉場官攅冗員太多則束手
而冗食之者太衆但定制既定裁革實難臣欲於通倉守
支之人凡每廒坐放剩有正糧三千石以下者准照京倉
事例盤於見年代放而守支者即日起送以省冗濫蓋糧
米之來苦備千狀而坐食之冗歲費萬餘爲國惜財者雖
小不可忽也此則勤交盤以限官攅之去留或者其可行
也至於均驗給以普賞鈔之恩臣欲令運官預領於鈔關
不許踰年官封必驗於東廳然後給散廒數足而家給官
旗不至于尅減可也公體察以甦白糧之困臣欲於部運
之官得劾其貪於挾詐之黨得禁其惡庶發至而速完糧
戶不至於破亡可也抑輕齎以免借貸之苦運官自河西
務起剝既畢將官銀扣於鈔關船戶至張家灣卸糧而司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户部下

鹽法對録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煖閣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

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無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觔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贊曰請下户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户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屬精思治如此

鹽法議　王瓊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　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户部召商納粮草于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寄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鹽弊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辦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皆繁夫邊餉不預蓄於平時必

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輦不勞而利亦廣乞中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効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

而虜患無虞矣
二曰定勘合據洪武中所將茶塩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戸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戸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荳塩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塩及剙印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塩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塩法庶務俱行在戸部掌行惟塩發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京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戸部曰戸部改戸部為南京戸部而塩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戸部因無繳到中過塩粮勘合數目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粮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賫到勘合字號納過塩粮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遇正德十二年戸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戸部按勝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戸部徑自編發定到准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歸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粮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同

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荳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塩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塩粮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戸科收貯如遇奏開塩粮戸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塩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塩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荳塩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戸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戸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塩完畢將勘合類繳戸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粮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塩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塩下場記派訖二字支塩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塩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滞仍乞戒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塩法冊籍計塩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覈冬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

如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缺矣

鹽法疏　　何孟春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閱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面皚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課御史王[illegible]要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法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　勅楊一清即其已成所爲未周煎項鹽池若是計引查煩不如增額爲便即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乾燥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以道洮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違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處置鹽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云勢要奪其利也臣謹按鹽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利以充邊[illegible]之需於國計甚便然使　朝廷[illegible]而不下商賈畏空名而不入則[illegible]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名處轉運提舉等司僉竈以辦稅置倉以收鹽選官以蒞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通則利益厚此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轉輸極艱之地而使商賈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波歷萬里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有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聯掣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參其間憑陵假借支則先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爲奉承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爲乎小人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適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徼倖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竊爲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靳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權鹽之地兩淮爲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爲多然其大壞鹽法之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苦於兼并其二則今日勢要之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鹽法者多勢要壞兩浙之鹽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

蓋淮浙之鹽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其法在於竈丁爲鹵煑鹵成鹽以鹽納官然而逋負多而國課損者何也夫欲竈丁必有攤場欲煑鹵必有草蕩今之場蕩悉爲總催者所併而鹽課又爲總催者所欺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煑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下欺竈戶上負　國課百計遷延以覬一赦而已伊欲處之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爲常以殺人爲戲驟不可剪則比之勢要差爲易處茍使出鹽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鹽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長蘆之鹽利者雖曰　朝廷業已許之然非法意臣以爲與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恩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上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竈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謀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俗而論之伏候進止

鹽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爲運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亡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淮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illegible]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衆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泰龔騰近日王𤨏頭董琦董璉王棣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讐殺雖旋就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衆販私鹽失今不爲之計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鹽貨流通餘鹽皆有下落使鹽徒解散方爲有益緣各鹽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松江分司鹽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縣浦東袁浦青村下砂南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兩浙外客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二引折一大引各四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其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鄉竈丁無徵鹽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鹽課俱係竈丁出辦餘鹽卻不許變易銀兩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竈丁餘鹽亦不許自賣食所餘鹽既不許貨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鬻販何以存活凡議鹽法者皆稱商鹽宜通私鹽宜塞其實商鹽未嘗不害私鹽未嘗不通然商鹽之塞官自塞之私鹽之通官自通之蓋商鹽以引目爲名利在買來

入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驗為名利在縱容夾帶又不追退引所以商鹽但求苟免積役其實滲漏影射居多故謂商鹽未嘗不害官司巡捕私鹽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戶俱食私鹽故謂私鹽未嘗不通鹽法至此豈惟商鹽不通併商鹽亦俱變為私鹽各處私販鹽徒相聚為害難以處置所以處置之方專在處置餘鹽且竈丁煎鹽辦課即是民戶種田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竈丁辦課餘鹽却作私鹽一切有禁況鹽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竈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illegible]理實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鹽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竈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備從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責令總催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鹽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停鹽待價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鹽衙門各場餘鹽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肩挑背負并水路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過行鹽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illegible]竈丁既知餘鹽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illegible]

容乎買必不嘗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鹽不禁轉賣必不肯法聚衆與販前項越境淮鹽無處發賣不禁自止自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蘇縣不辦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鹽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兌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祖宗開中以實邊儲之法或謂私鹽自來有禁不知鹽法自來亦有不同如洪武年間竈丁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鹽課立有定額又餘鹽亦有本場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鹽一是原額在官工本一是不肯送官受價罪以私鹽情法猶有可據此後煎鹽工本既不出於官竈丁餘鹽又不為收買徒獨禁賣私鹽之法未見處置但餘鹽夾帶委棄之理鹽徒夾帶聚衆之勢官司決難于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法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為可慮伏惟詳議早見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淮鹽利弊議　　霍韜

切謂立法須公而濟行法須嚴而寄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淮安額鹽數十萬家業棄農畝專販私鹽故[illegible]有司官司不敢追詰近年侍衆往來為劫此際不[illegible]

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望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循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粮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宗年鹽也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今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

場遇邊粮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叄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買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以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淮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奸權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賣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有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羅堆所在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銀日損自御史叅起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為小引稅銀壹兩剛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也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從以長蘆兩浙課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從以市利則鹽價益以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

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條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　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行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

定鹽引各商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粮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粮二斗聽與竈户價買久之後商人與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户不辯驗官引輙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發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事參之弊革鹽場積年積害客商之弊二邊選廉而有才者二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鹽商納粮即與收受不許糶糴納不色粮責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害人害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後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粮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于商人害阻壞鹽法者即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備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休戚邊方應裏共爲一心兩部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備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其課農設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户者甚厚每辦鹽一引給工米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恤竈丁者甚厚取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寬竈户上以總利權

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户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又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矣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逋乃區區賑濟區區復千日扼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遠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七錢而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盛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趣矣則私鹽如何不益盛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送無寧日頑民挾刃旅而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烏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十場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悍頑很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

反向塩徒丐塩乞食矣塩徒千百白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誤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塩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懼罪畏以逃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憐將綏撫之則積猾愈甚禍變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決之之與而弱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塩利猶治河患也治塩利不究其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疏導之策惟衛之爲陂堰壅爲溝洫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於土厚其

隄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法事例叢瑣無益塩利秖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與淮塩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責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塩利不與邊儲不實邊民不益邊地不闢不收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已舉兩淮即天下可知矣

進塩場圖詩疏畧　彭韶

□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邠風七篇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今述竈丁辛苦始識其艱苦煎熬全賴竈戶雖有分業塗滷淋煎衣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課餘悉還債主三難言語以無言小屋數椽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或欲守無人不守無入此言薪之苦也晒灰淋滷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陰寒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

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償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塩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仰慰雖困涇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事情畧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迹臣不勝願幸之至

條群議大修邊政以實邊儲事　梁材

四川道監察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徵薄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

十二萬引七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正德年間漸至四錢五分今雖題准淮塩六錢但近年以來有等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賣窩之獘塩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獘管粮衙門則有例外勸借私增斗頭多收大耗之獘及搬運粮草則有各場官攢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獘粮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搭配支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責其實效一則清理屯田之廢一則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粮草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

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塩課以時而掣合無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并管粮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商有利無害飛輓來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湧之價自平則餘塩之利可無賴矣等因又為計處塩課以裕國儲事該户科都給事中蔡經題稱　國家開設塩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者以為咎在餘塩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塩法之壞不特餘塩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撥屯種有收米穀價賤時或開中上納無

難遲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塩價增至六錢而搭配長蘆又難支給至於餘塩納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　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無今後將派去淮塩照原價仍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塩姑令折銀上納如遇年豊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若秤掣餘塩立為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若無貲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其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塩價值[illegible]充年巡塩御史[illegible]奏准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制其[illegible]革除塩惟關正課然此自今伊

始責之撫按官員盡復屯田之舊大收屯種之利數年之後庶可議行等因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洪武年間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永樂年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年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年以來浙塩增至四錢淮塩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豊穀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處餘塩查照近年事例塩二百斤淮商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為平市之法仍要嚴禁各商勿令縱打大包餘塩數多無過正引斤數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聽從其便其所入餘塩價時

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法外抑勒及於未程輙未發之先亦不許令預貸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辦少者少收多不爲功少不爲嫌淮浙正鹽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令而爲之中制淮鹽每引裁去一錢浙鹽每引裁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比之各邊尤甚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鹽不必搭配別處遼鎮亦免搭一商旨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鹽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支夫餘課可無盈邊鹽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權宜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商人難於上納若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開中召商圖省飛輓之意云法有時而窮若待屯田修舉必須數年之後又如益給之出策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久矣壕堡不修武備廢弛虜騎犯殘我禾苗固有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賞不時剋削不禁士卒疲憊家無耒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冊籍不清又有爲官豪勢要乘機而侵欺占沒者矣今欲大加整頓爲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難同腹裏急之則生變緩之苟長奸況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大臣整理未免煩擾故其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合無各另請 勑一道伏乞 天語令各邊巡撫官督同管糧官修舉屯政選委衛所廉幹官員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提綱挈領詳條逐件着實舉行開墾荒蕪禁革勢佔查理侵欺尤須修築屯堡遇警有備嚴謹烽堠量爲防護毋致虜掠使得盡力農畝以底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管屯官員勤能者旌賞怠墮者黜罰每歲秋成十一月間各邊巡撫等官與舉屯政事宜如開過荒田若干畝出勢佔若干追出侵欺若干徵過糧草料豆麥黍等項各若干獎勸過官吏若干逐一具本奏聞仍 勑本部查考通融分別等第 上請以示勸懲夫以久廢之事而欲責効旦夕勢亦難行亦要酌量時勢舉行有漸以二三年間務使屯政興修邊儲有備又何甚資引鹽之利哉夫鹽利屯田均爲濟邊二者常相須而不可偏廢者也臣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罰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之商使樂於趨納餘鹽正數下商免其附帶所以剗餘鹽之濫使所以隨宜至於興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鹽之利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鹽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也等因奉 聖旨這鹽課屯田事宜你每既議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又爲再議鹽法疑一衆論以

畫經久事該户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必盡收餘鹽
在官一以足軍儲一以息私販一以賑貧竈一以覓商[illegible]
一舉而四利興焉但户部覆本俱未及此等因該本部[illegible]
擬合無比照節年事例會推剛正風力大臣一員[illegible]
淮浙長蘆山東地方將都給事管懷理先後奏[illegible]
處要見餘鹽或盡撥邊或就彼解邊孰爲有益[illegible]
目或另立照票孰爲可行某運司餘鹽須增若干[illegible]
收某運司餘鹽須定若干價方爲便商等因題奉 聖旨
這鹽法係足邊急務 祖宗具有成法近年全被內外勢
要官員通同奸商買窩賣窩以致阻壞流弊滋甚你[illegible]

便行與各該巡鹽御史會同撫按官遵照成法查處清理
務要興利除害禁革弊端使並一一可行文書到日限三月
以裏回奏官不必差欽此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
地方都御史馬卿會同直隸巡按監察御史陳錫又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曾翀會同巡撫都御史周金唐胄巡按
監察御史鄭坤郭圻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曷會同
巡按監察御史姜潤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盧璣各議
覆前來該本部議照得 朝廷設鹽課開中本以助邊餉
年以來水旱頻仍邊隲多警加以邊餉徵解不全供億缺
乏每每告給 內帑所以都給事等官管懷理等博采群

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竈通商裕邊保 國之意但理會定
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 國初竈丁歲給工本
以資歲用商人無不守與鈔錠糶糧中納了畢還官各竈
竈丁將煎剩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設今則似難
行矣正統十三年將私剩糧米收買竈户餘鹽每二百斤
爲一引給與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鹽用遮洋運
船回還附搭赴儀真倉鹽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
中弘治二年令該運司收買竈丁納剩餘鹽以補官引
今亦俱難行矣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遏私販以
通官鹽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頒課以處餘鹽實今日救

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竈俱困而私販必致於盛行倍收
餘鹽則旱澇難濟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鹽例有引目餘
鹽夾帶者教若再增制則於 祖制有違餘鹽原無照票
總在正鹽包中若又另立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買守煎
守候不若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查數開邊竊恐天時
人事不同將來難繼淮浙正鹽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
經辟遞經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略
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欲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
退引占窩守引綬罰納救私販等項事宜計慮周詳皆於
鹽法有裨既該各該官會題前來合行移咨各該巡撫都

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巡鹽各該監察御史除兩浙河東雲南福建照舊遵行外其兩淮鹽引合依各官所議每包共計五百五十斤內二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原定價銀六錢近減一錢該銀五錢內二百六十五斤爲餘鹽淮南原定價銀八錢今減一錢五分該銀六錢五分淮北原定價銀六錢今減一錢該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共計二百五十斤原定價銀四錢近減五分該銀三錢五分餘鹽通共二百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紹興批驗所四錢溫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五斤爲正引長蘆定

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爲餘鹽長蘆兩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有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該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如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製

致顧彼失此以上正餘鹽斤各該巡按巡鹽御史嚴禁各商恪遵前數不得數外夾帶阻壞鹽法違者依律問罪就將夾帶之數照依時價追收入官賣鹽畢日將引告繳所在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按季類繳運司巡鹽御史年終通查各司府里分若干該繳退引若干未繳至三五千引之上將掌印正官參奏提問不必待其考滿給由其占窩一節本部今後開中引鹽給與印信文簿一扇行令管糧郎中如無郎中去處行巡撫都御史收掌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草若干方與准此隨將本商籍貫年貌并納完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合實收一併照簿填寫事完

將簿印封差人送部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冒嚴加查究干礙內外人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其守引一節本部今後每年正月將派過各運司引鹽數目即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抵贖等銀照依每引三釐扣算預行動支差官解赴南京戶部依數造引領回候商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仍各貯庫以備來年解造之費其幾罰一節除前項該帶餘鹽外但有數外夾帶鹽斤仍照前議問罪追價入官庶免阻壞正法及有開中勘合已完商人到進違限或因喪疾等項事故者聽巡鹽御史審勘是實准與分給若有規避那借罰穀上倉以備

賑濟弘治七年長蘆山東額運稍滯臨德二倉空虛故運
使宗鉞建議令商人就近納銀以通一時之變既而竟莫
能行所據前項引鹽相應照舊開邊報中私鹽不禁則官
鹽不行律例昭然奉行未至本部合再通行各該撫按官
轉行軍衛有司常川巡緝私鹽拿獲到官查照律例從重
問擬發落若有不行用心巡緝及受財縱放等項情弊就
聽撫按并巡鹽御史參奏提問治罪再照兩淮運司額鹽七
十萬五千引有零內除水鄉竈丁鹽九千一百四十九引
一百觔折納價銀解部見在竈丁實辦并召商買補逃亡
共計開邊正鹽止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有零每引俱以
五錢計之共該銀三十四萬八千一十五兩每包帶餘鹽
二百六十五觔淮南淮北大約俱以六錢計之共該銀四
十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八兩兩浙運司額鹽四十萬引有
零每引俱以三錢五分計之共該銀一十五萬四千兩包
帶餘鹽二百觔嘉興杭州紹興溫州大約俱以三錢計之
共該銀一十二萬二千兩長蘆運司額鹽一十三萬五千
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觔每引二錢五分共該銀三萬三
千九百四十三兩八錢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觔
帶掣鹽所大約俱以三錢一分計之共該銀四萬二千
十兩三錢山東運司額鹽八萬三千一百二十二引一

百二十四觔每引一錢五分共該銀一萬二千四百六十
八兩四錢每包帶餘鹽連包索二百二十五觔該銀三錢
二分共該銀二萬六千五百九十兩二錢上正鹽共銀五
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二錢餘鹽共銀六十一萬八
千三百七兩五錢通共正餘鹽銀一百一十六萬六千七
百三十四兩七錢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就赴各邊上
納銀兩似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晝一兩淮長蘆
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
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
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
則竈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鹽隨鹽收買之法必致齟
齬不合以此餘鹽難以開邊上納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爲
旺煎其餘月分爲衰閑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
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
地運司難於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就延商竈兩困本
部合再通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鹽
照數秤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院陳告查
勘是實行令運司止將正鹽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
勤煎竈丁納剩餘鹽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巡鹽
御史臨時設法區處或令有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

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
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用違者問罪監追完日發落
等因嘉靖十四年五月初三日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粮不多豈得有餘
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塩御史并大
小問刑衙門若有從問徒罪以上竈戶并一應干碍塩法
司事內因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
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
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厫收貯俱申巡塩
御史查考發賑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柰有無知官
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
牌觧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答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
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爲重害合令
巡塩御史不時吊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柰何奸民暗將田粮詭寄以圖避
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竈丁數名其
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
以上俱各通戶優免其餘全課塩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
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
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粮及豪強[illegible]詐差徭就將
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若詭[illegible]者依律問罪
田粮改正

應　詔陳言疏　王朝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鹽出于東南而塩利尤爲裕民之原資
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粮務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
塩粮召商報中謂之飛粮觀易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
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從者
其勢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塩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
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
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塩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
生齒漸繁而竈丁曠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
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
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觧
京者以消竈近海易於辦塩水鄉不諳煎燒易於辦價况
辦鹽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
時優恤小竈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
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盖以竈
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於關支無守候之弊而

已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零每引折銀貳
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
改留運司額鹽盡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給客收買
則商人樂從竈户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
納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等餘鹽價銀計
之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萬
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萬八千
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類解折色價
銀到部户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
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粮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

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剽掠之
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
除完納税粮之外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竈鹽既藏半折解
則納剩餘鹽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之計哉當此之
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於犯法此
興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艅而來其勢有不得不
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於官則歸於私若官引不足而
又禁私販是禁忍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爲人
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此其當復者
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

之重一則由于昭告倉鹽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
以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派清此盛則彼
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竈丁之所獲各處
官鹽足以備充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
其謀哉不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
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以艱難故先該巡
鹽御史有奏開販餘鹽者有奏開實空額引者又援引私
因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
多爲勢要所有一春先年　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
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豪爲名是矣

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
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
辭避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
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
實
　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竈丁可免於困極一事
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到部者
名爲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存額課鹽折納價
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前
項價銀聽候商人賫執勘合倉鈔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
補製鹽仍照例嚴禁腹裏及京師不得關支以杜弊端則

地方幸甚

讀鹽鐵論　方孝孺

吳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即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桑弘羊辯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為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為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可較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靡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也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緣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禎不然漢祚可復實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茶法　楊士奇

應天府批驗茶引所直隸常州府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浙江杭州府批驗茶引所節次關去茶引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署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查其居名問報或將引由成千成萬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産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哉又如南直隸常州府池州府徽州府浙江湖州府嚴州府衢州府紹興府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南康府九江府吉安府湖廣武昌府寶慶府長沙府荆州府四川成都府保寧府夔州府嘉定府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産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産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為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況批驗引由與之截角及搜驗有無夾帶乃批驗茶引所之職所退引該與截角今照前項三所却管賣引不行批驗名實不稱有乖職掌合無請給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賣茶及茶商興販茶貨告給引由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由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令前項産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干合用引由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回遞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驗[illegible]茶商路

引果無詐僞即將其人姓名籍貫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
府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觧繳
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閣領次年合用引
由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驗將引截角
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茶拿送本處官司
理問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
茶起數緣由造冊申達合干上司轉繳本部查考
一茶引由內茶引一道納銅錢一千文照茶一百觔茶由
一道納銅錢六百文照茶六十觔見行事例每引由一道
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

一諸人但犯私茶與鹽法一體治罪如將已批驗截角退
引入山影射照茶者同私茶論
一客商興販茶貨先赴產茶府州具報所買觔重依律納
課買引照茶出境發賣如至住賣去處賣畢隨即於所在
官司繳納原引如或停藏影射者同私茶論
一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商興販者初犯笞三十
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俱倍追原價沒
官
一茶引不許相離有茶無引多餘夾帶並依私茶定論
一茶商販到茶貨經過批驗所須要依例批驗將引由截

角別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
一僞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捉人賞銀二十兩
一賣茶去處赴宜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
驗價值納課
一販茶不拘地方欲令兩淮山東長蘆三運司將鹽引紙
每張納鈔一貫

漕輓之宜一　丘濬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皆曰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
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非
若今役食粮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

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
多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粮及出運又有行粮支給
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
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
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
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
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
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米行綱米所
以耗損運卒所以困弊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

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失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所泛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河淺之患灘洪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崖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裹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議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省苫蓋艎中宜加之艎板上護以竹簟笭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

然則宋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筏近江處可用蒲草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

漕運之宜二　丘濬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秔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illegible]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illegible]）浙財賦每歲所辦粮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

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據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事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

爲意外之虞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直隸蘇州松江三府）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港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守道忽見雲起即促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臣章句末儒偶有臆見非敢以爲決然可行也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國朝運法五變　　邵寶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儧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儧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君子重之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歲運條下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十[illegible]其言河漕運不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即目海[illegible]

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門專領事不臨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淮揚徐兗等處歲運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撥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衛倉徵收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支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餘海運始罷運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運每石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運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準其數然不為常例

止扣解羨餘疏　楊宏

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以起運各官軍收掌裒多益寡隨便完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欠賠償之名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銷裝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

國遇家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經紀仍舊盛鞘印封至通州叅將處查算額腳支用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徵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卻於壓總扣筭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為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為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柰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

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用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史冊伏惟　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廷之財豈類此完糧餘銀以為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之今古至中國豈無冗兵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收於輸運之手運於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illegible]而不能裁損者顧所得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僦顧水陸車腳之用析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含糴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畋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備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論漕運積債之害　　叢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缺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至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敷分償債主經手官旗畏債主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

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重大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腳貴輕齎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管幹已事假以糴買糧為由誑借債負遺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債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矧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剃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権宜

區處設法改椓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粮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塩雇傭李沆運船令載塩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别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勑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户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塩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納塩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似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陪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粮月粮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廵按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刬今漕運俍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粮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兇數多及有司官員繆於催徵桓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索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一也

軍士在外有行粮也自水次以至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況每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内有買累逃亡者仍又賴此顧人牽挽中間忍饑輸□者不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交兌有輕齎也户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盤剥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顧車及進倉使用并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車脚大青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户科户部有見于兹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　勑處分以平之車户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自兹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颺揚太重或以易換還窮衆總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宣宗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户衛鎮撫各六錠百户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比先年間欽賞値

錢儘穀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歲所得不敷一飽之
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
外再無分毫所掛加米一節先年曾暫行之雖宿債之多
不足以盡償一時之急可以少濟援之事體此亦相應如
蒙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
移本部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候
今歲各衛所完粮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
借因何使用果係粮米虧折輕齎短少迹已明著事非由
私勢不容已決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
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
即便停止原券對衆燒毀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
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
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
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歛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假
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參奏以從重譴以後每年運
粮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為定例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
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
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粮儲四百萬石
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
司衛所官軍運粮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
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
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紀聯絡便備運也
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
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
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
重於遮南漕運官軍矣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
津三衛通州四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
運粮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
治十三年因團營缺人暫撥正軍千名補操却運原運餘
丁七百名一槩退撥閑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粮米
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遮洋把總內折銀米粮
撥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
為經久之計合無將撥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粮
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粮米五萬四千
一百三十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閑衛所撥補或將通州
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于本衛選補餘丁一千
名同原運撥回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
運薊州折銀粮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運赴通州倉

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弊者折運
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
遇洋船內有選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裁下船內幫補代
運如此漕運情冤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
得爲貢鋪總納粘之利最爲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
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
糧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興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
總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俱却在儀真官軍
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僱船裝運儀真壩上上
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
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腳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
官軍年年借債輾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
必以南京各衛爲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
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壩前去南直隸
蘇州等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
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壩與僱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
米不同其爲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
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腳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腳米
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
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爲始將南京

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苦樂均平運軍甦息矣

運軍順帶土貨不許官司稽留奏　戚鳳

查得洪熙元年節該欽奉　勅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
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
陪補朕甚憫之今後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
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合運　勅諭
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當
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
戶部欽奉　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
賊生發阻截運道燒毀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
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剝淺等項支費你部裏還
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仰惟　朝廷優恤運軍之
典至詳至切爲臣下者正宜遵守奉行奈何近年所司罔
肯體恤運船但帶柴米竹木等物經過瓜儀抵京大小官
司俱要攔阻搜盤求索虐害雖流涕哀乞終不憫惻至於
空船回還又假以盤查爲由每處拘留三五日或十數日
勒取執結不容放行雖纖悉微細之物亦皆搜去甚至有
將官軍行李衣鞋公然挾制並取不敢言喘如斯之害已
非一日切以鹽之得利惟在瓜儀如淮揚鹽徒禁理固相應
令德州臨清東昌濟寧處處搜盤況彼處地道早寒閘河

以多年年回船凍阻獨滯於淺如蒙乞　勅該部再將前
例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船所帶土貨等
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官軍剥淺守凍盤費之資不許違
例阻當攪害若官軍無機不將運船裝糧滿載客貨妨誤
糧運者事發仍照例追究衛所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
帶私鹽聽淮揚官司依法拏解禁治施行

議消耗以平收放　阮鶚

臣伏覩　大明律內開載凡各倉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
自行槩平斛交收作數支銷依令准除折耗但有附餘錢
糧須要盡實報官明白正收作數此　祖宗成法歷代遵

守並無拘定附餘數目何也蓋以倉廒之坐落者其地形
之燥濕不同雀鼠之生息其蠹耗之多寡不一故附餘之
糧必臨時從實計筭不能一槩拘定而遂緣以為例也迫
至正德年間管倉人員隸於內臣比時放糧一廒適有附
餘米四百八十石伊遂執為定規以例其餘更不復論其
支剩實數之多寡也後雖更設官員然皆襲舛承訛未經
裁正臣自提督倉場以來緣照議單內事理凡京倉收糧
加耗則例兌運者每石七升改兌者每石四升支運者每
石一尖一平適融加筭每正粮一石大約加耗不過六升
運以七八年之久而一廒之米方得支盡則是每米一石

在廒每年折耗米不過七合有零又况雀鼠之蠹耗暑濕
之蒸浥正糧不致虧折亦已幸矣又欲於陞升耗糧之內
省存四升求足四百八十石之數若非神運鬼輸何能取
足是以放糧之時必須低窪斛面以充附餘至於收糧之
際又欲告增斛面以備折耗各執一端互相爭競而漕運
官軍尤被留難以致往往欠負賠補夫以倉庾錢糧平收
平放乃　祖宗成法載在律例所當遵行者也乃至增減
斛面以充附餘則徇私意而滋宿弊而損　朝廷公平正大
之體者莫此為甚如蒙乞　勅該部斟酌裁正凡有附餘
隨其多寡盡實報官作正支銷不許拘定則例其漕運人

員許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不許踢斛淋尖其支放月糧
軍士照依較勘斗斛唱名給散不許短少升合當事諸臣
敢有仍蹈前獘致壞成法容臣等指實參奏如此則政令
一而上有道揆奸弊祛而下有法守矣

奏處大患船糧疏

竊照臣猥以庸劣積病孱弱誤蒙　聖明簡用方未復任
即遭此大患漂失糧米數多淹死官軍臣聞不勝驚惶寢
食兼廢無以自安除待罪外臣查得漕運議單內一款漂
流糧米所在官司奏到之日一面行巡按御史嚴查勘報
一面先將運到糧米照例就將兌運京糧減除通倉上納

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粮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是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州倉缺廒不必減除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晒一千石亦兩平收受每石省下晒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晒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又一欵自嘉靖二十二年為始漕運粮米漂流船粮照舊奏勘處豁其官軍侵盗費用照舊叅提外其過洪閘遇風浪灘淺等項船存粮米漂失多寡者割審該幇官旗衆証相同若果漂流損失不係官軍侵盗者就將該幇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查筭扣失

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觧各該倉庫收米折粮應用如該幇官旗羨餘銀筭不足損失米價就將該衛該總運內扣除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如扣補餘剩照舊給軍等因節該戶部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今據前因為照前項漂流粮米委係非常水患衝滚無存節經巡倉御史委差多官勘明叅奏所據前項粮米除大河等衛尋獲旗甲趙向老等六船係船存粮漂各將撈獲濕米分散各船易換好米交納其餘漂失粮米共五百二十石五斗俱合比照洪閘灘淺磕撞船存粮漂多寡事例就將應給羨餘銀兩責限買米上納或買不便查筭損失米數每石折銀七錢徑觧

各該倉庫收支應用務要當年補足原數其潘眞等二十四船係全漂流無存正粮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六斗五升四合相應遵照全船漂流減撥京粮通倉上納事例處納或今免晒以省脚耗陪補竊照前項全船漂流與船存粮漂事例分別甚明其職議單非臣所敢擅擬再照各總官員自六月二十五日以來為因衛次在壩稽誤進粮其彼此四總軍船雖納完者亦不敢支領羨餘俱各守候計經三箇月日尚未發船回還明年又該全運缺船千餘艘軍夫計將來之事誠當豫為所據漂沒官軍各越千里之程身為 國儲一旦遭此災患隨粮漂失不知去向實為可

憫即今京城內外因患漂沒之家俱蒙 聖恩垂恤百姓雖騰感沾 天澤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重計乞勅該部將前項漂流粮米并各該官旗查照節年漂流事例早為處發軍船回還亟圖下年全運之計其淹故官軍照例令各該衛所查出今年應支俸粮并羨餘銀兩全給家屬存恤以溥 皇上一視之仁螻蟻群生不勝仰戴之至幸甚

議處缺銀修造船隻以濟全運并議折銀疏

議查嘉靖二十五年以前各處災傷間有折色衛所沿

[illegible]五十二石[illegible]至七百餘石敵船重載洶水疲[illegible]

甚艱隨路報患如寧波衛指揮領松一帶大患船八隻失米一千四百四十餘石小患損失不計委實錢粮可惜追陪可憫臣司統領沿途目擊豈能自安爲今之計必將先年原題未補造船一千數內量行補造二百隻撥浙江下江二總缺船衛所領駕裝運少甦重艱該銀二萬兩幷給裝周應禎總年例修船銀一萬一千兩俱係十分緊要誠難缺少即今十月以發急爲議處修造已遲萬一誤事獲罪何及臣查嘉靖初年補造事故運船俱借運司餘鹽銀兩應用前項或備造用不可借支查得征年粮運解貯太倉銀庫扣省等項銀兩俱係漕運錢粮似應查發修造以

濟全運然此數亦有限若以後俱是全運未免不繼尚當別圖料銀修造以爲經久之圖臣復思舊例漕運粮斛四百萬石不得虧欠議單內一欵倘有災傷等項停免於附近府分撥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漕運官就臨德二倉衆數支運撥補務不失原運四百萬石之數爲災傷停免而言夫災傷例當停免然恐虧　國計且以臨德二倉粮米支運有限故准折銀往年蓋於災傷停免之中以爲減折非無故折銀坐虧　國計故減存料銀自漕運以來之所未有修造淺船一向所需竊皆有昔相承之法臣愚以爲理財之道莫要於本折通融互用如飢飽寒溫各適其宜

然之宜而已是故惟財與泉同謂之理蓋得其理則贏失其理則屈無他道也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則取民所有而民不爲困京儲大本以充雖連年全運縻苦劇費在所不惜遇奏災傷或應停免者量減折色以存　國計使民易出辦運稍休息而折色相兼爲用於　國計亦不可無若俱運本色臣恐後之財力勞費難繼而公私所傷亦多未可爲一定經久之法也臣又嘗竊計漕運粮斛除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幷修造淺船料銀官軍行月等粮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費不易得如今年支放京軍月粮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糴得而賤用似爲可惜若以

元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二石放支公家所獲之利既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粮儲省積不愈於凶年重困吾民以取盈者乎候至米貴之年放支則軍需實濟京師之米價亦平而鼓舞者衆矣故常平之法自古稱善有則不至於傷農無則不至於價踊亦惟因時調停損益而已原非執一之法今於本折出納實寓常平原承夫舊蓋無不適其自然之宜以裕　國用非專於節運之勞徇民之欲者也臣今會議至京正舊運方集來運接始之時適遇　明旨因災修省之日特陳修造缺乏之由併獻一得之愚乞勅戶部將前項銀兩早爲查處給發亟今先冬修造以濟

下年全運併將裁折事宜再爲從長定議上　請以爲經久之圖不勝幸甚

論海運

海運爲　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於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昔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粮委之海也必欲爲事幾之備令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漂沒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鶻船皆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

軍與船衛分坐兗松江大倉等處近海粮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顧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論漕運

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粮運然河道粮運原只一事其事理不容分故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運衙門兼理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主事一員專司之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勑諭則各有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工部郎中等官設法疏築以便粮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於粮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一向事權歸一先年遇有河決事體重大則專　勑大臣一員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作缺補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故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皆不相爲也故管河都御史　勑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各該堤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防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料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　勑內該

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此原勑也近今添奉　勑諭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衞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並此　勑亦爲近年黃河遷變不常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爲黃河也先年漕運都御史總兵官每歲進京會議往迴查看河道比年都御史以巡撫地方常在巡按御史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公諫後再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洪淺阻粮運不

[illegible]卿不肯身任其責協力為處乃具本盡推之河道奉 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為二豈特岐而為二竟成仇讐凡運船上閘則用意窘虐之而洪閘使用比昔數倍漕法自此亂矣

論糧運

今太倉即平江劉家港元人海運開洋之處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俱輸納于此裝運入海以達直沽永樂九年開會通河十二年會通河成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杭嘉湖直隸蘇松常等府歲糧原坐太倉海運之數改送淮安倉交收鎮江廬鳳淮揚糧送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糧送濟寧倉交收令裡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倉糧運至通州倉每歲運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北京自是罷海運而為轉運也又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府除存留及起運南京外坐撥二百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戸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先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顧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永樂末年巡撫侍郎周忱會同平江伯陳瑄議奏民運糧儲俱於淮安瓜州水次加增船脚耗米對船兌與軍船領運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軍民兩利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宣德七年以右參將吳亮言江南浙江湖廣江西軍船各回本司府地方交兌請將州縣各於附近水次蓋設倉廒領兌不盡者令南京并江北衛所不下壩軍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小灘鎮交兌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交兌東平等州縣于安山交兌沂州等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水次頗多做此民糧仍有送納淮徐臨德諸倉者支運十分之四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納令南京并江北官軍顧民船於江南水次交兌軍船俱不下壩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至是兌運變而為長運矣至長運而制始定矣按自有漕運以來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漢唐則河船不入渭各於水次遞使置倉轉相遞運古今稱善漕者首劉晏原其用法然亦無踰此者 國初於水次淮徐臨德天津置倉正為轉運之計又稱傳以為五處要害之地萬一中原有變可以屯兵實察此意故只令五處俱設鎮守兵備守備等官是也歷 朝損益海運變為轉運轉運變為兌運兌運又變而為長運蓋因時便宜為軍民計也成化十年又議將民運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亦改就水次兌與軍船[illegible]既兌而[illegible]每歲又有變法支運所備益少倉

厫倒塌皆荒蕪矣今長運之法民無往復出納之擾軍得加增脚耗之利亦可謂長便之圖但湖廣浙江江西等軍船原於瓜淮交兌今各回本省水次領兌往復江河多涉一二千里之程守淺阻凍利害蓋相當也議者欲於臨德天津增置倉厫水適則舟船長運於京遇淺及凍則寓各倉然而又有觀望寄倉故爲遷延之弊嘉靖初以糧運連年凍阻數多又有復瓜淮交兌之議者而少司徒乃江南人懼民累執以爲不可乃止夫以湖廣江浙四五千里之運一船裝負四五百石之重十人撑挽一船挨幇而進往返萬里兼以修艌船隻買辦器具過湖越江守水剝淺道

路之難若督率少緩未有不凍阻者矣當時初罷瓜淮交兌改就各州縣水次民心甚樂其便船到水次即時交兌仍置酒作戲以待旗軍蓋有勞酧之意有主道焉有司亦以客禮待之軍民相悅其始未有不善及夫行之年久民忘其故軍士則漸有勒揹刁難之弊焉勒揹不已便有爭訟爭訟不已便有打鬪打鬪不已便有人命屢年問發邊衛充軍累死無數糧長則漸有糠粃濕潤之弊焉漸有閑倉留難守候之弊焉漸有集衆相持相打之弊焉漸有扶老病飢民誣賴之弊焉漸有誣申揑告含害之弊焉爭端日起奸弊日滋近年以來官軍赴各水次交兌若告債然

有司全然不理只言事冗運官不相見困甚有令各鋪戶不得賣酒米魚菜與各運糧官及掏治歇家不得容留安歇以困之必使官軍至於甚不得已哀懇求請之至而方爲之講兌有守候至數月方得領兌者亦不以　國家糧運之重軍士代運交納之難其心但謂糧運愆期虧折掛欠米色不堪罪在軍也不及民也故得以任意爲之而地方上司又曲爲庇護公心正論者能復幾人慮存軍國大計者又復幾人及戶部每年奏差主事一員分詣監兌然不能秉公作主者勢不能行亦有司也雖奉專　勑亦只求有司禮貌體面過去而已然又有不論糧米好惡逼軍交

兌示恩有司者亦甚多也其徇私納賄者又不必言且如領兌糧米務要乾圓潔淨此明例也如不能乾圓潔淨米色濕潤倉場窄狹不及曬揚以一石爲率明折多少爲準而加增之亦例也每年監兌主事出京必持漕例一本以行而此例更不能行但漫無所據而定奪之將何以服人且凡糧米進京通二倉必曬二日揚一日方收豈有不曬揚於交兌之日而曬揚於交納之日乎此糧運之所謂日難也夫瓜淮交兌久而便安固不可復易若不嚴交兌之期公濕潤之增禁困留之害蘇洪閘之難則長運之弊又豈特守淺凍阻而已耶司國計者所當軫念也譬如人之

一身心則君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一稟聽焉而聽命於心者若目焉目而耳焉耳手足自爲手足則支離其體矣支離其體而又可以圖存也哉

論糧運輕齎

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亦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顧車起剝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溢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帶此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米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河溢其成化一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於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於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命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困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借虛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蓋借公物以爲私賂希寵庇耳於是始有類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驗過發之議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暮欽遂因爲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欽雖即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其數咸務多獻以爲功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貲貽害不可勝言欽之俑始爲可罪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扣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投劄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攢每石一

壓則謂之壓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先年倉中使用初無定數每因人之狡懦而高下增減之司使用之人又有虛數以欺衆者屢致爭訐故此法一立一時人亦便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年各衛得以所帶本地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illegible]以此為應得又於數外求之為厚薄低昂矣盖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焉止故為法之不可不慎也後又革夫參將只選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又別准兩河起剝以抵其費為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又往往人皆以為言故又議以羨銀給軍夫羨餘不從扣之於官而又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蓋有說也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撐挽今以羨餘槩給之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杻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時濟中糧運俱作動聚數千人成群哄嚷官亦無如之何為弊一至於此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是故旗甲敗而運亦敝矣愚謂羨餘之利宜歸旗甲旗甲裕而運其有不裕哉衆軍則量賞之以酬其撐挽之勞可也蓋小人薄福領銀二三兩在手使不能勝斜群合夥飲酒宿娼無所不至然亦可惜但今之官司驗封查算者乃以給衆軍為公給旗甲為弊尊持此意不復詳辨而務扣刻旗甲之羨餘給軍以為蠹職使旗甲困苦揭債陷之死而不恤豈不謬哉

論太倉餘米

太倉總督廳板刻則例一廒兌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欠五十石或一百石以至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剩餘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叙初督倉場見餘米窖埋數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大司徒儉菴梁公材公曰此出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具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俑也周乃貯之空廒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廒明文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

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間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行槩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厫旗甲成化元年參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刮鐵收受戶部題奉 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目前之圖而無久長之慮彼當事者德存寬厚之意耳成化二年又該戶部題爲收受糧斛事奉 欽依准加八升今載入識單每石兌運加耗七升則是加耗米七升原爲尖斛而增今於加耗之外復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年予總漕運時每石只加一進倉便穀交納常有餘剩十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槩平收則軍逃運敝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蓋所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 國計根本所繫爲害者大耳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 國者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論運法

運法一船十人一人運正米三十七石分倉收貯共封識之中推一老成者綱領之謂之綱司次綱司者又有欄頭扶柁二人相協持之旗甲則管領之凡出納必同悉於綱司籍記之餘則共利少則共償其贏縮利害亦同也同船十人事猶一體以故交互糾察虛耗之弊沿途無盜賣之失而運於是乎興矣今也兌納皆旗甲一人衆則惟任勞苦一毫利害若不相關甚至一船皆顧倩無藉之夫以數百石之米付之一人苟非其人可乎此運之所以敝也是何也各處月糧不給軍日貧乏故也一船求旗甲一人之得人尚不可得況綱司族卒乎雖有設管在伍百法避之而領運之官營營自私誰復任怨以盡公道此運法之日敝而不可復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七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

禮部上

禮儀之節　丘濬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爲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汚之異者以此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纂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王朝之禮一　丘濬

臣按前代朝儀無一定之制時有更改惟我朝自祖宗以來至于今日率循舊章一日三朝自古帝王所無也每日晨興上便服御奉天門文東武西侍鳴鞭畢鴻臚寺卿唱入班百官行叩頭禮分班侍立翰林學士侍御座左錦衣衛官夾陛西立六科給事中分侍左右御史分班面向北立鴻臚官屬立其後先日謝恩見辭者于鴻臚寺報名至日先進午門外候百官叩頭畢鴻臚寺卿對御前宣奏姓名員數于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科引差使者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欽錄次鴻臚官奏藩府邊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官新陞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乘輦往御武英殿或文華殿[illegible]臨日率如此至午後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儀也每月朔望上具皮弁服御正殿百官公服叩頭畢分班侍立鴻臚卿宣奏謝恩見辭員數畢上出奉天門視朝如常儀臣竊考前代之制有所謂捲班放仗入閤等名目或失於粗畧或失於煩瑣惟今日朝儀酌古准今實爲得中洪武二十年冬十月太祖皇帝諭大臣曰近者臣僚等

革體統多未得宜爾等宜著禮儀以為定式乃會官著為禮儀定式一書凡三十七條所謂朝參之禮有八焉頒行既久而奉行者偶因一時之便遂襲以為故事傍觀者雖知其非而不敢以為言後來因以為當然者亦或有之切觀前代朝會班次儀注皆著成圖式載在文獻通考諸書者可考也乞　勅大臣及翰林院鴻臚寺官將　累朝實錄及禮儀定式等書并稽洪武永樂年間以來事例詳加講究隱括節潤畫為圖式懸於兩長安門用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俾人人知所趨避世世得以遵守永為定制云

王朝之禮二　丘濬

臣按後世大朝賀宴會之禮所由起自漢行歲首慶賀禮魏晉以後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所謂誕生日禮皆於是日行禮畢設大宴以享百官我　朝禮儀視前代為備文臣四品以上及諸學士武臣都督以上皆宴殿上經筵官及翰林講讀官尚寶司卿六科都給事中暨文臣五品堂上官武臣都指揮以上官宴中左中右門翰林院中書舍人左右春坊御史欽天監太醫院鴻臚寺官及五品以上官陪祀官宴於丹墀是日行禮畢該宴官更衣立殿外候　上至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候　上飲訖乃退即席簪花啐酒酒凡九進湯五進壽酒則終其二每歲三大朝賀及　郊祀禮成行慶賀禮凡四舉焉遇有故則賜鈔以代宴惟慶成則否臣竊以謂正旦長至遇故免筵可也惟　萬壽聖節天下藩服重臣親齎表賀有自萬里而來者無不望一霑醉酒飽德之恩請命禮官舉行之

章服議　宋濂

欽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氣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

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衮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謂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亟織成間以

雲朵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爲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歐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惑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迫於六代極矣至有繡畫鳳於衣以示差降飾圖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嘗推衮衣爲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爲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爲七星旁施屈鵜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爲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爲二十四焉使歐儒舉以爲言則群起搖

其吭矣不覩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尉將必從之曰章服當從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爲正

請行慶成宴疏　　唐皐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古之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慶成誠禮不可廢者　皇上因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誠攤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爲郊則尊　祖以配　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爭爲災變頻仍可追觀也　皇上升遐纘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禮舉罷替今臨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前此妨於國郊令將宴於歲首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曾以受賀爲非況災傷之甚今日當以省禮爲宜夫禮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其禮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體禮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

始而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竊稽諸典所識以考之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行葦之詩則因祭畢而宴祓之聲歌是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上其書有曰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天之禮以報所受命故郊義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廩禧賞賚其費不貲郊禮畢必宴樂宋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瀘河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召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爲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當郊而廢宴也坊見江淮告災

陛下惻然憫恤發公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爲民亦至矣要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爾況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爲祥之一端也爾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哉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 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覩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糾失儀疏　張寧

臣聞見君而不知謹者斯爲背禮知罪而不能懼者幾乎怙終背禮者敢常怙終者無忌有犯於此難逭於刑切照

廷遠伯石彪本以踈庸夙承叙蔭頃因微績超至大官德感生成已過草芥之分恩深豢養當懷犬馬之勞奈何無所用心遂致觧克由禮遛因有疾 皇上特以慈仁聽行調理視同休暇不責朝參乃於天順二年七月初六日既病痊而入覲當加敬而不忘及禮拜於外朝令侍班於中禁豈意本官處身不檢致令幞頭墜地已無加敬之誠及禮畢不入內班又失常朝之禮御史糾劾而不在 皇上寬宥而不知先雖過誤後實怙終臣等切聞古之人臣見君君適路寢然後敢退豈有上方視朝而敢背禮自便者乎文聞諸侯朝王稍有失儀或肉袒告罪豈若明知有犯而敢怙終自縱者乎即事原情法當無赦懲一戒百理難曲全伏望 皇上以法斷恩以義制事將本官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昭 國典

緝熙 聖學事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推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莽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莽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與義兵掃

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刻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遼比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其講尚書

參核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既脩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 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脩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脩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論東宮官

王鏊

昔者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所以保其身體傅之德義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下端正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所與居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其身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綱如此今 國家之東宮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而授書授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祈寒暑雨學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而知也又近世之弊患在上下不交然爲太子亦且未同於君今也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況爲君之日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教世子必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此所以學爲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下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授尚書於桓榮及爲天子矣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唐劉洎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仁宗於潛邸臣學從觀其教令長至燕勞 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爲表則 本朝之初亦未嘗如今制也 英宗幼沖當時大臣無深謀遠慮司將所好務爲尊奉君臣非祖宗之法本然也今雖未能如古之制亦宜稍復君臣之儀敎師友之分使宮僚日侍左右從容諫諍講讀之暇宴

欽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析榔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之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長久者用此道也漢宣帝時欲使外家許氏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爲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太子官屬已備復使外家監護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貞觀中選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詣資善堂恭見皇太子雖令升階列坐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恭見詔不許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見賓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階及門乾道七年討論東宮開講并慶賀辭謝禮儀宮僚講讀當依倣講筵稍殺其禮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賓禮恭見依官職序坐皇太子正席講讀官迭起如儀延英講罷復位節朔不受宮僚恭賀元日冬至詹事以下參賀謝辭初以常見之禮後離位致詞復位就坐茶湯罷詹事初上恭見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等初上恭見皇太子受拜庶子諭德乃講讀雖有坐受之禮止是五禮定三師朝賀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時以殊禮朝賀雖同庶僚乃命考定其儀曰唐制群臣朝賀東宮行四拜禮皇

太子答後二拜三公朝賀東宮前後俱答拜近代答拜之禮不行而三師之禮不可不重今擬凡大朝會前期設太子坐於大本堂設答拜褥位於堂中三師賓客諭德拜位於堂前至日太子常服陞座三師賓客常服入就坐位北向立皇太子起立南向贊四拜太子受前二拜答後二拜乃退

講學篇

王鏊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罷御　文華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然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退三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言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洛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詩人稱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宋儒謂時行者見群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今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常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

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君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葉琛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 詔告天下皆出 御製啓翰如飛群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古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復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賚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論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閒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

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之意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 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 經筵所以昭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此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請復經筵疏　湯鼐

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問考究古今刮劘治道 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

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奉大寶尤務精專侍從之官既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遍賜錢幣仍降 德音勉以啓沃龍遇優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殿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雖日講讀一過隨即掩卷雖日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

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按察司副使鄭紀鳳陽壽州知州劉槩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恕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遑　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皆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爲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月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使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

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爲此說以止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竟見　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斥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乃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　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　陛下擢任之隆錫賚之賜啓沃之効不識其果何爲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　陛下不亦大乎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曠此臣所以盡言爲　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彌四夷尚未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　陛下

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　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爲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　聖學以圖治理而答天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顧望以解天下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直可比隆湯武匹休　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宗人府題名記　　孫清

太祖高皇帝建宗人府以掌睦宗親族之事制以　親王之長主領府事其次則宗人令左右宗人正左右宗人皆

正一品以勳舊大臣佐之凡　玉牒派演支庶親疎立嫡
請名章奏文移必關歷而後行焉故宗人府列府部諸司
之首載在　祖訓及大明官制者甚詳洪武年間沿革不
可備考永樂初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宗人府爲行在
命駙馬都尉宋春候王寧署府事而宗人令宗人正宗人
諸員皆洪熙宣德間　皇親武定侯郭玹專署府事正統
三年始建府治吏部之北在東公生門之南革去行在二
字以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瑛掌之自是遂爲定制矣

傳奉事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年高念叔　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勑差官取來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中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
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
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　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
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
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
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爲淜湧必異常時
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大驚發之患所不能無保
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
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

殆三之二其爲艱窘不言可知　王欲來朝乃卓爲必經
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措而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大震
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此其未便者二也況
二年之間　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
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
爲寒心見者欲爲流涕今若加以　崇王來朝先遂所及
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
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爲之
慮者今果奉　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
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
廑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
寢　成命請命　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
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奉　聖
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
能欽此後復奉　旨免王來

選輔導預防閑以保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
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爲益篤縱欲敗度有
違　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亦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
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

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
莊公弟叔段毋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
爲候其惡深暴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
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斷親親之義或恕或
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　太
祖高皇帝天生聖武掃除胡元奄有中夏稱一時之陋俗
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過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
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藩藩屏　王室
藩王之子封爲郡王郡王長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爲鎮國
將軍以漸而降世爲奉國中尉　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

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
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
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
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
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
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
以各　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纔欲敗
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　秦晉蜀襄淮
德吉徽崇等府幷新封與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　王
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考其至全

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
來傳事俱係外人允百出入尤爲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
幷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亦有雖知所爲非禮不敢戒
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憚其妄奏欺侮難
問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爲有貲富異謀而
丞淫不道者有强奪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
殘而至成仇敵者有窩取外人之子爲嗣者有呼喚樂妓
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閫不肅致生外議者其他將軍潛入
富樂院宿娼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不足欠
負於人鞍馬全無徒步於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

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盡因違　祖訓事干　宗社
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革去
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
貽譏後世誠有玷於　朝廷若使府設輔導外官內官各
得其人早爲諫正　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鎮巡等官預爲
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縱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
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　勅各藩王除
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
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　勅司禮監於相應
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識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

誤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凌辱陷害其　郡王府每府給與內使二名專管宮閫事務及閽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　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并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容切具奏其郡王所爲不合禮度者教授　藩王容切戒飭如再不聽　藩王具奏情輕者降　勅切責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　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　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其　藩王府輔導官員亦要日逐請王於書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爲者各府　郡王自行禁治若　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爲不法之事會本着實具奏上　請區處其　藩王府選用妾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不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　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逾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哄財物又擅入王府教誘爲非者事發俱發邊遠充軍色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　宗室莫過於此臣切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爲不善事發容之則遺　祖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切惻之故敢冒昧上言

條陳事宜以重修省疏　　汪鋐

一議　請封查得見行事例凡　宗室將軍中尉一應子女俱候十五歲選婚其有年歲不同或原出生冊入府來歷不明通行駁勘所據前例遵行已久但近來各府長史多有不遵法守任意遲延或有使用不敷當求未及則干女年歲過例方與類請乞恩甚衆內中文又多年月不同冊氏錯誤至於應婚夫人姓氏表本到無結或結至無本互相背馳延緩以致查駁之間動經三歲遂使　聖明澄澤鬱而不流　宗室至親怨曠失所感傷和氣關係非輕候　命下行令各王府長史司啓王今後將軍中尉子女凡年歲已及即與具奏　請婚若奏內來文或年歲少差冊氏未的本部一面駁行查勘一面聽令選擇應婚子女一併開具奏繳若過期不行奏請夫人奏結不齊候至三月以上者俱聽本部查參行撫按該府長史等官究問則法令嚴明文移簡便而婚配亦不失時矣

一禁奸弊訪得合 王府差來內使儀賓官校人等俱是積年光棍熟知誆騙關節一槩 王府差遣乞 恩等項即便設計誆受金帛數多任意花銷使用或又收買土產往來買賣填實表文箱扛分外需索人夫接遞以致累擾驛傳及至到京先投積年窩戶窺探達止然後擬名朝見或又私自潛住京師動經年月往往用計營求打點各王府不知本部凡遇合行事理自有公道一應公務自有事例期限非書吏人等所能預力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行各處撫按衙門轉行各處王府長史司啟王知會今後但遇有公事奏理不得聽信差來人役多齎金帛稱來京使用打點亦不許本役私帶銀兩貨物其批文務要定限月日遠近銷繳到京之日徑報入會同館安歇事完即回但有潛住日久并在京各色人役容令安歇通同作弊者許廠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司訪拿俱各指實參送法司問以誆騙打點相應罪名仍行都察院出榜禁約則形跡無疑而弊源可息矣

一便關領照得各 王府將軍以下應得冠服等件已該本部議處題 准嘉靖六年正月以後授封者行令各該布政司給銀造辦外其嘉靖五年十二月以前授封未曾關給者其器物非一監局所造關領非一時可齊是以各府差人往返勞費日甚差來人役守候日久又有將關領出金銀絲段等項恣意花費無從查考遂使 朝廷有成造之費而該府無受惠之實相應擬處合候 命下本部將見在各王府差來人役責限回還仍行各該布政司轉行該長史教授啟王知會 一備查自嘉靖五年以前授封該府將軍中尉夫人等及郡縣鄉君儀賓一應宗室除已關領外其餘未領并先年遞下寄關物件逐一開具名位應得冠服等項件數造冊印鈐限嘉靖十二年春季類奏之時齎送赴部起 內府盡數查看明白陸續造完待本年各府冊封之日將前項物件領出給與副使順帶該府其不係冊封府分應該關領者責令該府所差 聖節冬至慶賀人員順齎前去該府俱各逐一交割仍令各該長史教授啟王將收過錢糧數目給散過名位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節年工部行造物件係是內府各監局造辦本部無憑查催仍乞 勅各監局查照該部原行一一造辦給領如有延緩一體查出參究則各府無守候之難而 恩惠實霑矣

一杜請乞照得 王府孝行等項舊例止應請 勅獎勵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內該 魯府奏鎮國將軍當沘繇蕃孝行可嘉欲自備工料各建坊門乞 賜坊名旌表

特恩賜名自此始關旌表之端而親王郡王將軍妃與夫人遂往往援引前例請乞不已切惟　朝廷于庶民之家凡有節孝等行　賜之旌表所以表其宅里以致特異于齊民之意至於天下王府則皆朱垣畫戶有不俟于旌表而後異者況　朝廷降　勅獎勵益以親親之懿待形天語之褒非　宗室孰能當此故　累朝以來宗藩善行止是寫　勅獎勵不立牌坊所以崇重宗室辨別貴賤立法最有意義且　天潢之裔孰非懿德若使有所表異分別既殊則淑慝互形亦非敦睦大同之道也況宗藩日衍樂善無窮若不斷之於今切恐將來無有紀極合無通行議處除已往外今後各王府如有節孝等事及卓異行跡親郡王或撫按官查奏前事本部俱照擬例請　勅獎勵仍通行天下王府今後不許奏請建立牌坊則體統正而風教同矣

一定條例查得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前多官奉
詔會議定王府條例十七條及本部節年題准事例不一俱遵行已久但見行條例載在刑書節年條例散於簿籍雖經屢次申明不過就事論事以故各宗枝不能周知事例惟務營求本部事例日煩難於稽閱殊爲未便合候
命下容臣等將王府見行條例及節年題准事例編成書帙請下廷臣集議如何可行具奏刊刻成書本部遵照施行仍乞徧　賜各王府宗室使皆便於誦閱有所遵守本部別項條例可行事件亦容臣等逐一抄謄編纂一體刊刻遵奉則　朝廷貞明之法恪慎不移有司畫一之規奉行惟謹由是法守易循而奸弊不作矣

一議　王謚臣等看得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必有謚號以表其行循制俱於乞　恩祭葬之時即　賜以謚弘治年間　唐王奏准凡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分巡等官郡王病故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各覈勘善惡事蹟逕日度其賢否方　賜以謚至今通行遵守但各王乞

恩祭葬到部方與行文各該衙門覈勘事跡回報至日題請謚號填寫銘旌前去始得安葬且如四川蜀府廣西靖江王府俱路途窵遠文移往返動經踰年差去掌行喪禮禮儀行人在彼守候葬畢方得回還以致往往乞　恩寬限其有司供應之繁本差耽延之久未免耗費財力多生究怨矧各王府親王郡王棺木暴露動經歲年亦足以上干和氣深爲不便合無今後但遇各王府親王郡王薨故亦附一面行移各該衙門覈勘平生行實不必候本部行文徑自具結呈部以憑題請庶宗室體魄早獲安妥而事體簡便久遠可行矣

一懷遠人照得我　朝與國一統四夷咸賓厚往薄來令有定制頃自正德年間來貪官猾胥緣此爲市所收段疋布絹稀鬆紕薄不堪服用夷人往往投遞番文嗚冤不平輙稱　先朝賞賜甚厚今日賞賜太薄雖節經本部題請行移工部并該監局衙門查處去後但所賞者仍舊不堪無以壓服夷心尊重國體所係甚大合無　勅令工部再照前勑申明轉行各該織造地方巡按衙門應解段疋之時行委的當官員看驗務要經緯堅緻堪以進用者方許起解若各處解到者有仍復稀鬆紕薄退回經該官匠定行提問收納之際經該衙門不許勒掯常例貽害小民凡遇各夷到館奉　旨給賞關領該監無得推調遲滯以致夷人久住致生怨嗟務使厚賞速歸庶足以感與四夷向服之情而悖戾之心消矣

一處貢馬照得天下各　王府凡遇　聖旦冬至正旦并謝　恩慶賀例該有馬進貢本部先准御馬監奏爲進貢馬疋不堪厩牧預擬以省靡費　國計事奉　欽依務要到部辨看毛齒堪中方行送監驗收已經遵行三四年矣但各王府享　上之誠雖同而遠近貧富不一加以差來人役多係積年或領價到京旋買或領馬中途變賣事完回府又稱雜費若干百計侵尅間有不堪驗退者亦必行移責備該府是利歸奸人罪坐宗親甚非事體合無行移各王府長史司啓王知會今後應進貢馬匹須用印烙鈐記仍將毛色齒歲尺寸備造青冊一本長史司印封送部以憑對冊看驗即與轉送該監收受冊得雖勒掯十分求全以拂　朝廷親親之情如或馬匹毛齒參差與原造青冊不同即是差來人役作弊定行究治如此庶　國體全而　宗藩仰德矣

一蘇民困切見全陝累歲傷災加以師旅民不聊生而歲派牲口之數必有所不能辦者本寺得光祿寺遞年節省所剩銀兩積貯頗多合無將陝西兵荒地方查照前十二年分牲口暫行蠲免一二年就將前項餘銀補用則上既不缺該寺備物之用而下亦可少寬一方民力矣

定親王繼封併行勘事　　汪鋐

榮澤王表棪奏稱　晉王知烊薨逝無嗣該取切近宗枝倫序相應之人承繼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輙將新化端和王長子新塽擅入府內欲承王嗣況端和王尚有次子新墒當襲晉王之爵以繼晉王之嗣及晉王繼妃王氏奏稱夫王薨逝絕嗣乞要將端和王知爈妾尚氏庶生長子新塽襲封晉王爵位及據長史司申稱榮澤王教授申奉本王欲要將親枝郡王暫理府事各一節爲照　親王無嗣

俱以倫序應及之人襲封王爵係是定制查得　唐成王
薨逝無嗣其弟文城恭靖王彌鉗生[illegible]長子文城王
宇温襲封　唐王次子宇潛等俱封[illegible]軍不得襲封
王爵瀋恭王嫡長孫胤樘病故絕嗣以恭王長弟次枝靈
川榮懿王銓鉌所生嫡長孫恭裕王勛潪所生長子靈川
王胤移承繼瀋王其弟胤㮕今封鎮國將軍不得襲封王
爵盖　累朝舊例凡親王絕嗣例得繼封者郡王入繼親
王封爵其本枝郡王不得復請繼封其次子亦止封鎮國
將軍盖重繼統不言繼嗣也故　國朝以來並無舍長立
次之例及查得晉靖王所生六子嫡第一子表栄今傳知

廿九

烊薨絕其嫡第二子表欒生新化王知𤇰已故庶生二子
新㙺新墧其長子新㙺倫序相應及查得新㙺見年一十
七歲近該晉王知烊類奏請封為新化王本部已經行准
宗人府查報去後未經題　請今該晉王薨故例該新㙺
襲封合無先將新㙺擬新化王長子請　勅一道令其王
喪管理晉王府事待服闋之日本府另行奏請遣官　冊
封為晉王庶於倫緒相應典制兼合再照恭孝王表榮先
稱新㙺年幼欲以郡王管理府事及又推保新墧前來是
欲以新㙺仍襲封新化王爵以新墧襲繼晉王封爵實與
朝廷典禮不合查無以郡王次子繼封親王事例難以准

從但查得本部收貯該府造報　玉牒冊內開稱新化瑞
和王知𤇰弘治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毋妃蘇氏嫡生及查
安媵冊內開稱瑞和王位下妾尚氏先於弘治十五年二
月十七日娶到太原府陽曲縣民尚賢長女入府正德十
三年正月十一日庶生第一子　請名新㙺今據冊開新
化瑞和王所娶新㙺母尚氏入府年月却笄彼時知𤇰年
方六歲不應便立妾媵專屬未明相應查勘及榮澤王又
稱晉府承奉等官不由奏請輒將新㙺擅與府內以承王
嗣若果是實則專擅之罪法亦難容合候　命下通行巡
撫按官查勘務見新㙺生母尚氏入府來歷的係何年月

三十

日見今年歲若干其奏報冊籍有無差謬逐一開具明白
取具該府宗室人等結狀回報前來以憑本部覆請　定
奪施行其該府內外輔導長使等官如有擅權縱肆挾亂
生事者一併參奏仍行長史司及輔導內外等官欽遵
明命警懇長子新㙺約束但新㙺父知𤇰娶妾尚氏年月
未經勘明伏請　聖裁惟復別有定奪嘉靖十二年二月
十九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新㙺暫着掌管府事尚氏
還着撫按官查他入府年月明白來說其餘依擬欽此

藩國表禮議　彭韶

伏見　祖宗以來凡　親王郡王薨逝祥禫等祭久遣使

臣致祭于國所以盡親親之恩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
數少行之爲宜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而使臣絡繹於道
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
使臣致祭一次其他祭悉令所在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
至若　祖宗以來凡王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
于宮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
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鎮宜自中遣今宗婦最多而各省宗
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後宜令內臣以蒞之不惟禮節之繁多
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
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兼造
擴之事勢誠爲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
兼修選擇益得郵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壙之際事成位定
不勞餘力而猶且欽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壙之際只
令本土之官提調於郵典固無相妨其文武大臣得蒙
恩與造墳者無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遇安葬本
家徑自開壙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設學校以立教一　　丘濬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
自我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　開國
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
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
學事四年陞太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
元儒許謙之孫謙示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
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
不講所謂全體大用之學者也所謂治事者固已在乎經
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
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
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設學校以立教二　　丘濬

臣按太學之教所以聚天下賢才使之講明經史切磋琢
磨以成就其器業以爲天下國家之用非但以計歲月
較高下以爲仕進之途也三代之制比年入學中年考較
必至於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然後用之月書季考程
顥尚以爲教之以爭夫何士子尚在學校之中遽已立爲
升進之法比之私試等第其文其爲爭也尤大焉是豈三
代明倫之教古人大學之法哉　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
員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
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
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
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

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一如科舉之制其後此制不用監生惟計年月先後撥出六部諸司歷事三閱月所司考勤謹奏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外此又有寫本寫誥者就中選能書者充之此太學出身之資格也方其在學校時每月之中會講背書皆有定日每季一試惟第高下以為激勸之方而於出身無所關預有輪差於內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者半年回學晝則撥事於各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理約束之以規法庶令學校則俾

其習經史歷事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教法可謂本末兼舉矣近年以來為邊方事起之故建議者欲存省京儲以備急用始為依親之例教法稍廢祖宗之舊今邊場無事儲蓄日充乞 勅所司申明舊法以復 祖宗養士之舊

科舉議　丘濬

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科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式之文章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

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匀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裁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於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以此初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日月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人制度前代治蹟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

代前後字書偏旁者可歎也已提學憲臣之小試其所至出題尤為瑣碎用是經書題目煩多學者窮年有限工夫不能徧及此策學所以幾廢而科舉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謹按科場舊例分簾內外以隔絕交通之弊自簾以內考試官主之自簾以外監試官主之而提調官則兼總內外焉然惟滋其事耳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預所以用巡按御史為監臨官特以糾察其不如法者耳今宜勅有司凡科場條式必復 祖宗之舊所命題以光明正大切於人情物理關於彝倫治道者小錄所刻之文謂之程文特錄出為士子程式也非明是以獻上也文有可為程式者

則刻無則否或多或寡不必齊同不許代舉子作如有欠缺繁冗稍加筆削可也更乞申嚴簾內簾外之限不許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禮惟送酒殽不必宴會考試官閱卷去取既定先將所取中卷用其字號編定名第一樣三本封號印記其一留以自備其二以授提調監臨官至期比硃墨卷相同然後折號各照所編定字號填榜不許更易又於各經各存備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參錯即隨經用所備卷依次補之如此庶幾科場少弊可以得人而復
祖宗之舊矣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切照大學士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己正人爲上爲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競嚚奏煩瀆　聰明祇爲私謀不恤　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等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求奏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爲相其子維舉進士不就廷試蓋以父任執政爲避比之王文高下如何也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文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有所知則歸過而反責之豈有身爲大臣元宰公然爲其子暴才稱屈於　朝廷之上哉即使有才而屈尚且不可也況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歲順天府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試者僅一百三十五名劉儼等倘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濫者亦不止王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仰惟　陛下優禮大臣准今會試恩已極矣而循等乃欲將劉儼等問罪以文其奸臣等聞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用法不可以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幸免而不知懼施恩不可以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等假公濟私要若挾下其所存所施非止一日今情狀自敗罪犯已彰大小人心莫

不共怒但畏其勢而不敢言耳　陛下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乞將循等執送法司明正其罪罷歸田里別選文學公正之人以居內閣用輔平明之治其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生員事例一體發回原籍讀書下科各就本處應試則科目有定制遠近無異法人不可苟求而真才斯出矣

制科議　王鏊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復何求然行之

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
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
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
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
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
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
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
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
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之取出入經
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
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
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
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
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
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
間主司所重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
通則策論可無媿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
惟務襲夫古之通經者以其義爲耳今也剽裂裝綴穿鑿
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卒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
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
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
族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假者其途稍狹
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
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
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
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
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
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
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族
易也

簡閱之教　丘濬

臣按教閱之法備於周禮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
冬有治兵大閱之制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
太常蓋一歲四歲之教天子再臨焉文武無二道六禮之
中軍居其一我　國家凡百禮制皆古典獨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臣習坐作
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參漢唐
宋遺制本開元禮儀注而增損之以爲一代講武之禮每
歲冬月一行以復古禮以講武事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
制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鑾

臣考之自秦焚六藉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古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及多見黃鍾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昭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援之定論顧編垂成而天不假之年但將泯沒不傳矣其兒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緒遞互為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與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復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兒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愚不為之表白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治道之汙隆終無以考驗矣乃謄寫上獻如蒙乞　敕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大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論元聲書　楊廉

承惠寄校正兩山先生李公律呂書即其黃鍾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大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六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從黃鍾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曹序高文所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

所謂喉齶舌齒脣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黄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黄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黄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旋正由黄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暇於言也廉嘗見欽天監秦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旣以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守往來無定紀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紀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且求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耶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紀書謂郭守敬之法未足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若如李書則鐘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紀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腳亦終於聚鐵鑄錯耳廉於李書嘗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紀書可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不宣

讀元史曆志　楊廉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九四十餘曆漢興四百餘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餘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一八造曆 本朝大統曆采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眞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之精明

曆理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爲簡易瓊山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改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曆象之法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豈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　國家之大事所以曆在躬之數係　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　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論正統己巳曆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新禮成而觀其書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先生時爲五官司曆于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爲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

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乎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撓之能無搖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爲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

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本年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綸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學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

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書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朓朒只在一晝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纔半虧南方食既北方纔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受曆元時分刻刻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雖小之處要亦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無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滋孫覺諸儒皆爲算學博士之官九章

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無得其人我　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譯言待賓之禮　丘濬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我　文皇帝始為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為之其就禮部試則以番書譯其所作經義精通者得聯名于進士榜授以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其後又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蓋此一事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且外夷有事上書來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謂或知之而未盡則我所以應之者豈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夷情而或至啟其邊釁者亦有之矣我　文皇帝專設官以司之其慮遠哉

夷情疏　韓文

伏考西域諸國載在　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來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目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為國主孰為部領今次　勑書回賜之間若一槩具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是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辨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　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如例給賞來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為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起釁未必不由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時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事體如此夷狄安得不懾服乎今我　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代比況　列聖丕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太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蕞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槩稱王號僭瀆　天朝撫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伏惟請　勑一道發明華夏君臣之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之成規丁寧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夷使宣示遵守之方庶懷柔之道制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為　聖王御戎之上策矣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番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仁聖神武天縱聰明纂在春宮潛學德既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 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俑哉且

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其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 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撥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廷近臣之往齎供送也雖曰 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耶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屢遭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求荒[illegible]目聊吟消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採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止夷貢疏

倪岳

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賚之物俱係 內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

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切爲 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撙節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傚以 朝廷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費其如夷醜玆黠者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 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獻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有千里馬獻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爲萬世論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 勑論止朝貢白鶻海青之獻 皇上踐阼之初

首領明誥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擾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内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為聖德恭儉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於異世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 聖德之累但恐有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擾擾必多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到京為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 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人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偽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人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帑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顛沛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愚見深為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姦計斷自宸衷仍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為宴勞給與以旌答其意敷其原來船隻以便撐駕回還以帖服其心仍請 敕一道曉諭兩黒王謂爾忠敬之心 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蘭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虜知 明天子之所為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修政治登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遐域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狰獰夷獸亦何足以為明時之輕重哉

增重 國體疏　　余子俊

照得四方夷狄自 開國以來開設衛所及宣慰宣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威并舉朝貢各有限期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遺凡四夷赴京朝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自有白頭番文通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并官舍伴送前來各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輒行交通來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為詞說以動其心代寫番文奏進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誇妄之言只得勉為撫[illegible]從其[illegible]貢非惟無以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之設本為傳譯四夷

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爲加增亦不可曲爲減省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但無指實未可究治乞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與給銀與人代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手何人及所得何物將來略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於夷人姑宥之罪論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番之要俱各精審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　國體增重而外人敬服矣

請却進獻疏　韓文

朝鮮國王李瑈奏將獲到海青一連差陪臣崔景禮管送赴京進獻等因具奏成化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除照例賞賜外照得成化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該朝鮮國王李瑈差陪臣金末需等赴京進獻白鵲一隻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又差陪臣趙瑾等進海青二連今次又差陪臣崔景禮等進海青一連查得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節奉　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花木鳥獸及本處一應所產物件欽此欽遵今朝鮮國兩月之内一次進貢禽鳥雖曰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尊奉詔　朝廷所尚者珍翫奇獸故巧取頻貢希求厚賞況綵禽鳥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　詔書禁絕貢獻之意抑且窺見　朝廷嗜欲輕採厚取久將起侮招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異物則遠人格合無請　勑一道責付今次差來陪臣崔景禮等領回曉諭國王李瑈謂爾敬奉　朝廷遣人進貢只宜遵守常禮其餘白鵲海青等物不必進來如此誠足以彰　皇上盛德不寶遠物四夷聞之亦足知警緣係却貢獻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止取番僧疏　倪岳

弘治六年九月初八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泰傳奉　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内該禮科掌科事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等道監察御史陳數等俱題爲糾劾事内開法王領占竹等但以西番腥羶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粮前擁後呵濫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髑髏法碗以穢汚之物冒陞賞之榮名曰祝延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望　聖上奮斷乾綱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等因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的且盡降賞

虛耗錢粮年久數多本當究治但遇革饒他都依降革職
事追奪累次誥勑印信儀仗并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欽
此欽遵續據大慈恩寺住坐番僧領占班着爾等各告係
四川陝西等處宪相等寺管事番僧有本寺國師領占竹
等先年進貢來京在大慈恩寺住坐今奏例發遣回還緣
領占竹等先來京俱有馬疋船隻廩給脚力等項乞爲轉
行應付等因本部已經題 准行移兵部將領占竹等幷
與應付船隻廩給送還原去本寺住坐外及査得近該禮
科左給事中夏昂題爲應制陳言條省事內一件遵制命
內開教坊額外樂官并番僧及漢人習教的俱已奉 旨

降革近日輒有奏討復職者不畏國法故違制命如此伏
願 皇上獨斷乾綱急頒渙號通行各該衙門今後如有
希求請托故違 制命者務要嚴加懲治以杜將來等因
具題該本部議擬覆奏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又經通行
欽遵去後今該前因看得國師領占竹先因進貢來京
欽留大慈恩寺住坐累陞至法王名號濫叨 恩賞舍爲
第一伏遇 皇上御極之初因其罪惡深重節該科道官
糾劾本部議擬覆奏已經奉有 欽依免罪其罪從輕降
革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
京本部査無行取番僧國師事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

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萬遠動經萬里之程使其陸路而
來則經由陝西河南等布政司及北直隸順德等府若從
水路而來則經由湖廣江西山東等布政司及南直隸地
方所至處轉相傳報必曰 欽取國師至京驚駭耳目擾
擾驛遞勢所必至況當時大慈恩等寺奏 旨并陸續奏
留國師番僧人等不下百十餘人未必自今遣之領占竹
一人之用而同時遣回四川陝西等處國師番僧人等多
至二百餘人倘或番緣效尤乘機干進倖門復開殆難杜
塞則於 皇上初政之清明 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
非細故伏望 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

行取庶可絶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遵舊例以便出入疏

據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鏊呈據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
前事竊照本國粗識禮義至誠事大 朝廷待遇有同內
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迤至于今百有
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擱禁鎖閉館門
遇有禀奏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劄其出入着令館夫帶
同管押有礙舊式査得成化六年二月間本國陪臣權減
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 聖旨會同館安歇一
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

爾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等到會同館宣
諭 聖旨因通行禁鎖將朝鮮使臣并禁今後依舊出入
郎令撤去榜文又該弘治十三年五月間有會同館安歡
女直早哈殺死一般夷人兵部奏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
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并本國一體防禁禮部主
事劉綱陳言奏本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
義敬事 朝廷比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
防禁近該兵部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項事例一槩革去
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
朝鮮人員令其自行貿賣深爲便益奉 聖旨是欽此本

國使臣出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
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謙等
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 欽依事理告要照舊自行出入
蒙本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
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已不遵道東會嚴久莫申省貽此
因循遂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
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便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戀
蓋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
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益此實致懷柔之至德盛事大
之鑒誠俾我退服永荷寵賚綿歷萬世與之匹休而在先

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
非違十分畏謹郎日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
因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 聖朝優待之意伏乞照
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
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查照舊
例待遇以禮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賣聽其
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該管
官員始行一槩約束加嚴而使臣願閑禮義妥於他處夷
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不防具有舊例所據
蘇洗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間光瞻

禮義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 上國之誠但遠
人言服既殊易罹 國禁亦須曲爲之處合候 命下每
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於附近市
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
防衛之意其隨從人 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
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 上國之法矣嘉靖十三年閏二
月初九日具題本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八

禮部下

論郊社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于上帝宜於冢土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社地之文最爲明白又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幷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爲群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幷祭地也右齋黄先生謂天地並尊似拂易傳天尊地卑之義故著此論

宗廟享祀　丘濬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爲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爲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人之意乎臣竊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烝嘗者春祠則植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每廟之主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當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爲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冬至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

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
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
帝據其所可知者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
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
有功德不祧以爲二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
六宗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
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
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
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
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

祖配焉大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號相稱
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禧祖之心矣若夫祭天享帝
則推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庶
幾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
得其彷彿矣

廟制疏　倪岳

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
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
宇肇正綱常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
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
備茲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
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　皇妣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
享神主之遺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
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
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爲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
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
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

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
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
遷後乎周則宋以禧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
時禧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禧
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
廢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
爲高祖以上甚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
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禮

惟古制今伏覩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　懿祖皇
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倣古者夾室之
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
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
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
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
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
皇帝神主升祔太廟[illegible]　懿祖皇
皇帝神主升祔太廟[illegible]　懿祖皇
帝神主安奉于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
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

司樂之職歌仲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
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爲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皆薦新上食並同大廟茲者恭遇　孝穆慈懿
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近宮家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
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勅禮部擇日暫奉神主
於　茂陵祔遷以同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享　太
廟禮畢然後起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
奉迎自　大明門進入就送別廟安奉祔儀以是爲稱乎

偹文庶幾咸合乎禮典題奉　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若
議欽此欽遵後於　奉先殿之東別闢改一殿仍扁曰奉
慈殿以奉安神主云

題禮儀事　　楊守陳

往者欽蒙勅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當定九廟祧
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
古禮而定七廟祧　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
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
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
於大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

及　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三祖之廟而　太祖
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
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明詔已言　九廟而難遽
德祖當爲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
而思之竊以爲若九廟猶或可從若　德祖不祧以爲
百世之祖則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
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
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顓頊
既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
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世世不遷漢及魏

皆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上祀四世無其
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諡景皇
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
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
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
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將無議者唐
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諡爲獻祖并
諡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
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
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歉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
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正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
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
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始祖而居累朝祫祭亦虛東向之
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若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
師顏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
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歉故高宗以
來如董棻王普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孫逢樓
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
主特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
居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

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
無可議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爲　德懿熙仁四祖亦
但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
契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
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
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下以創
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既號太
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　祖宗之意哉且古
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后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
諸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
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
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
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下者
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慊慊必有博聞
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
而尊　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可鑒也若祧　德祖
則與曰三祖以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
[illegible]智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殿容
[illegible]大廟而祫祭則　德祖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請若

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序遷竝祖於興聖廟宋還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令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爲議定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意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已矣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置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子孫者　說臣之說何不可之有而必強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強擬上不當　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命議以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倂祧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凡宗廟之數　祖宗名號之義廟主當祧與不遷之制行於古而宜於今者臣既備陳於右至於歷代群臣之議論其是非得失有[illegible]著者臣復條列于左宋神宗治平四年以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遷祧僖祖神主藏之西夾室奏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宣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嚳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宜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義故孔子論郊祀后稷以配天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論[illegible]則曰祖

有功宗有德其言各有攸當而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
廟祀故以祖宗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
稷契首以有功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
以無功而祧之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
功加其祖考而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
泝黃帝譜系甚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爲始祖也宋祀
僖祖異矣蓋稷之有廟也以功功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
親親盡斯毁矣烏可謂無異邪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
則豈可因此而併廢祖功之大體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顔
之說亦可從也諸說具見于后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
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之爲太祖稷契是矣後世
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爲一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
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功業未見
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
安今之廟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
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天章待制孫固曰后稷播
種爲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爲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
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天下之涵泳生養而安樂於
無事者皆其功也宜常奉爲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
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

毁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于
孫而祖居也若循以爲不可則特爲僖祖立室凡毁廟之
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羣廟
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
矣若以別室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也判太
常寺張師顔等曰商周稷契皆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
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毁
身自爲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毁唐祖景帝則弘農毁此
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之明例也僖祖雖爲聖裔
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爲
說援而進之以爲始祖固與稷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
初不受封而引以爲據庶或可矣若其不然豈可擬哉太
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爲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
宜略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
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漢則韋玄成等四十四人
皆謂高皇帝爲太祖請瘞太上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堂
隆諸儒皆謂武皇帝爲太祖請遷處士主於園邑晉則范
宣蔡謨羣臣皆謂宣帝爲太祖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
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爲太祖而弘農及宣光之主皆當祧
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

室而猶出以享祫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
朱諸儒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
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近是皆爲
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
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
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爲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
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爲祖則夏禹氏不郊
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
而知則僖之爲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
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

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
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祫禘之日四祖皆降而
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請以僖祖之廟爲太祖則合
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迹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
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
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
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稷契
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下周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
商獨取祖乙太甲太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鯀於
一昔不廟繫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

以高帝功大而爲太祖文帝德盛而爲太宗降歷魏晉無
不以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
四祖降而合食爲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
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亦祀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
立也宋既號有功者爲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
毀之廟而又號爲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
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有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
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豈其本心也哉
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謹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

大倫詎能遂戾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祐爲尊
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爲當竊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
於是遂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
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
畢祫歷代損益而不同也昔魯躋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
禘[illegible]始有躋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禮非變
古而逆順之大倫也古者有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
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爲
太祖亦不遷其無功者雖爲尊宗亦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

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雖爲始祖而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且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戾變古者非安石其誰歟若祧王之議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唐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宋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爲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

實爽矣倘以此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尊無功者以爲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定關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爲世通行而不可變者也祧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志強辯力排群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後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殷周契稷本非后王祖宗所可擬而強移之同一

罕也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太常寺寺丞王普皆請祧僖祖而祫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至紹熙五年寧宗即位太常少卿曹三復言如普棻而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因大行祔廟之祭是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不經之論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又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爲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祧藏焉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爲稱詔有司集議而儒者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爲可宰相趙汝愚是之乃命別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以奉四

祖祧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集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祧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功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祐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祭則又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前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將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殿又不謂之合食此又

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illegible]皆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太祖東向祫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豈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

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亡如生存之旨乎蓋議者之為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不知后稷始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亦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況周人雖以

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宣祖俱藏其主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親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

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中事情故臣竊以為群議皆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若不可然皆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 朝太廟既無夾室而祧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堂仍藏未毀廟之主廟則為皆享祫祭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儀物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為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攸歲暮時享為祫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無咸皆

合祭於廟無所謂受祧則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蒸之所疑者乎然則所謂兩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祧德祖而奠尚在亦或無世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擯徬徨躑躅恐未必然者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者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蔡京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爲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説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大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恐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爲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日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顔輩數十人皆論其禮違情而力爭之後世董棻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繆戾古而請更之又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十人又皆謂其不經之論而乖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甚亦自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蓋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尊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理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載記有是言矣然僖祖既祧之後嘗援安石故事又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也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引中庸愛敬所尊親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者矣豈太祖生存之旹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嘗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説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稱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爲太祖意乃以祖有功爲文王無乃失其旨歟況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祫享東向則諸賢僉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也謂

尊太祖爲恩尊僖祖爲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苟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恩之說亦恐未安所引韓文臣有別論在後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說而遂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不暇詳與平昔之言牴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爲大儒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倂爲一談牢不可破甚者或謂祧首廟之主則爲無祖然首廟既非有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祧其主而不毁

不遠乃遷居別殿且享祫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是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權貴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言敢不信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視理安可徇人蓋尺寸各有長短智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往夫之言聖人猶擇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耳熹小帖曰熹所爲此議續詳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祧僖矣介甫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祖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而爲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又豈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熹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以爲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不謀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坐判矣

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亦鮮有自許己功不念祖德而不祀者惟繼世之君必審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豈由德厚流光非爲太祖伸尊祖之禮

也亦有言哉宋之僖祖猶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爲天下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爲太祖可矣何必祀契稷耶然則復立僖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遠聖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也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歟禮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illegible]玄成魏高堂隆晉[illegible]唐[illegible]宋司馬光等勤懇數十人更六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爲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illegible]以下數十人

上意不肯而無義理之人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衆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韋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為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為公論以判百年不決之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而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豈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熹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為盛何其先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遂使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illegible]可施耶熹嘗作禘祫考異於禘祫議考下曰今[illegible]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

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代宗立首即祧獻懿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居於初室禘祫則獻懿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藏夾室二十年至貞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盡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僚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毀或瘞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脩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為不可但欲仍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藏夾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因含尊卑之意然獨為太祖祭耳熹謂室自為尊不相降厭則諸廟皆尊不得太祖而已若盡當自為尊則獻祖不預太祖居尊是獻祖屈而太祖

卑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昔享常饗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爲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爲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以契稷爲太祖莫有尚者故昔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與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爲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昔享則尊太祖祫享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

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 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爲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爲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哉熹固謂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爲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與深究韓文而遂以已意

爲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議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擬契稷而爲始祖也較然哉我朝 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祧也祧德祖而以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唐景帝宋藝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昔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題　陵廟疏　　姚夔

昨日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奉稱 太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蒙 聖旨命禮

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 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塟於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繫焉不可不慎也 太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宮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illegible]之和未嘗有廢[illegible]嫡道全

矣 皇上嗣位尊爲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
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毋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
終發遺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
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
矣使在 先帝嘗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
懿之徽 冊寶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毋道虧 皇上必不肯
[illegible]令[illegible]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毋道全於後則 慈懿
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 皇上
可謂至孝矣毋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
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
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感

今一旦無故欲以 孝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
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
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爲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觀
皇上欲順承 毋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
則於恩有未忍展轉 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
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也不
以恩撓義也禮曰父毋有過 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

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
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
是過也今特偏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
移耳惟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兼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
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勝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
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
於此而厚於彼乎夫 慈懿與 皇太后並合於裕陵並

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
尊 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
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 慈懿葬於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葬
於右 慈懿今日祔於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
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
彼可乎或者曰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亦不
然 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
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

之同乎況　宣宗敬亡追復恭讓徽號惻恨莫及自嘆曰
此朕幼年事盖可知矣又況　皇上纘統承緒即同其子
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
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
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
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
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同慕同此愛敬勢力加之不能奪刑
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
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隄潰水
决不可收拾矣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　皇上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敬事於上羣臣感悅於下人心
歡欣愛戴莫不尊親有光　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
臣等不勝幸甚

重　陵寢斥邪佞以安　宗社疏　胡世寧

臣頃因言事有関具本上奏今又聞中外傳言有等閒廢
小臣議買邪佞安圖起用因見　陛下孝思純篤追慕
皇考無已乘機上言　陵寢宜遷改葬京師臣愚謂之不
勝憂慮竊此事利害關係國體誠恐　聖心至孝或可感
動一朝改移禍從此成前執議之過無敢再諫臣等反受

臣忠義圖死報不忍緘默欲彼執言必以助成　聖孝爲
名臣豈敢偏見固執也臣昔聞追崇　廟祀之禮未必深
虞　聖孝之心未遂上下之志不通致災殃民爲　宗社
邦本之憂已述鄙見爲陳言治道急務以效愚忠事具本
欲進而續聞　明詔大禮已定而止今欲言此愚誠恐有
未孚敢將前本附上伏願　聖明併賜採納蓋臣前奏深
辯追崇之爲禮者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今奏極言遷葬
之宜慎者亦欲成　陛下之大孝也成　陛下之大孝所
以效臣之愚忠也臣惟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之主也
四海兆民之命也而所賴以儲祥蔭福於　陛下之身者
恭穆獻皇帝之陵也俗言冢之有墓猶木之有根根固則
木常茂而枝葉生生不已根動則木之榮瘁未可知士
民之家所以重於遷墓也匪徒士民雖古帝王亦然昔者
舜都蒲坂而崩於南巡遂葬之九疑禹都安邑而亦崩於南
巡遂葬會稽其相去或數千餘里後世莫之敢遷故
其子孫得至春秋時千數百年猶君國子民不絕此其驗
也唐太宗祖墓在長安者遷改不可言此其所當慎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葬其　皇考於鳳陽於今　皇陵衣冠藏不備
也及後富有天下追尊　二后我　太祖統天下六年尚不
欲備禮改葬京師以便登瞻亦曰慮泄山川靈氣使體

不安姑積土厚封備　山陵之制而已見於　皇陵者大
畧可考也此我　仁祖之陵既蔭　太祖興創大業而已
後未嘗輕動所以固蓄山川靈氣而又蔭我　太祖享國
日久子孫萬世爲帝王也今　獻皇帝之陵比於　皇陵
已蔭　皇上入繼大統今亦不宜輕動使之固蓄山川靈
氣而蔭我　皇上聖壽萬年子孫萬世爲帝王可也昔人
謂死者魂氣升天體魄歸地今　獻皇帝立廟京師子孫
歲當祭享其神氣之在天者陟降昭格蓋無不在而陵寢
之在安陸者永爲萬世體魄之藏豈宜輕動也况杳安陸
至京水陸路程各數千餘里使遷　梓宮登陸行在途未免

震動舟行則遠涉江淮河漢風波數千里勢非旬月刻期
可到此昔　聖母　聖心憑念何如與朝臣子驚惕何如
而可輕動也即今士民之家重其父母而欲爲子孫長久
計者只求小小吉地亦嘗經數年不得至於天造地設山
川大聚完美可爲帝王宅兆者與天下蓋不多也故我
太祖初定　國都聚天下術士而識者數百　太宗下藏
天壽山蓋自始封燕國至於紹祖征討往來閱歷山川數
千年而後得豈易能也有如奉迎　梓宮至京一昔難得
吉地而經年未得安厝或三司恭以就便爲罪而遷就附
會以未全吉之地爲吉而誤　國大事將如之何臣謂

陛下孝思誠切或遂奉　聖母太后懿德至情必欲遷葬
亦須謝以數年之間妙選近京山川大聚十分全美之地
如　天壽山者而後妙選年月日時十分之吉啓遷
皇考梓宮安葬方可無慮也今若知彼邪佞之言輕率一
二年於之萬萬不可也夫陰陽地理之說從古有之今士
大夫之家重其祖考體魄之安爲其子孫長久之計者罔
不精加選擇而或謬爲大言謂此小術不足信者是其愛
國不如愛家愛君不如愛身故爲欺罔非忠實也臣前疏
妄言今日急務以　孝親爲大以保民爲本而保民圖治
之道又在擇言官而納諫諍回士風而變治體以蕃毅

祖宗之舊向使　皇考　聖母不崇以至親至尊之號而
受　陛下之朝享則爲卑臨尊於禮爲不順於心爲不安
此　聖心之所以不得已而必欲追崇者天理人心之正
也天下萬世之公也今則　陵寢已安不宜輕動　尊號
已定不宜再更　明詔已頒不宜數易　聖孝已遂則無
不得已之情矣何乃中外臣工希寵妄言不已臣願　陛
下明禁斥絕此輩不許再言而惟在修恭己以任賢圖
治保民爲事以求固　宗社於萬年此誠今日急務也

題釐正祀典事　馬文升

竊考帝舜紹堯之後分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以山必

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爲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無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嶽恒山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峯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視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亦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嶽

祭於此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　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直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　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　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俟將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陋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　勅翰林院撰文勒石竪廟以垂永久

正祀典疏　倪岳

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昔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役餘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矣宋真宗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庭擧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遇年以來九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俗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擬旣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爲衆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卽今　朝廷宮闕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像每遇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麗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會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王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　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貌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劒州卽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

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
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
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祠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
新之　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
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
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
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誕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
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謹按傳記張道陵字元
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水治病桓帝永

壽元年於靈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
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
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
相傳皆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
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
大德靈顯宮致祭又按宋鄧伯晶闡化錄建安二十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
作符書惑百姓從受其教者輒出五斗米時號米賊陵
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
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領漢中

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
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illegible]辰自宜其
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illegible]　大小青龍
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
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躬薪供奉雖寒暑
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
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
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于龍
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　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
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

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
致雲雨故　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
有神蛇其名曰蛤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
之累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
驗則此亦非蛤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
崇尚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
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後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簿茅山
池有小青龍如蜥蜴然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
不惑後亦不聞[illegible]此二蛇之恠誕正此類也所有前
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　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

志東嶽岱宗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
黄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
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泰
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
門外亦有東嶽廟蓋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
地爲宮奉祀東嶽齊天仁聖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
月二十八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
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
内而魯昔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
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籍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

免　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
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真玄
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名之後乃以玄武爲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
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爲淨
樂國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
授以道秘遂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
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皁纛玄旗統攝
玄武之位則此道家附會之説殊爲誕妄再考　國朝御
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陰佑爲多　嘗

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靖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
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
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
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爲像遣
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
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一則熒惑　聖聽糜
費　內帑下則擾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
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於其間行邪術遂使香火之
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　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

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　累朝崇奉
之禮固不可廢但不以一人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
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
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
遣太常寺官祭　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
類頻年齎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　勑在彼一
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宮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
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瀾白綿布二千四百疋瀾白苧布
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雖稱送
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令民力傷敝　亦宜量爲裁革容省

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從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
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祠不瀆而
國用少節矣　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
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
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
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
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
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火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
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

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遍年四季更
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
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
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
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
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皆傅會之
說浅誕如此本無可信况近年附體降神者乃　欽縣克
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
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　累朝創建一旦難便廢毀所
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合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

并廟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
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　勑內
府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　國用不
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　金闕上帝玉闕上
帝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
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
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建父老
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　御製碑文云　太宗
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
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

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
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
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
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
曰九天金闕總督大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
天金闕總督望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遍年以來每
月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
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衮衣冠大
二次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天冠[illegible]
[illegible]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紅服十年一次[illegible]

化之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
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
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
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
而兄弟並稱上帝甚爲僭擬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
焚化差遣內官剌往福建齎送道路搔擾靡害人民不可
勝言今議得廟之創造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
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　聖節并朔
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能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
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
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
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
同道籙司掌印官依期齎捧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
壞之日方許奏請重製給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
亦同此例倘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委官就彼處置修
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
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
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
及　國朝御製碑文神之父神之母者即二真君之父母金闕

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
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
仙妃　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
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真君成化二
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王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
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
母顯佑元君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
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旦禱應之
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
國專權私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
並受僭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
者爲正以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　京都城隍之
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
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
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
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
爲功不小故　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
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　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
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　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
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

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於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內外群祀之禮　丘濬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王焉其下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德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有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盖出於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顔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惟取其純德鉅功列位而通祀之非若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

考正祀典事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番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皆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illegible]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眚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疵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間有未盡而議者相持帰于攺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　聖覽

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顯是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學者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illegible]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人[illegible]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illegible]之

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備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並于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修小節尊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益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據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乃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謂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宮王屯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毌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彼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

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餽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諸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存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善行於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益而考其奸諂邪貪墨悖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是哉其稱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祧罷祀[illegible]

從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一
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
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
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
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失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
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
也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

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
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
嘗問禮然家語史記無焉注疏俱不載諸子之列秦冉顏
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
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
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
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
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
稱而不舛於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

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王張斯道以淑人
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
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
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
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
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
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且因其言
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

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
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
通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
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光令人以
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
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
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
約以爲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之以程
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如胡瑗張載邵雍從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

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賢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知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寞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府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祠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云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旹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奏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

薛瑄從祀議　　霍韜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斯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脩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繇孔子之教雖不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卯至歿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

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顥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易其節貶貧不移其介身爲世師言爲世訓動爲世式嚮而彌彰抑而彌光非其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　聖祖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混於佛老陰翊邪說叛聖執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奥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略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珝

竊惟唐虞三代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美號不一至我　太祖高皇帝以爲岳鎮海瀆自天地開闢英靈之氣萃而爲神豈　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稱功德正　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況神不享非禮故孔子有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嘆我朝　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岳鎮海瀆各頒賜一　勅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其[illegible]本處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illegible]火之需載在　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　朝廷以禮[illegible]之意

諸廟祀二忠疏　黃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閑崇報　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里皆此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爲本以綱常爲治自　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祠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鷄鳴山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充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葬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就其所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爲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瓚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稔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　聖旨陳瓚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語榮於華袞　渥恩賁于泉壤故陳瓚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故不敢不祗承　上命切照文龍當宋季爲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一旅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詔

其納款者文龍曰韶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
勢窮被執左右叱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瓚文龍叔也元陷都攻
興化瓚以義民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
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瓚被執陷都欲降之瓚曰吾
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奴求活耶陷都大怒車裂以殉
俱載宋史及郡誌忠言與秋霜而俱厲堂堂大節與
日月而爭光雖宋遘陽九炎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
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使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真
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

效矣則之祀典允愜輿情欲祭於其宗則故居無存久
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　勅該部比照廟祀托信
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偶里亦立祠本部差官擇
興化府近城爽塏之地蓋立一廟共祀陳瓚陳文龍於中
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　賜廟額祭文祭品永
為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將衛之中而凡生於其鄉
守於其土仰廟貌之嵬峩覩碑文之豐縟肅剛正之氣自
勃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起其裨益風
化夫豈細故哉

遵　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臣惟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為之
輔故君當大統既成之後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
亦所以尊崇其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　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也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
下至今無敢議及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
奏欲祭祀以致該部請乞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
伊祖與徐達等功同一時俱是等物故名當廟建之
時而英獨以後死不與若此可與以方之言啟之也及都給
事中邢如默之奏已明而我　皇上慎重猶欲禮部看了
來說豈以默之論雖甚當而敘事或未詳也臣惟　皇祖

當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六
月丙寅廟成遂論功列次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
生者之位蓋以先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
俞通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未祿神於下壹蔣于文等廟
今後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
湯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
見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生死者之功
而定之矣勛何據而敢為此言哉及細諳勛奏　稱英於
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
又像亦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必知之誤也蓋於左

武十六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將穎川侯傅友德進
封穎國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沐英庶子孫許爵其世論
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致勤勞今
勤尤著於是各以都督僉事桓封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
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雲南之定
祀至是已十六年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
誤以為開國也且 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
陽鳳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韶尹直楊廉所著 皇明名
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 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
建功於 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焉各以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焉蓋以親言俱與廟祀無
干而勛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 太廟配享常遇春永安
未除之先凡有十三人其已死及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
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
未 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謚而徐達
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
遞附皆 皇祖親定即古禘祫從享烝於大烝之義在之
廟而其視尤重英翌廟且不與焉而又欲列其配享豈不尤
戾也哉夫英功果至侯爵非不大又以詩書孝友孫無

匹之德為世所仰而勛今日之祇奉 春頒出而欽飭慎
終始揭下賢往頃能奉 大禮大獄諸臣之釋以將順
其德之美亦為可重故尊祖而陷於不知情雖輕而於戍
開國之大典禮所關則重況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
帝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則身嘗龍
戰風雲之會目擊乾坤再造之頃鎭翼攀附之勞柰子於
平蕪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俱不
貫於山海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月出於化性變遷之
外如西漢元功之十八位次東漢雲臺之二十二及唐凌
煙二十四之圖甚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
差之者至今照映青史然皆托褒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
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報尤重故其品別尤精如六
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祖其配享六王以下享向六人
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
難而當時若不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
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焉開
刑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康茂才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
人以節功雖今配享九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
俞通海張德勝得與廟祀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
祀其神化之妙非口舌筆墨所能盡者故今位列惟六人之

聞尚不可輕以移易況有無之額敢得而脅損乎使觧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　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　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愜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發之魂而英平生議讓之精爽家食家廟於百世不致忸怩於非偶之旁刑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全終臣節而　國朝之大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遜國之法雖一時遁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部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　朝之謚皆出　恩賜臣竊謂　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　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其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困其覬故之托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擠毀　國家激勸臣子之大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病痼陳言畢獻餘忠疏　　胡世寧

臣向以久病成痼陳情乞休荷蒙　溫旨容臣調理痊可前來聽用臣感　恩刻骨敢圖調理委為衰朽之極病痼已深醫療反甚自分痊可無期此生無緣再得覲　天顏負恩終身莫之能報雖死不能瞑目每念古人既死猶以屍諫況臣未死何忍忘言茲者輒因時事有所敢激忠上備　採納臣昔於　陛下踐祚之初嘗效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　陛下臨御以來子惠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邇因　大禮之議群臣執議不合　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切愈甚　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　聖武彰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臨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或屢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曰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群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非狀明白輕重罪辜皆依律科斷奸不能惑倖不能移所

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
體素怯弱者一皆不堪箠楚僵斃　雷霆之下遂傷　日
月之明而大爲　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主上本心寔由群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
史冊鞭朴行於　殿廷刑辱上於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
之美也臣願　陛下自今謹之於後而已所皆以遂禮受
知　陛下親擢禮部尚書真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事
無咨議書亦不當避嫌固辭矣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望
非書之比而乃援書爲例夤緣結托不由衆推以得倖進
者　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奪之可也其餘
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
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道其事事之
皆非　聖明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于上
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
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于中天下之幸也　皇上
聰明仁孝親定　大禮追崇　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而躬
致　廟享尊崇　聖母爲恭聖皇太后而日侍問安
陛下之事　皇考　聖母已無于臣父之失　皇考　聖
母受　陛下之朝享亦無卑臨尊之嫌禮義周至確然
聖謨下詔以來人心允愜　天意潛孚已致風調雨順時

和年豐如昔孔子所言明王孝治之應災害不生而禍亂
不作者其兆驗矣然而議者猶云　兩考之失追改
有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歸其言是之不然也
然竊有見　陛下入繼大統雖由　皇考遺詔倫序當立
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
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　孝宗敬皇帝
聖治之蔭臣知　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
行而　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　陛下明以
此意止議者之乖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群臣之固
惑而宥其愚忠要使　兩宮　二廟均享　陛下之孝而
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　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疆亦使
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可也臣愚不能議
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而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
堯而鐘宗堯而其父未嘗不尊爲天子也亦未嘗不以天
下養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罔敢貳也此
兩考之義蓋並行而不悖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
密八音是舜之宗堯匪徒爲繼統之大義而亦順天下臣
民之心不忍忘也我　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民罔不
號慟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正德而爲權奸所誤天下凜凜
然十有六年之間惟恐　孝宗之業有墜其後弗傳也一

豈得　陛下以其猶子而繼大統仁孝同符　孝宗而聰明英武尤似古先哲王天下翕然歸戴如見　孝宗也故雖間遇天災流行百姓寧餓死而不忍思亂將裁紛更群臣並冒死而不忍忘言其心可驗也今若如議者之言而遽改祢稱愚民不知禮義者將翕然懷悲號謂　孝宗無後非惟　聖心不忍聞而天下皆不忍聞也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故昔聖王制禮必因時宜而其事之興革必順人心縱令議者所言禮也而於人情則未順群臣所執縱若為禮其實欲適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感孚　陛下而乃忿議者之剴論不合且　陛下之用人無方至於激烈之過而聚哭于　廷已則非禮不能無罪矣昔盤庚遷殷本以利國而群臣不悅胥動浮言盤庚再三誥諭以口舌代斧斤此殷以卒遷而商道復興為商令主也今聞　陛下宣諭群臣不忍盡加之罪然古聖王之用心也更若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者而一體信任以共圖保民之政而亟行之以祈　天永命於萬年　陛下萬世之幸也臣孰昧死不勝惓惓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九

兵部

內夏外夷之限一　丘濬

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事明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族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　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於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己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刼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鄉導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禍害今況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久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徙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遍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　勅兵部銓撥於迤南衞所衞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旣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丘濬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

爲一矢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之有恩有化遂認幷州爲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毫措天鑒日真知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以鞭笞之變我之志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彊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贈之以顯任惟於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於唐人不用番將爲正將之意夫於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於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於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上禦戎事　李賢

臣覩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有所謂戰車者旣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車即漢將衛青武剛車之類昔擊匈奴深入寇地見單于兵陣皆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爲輕車有巾有蓋爲先驅爲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illegible]弓馬

又有取勝之道取勝者何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若用得其法虜之弓馬弗能當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非火鎗之過用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遮避其身以壯其膽然後發而取中不然則畏其箭來傷已手足失措雖能發鎗不暇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估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纔出彼若遠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況此時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是虜寇馳騁之所若此等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深入其巢穴不但用之退敵驅之出境使我軍民得以耕作營其衣食所謂長策莫善於此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董越

曩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勳閥舊臣其遇敵火機臨危致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爲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孚人樂爲用令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畧罕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曩時

王師薄伐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恭用土
著蓋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
強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輕怯體不耐
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鬪輒爲所輕
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雖飛輓居
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
之芻日兼數束曠日持久其費無窮陸輦車輓其數有限
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智數莫能當之今屯兵
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
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
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
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奉天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
罰則太果賞則欠明況論功之人多徇偏獎親冒矢石者
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囂
囂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
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踈於控制或隱於上聞皆
非　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
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
在乎操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點
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勢或有之而名
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爲趁今無事之時正
宜飭勵在　廷諸將及訪求各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
師爲之各營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
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
以下曾著勞績者待之以不次必使知古名將之深究消
中外則國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
得一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
州范仲淹征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驗歟

其二曰增上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古者戰其地
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財用其人則皆思
衛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
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
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湍
賊背叛　朝廷命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
之時其間土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
子兄弟即私相懸望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軍
就之者或集偕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虜
綏靖大率皆出其穩適計畫故用之功臣切料今之二邊
兵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水火欲直搗

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前以待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臣又聞近年各堡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俟其將去然後追之名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苦兵驕須戢嘗輕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以來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師旅未出饋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困於饋運四方苦於預徵誰曰非大事者不計小費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寬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羌爲邊患宣帝命趙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上留屯之議廷臣皆以爲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地已盡爲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接壤河西不遠當日充國之所擇理故蹟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與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稿秸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從務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套雖號猖獗然春深水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其有可耕處所宜令春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其北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鼂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高祖屯田太原而歲收粟千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　朝廷未嘗不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衆輒聞雖曰功疑惟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欲勿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再命覆實遂使冒貪之風由之稍消臣愚以爲自今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貫以速至公守

任識者乃得論功賞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大軍敢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爲已甚作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又在乎將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帥之害操予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卒獲此之謂也

論西北備邊事宜二

倪岳

近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癿加思蘭之衆踵蹤效尤蟠結據於今十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牧腹裏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樁[illegible]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通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通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剽掠之處耀兵疾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爲之一空村落荒凉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illegible]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銳怯[illegible]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是於我者得衣食之原擄於彼者得窟穴之固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而虜勢日甚乃者上屋　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寧乎少酬委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至者僭爵以優游於朝行賞帛與金以充牣於私室其寒旅勤勞報捷者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衆而勿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

彼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鉤指而去爲解及夫功薄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肉戰陣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夏可惜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況京營之兵素稱驕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殺獲之用臨陣退縮反墮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輕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潰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

然棄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挾兵深入則勢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絕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以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驅馳或從衆而突以撓我之困憊虜西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後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欲東向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圉耳今若是將使我伏銳至生心藩籬爲之頓壞□謂銳不可擬遂驟欲於是其害多是未可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

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於
　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使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舉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皆棄謀故爲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矣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自固之晉生謬計戎兵之大計以寬中之小見騁筆下之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策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剿南夷亦出臆揣之說以起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貽於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收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規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聽其言若迂疏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期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久安

也哉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蓋以今日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可爲力曹彬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效其死命成敗之跡誠可鑒矣今總兵之官將之參戎自閫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界前以逗遛欲望彼此可以召援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人受成幕府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興動稟於廟算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貞者

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尊一之權戡亂之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滿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有肘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為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爲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闔闢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須而守之得其黽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

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為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牵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奪三軍之視聽而非旰之行說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以穰因衂之魂魄而非將之猾詐避罪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定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彰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倚爲長城而虜之進退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盾斥堠以保衆而禦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虚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兵家之算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寫遠居民星散中有雖有墩堡保衆則非所賴況又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

馬地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徙達南胡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人畜在田牧畜編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為太息臣謂當閒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必務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為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為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宜取近或添置今審虜寇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擇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虚實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

城堡犄角又恐其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多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illegible]以來皆精民爲兵番上迭休其數雖多養贍亦薄所以[illegible]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兵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專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有騎兵精勇者僅六一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夫之力安得不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緘守不足復調

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累累日供芻糧歲費資犒房屋未睹軍屯之職此故也臣謂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馬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內或有疾病則罷遣而從於試敵之門則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己父子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勾補或或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令役免點恐合家咨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背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況其生長村墟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若雁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　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愆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

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利欲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之守禦旣若腹心之處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旣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旣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餉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爲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師大將不爲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

知敵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　朝廷而非譖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於曹彬武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表之功慨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致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自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盛寵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誅疎遠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而可成哉又

況乎邊之要胡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曆道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胡邏之人以夜為日視危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邏反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過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猶獎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賊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為凡今邊將之功選官兼書劄以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必當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與[illegible]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illegible]將一體賞罰之公雖賞有功必以其實罪戮有辜[illegible]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illegible]所稽矣尤必遴選智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令以待胡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以其俠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舒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粟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徒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務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乃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而曹操屯許下時擅敵四面以今視之猶其旦夕戰爭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illegible]

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巴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
莫如晉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
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討者皆謂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
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山川地形
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存昔人可行今日胡為而不行漢
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
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特治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
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當時歲運
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

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
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所因人惟兵因而流移地
多廢棄而荒穢則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為農
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
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
官為給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
之地無不墾矣屯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
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効職者多田利
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為虞則當如李牧
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遊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

而虜不能為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為易行今關陝所需者
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砥
柱龍門之險然皆漢唐粮餉由此而通即今造船木筏往
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荳必令運貯榆林及保
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荳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
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尤當今陸
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
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
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
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

備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 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
意俾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
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
運務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
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
可致矣屯田既敷於實漕運亦復於古上無勞民國有儲
矣 陛下欲有所為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
區區一方之勢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哉
今日者乎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李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
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烏遷[illegible]往而
南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illegible]掠內部
蓋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　宸慮
日當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
我欲剿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粮罕繼且其來如猋風去如
除雷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獲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
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
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昔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唐張

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闌襲不據今也受
降殿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
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衆而
寡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
[illegible]降城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剔按漢遺蹟阻河
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靖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
以來茲地久蹟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
[illegible]虜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陷於
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粮餉夫千里餽粮士有飢色故[illegible]

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
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
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
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耕穫收成之
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
甦邊氓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
狀騎射馳突與虜爭長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
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
宅以安其居虜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

其所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外利賞
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心望
寇虜之群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萬也
四曰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伍可
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
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
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
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衂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戒不逮馭將之道誠無越此然

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弗及戰鬪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殞生者如此而賞弗及是宜申勑邊臣嚴核賞罰某虜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閉壁不救被擄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修武備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稍擾張皇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者名雖濫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當閱操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慣屬之將猝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畧者參其軍士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逅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illegible]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將識士情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擊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諫調邊軍入衛　李東陽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谷大用同至閣議公力辨以爲不可乃具揭帖畧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　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濟事　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傳聞四遠未免驚疑三等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常往在邇欲比常加意亦稍見兵部奏見在薊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紛紛未協亦覆奏亦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而禮監文書官迫令

稟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公等乃具題本極
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
恐損　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
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佔住房屋[illegible]
初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illegible]
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内倚恩恃愛傲睨官
民凌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
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
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

用行糧布衣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illegible]
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
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京營之
[illegible]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兒報[illegible]
[illegible]並須貸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
[illegible]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
[illegible]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
[illegible]讀奏牘勉強曲從若滿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
而臣等獨當誤　國之罪雖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明[illegible]人言務求至當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也

論用兵便宜狀　夏良勝

一新製火藥有名藥筒者用竹一段如椽大通數節間置
以鐵以火藥和鐵子沙石雀舌和而實之放則火燄一望
可移動可持久彼當其敵我處其明入膚焦髮創見亦難
於禦彼海濤山立恃此猶能縱成功況茲陸野攻取皆
爲有用之具也

軍伍之制　丘濬

漢之封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
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援元之後而未

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為法故也
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内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
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
司皆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屬五軍都督府遇有
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一十六處而為行
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為五為内外衛凡若
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五百名為一衛
一千一百一十二名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為一百
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
所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則　本

朝軍伍之制也蓋前代之制多因勝國之舊或臨時制宜或因時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處置臣子之建請惟我
聖祖久歷戎行洞燭古今之利病斷自　宸衷創爲畫一之法可以經久遵行萬世無弊

宮禁之衛　丘濬

臣按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有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　九重之上六宮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守邊固圉之畧　丘濬

臣又竊有一見請於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於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爲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處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近便地撥與草場及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三年者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乃責其陪其所種之木不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縱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一遣官採其枝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　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以壯固矣

列屯遣戍之制　丘濬

臣按漢人疆埸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陣目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勳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既已不能戰反使邊兵之善鬪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援其首級以爲己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

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守
爲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
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
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足
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奪
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遏盜之機一　　丘濬

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
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
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

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
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
其徒手而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生
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
在未寇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
爲之闌牢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
闌牧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卻之使牛羊不失而
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

遏盜之機二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
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
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
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爲
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
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
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
相誘奮事幸成或得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由
是盜賊蠭起而元亡矣豈但元哉宋有詩云仕途捷徑無
過賊將相奇謀亦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

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
赦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
賞爵使一世之人皆知　朝廷嚴首亂之誅則禍亂之原
塞矣

遏盜之機三　　丘濬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幾要
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鑒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内無大臣
跋扈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莫大盜賊
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夷狄之兵甲馬如
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餉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illegible]

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激阻是憑搶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鳥合非有法制相麾從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一曰招降曰窮治是也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標榜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救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於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之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迨其後也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器械之利一　丘濬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爲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臨江而守[illegible]臨晉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illegible]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習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虎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施之於百步之外矣

器械之利二　丘濬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昔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傳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焰硝硫黃[illegible]炭爲之硝之名見於本草[illegible]景方論中已用[illegible]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君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illegible]

未嘗言其可為兵用也硫黃自海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間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東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

【皇明經濟文錄卷十】 三十五

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器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燈火同至中國歟天祚　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illegible]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illegible]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且爲嗚呼神[illegible]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於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之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為之避就於是無也何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敵[illegible]發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illegible]

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為裝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於天下矣

賞功之格一　丘濬

臣按陸贄疏可見有唐一代賞功之格所謂爵號令如今公侯伯之類所謂職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

【皇明經濟文錄卷十】 三十六

之類所謂勳者如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所謂散官者如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則分為四類而今日則惟有爵焉並在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制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賞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蓋自漢以後以官祿封功臣所僅見也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寄祿而按據官但就其中又分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者也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則終其身而不得世襲在內則五府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則[illegible]

揮及流官是也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朝
宗蓋得此意矣

賞功之格二　丘濬

臣按　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為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雜流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給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　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哉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　朝廷以待恩授之可也而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者且不可況無能乎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賞功之格三　丘濬

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歷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　祖宗之制可謂盡善盡美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二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諭曰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義之盡所以厲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然不惟形之言者如此而又著之於法律以維持警飭之使仁義之澤百世如一日焉伏讀律文有曰凡內

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忠守法者矣

武備疏　楊士奇

適變宜民之道於軍伍補役之事尤為切要者亦惟遠近適宜而已切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北直隸

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給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illegible]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為弗宜在彼且多守禦於[illegible]之事勢夫豈可哉伏覩　太宗皇帝令旨北京人民[illegible]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當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貴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倉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那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又准兵部奏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死罪者　恩宥免

死不分南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逃者死者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在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宣宗皇帝之仁也今　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太原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也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愛民之意近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改

附近衛所帶管收操　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
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
急缺邊軍欲行起發者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
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
福建浙江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
貴州兩廣極邊衛所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其有
缺之後復有清出者却於腹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有
實下人不困而國家急務亦無不宜矣

參不當與虜講和疏　于謙

兵部爲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參將都督僉事許貴奏
乞　勑在廷內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
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　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
若遣使齎　勑與賊假以和好爲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
墩隘廣積芻儲練習士卒餵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具本
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陳綱題稱在廷文武群臣
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即是姦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
因節該奉　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廸北走回軍餘陳
旺等說稱要差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　太上皇帝
因本部參係重事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　欽依虜情
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令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
與賊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臣
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
共戴天之仇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
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
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啓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
以爲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
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深入我兵雖阻既盟之後朝廷尚
歲輸銀絹三十萬兩迨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

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
割地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賂之甚則不得已降尊號其
爲含垢忍恥屈己從和自謂可以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
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
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
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罪惡稔盈鬼啓
其衷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忠
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　國耻不出犬羊之
下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改撥官軍疏　馬文升

本部議得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論之又似不均既該軍人楊上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團營自弘治五年爲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大寧都司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大寧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并山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俱遍周而復始永爲遵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史唐珣奏稱原派黃花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歷期徑赴黃花鎮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擬

事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官旗不必到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令國公張永等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官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八百四十七員名要乞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關等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赴該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永樂宣德等年在五軍三千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爲十二營操練專備征調天順初年仍散歸三大營至成化年間又因各營軍馬號令不齊卒遇邊方有警方時取撥不定恐致悞事因言官之議於各營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爲十二營操備又　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爲團營凡遇各邊有警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差營內以護衛　宸居外以預防邊患居重馭輕強本弱枝其意不爲不遠其勢不爲不重但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欠少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又於團營內借撥其黃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去爲因離衛不遠率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具奏暫於團營內撥去今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

河南都司摘撥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致團營數少欲候到足撥去緣今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誤本鎮備禦若再於團營內撥去當一邊方有警又恐調遣不敷以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既該各官會奏前來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妨誤合無行移五軍總兵等官於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撥一千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春班名色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并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定三撥補團營官軍該補團營之數[illegible]

補選原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馬文昇

嘗思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回還至營在某處報知今將一年宣大二邊守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禍臣又聞此虜大衆即月俱在宣府往來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切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險阻若寇大同邊墻復重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彼朵顏爲彼嚮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衛地方劄營或留虜衆在於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千里係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京營弱豈能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未免戒嚴甚爲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乞　勅兵部一面於團營揀選馬步精銳官軍三千前去永平再選步兵三千前去密雲各發盔甲器械令知兵武臣管領操候一面選差人文職官星馳前去宣府大同會同鎮巡等官哨探大虜即今見在何處有無東行消息或俱在宣府地方亦探如果東行即將原定三處軍馬就便啟行於所撥地方操守遇賊侵犯相機截殺又恐此虜譎詐聲東擊西彼此不可不防復慮雜衆之賊三千之兵恐難捍禦但此時達馬未經空掠不敢馳騁秋冬之後必肆猖獗思得下班官軍休息已久兵部宜奏遣屬官二員分投前去將德州衛德州左衛天津三衛秋班馬隊官軍催點齊足俱赴京聽候武臣提調操守及將河間等三衛并保定等五衛馬步官軍及原選土達俱在本城平山衛官軍亦在本衛定州衛官軍俱在本州眞定等衛并寧山衛及平定千戶所官軍俱在眞定各如京無緩若大同宣府聲息緊急先將前項各城精銳步軍一分發各關口協同守把其馬軍遇有入關賊寇相機戰守若大勢俱在東路出發總兵等官統領聽征官軍前去勦殺如果西路無事馬隊秋班官軍該赴京者仍舊赴京其在京春班官軍若係選定聽征之數者且不令下班留之以實京師如邊方無大警息仍令暫且下班不許遂散以應調遣庶東西二路各有戒備倉卒之間不致誤事亦可以拱護神京但京師者天下之本京師之兵空虛并居重馭輕保固宗社之計臣以順天保定等府原選

民兵八千餘名先時真定知府張敬大名知府李瓚俱已操練足堪調用經今數年恐致廢弛萬一賊勢猖獗無復防備之兵若將此等一體操練則可以援勢威武守護地方爲京師之援所謂兵不加增而自增者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

兵部

總論邊務　丘濬

虜莫大於遼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葢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虜半留中國入迯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於是瀚海餘醜
僅存喘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備西
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者葢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奈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迫開平與和東勝河
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

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結營
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畧莫敢誰何虜志
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其虜騎出沒雖稍有俘
斬亦不甚爲益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
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頭
亦勢難若得失不酬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
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遂得利心益歆艷而言衆若從此深
其間最稱雄黠控弦[illegible]餘二十萬益於中國[illegible]遠
之衆竊知內地虛實一旦出於不意[illegible]計則大[illegible]之
境豈能外寧供餽之援或生內變誠不可[illegible]今

之邊備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臣欺玩芻糧匱乏法令縱
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可憂者曰誰能與之曰惟我
聖天子能與之何以能與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
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不敢欺玩是以能與之何
以與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
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
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能同於腹裡必有通
變之才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
選不肯久授後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

各用所知以備簡用遇有員缺就以所舉之內酌量才力
會推選補無論伎同真才效用是謂慎巡撫之選夫軍久
蒞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辦畫功久積而後庶務成
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
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
廢缺正坐此弊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
利害切身竄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爲之何可得也是爲
久巡撫之任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
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令其
束手是以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

馬耳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郡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為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斯合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

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强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大炮大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文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强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所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鬬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措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

而求児醜虜撟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　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卹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為調用這等不負朕委托之重欽此

為清理軍伍事　王瓊

查得先該本部奏查得天下都司衛所每歲差去勾軍官

旗不下一萬六七千名較其所勾之軍百無一二到衛有自洪武永樂年間差出到今三十餘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窩藏不回本部屢奏前弊蒙　勑各布政司按察司并巡按監察御史挨捉奏發然勾軍官旗多有懷姦挾詐往往東潛西躲以致姦弊不除官府被其擾擾百姓罹其苦害徒有勾軍虛名而無補伍實効已經會議奏准今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逃年逃故等項軍丁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合用監察御史十七員分定地方清理宣德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本部官奏節該奉　英宗皇帝聖旨若是近年水旱飢荒百姓逃移還未甚復業待明年秋成後着去欽此已經通行天下都司衛所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欽遵去後今照天下都司衛所遞年逃故等項軍士數多遇警調用不敷今內外衛所將該勾逃故軍名貫址造冊陸續到部即日秋成欲照先年　欽依事理將原保清軍監察御史陳敎等分定地方請　勑前去着落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各委官一員分投嚴督所屬州縣將冊內坐去軍人照名勾軍補伍庶為允當今將清軍合行事宜欲便備榜就令監察御史齎去通行曉諭禁約未敢擅便開坐內一件清理軍政監察御史每歲八月終照巡撫

官事例具清冊過軍數回京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本部尚書王驥等於　奉天門奏奉　英宗皇帝聖旨是着府州縣今年有災傷人民缺食處宜加優恤待來年秋成後整理不許急迫重有擾害欽此又查得該兵科左給事中郭斌等奏內一款清理軍伍鬧稱先該兵部尚書項忠等奏差御史一十一員前往江西等處清理軍伍三年一次換清理方今水旱災傷去處清理無益若又照舊清理不過逼民逃竄耳如蒙乞　勑兵部計議若照災傷去處照依往年事例暫且停清等因奏奉　憲宗皇帝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看得所奏要照災傷去處照依往年

事例暫且停清若有先前清出軍丁亦要存留侍候豐年
解發另行查勘奏請定奪等因成化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擬欽此又查得爲照例
停免清軍官員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得各處地方見今
盜賊充斥災傷重大各該清軍御史合暫停免本部欲咨
都察院將山東河南江西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并北直隸
順天保定等處南直隸蘇松等處各清軍御史暫取回京
其見今該清軍士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候盜賊寧息地方
收成起解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二日具
題本月十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爲地方災異事
該本部題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洪遠奏稱雲南地方
夷寇搶劫村屯拒殺官兵本省近年該勾軍士多係夷羅
清查起解比之別省十無二三乞將本省清軍御史暫且
取回又該巡撫貴州地方右副都御史蕭翀奏稱貴州地
方苗賊作亂連年調征屢歲旱荒缺食艱難况貴州二十
衛所俱是充發軍人比之雲南軍數尤少軍政清理相應
暫停將雲貴清軍御史暫且取回等因該本部議得所奏
俱應俯從雲貴清軍御史暫取回京該清軍伍着落布按
二司并各府州縣清軍官員清查起解正德十年三月十
七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遵行欽遵外今

查得宣德十年原擬差御史十七員每年八月終照巡撫
官事例具清過軍數回京後止差一十四員内兩廣雲貴
共二員南直隸二員北直隸一員見今湖廣雲貴陝西四
川監察御史四員俱取回停止又查得福建實有軍士九
千四川七千湖廣五千陝西廣東各二千江西一千廣西
八百雲南七百貴州五十餘名南直隸府分各不及萬北
直隸保定等七府并順天府共實有軍士七千餘名前項
各司府實有軍人數内在逃該勾軍人其數又少臣等議
得前項本部節年奏行清軍事例固是充實軍伍之意但
自宣德十年以來　朝廷慮清勾太急逼迫逃移初奏差
官之時即令待秋成方去後因災傷用兵屢爲停止又因
兩廣雲貴軍少俱二省併差一官無非欲休息小民保固
邦本之意及初議差官毎年八月照巡撫官事例具清過
軍數回京其後方議三年更換亦非舊例今查福建四川
陝西廣東江西湖廣六處并南北直隸各府實有軍士各
不過數千廣西雲南貴州三處實有軍士不過百十内有
逃亡所當清勾者責之司府官員自可理辦似不必專差
御史一員督理雖浙雲南兩處各共差一員但地方廣濶
豈能遍歷况今蘇松淮揚等處災傷極重并其餘無災地
方催徵起運京邊糧及派辦營造等項工匠物料比常

繫重民不聊生當此之時若不從寬撫恤逼迫逃竄關繫
匪輕合無將湖廣四川陝西福建江西兩廣雲貴湖北直
隸軍少去處今後俱不必差除湖廣四川陝西雲貴見已
停止外其餘俱取回京其六處清軍仍照本部查照軍政條
例嚴督司府等官照舊清勾及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
官遵照憲綱糾察查理惟浙江山東山西河南四處軍數
頗多照舊各差御史一員清理務將應補之人勾解補伍
不許將見在應役者妄解戶丁查理及將逃軍丁盡戶絕
者一槩勾擾取足分數逼民逃竄及照正統元年本部原
擬清軍御史每年八月終回京合令照巡按巡鹽巡關等

項監察御史出差事例扣滿一年差官更代正德十四年
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計處清軍事宜　　王學益

照得清理軍伍係　國家重事　國初各該衛所軍伍有
缺俱得竟自差人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　准事例各
衛所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攢造底
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存照一本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
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
花名冊一本送部以備開清漏清等項查照各司府亦每
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拆前件攢造實有
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
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
六七兩又有各衙門歲該造送文冊不上一二十項每項
費用不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
煩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或數
千少或千餘而計所解到軍丁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
至有一軍勾及幾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
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攢造軍政指揮不免責成
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通行查理但照前冊歲以爲常
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

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
甚且奸弊橫出或有以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
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
者或有移居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若或有新
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賄以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
若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弊難杜及查各該司府每
年奉到清勾文冊謄法各爲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
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雖多止是紙上虛
文至有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敷入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
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即解補若其已

解軍丁則又有隨到隨逃者有僞爲批印回銷者雖近有
行關填勘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悠尋而終亡窮日力不
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三分之數或至
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
出以強奏免罪者有將丁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忘指
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立等關要之法將見
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有司之回告雖頻而文具
何裨且使奸軍或至詐行平民或至枉及稽考無蹤勸懲
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
爲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　准住勾外其

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
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刻刷備將宣德
十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軍一名用堅白厚
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
部掛號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
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
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已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
年終將各州縣逃故軍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
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軍總冊行
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各作一冊具依發

去冊式分付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
漏每紙一張分做八格填寫一戶上列横格開寫軍祖姓
名籍貫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
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滿
外各空格紙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
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造一本以憑轉發收
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
造送部本部清軍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
等項填註原軍名下新充軍名填註該管百戶空餘格內
該衛分各司府州縣亦行照式填註以備查照雖至百年

可免更造各該司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
冊回答及不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
軍單逐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免
勾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迴及例免
者開造小冊連原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査的
當人員送部銷照若有勾軍丁自單到日爲始三年以上
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問丁盡戶絕並山
後人民挨無者査照軍政條例及節年題　准事例徑勘
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實類繳免其再行本部仍該
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冊每衛一本以備査照老幼不堪

鮮者候經勘三次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及老疾故絕日繳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該州縣另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勾取不獲仍照此例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以後各取親押若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做故絕以丁捏作幼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丁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令僉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充軍官吏依律治罪以後清軍御史定例五年一差務將五年內發去軍單

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吊各司府原收住勾冊查審內有捏弊另冊送部事完即許復　命不必定以三年為限各清軍官員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造冊單繳冊單限期并違限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猶未損於舊而自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不常減十之一所省官軍糧[illegible]不知凡幾千萬矣回思之在有司者若嘉靖十年若[illegible]以為額而自本年軍伍勾[illegible]之役所關發者歲各無幾[illegible]百官司里甲之[illegible]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illegible]且其造單一由不可妄銷而不解之例非嚴捏故之際尤重在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illegible]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雖欲以虛文了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事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詭寫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救之弊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於填委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不行不忠於煩

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者按治不惟[illegible]故激揚有道庶乎衛以知要不病於迂疎變以宜時不調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所先年造到清勾軍冊舊例具新選官弁[illegible]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illegible]部題　准止許[illegible]　差官[illegible]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illegible]應付[illegible]各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illegible]　差官員到京相同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illegible]文討為不肯帶冊討驗又南北直隸各不係[illegible]但無人肯枉道齎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將

吏部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於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書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直隸送各巡按御史處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原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疋及皂隸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前項清軍事宜於各軍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係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內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悞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為便益嘉靖十一年本部尚書王憲等題奉　聖旨是

修武備以防不虞事　馬文昇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冢遏胡虜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從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讐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當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　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太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領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糴賣不得實用致累疲憊卒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項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各全支草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

俱被勢要之家或　親王占爲已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
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
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
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况六
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不敷一月之用且
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
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但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
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
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
朋合樁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

萬餘匹中間老瘦不堪騎操者亦多倒馬消耗莫有甚於
此時也况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
近年在京守衛軍人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
帶盔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堅袖長不便全不合
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
過一二斗矢長不過尺七八寸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
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箭能開放縱射不過十數步而
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剔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銃
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illegible]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
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illegible]陝西四川雲南兩廣外

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
多被管局官吏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
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措塞有名無實况去歲　內
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
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
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　朝廷簡命外
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illegible]者亦可取舍撫
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illegible]不歸者
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
任用迺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嘗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

太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
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
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
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亦無
以成克敵之功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
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
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銃而銃法不知至於馬
匹尤未操演蓋四月下操十月赴營天又天寒即爲住操
所以馬多生拘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未如胡馬
之閑熟蓋亦胥壞之不停剃鞭轡銜勒無一可取操練未

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
精强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
之修誠未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
師不過數日之程邊墻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
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强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
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爲修飭誠恐年復一年
愈加廢弛不無有誤　國家大事伏望　皇上處常思變
居安慮危念京軍乃　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
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

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寘之于法更乞
天語叮嚀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
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
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遲延因而私役賣放以致軍
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
監若森同臣文昇等選軍之後奏　准事例每營再行揀
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
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
疲緩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
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旗軍有所倚恃於此而

[illegible]少侯仍望　皇上念戰馬爲　國家所重草場乃
[illegible]命資乞降　勅齎付見在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
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歷年知識草場所在官
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
場將某地隣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爲丈量每營原
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　親王管業另撥無礙
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
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照間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
立封堆仍於各該牧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
上永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

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草預賣與人及將官
馬顧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
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
侵欺料草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
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草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
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馬料草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
邊衛充軍更乞　勅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放草
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銀
[illegible]錢尤望　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恃之一　勅

工部通查　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勾
支若堅固如有不足乞　勅內府兵仗局造作精緻盔
甲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項付把面工部差官送
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
[illegible]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
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
各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
掌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并太
平府北直隸俱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
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

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
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
年間弓要緣絲牢固外用黑漆角面俱用厚蒸青白綿布
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
官照依發造既定事例參問解部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
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員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
分各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智勇謀略弓
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為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
之人俱聽奏舉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通將節次奏舉未及
用將才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犯贓[illegible]若曾

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
議其人可任主將其人可任副將其人可任參將其人可
任守備其人可任方面具名奏　聞揀次斟酌推用舉到
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
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心察訪務在得
其才不許一槩濫舉有乖　朝廷求將盛意庶將官得人
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　勅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
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令欽天監選擇
吉日務在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
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一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

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
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
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聞其所
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毫無錯至
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實精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
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
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
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
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官軍一以教十以十教百
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候各[illegible]回衛[illegible]不當

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凡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本府各庫
收貯各處布政司運至歲造軍弓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
之强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時加演習日
久自然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
匹又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拘鞍轡之類俱要
堅固齊整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
爲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
雖有外侮不足慮矣弘治九年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切
中時弊都准行欽

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

馬文昇

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不能免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
擾唐俱有謀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
五代石晉失榆關之險契丹得山前五州之地所以遺患
宋室而啓金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　太祖高
皇帝掃除胡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　太宗文
皇帝神謀睿筭有見於斯即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於京
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胡虜款
塞入貢　朝廷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桀[illegible]收併部
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之虛[illegible]如番以

資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有十四年土木之禍[illegible]南
侵圍我京城卒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無虞其後也
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殺彼時虜衆所居地方相
去京師千百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又犯甘涼漸入河套
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癿加斯蘭自西域八月
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西因遭涼州之敗逆寇
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套以圖瀆河開則東來大
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承　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
禦虜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陳

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裏嘯聚之強賊其勢

已衆爲患亦深必　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若唐之
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往督之而
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未克文彥博
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　朝遼東三衛達賊爲寇　欽
命都御史王翺往彼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下許其斬首
遼東遂靖兩廣猺獞久叛　欽命都御史馬昂爲總督總
兵等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寇久住河套侵
犯陝西　欽命都御史王越爲總制而虜寇亦遁是總督
總制之設前代我　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
侵犯大同西則剽掠延綏[illegible]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

西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入期荊勦殺以絕邊患
西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賊未遏大挫以此勢愈
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翺馬昂王鉞事例
命文職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陜
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邊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
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若過河則回大同隨其所
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方寧靖具奏回京
一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
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度
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賞賚用度豈能養其銳氣況去春

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有戰心
仰惟　祖宗內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賞賚之
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部在官銀
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有餘若非平
日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過百萬兩　內
府之銀聞亦虛空較之　祖宗時十不及一倘一虜賊未
退而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賞軍士或遇災傷賑濟百
姓俱於府藏關支此等未知從何而來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念虜寇之猖獗須軍士之得樂戰舞人心必資賞賚
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非係緊急不宜妄費以備軍國緊急
之用
一照得順天府及直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陜西山西
極臨邊境河南山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
一應軍需俱藉四省八府之民僉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
存恤撫摩使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
修造不息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又光祿寺等項歲
無虛月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一倍又責買辦戰
馬打造官刀雖係官錢給發小民況轉輸邊遠費倍過重
而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
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僉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部

將近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草品等項通
行查出斟酌上　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凡有
坐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留前有事司府
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
一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
十二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
萬以壯　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
又今除　欽命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奔奉　欽命後
續差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
本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亦無可用之兵況京軍又

多隻及與騏騅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曾[illegible]
令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空閑
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之時如
蒙乞 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各操官軍文
冊照冊查筭若干名選前見操之數共轄一萬名就在本
營分為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聽調殺賊庶
武備益備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

一將官本 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
則謀必僉同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出師征討要虜共同
事官員多有偏執已見各逞所長互致猜疑不相協和徒
勞王師迄出竟不成功而遂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為邊
患還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務

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懼人心懼則
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於效死
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近年以來
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知營辦已私
間有留意邊備一遇失誤百計彌縫所以上下因循不知
警畏長征往往誤事利為[illegible]弊伏望 皇上自今凡百失機誤
事果涉畏怯逗留觀望縱賊不殺者必明正典刑以
警將來不宜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巡等官各要仰體
付託之重名思自己受任之責撫恤軍士振揚威武
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
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所之嗟凡百用度俱從節
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
得實明白參奏以憑罷黜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心知懼
內治邊防不致廢弛

一軍令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玩而
多致敗績吾聞治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行軍貴嚴自古爲之人君命將必曰閫以內寡人治
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命而退縮者
徑自誅之以肅人心蓋萬人之命係於一將若非重以此
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 朝廷命將制勑所開止曰
以軍法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遲疑軍士雖有退縮未敢
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雖罪坐主將無益於
事伏乞 聖明於聽征總兵官參贊等并凡一 欽命總制
總兵官 制勑內明開若干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
以殉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
之其總兵官受 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款三令五
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觀

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數里近以各邊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被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敢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皆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　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發送九門各樓收貯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可收縱雖虜賊遁逃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

一兵欲勝敵必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勢如激水之漂石主將用兵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無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兵不相統率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盡張賊勢本[illegible]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illegible]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禍源況今虜賊譎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衂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擾之既久必謀南侵　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入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過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以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老家兵亦可分三陣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無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遁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逕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矣又恐虜賊譎詐聲東擊西或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遂擁衆向東衆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亦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尋覓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之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報兵藏形以待虜不墮其姦計此則勝虜大略其[illegible]

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計將官調度施設如何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合無勅兵部通行聽征總督總兵等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遇挫地方永寧然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先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爲驗况近來官軍遇敵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大弊合無兵部

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於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内選一人爲伍長亦選十頭目爲管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奮勇若能敗賊務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級就於前鋒官軍内當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如此庶人人奮發且絕貪功之弊矣

議減造軍器　　倪岳

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爲整備然[illegible]於無用尤不可不量爲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前厰選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圍牌等項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　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寇盜萬世之良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奸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白硝黃牛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木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項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六六百六十餘名外類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減工料成造不堪雖

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畧看過不能一一週悉况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多銹爛誠恐一時行軍卒難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等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數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　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爲始減半成造誠爲得宜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揀定年分逐一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

於各庫存留官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為有用矣

為預定安邊事　　于謙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誘我輕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出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切料此賊必欲搔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　朝廷所委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數人其次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兵務方殷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效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力緩急之間恐悞大計乞　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義雷通等各陳已見以為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不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延及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以法御禦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以飾虛詞務在各出己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奏進　送上裁斷擇其可行者請　勅各官遵守施行若其中有不合議擬分

官京參必其上為　朝廷分憂下為邊境除患不許面為承順退有後言使敵既至互為異同以悞　國家大計況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人而欲以書生臣等書生之淺見以議論則是徒為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為危急思患預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雖萬死不足以贖景泰元年奉　聖旨說的是宣府大同乃京師之藩籬虜賊猖獗各處剽掠使我士馬疲困若不預為處置俞生邊患便着他每各思長計如何安妥開寫來看欽此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略之士收拾武勇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文之士所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　國家求才於文者於武亦設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選而其網羅之內容自關闢以及卑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雖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然內或限將材之宗班外或陞遷之資或限以方面之長或就列於行伍之師帥世襲將擬獎勵武臣[illegible]求其士氣[illegible]哉但求未止於武[illegible]

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才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於文者或優於武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而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奴去病孕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

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當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皆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克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亦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今旅挺卒能料元昊之狂狡破智高之紹微皆異人傑士威略而典斂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兩代故事尤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　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下人之中豈無一二其蘇洵之言為尤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義未隆士未足以承　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擬定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竊與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　則品式宜加詳備因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並　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　舉一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考數月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

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試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桑毫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辟策而用之何憚之不可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游辭而嘆思借才於異代也哉

議處將材事　余子俊

臣等議得將官凡在內者皆荷　聖明簡用在外者多出巡撫巡按會保今五軍三營坐營官缺則要會官推舉以為

將官預選之用今查得成化九年部院會官所舉將材選
用將蓋若不先事而行會保不無臨期選取者矣遂成風
且於自顯者愈致埋沒合無行移兩京五府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并在外巡按巡撫二司官員
各舉所知不拘侯伯都督見任帶俸都指揮但係存心愛
人謀勇可取者每人訪保一二員各具公文明開職銜畧
節脚色見管某事堪任主將偏將緣由通送本部方會在
京各官詳議如果所保相應別無異同就行列名上
御覽仍付本部行令照舊管理原委之事候在外各邊將
官有缺臨期奏請委用除侯伯都督總兵名位已重不須

別議若都指揮堪任主將擬陞伍府堂上官署職指揮堪
任偏將擬陞都司掌上官署職以示寵異以便行移向後
果有戰功仍從舊職陞授倘遇一時恩例不在陞授之例
前項署職皆係流官其餘名器權以應變不至太吝經以
守常不至太濫若急缺將官之缺中間有堪補京營坐營
把總即為補用使彼施其已能勉其未至若有守候果久
難為敗節者不再擬奏委用及或所舉不公事發連坐舉
主如此總是未盡得將才終是公道有在

緊急聲息事　余子俊

議得京營一等二等精銳官軍合當定為三路聽征東路
一萬員名項備為大同宣府之援東路五千員名為遼東
永平密雲等處之援西路五千員名為偏頭關延綏等處
之援每二千五百員名定委團營坐營不拘侯伯都督一
員用心操候其正馬馱馬三萬匹先儘團營足之數不敷者
三大營湊撥一應軍器火器旗號軍裝之類俱要先期整
點齊備但調即行凡行軍監督總兵等官臨期奏　請簡
命各邊原委將官并所領軍馬並如前撥一體加意操候
前項所擬在邊在京將官并所領軍馬此就平時而處臨
時果有變態如東路緊急至甚西路河尚未凍又可往東
策應之期難以拘泥及行戶部於臨期　命將之日將各

處見在糧草開報將官以便分兵駐劄備禦奏　聖旨是欽
此續該遼東鎮守太監等官韋郎等稱傳報北虜搶殺三
衛要往天朝地方上過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
看了來說欽此本部看得原定東路聽征軍馬五千議得
合於內摘撥馬隊三千選坐營官一員管領作急起程於
延途糧草多積去處且操且牧至山海關即止候遼東守
臣具奏請兵前項軍馬一面過關應援會剿本部一面請
命主將添調軍馬前去調度以成大功題奉　聖旨是官
軍且不必差着劉恆每整搠人馬待報起程恁部裏便行
文與韋郎等好生隄備欽此近該太監等官韋郎等奏稱

北虜搶殺三衛侵犯開原地方攻傷守墩官軍等因該本部官欽奉　聖旨兵部便會總兵鎮守等官來說欽此本部會同京營太子太保成國公朱永等看得北虜犯我開原名雖尋殺朶顏等三衛達子其實挾我懷恨侵我邊人問罪之師義所當舉但彼處守臣止言堅壁清野相機截殺應否調請　天兵累奏無一言及之開是遼東地方窄狹此賊難於久住萬一被其蹂踐豈不有損國威若待急至此難拘前議伏乞　聖明令無將團營選委都督等官內量選署都督僉事馬俊　命充遊擊或參將名色統行官　勑分領馬隊官軍伍千員名正馱馬七千五百匹一同促其作急起程如賊尚在此正罪人斯得之時令去將官與彼處將官務要平心易氣國爾忘家協謀合兵共圖殄滅若機有可乘毋假持重以圖自全若或有未宜勿許輕率以墮奸計所差官員即便星馳回奏另行上請　命將出師無程徑彼總制行事其山海關西抵黃花鎮一帶山勢雖險隘口數多此賊譎詐難以寇西不可不慮前項地方戰守之間步隊可用或　命都督僉事李俊署都督僉事楊玉分領團營步隊官軍六千員名領　勑前去分布隘口有警一體會合彼處守臣和同戰守若以兵分各該隘口前項都督名位俱尊重未可求其偏管合無止選都指揮二員

領　勑前去本部與戶工二部各差官前去沿途并所在整理糧草車輛柴薪等項具題成化十六年九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這北達賊既在邊尋殺朶顏三衛難保不入境侵犯着都督馮昇馬俊充遊擊將軍領軍去與彼處將官協同戰守山海關迤西只着都指揮二員領兵去協守都寫勑與他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右僉都御史王宗彝所奏三衛夷人躲避北虜俱在開原廣寧一帶倚伏中國以圖存生見在軍馬數少分布不周又無遼東連歲兩災今年霜旱等項糧草蓄積甚爲缺少奏要文武大臣科道言官從長計議或加添人馬剿殺或止是本處官軍相機戰守此等邊患　朝廷未嘗一日忘備或降　勑或令所司行文已至再三今當勢急至此方有前項議奏事理京營總兵官軍馬兼程往援當慮不及伏乞　聖明合無再於團營添調馬隊五千員名正馱馬七千五百匹文　簡命內臣一員監督軍務[illegible]文職大臣一員提督軍務武職大臣一員掛印[illegible]總兵官又二員充參將統領前項軍馬作急起程到彼合於先去遊擊將軍軍馬總制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相機戰守重大機務悉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便宜而行本部[illegible]都察院各差御官一員隨軍紀功此外本部與戶工二

部各差官沿途整理糧草車輛腳力人夫柎鍋竈柴薪等項聽候軍馬經過應付至於將在軍門全賴糧草繼足再令戶部多爲區畫運前糧草共濟大事仍照先行事理將見有糧草開報監督提督等官以便分布軍馬支給其宣府大同兩路若前賊殺退必往彼處偷搶 聖明留意候 命下之日本部照例請給監督提督總兵參將并紀功官 制勑付費前去題奉 聖旨是知此北虜在遼東邊上尋殺朶顏三衛恐來入寇便着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朱永掛印充總兵官威寧伯仍兼左都御史王越提督軍務太監傅恭管領神鎗白瑜李俊充左右參將莊

鑑馬俊充遊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去彼隨人征勦但恐此賊復回大同延西等處侵犯邊民着太監劉恒監督軍務定西侯蔣琬掛印充總兵官都督[illegible]參贊軍務太監張善管領神鎗白全充參將楊玉充遊擊將軍統領官軍一萬員名到彼會合招撫截殺官軍各賞銀二兩還着都督馮昇劉能各領京營隊官軍三千員名往山海關迤西直抵居庸關協同截殺照例每人賞銀一兩着戶部差堂官各一員先去整理糧草等項不許遲悞各官制勑與他欽此

添提督以振軍旅

王瓊

查得正統十四年爲因北虜犯順 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北虜也先背逆天道聚衆近疆若不預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忽號令不一誤事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爲十二營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奏 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營罷五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爲整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

十日具題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着太子少保白圭兼兵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着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以後本部尚書馬文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王敞何鑑陸完并今臣瓊俱不妨部事奉勑提督十二團營今給事中翟瑀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專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整飭軍旅之意不爲無見但查得前項[illegible]于謙等俱以本部尚書不

奶部事提督內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干事體重大臣等揣難定擬伏乞
聖裁正德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提督官不必添設

襲替功次疏　王憲

謹按　大明會典中明陞賞功次各照地方則例最爲明白惟遼東女直斬首二顆陞一級若得近日陞賞係北方者俱斬首一顆陞一級不會分別遼東女直與會典所載不同末後又開陣前當先殺後斬將奪旗擒斬賊首等項奇功臨時奏議陞賞蓋大敵在前一斬禍福勝負在於瞬

息之間死生係於呼吸之頃當將不暇斬首其斬獲首級多在賊勢稍緩追奔搜斬之際軍功必以斬首爲重蓋斬首有實可據不容冒濫當先等項奇功既無實跡易於詐冒其獎至正德末年應州功次巧立當先衝鋒齋牌督陣等項名色斬首至十二三級陞賞不下數百員名冒濫之獎至此極矣以故先任給事中夏言等建議不由軍功陞級者子孫襲替一體查革本部因見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京師戒嚴邊報旁午主辱臣工効命　國家無虞比之尋常斬獲微勞不同若一槩減革人心不平故當時議題此等年分當先召募越陞俱不革已革者俱准襲替之

旨欽正其餘年分一體減革但不曾分別南方賊勢少緩與北方不同致使應革者與北方一槩混襲所以本部近日題　准事例各人名下無斬首字樣與不及數雖不及數而得署職者俱不准襲及未曾分別地方年分致一槩奏行之過不分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德勝門東嶽廟石佛寺等項功次一槩減革未免人心嗟怨及今若不議處恐數年之後減革漸盡軍士解體異日邊方有警人將以當先殺賊爲諱誰肯出死力以犯賊之先鋒萬一誤事關係非輕合無將正統十四年景泰元二三年內有當先被傷并殺有功越陞職級者照舊准襲不革外其當

先被傷又越陞及召募陞級襲替過數輩者已足酬勞仍不准襲其餘各該年分一體減革及照歷年功次既多事例該載未盡中間疑似未明或革或襲者亦應一體申明遵守今將歷年功次應存應革事宜著郎中聶士哲鄭琬等開坐具呈到部爲照武官非軍功不許世襲係是　祖宗舊制而軍功亦有生擒斬首當先奇功等項不同要在分別地方難易時勢緩急事體輕重不可一槩而論故陞賞則例各年不同而選法存革亦當因之有無近因正德年間倖乞陞職及營求選例奏帶及寄名軍伍等項俱得冒濫官職故建議者痛欲裁革一以慎重名器一以節省

保襲但以嫉惡太甚立法過嚴奉行者又多避嫌疑敢於任怨中間亦有斷枉者俱不恤之致使當先殿後斬將搴旗奮立奇功者亦與近年巧立當先衝鋒等項名色者一槩革去的人心不平今該司查議呈來有關 國體相應酌量議擬合候 命下之日着爲定例通行遵守其有例前革過者俱候子孫襲替之日照例改正襲替施行不許因之奏擾其傳乞陞職一切冒濫被革之人敢有妄自援引比例混奏者許本部該科參送究治仍送史館增入大明會典本部仍刊印成書一體遵守嘉靖九年八月具題

議御史馮玘圖治奏狀　王恕

查得土官赴京襲職固是舊例亦有鎮守總兵等官保勘明白具奏就彼冠帶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有人爭襲發回保勘者又有到京爲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到京查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之日另行本人奏稱情愿回京聽候者天順八年三月初二日節該欽奉 詔書內開雲南貴州湖廣廣西四川土官今後有告襲者若官司要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來京其中間如有狥私不公許巡按御史糾舉罪坐原勘官員欽此看得監察御史馮玘奏要令土官子孫俱各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一節其意固善但土官衙門設在極邊地方襲替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盤費艱難及至京師承襲有保勘不明會奏未到又有被人爭襲駁回保勘累年不得承襲如前所云者亦有被無籍之徒指稱官府使用誆騙財物靡所不爲以致遠人受其陷害衙門被其茹害是以 朝廷洞察斯弊特開 恩例免其來京委官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該部行令就彼冠帶承襲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若依監察御史馮玘所奏令其赴京承襲俾知 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不若仍舊 詔書事理令其保勘

明白奏來就彼冠帶承襲爲便等因弘治五年六月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

錄遺功以昭勸典疏

臣惟罪疑惟輕無罪而坐者雪之是也功疑惟重有功而遺者錄之是也査得先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革職冠帶閒住近已故彭澤平生多讀書孝友廉直得於所性蔚有儒者之風焉澤歷任知府副使按察使都御史等官冰蘖之聲山斗之望振于縉紳間正德六年劇賊劉三趙風子糾衆十餘萬嘯聚河南劉六等衆亦數萬流刼山東廖麻子等又各糾衆互擾川漢俱該澤先後提兵剿平之奇勳

戊績昭著以存地方之故累陞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兵部
尚書中因有疾到任家居被人訐奏彭澤擅許土魯
番段一千五百疋致惹邊釁蒙將澤革去冠帶閒住緣前
項事情先經給事中黃臣勘明係是寫亦虎仙在土
魯番因他是得罪所許非干澤之罪案可考爲臣又爲詢
邊人亦俱云段疋原是寫亦虎仙所許與澤無干給事中
黃臣之勘是也然則澤固無罪有功而遭之者哉澤今已
故五年墳墓荒落宿草莾然僅遺二妾衣食不給公論無
不惜之記云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
澤今若斯亦恐非所以勸爲善者也如蒙乞 勑該部再

加查議將彭澤復其生前官秩優以沒後卹典則錄功勸
善皆于是乎有在焉

正功罪明賞罰以伸邊將冤抑事 曹珪

據爲事充軍都督曹雄家人曹和狀訴有故父曹雄始祖
曹安原籍直隷鳳陽人洪武初年隨征過江累歷戰功陞
世襲指揮同知祖父曹勝由武舉陞陝西都司都指揮僉
事止生故父曹雄襲職於各邊累有斬虜軍功陞都指揮僉事
任守備參將副總兵弘治十八年因大同達賊搶殺入境
殺害官軍有保國公朱暉調去策應大戰頭功當年升陞
都督鎮守陝西地方不係劉瑾[illegible]

寵奏爲便文移以禦虜患事具奏議給鎮西將軍印信不
係故父奏討該部有案可查正德五年四月初八日有靈
州守備史鏞傳報寧夏安化王寘鐇交通都指揮何錦等
反逆殺死鎮巡等官擾害地方故父一聞即日統調官軍
前去征剿先遣都指揮黃正統領遊兵靈州駐劄一面處
置糧草一面督調各路兵馬拒守要害奪回船隻又令協
同孫隆燒燬大壩草束使彼畏懼搖渠灌城一面刊布告
示以諭 朝廷恩威一面調度兵馬沿河擺列振揚軍威
暗寄書信與仇鉞合謀內應四月二十三日仇鉞召集義
士殺死周昂又和故父率領大軍過河擒捕全黨安靖地

方存問 宗室賑卹鎮巡家屬得以寧靖即日具本差千
戶徐治報捷訖又具閣變擅調官軍動支錢糧等情認罪
先是故父慮恐兵少賊勝乞請 天兵蒙差太監張永總
兵官神英於本年五月初四日在京起程行至直隷地方
聞賊平定報捷奉 旨止兵神英掣兵回京張永復帶頭
目晝夜兼程徑到寧夏彼時故父已將反賊何錦等曾差
都指揮黃正鄭卿等押解至慶陽地方張永差太監陸閭
將何錦等拘回靈州怒恨故父先使人奏捷功不由己通
將功次文冊重復改造回至保定張永差人先見劉瑾因
兵不公將差來人一塲大罵張永愈加懷恨因奏劉瑾將

故父陷害拿解赴京問擬充軍在京身故長兄曹謙亦在
按察司監死家產抄沒全家俱發海南充軍有故父長女
奏行該部看得曹雄不與係刑人數發遣奉　欽依准令
歸宗記和亦歸宗原籍當差和伏思寧夏大變人心恟懼
若非故父領兵前去恊謀仇鉞一人在外豈敢輕殺周昂
今仇鉞封侯將故父并祖上功勞[illegible]去子孫充軍遠方其
冤一也又思被劉瑾勢逼結親求免[illegible]者故父陞職
掛印並不在劉瑾結親之後以此坐罪其冤二也又思於
興武營被虜射死總制故父領兵[illegible]當一戰即日斬獲功
一百四十五顆相離總制衙所曰十餘里偶爾遇變總有
飛報神策何以救援以此坐罪其冤三也又思湖廣總兵
官毛倫所犯事情與故父相同今不得與毛倫生得還鄉
死得襲職其冤四也又思義兄曹謙自幼在邊獲功陞授
百戶職事並無革職字樣一槩朦朧發遣充軍其冤五也
其他遺禍慘毒不能盡言知蒙詳察故父一家究情乞爲
具奏分辯等情到臣看得已故曹雄家人曹和訴告究詞
以臣愚論之功與過當不相掩賞與罰豈容偏廢自古帝
王懸爵賞以奔走天下之豪傑此要道也若曹雄所犯止
與劉瑾爲親原議別無同惡相濟之情罪不至死所爲過
也則宜輕當與士偷同罰彼以忠義論仇鉞爲內應不費

一矢而元兇就擒者　朝廷百萬之費存生靈百萬之命
所謂功也則宜與仇鉞同賞必合此兩端乃爲公義彼時
祇於張永威勢舉朝莫敢言者惟論曹雄之罪而不論曹
雄之功所謂賞與罰有未盡當焉且張永不過奉　旨逆
取鐇宮眷之人有合元功弟姪皆封伯爵今雖革去伯爵
世襲錦衣衛指揮等官亦不厭衆心昔也傾陷曹雄而奪
寧夏之功今也又欲傾陷都御史王守仁而奪江西之功
是誠何心哉　皇上聖明天不絕忠義之後幸存家人得
以赴訴臣從而問諸父老問諸士夫問諸軍中皆曰曹雄
之功也士夫又有稱述昔總制楊一清得報賀曹雄詩曰
河上始傳元帥令城中爭斬叛臣頭由此詩觀之則曹雄
之功不在仇鉞之下也如蒙乞　勑廷臣會議或行巡撫
寧夏都御史查勘曹雄罪大於功則從罪論功大於罪則
從功論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容泯者如是則曹雄之子
孫得宥其罪而復其官而張永之弟姪盡削其官而奪其
職仍將張永肆諸市朝明正典刑以爲將來欺君貪功之
戒如是則三邊將士孰不樂於効死而天下萬世咸服矣

預修武備疏　江浡

切惟安內攘外固莫先乎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
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是爲先務也我

朝創制立法內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所選將練兵以
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器以資其用又慮夫紀
律不嚴軍威不振特 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參贊副
將各有其人分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蓄不乏良
法美意度越千古奈何承平日久兵政廢弛將以統兵徒
擁虛名而部署冒役閑兵以統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糧
儲有官專理而倉廩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荊州府知府沃
頖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千餘石 欽蒙差官查盤是其
驗矣荊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破物料兵[illegible]
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徵矣有司供應

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覩 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
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總小旗俱有降減之條
今各衛所發册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戒
意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乎侵盜官
糧監臨主守厥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
處倉糧虧折如荊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
三惟憑紙上虛文查盤數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
用得乎恭惟 皇上講學修德妙契 皇明祖訓理財
用人不疾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何以
投戈立而垂拱無為矣以臣愚觀尤為未然近日大同宣

府累報聲息烽堠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劫掠郡縣門
柝之聲未盡無也況虜詐詭莫測今雖稱差使進貢安知
其非假投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其非因通好之
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其機務不可少忽而
天下武備亦所當修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臣願 陛下當 國家閑暇之時為思患預防之計
乞 勅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等官申嚴號令以肅
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作興士氣督令各衛所

族襲兒男比照京衛舍餘一體隨軍操備暇日講讀孝經
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之道嚴加
考閱務臻實效仍令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軍職官員
才行操履勇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備開揭帖
二本每遇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院以備參
考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奏聞或遇推選將材或遇
會舉用人 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矣及行各
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管頭目參問
如律庶官知警懼不敢害兵兵無逃亡之弊可少
紓矣倉糧軍器除京衛外其餘腹裏衛所悉照邊方事例

差官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庶法令嚴明監
管盡心粮雖未即充器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亦少革矣
然四者之中食所當先苟食焉不足則雖有良將銳卒堅
甲利兵必饑餓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鋒哉各處
之衛邊方尤重苟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翰堅高雖
或勇寇跳梁安能自生翼羽以窺我堂奧哉近日之議安
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
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趨辦於一時率非經久之常策爲今
日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糧之積于倉廒者有
限糧之產於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

【皇明經濟文錄卷十一】　五七五

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行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
兵鎮守等官不思　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利之計
就彼置立莊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土之膏腴者多入官豪
軍人耕穫反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磽薄之地尤甚莫救
江南之糧財賦國用所賴永樂宣德年間南直隸各府并
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糧以給月糧近年
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其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數十萬
石石可值價銀四五錢今各處存留糧積餘見在年久紅
腐徒存虛數侵欺虧折者上下彌縫[illegible]　勑
戶部踏勘邊方地土但係前項各[illegible]以給與

各軍屯糧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人免
于私役而得以盡力於農畝屯糧豈不漸足乎查勘江南
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少若干名將皆出糧
米以後年分暫爲裁減各於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存銀
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發去山西陝西布政司委
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所稱
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將不
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挑而率多精銳饋餉隨處皆足
何有千里挽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器不適於用
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修靜以致動逸以待勞大舉

【皇明經濟文錄卷十一】　五七六

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
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散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
視之也夷狄而禽獸視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
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況
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初見京師達人不
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
分之一而實數過之倍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幸
位比也夫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illegible]

廩之資米之有也近因連年荒旱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運以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寒暑冒風霜苦不勝言然後一夫得數斛米至京師者幸也若運至中途衣食不足有司不恤督責愈急是以不暇救死往往中途掩籍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仁人君子所宜痛心哉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新官皆實關俸米一石計其一身日用之費不過十日況有父母妻子乎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之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

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蓋此屬貪而好利叛服無常今來降則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世五胡之亂可鑒矣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為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塵數警而達官群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為萬世長久之計乞 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未萌之患矣

達官達舍

達之先本狄也以畜牧為業以甲兵為任亦其雄健驍勇之氣習使然也故其俗雖絕衣冠禮樂之教而用之可以壯兵威然人雖異域而亦同吾性苟綏之以仁懷之以義豈不人其人哉吾聞王曰以四海為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毋亦參之有素教之有漸也不然何吳越本斷髮文身之域今聲名文物甲天下而亦可謂之夷人也五嶺之南負山阻險相距千里為盜者擁兵

阻阨大肆虔劉且以要招撫吾見郡邑之兵罷耗甚甚紈綺之子但席前休以利其身圖不紛以挽舍為先鋒何以奪其氣而寒其心哉是以我 朝凡蒙古色目散處於州邑其後也凡降虜之內地而調用武臣與之居室厚之廩祿授之官職封守底猶傑之時校其藝一或有警各厲奮竭力而期後賞如而程勞進級者相望於先後此其大還不棄物聖人不棄人之道與說者以為犬羊不可狎褻很不可混五胡亂華殺戮可監也不知晉之八王交攻綱紀大壞雖無五胡其能延祚乎哉假望不遠惟在乎為之制曲為之防也且今日獨之忠漢滋職之達府彼非狄類

也乎孔子曰有敎無類在上之人勞來匡直之而已矣宋時嶺南凡有征戮亦調番軍如狄青破儂賊於崑崙關以番落取勝番落者皆西北熟羌及吐蕃團結為兵者也我朝成化初巡撫韓襄毅公征勦廣西諸蠻洞斷藤峽八寨及廣東高雷等處流賊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兩廣征勦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輙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餼下程柴薪子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然異類殊服其性驁悍雜處內郡其後醜類延蔓懼或生變善駕御者當自有道焉已

兵部

備邊疏題　于謙

近該陳典庶奏稱所見達賊經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蹟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即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致失所　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軍士微弱不堪持重衣甲器仗尚有未全倘使達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爲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愼守封疆以固　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粮草以謹防秋仍　勅總兵官各率大

軍於極邊去處屯駐選勅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於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鎭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粮儲不繼聲息警急難以支持　欽命總兵石亨等往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揚能總兵范廣等往宣府巡視懷來一帶因糧草不足將廣亨等取回存留揚能在彼巡哨及遊擊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因威遠衛留一千馬邑留六百山陰留五百今感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亦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調前去宣大屯駐非惟二處粮儲愈爲耗竭抑且虛勞士馬終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足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移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固守儻有賊寇相機守戰計審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寇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於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於追逐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荊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鎭守揚州等處總兵官都督劉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屛蔽并今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　請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之教閱

振作論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緩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也

備邊疏　黃仕儁

中國地土雖無窮而其財賦所出亦有限原其所由天雖生此以供　朝廷及百官俸祿之資初非期有夷狄勞費之耗且夷狄本供費所不載而百姓實國家所宜恤以培植者本爲供億之具而已今者賊虜乞和禍詐莫測必以戰伐　上皇爲詞則兵備不約而解珍物不求而得府庫之空而虛民力不用而弊國鋭不攻而穿詭　上皇稱許

虜使未起而運糧之卒即各遣歸各邊見其散軍而戒嚴
之意不無十緩三四非墮其緩兵之計歟見其和戒兵緩
大起無厭之求今日求其物明日求某物今年遣使增數
百明年遣使增數千及其久也多而無數使朝往來絡繹
不絕又其久也求之既屢待之必厭欲不應之恐壞和好
其短在我以召禍難欲曲意應之誠以府庫之財有限民
之脂膏枯竭又恐乘我不虞以啓後日襲虛之患至於不
可厲戒去歲也先大同敵殺之際其伯顏帖木兒親與總
兵官石亨等言累年我使來直求金銀銅錢等器織金蟒龍
等衣實有珍珠等物俱不見與是以興兵遠來蓋求物不
得遂致入寇則將來少有厭怨之心必致入寇可知臣詢
侍郎趙榮等言脫脫不花固不元首南侵之意至於也先
好雄詐欲則有莫測之機觀其遣使數千拆墻強入皆恃
其桀驁之心則邊城之師氣驕志滿縱恣自如亦以興兵
南來侵掠多方而未遭我軍截殺之苦痛挫很戾之氣順之
則和拂之則寇況西北諸夷今已蟻附而今所求器物又
皆帝王之具陰謀不軌意已明甚豈可信其必和以為苟
安之計哉伏望　聖上念祖宗創業艱難今日守成不易
勞心焦思競業圖理毋以土木而累其心毋以邊城而危
其意務原所由皆因權奸所誤非區區醜虜之力乃能至

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奉天之罰師至應昌　太宗文皇
帝肅將天威掃清沙漠皆不聞彼以狡悍而能禦我今
是天上帝以中國之運付之　陛下正循天命　太祖
太宗之時也況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惟能修德
勤政順天行人則天自順乎我人自信乎我彼雖狡悍豈
不足削平以享無疆太平之治耶且和可暫而不可久利
於虜而不利於我也昔有商之世鬼方跋扈而高宗討之
有周之時獫狁作慝而宣王逐之使鬼方獫狁可和而利
於我則高宗宣王必先與之和而不煩士馬之勞矣因其
譎詐無定和不可恃故直舉兵討之以寧華夏延祚數百
二君至今稱為中興令主　陛下誠知京師天下根本軍
馬幾何士卒精演精銳者幾何將臣素著謀勇者幾何從
而激昂選名各平調用庶不失人其有將才淹在卒伍之
下者拔之其平居稍視我軍士之心者罪之京營士卒多欲
營運[illegible]而數少何以增之軍士日練本朝兵教之而多
怯何以去之實防分外之求難事之請何以處之西北諸
夷[illegible]何以聞之知[illegible]徒擁將名久妨著務者即
別擇[illegible]代之久役[illegible]者即特[illegible]以伸之
其處[illegible]臣不智必致相[illegible]禍也即以所部將臣領
其事俾不智者知所從其[illegible]兵[illegible]而將勇[illegible]可[illegible]兵

衆而將怯爲可憂其處衛堡不堪策應其處堪宜益兵添將相兼守把其處將帥頭目剥削士卒相繼逃竄邊關空虚臣不以聞其處堪宜經理屯田未及議奏處置其處宜應當軍餉節被管糧官員有名無實其處武職鎮邊年久精忠可褒其處文職貪酷宜行體實又如各邊官員備虜一家軍士疲倦每年宜遣大臣分行以稽其弊端至於都司方面風憲守令等官才否軍民有無利病四方有無休戚每年亦分遣大臣詢察以憑黜陟邊事內政既皆脩舉若彼虜敢肆無厭之求頻仍遣使必發物也先喻以禍福令各遣使不過百人以通和好倘過其數則其短在彼因而責之彼或守分不敢違約使若侵犯邊境則必縱我銳兵奮其勇武大舉勦殺痛挫鋒銳彼勢力自散退保無暇正如　太祖太宗應昌沙漠之舉也安敢窺我中原騷我疆埸以犯我士馬哉由是戒飭邊關無通其使不惟莫測我之虚實以開釁端且亦得免夷狄之費以困我邦本中興功業之隆直與高宗宣王同一垂休無疆矣倘不此圖以應無厭之欲臣恐彼以多事之情不遂其欲必致交兵惟恐海內不支又或有如前日毀關遏城之患而我京軍僅足以自護而不能策應邊軍徒足以自守而不敢制援京師坐困雖有勤王義兵莫由內應又恐他盜亦乘虛而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十二　五

起如此思欲走徵多方招募民兵則又有兵無將京師急於調用則又有將無兵況民兵素不識戎伍募之雖多亦奚以爲昔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惟願　陛下留意焉

爲邊計事　于謙

禮部尚書楊寧題正統十四年八月達賊犯邊獨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十年之經營數千萬之蓄積一切委棄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欽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爲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

皇明經世文編卷三十三　六一

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摇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況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粮以近邊諸將又安能遠供饋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車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中鹽粮或曰銀貨糴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獲春耕而後秋收奈之何不復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兵得以戰守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良也不當邀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爲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又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爲欺罔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　朝廷何益於邊備至於臨陣亡死者罔皆可愍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情可哀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今一槩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爲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爲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爲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

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邊下糧米設法以近就近撥運給軍屯剩新米和好必不即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分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宜種選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種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收抵斗還官興行揚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今自糶賣仍行納粟冠帶開中鹽糧贖罪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

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一員提督春裝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食事比較其有用心勸得穀多者稍量其參議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緊城固守俟賊老氣惰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

者亦宜量有節減以上會官以戒退怯庶得爵賞不濫臣愚昧迂家　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邊事不得長策甚慮臣竊食不安黙有所見不能緘黙倘有一得可采乞勅該部施行緣係邊計具題奉　聖旨戶部兵部看計議來欽此除欽遵王戶部另行外臣等切見各處土地城池俱係　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邊境緊要去處外爲邊境之藩籬內爲京師之屏蔽去年虜賊深入臣守臣懼怯務於撥棄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未定今也在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帶請散[illegible]以爲久遠之計以圖復舉之[illegible]

堡已命董斌提督宣府等處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目正在
營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未曾奏撫以修復緣由
豈可自餒自畫並報為放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失
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干
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乎居無事之時不宜自棄
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
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 勅宣府總
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
官伯玉侍郎劉璉僉都御史李秉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
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

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查照處所酌人情之
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畧其
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
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年壯公勤城守備得人而糧
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忿怨因循自候其志廢弛兵
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
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
知楊信尚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
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
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滿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

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
池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
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發回守
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
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
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
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
節減一節臣切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
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賊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
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

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查覈體勘明白方
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
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大同宣府官
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册
奏來陞賞節行覈勘明白若不如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
其有退縮避賊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
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追奔敗敵為全功不以
斬首多寡為勤懈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為陞賞高卑則人
皆顧戀首級未免為敵所乘今將有奔走殺敗賊衆斬獲
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

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領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今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行事例別無定奪緣節該欽依着計議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府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以何禦寇寫勅與朱謙董斌每上緊修城不許因循誤事欽此

籌邊疏　　趙伸

一日與彼哈密幅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竭士馬之命始克取之設酒泉張掖敦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餘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絕西域唐之中葉維六盤山外亦爲吐蕃所據及宥宋元昊鷙猾竊夏僭號稱帝遂阻西域大爲宋患元世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逮我　祖宗功德與天合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入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夷衆離散寄居苦峪肅州亦有陰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王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弘治元年尋爲阿

黑麻殺之兵部具以　聞請降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孫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阻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蒞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略焉既至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并遣在邊通事先以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夷緣此皆欲回回張海等不可能遣哈密夷人齎勅以往遂久未回張海

等遂以　上命修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
聞併衛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
諸夷頗知畏懼張俁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
本又無成功發降外任俁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益驕
横大抵哈密回回有以致之也無阿何黑麻役令牙蘭率
衆侵擾哈密於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
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勑甘州守臣揀選漢兵三
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
番兵乘夜襲斬牙蘭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
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
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幷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
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攜引土魯番為
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
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西首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
峪將須輿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
深矣臣謂棄其城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
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靖虜與如昔時彭清者乎要
之興師外夷亦為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
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水草入貢往返
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俟遠烽火明斥堠彼至肅州我

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
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
回回奄克孛剌係畏兀兒拜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頑
頑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秃野乜克力數種強虜
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為守必須仍得
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攝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
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其哈剌灰為尤多不
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量留室家之半往居肅州並聽
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肅夷人應發兩廣者
押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具種子衣粮遣
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州以協威立
屯田都督御史以久在後寨各夷貢使費令其每扣計京
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所有而致後言不得多事而
招外侮不得匿其人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
其官其曰赤斤罕東諸衛本其衛路處之可也棄之不可
也斯其經略乎哉

二曰征伐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因
與本酋小王子有讎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六七年
虜費錢粮竟無成功蓋深山大澤水草便利固初散處番
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京諸路利衛遇警宜與甘

州南山出没又其西北直抵嘉峪一路鈎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亦無定期番寨良惡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剌等竊據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剿近年雖有總制之官祇本爲套虜往剳固原文檄調遣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咨議總制衙門往來航延日徙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積於推避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之於兵將加以河西驛兵徭亂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大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鬭者少我兵強弱虜實熟

虜寇之熟矣遂使我觀爲彼寵絡日久漢[illegible]引詡於華獲一遇抄掠甄爲鄉導非惟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辭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說得敵人門廬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泉芻牧道途迂直者使導軍材力智健能徒騰鶻擊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密覘宜於卒伍之中選是人焉使之潛入番寨豎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饑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賊之勢常分而不

得[illegible]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而誘之使來固壘[illegible]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數人即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死生之道久則番寨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事機可乞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之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浪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三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罰賞竟以底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illegible]其人焉而已苟得其人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招徠之道斷乎

其不可也臣以爲權有專制不得沮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拘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勳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意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賢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重爵厚賞雖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爲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栽桑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曰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illegible]

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
非予末學愚臣所與為也
一曰申嚴守瞭固原地方舊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
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
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
地方青峰臺墩以至火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
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
邊等墩共墩[illegible]內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砲火分
明緩急有備數[illegible]每遇[illegible]計大舉入寇動
經千里固靖一帶須滿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
放安會靖隆雖得少寧然固原鎮戎先以動搖石鹽韋萌
雖云有備而定邊與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
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砲晝夜遠
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將無停刻後令固原左右見設守
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
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烟硐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
軍爪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
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選指揮一員督帶官軍往來提
撕急切事宜從宜查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
十名原係一班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

所謂爪空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
命除本等賞賜旗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不
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就悞事機除本等罪名
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大段各路火號會止固原警急消息
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相關誤事[illegible]大
宜令兵備副使訪採衆議如賊人來自各邊拆墻入境或
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
一把隨即放砲一箇燒柴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
日則一齊舉烟夜則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箇
燒柴堆二座或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烟夜則
一齊舉火各三把隨即放砲三箇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
侵犯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
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督調善夜時常瞭望用
心傳報然後腹裏城堡人馬操縱便為進止收斂人畜預
得隄備復將環蘭左右崖窖洞堡附近阨塞飲馬水頭所
就令原住官舍土達土人各顧利害但有弓矢軍器置辦
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馬者給與五兩不領者三
兩隱完備戎器從征編伍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
東南文盛而氣緩西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illegible]之地固其
所也召募之法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很少 分明將[illegible]

戟呵、軍威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何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牧馬有孳馬有太僕寺點馬點馬寄之騎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臺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櫓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強占奪侵襲如舊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籍口奏討紛紜負商收價報中糧草假以夤緣則務辦不時而鹽課於是乎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二十

在監苑自去歲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並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擡時估欲增價則銜官欲減價則馬小嘗稽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邊鎮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免借領用事雖不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若中監充各鎮官軍回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參究追收樁頭若果剋扣草料槽下倒失並賣潤己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買馬支用臣又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蓋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弛昔牧事有成雲錦為羣可以西陲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何哉古人領苑率牧之功有以也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事務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中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八十引輸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祿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二十一

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做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另奏討太僕寺馬價千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宜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娶復故業果如封疆淪沒並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即已矣若無失牧地之網不致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必須做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illegible]邊[illegible]利於番夷無中饋奸於茶戶彼以茶為命我以茶易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為禁之可也因請延寧衛所原有地畝開張[illegible]

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數眞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朦無他變若曰精於稽覈與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偵訓剝削到骨衣糧當審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征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

五曰急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兼濟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以濟國用而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濟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名價值屢增於支引頻年失信於商人臣淮鹽六設十一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當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蓋積鹽在場遇邊報緊急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三錢五分爭權豪貴官復取利錢三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三兩有奇商人轉賣復必市利是故鹽價湧貴乃其所也夫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觀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乏豈假強爲之哉臣固知必不從也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

三邊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宜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肆錢亦可也若鹽課克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減價於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豪竈客商之弊今三邊總制使選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消道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絕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休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遼且要害者搭配均勻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爲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廢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釐革弊蠹竊惟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

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任之隆也各鎮不得而並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形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皆其主有曾何綜環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衙護之說局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掄選本乎興材調度出于儔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寧夏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皇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能[illegible]營通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通賊[illegible]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穴我勞彼逸譬之陷虜羅而投鳥穽是故擺邊末策也游兵常事也當暑非恩也戍軍非今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為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法為奇正以為本奇以為用虜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四面入陷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首能

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與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葦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灘鹽池蒙城山城一帶為一路或以果水鎮戎西安海剌一帶為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曰簡卒伍曰繕甲兵曰修城堡曰科軍實曰謹關梁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邊圉則度其勢之實虛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逼臨延寧山後則為宜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立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戢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久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應城操中軍等項為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

欲召募臣以為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為抽
選其應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實馬府料等銀又有坐守
城鋪挺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伴等役
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
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秩功為已有置之
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致捷
名曰萬勝視今之勢獨穀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權梧於草
野土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初
以塡數繼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
為我用臣以為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誤收

二三五　朱公錦

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
致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
使之務年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
當使之兵三半操守一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
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柰何延寧備禦者皆令
汲水薪草或令釣網罝罘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領送
節令節行禮城操轎袖遊者或過婚嫁贈人執役或與聚
有為貨商或托為佃以其應納月糧回籍備冬是兵亦贏
馬疲多退役冬備……
為也宜新訂……

何擒捕則防守之令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宜大賊不過河則徵調
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
精壯者往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為固靖蘭入寇之
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為山永遵薊東侵
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
事出偶聞張皇不已誰不畏懦臣以為此等聲息出自虜
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為獸同羣大勢向往虜
衆多寡何以的知不信則弛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
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宜大四鎮賊情警急于

二三六

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
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為
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只在一守為今之計宜加
察所著為定令先宅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
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宜大無事則備在延寧當河
關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宜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
盡其材能致敵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我守而敵
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為十如廣甯川狼狽灘夾溝營之當
堡東北直與宜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衝也分其撥……
留設備以遏東流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帶……

宜與賀蘭花永相連則延寧之責也榆固按伏許力[illegible]
以防西虜且深河東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即古之所謂遊[illegible]
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即今之所謂大舉大搶
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擾動[illegible]
東奔則即疑兵之謂也西潰則即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
似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
害之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苟如一
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帥和調則士豫附居中調度進
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日懸示賞罰令邊將士用命但賴　朝廷威福賞罰之

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議者不
合與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者當
先搜山被傷等盤者出　明詔革之盡矣嘉靖間下一議
擬不等或奉　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效以
爲議擬者有例可循照賞者發端攸繫陝西三邊西海經
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至且將征進
西海至各土達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酋首殺敗賊衆平
定一方著勸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奏加封拜以示崇異
其有潛入番巢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紿叛招降叫者爲一
等又有領軍官員設伏要害阻截經行[illegible]則爲一

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虜情爲我
取用向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墻爪
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
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
睡靈洞僭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
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數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
參酌事例其等當爲一例毋得彼重而此輕其例當分爲
數等毋得此無而彼有同一賞也其爲加當其爲給賞同
一陞也其爲量陞其爲加陞三將參帶不過五人副參不
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
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邊議八事疏　王鏊

一曰定　廟算臣切見北虜猖獗屢寇邊陲　陛下爲之
宵旰不寧　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
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解去
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
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
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虜入則憂惶稍
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
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

備所弛故使北虜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奚
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
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
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
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為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移
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為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勞於求
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威畧可當閫外之寄者誰
歟非惟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
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
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則一

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論即如我　太祖
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
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
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潁國公
傅有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
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
將廝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
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
然賞不為勸而反為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
人皆懼然罰不為懼而反為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

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
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
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　詔擢張俊起為主將則人
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
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
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殄此虜特召大臣
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為勇某為怯某為可用某為不可
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
不以疎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
患不克矣

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
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
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
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
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
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
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為
急而難其人聞尚書秦紘請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
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乞依　祖宗特
用王驥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

隨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為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為重復臣以為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遴選為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鬬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

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狥臣非敢賛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厚邊兵蓋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為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老弱委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地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為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肯效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為方今府庫空不足安得為此無名之賞臣以為今　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

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為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為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墳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保其[illegible]鼓之京軍[illegible]

惟無益而亦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開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卹其家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粮餉厚其賞賚少其官舍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其已兵伍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之部屬素稱勁敵今爲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移檄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亦常入貢宜遣

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間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若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構其隙矣

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見少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驍勇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

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今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奇兵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奇兵自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雖識戰之機將領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迅不果今虜大營已在

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俟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晝伏掩襲制其歸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輕行入寇矣且我師屢衂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將不顧而上下方寄於文移若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行內觀望遷延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甚虜寇之患日以滋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據延綏總兵官張安稱近年以來虜[illegible]勢甚猖獗輒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illegible]預爲處置使其屢遭挫衄則邊患何時可息地方何時得寧殆必待虜仍前恣意侵掠不拘何鎮探聽聲勢選定馬步官軍住守先遣人出境密切哨探賊巢遠近酋虜多寡然後將馬步官軍分爲左右哨撥步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家計聲勢連絡遙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齊起驚撒散亂擒拿老少勦殺強壯邀趕生畜使深入諸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趨回營見其巢破營空無所顧藉加之腹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未免寬散膽落號哭奔遯再不輕犯庶乎內外軍民得以安妥臣愚以爲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大遊兵全無復役又河東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氷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延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備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意不爲無見臣非不知來去戰守乃御戎之常道犁庭掃穴非聖王之本心然商高宗之伐鬼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濟伐昭然可知況河套本我內地而從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摶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蟲於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俟今冬深河東賊果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騎官兵於延綏中東二路住劄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自起邊釁如仍前深入固慶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人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少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間可乘則原撥沿邊中路邀截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兇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騎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本隊官軍於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家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擒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叢備不許貪利輕敵前鋒勝負未決恐無聲援必待其既回

以為羽翼賊若料衆餘孽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集為一股從宜府官兵相機為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我自相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追而回則殺我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疏遠孤兵無援既難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躡之中路之兵扼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比至套內見其妻孥傷殘蕩覓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計莫快於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兵部詳議可否急賜施行

條陳戰守便益以圖禦虜實效疏　劉天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不僥倖以邀功惟攘外以安內不怠防而貽患故中夏奠安而治平長久臣以是耳昔范仲淹經畧西事上仁宗以和守攻備四策時論韙之今和與攻臣不可行矣若守備二策固禦虜保邊之要務所當取法者也臣本書生誤蒙　簡任授臣以閫外之寄假臣以便宜之權奉　命以來感奮圖報惟不克勝任是懼況今虜酋吉囊與其弟俺答者兵力最強吉囊亡而俺答所統即先年大節部落亦用鋪箭矢用鐵鍭且多精明盔甲皆弘治成化以前所無也頻年犯蘭河套近復圖併海賊是其志不在小即今延綏寧夏甘肅俱有重大聲息警報日至三邊自為戰守不暇併力防禦況臣之材不逮前總制諸臣遠甚耶以故夙夜不遑寧處積思審慮求所以制馭胡虜長策以無負我　皇上禦虜安邊保民圖治之至意久之而後又有一得之愚謹冒昧陳之切惟自古為中國患者無如胡虜而騎射便利迺其長技也我邊將士亦稱以騎射與之角是正以所短犯其所長況其人之勁悍馬之健疾皆非我邊所及耶是以倉卒遇虜率多敗北虜入稍衆即不敢與之戰矣況諸邊東西數千里城堡數百計舉當列兵防守多者千餘少者數百而已兵分力散虜每擁衆十萬分陣以入其勢不止十倍又安敢與之戰耶延綏寧武營一帶邊墻尚未完固續勘舊安邊一帶又乾溝花馬池二處邊墻全未舉修又安敢阻其不深入耶侵寇為之殘破人畜為之殺掠勢必至矣是以臣自道途抵邊以來每一思之輒廢寢食為今之計必須以我長技制彼所短使其騎射無所施而後可以全取勝必據險設備使其衆不能卒入而後可以保守無虞二者固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所謂中國長技輕車強弩探險設備之

要修邊墻據水頭是已若火器尤爲制虜長技諸邊固已
有之但不聞操演精熟以是未有實效爾臣請終言之蓋
古兵家者流率謂步不能勝騎騎不能勝車歷攷前代名
將如漢衛青之破匈奴出塞數千里史稱其值單于急以
武剛車環自爲營唐李靖之擒突厥自謂越險數千里未
嘗敢易車騎相兼之制晉馬隆作偏箱車以三千五百人
轉戰千里破樹機能數萬之衆卒平凉州其餘以車戰勝
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輕車將軍之官况今用車非深
入虜對沙漠數千里之地亦非用之腹裏平坦散漫虜騎
虜可入之地也不過用之延寧定邊花馬池一帶套虜頻

年大舉深入要害之地靖蘭等處臨河渡口虜常踏氷入
寇之地及他處虜常出沒有險可據之地爾及訪寧夏先
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寧化寨之圍近年總
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車遏興武營套虜之入固歷有成
效矣然非臣創爲也查得各邊亦有　國初以來歷年所
造戰大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甘肅見存一千一百五十
九輛寧夏見存千輛固原亦有一百二十八輛其餘邊堡
亦多收有兵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輓之其行
甚遲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弘治年
間前任總制尚書秦紘後次改造隻輪小車嘗以議上

請我　孝宗皇帝加奬　命紘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
八輛略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
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
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於上安熟鐵小佛郎機一及流
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爲架用安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
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鎗筒一箱之四角插倒馬
長鎗闊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鐃鈎各一幷火藥鉛子鍬钁
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以
虎猊之象兩面各掛虎頭條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
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輓之二人翼之

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
則施彊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軍
馬出追遇夜則用火箭虜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
勢如火城虜不敢逼退進所向無前虜不敢遮且火器安
於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審定其筒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
爲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大不
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幷施戰守皆宜誠謂可萬全取勝
止則環列爲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臣復製爲隨車小帳
以免軍士露宿用存恤愛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霆擊
然擺列邊墻以遏虜入據阨險要以邀虜驀占據水頭以

困虜馬誠可以弱爲強以寡敵衆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衛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久之精熟雖直衝虜陣徑攻虜營亦無往非宜較之諸邊怯懦將領倉皇下營挑壕以椿匝地以繩繫椿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臣謬爲輕車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且每輛止費銀貳兩餘每車千輛僅當軍千人一月之費爾但須各邊將領簡選步兵操演精熟而後可得實用及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爾臣復考周禮有夾庾唐大肆弩之制陸韜有陷堅陳敗彊敵以大黃三連弩之法及前代名將如漢耿恭虞詡唐李靖郭子儀宋劉錡吳璘宗澤輩用彊弩以破強虜者不可勝數而漢且置彊弩將軍之官宋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爾臣亦未敢遽造也近於陝西省城見有城樓舊貯神臂弓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矣乃知　先朝亦嘗製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但箭則無矣臣謹從宜遵倣造成其制用闊厚堅勁大弓其力一百五十斤上下及九十斤上下爲三等應人力有強弱也其長均四尺五寸下施弩以機發之制箭爲長短大小輕重等及倣周禮施人之制以箭幹三分之一居前二分居後前後鐵鏃以衡平之俾輕重適均歷試之取其射最遠而端可及三百步

内外者爲式其長均三尺五寸其重則六錢上下亦三等俾亂弩稱後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叉傳以河南嵩縣等處射虎箭藥俾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尤虜所畏其箭鏃後小鐵管心僅長分許入箭幹處內用膠漆外用竹絲以夾纏之俾虜不能取以返射此則不分諸邊腹裏馬步輕車邊墻敵臺城堡皆可通用久之精熟足以克敵制勝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勝之臣謬謂彊弩爲中國長技之一者此也但亦須將領教習精熟方得實用及諸邊庫藏空虛物料缺乏不能多造倘蒙爾臣謂守備之要固莫急於修邊前總制尚書唐龍所爲無堅好邊墻去處虜輒易犯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芻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者輒被擄掠之患有堅好邊墻去處入也既懼我兵邀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輒輕犯其地耕稼布馬牛馬孳爲居者頗可度日行者亦鮮遭虜此修邊不修邊之明驗也斯數言也盡之矣查得延寧二鎮舊常大舉深入要害邊墻寧夏自橫城堡報至花馬池東共二百八十餘里延綏自定邊營西起至本營東馬砲[illegible]止四十餘里節該前總制尚書楊一清王瓊[illegible]完矣但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因土脈沙[illegible]地廣以故修築低薄不堅節經鎮巡官奏討[illegible]

餘兩增修戶部止發陝西布政司銀一萬兩乃僅得見存
八千九百三兩七錢二分爾復該尚書唐龍覆奏發銀三
四萬兩迄今未見該部議處其定邊迤東舊安邊營至塞
營低薄頹廢邊墻原未議及修築續因嘉靖十三年七月
虜大舉由舊安邊至前墻盡處地名乾㵎深入安會大肆
虜掠該尚書唐龍題為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事議
剏築定南八墩至寧朔墩一十七里新墻以杜窺𣹢深入
之路幫築寧朔墩至原口昌平墩九十餘里舊墻以衛舊
安邊孤懸之勢保障環慶等處及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
周鈇題為設營堡修邊墻以防虜患事亦議創築幫築前

項邊墻估計用銀一十六萬一百二十兩四錢及稱目擊
邊民窮迫之狀關係地方永遠之圖等因俱該兵部議擬
題奉　欽依通行撫按查照前議修築及稱合用錢粮徑
自奏　請給用迄今未見該鎮巡撫官奏　請及該部給
發又該鎮守陝西總兵官都督同知梁震奏為懇乞　天
恩俯念要鎮修設邊險量給神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
內開冦在門庭事宜權處莫如先將乾溝嚴加剷削乾㵎
之中挑空壕塹經費錢粮除馬匹料草不計外共用犒賞
銀四千兩粮九千六百石等因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行
臣轉行該鎮鎮巡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其合用銀

料又續該總兵官梁震會同延綏總兵官張鳳等勘議該
支料一萬四千四百石草四十八萬束并前議犒賞銀四
兩口粮九千六百石即今延綏倉庫空虛無可支給臣
惟諸臣所議定南八墩至原口之邊誠保內衛外全之
圖乾溝乾㵎之邊迺紓患目前救時之急務若與武營
堵修之邊墻又已築未完必不可棄必不容已之工也又
照弘治末正德初年間初議通修横城至定邊三百里之
邊墻計費百萬　朝議亦不為措盖所益者大故也今查
嘉靖十年十二年二次修邊戶部所發銀僅二十萬兩該
任事邊臣以大二多費為慮而司計者節縮量給以故邊

墻累修而猶有未盡者爾今三役並興亦不過二十餘萬
臣尤以經費為難莫若先其費少而最緊要者如延綏
乾溝乾㵎之工六十餘里粮每石以五錢計料每石以四
錢計草每束以二分五釐計并犒賞銀共該二萬六千五
百六十兩定南八墩至寧朔一十七里之工原議銀一萬
六千一百六十兩四錢寧夏與武營一帶邊墻增修之工
七十八里行據管粮僉事譚閔公同總兵官王倣估議該
銀三萬三千六百四十六兩八錢除戶部先次發銀已有
八千九百三兩七錢外尚少銀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
八分原議請發之數正足相當二鎮三處修邊之工通共

該銀七萬六千三百二十七兩二錢是皆禦虜要害之邊
目前急圖保障內地除不容已而一百五十餘里之上經
費止此視原議僅三之一可謂為至省矣其視前此百萬
之議所省復何如耶三役既畢邊備亦可謂稍固以後征
蕨大虜住套秖須多調步軍少調馬軍及多用臣前議製
造輕車彊弩亦足以禦之供億大省目前之費無多而將
來之益實大亦何憚而不為耶邊地早寒臣已從宜咨行
延寧巡撫借支主兵糧銀目前興工修築其原議寧朔至
原口昌平墩之工及臣近斟量修原口至紅柳河之工俱
以后每年酌量應調防禦套虜兵馬即用以修前項邊墻

估計可完若干里合用銀兩先期奏　請給發期以替年
邊可完固為永久無虞之利是禦虜之費即因以修邊經
費節縮計無善於此者矣臣謬謂修邊墻為設備之一者
此也眞照興武營之南八十里有鐵柱泉週廣百餘步登
虜每入必至此飲馬駐牧數日而后深入其驅掠以歸也
亦至此駐牧數日而后出誠要害至切之地也前總制尚
書[illegible]嘗謂臨泉阻堡但見狹小近以頹廢無軍防守合
將前堡[illegible]寬廣高厚將全保入堡內修蓋營房分將小
鹽池紅寺等堡增官軍量為摘撥及於寧夏五衛軍餘內
添撥共足五百特設操官一員統領駐劄多給軍火器[illegible]

防守其堡四週空閑肥饒地土及廣合委官撥給聽其[illegible]
力開墾三年之後方從輕起科或即准月糧臣復訪查附
近邇東地名石溝池出鹽小池所產不多未經收課常年
附近軍餘自取合聽前項新設堡軍收鹽食用如是則官
軍饒裕城堡充實虜數百里無飲馬之水勢自難於深入
矣工費甚微而為益甚大臣謬謂據水頭為備之一此也
抑臣再四度之有車弩而無邊墻固無所憑據以御虜徒
有邊墻而無車弩虜有人馬十萬之衆數百里間隨處攻
犯誰其禦之其既入也邊墻內之軍皆莫能自保矣虜之
入也又孰敢遏之故必用此輕車彊弩加之以據水頭而

后可以遏其入縱使入焉則延綏全鎮之兵皆馳赴從[illegible]
倚邊墻前布車弩火器虜豈能飛越邪縱使摘不能遏[illegible]
亦必盡奪其所掠之孳畜虜無所利且人馬孳畜數[illegible]而
無水必不能堪內侵之志亦將自寢矣所謂以全取勝似
莫踰此若操練教習之方分合進止之節隨機應變出奇
制勝之智則存乎將領所謂在人不在器是已即今三邊
虜情緊急臣以從宜通行四鎮或將堪動官銀或借支馬
價等銀酌量製造雖一鎮不過用銀數千兩且各邊空乏
殊甚借支者又合補還無可為處除將様車二輛様弩二
張咨送兵工二部伏望　皇上俯念邊情至重禦虜[illegible]

乞　勅兵工二部再加計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前項全勝
戰火轀車及神臂彊弩上　請定奪各錫以嘉名或仍其
舊名通行陜西延綏寧夏三鎮分鎮巡官令其各照所管
邊界延綏百里寧夏二百八十里內每年大虜駐套陜西
總兵協守寧夏邊界一百里每里大約用車十輛此外陜
西靖虜衛臨河邊界亦行斟酌分發車輛并隨車器械弩
箭等項作急造完仍須協心竭力簡選精壯步兵操練精
熟務臻實効每遇虜賊駐套聽臣調發分布併力防禦倘
一虜勢重大深入延寧二鎮主將不必侯調即便統率合
鎮馬步官軍星馳齊赴倚牆布車極力堵截痛加勦殺懲
創如仍怠玩怯懦輕忽違拗簡閱不精操習不熟不能遏
不能邀者聽臣分別等第參該罷黜降級提問罰治以懲
不恪甘肅一鎮則聽彼處鎮巡官酌量製造分發防禦寧
夏鎮巡速將鐵柱泉堡修築添設操守官員撥軍防守多
發火器彊弩撥給地土池鹽仍須工部先將陜西延寧甘
肅四鎮每鎮各分發熟鐵小佛郎機二千杆流星砲一箭
箭砲各一千個鐵佛鎗一千五百杆作速運送前來緊急
應用合將品字鐵銃神臂弩弓再加計議如果堪用如式
製造分發內品字鐵銃每鎮各二千杆神臂弩弓每鎮各
二千杆差官續送前來應用及須兵部將前總制尚書唐

龍二次并巡按御史周鈇總兵官梁震各節奏修邊事宜
備咨戶部伏乞　勅戶部查照各官節奏及臣今所議將
前項合用修邊銀延綏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兩四錢寧夏
二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各如數差官分發延綏者
徑從山西寧夏者則從陜運送各巡按官處以濟目前興
工之費及補還借支主兵粮銀仍前大小鹽池見收鹽課
銀兩并十六年以後鹽課各連開二三年即與見支分發
各邊巡撫以為製造車弩之費則戰守有資而境賴以寧
防禦周悉而內地可保無虞矣

計處民壯事　　王瓊

查得先為調元贊化事該禮科右給事中孫儒奏一件選
民壯以振天威該本部議得合無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官
督同分巡分守等官嚴督各該府縣掌印并撫民等官除
近年曾經僉定選用徵部外各量地方險易合用民快機
兵各若干若舊有之數不足其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
點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以上者每里四名一
百里以下者每里五名舊額數多者不許裁去俱於丁粮
相應之家從公僉點年力精壯之人籍其年甲相貌在官
務役一歲操[illegible]一方保障不許濫僉有傷農力亦不許故
[illegible]富豪[illegible]貧民等因弘治七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奏該本部議得將造冊已定民壯俱以弘治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老疾病故消乏等項悉與僉换若本户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者仍於本户僉補壯丁更替再當一輩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本户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守巡府州縣正官親詣查審照冊將丁粮相應之家從頭僉替毋令作弊獨損貧民仕宦之家量加優免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如告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臣

等伏覩我　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粮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太半供軍專爲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宜亮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儒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能救令御史楊琠目擊其弊反復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於陝西點刺數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爲於民有世世之害於事無分毫之益其說尤爲明鑒楊琠所言切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廢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儒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擾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於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琠所擬不必編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

本身差役外再免本户二丁幫貼衣食本户無丁許免別户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本部原擬惟在人得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民休息應具奏者奏　請定奪亦不許視爲文具廢格不行通將查處過緣由回奏查考正德十年七月十一日具題奉　聖旨這民壯還照舊行欽此

整廉兵以制黠虜抑貪功以撫夷民事　王瓊

看得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等所奏大意謂北方之逆賊

督勒南方之蠻賊當撫陝西因無提督以致逆賊侵犯臨鞏地方宣大總兵官朱振杭雄俱韜畧不足要設謀畧兵備大將一員往來提督及要將見問犯人陳九疇赦其罪復其任及稱有方巡撫推利加官蔭子之禁不可以一毒生靈之禍南方巡按惟存陞級超用之望絕無裁抑沮倖之心要將原與馬昊官職追奪及行南方巡撫都御史人役地方非時務官由爲撫處果係藝犯大順方許用其計行南方巡按御史今後非奉　旨紀驗功次不許奏捷希圖陞賞所言無非欲慎重爵賞懲戒貪功妄殺之意不爲無見但臣等竊議北虜自來爲中國患非兵力所能剿服漢

高帝滅強秦驅除羣盜平定天下不能免匈奴白登之圍後與匈奴和親方得息兵自漢以後中國分裂五胡亂華以至遼金迄於胡元遂移宋祚奄有萬方賴我　聖祖神宗始能驅逐腥羶光復華夏近年北虜漸強擁衆數萬連年入寇調兵防禦月無虛日加以內地饑饉民困轉輸況從日甚瘝救無策今年陝西防禦虜患全賴臣該本部於十三年十月節次申明律例請　勑各該鎮巡官遇有警報雖非統屬許其依律互相徵調相機策應奈何延綏將兵不過一萬有奇寧夏騎兵不滿二萬陝西環慶所統固原騎兵不及五千臨邊之地東西相望三千餘里[illegible]

兵馬分散接伏勢孤援寡不得聚集一處及定邊營花馬池等處虜賊出入之地素無粮草積蓄所調客兵不能久留寧夏鎮巡官王時中安國等陝西鎮巡官鄭陽趙文等催有失事自春以來整搠軍馬極力防禦戰無虛月屢奏兵粮缺乏事下戶部無計區畫本部議奏掣回甘涼備禦官軍三千以爲趙文之助亦難别處逆賊因見固原一帶有備偵知臨鞏地方空虛擁衆數萬直入搶掠得利而還趙文路瑛等方能邀截奪獲被虜人畜且賊既深入搶掠陝西各鎮守臣難謂無罪但虜衆我寡勢不相敵非因提督無人自分彼此以致然也近年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

大同寧武等關三邊鄧璋總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調度由於一人各鎮不分彼此山西則虜寇越過寧武等關逼近太原　晉王奏警陝西則虜寇越過固原深入隴州韓王告急由此觀之虜之深入固不在於總制無人也爲今之計若非輕徭薄賦愛養民力固邦本以制四夷修內治以攘外患乃不較賊勢強弱數易將官增兵添戍加賦遙爲遣將出師不惜勞費誠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作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且　本朝故事沿邊各鎮俱設主將掛印充總兵官專主閫外征伐之事若賊勢衆大本鎮兵馬不能支持方議　命將亦充總兵官別統官軍前去

會合所在總兵官協力殺賊如有文臣加以參贊及提督
軍務名目用內臣加以監督軍務名目事寧即回未聞平
時用武職大臣充總兵官又提督各鎮總兵官者也今欲
再用總兵官一員提督宣大二鎮總兵官朱振杭雄又用
郤永充總兵官提督甘肅總兵官劉淸俱領客兵前去各
鎮見之糧草何以供應若只令二將衛往緣軍無二帥以
一鎮之軍稟受二將之令以主將受主將之節制體統一
或乖宜軍機必致掣肘非細故也及查見監犯人陳九疇
原任肅州兵備副使專一分理肅州地方以撫御番夷爲
職先該肅州寄住哈密衛夷人米兒馬黑麻奏赴京直
入長安門伸訴九疇打死伊父都督失拜烟荅抄沒家財
等項事情見該法司會官審問外其土魯番因彼送回金
印不與賞賜拘執夷使火者撒者兒等不見放回節次投
遞番文要來犯邊及有附近肅州屬番節次走報土魯番
夷已過哈密搶殺瓜州赤斤柴城兒等處漸近肅州九疇
非不預知却乃故不依律呈請鎮巡官添調人馬早爲設
備十一月十一日總兵官史鏞差人肅州爪探九疇回稱
肅州素無糧草甘州軍馬且不必動至十五日賊已進嘉
峪關方報史鏞十七日始到甘州以致土魯番賊攻陷城
堡殺擄軍民數以萬計按之法律九疇落職失機豈得無

罪復何冤枉至其以夷攻夷之說止據番人綽骨之言事
在夷方將何憑信今欲將九疇免罪并欲復其官職國典
何存實難輕貸及查南方湖廣雲南福建江西四川兩廣
等處各種猺獞苗蠻等賊先年遇有侵變 朝廷即命公
侯伯都督等官佩征夷將軍印統領京營官軍征討正統
年間鄧茂七葉宗留等賊在於福建浙江地方作亂 朝
廷亦命侯伯都督等官統軍出勦未聞以南方之賊威不
必加專事招撫亦不聞待其勢犯大順然後用兵者也正
德五六年間中原盜起初事招撫亦復悖叛主招撫者
朝廷罪之 山東等處則都御史馬中錫被收死於獄中四
川則高崇熙逮繫斃於道路江西則吳廷舉銳意招降祭
賊首胡浩三之墓至遣義男吳吉爲賊之婿後賊復叛劫
獄方面等官廷舉適勦僅倖得免其後四川竟調延綏官
軍江西調遼東官軍山東等處調宣大等處邊軍遂出征
勦逾年始平供軍之費以億萬計皆因撲滅不早始事招
降以致滋蔓難圖耳近於正德十一年間巡撫四川都御
史馬昊等奏稱蕃人雜邊夷種類其間如阿田阿羅阿尚
等寺高等縣版籍編民始與流民有隙爭擾不聽撫處
遂開邊堡殺戍軍劫掠燒燬無所忌憚今欲急於進勦
恐濫及無辜必傷和氣又恐諸夷嬌動兵連禍結不可輕

衆自取損威奏要再加撫處若果聽從直宜隨俗處分如
執迷不返方可調兵進勦該本部議奏務要先行設法撫
處如果向化不必進勦俾該馬昊等安撫不從將賊黨普
法惡等擒斬降散芟絶紀功御史熊相紀驗造冊奏稱四
川流賊甫平燹蠻突起若非絶之於萌芽未必不致失敗
斧今不及一年遂平劇賊實由馬昊身自撫剿算無遺策
近該巡按四川御史盧雍亦奏馬昊征勦蠻賊一事奇功
之謀及查松潘番賊近年不時侵犯殺擄人民守邊官員
俱被參提監問重罪地方見今不安馬昊會同鎮巡三司
官議奏調兵防勦本部已經議擬覆奏請　勑各撫前去

欽遵行事今要追奪馬昊前與官廕以爲貪功生事之戒
但查四川原奏捷音內稱賊首普法惡初起逞造妖言統
領蠻衆殺死民人羅三祭旗及殺死採木湯祖恩男湯文
宗等攻圍南溪江安富順青神等縣燒燬居民房屋殺擄
男婦二百餘名各該官司報知馬昊等差旗軍呂明等求
執火牌招降三次不服方議進勦緣南溪江安富順青神
等縣俱係中國縣治普法惡等肆行燒刼向使馬昊等姑
不理究恐吳民罪又難逃　朝廷比照近年斬獲四川黎
賊廖麻子事例加官廕子似不爲過況　成命已下難以
追奪及查近年貴州香爐山湖廣郴桂兩廣府江江西

贛福建汀漳等處從僮苗蠻等賊攻圍城堡阻截道路殺
害官吏刼掠人民招撫既不聽從遠近深被其害　朝廷
切責鎮巡等官欲治其罪特　勑各官速爲征勦授以方
畧專其委任又蒙　勑旨戒諭惟務殲其渠魁不許妄殺
良善各該巡撫都御史鄒文盛奉金王守仁等恪遵　成
命調度有方兵不踰時逐報寧謐　朝廷論功行賞以報
其勦緝恐鄒文盛等原無希賞之心又如往年都督陳友
因征銅鼓五開苗賊封武平伯平江伯陳豫因征鄧茂七
等賊封平江侯文官如尚書王驥征麓川封靖遠伯他如
侍郎等官侯璡白圭程信項忠等非止一人皆因征南功

蹟廕子加秩未必因征北虜及征南方犯順之賊然後陞
賞也近年都御史彭澤等因征內地流賊亦各加官廕子
不聞許削今鄒文盛等亦頻　朝廷遣將出師就彼勦平
大盜加官廕子出自　朝廷恐不爲過及查先年紀功官
員隨軍按臨阽危蹈險親冒矢石所以論功必加錄用近
年止在內地流賊紀功官皆不隨軍所殺者多脅從之人
非[illegible]各官坐視藉開又多容冐濫給事中王萱吳王
榮[illegible]通政司參議御史吳堂陞大理寺寺丞亦未
聞[illegible]有遷者今御史周[illegible]見之在貴州王度之在湖廣
謝天錫之在廣西屠僑之在江西毛鳳之在廣東皆奉

劾紀功中間多深入賊巢親臨戰陣秉公既多勤勞特甚
朝廷雖有恩旨尚未陞用若以為名官惟存陞敘超用之
望絕無裁抑僥倖之心亦恐非周文光等之本心也至如
御史毛鳳初至廣東見賊倡獗其時總兵巡撫等官俱新
任未到毛鳳奉　勑紀功即會鎮守太監及三司官調度
兵糧剿平大盜奏報捷音乃其職任當然亦非希圖陞賞
臣等竊慮即今四夷不靖中原水旱相仍民窮財盡人心
思亂盜賊四起所在官司因循玩愒不肯任怨早為計處
遂至頻煩興費財公私俱困而後已又觀前代奸人以鼠竊
狗偷為不足慮以山東盜起謂無能為卒之釀成大患至
亂天下可勝嘆哉臣等深鑒其弊申明律禁痛懲坎隳落
祖宗大事者執法參究玩寇殃民者必加罪罰仰賴　聖明
俯賜采納任之不疑是以南方劇寇以次削平其餘盜賊
陸起隨滅今臣等若懷顧忌而務苟同一如議者之言使
各該巡撫巡按官皆避貪功之嫌為姑息之計弛已振之
紀網廢已修之武備盜賊無忌嘯聚千萬如近年劉六劉
七等之亂大豈　國家之利哉合無本部行文宣府大同
山西各鎮巡官撫恤軍士及時操練如遇今冬河凍虜衆
過河東行預為設備相機戰守候明年夏秋草長虜將深
入之時加謹隄備若果虜衆我寡則固守城堡勿或被其
侵襲或用火器出奇攻擊或以步兵力戰拒敵務使計出
萬全保無一失仍須嚴謹哨探料敵先知果若深入則火
速奏聞區處不許遲誤本部仍行提督團營內外官俱明
年春煖即早議奏挑選人馬定委將官關領賞賜等項以
有警報照例請　勑將官掛印充總兵官統領官軍前去
會合各鎮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戶部差官供給軍餉仍行
等回京若所在將官遇賊衆寡相敵任意逗遛退縮或故
調違期不至失誤軍機俱依律治以重罪再行各該巡撫
巡按三司等官今後所在草寇竊發及各邊苗夷侵犯
州縣殺害人民務要依律火速申奏量調官軍乘機剿捕
不許隱蔽坐視以致滋蔓難圖及因而失誤軍機如或故
違者問明白依律坐斬決不輕貸若一應邊事本不犯邊
貪功生事妄殺罔聽巡按御史糾奏亦治重罪正德十
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

論將兵　　樊深

人皆可兵也兵皆可用也是不難於得兵而難於得將也
將將其人則可以聯屬乎兵而兵即我也我即兵也將非
其人則不能以聯屬乎兵而兵自為兵將自為將矣所謂
聯屬者恩與威是也有恩以結其心有威以攝其志則三
軍之衆可使相應於左右手恩不足以結其心或不[illegible]

警其志臨事之時安保其不散亂而無統哉奈何今之爲將官者以賫放科索爲常態而先以傷乎軍是恩不足以結其心也賫放科索之弊行則人將制我如之何其制人也是威不足以警其志也是宜其退敗而無績也然則欲求賢將而可以行其恩威者亦在養其氣節而存其羞惡之心可也人有是心而可以當大事處大患人無是心亦何惡而不可以爲也竊怪夫今之處武職者甚嚴其待之也甚薄爲武職者亦必以諂諛存心以足恭爲禮以求自免於罪責故雖憲臣公委之士亦思抗禮於武職而武職亦俛首而奉承之其所以奉承者兢兢然惟恐失吾骨事之權然後爲是卑屈耳一骨事之權且不能捨而欲其捨已之命以禦敵天下寧有是理哉故欲求將者要在於包容慷慨之士而遇之以禮養其氣節而使無失乎羞惡廉恥之心然後豪傑之士出而不汲汲於富貴不汲汲於富貴而可以行彼之恩威恩威者而衆心服此自然之理也

論義勇　樊深

天下有事而兵不足其籌國者莫不曰廣招義勇之人以應敵所謂義勇者皆田畝之驍悍者也以驍悍之人而使之日習乎兵革之事必天下常亂而後可以無憾一旦事已而欲驅之田畝之中豈能盤安於田畝哉不能盤安於田畝而曰趨於危疑則是欲治而反亂也故用義勇者莫若振作乎原額之兵原額者軍兵民兵之謂也其在府者殆以萬計而其在州邑者亦不下千百之衆焉是其爲數也多其爲用也足今捨是人而不用而徒慕乎義勇之名豈在義勇者皆可用而在原額者固不可用也哉亦在鼓舞之何如耳然其不可用者非真不可用也以兵事廢弛而不可用耳苟選精銳之人以易其老弱而補其逃移又安知原額之不爲義勇也有事之時咸趨於職分而無懈志無事之時亦不失吾之常業而可無他虞亦何憚而不爲耶又況財既費於義勇則食必乏於原兵未免一舉而兩失矣苟以召募之資而爲額糧之用亦可足今而足食矣所謂召募者衰世之權宜不得已而爲額外之圖也若天下不至於大亂而原兵猶足以禦敵則君子不忽於此矣

論將權　樊深

君所用者將也將所用者兵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君有不可使之將而將有不可制之兵也君之賞罰行於將則君之權重君之權重而後將可使矣將之賞罰行於兵則將之權重將之權重而後兵可用矣但君之賞罰可行於將而不可行於兵行於兵者將之事也夫既爲將之事則凡

君之所以行於將者皆將之可以行於兵也近者邊臣失事不踰時而械繫於京獄之以莫大之法而強持小卒固不問焉夫不問者非故不問之也此乃爲將之事而爲君者可以畧矣但今之爲將者皆以深世權輕而綱密約束日制於上者甚急且浮議易搖讒言易聽至使邊塞之間卒無常主之將以此見輕於士卒而不能行其賞罰君可以殺乎將矣而爲將者卒無賞罰之資是猶授人以羊而奪其牧羊之具安望其能成功哉昔者唐季之世兵日驕悍而上不知及其後也廢置主帥而上亦不得不從之矣是其藩鎮之禍非起於將也起於兵也起於將之權輕而

不能以制乎兵也自古善用兵者莫過於漢之高祖高祖之御將也豁達大度委任得人雖曰天下之事未及成功而信越之徒已極富貴至在授兵數萬而不禁其生殺捐金與之而不問其出入雖韓信亦嘗謂其不善將兵而善將將以此知高帝之所用心者在於將而爲將之事帝不與也夫君所御者將將不過數人而已將所御者兵兵則至於千萬人爲是將之所御者殆難於君矣知其難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欲免唐季之禍難矣哉

論賞功　樊深

嘗聞賞當功則人勸罰當罪則人畏近將邊士陞職惟以首級爲言殊不知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不可不知也彼兩軍對壘而能衝鋒破敵以爲衆人之先或廢方入寇而乃摔險禦敵以絕猖獗之勢若是二者固無首級之可言而其功則有非首級之所能及也但首級之功有迹可憑人莫欺焉二者之功無迹可稽人可以僞而爲也在上者知詐僞之當防而有迹者之可憑也故一切論之於首級是使功之小者不踰時而賞至功之大者賞固有所遺焉賞其小者而遺其大者則人當知所擇矣夫無所利而爲善無所懼而不爲惡必君子而後可若夫常人則必賞之而後可以爲善罰之而後可以不爲惡也今賞

其小者而欲求其大者之功是以常人之心而責之以君子之事不可得矣然而必以首級爲言者亦以邊方久定而出沒無多斯首級可得而奇功之不必著也故以是爲功耳若夫大舉之寇突然而來非衝鋒破敵之功不可支也是必有驍傑之士折衝於前而後僕從之流得以斬獲首級若使折衝之士而汲汲於首級之求其不見殺于人者幾希矣今既不以折衝爲急而惟以首級爲尚不知首級何自而得也蓋不過竊零賊以爲功殺良人以欺上是其功也將流於罪矣予故曰論功行賞有非首級之所能盡者此也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勛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　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蹕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遑論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致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鐘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料草之費於私有賫送科斂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積習視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虞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春官兼同選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官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剿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脫籍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又各邊撫臣非人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會題兵糧疏

臣等以比年來北虜種類繁衍加以各邊被虜及叛亡之衆甘意助逆爲其鄉導屢犯山西如蹈無人之境勢日猖獗而我　中國承平已久邊備廢弛緩急無備究其積弊之漸大抵皆由本兵及撫鎮等官乏先事之備失處置之宜也如軍馬錢糧兵家命脈撫恤撙節猶懼不給乃假公侵費多立名色巧肆剝削恣行貨賂及邊儲耗竭司　國

計者又以積貯有限專務節省惜小誤大有養軍之名無養軍之實即如去年宣大斗米時價二錢五分軍士月糧領有給銀七錢僅可買米二斗八升且缺支數月以致軍士舉家嗷嗷待哺身無完衣廄無飽食馬無草料多致倒死器械等物俱各損壞此自救自敝之不暇而欲驅之荷戈徒步以赴敵冒張空拳以禦鬪誠知其不可也養驕成惰損威不競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兵科左給事中任瀛目擊時弊爲此得人責任及足食足兵賞罰明信之說奏爲有見其與兵部原擬事宜選任撫臣議處錢糧之條意略相同臣等復看得爲今之計足食爲要足兵次之使召

募雖多而餽餉不繼即以孔明奇才亦徹圍而去矣備禦之設宜大爲上三關次之倘遇虜犯併兵固守相機挫衄不使南入此上策也若踰關而南則縱虎入室即以李牧長技亦倉卒難禦矣然此必破常格盡天下之財力而一意圖之庶克有濟仰惟　皇上軫念邊民慮傷心血　特命輔臣傳示戶兵二部亟爲後備之圖　神謀睿斷志藏全虜即　高宗撻然用武之烈而鬼方不足殄也竊恐各該任事之臣不能仰體　聖衷循習常襲故失時僨事重貽　聖慮頃者兵部尚書張瓚病故戶部尚書王杲新任正更張明作之會伏望　皇上勅下吏戶兵三部會議仁

給事中任瀛所言并戶部原議事宜除各該巡撫臣近蒙欽依考選更置俟責成効外速將兵部尚書會官推舉不拘見任丁憂閑住爲民等項不限資格果有忠誠廉能智沉謀實心報　國者三四員疏名奏　請取自　上及將各該總兵叅遊等官通行查議要見某人堪以[illegible]某人堪以調用遺下員缺各選驍勇敢戰膽畧過人者以充任使其餘軍馬錢糧先行那借無礙官銀一百萬兩官齎赴宣府大同三關等處趁時急買仍備查　祖宗以來額徵錢糧若干各項歲用若干不足之數應該作何區處于鹽法屯糧等項應該作何設法清查具實奏　請

定奪務殺無用之費以供邊需其餘樁軍月糧馬料務給本色俾沾實惠至於客兵錢糧隨在設備勿令空虛以致臨期誤事及嚴禁各該衙門務要協心公處共濟時艱敢有自分彼此妄議阻撓坐以誤　國之罪

論邊事

自古夷狄之侵擾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所用而能侵擾者也如近代之遼金元可鑒也夫華夷異類居處寢食氣味絕不相同豈有棄衣冠之俗願爲犬馬之役哉不得已也必有驅之者矣比年北虜入搶山西太原等府地方殺掠殘害生民塗炭上廑　九重之憂中外所上剿虜章疏日

有獻納然所獻亦多擊截之計所薦用者皆善爲戰善爲障之人而於禦邊固本久長之道則置而弗論夫用善戰善陣之人急於攻截捍禦之計乃一時救變之事如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者也今每督諸鎮之兵日事虜賊於一擊而他不暇顧然卒不能以禦之如病者屢投以逐邪發表之劑而邪卒不去元氣不爲其所傷乎古方製參蘇飲發表逐邪必用人參以先固本者深有謂也且諸邊自將權之移而邊政日廢矣自屯田鹽法之壞而邊儲日不充矣邊儲不充而軍士飢死者衆矣飢死者衆而軍心日益離矣軍心日離故多叛亡者矣凡叛亡之卒虜人皆厚

養之與之以婦使生子女給以牛馬孳息使有恒產土俗漸宜心無變異而後用爲向導使爲奸細故地理之迂近盾彼兵之強弱衆寡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將之勇懦皆知事勢之難易常變皆得以知之而諸邊饑餓苦疲之卒聞先叛亡者之有子女牛馬雞以犬羊不賴然衛恃以發其死故相繼亡去而不亡者亦無固志是則深可寒心也夫虜之來也不測而我之禦也無時諸邊日夕所憂惟以目前捍禦爲計蠲本窮力苟利捍禦無不爲之何暇固根固本也哉此所謂決陂以取魚圖一朝之利也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二終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十三

兵部

陝西馬政　劉大夏

看得徐蕃夏璲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於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爲況其所行俱於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乞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　勑内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疋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　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掣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於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　勑内　待到彼之日或行茶地方遥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茶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　請定奪

遼東馬政　凌相

臣照得本寺軍士[illegible]永樂年間　欽依領養孳牧馬疋給有草場不等專一歲給本邊官軍所[illegible]額定每軍養馬二疋餘丁每名一疋所管[illegible]等一十二苑自遞所宜至復州皆其統轄自後於正統以來裁革一苑止留清深二苑隷於蓋復二衛之間[illegible]將馬匹尚及萬數循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俵給既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徵剝監苑大小官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下潛通騎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頑慢之性慣習刁詐之風而本寺官員亦因事勢難爲罔肯管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部奏調本寺南

所屬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溫奏爲疏通馬政以甦軍困事該蒙兵部題奉　欽依又給太僕寺馬價銀七千兩亦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餘領養比時孳生復蕃馬匹成群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遞者以計萬餘加以軍士[illegible]欺盜失養兒馬以此虧耗役苦[illegible]今計見在馬匹并駒止有二千二百七十五匹[illegible]其半欲[illegible]行胡可得[illegible]都御史張[illegible]軍餘以備孳牧[illegible]二苑餘丁[illegible]

矣查故外冒該精壯六千七百四十名比之舊額足倍其數但前項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圖議擬定規不為遵守則人丁雖多亦何益於事耶切照遼東地方邊臨虜不時有警官軍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急者又可得而避其責哉臣因不揣無賴條具四事雖非籌邊經 國之遠謀是亦一時救弊補偏之一策也

一均種馬以杜規避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騍馬一二匹而復帶駒二三匹者有全不養者何蓋因貧難倒失不肯措辦買補惟圖延捱以覬

以消前一也或狡猾之人過有官軍告領盡數俵出以避輕便二也止養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影射故也其養騍馬帶駒多者何大率柔弱之人不善營緣而監苑官吏於前二首受賄徇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駒大解收又復追駒俵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盜他馬以抵數則拐已馬以逃避耳弊狀如此是由知有官軍俵給之利而不知有死軍俵給之利所以任其弊矣一至於是以今策之莫若通計二死馬匹若干數內堪以孳牧者騍馬盡數留下兒馬每若干匹止留一匹其餘老病殘小者今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兒與騎操官軍亦或從其變賣通計銀兩酌量收買騍馬併其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騍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並軍至於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多至倒死終必歸於無用今後兒馬十歲騍馬十二歲即聽變賣或俵給官軍却將轉收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應該撥補者撥補如此則種馬撥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一寬額例以便追徵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馬二匹餘丁一匹蓋以軍有月糧賞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

在孳牧別無差占以此責派前數理固宜然但各該軍餘所養馬匹既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裁桑何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為必覓課責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則輕重緩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領養騍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騍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於一人餘丁出於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裒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封記在官送部呈繳合千衙門遇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

實有匹無則就將前銀限同買給俱送太僕寺印烙給此則照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節騐歸一而免追徵之擾矣一應便分丁就養前項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追徵馬匹照有年分馬駒價值各從其便蓋乎強者無所容其奸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間力有貧富而不同所欠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須男子姪之異業若不從其所便而槩以名數分撥未免拘撓掣肘而莫能久而不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馬數驟馬即量其力就其家即其地而撥均勻俱以四丁為則以便追併其兒馬則於其隻身軍士或

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發馬給帖一紙各填姓名在上造冊比對相同給帖與照同收在官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於本戶出納餘丁或在逃復業及擺站瞭哨役滿之人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奸偽無所推避其於馬政不為無益

一據馬分田就牧前項軍餘先於洪武年間　欽給草場今為孳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衛官豪侵佔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蒙兵部差委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與印帖寄將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一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十分之屆改請謂之徒偽報餘丁二三十名者輒得領田三四十頃考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得以冒田數頃而牧善之人從實根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一二頃而養馬反有三五匹不等者甚於　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以軍士相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開種自收子粒糧既不納馬復不養天下寧有是理合無本寺侯其馬匹分撥停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定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牧如此則名當其實豪強不至兼併其於馬政似亦有裨

牧馬之政

丘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内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於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　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寄於南太

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馬内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互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絶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群則未馬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於内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馬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

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於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已　命本兵與柄大臣講求　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逮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復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闢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閑地可以增益其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廄房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牸牝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孳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關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

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理而立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收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欲實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有愧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於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於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亦以具于制軍伍之條之下馬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都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

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場及没官空閑田地并可以爲草場馬廄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某縣馬原額若干匹群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群長千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　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廄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廄每廄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一廄長老者一人爲廄老餘分[illegible]

養馬者數人爲廐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
歲春耕之候廐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
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
無田者許其分田於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
廐長及廐卒計畝收之倉囷之中程草料豆以飼馬而豆
之貯即以爲煮豆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數以聞於官
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
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償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
市馬種凡爲始生駒者其月日毛色使有所稽考又
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

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月齕草飼料飲
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廐必冬暖而夏涼其牧
養必早放而遲收凡可以爲馬之宜者無不爲凡可以爲
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衆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爲
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群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爲一群每
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騍馬
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
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
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牡來易每廐據騭騍以馬
爲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騾四所生或騾或驢具數報

官官爲造車遇有般運官物許于各廐起倩無事之日去
廐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備收以爲芻飼之用每季本縣
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
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廐有不
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爲
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孰不養之中而微寓官牧之
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
致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
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倍數闕換之法具有成規
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

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瘦損并老弱羸
疾者及至官給芻料或不以時或爲者不時之疾猝然莫
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者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
不滿十二三而一馬之直多爲數千兩家之所有不足以償
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此其所以良可傷也請自今
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齒歲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
或無疾明具二帳如齒歲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
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衆
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槽櫪
共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申飭近槽喂半夜以後本管

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闌遺草料則嚴爲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貨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其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未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擅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横死而人免陪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内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爲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飫宜於邊城中擇空閑地爲馬廐置長槽或十或五随其廣狹不爲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芻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團以貯草支大鑊以煑料每日遣官點視宿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陪償之苦矣或曰今之邊城非一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以五代時李克用之立國制勝

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泯洮其閒歷宣府大同延綏興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於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燥物不生殖而人無畜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資其出力以爲　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焉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尤不足以償其逓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以人不以智以德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爲固抵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率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抵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於辦矣或者以爲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决不能以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静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

歸服於我矣

馬政議　　李堂

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爲輕而常制之外取之若盡其物如茶鹽之課關市之征皆爲儲蓄經常計也至有馬政之征尤爲軍國重計宜與議爲第故利弊尤悉焉夫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至洪武條格重稽馬騍馬孳生永不可廢也今應天鎮江太平等處謂非出馬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焉乃推諸江北省府亦定價通行馬則太僕熟視恬然不印俵何爲哉大抵建議更法之臣不顧條規成憲如江南府州屬邑牧馬草場烽堆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以徵銀用下人所以不復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且富民豪戶乘肥業者阡陌成群況古之晉公騍牝所備雲錦所蓄而謂盡無留畜乎捨孳牧以爲勞縱市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官之非其職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耶歷法關征尤以助國用也關征近制多出於部署蓋取瘠疲農不若征諸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淮浙等處之轉運提舉非臨鹽課之司乎今所在弱厄於豪右轉利於霸猾而奏討頻仍則阻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竊困莊商稅田課敵巧爲水鄉等名以影覆盈止息奸容竊也甚矣不宜立

制法愆抑末勸農之本意併及末議俟君子而參之各邊馬數附于台

一陝西原額併新增馬共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匹　見在馬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九匹　倒死二萬二千二百五匹　買補馬三千匹　已買馬七百五十一匹　未買馬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三匹

寧夏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　見在馬九千一百二十匹　倒死馬一萬四百七十五匹

延綏原額馬五萬三千三百六十匹　見在馬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二匹　倒死馬三千三百六十八匹

甘肅原額馬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七匹　見在馬一萬八千六百三十四匹　倒死馬六千六百九十匹　又洪水堡操演倒死馬一百四十四匹　備禦馬四千四百九十九匹

陝西原額馬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匹　見在馬一萬五千五百七十三匹　倒死馬一百二十四匹　事故馬四百八十六匹

延綏原額馬二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匹　見在馬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匹　倒死馬九千六百一十三匹　事故馬八千二百一十五匹

平涼府原額馬四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匹　見在馬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匹　事故馬八千一十三匹
山西原額馬并添設馬一萬二百二十一匹　見在馬七千四百八十匹　倒死馬二千七百四十一匹

陝西馬政　楊一清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　命御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陝西一應馬政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　命臣兼理顧厤歲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　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　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恐廢前功以貽後害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撫兼管茶馬又有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並不稽撫虛名無

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今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　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區畫奏有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礙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定規可久可大爲益實多

會議寄養馬匹　馬文昇

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爲儹省事議得一在京原無寄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操該太僕寺奏　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孳牧馬匹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却於兩京太僕寺孳牧馬匹內每歲取馬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補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於用若照前數行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後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一萬匹本色折色臨時具　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　聖旨准行欽此

題馬政利病　儲巏

近奉　勅諭痛加修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興革者開具上陳數日以來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積久弊滋似得其沿革利病之緊要再行開具伏候　聖裁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有損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粮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七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二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十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討得者出無紀縻耗不貲矣及照得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已自正統

十四年爲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寄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狃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　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多潤飾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貪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免職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討處　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臣等叨司馬政材識淺短素無經畫然且事勢牽制又難擧行輒以愚見條陳稍遏不職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待勘結一概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

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
駁審量爲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　朝廷不致徒費彼
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
邊方止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以利於
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就爲有司剋減又爲帥主
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
給費官價隨死隨討給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
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
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
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

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查專方得
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
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
鎮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價銀
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
奸弊聽其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益
寡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銀與之買等不
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邊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
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瘦損作踐
偷賣私借之弊竟無一字聲說況生病亦由於水草之不

時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
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巡鎮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爲戒
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
以時陰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
本寺奉　勑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
後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鬃尾俱有方准朋賠買補者齒
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
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　勑令兼管
庶幾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奏有
勑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

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
體內外一法合無　勑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
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俱知
朝廷倚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
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
治十七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邊
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
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
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勑兵部另行
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

大若弁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請固
營爲京輔之屯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
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而有科道寺卿少卿督理况邊
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戎之官正
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
宜伏乞　勑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缺略著爲長策爲邊
方久遠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論馬政　孫原貞

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
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
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
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匹宋在京有兩
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
校一萬六千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
其養馬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
登籙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
啻十匹又有馬戶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
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
陵歸馬淮甸太僕領於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馬
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之人與

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馬匹先年順天等
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
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illegible]其征
役及種馬倒死者并駒有虧損者未免督責追賠其每增
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　[illegible]
參考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設置監苑之初養馬之人
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整收許役該
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營官軍
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之[illegible]免再增幸甚

題爲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　閻仲宇

竊念　祖宗立法種馬牧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
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
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爲之痛心也近時議者有欲併去
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將弊但　祖宗
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取已有
定額但要種兒騍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
者方許翻換小老病者責償照數買補務完原額照依在
民間所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illegible]
[illegible]照壯病瘦者依律問[illegible]
[illegible]有緊急亦可調用遞年[illegible]

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十
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
於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於二十五丁五十丁衆輕易
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情愿百姓止養種馬
既不爲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利之
所在又人所必與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群蓋而取
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
遞年起俵大馬俱係民間所産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
地産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説何毋見諸載籍豈
於民而嗇於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涩喂養科罰之

害在民孳生之利在官雖日撻而求其好孳生決不可得
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撻而求無好孳生亦
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之所必致也臣廣詢博訪斟民損
官其弊如此如蒙　皇上俯察臣言　勑行兵部從長議
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既屬丁不求其蕃息而自蕃息
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筭印記之
煩絶管馬官吏誓筭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
祖宗立法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勘定種騾馬定數

一南北兩京太僕寺所屬府州縣衛額種兒騍馬一十二
萬五千匹兒馬二萬五千匹騍馬一十萬匹太僕寺所屬
府州縣種兒騍馬八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一萬七千五百
匹騍馬七萬匹南京太僕寺所屬府衛州縣種兒騍馬三
萬七千五百匹兒馬七千五百匹騍馬三萬匹　北直隷
河間府二州十三縣種兒騍馬五千三百六十匹兒馬一
千七十二匹騍兒四千二百八十八匹　大名府一州九
縣種兒騍馬一萬八百八十匹兒馬二千一百七十六匹
騍馬八千七百四匹　保定府二州十一縣種兒騍馬七
千九百四十五匹兒馬一千五百八十九匹騍馬六千三
百五十六匹　順德府九縣種兒騍馬三千七百一十五

匹兒馬七百四十三匹騍馬二千九百七十二匹　廣平
府九縣種兒騍馬三千七百七十七匹兒馬七百五十四
匹騍馬三千一十六匹　真定府五州二十六縣種兒騍
馬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五匹兒馬三千五百三十七匹騍
馬一萬四千一百八匹　永平府一州五縣種兒騍馬四
千六百七十匹兒馬九百三十四匹騍馬三千七百三十
六匹　山東濟南府四州二十三縣種兒騍馬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匹兒馬二千六百六十八匹騍馬一萬六百七
十二匹　兗州府四州二十縣種兒騍馬一萬四十六十
匹兒馬二千八百一十二匹騍馬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八

匹　東昌府三州十五縣種兒騍馬三千三百八十匹兒
馬六百七十六匹騍馬二千七百四匹　河南開封府一
州六縣種兒騍馬一千三百一十五匹兒馬二百六十三
匹騍馬一千一百五十二匹　彰德府一州三縣種兒騍
馬一千一十五匹兒馬二百三匹騍馬八百一十二匹
衛輝府六縣種兒騍馬四百一十五匹兒馬八十三匹騍
馬三百三十二匹　南直隸鳳陽府四州十四縣種兒騍
馬九千五百一十一匹兒馬一千九百二匹騍馬七千六
百九匹　揚州府三州六縣種兒騍馬五千五百九十三
匹兒馬一千一百一十九匹騍馬四千四百七十四匹

淮安府二州九縣種兒騍馬六千三百一十匹兒馬一千
二百六十二匹騍馬五千四十八匹　廬州府二州五縣
種兒騍馬四千三百七十四匹兒馬八百七十五匹騍馬
三千四百九十九匹　應天府七縣種兒騍馬四千六百
四十匹兒馬九百二十八匹騍馬三千七百一十二匹
鎮江府三縣種兒騍馬二千三百四十四匹兒馬四百六十
八匹騍馬一千八百七十二匹　寧國府南陵縣種兒騍
馬七百五十匹兒馬一百五十匹騍馬六百匹　太平府
三縣種兒騍馬一千四百六十三匹兒馬二百九十三匹
騍馬一千一百七十二匹　廣德州建平縣種兒騍馬八
百匹兒馬一百六十匹騍馬六百四十匹　滁州二縣種
兒騍馬七百八十五匹兒馬一百五十七匹騍馬六百二
十八匹　和州一縣種兒騍馬六百三十七匹兒馬一百
二十七匹騍馬五百一十匹　滁州衛種兒騍馬二百九
十五匹兒馬五十匹騍馬二百四十五匹

馬政四事疏　　儲巏

切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
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
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
無窮之死誠可嘆息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草料私賣
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徇

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挨比較以覬　恩宥
故也臣聞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
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
詢驗家產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免其
半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椿頭朋銀之例絕其衰輕易
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
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illegible]

臣等竊見覇州草場地里寬廣水草[illegible]之善惟此
為最 陛下留神[illegible]圖興修馬政一[illegible]議雖毋后
庄田亦宛轉[illegible]自退還放牧臣等有以仰窺 皇度訏遠
處大而細微之利無恙之征必不以此而改易矣臣前在
覇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葦箔
鐮票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頃畝與原草場相同亦必草場
廢弛之先渾河横流散漫四出覇州上下漸為淤漲蘆葦
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臣因見地之美餘悉取葦箔
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又蒙查理是亦
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場放牧孰
重孰輕況草場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課起自近年葦
箔等地固草場之地也又況邇來渾河改徙不産蘆葦又
非宜征之地伏乞查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
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庄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
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覇州草場相連照
前歸併三營牧馬皇庄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二百四十頃
御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二百五十三頃俱坐落薊州
安和鄉地方歸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群踏踐踩
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復委本州查對冊籍於各家庄巢
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地土并今退出

庄地計其頃畝不下數萬長養茂草誠足牧放惟念居民
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榜開寫民
地四至頃畝於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連治庶杜弊源
內有義井寺輙在草場之中四面道理適均今欲議蓋官
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寺以處領 勑之官既免造作
之營且省浮冗之費其餘營房馬圈量宜成造若太監陸
愷奏討庄田一處坐落定興安肅二縣閻臺地方共退出
地八百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覃昌
奏討庄田一處坐落香河縣口頭杜孟家庄等地方共退
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歸併神機營牧馬凡此
草場皆 祖宗開創之時心思經畫蓄牧戰馬以備不虞
覇州一處固為足矣且防其雨水蛟蝗又設薊州香河閻
臺三河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為馬政慮者至
詳至備然歲久弊生三十年來奏討僭據殆牧幾廢仰賴
天啓聖智遠體 祖宗之心大黜邊方之慮察納廷論斷
自 宸衷特命臣等清查退出各項庄田以復舊額固足
以攄前休而垂永遠矣然事易於作始難於保終臣等願
自今以往大昭王度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
劾嚴加懲治則私奚可絕而牧地永存矣

題覆應詔陳言馬政事　馬文昇

查得弘治六年內兵部題，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每十丁養騍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四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領養騍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四匹各照例兩年實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順天府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種馬獘政事　錢檟

夫國養兵以安內也畜馬以振兵而利之民也今見我朝馬政至此極獘而重遺民害之甚民倦疲矣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興矣戶馬保馬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然神宗行之而文彥博諍之不得神宗卒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置監官牧矣故我國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於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編戶之民令民家自爲牧而歲輸孳駒戶保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或與其直令民自市又賦牧地與民又蠲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法皆不然戶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輒尚爲古今遺恨今我　國朝原額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四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職法弗有牧法而弗免歲幣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斃旋償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濬議馬政曰兩京河南山東之獘政莫此爲甚　朝廷建國於北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爲之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又數十年當是時已云獘甚而冀拯以卹至在今日獘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於民歲解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雖良馬亦斃而矧斃之餘也出歲償之皆鬻爲耶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盡貿於馬販之手而尚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馬徒存而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貲百十餘萬且民愿以種馬變賣輸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

該起解備用馬本折[illegible]五千匹民間歎然仍如舊例爭
先買解不敷遲至[illegible]患而上不度法下無生聚利萬萬
矣

救偏弊以裕馬政事　謝汝儀

一曰差御史以專[illegible]臣伏覩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
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
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
善也今之馬政所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汙
者多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
之今補民苦目前私圖便盜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
欲馬政之修於州縣難矣府之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
恥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者恐點馬之
起謗偏日玩時通不查理知事而情深者以無官專該之
曰我盡心所事無復知者專務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
理刑名或追併錢糧用以干名覬望推獎己之職業若秦
人之視越人置肥瘠於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
而欲馬政之修於通判難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責重
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比較兩運備用馬
匹恒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不及也況備用
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illegible]於彼而
優游於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
州縣同時比併買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
以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鬻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
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賤者任伊作賤倒死者利其
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
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
御史一員河南山東添差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　勑更
替接管協同各太僕寺寺丞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
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分之官　請印
照常點烙如州縣官員仍前貪汙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
各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
參究庶馬政有益而餘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爲
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
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一曰量解駒以示勸懲臣伏惟種馬之養正欲其群蓄孳
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　祖宗之時成化以前每縣
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馬官員
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illegible]法易[illegible]則官易怠
平日無提調之方臨時爲追罪之計而紙上栽孳之弊與
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行報生某駒及騎生毛色不同

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冊民由是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毎駒一匹而餧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孰若納銀費少而事輕哉故當群盖之時將兒騍馬分布別預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衝落求為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當點烙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　欽依毎年毎馬一群朋合買備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有司毎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銀解部召商上納為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弊　祖宗立法之意但勢至於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八千五十九匹毎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錢況一倍再倍而不止者惡可浚有限之脂膏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為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為有駒今之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為今之計合無申明　舊制參照新例　請自嘉靖三年為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一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仍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幇價馬頭眼同貼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二駒馬頭不必給駒於變賣銀內隨宜以多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亦為准俵以視優異為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全不生駒者其該幇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群全不生駒者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群頭馬戶各枷號一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為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升轉還若有前項紙上栽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之易而　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一曰定群長以明法意臣惟　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群盖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恐稽察之不及於

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群長所以都其事而察其弊又懼乎
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於是乎群長之
下又立醫獸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
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意群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
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
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侵
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役使之徒因
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醫獸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
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
長之役方滿群長又及群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
命皆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
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覩洪武二十八年事例
每馬五匹立群長一人每群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
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群長一
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歳
終更替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十
匹立一群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群立一群長之處居多惟
直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
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群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
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

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槩以一
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齊何事又况起解大馬中途恒用
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
群長遵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
立群長一人一年方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
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該馬戶群蓋以時務要
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負載與人等項作踐者具
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隸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
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
仍 勑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於群長責其半月
之中提調群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
於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
官員親筆填註卯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
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脊破觔傷者罪及群長醫獸則
以療之多寡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療無狀另
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
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害之人陳告問擬違
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一曰擬餘地以補逃絶臣惟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
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騍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

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騍馬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養九十四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粮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百畝者有之騍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僉之時各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遇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奏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況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得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保爲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焉可復加棄餘地以滋之瀆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　國計者恒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

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即將見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照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備累荒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於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蘇矣

一曰謹里甲以防借撥臣惟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責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馱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救死不贍奚暇生駒況又賠辦草料出差雇覓一人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瘵破中風觔傷腿瘸遂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

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難於查考禁約雖存竟爲虛文小民忍隱而含冤官吏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長出役各照前年事例務貫馬走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坐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實放情弊務要體訪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實參 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 制論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敘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一曰立循環以省季報臣惟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見定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原領馬爲備管買補孳生馬爲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徑送太僕寺類繳欽此但法久而歷定駒顯駒重駒官吏通不査驗季報之冊書吏群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斂之媒冊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或倍於此所費亦不貲也況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但上彌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閱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 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將種馬并觧過備用馬匹數多寡造冊具 奏而今之季報猶在是此例未嘗無也臣又訪得州縣官點馬造冊寺丞出巡造冊凡寺府佐馬官廩給柴炭紙劄俱出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爲馬而費者恒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此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於事體不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錢通置循環文簿二扇州縣簿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記循字簿寫開春秋月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膘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報不實責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膘壯生駒者別行慰諭

一曰明賞罰以示勸懲修舉馬政誠爲緊切而寺丞之出亦止吊府簿査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填註附簿俱不必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槽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領每季膘損

倒失定駒等項畧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
歲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
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生過兒騍駒數目
照數造冊具 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庶絡柴
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斂之路
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 賜之施行臣
當另為圖式以 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補
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
馬匹非受囑容情即通同買敗故所補償者常老弱無用
旋補旋死大為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不可至於
此耳

一曰填坐派以儆交病臣查得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
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
千匹似於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尚加一倍又半也故雖
馬多本折中半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
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三十餘兩中途草料
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遇匹數多累一人賠買
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以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
矣此係中者然也萬一揀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
令瘦損轉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賣房產子女並行補
俵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
如此解馬既多寄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
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置于外寒暑之攻爰
霜雪之侵薄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此尤可言其
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未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移或
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
死數多有司難于追補適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
緣為奸作踐致死捏作倒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
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者止一百七十
有零中間瘦病恒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槩可見矣
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
寄養曾不及雞鴨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為民者
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
宜儆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
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
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總過寄
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
之地尤當致意者也倘蒙 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
所補矣

議處牧放馬匹疏

臣等待罪該科凡事關利病有所聞見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　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近年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　勑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　勑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　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

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占殆十亡八九　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　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史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饑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温之時在牧則有庌在廄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錦成群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爲湖淀

漫生萑葦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廄庌可以蔽蓋馬不免冒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當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過點則一時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慨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　國家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　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禮奉　勑管領下場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

況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群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蚋之害炎風赤日灼體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筭則有徒循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況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鬬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緩何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飽也其於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　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場把總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

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閘之道路則人言籍籍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輒敢昧死上陳如蒙　聖慈軫念乞　勑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迯回所騎馬匹不得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凉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　天恩而長懷敵愾之心矣伏惟　聖明采納臣等不勝幸甚　國家幸甚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庌冬寒則燠之以廐夏炎故凉之以庌其順特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倉莽之中以致暑雨數蝱之生寔齧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以避　陛下緊其宿弊近　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剏屋而居焉亦得以就其隱庇復於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　勑之官使得便於點閘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神機營草場係太監覃昌姪覃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覃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收歛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覃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室興嗟無由控訴夫覃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爲害又況非覃綱比者哉且　陛下指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爲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斂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掊民營私斂怨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爲庄田者陛下既令臣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黨緣左右復圖奏討者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絕小人之營求則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庄俱在牧馬之地　陛下爲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土莫非　皇之庄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庄哉臣以爲宮闈之用設有不赡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不失庄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舒生民之害矣願　聖自裁抑罷庄田以益

牧地凡各處之名為庄田者由此而悉屏棄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王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庄田以裕其食用此固　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飢寒流為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絶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畧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況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也哉況其間習於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瀕海邇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脫有寇賊竊發將何以禦之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　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閑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才力超衆騎射絶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豈不益哉

修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為修營務以振武備事臣等切惟蓄威昭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為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數以腹裡言之括諸省之兵不能過此數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為居重馭輕之圖淵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諸營雖具而兵馬欠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藉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虛專茲營務夙夜惕勵恐負重託謹以在營切要三事謹題請　旨

一選軍伏覩　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年立五軍又有三千營以司實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銃火器是為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俱屬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為十二營共該官軍十二萬員名又查得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

軍給馬預備武備以防外患事該兵部題查得設選四營
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為兩班每班四
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
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
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該五千六百員名外衛撥去各
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
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
者甚衆校閱之際已不堪觀倘有緊急邊情調遣又焉望
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及今若不早為設法精選終
是虛應故事徒靡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為營伍不能充
實軍士不能精練其大要者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
難二也隱避之奸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在戰勝攻取
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一
事專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
做工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
氣縮畚鍤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
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
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難吏胥無賄不行文
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
須用財打點方保無事貧者度日尚艱安能辦此是以終
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
謂隱避之奸團營軍士皆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
年嘗有富豪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買求該管人
員作為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
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而躲閃差操由此三者軍士所
以不精也臣等伏乞　勅下兵部通行議取差委本部驗
軍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官軍查照各衛
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委果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
營中間老病尩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盡行革退有少
壯子姪者即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有老
病逃故為事久不回營等項弟男子姪亦要查出照冊從
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
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
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輳一十六
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
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
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許於三大營揀存數
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題　准事例團營軍士並不
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
一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

餋之後多致瘦損倒死夫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敷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自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

五十三

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飢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眞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宜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若已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病豈不宜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僕到京所費無慮

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策乎蓋以掌馬者輕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通作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已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此少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　勅下戶部再將存操馬匹再添三箇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庶可發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等今則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

五十四

不倫且以嘉靖七年題　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臣等又查得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餘頃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

家道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餋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而自方買脫俛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之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地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死也得乎哉今無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逐行查出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不致損傷矣何謂餧養無法軍士關出草糧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聞本色則已賣籌與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膘而損力雖强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啖糟因之而死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眞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臣等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中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illegible]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處一一點視皆以熟草細料餧之餧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箇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有膘息者免其會餧其無膘者科道官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若被地方四隣告發或在營驗出者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所在邊情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是發用倘事勢緊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免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脩攘制禦之策　丘濬

臣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爲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爲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此往事之[illegible]也矧今　國都去邊伊邇己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惜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

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時
即其地築為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
中就將龍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　敕武臣一
員於此守鎮仍司群牧四衛官軍不妨那借輪該内直下
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伏惟　聖明下其
議於群有司以決其可否

皇明經濟文録卷之十三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十四

刑部

進大明律表

宋濂

臣聞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群臣民孳孳弗忘其訓迪郡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讞輙惻然弗寧多所寛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 御以來屢 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 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輙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 仰見 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寔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洪武七年月日謹上表

論韓國公冤事狀

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國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 明王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

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公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有在取天下于百戰而難成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世絶宮祀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其人之年邁衰頽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强暴動惑其中也哉又其子事　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介之嫌何得忽有

深仇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脱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愬惻爲明之猶願　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疎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　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　陛下言者

而事之究枉延綿未能辭臣杜口竟無一人爲　陛下言之者臣所以忘其疎賤冀　陛下萬一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慎刑彌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　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己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臺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　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

則中國爲陽夷狄爲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政事言之則德爲陽刑爲陰洪範庶徵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爲災意者夷狄之謀侵邊歟小人之干政歟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變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强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鬭毆誤殺而檢勘者指以爲謀故盜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誣以爲强劫苟非的有證佐誰敢輕與辨明縱欲辨之衆口譁然或以爲受囑或以爲納賄以故好生之長者豈其人一而不敢輕

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嫌隙之易構此天下之通患也以在京法司尚且顧忌如此則在外可知矣昔臯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之仁蓋如此伏望　陛下因雨水之災廣好生之德特　勅兩京法司將見監重囚再行詳審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及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追無贓仗者備開矜疑緣由具奏取自　聖裁在外各布政司及直隸府衛州縣有巡撫者　勅巡撫都御史會同巡按并都布按三司官審錄無巡撫者　勅巡按御史會同三司并直隸府衛正官審錄中間有可矜疑者具實以聞仍下法司參詳取　旨定奪其各處該決重囚亦令決囚官員照審　欽依事理情真罪當者就行處決若有稱冤異詞及情可矜疑者即與辨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弭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爲災英宗睿皇帝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恤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令　陛下率由　祖宗令典已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糧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　勅該部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具爲分豁俾　聖澤沾被無間遠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　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萬幾之暇

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諮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凝天命正心以端治源勤　聖學以講求治道法祖宗以輯寧邦家此又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　聖心加之意焉

練達朝章　　敖英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　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誅立外藩之詞勒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　內府外庭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　社稷鍛鍊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蕩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昔伏覩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而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爲學者貴博古通今況　本朝令典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爲賢蓋爲此也

制刑獄具　　丘濬

一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始廢肉刑用笞杖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笞之具無常物所笞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各有不

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夭楔捧
束杖車輻鞵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制爲刑具各有
等第本朝於　大明律卷首作爲横圖以紀獄具皆言大頭
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
頭徑三分五釐以上皆以荆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
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闊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
流杖罪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
鐐重三斤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
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
薄視唐略等比宋則尤爲輕焉　祖宗好生之心雖爲惡
之罪人惟恐或有所傷而爲之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
德浹于民心百年于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
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
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　聖明申明舊制凡
内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燬棄然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
前故用即以所製著加之庶使　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
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以恢
皇仁於九有綿　國祚於萬年者端在于斯

慎眚災之赦　丘濬

臣按赦之爲言釋其罪之謂也後世之赦乃以蠲逋負舉
隱逸[illegible]孫封祖者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於赦令行焉
失古人眚災肆赦赦過宥罪之意矣臣愚以爲赦令之頒
宥罪之外蠲逋減稅省刑已責弛工罷役寬征招亡凡寬
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屬也一切付之有司行
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條件之初擬也必須會集執政大臣
各擬所司合行條貫從公計議必於律例無礙必於事體
無違必於人情不拂斷然必可行的然必無弊如蠲逋也
其物必可除後決不至於復追如寬征也其征必可已後
決不至於再作其文意必不至難解而兩通其前後必不至
言而相戾既處置其事宜復講解其文理明白切當然後
著於赦文行於天下則上之所頒者無虛文下之所活者
皆實惠矣

題律例事宜　王恕

一因徒會赦事伏覩景泰二年五月初二日　詔書内一
款官吏軍民人等爲事問遣運米做工等項悉行放免欽
此該衙門因見　詔書不曾開有煎鹽炒鐵軍伴儀從膳
夫之類止將運米做工等項放免亦將煎鹽炒鐵之類仍
前拘役切詳運米做工與煎鹽炒鐵等項因徒俱係犯該
徒流并雜犯死罪人數止是一時發落有此頭項不一况
詔書明開運米做工等項[illegible]煎鹽炒鐵之類亦在其中

若止將運米做工囚徒放免其餘煎鹽炒鐵等項亦不行放
免非惟有違　詔書抑且使囚徒不得均霑曠蕩之恩
況煎鹽炒鐵等項多是竊盜等徒與民在工日久未免逃躲及
至挨拿又不出官工役處所徒不得其出力原籍原衛又
不得伊當差兩相耽閣但不得用徒有虛名實無便益如
蒙乞　敕三法司計議合無將前經赦煎鹽炒鐵充儀從
軍伴膳夫等項囚徒悉與運米做工等項一體放免如此
則赦無彼此之分囚徒霑均一之恩矣

題私開倉廒擅收料草侵欺錢糧事　林俊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奏御王太安
郭文王川長隨陳仲張仲常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
喂養牛隻料草三十九石令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部浙
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等杖罪具奏送審
來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
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
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
審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
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
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
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擬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其
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講明律意疏　馬文昇

臣伏覩　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
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
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
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
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
用欽此欽遵外竊惟　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
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
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

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古舜典有欽
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
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
定魏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
律親御　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
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爲講明斟酌
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
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
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

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
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
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冤關
係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
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
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
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
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
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
畧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

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
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
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輙取情真
罪當奏　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
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
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
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
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糾奏處決奉蒙　憲宗皇帝慈愛
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亦過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
獄屢下　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

其節年原擬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
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
果誰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
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不
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縱
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甚
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如蒙
乞　勑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
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
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畧置而不講

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
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冤抑獄成之後難以辨
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　大明
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
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　大明律內事理從
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
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　勑吏部行移法司將
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
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
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

庶使人情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欲無冤抑而世底刑措
之美緣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定律令之制　丘濬

刑犯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
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頑令則
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
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
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於律
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
罪無定科民心疑惑請下　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
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
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
者則改正之仍　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
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
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論律　敖英

或問我　朝定律於情法何如予乃作而嘆曰至矣哉我
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
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
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减者情
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
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恤之者仁之至也此我
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
律當以何者爲先予曰先讀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逐
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
不拷訊受庫官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
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駁其課矣
予繇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
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言之辰巳以
前因多穢腹不可刑之也日夕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
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之沖和受
刑則裂血本赤者變而紫焉氣本温者變而熱焉若先刑
上體後刑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於胸膂脾胯之間其
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
衝凝於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
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
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嚚訟之徒其悖戾
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鍛煉其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
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審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恃

乎刑也子其慎之

訟劉槩罪狀　王恕

竊見刑部問得犯人劉槩合比依造妖言者律斬秋後處決湯鼐依風憲官受財加其餘官受財不枉法有祿人一百二十貫二等罪止律絞等杖一百徒三年吉人依奏事詐不以實者律絞等杖九十徒二年半李文祥鄒智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絞等杖七十俱職官各照例運磚各完日湯鼐係有贓官革職爲民吉人李文祥鄒智俱浮躁淺露人數送吏部改查定奪東思誠曹璘俱供明各還職大理寺審擬合律奏奉　聖旨這厮每既情犯

〔王端毅公奏議卷十四〕〔十五〕

深重劉槩捏造非言依律處決湯鼐以風憲犯贓押發陝西肅州衛充軍吉人肆奸欺罔發回原籍爲民李文祥鄒智私交妄議降三級調邊任都免運磚其餘准擬欽此除湯鼐李文祥等罪不至死臣不敢妄議外但劉槩比依前律坐以斬罪臣則不能無疑焉伏覩　大明律云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衆者皆斬欽此先儒謂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讖緯之書即妖書讖緯之言即妖言以其說未來之興亡能惑衆亂民壞國家之事故禁之嚴使之不敢犯也今劉槩招稱不合要得阿諛湯鼐又捏寫一夢書內稱別後時夢中曾見一夕

夢一老人騎牛背上行陷於泥淖中公左手把一五色石子右手扳牛角引就正路其人謝而去因思人騎牛背儼然朱字正我　朝之姓氏豈非天生豪傑欲賴之引君當道也耶但五色石子意不可曉或者公自臺中首先抗疏爲彈之第一等耶詳試思之如何等情臣切詳劉槩書詞因爲狂妄不能無罪其夢有無亦未可知推原其情不過因見湯鼐節次建言指陳得失不計利害以爲天生豪傑以道事　陛下也是乃與人爲善之意別無惑衆亂民之情今比依造妖言者律論以死罪臣竊以爲過矣設有造如亡秦者胡也之類之言惑衆亂民者不知更以何罪加

〔王端毅公奏議卷十四〕〔十六〕

之昔之時有以忠諫者爲誹謗深訐者爲妖言至今人爲之痛惜　陛下受天明命正位　宸極以堯舜之道治天下天下愛戴之如堯舜矣今法司以如此之情坐劉槩以妖言死罪不無有累　陛下清明之政欲使天下後世不爲之痛惜恐不可得也且一婦含冤三年不雨今各處災異人情洶洶此正　朝廷欽卹刑獄求言修省以回天意以弭災變以安人心之時若使劉槩緣此死於獄中豈不愈傷天地之和愈召水旱之災而臣忝在六卿之列知而不言則違先聖事君有犯無隱之戒其罪將安逃乎是以不避鈇鉞爲　陛下言之倘蒙　聖明裁察寬宥劉槩死

罪將見天下後世莫乎□□　皇上矜恤之仁豈不召和致祥衍慶延祚於無窮也弘治二年四月初三日奏奉
聖旨劉槩造妖引喩非類法司比律問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說且饒着待後發落刑部知道欽此

申明刑罰疏　馬文昇

切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　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之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掃有蕩方當殘元入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

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强盜何則强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刼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盜條云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又天順三年傳奉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　請會多官從實審録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尊祐律於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强盜重囚不在其内且强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譎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因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其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富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矣是强盜與鬬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强劫有犯

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特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正法守疏　林俊

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爲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事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耕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業寖舊

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愛惡輙奏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寇繼作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程文有所屬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輙付鎮撫是固臣等舉職無狀只

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兩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脩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論盜內府財物當輕貸疏　林俊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盜竊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蠹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爲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没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　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亲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决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得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巵群盜效尤　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

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恐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罪大監張得王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群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明復讐之義　丘濬

臣按復讐之義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雖若變而不失正斯爲常矣以五行之理論之如金生水金爲火所克水必報之水生木水爲土所克木必報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稟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報之人知所生者必報其所由生是以相保愛相護衛不敢相殺戮

非但畏公法亦畏私議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
與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樂也然人世有無窮
之變王法有不到之處天理有未定之時或相殺焉殺之
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緩是故所殺之人
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殺之是無我也我何以
生爲必殺之以報我所生所殺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
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殺之是蔑我也必殺之以
報我同生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兄弟不爲報吾謂之
何所殺之人其交好游從也其交好游從者曰若與我交
好游從彼非不知也而殺之是藐我也必殺之以報我所

知我不報之人設殺我而我交好游從不爲報我謂之何
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爲死則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輩
不敢起不仁之念蓋慮其人之有子若孫有兄若弟若交
好若游從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愬於有司聲冤於鼓
石也而王法雖公刑官雖明然無愬告者則其冤亦不能
以上達此聖人制其法於禮使凡爲人子爲人兄若弟有
父母兄弟之讐則必赴愬於官不幸而無子孫兄弟則其
所交游者雖非血屬亦得以爲之伸理焉苟愬於公而公
不爲之報或其勢遠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時不能達請
公奮其義而報之則亦公義之所許也禮所謂不共戴天

不反兵不同國註謂爲人子爲人兄若弟爲人交游恒各
以是存諸心必報吾父必報吾兄若弟必報吾交游不然
吾不與殺吾父者共戴此天殺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
兵殺吾交游者吾與之必不同居此國甚言必殺之以報
所讐不但已也[illegible]以爲私報所讐祿矣禮書兼
公私言也不能報以公必報以私斷斷乎其必然此先王
立禮之意也三代之時[illegible]公道明非士師無擅殺
之吏非天命無枉死之人非若無不報之讐而亦無擅可
報也然先王以好生爲德[illegible]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
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罰之常以弼教

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報復之義以垂訓使人知殺人之
親交者必死殺己之親交者必報而不敢相戕害以喪其
生相容隱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時所以人無冤聲天無戾
氣而世無禍亂之作也自秦漢以來此義不明一切以法
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義所謂復讐之義
世亡不復講至于有唐陳子昂韓愈柳宗元始因適有報復
父讐者而各言所見要之皆是也而未盡焉謹按周官朝
士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所謂報仇讐者非謂爲
人子若弟者親手剸刃於所讐之人凡其其不當死之故
與所殺之由達於官者皆是欲報其仇讐也既書其情犯

而告於官而其所讐者或隱諱或遠逃或負固而報讐之人能擅殺之以報其所親之讐則無罪焉蓋人君立法將以生人無罪者固不容人之枉殺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殺所以明天討而安人生也苟殺人者人亦殺以報之曰吾報吾所親之交讐也不分其理之可否爭之故悞互相報復無有已時又烏用　國法爲哉孟子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人明不爲士師則不可以殺人也　朝廷嘗明爲之法曰凡有父兄親屬爲人所殺者除悞殺戲殺過失殺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親屬隣保即爲之護持其子若孫及凡應報復之人赴官告愬如無親屬其隣里交游皆許

之府縣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　闕廷徑赴者不在越訴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勢遷延歲月不拘繫其人而爲之伸理其報復之人奮氣報殺所讐者所在即以上聞特勅理官鞫審若其被殺者委有冤狀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獄即根究經由官司坐以雖罪除名而報讐者不與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而致遷延即坐殺者以擅殺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報殺者官司鞫審殺當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殺者即坐其親屬隣保以知情故縱之罪而其報復之人所殺之讐果係可殺則斷以情有可矜坐罪而免其死若官克殺王法以制人於死律有常條不許私自報復必須明白赴愬若屢愬不伸而殺之者則以上聞委任大臣鞫審如果被殺者有冤而所司不爲伸理則免報讐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處張琇者而重坐經由官司之罪若被殺之人不能無罪但不至於死則又在隨事情而權其輕重焉如此則於經於律兩無違悖人知讐之必報而不敢相殺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輒專殺以犯於法則天下無難處之事　國家無難斷之獄人世無不報之讐地下無枉死之鬼矣

題律例事宜　王恕

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抑勒妻妾及乞養女與人通姦者本夫義父不坐並離異歸宗其抑勒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者罪亦如之欽此切照有等無籍無耻之徒抑勒妻妾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討錢使用其妻妾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堅執不從被其逼打不過經方將情具告法司因見不曾成姦律不該載止坐不應杖罪仍令婦人隨住切詳此等婦人思係良家不肯從伊爲娼志節貞潔誠爲可嘉今既告到官意脫免汚辱若未曾成姦仍令隨住彼不得志仍前抑勒稍有不從輙加捶楚以此婦女剛强不屈者必至死地柔善軟弱者終被汚辱實是敗壞人倫

有傷風化如蒙乞　勅三法司計議合無將今後但係拘勒妻女及乞養女并子孫之婦與人通姦雖未成姦取供明白就令婦女離異歸宗若姊女誣告亦依律罪之如此則內徒不得肆姦而良善庶免汚辱矣

題律例事宜　何喬新

大明律內一欵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一欵其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子孫之婦者各勿論欽此竊詳律意蓋謂祖父母之於孫父母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孫悖戾至於毀罵故坐以絞然恐人誣告致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之親告乃坐者以見他人雖告不坐也近見問刑衙門遇有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之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以絞是乃親告即坐非親告乃坐矣使凡親告即坐何以有誣告子孫之律乎凡人之誣告子孫及子孫之婦者多出於愛憎之偏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者有溺愛少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貲産以歸其子者有憎其孫惡及其婦者使親告即坐則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者父母一有誣告將不免於死況其他乎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若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不孝者必須追究得實然後坐罪如律若祖父母父母偏私誣告仍依誣告子孫律擬斷庶無辜　聖朝制律之意而克全天性之恩矣

申明律意疏　劉玉

刑部湖廣司發審犯人王保招稱在官吕旨糾同保等打刼伊父將母拏住用棍亂打刼出銀兩衣服等件將王保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巳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吕旨依卑幼私擅用財罪止律杖一百此則子糾他人而刼其父者也又據該司發審犯人高鑾招稱在官强義糾同鑾等打刼伊兄强義預將兄拏住用尖刀放伊項下刼出金銀首飾等件將高鑾等問擬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巳家財物者減凡強盜罪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强義比依弟毆兄者律杖九十徒二年半此則弟糾他人刼其兄者也俱經本寺駁問未結臣等按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外人盜巳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依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亦是專指竊盜乃有首從安可引之以斷强盜之獄乎且各居卑幼雖是異財實係親屬非他人比其行强盜且以凡人論豈得他人反不以凡人論乎若同居卑幼則雖同財而倫理爲重所以竊盜之罪可減而强盜之罪不可減況刼父刼兄窮兇極

悖逆之罵父毆兄者輕重何如此皆人倫之大變律之所
未該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刑請若如前項擬
斷則是倫理置而不論盜賊縱而不禁將示奸詐之徒欲
行強盜者計校本家一男一弟在內俱可免死且子可以
犯其父弟可以犯其兄亦何憚而不爲哉恐於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之義有乖也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奎
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肆蛇虺之遺毒戕賊國
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斁化　朝廷之邊境攻圖

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殺人懷嗟戚
之憂橫歛剝民家被掊尅之害鄉覓劉地紫蓋額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堅怙終而不改轉追　天朝之使賊
殺故主之孫究其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亥側漢兵
必事於前除臣等恭奉　　制書總率司旅鷹鸇鵰鶚于雲
氣而度五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積表屢濟重瀾之險
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
竄蔓之衆東都二京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蛭之據迅掃於
盤灘困牧賊黨猶燃竹之欲撲滅於晉江仙似市塵安堵
都邑鄉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
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過膠水遂鯨鯢於海口
困虎兕於柙中暫稽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
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
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
戒行既遂都督柳升奮報倏來賊復入於黃江艇悉來於
悶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鹹子關
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浴
水之逆徒殲其群兇鯨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
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
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我敢過銃砲雷轟而

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獲到
戰守舡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
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
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
道兼進直窮海隅追捕賊首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化府
磊江賊衆猶聚萬艘而致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
隊官軍勦殺戈舡激槳而來岸奔定矛戟爭馳而望風披
靡殄夷賊黨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奠史門逕覷淺
腈乂水涸賊哭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
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舡過千艘豈人力之能

致不待渡河而氷合豢彝并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
之斯得惟動丕應仰　聖德之格天五月十一日其所領
示定等衛軍士王崇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季犛并所
領指揮陳欽率文州右衛軍人李係等十人於海口山中
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其逐下頭目武如卿等五人於奇
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蒼及其子黎芮臣晟臣彬等跡
追襲亦至日南州擒阮大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海口擒獲
賊弟季𢘝并姪黎源呇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阮裝等
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隨杜蒲等賊之心
膂悉皆降附過師梲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

皇明經世文編卷十四　一九十

家相慶竟有迫脅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複業更生稱賀
咸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爲諸戰將安南本古交
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
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毒於生靈罪不容人
神共憤令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
麾下數百種雕題獸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負瘴蠻夷之衍
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邇所平
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户三百一十二萬五千
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
五十艘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得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

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僞大虞国上皇黎季犛等獻
俘　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僞官別具奏　聞

分別情罪輕重疏

會問得犯人一名劉吉年五十三歲係江西撫州府臨川
縣民狀招吉自幼私自淨身投入寧府求充火者歷陞任
承奉有宸濠襲封寧王恣肆妄爲意生不軌常請術士李
自然等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分又招術士李日芳等
看得本省城内東南有天子氣穴就蓋陽春書院僭號離
宮將去遊樂又將西山地名胥嵐　先朝禁葬龍口舊穴
葬毋俱要謀當其氣又暗蓄奸謀誣陷　宗室打死軍民

皇明經世文編卷十四　一三十一

不計其數每年積收祿米違例每石折銀二兩過限陪徵
訪知先任江西按察使鄭岳要行劾奏就聽令與伊有讐
副使李夢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泰送府拷打逼供無名
贓私奏陷鄭岳爲民宸濠得遂奸計爲惡日甚江西按察
司副使胡世寧舉奏宸濠圖知逆情具本令余欽等赴京
將胡世寧誣害就衛索銀兩鑽送錢寧三千兩張雄一千
兩臧賢五百兩盧明三百兩各與接受扶同將胡世寧捏
具奏誣陷遣東充軍以後宸濠愈加恣肆故行羅織撫按
三司等官非禮鉗制使皆委氣隱忍不敢非議又寄令吉
等招引慣熟武藝飛賊王儒等百有餘人入府號稱把勢

及招素在鄱陽湖打劫賊首楊子喬等領賊徒令與[illegible]
合夥不時出外劫財入府分受正德十年三月內宸濠訪
要舉兵須得軍師方能濟事訪知安福縣舉人劉養正素
有才名多讀兵書隱情差蓋宗濠前去招請到府有宸濠
因與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贊稱宸濠有撥亂之才當
受賞銀五百兩各約待時舉事張嵩梭付火信林華等各
與宸濠畢事用費浩大多方設計謀為聚財招納姦人投
獻田產強占官湖倚勢販賣私鹽胡椒蘇木等貨擬放官
本稻穀加倍取利假代充軍多收銀兩宣科夫役軍民遭
害百端正德十一年二月內有瑞昌王拱栟將置買田地

投獻宸濠加租被佃户魏志英抗違不納良民葛增守正
不阿宸濠嗔恠就令陳賢帶火信楊子橋等統衆前去將
葛增魏志英家眷二百餘人盡行殺害房屋焚燒一空宸
濠見 朝廷未立東宮畢謀大位密差萬銳等饋錢糧銀
三萬兩臧賢一萬兩謀將長男大哥假以上廟燒香為名
迎取來京錢寧臧賢多路許允令林華回報詐稱 欽賜
王帶金廂寶石閙裝帶各一條綵段十對傳令本府官員
穿紅四十餘日百端不法不得 上聞正德十二年有內
官陳宣劉良脫逃赴京具奏宸濠不法事件被伊聞知當
將周儀并家人六十餘人及典仗查武等盡行打死令吉

贊本赴京捏奏要將閻順等陷死當送臧賢銀一千兩錢
寧二千兩張雄張銳各一千兩拴同閻順等俱發南京
孝陵衛充軍宸濠復與李士實并吉等相議商謀天下必
須頻戰賊徒當令王春余欽等招舊已故賊首凌十一閔
念四萬賢一等并手下賊徒各三五百人及四外亡命逃
食強竊盜賊脫死充軍徒犯與楊清并未獲原招把勢樂
廠等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分勢內外劫掠新建等
縣民人羅慶三等家并各處庫藏及各客商舡隻財貨送
府平分齋弊厚結廣西土官覃恨兵并自領汀漳峒蠻欲
圖為應差人廣東收買皮張入府造作皮甲招藏四方匠

作打造鎗刀盔甲及佛郎機銃各樣兵器余欽令伊家人
姚元佐將帶銀兩前往揚州府招召慣熟武藝好漢龔鳳
張貴每人各受顧銀三兩同到儀真地方各訪知係是召
募助逆隨即惧罪逃散時常邀請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
說即令起兵恐四方人心未服必須厚結 朝廷頻頻
送[illegible]茶芽方物金銀玩器等項務得親信不疑及差人打
聽動靜沿途埋伏健步快馬限以十一二日報知一遇有
警便好起兵本年二月內遇蒙 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監
廖[illegible]因素與宸濠交往情厚營求齋擇報訃前去 開讀
得受宸濠銀三千兩又令吉與余欽等[illegible]

地名吳城置酒相待回宸濠被賊首吳十三等將金銀酒器
錫等一行文撫按挨拿吳十三等俱怕投托閔念四將原掛
酒器送還宸濠就令吳十三等與閔念四等同行打劫先
施厚賞安慰圖致其力彼有宸濠飾詐要名求賢講學王
都御史因薦伊令故門生湖廣武陵縣學人冀元亨往見
意欲用善開導比因議論冀元亨曉亦回還說有都御史
孫燧亦因宸濠爲惡日甚逆謀漸露要行具本劾奏俱被
設計邀截有畢真改調鎮守浙江宸濠要伊預備人馬前
來助逆當將銀三千兩金壺盞一把盤盞四副并器皿恭弃
等物逆行又將銀三百兩給賞在官叅隨張送等徐紀等

回府傳報　聖駕將巡山東泰安州等處宸濠陰遣泰榮
等於大院內張設勾欄搬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
詞差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遊俠光棍誘引四
方人心意在扇惑傳聞京師邀請　駕臨因而伏兵圖謀
纂逆畢真前到浙江假以操演官軍爲名就各重賞銀兩
賄邀人心打造盔甲兵器數千餘副堆積本鎮衙門待時
起兵助逆宸濠惡逆彰聞致被科道官將伊謀爲不軌事
情劾奏蒙　欽差賴太監崔駙馬顏都御史前去省諭查
革護衛被錢寧家人林華星夜前去報說前情宸濠自知
反謀敗露即召吉與崔官人秦等官各要府商議宸濠說

稱如今差官勘我府中事情革我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
好十三日是我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
謝酒就將各官順之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擧兵大
事就定將李士實僞授國師吉等俱僞授大監又說事定
李士實爲左丞相加封國公王春尚書其餘俱陞極品文
職王信等俱極品武職李世英等俱駙馬至十三日鎮守
撫按公差并三司等官進府賀壽筵宴各散十四早宸濠
容令家十一揚清閔念四火信張浩等俱賠藏兇器傍立
有鎮巡三司等官前來謝酒行禮至三拜宸濠即出殿前
臺上詐說　太后娘娘有密旨着我起兵你各官知大義

否有都御史孫燧回說既有密旨請看又問副使許逵如
何本官回說只有一點赤心宸濠怒說殺這不知大義官
以定民志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在於惠民門內殺
害仍將各首縣掛城上以挾衆心本布政司叅議黄宏鄉
官郎中塗文祥俱被綁送儀衛司等處監禁宸濠當差叅
欽到各衙門追取印信關防又差徐喻才去布政司盧鏞去
南昌縣儀賓強文盛去按察司典膳胡王去南昌府典儀
李章去新建縣各去搬取庫銀布政司一十二萬兩按察
司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六兩南昌府四萬五百二十六兩
南昌縣九千七百九十兩新建縣三千三百二兩俱運送

府內募兵賞人召宗室及內外官員進府[illegible]來大事
你各人務要盡心贊助事定之後宗室加[illegible]官重加
陞賞各宜同稱呼萬歲宸濠又令涂欽等特都布按三司
府縣見監一應輕重囚犯盡行放出又將知府鄭瓛宋以
方取入儀衛司監禁隨令吳瑞修造船六隻及擄官民船
隻聽用傳令十七日起程往南京應恐擄江船衆令吉
與陳賢王春等預往各處[illegible]渡子手一千餘人要得臨
時緊等操船有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楊清在傍說萬歲
但放心南京城池只消我四人管定打破宸濠大喜各賞
銀一百兩就令凌十一統領凌十九等各賊兵二千餘人

號五千楊清統領原招各處番射二千餘人號四千五百
就將擄得官民船三百餘隻裝載號稱先鋒與同涂欽萬
銳孫隆熊僚帶領千人全前去攻打九江南康又差能淡陳
賢葛江率領何堂前去吳城地方截擄糧船差金大用前
去萬年縣招取姚源洞等處賊兵王都御史前往福建公
幹將過省城宸濠聞知即差喻才領兵六百餘人裝作撥
兵屯伏地名生米觀邀截王都御史行至豐城縣地方聞
變即行回還奔赴吉安府住劄與對宸濠反逆事情具奏
督同該府知府伍文定等及通行所屬并鄰省各府縣兵
起義兵前來征勦十六日劉養正引帶門生王儲到省展

濠親出南浦驛迎接入府拜授軍師許事定陞左丞相加
封世襲國公王儲重加陞賞劉養正又寫書招致門生新
淦縣生員劉子達戴雲奉涂欽等督李艮兵將南康九江二
府城池攻破進入萬銳能僚孫隆及千金帶兵占據涂欽
又領楊清等賊兵就從九江前往湖口徑攻安慶又差陳
賢等在湖口等處擄得河船三百餘隻黃瑞擄得船六百
餘隻回省編甲完備給賞銀米聽候啓行有原監察議黃
宏主事馬思聰各守節抱恨不食而死宸濠又與李士實
劉養正王儲王卷計議布檄天下誑邀人心劉養正李士
實就行撰造僞檄及安民僞榜專一指斥乘輿放免稅役

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餘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
明己外又將布政司印信鈐印公文咨行天下諸司諭降
又脅差參政季斅賫往王都御史并廣東等處行至吉安
等府地方各乘機逃走被各該地方乘機拏送王都御史
處將原押校尉殺死檄榜公文燒燬季斅等各收候監禁
二十三等日宸濠遣旗牌祭旗纛關王廟教場三處又
僞稱吉提督軍務及將參政王綸加參贊軍務往教場閱
兵宸濠僭祭天地祖宗及追稱王批撥等祭告山川城
隍等神并西山青嵐等六處將幾宸濠又令吉將前查過
軍校編爲一百四十餘隊分左右前後中五哨於令都指

千戶百戶等官分投提調執旗領兵分投看守城門王雲
鳳宸永芳專一巡風打探消息劉綱等四十餘人俱看守王
府門殿倉庫蕭墻等項每軍各賞米一石將銀分送宸
濠胡濂劉斐許逵廉揚璋賀銳唐錦師逵潘鵬蕭鳳各一百
五十兩程果王疇各一百兩經歷尹鵰知事張澍邢應雷
熊各十兩馬驥許馬吉并王紀各一百二十兩又分送宗
室將軍各一百兩段二疋隨行同謀各王將軍及各軍賞
不同將萬鋭取回僞劄鎮守江西宜春輔國三將軍觀鍬
八位俱守城墻宸灦俱守王門林信吳清等看守青嵐等
處墳塋七月初一日宸濠帶領宮眷人等及與前擬管哨

等項人員王信等一同上船宸濠奔江又令吉與王綸披
執盔甲隨侍初二日開船起程初九日到於地名黃石磯
宸濠因見余欽等領兵先攻安慶不克畢真聞知宸濠起
兵四散差人揑稱宸濠差太子來取浙江傳報各處動搖
人心本月十三日假以進表爲名俱役各城門鑰匙約令
三司府衛等官於次日四更時分各赴本鎮行禮要得乘
機殺害起兵聊逆致被巡按張御史并各官知覺隨即照
依舊宜嚴加防備畢真俱怕不曾起手十四日羅朝紀宋
欽胡通鎮俱各迯散十五日萬鋭差人報說三都御史官
兵來攻省城宸濠慮恐破其巢穴又見安慶又攻不克心

宸濠親與李士實等謀要退江西省城令衆開船回行間
而各船賊兵彼因倉惶擾亂迯走比知府鄭瓛宋以方亦
各乘機脫走王都御史親督令各哨官兵於二十日四更時
分前敵省城攻圍彼拱鄖鎮陸程等督賊拒守被官兵奮
勇攻開各門擒殺守城惡黨人衆宸濠府宮眷亦畏俱自
縊投水多本日辰時分王都御史進城撫定良善及拿獲拱
鄖鎮陸程萬鋭等并宮人劉氏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
各犯發布政司等處拘監其妃彼居晉布政司等官胡濂等
亦各於王都御史處投見省候二十二日吳欽周俊徐鋭
各即迯散吳欽當於王都御史處投首宸濠與吉等回至

王家渡因聞省城已破就彼駐劄節被王都御史分布官
兵攻敗至二十六日將宸濠并吉與李士實等各先後擒
獲其賊船被火焚燒并宮眷人等投水溺死及四散奔潰
者不計其數察江西等處各該守備等官王都御史等并
欽差太監總兵張永等各先後將方俊等緝獲楊威馮春
各將彼犯等項情由於王都御史處首告　欽依着三法
司錦衣衛將吉等并原監李汝楨萬桂等通行查取前來
會問前情明白審得吉與徐欽熊綵共四十八名俱係與
宸濠共謀及通起兵倡亂罪大惡極處以極刑情法允當
所該依律緣坐家口并沒財產分爲第一等丁綱何鑑工

副毛璘等俱係臨時順從反逆處以極刑於法亦當但與
共謀者情則有間相應罪止其身免其緣坐家口籍沒叶
產分為第二等徐芳傳明等一十五名俱係該府編僉供賤
役之人雖各從行止供使令適合比擬知情故縱條分為
第三等除畢真王綸等各另行問擬外將吉等取問罪犯
余欽等一百四十五名各招同照出招內見問委遲處死
備咨都察院轉行江西等處撫按衙門各查照分別等第
議擬於內若有虧枉者毋拘成案即與辯理議得劉吉等
所犯劉吉余欽等二十七名俱合依謀反但與謀者不分
首從律皆凌遲處死吳江徐芳朱熀等三十名俱合比依

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劉金二劉其三劉養賢等三十二
名俱依合謀反但共謀者子孫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
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劉金二等二十四名俱年十六十
以上律皆斬俱決不待時丁教等十名俱年十五以下律
給付功臣之家為奴孫文四等二十名俱合比依謀反知
而不首者律朱廣等四十一名俱係舍人軍民匠校等役
者俱無力照例送順天府遞解各回原籍官司查發衛要
驛遞各照徒年限擺站滿日各着役寧家隨住

獻俘疏

臣等會問得犯人一名趙風子即趙鐩先係順天府霸州
文安縣人正德五年以來有反賊首令滄死劉六楊虎射
傷淹死劉七已故死齊彥名朱千戶射傷焚死劉三即劉
惠病故刑老虎等聚集賊衆往來山東北直隸等處張立
旗號僭稱大王攻破州縣燒劫庫獄殺虜人民姦淫婦女
搶掠財畜敵殺官軍阻截糧運並謀反逆日漸勢衆有谷
王賈能投入夥內劫殺正德六年七月十五日有稷童仲
義糾黨五百餘人亦往河間府投入劉惠等營內約有一
萬餘人合夥為盜攻劫文安縣治四散劫財殺人聲勢愈
大各置酒會聚商說我們這些人馬便也難成大事不若
先從本縣起手然後遍歷天下招集數萬人馬以建國扶

賢為名須要下箇辣手人纔歸順若不從的逢州破州逢
縣破縣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後到南京見有空位那時節
着你們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貴卻不是好等語賊衆聽
允就在本縣起手攻破大成青縣等處城池殺傷官民燒
劫房屋又分差哨馬四散擄掠隨被官軍追勦有劉六等
一枝人馬從青縣前往山東去訖本月內劉七復回攻破
薊州將在京小劉氏伊夫先為強盜監候今已處決張玄
劫去改名劉玄領賊一千五百餘人各處劫擄齊彥名令
領賊多寡不等賈能郭漢宋祿孫王各僭稱大王朱倩倩
稱大王領賊一千餘人賊衆就將傅頭朱千戶名目與龍

文官等隨同劉六劉七齊彥名共謀反逆攻破棗強縣有
知縣段豪力屈身死屠戮人民不計其數又圍劫景州獻
縣阜城等處回到長安屯聚數日復往東行攻劫青縣靜
海滄州等處燒劫糧船鐩與劉東劉資劉老虎黃仲義等
共推楊虎為主僭稱大王攻破興濟縣又攻滄州不破燒
毀糧船殺擄人財不計其數復回南皮縣起程將東光縣
顧知縣拿住又沿路攻劫殺人隨有馬都堂遣都堂德州
桂都司各差官前來招撫鐩等亦回書伴許若　朝廷放
赦我等亦願解散前到南宮棗強等縣屠殺官民劉三房
得在官小趙氏為妾本年九月初一日行至景州地名朱
門村當遇總兵官馮安官軍對敵五陣殺死夥賊一千餘
人鐩等奔道小灘河北本月初三日保定田都司率領指
揮趙文等官軍截殺被鐩等殺死官軍七千餘人拿住趙
文次日釋放鐩等又往山東蒙山地方當遇副總兵李瑾
前來剿殺官軍四十餘人棄下神鎗盔甲一百餘副蟒衣
一件楊虎將蟒衣沿途穿着及將在官崔氏即楊寡婦擄
住為妻往來山東濟南東兗登萊等府并所屬東平高唐
濟寧汶曹等州青城樂陵茌平等縣攻劫燒擄鐩過泰縣
題詩一首得罪男兒愁滿腹胸中豪氣吐虹霓滿懷血淚
兩睛散幾回魂夢歸鄉土貽累父母隣里中遭坐妻子鈞

嘉芳平欺敵將虎擄手綁送六合縣收捕惟恩　君恩似
海深釋我寧家萬事足又到泗州湯頭地方經過州縣李
騰千隆各臨營沿途劫殺人財姦淫婦女不計其數齊彥
名等南行到於地名裴丁岩被谷大監督都堂督調許進
等官軍殺死夥賊有八九百人去到大名府地方又被
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本年十一月內鐩等又攻破靈山
等衛日照等縣至南直隸徐州攻城未破十一月初一日
至宿遷縣殺死高郵等衛官軍三百餘名鐩等又擄得娼
婦陳回兒劉三擄得路氏各在營姦宿初二日過河拿得
高郵衛指揮陳朋帶至靈璧縣當有知縣陳伯安領兵對
敵不過鐩等殺死官軍二百餘人當將陳伯安拿住同陳
朋帶至宿州攻城不破燒燬西關殺死居民無數比有陳
伯安不跪劉惠喝拆定鐩勸放訖又去攻破虹縣未城夏
邑虞城等縣放火殺人拿住虞城縣知縣行至丁家道口
放訖又攻破歸德州劫擄馬騾人財當被守備爲全部司
官軍追至亳州地方有武平衛致仕石指揮領軍一千僧
兵三百前來截殺鐩等迎敵殺死僧兵七十餘人去到地
名白龍王廟小黃河渡口有蔡縣致仕知府張什同不知
名生員二名老人一名自備馬匹假金幫袋酉副銀花盞
十副段二疋前到說[illegible]劉惠等攻未[illegible]

一縣生靈劉惠接收聽允鐩與劉惠自稱元帥并發放賊夥俱稱大王楊傑韓信等分為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各偽受都指揮等官置立五色旗號二十四面又置金旗一對上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李茂偽授中城兵馬都指揮金虎[illegible]征討大元帥劉副元帥趙仰前途官吏整備草料合用器物修理橋梁道路迎接者秋毫無犯迎敵者寸草不留遣侯者軍法從事俱押蓋鐩等字樣各衙門迎接又攻襄城縣未破本縣賫銀二千兩馬二十疋送與劉惠接收不曾殺人當就分出其買覓兒一枝人馬復回舞陽確山真陽光山等縣及帶德靜將營去訖鐩同劉資攻圍鈞州五日退攻郟縣將破城內送出馬二十八匹不曾殺人又攻破寶豐縣劄營三日有河南孫僉事差陰陽生并生員執招撫黃榜前來鐩等當為乞恩辯明本一副內開先年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斬諫臣屏斥元老未有不亡其國者乞 皇上渠雲精神獨斷千中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群奸等語與生員賫回當日賊見榜從散者百十餘人又到裕州攻圍有都司詹濟同知郁來辛指揮任御史督率兵快拒守殺賊力竭城陷殺死詹都司郁都司任御史并在城男婦數千餘人官民房屋燒

刼一空正德七年正月初六日鐩等聞知南陽防守嚴由小路徑去唐縣西關下營縣所官督率軍民晝夜上城拒守鐩等每日攻城三次先後二十八日力攻不破本月十三日有偏頭關官軍自南陽府前來鋼寨舖地方劄營官軍不勝回還鐩等查得二十八營人馬共有一十三萬五千餘騎造有各賊花名文冊六本分各收拿點閘鐩與劉資差發人馬前去襄陽棗陽隨州新野等州縣四散功刼城池殺擄鄉民本年二月內劉六劉七與齊彥名龐文宣等在於滕縣地方被劉暉等官軍殺死夥賊一千餘人勢敗奔往登萊州海套內官軍圍住劉八等潛圍奔到古縣鎮地方又被官軍追殺無數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鐩又差探得湖廣撫治都堂大監奏調漢土官軍將到於二月初六日起營攻破泌陽住劄燒刼姦擄及拯得焦閣老家蟒衣玉帶金銀段疋不計其數後散各賊穿用又往固始潁州朱皐鎮地方劄營亦被漢土諸軍四路追襲節次斬獲夥賊奪回婦女馬騾及渡河不及淹死人馬五千有餘沿途塚馬逃散者不計其數鐩等因被殺敗追急將前造軍馬文冊棄失無存徑由光山六安州等處晝夜奔走及攻破舒城縣搶擄人馬復回商城等縣設道郭僉事督調漢土官軍追至羅田浠河等處擒獲三百餘功

燒房焚死二百餘人比因天雨山水泛漲追趕渡河不及淹溺者有一千騎一枝人馬傷死盡絕又有王本等彩賊三百餘人奔入湖廣地名出山杏四月十三日參議[illegible]金李源等督發漢土官軍擒獲一百餘人殺敗奔散賊徒三百餘名由信陽州西關一路燒劫至四月十七日前往桐柏縣被知縣李聚督率鄉兵機快將濟增等八名生擒及斬獲首級馬器餘賊於十八日又往泌陽縣亦被知縣劉機將趙喜等擒獲斬奪首級馬器鎗等仍往固始縣復到光州過商城光山等縣被因各處官軍把截追殺分投竄入湖廣河南界亂山內四月十九日有河南僉事王玹領兵將趙璠趙鎬張仲威劉賢勝及將帶金銀一千餘兩一同起獲劉惠劉資招賊衆將餘於四月二十六日前到應山縣劉替僉事郭詔督同領左哨官軍於二郎畈廣水店斬獲賊徒首級一百餘名趕逼逐綠崖落水死一千餘人奪獲馬騾器械數多本年四月劉六劉七齊彥名龐文宣等復到香河寶坻王田等處地方殺劫人財又在武清縣八里庄與參將王杲對敵將王杲殺死又到東馬圈地名將都督郤堂手下千家兵殺死不計名數五月初三日有賊於固見勢敗滾馬赴伏被兵殺擒拏本月初五日有鎗行至應山縣東化山坡下見得所省官馬百十大思[illegible]無

計逼令未獲僧人真安將鎗削髮剃藏伊度牒在身將邢本道等分付各散逃命往武昌衛軍人趙成同弟趙宗於本月十七日前到德安府總兵處首逃行至黃陂縣地方九十三里坡撞鎗經過見鎗狀貌異常思與省城行到參驗告示相合心已懷疑十日行至小河漢巡檢司又遇各哨官軍押帶賊屬小男前來問知前情比趙成趙宗又約郭僉事原差孝感縣快手徐必高跟蹤趕纏見鎗同劉朝見到於武昌府江夏縣地名管家套武昌護衛軍人詹虎店吃飯趙成一面呼報地方一面將鎗擒綁本月二十九日劉六并伊男劉仲淮被湖廣土軍追急投水渰死劉七與龐文宣等駕船順流徑到南通州地方狼山停住一千餘日乘風復到蕪湖地方將操江陳都堂官軍趕散下水渰死不計其數下到瓜州燒燬戰船搶奪軍器數多本年七月內劉七與龐文宣等又到狼山停住本月二十八日被大風將船打碎賊俱上山被官軍趕上圍殺孫王與劉七一同捨船奔行逃走官軍砍射緊急劉七落水身死齊彥名被官軍殺死割取首級將龐三姐趙氏丁氏郭氏俱拿獲胥龍孫王浮水上岸又與千戶成搶得魚船逃至山東滕州海口登岸到於安丘縣[illegible]亦搶得魚船逃至地名丁溪場孫虎逃[illegible]官隸通州各先後被獲[illegible]本州

撈到劉七首級千戶呆迯至通州呂仁黑虎亦搶得小船
迯往蘇州等處到於江陰縣地方各被獲劉彥深迯至穆
陵關被牛僉事捉獲朱倉走至北直隷滄州從河南迯回
本家張富從河南迯至臨清州官軍捉獲黨將鐩等及龐
文宣等并劉七齊彥名首級各檻解到京奏奉　欽依會
問多官打問前情明白及查得監督提督等官奏稱楊寡
婦的係楊虎擄佔爲妻劉惠自代領其衆收養本婦在營
原無別枝人馬止是別夥賊徒倡名爲亂是實除將劉七
等首級遵奉　欽依梟掛曉示外將鐩等取問罪犯
一議得趙鐩等所犯趙鐩趙璠趙鎬等二十三名俱合依

謀反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律皆斬凌遲處死決不待時祖
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
不限籍之同異年六十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十五
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功臣之家爲奴財
產入官楊寡婦比依謀反妻律大劉氏小劉氏楊聰明
俱依謀反妻律張幼女依謀反女律給功臣之家爲奴路
氏小趙氏何氏丁氏郭氏大趙氏龐三姐俱是被擄婦女
各查發寧家參照反賊趙鐩等三十五名怙恃眞頑悖逆
天道深犯無將之戒共爲不軌之謀趙鐩與已死劉六等
自倡亂階趙鐇龐文宣等助成虐焰大者僭稱王號小者

分授僞官糾合十餘萬之賊徒攻破百千處之城邑燒
房財庫獄所過無遺殺擄官吏軍民不計其數極荼毒之
腥穢竊礫劍之兇殘震動京師阻絕糧運流毒遍於六省
延蔓已踰二年罪惡貫盈神人憤怒今既擒獲宜加族誅
內陳翰所云滾馬而出官首降實因勢敗而希圖苟免況
僞檄多出其手論情罪亦在於無原及照楊寡婦雖不領
賊衆而究惡未行但久處賊營而名稱已著止坐爲奴之
律尚有未盡之辜所據趙鐩等押赴市曹凌遲處決仍將
各犯并劉七齊彥名首級等之梟街及將問過招罪處決
圖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國法於今日垂大戒於將來

誅大逆以彰　天討詔

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
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　皇城乾清宮答
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改司禮監辦事
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隱
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朦朧　朝廷將各衙門大小
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
迭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選委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
瑾從督官事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
不遏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事

惡正德三年六月內　欽奉令瑾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
勢重大益無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
不與內閣相干徃徃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捏寫
旨意屢更屢變是非混淆將當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
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令日陞職若謝
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各處鎮
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參遊擊等官但由門下出身者不拘
貪汙老疾一槩存留此外雖有知勇廉幹亦就罷黜添設
巡鹽巡捕查盤等官騷擾天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
但凡　朝覲公差鎮巡等官俱要饋送少不滿意即令校
尉緝訪小過羅織重罪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
先朝革去護衛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
又將王帶二條送與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
所一處侵奪民利激變地方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鉅萬入
已以至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招引
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
算命妄稱瑾姪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張
大及聞市井軍民號稱瑾爲站的皇帝輙起異心要得謀
爲不軌密令心腹習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寶
印一顆令兩廣太監蔡昭潘午置造弓弩五百餘張暗藏私
宅瑾待時起手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闥要得乘
便侵用擅差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寧夏等處丈
量起科以致人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
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反賊
何錦謀同革爵寘鐇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榜文各
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寘鐇爲主殺死鎮守等官容隱不
行奏　聞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朝廷得知寧夏反
叛頒　詔天下慰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擒
獲瑾聞知寧夏平復就恨罵　旨意誇稱已功本身既加
添祿米又將兄劉景祥超陞都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
張永班師回京條將瑾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
錦衣衛鎮撫司監候臨於瑾家搜出前項假寶違禁衣甲
牌面弓弩等件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
條將瑾各項罪情條陳奏參　欽依將瑾等拿在　午門
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各是實參
照犯人劉瑾本以險邪諂佞奄托盜竊政柄播弄威權擯
斥忠良援引奸黨官爵視苞苴爲進退刑罰任喜怒爲重
輕賄賂積如丘山人命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黨
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惡貫古今　祖宗百餘年之
元氣斲喪無遺　國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盡自歷已

性之罪已負滔天尚昧無將之戒深棲不軌僞造寶印而
又狀已形私畜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遠誅極
刑伏望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 天討即將劉瑾押送市
曹明加顯戮梟首示衆仍將本犯招情并處決屍形畫圖
榜示天下以爲臣子萬世不忠之戒

題會問劉東山等朝疏

題爲申國讎毒魔 聖躬畏訐奏朋惡姦臣謀忠性命懇
口懇乞 天恩詳究謀陷杜姦邪除 國患保安 聖躬
辨明寃枉急救全家生命事會問得犯人一名劉東山
年三十三歲係山東臨清衛中左所千戶劉東洋下舍餘

狀招已故張鶴齡并見監張延齡俱家 先朝恩寵各受
封爵張鶴齡累封昌國公張延齡累封建昌侯俱二次頒
給鐵券及房產等項節次賞綠奏討數多收積花利銀兩
又廣置田產以至家業太盛驕奢過度縱恣妄爲濫收無
籍棍徒見監張覲等在家使用張延齡尤肆于犯違法多
端致死人命正德十四年間江西宸濠謀反詐說太后姪
兒寄有看我起兵等語該已處決犯人馬擴具招在刑
部江西司卷內原稱係詐說令刊行後累錄謄寫作詐兵
本別載已處決犯人劉吉招由亦稱詐說與馬擴所招詞
同先年有已故內官施雲揚錢答王碓等各出銀兩於崇文

門外起蓋小寺一所名稱吉祥內置有龍播佛燭[illegible]
硃紅描金卓椅等項供具嘉靖二年間有伏牛山來[illegible]
[illegible]等係陝西寧夏人不合前來投主本寺名爲燒香[illegible]
人心前罪遇蒙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 赦宥訖本寺僧
在官原給度牒僧人圓福即趙其在寺住持伊不合外[illegible]
硃紅描金器用聚集僧衆多數前罪遇蒙嘉靖十二年八
月二十五日 赦宥伊不合不行首正本年九月內張[illegible]
齡因先年故殺指揮司聰僧人宗鸞二命事發本部山西
該多官會議題奉 欽依將伊行提照依故殺斬罪監候
聽決張鶴齡降發南京錦衣衛指揮[illegible]訖張延齡在監又

採摭經傳中當罰不明言語寫成一紙標稱君道不明當
罰續事事發都察院比擬罵父欽罪仍從罪照依原議斬
罪監候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有不在官崔秀遜不在
官中見人劉琪等將莊宅一所計地六十畝作價銀六百
兩賣與未到錦衣衛指揮同知掌鎮撫司事 崔裕下不在
官今已故舍[illegible]爲業東山與在官陳大紳龐永樂于良臣郭文
振于霖[illegible]王文正劉琦馮錦并先已問結今行提未到班
明[illegible]等俱係無籍姦徒慣寫本詞互相結黨專一在京
挾詐人財爲生因張鶴齡兄弟各積有財物見張延齡乎
[illegible]恐[illegible]父未處決易爲生詞訐取陳大紳不合捏稱尤在

錦衣衛令奉　欽依調發南京內官趙榮并該衛行提未
到內官楊天祐各向張鶴齡傳說　聖躬疾重也是不久
皆是男放心若是　賞金崩世就將　恭稱爵皇帝廟號
升　四郊都拆了定將張孚敬麥迷等語張鶴齡舉手加
額仰天祝願稱說見今　天子病重　天子早崩正應慧
星二見五星聚室群星墜落天數顯然歡喜不盡置酒管
待將金鑲寶石條環二副銀二百兩酬謝楊天祐將金鑲
寶石縧環二副銀五百兩酬謝趙榮俱安指先在錦衣衛
今奉　欽依釋放張鶴齡男張宗說張宗獻張宗說男張
琏并沐氏王氏鄭氏及該衛行提未到周吳爲証又捏稱
〔五十三〕
張鶴齡懼怕扒沒將　仁壽宮沒出御　國王印一顆碌
紅緞金升降蒼龍匣一箇鈒金龍鑲鑰匙事件俱全又將
金鑲寶石珍珠睛猿黃綾軟鞓寶帶二圍湖珠穿就龍鳳
帳幔走水一副令伊故家人趙網擡送赴發南京令故內
官王政并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調發南京內官李類
接收又將盜出金鑲青紅寶石珍珠貓睛條環并首飾各
一副劉子二把令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家人張
劍李義擡送王政并楊天祐接收又捏稱張鶴齡商串趙
榮等轉盜　內府寶物縣聽　九重消息等項虛詞具本
赴通政使司投進看本達式退出陳大紳思得奏俱不實

處恐有罪不會再奏不合將原本仍留存在家嘉靖十三
年十月內班明捏稱在官顯靈宮原給度牒道士金正德
傳說張鶴齡交通　錢府又捏稱本宮呆到道士薛淵下
在官弟薛正道書符呪水壓鎮帝星等項虛詞與同于雲
鵠各行具本奏行錦衣衛差人前往南京行提張鶴齡并
拏金正德等俱送鎮撫司問理張鶴齡被累在監身死該
司審得班明等所奏俱係誣捏題奉　欽依開送本部四
川司問擬班明比依誣告人因而致死隨行有服親屬一
人絞罪仍照前科事例奏　請發充軍于雲鵠減等徒罪
遞回原籍浙江餘姚縣去訖彼時金正德薛淵在鎮撫司
〔五十四〕
監內各不合商同潛寫小帖一紙內稱上覆說先主向三
日討內裏話說出來你每放心宮裏向晚說與曹房屋使
用等語放在飯碗內要行打出當被校尉陳林搜出眼同
東山并劉琦看畢隨該看監百戶曹淵將帖呈送翟裕并
本司理刑令陞指揮倪旻處翟裕等止將帖收藏各不合
失於嚴治趙其陳大紳金正德并翟裕等前罪俱節蒙本
年十一月初六日并閏十二月十二日　赦宥訖嘉靖十
六年正月內東山不合將銀三兩向已問結今奉　欽依
釋放樂婦龐氏買妾因而姦占不容龐氏別與買妾至三
月內東山要買龐氏爲妾不合串同已問結妻兄徐鑑及

在官董宗亦不合聽從龐氏已問結今奉　欽依釋放毋
賀氏嚇說伊令故父龐璽係是充軍人犯若不將龐氏與
我為妾明日本内帶領一夥累你一家致死等語董宗用
言和勸許與銀一百五十兩後東山止將低銀二十兩並
與賀氏接收東山就不合將龐氏強奪來家姦占為妾東
山又不合違禁置買玄色羅花段袄玄色段比甲大紅紗
袄各一件大紅段被錦被各一床金蒲冠金花各一件金
蝴蝶金蟬金花各一對金耳環一双金界搥六箇珠權
一箇弄盞段裙二件俱與龐氏穿用又逼令賀氏買辦各
色紗段紬絹衣服共三十六件金銀首飾一十一件墨漆

五十一

㨿三隻使女一口俱與龐氏陪嫁東山不合俱行收覇占
收用本月内張鶴齡見監奴張福生嚇詐張宗說銀兩又
將張鶴齡張宗說惡罵事發本部就取問擬張福生奴
罵家長絞罪監候本年五月内有南京句容縣在官民人
王完胡儿并胡只在官男胡淮及未到男胡羊各因瞎眼
算命各不合越關來京與人算命看錢度日本月内張覲
依聽先問發今在官倪仲寅教唆捏稱張廷齡不在官家
人旅錢說詛　聖上及捏稱張延齡排乎書符魘鎮又捏
稱張宗說偷盜草木等項屠惰又將王政吞犯貝[illegible]奏行
錦衣衛差委官校前往南京行提王政問有曾[illegible]收監

不在官太監麥福向在官理刑千戶孫綱問說在外拏人
亦曾差旗校訪看孫綱回說上年拏張鶴齡之時曾差旗
校訪緝麥福差在官小旗張寶前去訪看該衛差去官校
將王政行提來京并一應人犯俱拿送鎮撫司審處題奉
欽依將王政并胡洋等釋放張覲問擬比依奴婢罵家長
與子孫罪同但議絞罪倪仲寅照例充軍張覲隨經會審
亦蒙奏發充軍俱送兵部定衛尚未發遣比王政出監患
病留住隆禧寺調理有伊在官家人王智不合將伊白玉
玲瓏條環一副偷匿入己送與劉奇寄收伊令未到兄劉
璋轉送與于良臣不在官妻周氏收下王政因經拏惧怕

五十二

別有事端要得在官同家内官張儒照管將菜玉三塊重
四十五斤金廂寶石珠珠鉤子一把送與張儒伊不合接
受王政於本年七月十三日病故有伊名下在官内官陳
仲將王政遺銀一十五兩付與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
釋放僧人譚郭臧十念經追薦陳仲處小人擾亂不合假
說麥福代為念經張儒不合潛到寺中上香隨即回說孫
綱將銀五兩作為香紙錢送與陳仲接授陳仲又將銀轉
付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僧人覺永貞常一併念
經以致各僧將麥福孫綱姓名填寫齋意疏上麥福不知
王政病故情實差在官小旗林阜即林福并張寶前去南

京訪看有無私自潛回南京情弊本月內董至爲劉姦已
問結樂婦韓王兒等及搶奪并嚇詐已問結報政王杲等
財物事發本部山西司問擬減等徒罪遞回原籍浙江鄞
縣去訖本年八月內于雲鶴不合越關仍來京潛住本月
內有先問結不在官浙江山陰縣胡賢饌與今故陳得爲
爭利事情訐告巡視中城御史李完處批准轉送本部河
南司問擬胡賢饌減等杖罪發落訖有在官御史陳讓原
籍係是福建該都察院差巡視東城本月內將先在錦衣
衛已省發黃栽爲　用財禮銀二十四兩娶到先在錦衣
衛已省發杜進隆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女杜氏

爲妾本年九月內先問結今在官楊九齡爲詐取不見官
王忠銀兩事發本部浙江司問擬比例充軍未曾發遣本
月內東山因不在官弟劉東魯同居要得將伊逐出不合
用言毀罵及因弓箭追射不着箭到璿上擊回致將先在
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毋娚沈寅即沈雲左腿射傷血
出東山跑走次日歸同在官教師李見回家東山不合像
關李見又不合所擬以致在官父劉玫惱怒將沈雲扶出
在街喊叫當被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火夫王鋼
鎖內東山俱怕逃走出外劉玫仍又具狀[illegible]東山將伊
毀罵及用箭射等項虛情告赴陳讓處批發[illegible]在官兵

馬錢珊添捉徐鑑等一千人證到官究出東山强買龐氏
等情比錢珊就不合失將劉玫原告東山事情詳審虛實
照依告詞一併取供呈送本司將徐鑑等俱擬杖罪龐氏
回報該院照舊著差劉玫遞回山東原籍差撥原貫遠禁
物件并財禮銀俱追收入官賀氏原帶嫁衣飾等物并使
女俱給付領回取領附卷訖東山與李見各不合俱罪脫
逃不行出官劉玫因東山事有干對未曾逃發陳讓差兵
番人役將東山等緝拏本年十一月內將東山并李見俱被
架獲呈送陳讓處責審間伊不合憑信不知名番子訪事
揭帖并不在官殷堂訴詞將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

放劉貴原還東山銀一百四十五兩混作嚇詐贓銀批城
取供并追前銀一併解送本司監問間劉玫方纔具狀訴
稱東山原無毀罵等項情由情恐息詞告赴本司一併查
審問理因提人證不齊未曾歸結東山慮恐重罪不免又
私各人累次造揑宮禁事情將延齡張宗說等具奏毋各
詐財得利又欲將陳讓錢珊等一併報害因得陳大紳原
有前項未逞本詞明知本內所奏越揑傳說　聖躬欠重
也是不又等項干係　宮禁事情俱係妄揑不合故違嘉
靖十三年刑部題　准凡姦徒結黨揑寫本狀奏告妄稽
宮禁親藩等情爲辭誣害平人者不分首從俱枷號三箇

照發極邊衛充軍事例東山令不在官妻徐氏向陳大紳
訴告前本奏進及轉要大紳同于良臣劉琦于靈鶴馮錦
龐永洪郭文振王文正說知要伊等俱隨後同詞陸續各
奏陳大紳與于良臣等亦不合故違前例俱各許允東山
要行捏寫本詞因見後監錄內開載寢處詐說 太后寄
旨着我起兵言語輒捏稱張延齡昔年結連宸濠謀反又
捏稱張軏班明陳大紳等所奏張延齡夫妻父子親戚魘
鎮 聖母 皇上等事俱有實跡又捏稱錢珊元與龐氏
有姦後東山姦娶龐氏為妾錢珊爭姦成讐著買賀氏來
家唆誘龐氏計欲脫身仍與錢珊往來又捏稱先在錦衣
衛今奏 欽依釋放崔氏并張延齡男張宗說大用賄賂
買通陳讓將丈劉孜告詞即批錢珊問理取供參送法司
又將陳讓取妾杜氏一節捏稱係張宗說董朗娶買作為
謝禮又捏稱要得保安 聖躬今又中姦謀害殺無辜昔
年曾祖又不思胡賢讒與陳讓原不同省又胡賢讒止在
中城告理並不曾經由東城又捏稱陳讓伊是胡賢親
戚濫受伊利債詞狀刑逼陳得自刎又因與先在錦衣衛
今奏 欽依釋放房順一節劉三即劉恭劉寧殷福并不
在官潘銃俱平昔有讎捏稱俱係番子與先在錦衣衛今
奏 欽依釋放番子楊欽劉欽并不在官王祝俱聽憑謀

讒將東山家屬故行提拿又捏稱陳讓招令無干讎黨楊
九齡誣告等項虛情俱係節本封進等因通行具本陳大
紳亦將原本與東山本詞同封就與徐氏同到通政司投
進二本各俱奉 欽依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衛拏送
鎮撫司打問間續蒙 聖諭前下掌衛事王都指揮等與
翟裕等會同問理于良臣劉琦劉璋王智馮錦等在官張
爵張鉞劉濟在外因東山妄奏得行就各不合乘機串同
嚇詐張儀先在錦衣衛已着令家人張六麦忠即李忠朱
全申三劉廷貴銀共四千九百三兩于良臣分得九百三
兩劉琦二千兩劉璋六百五十兩張鉞四百兩張爵二百
兩劉濟五十兩王智七百兩各入已在官朱鎮俱知因龐
永洪亦不合捏稱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儉張瑤各造意令
黃祿買造草人魘魅又捏稱黃祿花秀并先在錦衣衛今
奏 欽依釋放宣靈廟道士朱宗王蒲蒯設醮書符咒水
圖為魘鎮張宗說令先在錦衣衛今奏 欽依釋放男張
昊并家人馮良張恕各同朱宗王禮拜又妄稱要將張宗
說親不在官遂安伯陳鏸西寧侯宋良臣并先在錦衣衛
今奏 欽依釋放京山侯崔元各罷其兵權及妄稱東山
訴陳大紳等所奏 宮禁事情俱各得官等項虛詞具本奏
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提拏打問遂安伯等三員

待斷明白　請劉琦與于良臣各不合商說我每奏本必
須奏着張家方纔准行世有大監麥福駙馬崔元等方肯
出錢我和你大家尋箇富貴也不打緊等語劉琦主使于
良臣自己畫出白紙小圖一張約方六七寸上畫女人形
像并畫與二箇在下不合捏作呪魘圖像亦又不合就行
商同具本捏稱嘉靖十二年王政入仕官內官劉聚等交令
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書工王政將式勝書邪術
呪魘圖像緣係猾曉天文無名殷內官同造王智見付原
像上有篆文約五十餘張又捏稱王政因張觀奏提來京
將邀麥福於五更時分到隆福寺不知密言何事妄指陳
仲覺來并不在官甫貴及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
麥福為証又將王政原送張佑來于釣子捏稱俱係張璟
并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男張宗良犄謀王政在
於　仁壽宮盜出送與麥福求討　皇上飲食多寡及安
否消息妄指王智黃祿并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
妻王氏并家人王倫為証又因前項齎意疏上有麥福孫
綱等名又捏稱王政因托麥福久住京師不知所謀何事
孫綱因王政交通大肆令覺來具帖代為念經俱妄指張
恩劉聚王祿并先在錦衣衛今奉　欽依釋放來說見為
証又捏稱京山侯崔元等大肆交結實緣崔元并在官梁

城兵馬孫美結為羽翼又捏稱麥福心懷二意又捏稱王
政陰發南京各衙門說彼時衙門頗多及奏稱劉聚同在
官內官龔平劉相李朝及該衛行提未到段保啓奏
仁壽宮寄出銀一千兩各要打出轉與王政前去南京以
為祈禱之資途遇本宮該衛行提未到內官王恭挾奪劉
相腰帶圓寶八錠重四百兩劉相硬抵不從王恭將劉相
腿足打傷惧怕劉聚等謀害逃出指　欽錄簿可查及奏
稱王政存日同劉聚段保龔平李朝并在官楊保陸續盜
出　仁壽宮被災燒燬金珠緑鑛偕睛青紅寶石具計四
萬有余俱係伊與劉聚龔平王祿并在官李堂煉銷成錠
節次數目伊有帳存照指王祿未到毋馬氏及在官秋香
張祚為証又因麥福曾差張璽緝訪提拏王政事情奏稱
孫綱私差旗校幫護王政到京又因麥福曾差林福張璽
訪着王政病故事情奏稱王祿因王政屢年盜出　仁壽
宮遺失金寶及屢年逆蹤逆跡俱在南京賄通孫綱私差
旗校撥取等因爲其本詞劉琦將前圖袖絮在于　長安
左門撞遇宋鎮後同回至千步廊劉琦向宋鎮說稱我有
箇人畫了箇圖兒妙不可言此處人眼衆多我和你同去
西邊朝房無人空處看二人同到朝房劉琦將圖并奏
本展開向宋鎮　一看劉琦說好宋鎮問說這告的人[illegible]

下面兩個兒要他怎的劉琦回說你不知道此讀推背圖
也說訖各散劉琦又將圖袖與馮錫觀看言說此是推背
圖馮錫不合說稱這圖雖妙我再在本內添上二字一伙
好了劉琦就向馮錫討要馮錫不合用筆寫上魘星二字
名曰推背魘星圖各說是好是好干良臣出名將本赴通
政司投進本內開稱推背魘星圖伏候封進及妄稱東
山與陳大紳所奏 宮禁事情各得實等項虐詞奏奉
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崔元等着錦衣衛提拏打問奏
福暫且不提亦待問明奏 請郭文振不合捏稱張鶴齡
張宗說等假傳 聖旨并 張娘娘宮屬喜出銀兩不下

數萬起蓋祥吉寺殿宇週圍廊房樹立大碑名開張鶴齡
張延齡姓名在上招集僧行察等七八百人又捏稱趙其
代伊魘鎮詛呪謀串內官時常往來寺中日費銀七八十
兩俱係張宗說并 老娘娘等宮供送又捏稱張宗說商
同崔元密令馮良并張鶴齡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
放家人李彥寄李倫常山趙文達王相李祐及不在官李
鳳常林將伊哄到李鳳家送銀一百四十兩買求代為出
首又捏稱李鳳等將伊哄至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
放樂婦馮五兒宗英趙王兒彭記兒張寶貝張老姑等家
姦欲又妄稱東山與陳大紳等所奏 宮禁事情俱各得

實等項虐詞具奏奉 欽依亦將奏內有名人犯着錦衣
衛提拏打問于雲鶴亦不合捏稱已問結不在官張欽詹
伊寫本要奏張宗說供給邪術道士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一智并金正德謀魘 帝星張宗說默令張積
張釗用財買免妄指不在官張士元為証又捏稱張宗說
令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回家張聞送銀一千五
百兩與倪撫君妄指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陳翼
并不在官張朝為証又捏稱崔秀鑄送銀兩不知其數又
因崔秀先年曾將庄地賣與翟書說捏稱崔秀虐契與翟
裕庄地一所值銀千數余兩又因先在四川司為事怪本

司員外錢榎係是同鄉不與回護捏稱張宗說令先在錦
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崔紳邀請錢員外到崔元宅內飲
酒饋送銀五百兩妄指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金
注併不在官張與為証又捏稱張宗說令張釗張積賚條
送伊銀二千兩妄指劉釗并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
放楊氏朱氏并不在官宋氏新恕為証又捏稱張宗說篡
逆家人崔秀張蘭并先在錦衣衛令奉 欽依釋放張和
高錦吳直及不在官張華劉進馬漢等在外布財打點又
將陳大紳原藏碎毀旛角二塊捏作張宗說[illegible]袍
旛角又妄稱陳山與陳大紳等所奏 宮禁事情俱各得

不到情詞不一審究未的又班明董三楊天祐周氏李氏
并劉琮張氏俱依不到通行取具東山等辭一供詞該衛
又看得張延齡張宗說等一門過感侍寵驕恣濫收各色
無賴之徒分爲心腹爪牙用假張威勢害良人張延齡情
眞罪當久淹未決張宗說等安享京師致死東山等利其
所有接踵虐奏欲將張延齡早 賜處決明示天下張宗
說俱調發南京將 欽賞田園地宅等項官收租稅九分
入官一分量給伊等資用如原用價置買聽伊自行變賣
又看得王完等同黨遊手之徒逃聚京師尚多欲行都察
院出榜禁約又看得吉祥寺擅用硃紅描金傢具及僧衆
聚集爲非欲行禮部勘處又看得李福彼時總督東廠差
遣張璽等曾否奏知欲乞 聖明逮究到劉瑋薛潤欲
行緝事衙門并五城挨拿遂安伯西寧侯番錄係無干証
免究又稱翟裕倪昊亦合有罪又審過各犯內欲將崔元
等釋放東山并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政于良臣郭文振于
雲鶴劉琦馮錦王智張鉞張爵劉濟王完胡凡胡洪張備
金正德陳讓錢珊圖福俱送法司擬罪劉鑾劉相曹平李
鏞暢保李堂張祚秋香俱送法司監候及僧行司禮監奏
明劉鑾等被奏事情待王祿到日併問朱鎮送法司聽審
畢日先行疎放孫姜送吏部还職賀恩趙稷李勲送司禮

監奏 請轉發楊九齡劉致章宗李見因先問未結送法
司與發歸問孫綱林福張璽俱奏 請定奪張親倪仲寅
俱送該府照原擬發遣充軍張延齡張福生各送刑部都
察院照原擬監候聽決等因通行具本題奉 欽依將崔
元等釋放趙稷等調發南京閑住東山已經打問明白送
法司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問擬并其餘事情一併議處該
衛將東山等并劉鑾等各項人犯及王祿在官家屬王七
薛潤在官家屬薛清并連追出銀兩王石鈎環塑畫紙回
後鑒錄齋意疏碎段旛角并鏡攢司原收金正德等在監
潛寫小帖一紙及原吊人卷二宗備將原提緣由進人通
行開送本部山東司案呈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各堂
上官覆審無異除應該議處事情另行查議題 請外將
東山等取問罪犯外
一議得劉東山等所犯干良臣除奏事詐不以實王智除
崔工人盜家長財物劉東山除和姦犯罪逃走又與同張
備俱除不應陳大紳趙正俱除革前于雲鶴各越關各輕
罪不坐外于良臣劉琦馮錦張鉞王智張爵劉濟俱各依
恐嚇人取財物者計贓准竊盜已行得財以一主爲重併
贓論加一等刑律張備依官受財不枉法律俱一百二
十貫罪止[illegible]杖一百流三千里劉琦等俱爲于良臣

從張佐經祿人各𢧵一等該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等
官王佐等題前事參稱犯人劉東山始因家事致為訟端
法司執法過嚴不與量情分理致使撥拾他人已往虐詞
欲求脫免已身實罪引類呼朋妄訟辞起形跡固爲可惡
情詞似有可推陳大紳奏内明開太監趙祥差大監楊天
祐作宅到傳說若奏是實則太監趙祥楊天祐與張鶴齡
同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招虐
法當夂坐大紳朧求洪奏内明開張門招集僧道術士妖
人在宅妖術魘鎮呪咀著家人董祿製造草人魘魅宣靈
廟道士朱宗王祿是張宅香火本年十月初十日蒲廟設
醮張宗說令男張瑆家人馮良張恕前去禮拜書符呪水
要將姦邪黨惡張宗說張宗良張宗儉張瑆等造意有罪
之人發赴市曹斬首示衆若奏是實則張宗說張瑆馮良
張恕張宗良張宗儉朱宗王同爲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
將之戒其罪各當誅今招虐法當夂坐永洪于良臣奏内
明開嘉靖十二年内官王政同右少監劉擎客令王政騰
書邪術呪魘圖像名曰推背魘星圖五十張余本六月二
十六日皇親張宗良張瑆暗謀王政將　仁壽宮盜出白
玉三塊重四十五斤並暗祿金箱鈎一把送與大監麥福
求討　皇上飲食多寡　聖躬安否消息示下内或別謀

亦未可知也若奏是實則王政劉擎王整張宗良張瑆麥
福同爲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
招虐法當夂坐良臣但中間逆謀王整縱指示劉璵爲
首撰筆捏詞增減字樣馮錦爲從打點作証往來許財王
智張爵張鉞爲次劉濟知情寄贓送贓自許銀五十兩又
次郭文振奏内明開有逆惡張鶴齡張延齡同男張宗說
宗儉宗良宗瀚張瑆等父子交結外黨蓄患魘詛　皇上
又吉祥寺名爲煉魔屬惑人心豈期張鶴齡等父子見得
從米和尚呪詛與同交結又與徒弟閻福號自然書前假
以諷經祝延　皇上　聖躬不安若奏是實張鶴
齡延齡宗說宗良宗儉宗瀚張瑆等各閻福同爲謀逆
君上犯春秋無將之戒其罪俱各當誅今招虐法當夂坐
文振于雲鶴奏内明開張宗說馮帖與家人張尚速送銀
一千五百兩與倪撫君帖被張朝參與陳璽收存爲証崔
秀館送翟裕銀兩并臣百數偽立假契翟裕見受崔秀莊
宅一所爲業價銀千數余爾出被翟裕不審臣等一言不
取臣等供詞秉機害死人命欲於朧回奏陷臣死地又
稱張宗說令崔坤邀請錢員外到崔元宅吃酒館送銀五
百兩嘱托不行分辨若奏是實則倪旻翟裕錢樞俱該坐
以受財枉法于坊死人命重罪今招虐法當夂坐雲鶴參

照犯人劉東山陳大紳龐永洪王文正于良臣郭文振于雲鶴劉琦馮錦王智張鉞張爵劉濟妻姦搆結攢捏扛幫僞造呪詛虐言任意縱放以遂私揩書龐鎮假圖題情指摘以網利濱毀　皇上本詞全非已憚指斥　乘輿人臣不忍聞言欲期顛覆冤刑輙爲變亂圖是詐同堯之共姦如魯邦之正犯投諸豺虎尤有餘辜及照王完胡凡胡淮遊手懶民逃聚京師假以算卜求食或爲禳星告斗甚有扶鸞禱聖陰爲邪術以害人妄言災祥因而惑衆以起禍俱於律例有違合送法司從重擬罪發落張傑倫數中官罔知畏法伺官廳禁之物事屬有違禮佛於隆禧之寺罪復何辭陳仲追念本官伏傳弄職預事於人防姦大過捏

爲侍臣之名難逃應治之罪論以法當懲原其情可宥念正德敢於獄禁之中潜寫私帖出外蓋由姑息於既往令當懲戒於將來自蹈之愆宜從究治該司指揮同知翟裕指揮倪旻彼時失於嚴治亦合有罪宋鎮辯証虐詞存剛直義及於叢詐獨能首訐群姦連送該司鞫訊非欲繩之以法務要先行蹤放劉繁劉相龐平李朝暢保所犯情由事干王禄行提未到情詞不一有礙歸問合將內犯李堂張祥秋香先送刑部監候經自備行司禮監查明前項金寶銀兩候王禄等至日併問陳璣秉性剛方用刑失適中之宜疾惡過甚官職致求全之毀錢珊職居兵馬存阿順之心處事乖方失正大之體圍禮聚集君賣煉魔爲事供用僭具事屬有違宜從重治合將各犯并家屬王玄薛清逓送刑部從重擬罪發落未到劉[illegible]薛潤令着緝事衙門五城兵馬司挨拿及各處行提王禄抄天祐到日徑送併問及照蔡安伯[illegible]傳鼎與張[illegible]等[illegible]但當各奏事情並無干相應免究其古祥[illegible]擅用硃紅描金供具僭畏多人聚集爲非相應查革[illegible]禮部行查勘應否存留徑自奏報照得東廠係朝廷心腹機密衙門凡差辦事旗校出外緝訪事情回還之日具其帖奏知　聖心

雖左右近臣不得聞知任外衙門官員尤不得知也今照暫總督東廠太監麥福差旗校張寶孫福衙[illegible]同選若會具帖奏知　聖心是爲公差則太監麥福千戶孫綱小旗張寶孫福俱爲無罪若未會具帖奏知　聖心即爲私差則麥福爲有罪孫綱張寶孫福[illegible]不合聽從之罪其公差私差莫逃于　聖明洞察之下有罪無罪伏乞聖明裁處再照犯人張延齡張宗說等一門[illegible]戚[illegible]寵驕[illegible]濫收各色無賴之徒分爲心腹爪牙之用[illegible]張勢侵害良人欺騙商賈貸本上下逓分圖謀小民產業主僕各占因而致死人命甚可驚駭紀年深積惡罪[illegible]盈貫惟　皇上登極

紀綱振肅法度修明貴戚近臣無少假貸延齡并焉琳不
悛違法事發　皇上付之法司會官問明議擬斬罪伊兄
張鶴齡降調南京錦衣衛指揮閑住奈何驕恣成性猶不
悛改致使劉東山陳大綸龐永洪王文正于良臣郭文振
于雲鶴等接踵虜奏而不知止若蓋以張鶴齡雖死而張
延齡情真罪當重囚淹久未決張宗說等安享京師尚可
挾而利其所有也周公誅管蔡[illegible]漢文誅薄昭書
之於史以明大義斷親戚紀綱[illegible]　[illegible]聖割私恩以
正義　皇上遵　祖法以正[illegible]罪　賜處決明
示天下張宗說等俱係已故張鶴齡家屬合無俱各調發

南京跟同伊父原降衛所隨住所遺伊延等宅莊田店房
勅下戶工二部查勘係　欽賞者官收其租以九分幫助
大功之用一分量給伊等家口之[illegible]價置買者聽
其自行變賣　國法昭明人心暢服而刁詐之風庶可少
息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係錦衣衛打問明白各犯通
送法司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問擬并其餘事情一併
議處來說崔元等[illegible]放趙稷賀恩李勳發南京閑住欽
此欽遵將犯人劉東山等連劉擎等併法鎖繩俱開送本
部山東司連人卷具呈前來臣等會同問擬[illegible]前
罪參照犯人劉東山陳大綸劉琦于良臣[illegible]文振于

雲鶴龐永洪王文正王潛張鉞張爵劉濟俱係遊手無籍
悍提本詞彼此扛幫互相倡和故觸刑憲專逞挾詐之風
洪晄事機屢興不根之奏甚至言及　聖躬動以不祥駕
說又多語連　宮禁不過假托興詞其間詛咒指斥等情
既為張宗說等所無則一字一句皆出于於此輩之口人
不忍聽彼獨敢言實不過欲張大其勢以遂其網利之姦
見今追出贓銀盈至數千而未追者尚且無計該錦衣衛
會同廠究各犯所奏重情全無一字[illegible]　清朝取傷
國體原各情罪處死亦宜內劉東山先犯為又紋罪已經
伊之曲意招回今與陳大綸劉琦于良臣劉錦郭文振于

雲鶴龐永洪王文正各犯該前例雖合枷號[illegible]遣誠有餘
辜王潛張鉞張爵劉濟俱罪不過徒本未盡法于兌胡凡
胡准俱外方狡猾實卜求食是雖假此為生乃敢[illegible]
口張儒私受王政之託雖無有同官之情但王政夜[illegible]
京輒以禁物通送似出無名雖免追贓陳說以抵還之
物斷為挾詐之贓事雖有因情終入究錢珊既審有失詐
詐與金正德陳仲鬮福即隨趙其東宗李見各問擬前罪
俱番相應其掌領無司事指揮張裕倪旻推按公事致在
監犯人潛寫私帖固不能無罪但其帖不曾[illegible]後
捉二經退革遂安伯陳鏸西寧侯朱良臣雖[illegible]